



# 李慈銘年譜

Annals of LiCiming

張桂麗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李慈銘年譜

Annals of LiCiming

張桂麗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李慈銘年譜 / 張桂麗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8  
(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  
ISBN 978-7-5325-8111-5

I. ①李… II. ①張… III. ①李慈銘(1830~1894) — 年譜 IV. ①K825.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106203 號

責任編輯: 郭時羽

責任校對: 俞麗敏

技術編輯: 富 強

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  
李慈銘年譜

張桂麗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http://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商務聯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 × 1092 1/16 印張 32.25 插頁 2 字數 562,000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111-5

K · 2210 定價: 10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201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12fzs026）

# 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 出版說明

後期資助項目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主要類別之一，旨在鼓勵廣大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潛心治學，扎實研究，多出優秀成果，進一步發揮國家社科基金在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中的示範引導作用。後期資助項目主要資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會科學基礎研究的優秀學術成果，以資助學術專著為主，也資助少量學術價值較高的資料彙編和學術含量較高的工具書。為擴大後期資助項目的學術影響，促進成果轉化，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按照“統一設計、統一標識、統一版式、形成系列”的總體要求，組織出版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成果。

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

2014年7月

# 序

錢振民

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自 1983 年成立，即開始招收培養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的研究生。前三屆共招得 14 位，除其中一位中途赴海外留學外，其餘 13 位的學位論文全部為年譜。

83 級 4 部：《祝枝山年譜》（陳麥青，復旦大學出版社編審<sup>①</sup>）、《楊維禎年譜》（孫小力，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袁宏道年譜》（沈維藩，上海譯文出版社編審）、《王世貞年譜》（鄭利華，復旦大學古籍所教授）。

84 級 6 部：《李夢陽年譜》（梁臨川，上海大學學報編審）、《陳維崧年譜》（陸勇強，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李攀龍年譜》（趙善嘉，華東理工大學教授）、《葉燮年譜》（趙堅，長期執教於海外）、《鍾惺年譜》（陳廣宏，復旦大學古籍所教授）以及筆者撰寫的《李東陽年譜》。

85 級 3 部：《康海年譜》（韓結根，復旦大學出版社編審）、《楊士奇年譜》（胡令遠，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沈周年譜》（陳正宏，復旦大學古籍所教授）。

此後該專業的各屆博、碩士研究生又陸續撰寫了近二十部年譜，如《王芑孫年譜》（睦駿，復旦大學圖書館研究館員）、《袁枚年譜新編》（鄭幸，上海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等。經筆者指導已經完成者有《朱彝尊年譜》（雍琦，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副編審）、《李慈銘年譜》（張桂麗，復旦大學古籍所副研究館員）、《陸深年譜》（楊月英，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張文虎年譜》（黃盡穗，2016 屆碩士畢業生），正在撰寫者有《丁福保年譜》（黃麗娜，博士生）、《何景明年譜》（呂高昇，碩士生）。

就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的初涉科研者而言，從撰寫年譜邁出第一步，其益處良多：

一、可較好地培養獨立走上科研之路的能力。據筆者所知，上面述及的作為學位論文的各年譜，其選題皆非指導教師所指定，而是由撰寫者深入

<sup>①</sup> 括號內文字為該譜著者簡介。下同。

到古今文獻資料中研讀摸索，自己初選了題目，然後與指導教師反復討論，再經開題審議，無大問題者方能繼續下去。初涉科研者經歷了這樣一個從迷茫、痛苦到有所領悟的過程，所獲所得，終身受用。

二、可較好地培養搜羅解讀古代文獻資料的能力。上述年譜譜主的生活時代非明即清，要完成年譜，必須廣泛搜羅並解讀大量各部類的古代文獻資料。首先必須通過翻檢各種目錄著作以及圖書館卡片，掌握所需資料的有關信息。而後練習坐冷板凳的工夫，實地搜羅查閱所需資料。這些資料大都存在於未經標點整理的刻本或稿鈔本中，其中很多資料如譜主的著述又需精讀。學會搜羅解讀此等文獻資料，如同過雪山草地，艱難跋涉，方能前行，而專業基礎在重重壓力與困難中逐步奠定。

三、可較好地培養對資料與史實的考辨能力。譜主的家世與行踪往往因各種原因被有意無意蒙上了一些歷史塵垢，而搜羅到手的資料或不足，或似是而非，或相互矛盾，不經仔細考辨，難以還原史實。年譜撰寫者自當注重資料與史實的考辨，從而還原譜主完整而真實的面貌。掌握此一能力，方有希望走好科研之路。

初涉科研者撰寫年譜之所獲所得遠不止此，諸如對於提高資料取舍、輯佚辨偽能力，對於學術視野開拓，良好學風養成等等，無不大有裨益。而能否撰寫出較高質量的年譜，則與撰者的個人悟性、學養、努力程度，以及當時搜羅查閱古籍資料的條件等因素密切相關。

除却撰寫者之所獲所得，一部高質量年譜的第一要旨應為力求客觀地還原譜主的真實面貌。而欲達此目標，殊非易事。歷史名人往往復雜多面，歷史所沉澱下來的史料亦多真偽難辨。本著的譜主李慈銘既是一位晚清時期官僚階層中敢恨敢罵的清流人物，亦是一位與大變革時代格格不入的迂腐保守者；既是一位學識淵博、治經治史成就可觀的著名學者，亦是一位文彩耀人、詩文俱有可稱、有“舊文學的殿軍”之譽的作家。一部 500 餘萬字的《越縵堂日記》，史料豐富，既是研究李慈銘最直接的寶貴資料，亦堪稱研究晚清社會的一座寶庫。然而魯迅先生“覺得從中看不見李慈銘的心，却時時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騙”。為這樣一位歷史人物撰寫年譜，談何容易！

桂麗君知難而上，自確定選題，至今已歷十餘載。據筆者所知，在此期間，她將大量精力用在了此譜編撰之中，從資料搜集整理，解讀辨析，史實考訂，到撰寫成文，以及不斷修訂完善，奮力而為，用功至勤。其間得校內外多位學者指教，又獲國家社科基金資助。她自述仍未到達原定目標，而合同期至，不得不交付出版；實則此譜 50 餘萬字，考據周密，資料詳實，對於進一步瞭解與研究李慈銘這樣一位復雜而多面的歷史人物及其時代，當頗具價值。

# 前 言

## 一、本譜編撰緣起及意義

目前，關於李慈銘研究之論著日漸增多，尤其是近年數篇相關的研究學位論文，更大有將之推上高峰之勢。然而，其生平實證研究仍幾乎是空白。關於李慈銘年譜，上世紀六十年代，陳仲瑜編有《李慈銘年譜試編》一部，近四萬字，僅從《越縵堂日記》（下簡稱《日記》）中條列出生平事迹，並用近三萬字撮錄二十九歲至三十三歲五年間活動，未參照譜主同時代人相關著述。該稿尚未印行，今藏上海圖書館。2006年《紹興學刊》第一期載傅振照所編《李慈銘年譜》，記述一歲至十歲；同年同刊第二期又載其《李慈銘年譜（續）》，記述十一歲至二十歲；《越地春秋》2010年第三期至2011年第四期又載其《李慈銘年譜》（續一）至（續六），記述二十一歲至四十一歲；亦僅徵引《日記》中相關資料。又，劉再華點校《越縵堂詩文集》附錄《李慈銘年譜簡編》、張峰碩士學位論文《李慈銘史學研究》附錄《李慈銘簡譜》，僅概括生平大略，因屬附錄內容，不能苛求詳盡。

李慈銘是晚清著名文士，對他缺乏全面而深入之生平研究，實乃學界一大憾事。李氏生平部分公案仍然處於文壇掌故狀態，尤其同周星譽、星詒兄弟，張之洞等人結怨始末，同潘祖蔭、翁同龢、李鴻章之政治見解分合等等；又如生平重點細節，如結“言社”、改名、是否同外國人往來、是否修纂地方志等等，未經深入考證，會作出錯誤判斷。其次，他著述宏富，劉再華點校《越縵堂詩文集》，整理、輯佚之功匪淺，但散佚文字亦頗可觀。根據《日記》中透露的著作綫索，筆者已輯得其書劄百餘通、文數十篇，部分已編入年譜。



## 二、本譜編撰思路與方法

為李慈銘編著年譜，數百萬字之《越縵堂日記》足資採擇，但此亦最大難點。《日記》排日記事，細大不捐，讀者易進入其自說自話之世界，觀察之視線、角度亦容易被其左右，其入也易，其出也難。魯迅曾說：

《越縵堂日記》近來已極風行了。我看了卻總覺得他每次要留給我一點很不舒服的東西，為什麼呢？一是鈔上諭，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響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覽”。二是許多墨塗。寫了尚且塗去，該有許多不寫的罷？三是早給人家看，鈔，自以為一部著作了。我覺得從中看不見李慈銘的心，卻時時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騙。<sup>①</sup>

魯迅先生的評價提醒讀者注意《日記》內容的客觀性。年譜的編撰於其《日記》自然不能全錄、照錄，《日記》也不能作為立論之唯一材料，如許多塗抹痕迹、部分粉飾文字等，更須加意小心。因此，筆者於譜主同時代人之相關記述資料多方查閱，重點徵引，如此則主賓資料相互印證，甚至補充、糾正譜主塗抹、粉飾之文字，庶幾可免年譜成為《日記》節錄本之嫌，從而客觀把握其活動、思想。

人物研究既要追求歷史真實，又要全面而客觀地反映人物性格思想之複雜與變化過程。本譜主要以日記、書劄等第一手文獻資料為依據，對李慈銘的讀書、婚戀、科考、創作、研究、交遊、藏書資料選取較詳，而於日常瑣事、家用添置、經濟收支則略之。關於譜主作品之引用，以反映其活動之大概為原則。譬如詩詞，一般僅引用題目，內容則略之；反映其思想、感情發生變化之作品，則酌情錄全文。

本譜主要運用文獻學之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辨偽方法，全面搜輯資料，認真解讀，仔細考辨。並結合文學、史學的方法，詮釋文學作品，考證歷史真實。注重微觀與宏觀比對，將作為個案研究的譜主形象與晚清文士群像相結合，以小見大，反映鴉片戰爭後、甲午戰爭前中國傳統官僚士大夫之生活情狀。

<sup>①</sup> 《魯迅全集》第四卷《三閑集·怎麼寫》（192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4頁。

### 三、本譜結構及側重

本譜分爲六部分：《前言》主要敘述本譜編撰緣起及意義。《譜前》一卷，介紹家世譜系。《譜文》六卷，完整考察譜主的生平。《譜後》一卷，將其即世後詩文集刊印、日記整理、後人題詞、藏書歸宿等材料繫年（截至民國），以見譜主之影響。《附錄》（一）《李慈銘綜論》全面評述其家世盛衰、愛情婚姻、仕途、交遊、文學創作、學術研究、藏書及校書、著述。（二）爲筆者整理復旦大學圖書館所藏鈔本《越縵堂書目》，錄此以見其藏書之概況。

本譜完整梳理譜主及其同時代人著述，考證其生平部分公案。如早年與浙中名彥所結文學社團初名“言社”，後擴充爲“益社”；與周星譽、星詒兄弟之糾紛緣於周星詒竊其捐資；與張之洞、袁昶一度失和而終歸於好；與趙之謙、王闓運乃文人相輕；與魯迅祖父周福清並無嫌隙，反有交誼；同日本人和朝鮮人偶有往來；等等。他的愛情詩詞如《惆悵》、《閑情》、《永遇樂·聞歌感舊》等，以及雜劇《秋夢》，是其創作之重要組成部分，藝術價值亦高，至今未有人關注。本譜梳理他與夫人、表妹之感情糾葛，不僅有助於分析理解其愛情主題作品，也使讀者對李慈銘其人有更多側面的了解與認識。

李慈銘的學術研究，王重民等將之視爲清學殿軍，張舜徽卻認爲他乃文苑中人，經史非其所長。平情論之，李慈銘秉承實事求是之學風，潛心鑽研，創獲良多，終成一代學者，其《越縵堂讀書記》一印再印、廣爲引用即爲明證。他的經史研究是在三十歲以後，其整理研究古籍成果又印出較晚，遂被文名所掩。本譜考察其治學之前後變化，有助於客觀評價其學術成就。

李慈銘著述散佚較多，亦未有人作專門考察。他潦倒時賣文爲生，爲人作壽序、家傳、墓志銘等，未收入文集。又有與友朋手劄，書畫金石拓本等題跋應酬文字，多未存稿。筆者搜集到佚劄百餘通、詩文數十篇，已將部分篇章納入本譜；此外，考證部分僞作，如《越縵老人詩劄》，並着重考察其他散佚作品之篇名，以待進一步訪覓。

李慈銘藏書雖大都爲習見之本，然多親筆批校，或題跋，或校勘，眉批夾注相間，朱墨燦然，乃獨具特色之學者型藏書，價值較高。本譜《李慈銘綜論》“藏書、校書”部分即考察其藏書之積聚、特色、歸宿。

越縵堂藏書近千種，今藏國家圖書館，王重民、王利器均輯錄藏書批語

成書，然未編訂藏書目錄。《越縵堂書目》也僅有傳鈔本數部，筆者將其整理附錄於後，供研究者參考。

#### 四、本年譜分卷思路

《李慈銘年譜》六卷，將其一生分作名動越中、蹭蹬京師、校書鄉邦、再羈春闈、騁才京津、浮湛諫垣六個時期，主要依照譜主活動的時間、空間來劃分，以凸顯其間因遭遇而導致心理情感的變化、讀書治學方向的轉變。

第一卷《名動越中》，是李慈銘三十歲之前家居讀書、應試時期的概括，活動範圍以紹興城為中心，遠至郡城錢唐而已。因為彼時他的生活較為優裕自在，詩詞創作在浙中也較有名氣，與浙中青年文人往來頻繁，少年不識愁滋味，乃是人生中最愜意之一段光景。

第二卷《蹭蹬京師》，李慈銘三十一至三十六歲，過着在京師捐官的潦倒生活。因科場蹉跎，在周星譽的建議下，他出售良田數十畝北上捐官，而不幸捐資被周星譽之弟星詒竊取，李慈銘陷入困境。其在京舉目無親，為交捐官欠款四處舉債；且屢試屢報罷，以賣文授徒自活，故而寥落之至。可敬之處是，他食貧力學，開始研經治史，事考據之學。

第三卷《校書鄉邦》，是指李慈銘三十七歲至四十二歲，回紹興後一段徘徊而無緒的生活，期間頗得巡撫馬新貽青睞，在浙江書局司校勘之役，又至張之洞幕府逗留三月，不得意而返。因為先前捐官賣掉繼承的土地，僅憑藉文筆謀生，居無定所，頗為狼狽。

第四卷《再羈春闈》，李慈銘四十三歲至五十一歲，在京師悒悒生活，四十二歲中浙江鄉試第二十四名，次年正月匆匆北上計偕，然而春闈再阻，失意之極，至有歸隱之計，然名心未死，不能決計脫塵。其間生活較為貧困，除每月十餘兩印結銀收入，主要靠朋友接濟，故而告窮之詞連篇累牘，而批判科場，言辭犀利，名士氣質大增。

第五卷《騁才京津》，李慈銘五十二歲至六十歲在京師，晚景漸裕，五十二歲進士及第，是為其生涯中最輝煌之時期。又被李鴻章聘任為天津問津書院講席，年末脩千餘金，名利雙收。其潛心究學，日有所成。

第六卷《浮湛諫垣》，李慈銘六十一歲至六十六歲，列身御史臺、上疏言事，影響朝野。但晚年多病，光緒十六年大病幾死。光緒二十年甲午中日戰起，礙於情面，李慈銘在奏疏中諱言李鴻章，遭人譏諷，遂抑鬱病歿。卒時著述五六百萬言，藏書千餘種，巍然一代學人。

然而，六卷之首尾不免牽涉重合，如第二卷《蹭蹬京師》起咸豐九年、三十一歲，是年二月二十日啟程赴京，真正的京師生活至五月十七日抵京後才開始，為方便起見，仍將本年前五個月之居家及旅途生活闡入此卷。再如第三卷《校書鄉邦》起同治四年、三十七歲，是年五月初八日離京，閏五月十二日至杭州，本年前五個月之居京生活也粗略歸入返鄉生活。

## 凡 例

- 一、本譜依據譜主及其同時代人之著述和相關資料，運用文獻學的基本方法，將譜主生平主要事迹、交遊、著述、藏書等材料繫年，並作輯佚、考證、辨僞。
- 二、本譜按年月日排次，每年冠以年號及干支，附注公曆紀年於後，譜中月日則不以公曆換算。
- 三、譜主交遊人物首次出現時，附有小傳，主要依據《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清碑傳合集》、《廣清碑傳集》、《清史列傳》、《晚晴簃詩匯》選家小傳獻及方志文等，亦有部分小傳輯自《越縵堂日記》。
- 四、本譜於譜文下列注文，筆者所作考辨評述文字，附以案語；注文中需要說明之處，則於其後加括號並說明文字。
- 五、本譜每年後繫以該年所作詩詞文篇目。
- 六、本譜於每年最後列有“時事”一目，涉及政治、文化，主要依據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吳文治《中國文學史大事年表》。
- 七、本譜徵引資料，《越縵堂日記》簡作《日記》，《白華絳樹閣詩集》簡作《白華詩》，《杏花香雪齋詩》簡作《杏花詩》，《越縵堂文集》簡作《文集》，《越縵堂駢體文》簡作《駢體文》。
- 八、陳仲瑜編《李慈銘年譜試編》，稿藏上海圖書館；傅振照編《李慈銘年譜》，記至譜主四十一歲，刊於《紹興學刊》與《越地春秋》。兩譜皆從《越縵堂日記》中徵引材料，故本譜不重複引用其文字。
- 九、本譜稱譜主為“越縵”。
- 十、本譜較多過錄手稿，其字迹模糊、未能辨認者，暫以“□”代之；若原文本闕者，則在注文中注明。

# 目 錄

序 .....	錢振民 1
前言 .....	1
凡例 .....	1

## 李 慈 銘 年 譜

譜前 .....	1
卷一 名動越中(一歲至三十歲) .....	19
卷二 蹭蹬京師(三十一歲至三十六歲) .....	75
卷三 校書鄉邦(三十七歲至四十二歲) .....	114
卷四 再羈春闈(四十三歲至五十一歲) .....	151
卷五 騁才京津(五十二歲至六十歲) .....	221
卷六 浮湛諫垣(六十一歲至六十六歲) .....	292
譜後 .....	362
附錄一 李慈銘綜論 .....	377
附錄二 著述目錄 .....	440
附錄三 《越縵堂書目》 .....	458
徵引文獻 .....	484
後記 .....	497

## 譜 前

### 李慈銘的名、字、號及室名堂號

#### 李慈銘名

##### 模

《日記》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日：“予本名家模，以下一字行。”

《山陰李氏家譜》卷五《列傳》云：“泰長子慈銘，原名模。”

《咸同間名人詩箋》有《乙卯九日寄懷寄雲上人即乞拂正》末署：“越縵生李模初稿。”

案：此越縵初名。見於越縵自稱，周星譽《鷗堂日記》亦有一處稱之李模。又，劉禹生《世載堂雜記》之“言社五星”，稱越縵與王星誠、周星譽、星詒結言社，亦以星字入名，改為李星謨，此名未見諸越縵著錄，姑存之。

《越縵堂日記·乙集》卷首鈐有“臣模”印。

##### 慈銘

《日記》咸豐六年正月二十八日：“改名慈銘。以原名避太高祖疑名也。曰慈銘者，以不孝自警也。太高祖諱杜，而殿纂公集有《示模兒》詩，太高祖無兄弟，或此其初名也，故疑而改之。”

越縵二十三歲改此名。有“慈銘私印”、“慈銘印信長壽”印，自稱“會稽山人李慈銘”。

##### 嗣榮

《日記》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改名慈銘，而更名之後，迄今六年，顛沛益甚。予生命喜火，擬改名嗣榮。榮，《說文》火盛貌，音莘，擬改字興伯。”

案：二十八歲時擬改此名，未見使用。

## 李慈銘字

### 愛伯、烝伯

《清代硃卷集成》會試光緒庚辰科李慈銘履歷：“字愛伯。”

樊增祥《樊山集》卷二有《入都呈李慈銘愛伯先生》。

有“李某字愛伯”、“李愛伯”、“李愛伯讀書記”、“愛伯手校”、“烝伯”印。

### 尊客、辰客、蕪客

《日記》光緒十八年十月二十日《漱翁近以尊隱自號戲效俳體奉簡》詩：“少年我取尊爲客，老去公還隱託尊。生日充閭成隔世，秋風歸里屬何人。”下注云：“余生時，先大母夢賀客滿門，時日加辰，故小字辰客，亦取謝客兒故事也。既冠，改辰爲尊。”

《清代硃卷集成》會試光緒庚辰科李慈銘履歷：“字蕪客。”

越縵因辰時生，故小字辰客，既冠，改爲尊客，又作蕪客。

### 式侯

《日記》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予原名字曰式侯。”

案：原名李模，字式侯。使用較少。

### 法長

《日記》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予原名字曰式侯，今改字法長。”

案：越縵改名慈銘後，字法長，不常用。

### 興伯

《日記》咸豐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擬改字興伯。”

案：越縵擬改名嗣榮，字興伯，未見使用。

### 長孺

王重民所輯《越縵堂讀書記》之《讀書叢錄》末署：“咸豐辛卯上元日鄉後學會稽李慈銘長孺甫識於都門寓舍。”

## 李慈銘號

### 越縵、越縵生、越縵老人、越縵堂學人

《清代硃卷集成》會試光緒庚辰科李慈銘履歷：“號越縵。”

“越縵”一號，使用較早，亦最常見。“越”字當以地名解，如王闓運之號“湘綺”。“縵”者，無紋飾之織物，《說文解字·糸部》：“縵，繒無文也。”越縵性鯁直，不善言辭，胸無城府，以縵爲號，亦甚恰當。

有“越縵三十以後作”、“越縵堂主人”印。



### 越圻、圻生、越圻老人

《越風校語》卷二十六：“查此卷遺落周中規一家，少一葉。越圻記。”

《霞川花隱詞》卷二《金縷曲·闌干和汪小竹詞偕子縝雲門同作》：“當年並倚花陰語，指身邊重重圻字，箇儂心緒。”懷戀與表妹之“花前一諾”，疑“越圻”之號與此有關。

### 柯山子、柯湖子

《越風校語》徐兆序後：“癸亥春柯山子李慈銘識。”

案：越縵喜柯山之風光明媚，故以之為號，同治初年用之較多。

### 霞川花隱生、霞川花隱老人、霞川老人

《霞川花隱詞·自序》：“霞川平直演迤，無幽深渺瀰之觀。其地衝要，雜闌闌，無他可稱。而川之兩旁，居人頗植桃李，春時花開，舟行其間，遠山映發，煙水瀾漫。每至晨霏夕暝之際，立紅橋上望之，層絳間素，迤邐若霞。蓋閑居之樂，歌詩之興，水邊林下，斯時為多矣。故以自號，兼以名詞云。”

《越風校語》蔣士銓序後：“壬戌仲冬，霞川華隱生李慈銘越縵識。”

案：有“霞川老人”印。

### 柯山蘿庵黃葉院頭陀

《越縵堂日記·壬集序》：“柯山蘿庵黃葉院頭陀書於京邸。”

《蘿庵遊賞小志自序》：“柯山下俯鑑湖，湖之南有山特起，高與柯等，而土沃，多桃李，廣長俱不及半里，特深秀濃致。山半有石盆起，人鑿級為路，亘山之腹而坳焉。有僧寺臨其上，則蘿庵焉，庵屋不過十餘間，後有竹圃，大數十畝。竹之隙可以窺山後諸村。寺僧善種花，牡丹高十餘尺，山茶一樹，可得百餘花，皆大如椀。寺門左攬大湖，湖光直射。寺右俯桃花林口，值山之小峰，林木蓊茂，蓋最一山之勝者也。予於咸豐甲寅之春養疴於庵之黃葉院，山中之景之色之聲，無不歷也，朝莫暝雨之變，無不悉也，是可以名平生之賞也。”

案：咸豐四年春，越縵養疴柯山蘿庵數月，愛其花木扶疏，故以此為號，咸豐末同治初用之較多。

有“蘿庵黃葉院客”、“柯山蘿庵黃葉院頭陀”印。

### 湖唐林館山民

有“湖唐林館山民”印。

案：印文中“塘”刻作“唐”。越縵曾擬卜居於山陰湖塘三家村，未成。潘曾瑩繪《湖塘村居圖》，並題詩相贈，越縵復請秦文炳繪《湖塘村居圖》，董文煥、張之洞題詩，並以之名駢文集曰《湖塘林館駢體文》。

### 桃花聖解齋主

《越縵堂日記·壬集》首有“桃花聖解齋主小印”。案：越縵有室名桃花聖解齋，並以名日記。

### 李慈銘室名堂號

#### 越縵堂

《日記》咸豐四年五月初三日：“早間，樓蓮舫秀才遣僧人奉書來還越縵堂壬癸詩詞集。”

《日記》咸豐七年二月初三日：“邀陳珊士出城，同聚越縵堂。”

案：越縵早登詞壇時即有此齋名，並以名詩詞集。周星詒曾繪《越縵堂圖》。有“越縵堂主人”、“會稽李氏越縵堂鑑賞收藏金石書畫記”印。

#### 困學樓

《駢體文》卷一《城西老屋賦》：“樓之前面，睥睨所橫，昔先大夫困學是名，聚書萬卷，插架鑿楹，丹黃手校，必嚴必精。”

案：越縵早年家居時讀書之室，兼作臥室，家藏萬餘卷，盡蓄於此，太平軍踞紹，焚於兵燹。曾作《困學樓記》，已佚。有“會稽李氏困學樓藏書印”。

#### 壯改齋

《日記》咸豐十年九月二十九日：“十四歲後，讀書今壯改齋之側楹。”

案：三十二歲時齋名，蓋立志改往昔之多於言、怠於事、安於病、憎於俗、積書弗讀、讀書弗經。

#### 白華絳柎閣

《駢體文》卷一《城西老屋賦》“或聽經而若解，學讀誦以擎拳”下自注云：“白華絳柎閣，先大母倪太恭人焚修淨業處。”《白華絳柎閣詩集·自序》：“予四五歲時從王母識字於閣中。”

案：有時寫作“白華絳跗閣”，有“絳柎閣主人”、“白華絳柎閣清課”印。

#### 杏花香雪齋

《日記》光緒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有《庚寅十二月二十七日余生日觴漁笙敦夫介唐弢夫雲門子培子封仲弢於杏花香雪齋張燭至夜分始散作詩紀之》。

案：晚年齋名，手訂四十七歲以後詩為《杏花香雪齋詩》。

#### 受禮廬

《受禮廬日記自序》云：“自八月十四日侍疾村居，十七日痛遭大故，荒迷苦由，幾忘旦晝，忽忽及今，若駟之過隙者，將已一時矣。中間迫於它故，亟營窀穸。前月孟冬九日，謹啟先大夫殯殮，與太恭人合葬項里山，

赴葬赴虞。即於次日，挈弟妹等移廬城中卧龍山下黃花巷。古者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知在縗經，不廢讀書，先業所存，何敢久輟？爰於哭泣之暇，溫理書傳，仍以筆札識之，惟韻語樂章，則屏而弗講焉。”

案：同治五年至七年所用齋名，時太夫人初喪，廬墓讀禮，故有此名。

### 祥琴室

《祥琴室日記序》：“慈銘薄劣，不能遵禮，今將遇禫，又當變吉，平旦之氣，餘哀未忘。謹以祥琴志其室。”

案：同治七年、八年所用齋名，時太夫人之喪已逾大祥，故有此名。

### 息茶庵、苦瓜館、卧蓼軒、茶餘齋

《息茶庵日記序》：“寓居前庭，忽產三瓜，蓋有似乎君子生不得其地，逼仄託處，不能自達，有隨遇而安、雖困而不失其性者。又階前生紅蓼數枝，蓼性苦，而幽隱處下，其容憂傷蕉萃，又以肖予之生也。予因名其庭之字曰苦瓜館，其軒曰卧蓼軒，而總之曰息茶庵，亦曰茶餘齋，息於茲以思餘痛云爾。”

案：同治八年所用齋名。

### 桃花聖解齋

《桃花聖解齋日記序》云：“先生廢莪集蓼，身丁百憂，而結念芳華，流連景物，有生之癖，改過滋難。爰取東坡‘若見桃花生聖解’之語以名其庵，並題其日記為《桃花聖解齋日記》，以續《息茶庵》之後。吾家太白有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蓋先生之志也，若以比迹瀉山，則吾豈敢？”

案：越縵同治八年至十二年所用齋名，語出蘇軾詩“若見桃花生聖解”。有“桃花聖解齋主小印”。

### 孟學齋

《孟學齋日記自序》：“故自今癸亥孟夏為始，更編甲乙之次，以明歲為甲子上元，取先甲義也。更名孟學齋者，孟者元也，元者善之始也，又古字孟、勉、猛音義並通，蓋以此為勉力於善之始。”

案：同治二年至五年所用齋名。有“李氏孟學齋治經之印”。

### 籀詩掣疋之室

《孟學齋日記·丙集》同治五年六月卷首有“籀詩掣疋之室日記”。

案：同治五年所用室名，僅見於此。

### 荀學齋

《荀學齋日記自序》云：“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顏氏家訓·勉學篇》亦言之。或以史言荀卿下逮李斯相秦，其年當至百三十餘歲，遂謂

‘五十’當作‘十五’。無論古人就傅、入學，皆有定歲，無十五游學之理。如其言，則史文何以有‘始來’二字？周秦漢初之間，如竇公、張蒼，年皆百餘歲，何獨疑於荀卿乎？周季大儒，孟、荀並稱，而荀卿傳經之功尤大，漢初六藝皆由卿出，即所傳《荀子》三十篇，醇粹美富，無所不包，夙志鑽學，冀紹微緒，過時為學，希仰大齡。爰以荀學名齋，自今以後日記遂以繫之，庶厲炳燭之光，竊附假年之義，阨窮終老，亦吾志焉。”

案：晚年齋名。有“荀學老人”印。

### 軒翠舫

王重民所輯《越縵堂讀書記》之《心止居詩集文集》末署：“光緒辛卯正月會稽李慈銘識於京邸軒翠舫。”

案：同治十三年賃保安寺街季邦楨房，內設軒翠舫、東圃、花影廊、碧交館、聽花榭。以居室為舫形，樹蔭周合，故名軒翠舫，並作《軒翠舫記》，常約知好小酌於此，讀書題跋亦常署此名。

越縵印章尚有：郎潛、長孺長壽、城西李氏家藏、道光庚戌秀才咸豐庚申明經同治庚午舉人光緒庚辰進士、秀才異等賞為郎等。

## 世系考略

山陰李氏，自稱唐汝陽王李璡之後。五代時遷居上虞。至宋，參知政事光有政聲，其族始興，科第蔚起。至明，李德聚、德賢遷居山陰。十世祖文忠遷居會稽縣城之西郭門外橫河，遂世居焉。

《山陰李氏家譜》卷首莪園序曰：“我族系出唐汝陽王，至唐季興宗公為金華令，居上虞一都。越數世，分支山陰趙墅王。至二十世，吾祖德聚公贅入郭婆淩，遂家焉，綿延六代，子姓蕃衍。萬曆壬午祿橋公首推德賢公為始祖，定以一十六字分別行次，纂輯宗譜，惜乎未付梓人，不及公諸同族。”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始祖唐太子太師汝陽王諱璡。遷越始祖諱興宗，唐季金華令，始居上虞五夫鎮。”

《日記》咸豐七年八月初六日：“赴宗祠秋祭，充讀冊，自唐汝陽王訖余兄弟行。”

《日記》同治七年九月十九日：“吾家自五代時由長安遷浙東，居上虞之五夫市，歷二十世，至明初居山陰之郭婆淩，又六世，居西郭橫河。”

《山陰李氏家譜》卷四《行傳》：“始遷祖德賢，字懋齋，明代累居山陰郭

婆淩趙氏家。”“字懋齋，行員二，前明徵仕郎，累居山陰郭婆淩。配趙氏，生三子，長喻，次義，三顏。案：公卒於遼東廣寧中屯衛所，太君葬郭婆淩七畝半南墩。”

《文集》卷十《重建宗祠碑記》：“我李氏自五代時興宗公由關中來居上虞，宗潢高望，甲於浙右。至宋參知政事莊簡公，而其族始大，科第蔚起，為東南盛門。歷元及明，世德弗替。顧自莊簡公以後十二世，而員二府君遷山陰之郭婆淩，又七世，而東山府君遷西郭之橫河。”

案：“莊簡公”即宋代名臣李光，字泰發，崇寧五年進士，調開化令，有政聲。歷太常博士，遷司封，首論士大夫佞諛成風，言甚切至，王黼惡之，貶陽朔縣。宋高宗時累擢吏部尚書參知政事。所論皆根本大計，以忤秦檜罷去，後復左朝奉大夫，謚莊簡。“東山府君”為越縵十世祖李文忠，《山陰李氏家譜》：“公（李文忠）自郭婆淩移居西郭門外橫河。”

《駢體文》卷四《夢故廬記》：“余故居在越西郭門外橫河之旁，面城帶市，有屋三十間，為重屋者十間。制狹地囂，房族錯處，更歷七世，柱移石礮。”

《會稽縣志稿》：“府河在府東一里，跨山會界。其縱者自江橋南至植利門，北至昌安水門。其橫者自都泗門至西郭門，中間支河甚多，皆通舟。”

六世祖登瀛（1646—1730），字俊升，一字天山，號梅谿。康熙四十七年舉人，五十一年進士。充武英殿纂修官，授內閣中書，任江西安仁縣知縣，雍正元年江西鄉試同考官，敕授文林郎。配樊氏。

《山陰李氏家譜》卷四《行傳》：“字俊升，一字天山，號梅谿，行元二。康熙戊子科順天府舉人，壬辰科進士，充武英殿纂修官，授內閣中書，任江西安仁縣知縣，兼署萬年、鄱陽縣知縣，雍正癸卯科江西鄉試同考官，敕授文林郎。生於順治十三年丙申八月初三日巳時，卒於雍正八年庚戌七月二十七日巳時。配樊氏，孺人。生子一，杜。生一女，適道墟章鑣。”

《文集》卷八《六世祖天山府君事略》：“先六世祖諱登瀛，康熙五十一年進士，充武英殿纂修官，授內閣中書。分校《月令輯要》、《御選唐詩》，兩書成，不請議叙，歸。旋選授江西安仁縣知縣，入都引見，聖祖特召諭曰：‘汝由內廷出宰，須為好官。’雍正元年充江西鄉試同考官，旋兼攝萬年，署鄱陽，以與上官齟齬，遂得罪去。此府君自序云爾，年譜、日記、遺令、家傳及詩文稿一切所記皆同。”

《日記》光緒二年二月初二日：“先中書公為校錄官。考先一年壬辰科

進士分甲後，聖祖特命取數十人入武英殿修書。先中書公與焉，凡修《御選唐詩》、《月令輯要》兩書而畢，此國朝曠典，世尠知之，即予子孫，亦多不能識。今錄兩書之首所載職名以志其略……《御選唐詩》‘校錄官……進士候補內閣中書舍人李登瀛’……《月令輯要》‘分纂官……內閣中書舍人李登瀛’。”

案：《四庫全書》之《御選唐詩》卷首附校錄官生名，有“進士候補內閣中書舍人臣李登瀛”。《御選唐詩》之編錄始於康熙五十二年，即李登瀛中進士之第二年，時為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四庫全書》之《御制月令輯要》卷首附分纂官生名，其中有“進士候選知縣臣李登瀛”，與越縵所言者有別。《御定月令輯要》之編錄始於康熙五十四年，李登瀛時為江西安仁縣候選知縣。

李登瀛工詩，與同郡諸人建詩巢，唱酬頗多。著有《梅谿集》，已散佚。

鍾駿聲《養自然齋詩話》卷五：“康熙時，會稽李天山先生登瀛與同郡諸人建詩巢於湖桑埭方干島，以祀賀季真、秦公緒、方雄飛、陸務觀、楊廉夫、徐文長六君子。湖山勝集，觴詠甚盛。常屬蔣南沙相國繪《鑑湖垂釣圖》，自為之記，長洲汪退谷允以精楷書之。晚年自號梅谿，著有《梅谿集》二十四卷，經亂盡佚，祇《垂釣圖記》及詩，上虞王氏鈎摩入《天香樓法帖》。今其六世孫菴客農部慈銘搜訪遺詩，得如干首，為余言之。”並錄李登瀛《自題鑑湖垂釣圖》：“不博蓬池斫鱸名，不將魚稅代躬耕。綠楊蔭裏垂竿坐，閑看一湖春水生。”“陸家埭北賀莊東，南岸橋堤自若虹。獨坐湖中孤嶼上，受它四面釣絲風。”“細雨斜風不受欺，綠蓑烏艇最相宜。有時貫柳入城去，人道南湖舊釣師。”又《錫山阻雨懷劉師》：“雙槳衝煙鴨嘴船，神馳藝圃舊堂前。山中館有雲門學，篋裏書傳《越絕》篇。故國菊花應載酒，寒林茶火自烹泉。燈殘分得佗鄉夢，早有啼烏驚客眠。”

《日記》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近日仁和鍾雨辰修撰輯錄詩話，皆取潛德以往之人，凡健在及顯貴者不錄，其例甚佳。因搜輯先六世祖天山府君詩七首：《秋日錫山阻雨懷劉師》七律一首、《揚子江阻風》五律一首、《舟次丹陽》五律一首、《自題鑑湖垂釣圖》七絕三首、《冬夜夢亡室樊孺人》七絕一首。”

五世祖杜（1681—1737），字瑞木，號橫川。國學生，候選州同知，敕贈文林郎、陝西洛川縣知縣。配祁氏，子四、女二。繼配陶氏。

《山陰李氏家譜》卷四《行傳》：“杜字瑞木，號橫川，行亨一。國學生。候選州同知，敕贈文林郎，陝西洛川縣知縣。生於康熙辛酉年正月廿一

日酉時，卒於乾隆丁巳年七月廿五日巳時。配梅市祁氏孺人。生四子：長熙，次建烈，三建勳，四輝。生二女：長適江橋陳錫祺（畿），次適獅子街陳志浦。繼配陶堰陶氏，敕贈孺人。生四子：五建傑，六照，七煌，八建煦。生一女，適昌安門外史積璟。葬郭婆漣祖墓後。”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五世祖妣氏祁，明左僉都御史蘇松巡撫贈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敏諱彪佳曾孫女，蔭授中書舍人諱班孫孫女，貢生贈甘肅山丹縣知縣曜徵女。貤贈孺人。”

《日記》咸豐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詣崇本堂，拜太高祖母祁安人誕辰。祁安人，前明少保忠惠公曾孫女，義士奕慶先生孫女也。”

高祖熙（1706—1773），原名建熙，字文孟，號蕪園，太學生。配周氏。

《山陰李氏家譜》卷四《行傳》：“李熙原名建熙，字文孟，號蕪園，行魁一。太學生，例贈文林郎，例晉儒林郎。生於康熙丙戌年三月廿二日辰時，卒於乾隆癸巳年三月廿四日卯時。配東浦橋下周氏，例贈孺人，例晉安人，無出。側室傅氏，例贈太孺人，例晉太安人。生三子：長策堅，次策堂，三詩。生一女，適筆飛坊陳。葬外木柵何家搭丁家山，坐巽向乾。”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高祖妣氏周，四川松潘鎮總兵諱文英孫女，江西分宜縣知縣諱開緒女，陝西固原提督諱開捷兄女。贈孺人。”

曾祖策堂（1745—1812），字肯如，號構亭，又號升庵。乾隆四十二年舉人，敕授文林郎。始著籍會稽。工詩，善吹笛。配倪氏。

《山陰李氏家譜》卷四《行傳》：“策堂字肯如，號構亭，又號升庵，行名十一。乾隆丁酉科舉人，截取知縣，敕授文林郎。生於乾隆乙丑年八月初八日口時，卒於嘉慶壬申年十月十七日辰時。配陸家埭倪氏，敕封孺人。生子一，欽。生三女：長適對旂山壽，次適澄港陳，三適金斗橋馬。葬漓渚仰魚山金儀隴。”

越縵《李氏譜略》（文存《李慈銘未刊稿》，今藏於浙江圖書館）：“（策堂）同歲生若茹尚書棻、史總督致光及同學平侍郎恕、王進士宗炎、陳中書秋水、宗人巡撫堯棟，皆推服以爲不可及。”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曾祖諱策堂，乾隆丁酉科舉人，候選知縣。始籍會稽。”

《日記》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近日仁和鍾雨辰修撰輯錄詩話……因搜輯……先曾祖構亭府君詩三首：《南鎮晚歸》五古一首、《哭長女》七絕二首。”

鍾駿聲《養自然齋詩話》卷五：“蕪客又言其曾大父構亭先生策堂，以其尊人闢一小園未就，自號蕪園，乃於亭中構一小亭以奉粟主，自號構亭，猶未事考亭意也。中乾隆丁酉舉人，一赴公車。盛年絕意仕進，專事吟詠，亂後僅傳有《哭女》十六首。……生平喜吹笛，春秋佳日，湖山賽會時常作一二弄。”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曾祖妣氏倪，乾隆丙子科舉人贈奉直大夫戶部主事晉贈通奉大夫大理寺卿諱佳駿女。”

祖父欽，字敬之，號鏡齋，諸生。配倪氏（1777—1842）。

《文集》卷八《六世祖天山府君事略》：“諱欽，字敬之……敬之公，慈銘之祖父也，是曰鏡齋府君。”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祖諱欽，紹興府學生員，誥贈中憲大夫戶部郎中，加二級。”

《日記》卷首自撰《大事記》：“余生，時祖母倪孺人五十二歲。”

《日記》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祖母倪太恭人生日，祖母生乾隆丁酉。”

越縵《大事記》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二日，祖母卒。”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祖妣氏倪，誥贈恭人。”

本生祖父鈺（1779—1852），字蘊山，官州同知。工詩。配顧氏（1781—1851）。

《文集》卷八《六世祖天山府君事略》：“諱鈺字蘊山，官州同知。慈銘之本生祖父也。”

《大事記》：“余生，時本生祖司馬公四十七歲。”“咸豐元年夏四月三十日，本生祖父司馬公暴疾卒。”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本生祖諱鈺，候選州同知，敕贈儒林郎，覃恩賜贈中憲大夫戶部郎中，加二級。”

《日記》咸豐十年七月二十八日：“予本生王父司馬公所作詩僅及百首，多於杖笠間得之。如《遊吼山》云：‘四周樹合添雲色，半壁泉飛作雨聲。’《夜飲歌樓》云：‘鬢絲老去情無著，明月清風在小樓。’《清明詞》云：‘紅橋瀟渚春風市，綠樹亭山細雨天。更有謝公遺墅在，衣香人影滿平田。’《秋泛》云：‘鏡水家家皆種柏，稽山處處盡栽楓。年年老景無多戀，霜滿天時樹正紅。’《過西湖追悼亡女》云：‘全家昔日醉湖邊，油轆籃輿幾往還。今日不堪回首處，梅花如雪滿孤山。’皆不有意求工，而性真藹然，如春山白雲，與天地為駘蕩。”

《日記》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近日仁和鍾雨辰修撰輯錄詩



話……因搜輯……先本生祖父蘊山府君詩五首：《過西湖追悼亡女》七絕一首、《泛湖登湖心亭又至三潭印月處》五絕三首、《鏡湖紅樹詩》七絕一首。又斷句四聯：《遊吼山》一聯、《樊浦市樓聞歌》一聯、《雨泊秋湖》二聯。”

《大事記》道光九年：“余生，時本生祖母顧安人四十九歲。”“咸豐元年冬十月二十六日本生祖母病卒。”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本生祖妣氏顧，敕封安人，覃恩賜贈恭人。”

外祖倪振麟，會稽學生員，贈中憲大夫、戶部郎中。早卒。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母氏倪，會稽學生員覃恩賜贈中憲大夫戶部郎中加二級諱振麟女。”

《日記》光緒元年十一月初八日：“外王父卒時甫踰二十，外王母亦僅長一年，先恭人遺腹五月後生也。外王母晚年不能行步，目又不見物。”

外從祖父倪一桂，字廣平，乾隆六十年舉人。

《日記》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外從王父大理寺丞倪廣平先生，名一桂，乾隆乙卯舉人。以年逾八十，著書不倦，浙撫上其名，詔授大理丞。生平邃於經學，亦工詩。”

從舅倪世本，會稽宿儒。

《日記》光緒十七年十月十二日：“從舅倪先生（名世本，會稽宿儒，嘗為郡守周犢先生所識拔，然竟以布衣終，先君子嘗從受業）曰：‘其（案：指越縵）資質亦中下耳，不至下下也。’”

大伯父傳洙（1801—1839），字魯川，號杏邨。配張氏。

《山陰李氏家譜》卷五《行傳》有曰：“鈺長子傳洙，字魯川，號杏邨。行相三十八。例贈朝議大夫。生於嘉慶辛酉年七月三十日巳時，卒於道光庚子年八月二十四日戌時。配東雙橋張氏，例贈恭人。生二子：長恩銘，次椿齡。生四女。”

《同治九年庚午科浙江鄉試硃卷·李慈銘》：“再從伯父傳洙，先大夫同產兄，贈朝議大夫、光祿寺署正，加四級。”

《大事記》道光二十年：“七月三十日，大伯父暴卒。”與《家譜》卒於“八月二十四日”所記不合，或是生、卒日混淆。

二伯父傳洵（1805—1832），字又蘇，號少泉。配孫氏。

《山陰李氏家譜》卷五《行傳》有曰：“鈺次子傳洵，字又蘇，號少泉。行相六十二。生於嘉慶乙丑年八月二十六日亥時，卒於道光壬辰年閏九月初八日酉時。配孫□（案：原闕）孫氏。”

《大事記》道光十二年：“閏九月二十七日，二伯父暴卒。”所記卒時與《家譜》不同。

《同治九年庚午科浙江鄉試硃卷·李慈銘》：“再從伯父傳洵，先大夫同產兄，早卒。伯母孫氏旌表節孝，覃恩敕封恭人。”

族伯光涵，原名攀龍，道光元年舉人，九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國史館總纂，道光十四年河南副考官。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族伯父光涵，原名攀龍，道光辛巳舉人，國子監學生。己丑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國史館總纂。甲午科河南副考官。山西寧武府知府。歷署河東鹽法、雁平冀寧兵備道。”

族伯師泌，嘉慶十三年恩科舉人，官青田儒學訓導。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族伯父師泌，嘉慶戊辰恩科舉人，青田儒學訓導。”

父泰（1808—1845），字魯瞻，號竹邨，性謹厚。

《山陰李氏家譜》卷五《行傳》：“欽繼子泰，字魯瞻，號竹邨。行相七十四。敕贈文林郎、太常寺博士，覃恩誥贈中憲大夫戶部郎中加二級，生於嘉慶戊辰年四月初十日□（案：原闕）時，卒於道光乙巳年七月十五日未時。”

李慈銘《大事記》道光二十五年：“秋七月十五日，先府君暴疾卒。”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父諱泰，敕贈文林郎太常博士，誥贈中憲大夫戶部郎中，加二級。”

《日記》咸豐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吾家世積德，先君尤以謹厚名宗黨，生平一言一行惟恐傷人，顧不第，早世僉謂‘必食根於子孫’。”

《日記》咸豐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先君子尤不多作詩，兒時曾侍遊鄉僻一寺，見偶書一絕：‘雨過僧樓分外涼，掩窗欹枕鳥聲長。竹蔭裂處清風入，吹動楞嚴葉葉香。’清幽夷曠，字字名雋，迄今二十六年，猶能記之也。”

《日記》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近日仁和鍾雨辰修撰輯錄詩話……因搜輯先君子竹邨府君詩一首：《夏日憩城西僧寺》七絕。又斷句一聯：《遊吼山》。將寄修撰刻之。”

案：《養自然齋詩話》未錄李泰詩。

母倪氏（1805—1866），性嚴急。年未三十即長齋奉佛。

《山陰李氏家譜》卷五《行傳》有曰：“欽繼子泰，字魯瞻，號竹邨。配陸家埭倪氏，敕封孺人，覃恩誥封恭人。”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母氏倪，會稽學生員覃恩賙贈中憲大夫戶部郎中加二級諱振麟女。敕封孺人，誥封太恭人。”

《大事記》：“余生，時母倪孺人二十四歲。”

《日記》咸豐五年正月十一日：“家慈生日。”

《日記》同治五年八月十七日：“家慈棄養，痛哉！痛哉！”

《日記》咸豐六年九月十五日：“太夫人性嚴急，少不中程即怒。”

《白華詩》有《寄內二首》云：“廿載米鹽貧裏淚，一家燈火佛前緣。”自注云：“大母建絳柎閣供大士像，臨歿以閣屬內子焉。家慈及內子皆年未三十，即長齋奉佛。”

仲弟淑修(1831—1877)，原名相，字質夫。又名恭銘。配陳氏。

《山陰李氏家譜》卷五《行傳》：“泰次子淑修，原名相，字公慎，號研卿，小字琴舫，行詩六十七。生於道光辛卯年七月二十四日子時。配前觀巷陳氏，生一子，維熊，幼殤。繼配中正坊陳氏，生二子，維燾、維燦，俱幼殤。生一女。”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胞弟恭銘，國子監生，中書科中書。”

《日記》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予擬改仲弟名曰恭銘，字仲肅……仲弟名相，外從王父大理寺丞倪廣平先生字之曰質夫。”

叔弟楸(1833—1856)，字德甫，號勉齋。配沈氏。

李慈銘《大事記》：“道光十四年六月十七日叔弟生。”

《山陰李氏家譜》卷五《行傳》有曰：“泰三子楸，字德甫，號勉齋，行詩八十九。生於道光甲午六月十七日口(案：原闕)時，卒於咸豐丙辰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亥時。配外柯山沈氏，生一子，孝穀。”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胞弟楸，早卒。”

季弟惠銘(1845—1886)，原名楹，字彥僑，號葆虛。出嗣族父治。子孝璘後出嗣越縵，更名孝琰。

《光緒庚辰同年齒錄·李慈銘》：“胞弟惠銘，候選通判加鹽運使提舉銜，出嗣族父治。”

《山陰李氏家譜》卷五《行傳》有曰：“治繼子惠銘，原名楹，字彥僑，號葆虛。行詩一百三十七。現在候選通判加鹽課司提舉陞銜。生於道光乙巳年三月十七日未時。配余氏，生一子，孝璠。生一女。”

《日記》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五日：“予擬改……季弟名曰恩銘，字季惠。……季弟名楹，尚無字，今將冠矣，乃為字曰柱男，號之曰季亭。”

《日記》光緒十二年四月十九日：“得族弟品芳書，知季弟於是月六日未

時病歿，以初八日丑時大殮。……弟生於道光乙巳三月十七日未時，得年四十有二，有兩子一女，長男僧壽，今年十六，三月二十八日以弟病甚已娶婦矣。”

《日記》光緒元年十月十六日：“季弟今年正月二十日又得一男，名曰孝璘，小字僧睿，予更之曰僧喜。”

長妹（1836—？），適鄭氏清標（1841—？）。

《大事記》：“道光十六年，長妹生。”

《日記》咸豐六年九月十五日：“是日也，長妹滎陽氏出閣。先君子生三女，妹生道光十六年丙申，至三十年庚戌，字於城中月池坊鄭氏，及今出閣。妹幼柔慧，先君子甚愛之。比長，習太夫人教，尤勤儉，能分太夫人勞。家中井臼、中饋及衣服紉綴，悉以屬之。太夫人性嚴急，少不中程即怒，妹安之，不以讓諸嫂。余家居飲食不時，悉問諸妹，故余詩有云‘執爨妹兼傭婢役’，紀實也。”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胞妹長，適候選縣丞鄭清標。”

次妹（1839—？），適張氏文溶（1842—1873）。

《日記》同治五年八月十七日：“己亥，生次妹。”

《日記》咸豐六年十二月十八日：“為次妹行教婦禮，妹今年十八矣。小弱初勝冠帔也，上馬坊張氏以彩輿來迎。……新郎年十四，長與妹等也。”

《日記》同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得九月廿二日家書，言妹夫張文溶於七月十四日病歿廣東省城。……張妹夫家已赤貧，微官赴補，客死萬里，年甫三十有一，尤可傷已。”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胞妹次，適廣東龍川縣巡檢張文溶。”

三妹（1842—？），適王氏。

《日記》同治五年八月十七日：“壬寅，生三妹。”

《日記》同治六年十月初二日：“下午王氏來迎婦，夜四更送三妹上輿。”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胞妹三，適布政司理問銜王建辰。”

族兄國彬（1829—1879），字雅齋，寄籍大興。同治六年舉人，刑部主事。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族兄國彬，同治丁卯科舉人，刑部福建司主事，再補廣西司主事。”

《文集》卷八《六世祖天山府君事略》：“國彬舉人，官刑部主事。”

《杏花詩》卷丙《傷逝四首》之四：“與兄為袒免，己丑同歲生。同竊貲郎

籍，同題乙榜名。杜門憐共病，無子各傷情。垂死不為別，忍聽嫠泣聲。”序云：“家兄字雅齋，大興人。”

族弟國琇(1837—1891)，字慧叔，咸豐九年恩科舉人，同治四年進士，官兵部主事，選授福建建寧府知府，未赴任而卒。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族弟國琇，咸豐戊午科順天優貢，武英殿校錄。己未恩科舉人，同治四年乙丑進士。兵部車駕司主事。”

《日記》十六年九月二十日：“慧叔弟十一日生日。”

《日記》光緒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是日，慧叔選福建建寧府知府，父子六千石，亦是吾家佳話。慧叔自祖以上墳墓皆在故鄉，其祖母尚淺殘未入塋域，今出守閩中，得以歸家上冢，賴此大事，尤為可喜，惟其病可憂耳。”

《日記》光緒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晡後，慧叔家來告喪，哀哉！余方小食，為之廢箸。命僧喜奔往視之。慧叔成進士三十年，甫得一郡，未得引見而卒，年五十五。余家哀替蓋難復振矣。”與越縵同官京師三十餘年，往來較親。

《文集》卷八《六世祖天山府君事略》：“國琇進士，官兵部主事。”

族弟竹樓，官遂安訓導。

《日記》光緒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是日見邸鈔，竹樓弟選遂安訓導。”

表弟沈孳梅，字瘦生。能彈琴，精於醫，越縵少年時密友。

《日記》光緒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又沈瘦生，亦余中表也，少年往來最狎，而甚敬余。其人雖不讀書，性甚高雅，不與俗伍，能彈琴，精於醫。居柯山中，喜增飾湖山之美。”

姑表妹薛珠嬰(1830—1852)，字攸嬾，才貌皆佳，與越縵兩小無猜。

《駢體文》卷四《外妹薛宜人權厝志》：“宜人生於道光庚寅二月。……未齒，偕其弟就內塾，受書於吾友孫子九秀才。……清明上河，同乘畫舫，中隅下壘，倦倚籃輿。賭探陌上之花，戲鬥峰頭之草。娥娥紅粉，艷照青谿；簇簇翠裙，時趁遊蝶。……晝長多暇，常守一編；夜靜燈妍，亦度數曲。……咸豐壬子……竟以九月之望，溘然而逝，得年二十有三。”

夫人馬氏(1824—1888)，姑表姐。會稽金斗橋人。生三月母即見背，育於外家。誥封恭人。

《山陰李氏家譜》卷五《列傳》云：“泰長子慈銘……配金斗橋馬氏。”

《杏花詩》卷庚《悼亡絕句十四首》之十詩注云：“內子母，余姑也，晚後三月即亡。外舅亦早卒。”

《白華詩》卷己《寄內》詩有：“與君生小為兄弟，法喜維摩本宿因。”注

云：“姑母馬孺人生內子後即病歿，予與內子幼皆育於祖母。”同詩又有：“廿載米鹽貧裏淚，一家燈火佛前緣。”注云：“大母建絳柅閣供大士像，臨歿，以閣屬內子焉。家慈及內子皆年未三十，即長齋奉佛。”

《駢體文》卷四《祭內子馬淑人文》：“我於淑人，五年以幼，大母愛之，妃為佳耦……汝修敬業，雖病益虔，胡彼慈氏，忍佛汝憐。”

《日記》光緒十四年二十七日：“味爽，內子少安，語言如平時，晨能安睡。……申刻溘然遂逝，哀哉！內子生於道光甲申九月十六日午時，今年六十有五。”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娶馬氏，乾隆戊子科舉人、陝西留壩廳直隸同知諱廷珪曾孫女，祖姑夫候選縣丞諱潛孫女，姑夫諱樹本女。覃恩誥封恭人。”

文蔚《越縵私乘》：“先生與原配馬夫人，本中表行，聞其貌頗不揚（似為面麻），甫入青廬，便成異趣。”

妾張珊，又名端。會稽人。善箏琶。

《日記》同治四年八月五日：“與張氏翁媪議珊姬身價，許以番金四百枚。”

《杏花詩》有《姬人張端以五月四日生今年逢閏示以詩五首》。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妾張、席氏。”

《越縵堂駢體文》卷二《與沈曉湖書》：“姓葉張姓，貧原越女。本非婉孌，祇宜練尚之容；粗習箏琶，稍異中閨之質。”

妾席氏（1863—？），字曰貞。揚州人。

《日記》光緒四年四月十五日：“有揚州祝氏婢來鬻，年十六矣。席姓。”

《日記》光緒四年四月二十一日：“以銀一百三十兩交爛麪胡術齊氏，取席姬來。……納席姬，字曰貞。”

《杏花詩》卷甲有《席姬生日戲作俳體示之》詩曰：“汝生在癸亥，我已為貲郎。”

妾王蘭娘（1868—？），字讓男。盧溝橋人。

《日記》光緒十三年四月二十日：“買妾王氏，盧溝橋人，年二十歲，戊辰二月十六日辰時生。……名之曰蘭娘，字以讓男。”

子孝琰（1875—1917），原名孝璘，小字僧睿，更為小名僧喜，字承侯、澄侯。曾入張之洞幕。能詩。生子一、女五。自投水死。

《日記》光緒元年十月十六日：“季弟今年正月二十日又得一男，名曰孝璘，小字僧睿，予更之曰僧喜。”

《地方新聞》1949年刊，有《越縵堂立嗣書》云：“乃命之曰孝琰，取來玉之義，字之曰承侯，取《三國志》諸葛瞻忠武侯字嗣子曰伯承之義，謹以

今日慈銘生辰，敬布几筵，上告祖考，立此子為嗣，還承大宗。”

《日記》光緒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晡後，從子僧喜及族子念萱到京，心雲之僕王福送之來。僧喜生十四年矣，名孝璘，為更名曰孝球。於內子靈前易縗服，撫之哀慟。”

越縵族侄文紉《夢櫛紐室詩存》卷二《哭承侯弟》（丁巳）：“十四入京師，乃為侍御後。趨庭資式穀，知覺得啟牖。延師名翰林（聘蔡鶴廡授讀），文字業克受。來玉命其名，叔氏名曰孝球，蓋寓珍愛意也。愛若瑩之琇。歲逢甲午冬，侍御考終壽。扶櫬回柯里，讀禮制遵守。越年服既闋，結資供墨綬。南皮張文襄，乞誼屬執友。羅致入幕下，章奏司其手。文襄與越縵叔為文字至契，當時任湖廣制軍，委承弟司奏章。庚子逢國變，促歸奉老母。承弟本生母余太恭人電促旋里。蟄居十餘年，睨傲類歐九。生兒不象賢，蚩蚩難善誘。賦性重然諾，乃遇不良某。清季承弟在樊山藩幕，為同僚某貸款鉅數，某無力償還，弟入寤鄉。五女長獨慧，堪匹緹縈偶。寵之若掌珠，視病不離右。女病心膂亂，己意入樞紐。胡為忽輕生，莫名其休咎。世人多猜測，幾等莫須有。天心仁愛語，鬻血神前剖。此恨海難填，天長而地久。自古皆有死，難得正邱首。世事本茫茫，何若戀塵垢。衆醉我獨醒，不聞悠悠口。我今作古歌，卻比無顏醜。代寫一生狀，予季知之否？”

案：“丁巳”當為民國六年，孝球卒於此年。查時傑《從越縵堂日記看晚清的“清議”》：“民國八年，承侯逝世。”未知何據。

《越國春秋》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載文蔚《越縵私乘》：“予嘗聞鄉人言，越縵之子某，自失恃返里後，以家無恒產，饗餐綦艱，乃於光緒末葉以先生手校藏書四笥粥於故家，得資千金，捐納佐雜，聽鼓楚北，久無差委。時張香濤方總制兩湖，猶有裨袍之誼，授意僚案，小有調劑，始免凍餒。既而香濤內用，驟失奧援，遂謝病歸。民國某年，以愛女癩癩病歿，往視其喪，激刺過甚，亦染斯疾，婿家亟為舁歸，百方療治，時愈時發，一日忽自溺而死，可見越縵後嗣亦已式微矣。”

族侄湘（1867—？），字珊園。光緒十七年進士。

《日記》光緒十七年九月十二日：“知珊園侄中一百二十五名，此甚可喜。吾家衰落，得此稍振。自六世祖天山府君至今，已七世登科矣。珊園名湘，小圃之第二子，年甫二十五。小圃今科亦充河南監試官。”

侄文紉（1864—？），原名笏，字虛塵，幼字亞宰。曾赴保定習幕。

《紹興圖書館館藏古籍地方文獻書目提要·夢櫛紐室詩存》云：“李文紉（1864—？）原名笏，字虛塵，幼字亞宰。光緒十八年赴保定習幕，次年

即歸。著有《夢櫛紐室詩存》三卷。”

侄女琳(1868—1890),在京師依越縵而居。

《杏花詩》卷庚《哭女琳三首》序曰:“季弟女,以同治戊辰十二月二十八日生,今二十三年矣,光緒庚寅正月二十九日歿,哭之以詩。”第二首云:“汝父書頻至,三齡識字千。漸欣懷抱物,已及長成年。笄總旋嬰慘,齋蔬喜學禪。繫纓猶未屬,遽報玉成煙。”



## 卷一 名動越中(一歲至三十歲)

清宣宗道光九年己丑 一八二九 一歲

十二月二十七辰時，生。

《越縵堂日記》首附《大事記》：“宣宗成皇帝九年，歲在己丑冬十二月二十七日，辰時，余生。”

案：道光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為公元1830年1月21日，故如以公曆書寫越縵生年，當是1830年。

先是，祖母倪太孺人於天台國清寺設齋大施衆僧，祈得孫；既得，甚鍾愛。

《白華詩》卷庚有《送李爽階士壇進士出宰天台》：“我亦名山契夙成，國清舊夢記三生。”自注云：“予未生時，先大母倪太恭人詣天台國清寺設齋，大施衆僧。”

《日記》光緒元年十月十六日：“先妣望孫甚切，而予之生也，祖妣倪太恭人禮佛甚虔，曾至天台山國清寺，遍召山之僧，為之設齋，其夕有異夢。及誕夕，又夢瞿曇入室，故家人咸以予為天台僧轉世。”

《大事記》：“時祖母暨本生祖父母望孫甚殷，兩伯父皆未得子。及茲余生，甚喜。又余生之前夕，祖母夢重門洞啟，堂上列炬數十，衣冠者肩相比，狀若肅客者。須臾，報客至，乃一五十許夫人，貌甚莊嚴，著水田衣，執塵拂。行至中堂家慈寢門，祖母忽驚醒，先嚴已扣扉，報胎發矣。祖母以夢徵女也，惡之；及舉，余啼聲如鐘，乃大喜，以為我老人虔奉觀音二十年，乃神送此石麟也。嗣是，甚鍾愛，期望日切，寢食必躬拊之。”

袁昶《弔侍御李越縵先生》之四：“撒手君今返何處，豐乾院裏洞門開。”下注云：“先生自述前生為天台國清寺衲。”

《日記》同治二年五月初五日：“自識余前身為天台國清寺僧，好山水。”

案：司馬公生三子，泰行第三，出嗣族父欽。越縵生時，本生大伯父傳

洙、二伯父傳洵未有子，故其身兼兩房之寵。

父竹邨公二十一歲，母倪孺人二十四歲。

《大事記》道光九年：“辰時余生，時……先嚴竹邨公二十一歲，家慈倪孺人二十四歲。”

行五十八。

《山陰李氏家譜》卷五《列傳》云：“泰長子慈銘……行詩五十八。”

案：越縵曾名家模、模，今未見其以“詩”字為名之記載。

《文集》卷八《六世祖天山府君事略》：“昆孫一百廿餘人……慈銘於兄弟次為第五十五人也。”與《家譜》所言行次有別。

妻馬氏六歲。

《駢體文》卷四《祭內子馬淑人文》：“我於淑人，五年以幼。”

是年，越縵師友已出生者如下：

宗稷辰三十八歲。

王柏心《誥授中議大夫鹽運使銜山東通省運河兵備道崇祀鄉賢滌甫宗先生墓志銘》云：“（同治）六年遂引疾歸，冬十一月朔子時卒於里第。年七十有六。”

周祖培三十六歲。

《文集》卷八《太子太保體仁閣大學士周文勤公神道碑》云：“公生於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二日。”

許棫三十歲。

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

潘曾瑩二十二歲。

吳汝綸《前工部侍郎潘公神道碑》云：“光緒四年三月以疾終，年七十有一。”

魯燮元二十一歲。

《白華詩》卷甲《癸丑上元後二日與魯蓉生燮元孫子九垓陳間谷煌王平子章結昆弟之好即送子九之吳門平子之姚江二首》詩注。

潘曾綬二十歲。

《文集》卷八《誥封光祿大夫追贈三品卿銜前四品卿銜內閣侍讀潘公墓志銘》云：“公生於嘉慶十六年五月六日午時。”

孫垓二十歲

《駢體文》卷一《九哀賦》云：“會稽孫子九秀才垓卒於乙酉七月，年七十六。”

劉有銘十九歲。

《日記》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二日：“撰劉有銘七十壽序。”

孫衣言十六歲。

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

薛時雨十二歲。

顧雲《桑根老人行狀》云：“先生生於嘉慶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徐桐十一歲。

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

俞樾九歲。

繆荃孫《清誥授奉直大夫誥封資政大夫重宴鹿鳴翰林院編修俞先生行狀》。

馬新貽九歲。

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

李鴻章七歲。

吳汝綸《太子太傅肅毅伯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贈太傅一等侯李文忠公神道碑》：“公薨以光緒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享年七十有九。”

桂文燦七歲。

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

孫廷璋五歲。

《文集》卷八《陳壽祺王星誠孫廷璋傳》云：“孫子長予四歲。”

周星譽四歲。

金武祥《二品頂戴兩廣鹽運使周公傳》云：“生道光丙戌年二月初十日。”

傅以禮四歲。

見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

丁文蔚三歲。

《白華詩》卷甲《癸丑上元後二日與魯蓉生燮元孫子九垓陳間谷煌王平子章結昆弟之好即送子九之吳門平子之姚江二首》詩注。

陳驥三歲。

《文集》卷九《陳德夫墓志銘》云：“君生以於道光七年七月八日。”

陳壽祺一歲。

《文集》卷八《陳壽祺王星誠孫廷璋傳》之陳壽祺云：“以丁卯夏四月卒於京邸，年三十有九。”

【時事】《皇清經解》刻竣。龔自珍成進士。

張鳴珂(1829—)生。趙之謙(1829—)生。劉逢祿(1776—)卒。

### 清宣宗道光十年庚寅 一八三〇 二歲

二月十五日，越縵父爲其設湯餅會，剃胎髮。

《大事記》道光十年：“正月二十七日，余彌月。二月十五日，先君爲余作湯餅會，從伯芸圃觀察公時以太史假歸，抱余剃胎髮。是日宴樂達旦，有燭花之瑞。”

李嘉端，號芸圃，道光九年進士，寄籍順天府大興縣，子國彬。

《會稽縣志稿·風俗》：“生子彌月宴親友，曰湯餅會。”

【時事】翁同龢(—1904)生。潘祖蔭(—1890)生。

### 清宣宗道光十一年辛卯 一八三一 三歲

七月二十四日，仲弟恭銘生。

《大事記》道光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仲弟生。”

【時事】三月，王引之等重修《康熙字典》畢。王念孫《讀書雜誌》刻竣。

江藩(1761—)卒。郭麐(1767—)卒。方履錢(1775—)卒。

### 清宣宗道光十二年壬辰 一八三二 四歲

閏九月二十七日，二伯父傳洵卒。

《大事記》道光十二年：“閏九月二十七日，二伯父暴卒。”

從祖母識字於白華絳柎閣中。

《詩初集·自序》：“予四五歲時從王母識字於閣中。”

《駢體文》卷一《城西老屋賦》“或聽經而若解，學讀誦以擎拳”下自注云：“白華絳柎閣，先大母倪太恭人焚修淨業處。”

【時事】 章學誠次子初刊《文史通義》及《校讎通義》。

平步青(—1896)生。丁丙(—1899)生。譚獻(—1901)生。王闈運(—1916)生。王念孫(1744—)卒。胡承珙(1776—)卒。

### 清宣宗道光十三年癸巳 一八三三 五歲

識字數千。

《日記》咸豐九年十二月三日：“予五歲識字數千，時祖母愛予甚，禁不許多識。予每牽先君子衣求之，予之則喜，輒又求益，見者皆以爲此子不凡也。”

案：《日記》所記幼時生活皆是追憶，或與事實有出入，此記五歲識字“數千”，據次年譜文，或是“數百”之誤。

【時事】 俞正燮著成《癸巳類稿》。

### 清宣宗道光十四年甲午 一八三四 六歲

二月二十日，先祖側室張氏卒。誥封恭人。

《大事記》道光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先祖側室張節母卒。”

《日記》光緒八年正月十一日：“有俞某送來己卯穆宗祔廟覃恩所請先祖側室張節孝恭人誥命一軸，此前年託吳松堂所辦者，今始得之。”

六月十七日，叔弟懋生。

《大事記》道光十四年：“六月十七日，叔弟生。”

識字一千。

《大事記》道光十四年：“余識字一千。”

【時事】 二月，宣宗下令禁坊肆刊售傳奇、演義及淫書小說，已刻者連版銷毀。

陸心源(—1894)生。王引之(1766—)卒。陳壽祺(1771—)卒。

清宣宗道光十五年乙未 一八三五 七歲

入學塾，讀唐詩。

《大事記》道光十五年：“余始上學。讀唐詩。”

《日記》光緒十年二月十一日：“余所用書包布是道光乙未春，余時七歲，始就外傳，先君子所賜也，僅方尺餘。”

讀書於水香樓。

《日記》咸豐十年九月二十九日：“自七歲至十一歲，讀書先中翰公水香書屋。小窗臨水，對面高柳一樹。每晚課畢，尚未下塾時，或俯檻看水，水光瀲灩，微見樹影；或癡坐看柳身，晚色斑斑，作可駭狀。”

《駢體文》卷一《城西老屋賦》：“維西之偏，實爲書屋。榜曰水香，逸民所目。”自注云：“水香書屋，梅谿府君讀書處。族祖故明進士太若先生爲府君初入塾時所題。”

至是年，尚不能行。

《日記》咸豐十年八月二十四日：“予至七歲猶不能行，祖母每憂不壽。”

案：此“七歲猶不能行”，蓋誇張言之。

【時事】 石韞玉《古香林叢書》十種刊行。

施補華（—1890）生。吳大澂（—1902）生。

清宣宗道光十六年丙申 一八三六 八歲

祖母倪太孺人六十壽辰，張筵受賀。

《日記》咸豐六年十一月十七日：“祖母之稱六十觴也，先君子大集僧徒誦功經，即其寺張筵受賀。維時予家全盛，戚里濟濟相應和，伯叔姑舅以次祝嘏，猶歷歷憶其笑語，默記其升降拜舞之節也。予時八歲，嶄然露頭角，著新製大紅緞襖、繡鞵，跳踉於前。祖母持數珠，顏丹玉然，望者以爲四十許人。於是，諸戚屬長者咸撫予稱慶，曰：‘此子更二十年當大成，將見宮袍稱老人八十觴也。’時祖母固健甚，回視先君子、先姑母皆盛年，嘻嘻然侍立，則莞然笑曰：識之。”

長妹生。

《日記》同治五年八月十七日：“丙申，生長妹。”

讀《吳梅村詩集箋注》，愛其長歌婉麗。

薛英《越縵堂讀書簡端記補》（《讀書》1982年第7期）云越縵寫於《吳梅村詩集箋注》卷七後一條注語：“余於八歲，始得梅村此集讀之，愛其長歌婉麗，古今獨絕。”

以庭中桃花為詩。

《文集》卷二《桃花聖解盒日記自序》：“六七歲時，西郭故居景堂之前有桃一樹，歷年不花，先生（案：越縵自指）下埠輒撫之，為若怏怏者。後一歲忽花，則大喜，為詩數十言紀之，亦不知作何語也。”

【時事】 朝廷禁傳播歌謠、指斥公事，重申盛京禁演戲賭博之令。

瞿紹基（1722—）卒。汪遠孫（1794—）卒。

## 清宣宗道光十七年丁酉 一八三七 九歲

讀《詩經》。

《日記》光緒十年二月十一日：“至丁酉，受《詩經》。”

《日記》咸豐十年八月二十四日：“憶九歲時讀《詩經》。至《苕之華》‘其葉菁菁，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即覺瞿然而驚，問塾師曰：‘古人何至作此語？’師曰：‘太平時自想不到此耳。’予悵然退。日暮下塾，侍祖母寢，默誦四語不置。祖母詢之，予對曰：‘兒念此語可傷，身世有限，古人乃爾輕生耶？’祖母嘿然。伺予睡熟，呼先君子入，謂曰：‘是兒固聰明，然頗不祥。’因言其故，色若甚不怡者。先君子曰：‘兒讀書能有所會，或他日可望有成，勿致辜太夫人恩也。’蓋予墮地多病，祖母偏愛之，三歲斷乳，即令乳母張氏者携予居祖母寢室，躬視卧起。予至七歲猶不能行，祖母每憂不壽，故聞此語輒大感，先君子故寬解之。時予已醒，聞而不敢出聲息。”

【時事】 黎庶昌（—1897）生。張之洞（—1909）生。石韞玉（1756—）卒。程恩澤（1785—）卒。

清宣宗道光十八年戊戌 一八三八 十歲

喜讀唐人詩並模仿之。

《白華絳柎閣詩集·自序》：“比十歲，好讀唐人詩，先君子督課經甚急，不得携詩塾中，皆私置此閣。暇即取讀，且仿爲之，此蓋予學詩之始也。”

從杜夢蓉學制藝。

《日記》光緒十七年十月十二日：“余十歲時始爲破承題，杜先生夢蓉命題曰‘無題色也’。”

《同治九年庚午浙江鄉試硃卷·李慈銘》受業師一欄有：“杜浣谿夫子名詩，山陰貢生。”未知是否即杜夢蓉。

讀《左傳》，喜考古人謚號。

《日記》光緒二年正月十五日：“予嘗謂謚者，史之大事，自十歲讀《左傳》，即喜考古人謚。”

【時事】 十月，以湖廣總督林則徐爲欽差大臣，赴廣東查辦鴉片事務。

阮元致仕回儀徵。梁章鉅所著《文選旁證》刻印。杭州舉行汪中紀念祭，包世臣、汪喜孫作《梁園大招圖》。

薛福成（—1894）生。王端（1793—）卒。

清宣宗道光十九年己亥 一八三九 十一歲

次妹生。

《日記》同治五年八月十七日：“己亥，生次妹。”

從張震問舉業。

《大事記》道光十九年：“始學作文。”

《日記》光緒十七年十月十二日：“十一歲始爲起講，張先生省堂（名震，新昌諸生）命題曰‘必得其祿’。”

《同治九年庚午浙江鄉試硃卷·李慈銘》受業師一欄有曰：“張省堂夫子，名震，新昌諸生。”



喜讀史書，私鈔《歷代帝王譜》。

《日記》光緒十七年十月十二日：“余自十一歲後喜窺史書，私鈔《歷代帝王譜》一冊。”

【時事】 夏十月，林則徐焚毀鴉片二萬箱於廣東虎門口外。

龔自珍辭官返杭州，作《己亥雜詩》。鄧顯鶴始刻《船山遺書》百五十卷。

楊守敬(—1915)生。顧廣圻(1770—)卒。周濟(1781—)卒。潘德輿(1785—)卒。

## 清宣宗道光二十年庚子 一八四〇 十二歲

春，全家至木客山掃墓，表妹薛珠嬰隨同。

《蘿庵遊賞小志》：“庚子春日，全家至木客山掃墓。道出偏門外，時春事正盛，村落如繡。見一人家，屋宇極新好，門前宅左皆臨湖，宅後護青竹短籬，籬內對植碧桃、垂柳各一，萼艷絕塵。適權人以事停舟，先大母命僕媪輩偕予及薛氏外妹往遊焉。叩籬門入，其家人皆笑延之，徑登其堂。堂之左右兩廂，皆翼以紅欄，而流水繞之。水邊娟篠十餘竿，庭中鐵幹海棠、夜合花各十本。時馬纓猶未作花，越中此樹及西府海棠頗少，予此次猶初見也。”

七月三十日，大伯傳洙卒。

《大事記》道光二十年：“七月三十日，大伯父暴卒。”而《山陰李氏家譜》記作卒於是年“八月二十四日”。

秋，隨本生祖父司馬公游吼山，有詩。

《蘿庵遊賞小志》：“秋日，先司馬公挈之遊皋步吼山。……先君子賦詩云：‘潭深匿石根，空山響魚躍。’一坐嘆絕。歸舟中，司馬公紀遊詩生字韻云：‘四山樹合添雲色，半壁泉飛作雨聲。’先君子和云：‘竹磴陰時攬石氣，雲梁斷處落鐘聲。’予追和云：‘僧宿雲尖分鳥地，鹿穿竹罅導泉聲。’《詠花明禪院》云：‘一徑雲香鋤藥影，半房山色誦經聲。’”

案：道光二十七年丁未，越縵十九歲，又補作《予十二歲時秋日隨先君子侍大父遊吼山飲於花明禪院兩大人賦詩皆用聲韻命予和二首今日檢得改錄存之》二首，其第二首云：“禪院幽禽滿樹鳴，背巖蘚磴少人行。秋深石氣隨花發，境窄天光借竹明。一徑雲香鋤藥路，半房山色誦經

聲。瘦杯蘿席平生事，願向煙霞結梵情。”

讀書天香樓。

《日記》咸豐十年九月二十九日：“十二、十三歲，讀書先本生大父天香樓。”

【時事】五月英兵犯廣州，六月陷定海，七月犯天津，要求六條款。九月，兩廣總督林則徐被革職。

俞正燮(1775—)卒。馮登府(1780—)卒。

### 清宣宗道光二十一年辛丑 一八四一 十三歲

八月，宣宗六十壽辰，越中張燈歡慶，與諸弟遊之。

《蘿庵遊賞小志》：“辛丑八月，宣宗六旬萬壽，越中張燈特盛。時太平日久，海內富樂，越人漸習華侈，與蘇杭埒。極力繪日月之光，報功德之盛。城中江橋筆飛坊至東昌坊，大街十里，塵肆鱗櫛，各出燈樣，以工巧相尚，鸞迴鶴聳，雲貫日華。又盡出奇器寶物、青鼎綠彝、玉屏珠簾，以及古書名畫、珍禽異獸、瑰草奇花之屬，無不護以欄楯，夾道列觀。入夜則星火漸繁，笙歌迭起。而各寺廟中，復結彩臺舞榭，標雲矗霞，敷金散葩，絳天百仞，繁曜綴空。遊人多飾香車寶馬，一片光明錦繡中，釵鈿咽衢，褂襦薰巷。真謝康樂所謂‘路曜便娟，肆列窈窕’者。予時與諸弟各以健僕一人肩之而遊，每過一肆，主肆者輒抱入欄內，爭進茶果，至三更而歸。蓋吾越繁盛之觀，極於此矣。”

來新夏《清人筆記隨錄·蘿庵遊賞小志》評此段記載曰：“強敵壓境，猶奢靡侈華如此，宜乎其兵備廢弛，粵海敗績，浙東告急。道光帝於清代諸帝中，尚稱節儉，而蕪客此記亦當破其虛腴矣。”

九月，英兵侵至寧波，避難外家，十月始還。

《大事記》道光二十一年：“紹郡士民四出奔竄，勢危甚。余家避居綠葭埭外祖家，至冬十月還里，以逆夷退出寧郡故也。”

《東華續錄》道光二十一年九月辛酉：“奇明保等奏：八月二十九日洋船八隻駛進寧波城，連開大炮轟擊，城內兵數無多，即行失陷。”

【時事】閏三月，英軍進駐廣州。七月，北犯陷廈門、鎮海、寧波。九月，英兵陷寧波。

李桂玉作彈詞《榴花夢》。

李兆洛(1769—)卒。龔自珍(1792—)卒。

## 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壬寅 一八四二 十四歲

十月初二日，依命與表姐馬氏成婚。祖母卒。

《大事記》：“十月初二日，祖母卒。初，祖母以久病，命先嚴爲余畢姻。是日，甫成禮，而祖母棄養矣。”

《僧喜南歸就婚兼爲其母五十壽作詩送之三首》第三首自注：“余以道光壬寅十月二日娶馬恭人，迎車甫至門，大母倪太淑人已棄養，至今爲鉅痛焉。”

《駢體文》卷四《祭內子馬淑人文》：“歲在壬寅，淑人來歸。青廬未徹，已設喪帷。大母之終，沒而猶視。不延晷刻，見婦來至。”

是歲，作試律詩《先開嶺上梅》。

《日記》光緒十七年十月十二日：“浣谿先生佛然曰：‘是實上上資質，何言中人以下耶？’即舉其（案：指越縵）十月《先開嶺上梅》試律兩聯曰：‘獨甕千仞勢，自占百花魁。小春風信到，高嶂雪容催。’曰：‘此豈常人語也？’是年余十四。”

《同治九年庚午科浙江鄉試硃卷·李慈銘》受業師一欄有：“杜浣谿夫子名詩，山陰貢生。”

讀書於壯改齋。

《日記》咸豐十年九月二十九：“十四歲後讀書今壯改齋之側楹，窄僅容一案一杌一人，日暮輒私看史傳，或自作詩。餘映入簾，倍覺明了。”

始從杜詩學八股文，厭之。

《日記》光緒十七年十月十二日：“十四歲始爲八比，杜先生浣谿（名詩，山陰諸生）命題曰‘斐然成章’。……不喜讀經書，尤惡讀時文，初作破承題，見《啟悟集》、《文法入門》、《張太史塾課》等村書，大厭嘔之，故作文久不進。時先君子督課嚴，惟逢三六九爲文期，則放假半日，任其在塾，余至是日始如登仙。午飯後得題，即閱史或鈔詩，伺館童上燈油，乃隨筆亂寫一文字塞責。先君子數怒之，謂必無成。而浣谿先生奇賞之，逢人輒言‘此奇才’也，然每呈文，必取筆痛勒之，以爲不通，或至塗乙無餘字。”

三妹生。

《日記》同治五年八月十七日：“壬寅，生三妹。”

隨父祭掃祖墓。

《日記》同治六年三月一日：“憶余年十四時，隨先君子祭掃祖墓歸，舟中舉宋人高菊詩謂不肖曰：‘日落狐狸眠冢上，夜歸兒女笑燈前。’”

始讀《紅樓夢》。

《日記》咸豐十年八月十三日：“予家素不蓄此（案：指《紅樓夢》）。十四歲時偶於外戚家見之，僅展閱一二本即甚喜，顧不得借閱全部，亦不敢私買。”

王先謙生。

《王先謙自訂年譜》：“道光二十三年壬寅七月初一日子時，先謙生。”

【時事】五月，英軍陷上海、鎮江，七月，耆英同英簽訂《南京條約》，許五口通商。

張維屏輯成《國朝詩人徵略》二編。魏源著《海國圖志》。

### 清宣宗道光二十三年癸卯 一八四三 十五歲

竹邨公命作五言詩。

《日記》光緒七年閏七月七日：“其前為道光癸卯，余年十五歲。爾時先君子命賦五言八韻詩，余第七聯云：‘庭屢陳瓜果，牀頻望女牛。’先君子怒之曰：‘此牀中人病痿者耶！’”

從陳蕪鄰學。

《日記》同治九年十二月十一日：“蒙師陳蕪鄰歲貢，予十五六歲時，先大父曾令以舉業就正。”

《同治九年庚午浙江鄉試硃卷·李慈銘》受業師一欄有：“陳蕪鄰夫子名慶榮，紹興府學歲貢生。”

從鄰人茹連得漢唐碑文數百。

《日記》光緒十八年七月初九日《弔陶茹二叟》序曰：“茹名連，字子蕪，山陰之柴下村人，去余家不二里。嘗從其父賈秦中，數往返楚豫間。余自少與之遊，喜為詩，工書。……茹君自關中歸，携漢唐碑文數百十番，以賤直售之余。余日釘一本於壁間，朝夕翫之，始知金石文字之為用。然時年十五六，奪於舉業帖括，知之而不敢好也。”

《日記》咸豐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茹子蕪來謝。子蕪與予為鄰居，十年前數相過，且為題詠頗夥。”

與陶誠常相往還。

《日記》光緒十八年七月初九日《弔陶茹二叟》：“陶名景松，字貞一，本名家楨，又改名誠，字伯忱。會稽陶堰村人。……余十餘歲時，時往還禪藝相樂也。”

喜爲歌詩駢文，以爲至業。

《文集》卷四《復桂浩亭書》：“十五六後，喜爲歌詩駢文，晝夜殫精，以爲至業，既漸漸得名，亦復愛好。”

【時事】 洪秀全在廣州第四次應府試落第，改信上帝教，創立拜上帝會。嚴可均(1762—)卒。李富孫(1764—)卒。吳榮光(1773—)卒。

## 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甲辰 一八四四 十六歲

閏七月，竹邨公以閏七夕爲題，命作五排。

《日記》咸豐元年閏七月七日：“憶歲甲辰是月亦閏，先君子以閏七夕爲題，命擬五排一首。及呈稿，塾師讚不容口，而先君子怒之，謂：‘吾所望於孺子者，不止是也。’”

九月，隨本生祖司馬公訪吳百臺看菊花。

《蘿庵遊賞小志》：“甲辰九月，司馬公挈予至州山吳氏園看菊花。主人吳百臺者，……聞司馬公至，屣履出迎，清談娓娓。園中廳事四面環合，其庭皆廣十餘畝，列花四庭中，重金疊紫，高出檐外，計至數十萬，花多罕觀之本。盆盎清潔，蔽以絳幔，圍以錦欄，地衣皆以紅錦，華麗絕塵，濃薰噴鼻，如唐宋時洛陽人家賞牡丹也。爾時曾以二絕句紀之，久已刪去，不復記。”吳百臺，浙江山陰人。家富，喜植菊花。越縵曾數訪之，《蘿庵遊賞小志》記之頗詳。

十月，侍本生祖司馬公遊蘭亭，有詩。

《蘿庵遊賞小志》：“甲辰十月，侍司馬公遊蘭亭。山水秀發，朗然玉映，有王謝子弟清華蘊藉之觀，乃知右軍所取者，其風流相似也。其時亭館已圯，竹圃亦就荒，惟林木翛翛，拂風蔭水，猶覺晉人吐屬，去今不遠耳。予時賦詩云：‘佳禊未追三月事，名山如見六朝人。’司馬公稱賞之，遍示坐客。下山時，司馬公見予騎驢，迴轡繫筴，有自得之趣，指謂客曰：‘此子在驢背上頗有詩意。’”

《白華詩》卷甲《甲辰九月偕群從侍大父遊蘭亭》詩：“清遊撰杖侍嘉辰，

亭館猶留舊日春。勝事應添元月禊，好山如見六朝人。林尖嵐翠隨風落，竹外鐘聲與水鄰。多愧清門佳子弟，酒邊群屐一時新。”

冬，侍本生祖父司馬公至樊浦，回泊石瀆，有詩紀景。

《杏花詩》卷戊《甲申三月十三日出都小住津門四月三十日還京絕句五十首》第二十六首自注云：“余十六歲時，冬夜侍本生王父自樊浦歸，舟遇風，泊石瀆，賦詩有云：‘雲裏鐘鳴知野刹，林中犬吠有茅茨。’又云：‘燈從矮屋遠穿樹，船與斷冰爭過橋。’皆為當時傳誦，其稿久不存矣。”

是歲，刻意為古歌詩，模仿杜甫、錢起。

《日記》咸豐十年閏三月二十三日：“予自甲辰歲刻意為古歌詩，間亦模擬老杜。嘗作觀皇太后七旬萬壽燈七律，其中虛字，全學少陵‘西蜀櫻桃也自紅’一首，以呈先君子，弗善也。次日遊蘭亭，乃降而擬大曆七子，猶記其四語云：‘勝事難忘三月節，名山如見六朝人。亭前竹辨迷茫路，澗裏橋通宛轉春。’先呈塾師定可否，塾師遽大誇曰：‘真錢郎矣！’即封達先君子。先君子圈‘名山’七字，批曰：‘尚有思致。’予竊喜，自是遂學錢郎。”

是歲，喜讀《聊齋志異》，不喜《新齊諧》。

《日記》光緒十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夜從桂月浦借袁子才《新齊諧》閱之。自道光甲辰見此書，今五十年矣。爾時酷嗜《聊齋志異》，以此書為淺，直不知稗官小說自有記載之體，非必鋪華掇艷，以曲折婉委為工。”

繆荃孫（—1919）生。

《藝風老人年譜》：“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八月九日癸卯亥時，荃孫生於江陰申港鎮祖居西宅。”

編年詩：《甲辰九月偕群從侍大父遊蘭亭》。

【時事】五月與美國簽訂《望廈條約》，九月與法國簽訂《黃埔條約》。

包世臣刻《安吳四種》。

錢泳（1759—）卒。

清宣宗道光二十五年乙巳 一八四五 十七歲

二月，侍本生祖父於直河新宅，合樂夜宴。

《白華詩》卷甲《侍大父直河新宅合樂夜宴》（乙巳二月）：“次第花間夜漏殘，玉簫聲裏酒初闌。畫堂歌歇珠簾捲，高燭千枝照牡丹。”

三月，季弟惠銘生。

《大事記》道光二十五年：“三月，季弟生。”

《日記》同治五年八月十七日：“乙巳，生季弟惠銘。”

七月十五日，父竹邨公暴卒。

《大事記》道光二十五年：“秋七月十五日，先府君暴疾卒。”

《日記》光緒七年閏七月七日：“先君子以嘉慶戊辰七夕生，至道光乙巳，於是夕感微疾，遂不食，然起居如常。十四日猶與慈銘論詩。十五日味爽，以慈銘方病瘡，俗有避瘡之說，命早食後遊於本生王父直河宅中後圃。日嚮午，猶召兩弟督之學，日中病遂革，家人倉黃，問猶呼問曰：‘二相公瘡發否？’對曰：‘未也。’又曰：‘莫令之知。’二相公者，家人以稱余者也。未幾遂逝，余奔赴，而目已瞑矣，終身創痛，所不忍言。不肖無成，箕裘竟墜，及今老病，慚見先靈。”

是歲，購得《梅村集》。

《日記》同治十年九月二十六日：“舊有吳梅庵箋注《梅村集》，此予十七歲購書第一部也。”

作《上冢詞》絕句十餘首，始以詩名。

《杏花詩》卷甲《乙亥清明寓中祀先感賦二首》第二首末自注云：“予十七歲時，嘗作《上冢詞》十餘絕句，內一首云：‘紅橋瀉渚春風市，綠樹亭山細雨天。更有謝公遺墅在，衣香人影滿春田。’頗為時所傳誦。予得詩名，實始於此。其稿久棄，聊附記之。”

喜讀《明詩綜》、《廣虞初志》。

《日記》光緒十年閏五月初八日：“卧看《明詩綜》。竹垞此書精心貫擇，與史相輔，余自十七歲即喜閱之，平生得詩法之正，實由於此。”

《日記》咸豐十年二月初五日：“閱黃承增所輯《廣虞初志》，此書自十七歲時閱之。雖亦有嫌其蕪陋不近理者，然如李杲堂、馮山公所傳節義事，殊喜其有生氣。至二十四歲，始知山公之文近小說。”

始作日記。

《越縵堂日記自序》：“余幼而失學，浸尋歲月，無足紀述，顧素好弄筆，自乙巳即有日記，至戊申忽中輟。”

編年詩：《書燕策後》、《侍大父直河新宅合樂夜宴》、《上冢詞》（存一首）。

【時事】 唐鑑著《清儒學案》成。

陶方琦（—1884）生。

清宣宗道光二十六年丙午 一八四六 十八歲

十月，父竹邨公出殯。

《大事記》道光二十六年：“冬十月，先府君出殯於偏門外塘埭。”是歲，訪茹連，有詩。

《日記》光緒十八年七月初九日《弔陶茹二叟有序》詩：“青山城郭寒煙路，綠樹人家夕照時。欲叩柴扉無處所，白頭天末爲消魂。”詩注云：“‘青山’十四字，余十八歲時過茹君家所賦詩也，君深愛之，屢欲題爲門聯。”

案：“青山城郭寒煙路，綠樹人家夕照時”原詩今已不可考見。

侍本生祖司馬公遊杭州寶嚴寺。

《日記》同治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買舟赴平水寶嚴寺……自歲丙午侍本生大父來遊，迄今二十四年矣。”

與王星誠交。

《日記》咸豐九年十二月初二日：“予生最寡交，自十八歲得平子，顧彼此不甚合，二十三歲始往來漸習，二十四歲始大相契。”

《白華詩》卷甲《贈王于邁後改名章又改星誠》：“王郎十歲能賦詩，我亦縮髻誇摘詞。兩家賓客競延譽，渥注各自矜雄姿。君居郡中我負郭，七載聞名苦離索。大鵬希有一朝遇，一千年來無此樂。龍山朝爽迎晴秋，黃花如斗插滿頭。連臂狂歌過都市，一時簾幕鉤高樓。君家鬱輪霹靂手，我家錦袍足沽酒。意氣突兀青天平，猗頓金張復何有。東林宗炳開講堂（時宗戶部稷辰創立四賢講社，予與君皆招致著錄），綸衣膩帔坐滿廊。踞觚聽講不奪席，出門仰面凌秋光。人生刺促不稱意，誰謂少年足遊戲。各歸閉戶研千秋，莫逐雞蟲作生計。”

王星誠，原名于邁，又名章，字平子，更字孟調。浙江山陰人。咸豐九年順天鄉試副榜，中後兩日病卒。著有《西臯殘草》，越縵序之，並爲其作傳，與孫廷璋、陳壽祺合爲《越三子傳》。周星譽有《王君星誠傳》，稱其貌陋文麗。

喜讀全祖望文集。

《日記》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終日閱《鮚埼亭外集》。予最喜國朝朱、毛、全、錢四家文集，所學綜博，纂討不窮。謝山尤關鄉邦文獻，其文多言忠義，讀之激發，自十八九歲時即觀之忘倦。”



【時事】 袁昶(—1900)生。樊增祥(—1931)生。

清宣宗道光二十七年丁未 一八四七 十九歲

九月，侍本生祖司馬公訪吳百臺，有詩。

《蘿庵遊賞小志》：“丁未九月，再侍司馬公訪吳氏菊園。花既無存，主者導登其樓，四面皆近山環列。是日小雨，軟青沃翠，簾几皆鮮。……下舟至秋湖，泊而飲酒。司馬公因賦詩有云：‘小艇紅菱攬雨氣，半山黃葉見風痕。秋深野店多酤酒，野熟人家早閉門。’並命予作詩，即呈二絕句，有云：‘白舫青簾真不負，一尊秋賞雨中山。’又云：‘翠滿湖菱紅滿樹，此行原不為花來。’”

《白華詩》卷甲《雨中侍大父至州山吳氏園看菊花主人已逝秋事無存回泊秋湖飲賞終日賦七絕二首》第二首：“黃墟人去更徘徊，菊社秋荒首重回。翠滿湖菱紅滿樹，此行原不為花來。”其下自注云：“大父詩云：‘黃墟人已遠，秋色為誰來？’詩稿經亂已佚，謹附記二語。”

十月，隨本生祖司馬公遊顯聖寺。

《蘿庵遊賞小志》記：“丁未十月，從司馬公遊平水顯聖寺。”

《嘉慶山陰縣志·名勝》：“鑑湖顯聖寺，離城五里，鐘堰橋北，僧體明修建。”

應縣試。

《大事記》：“冬十月，余服闋，應縣試，不遇。”

是年，與王星誠同入宗稷辰四賢講社。

《文集》卷八《陳壽祺王星誠孫廷璋三子傳》王星誠傳曰：“予自丁未冬與君角藝於塾，務爭勝，以能相高，而相得甚。君為《希有鳥賦》以贈，予賦《大鵬行》以答之。暨同補弟子員，益相親，間日輒過從，以所業相質證，或上下議論，窮極幽眇，盡晝夜不止。意氣凌厲，蔑視一世，以為兩人外無可與言者。或出詣人，必兩人俱抵掌高論，歌嘯互作，坐客輒縮胸避去。時御史宗先生稷辰方里居，創四賢講社，招致英俊，予與之皆著錄。一日，予與宗先生論學不合，宗先生嗤點予文。君聞之，怒甚，以告予。予遂不復至宗先生門，君亦不往。宗先生屢好言相謝，兩人始復稱弟子，然終不以所作視宗先生矣。”

《日記》同治二年七月十六日：“(宗)晚年里居，門下士稱最契者又為周白山、趙之謙等，皆誕妄不學之人。……予於滌翁有世誼，少時嘗從質。

舉業，滌翁固未知予，予爾時亦無可爲滌翁知者。”

《駢體文》卷四《息茶庵記》：“而巷之左曰九曲，予師宗躬恥先生世居之，榜其宅曰‘四賢講塾’。”

宗稷辰《躬恥齋文鈔》，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有咸豐元年刊本，目錄卷二有《四賢講社課約》，但正文中卻沒有收錄，且有明顯抽版痕迹，未知何故。《清儒學案·宗稷辰》：“（宗）於家塾題爲‘四賢講堂’，躬親授，學者宗之。”

郭則澐《十朝詩乘》：“時滌甫自山東運河道乞歸，方於里中創立四賢講舍，越縵、于邁同被招致。道咸間研深理學而通於世務如滌甫，亦佼佼者。所著論說自《深慮》至《俟命》凡十八篇，生平心得略具。……其人卓犖自喜，而不免張惶聲氣，故越縵有微詞焉。”

宗稷辰(1792—1867)，字滌甫。浙江山陰人。道光元年舉人。所著有《四書體味錄》、《躬恥齋文鈔》、《詩鈔》。見王柏心《誥授中議大夫鹽運使銜山東通省運河兵備道崇祀鄉賢滌甫宗先生墓志銘》。越縵撰有《滌甫師祀鄉賢勘辭代》，已佚。

與四賢講社社友分擬唐人閨怨塞上詩。

《白華詩》卷甲《秋霖積句同社友分擬唐人閨怨塞上曲各一首》詩，“帳構芙蓉夕麝温，燈前風雨掩重門。黃花似與秋人約，甕檻年年較淚痕。”“玉門關外幕頻移，瀚海成流洗鐵衣。聞說單于防漢使，塞垣不放雁南飛。”

案：《白華詩》此詩繫於丁未年，所云“社友”當是四賢講社諸友。

編年詩：《予十二歲時秋日隨先君子侍大父遊吼山飲於花明禪院兩大人賦詩皆用聲字韻命予和二首今日檢得改錄存之》、《贈王于邁後改名章又改星誠》、《題鑑湖秋思圖用前題者韻》、《秋霖積句同社友分擬唐人閨怨塞上曲各一首》、《大鵬行》(佚)。

【時事】 洪秀全與馮雲山在廣西桂平建立拜上帝會，並派人四出宣傳。  
張澍(1781—)卒。

清宣宗道光二十八年戊申 一八四八 二十歲

二月，仲弟恭銘成婚，配陳氏。

《大事記》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仲弟畢姻。”

五月，應院試。

《大事記》道光二十八年：“五月院試，余以卷被鄰號生所污，僅取侑生。”

劉承載《世載堂雜憶·清代之科舉》：“童生錄取入學者謂之附學生員（即秀才），額滿見遺者曰侑生。侑生可再考秀才。”

十月，侍本生祖司馬公遊鑑湖。

《蘿庵遊賞小志》：“戊申十月，侍司馬公泛舟鑑湖。往來魯墟三山間，午泊杏賣橋飲，遂侍登岸散步，過畫橋，憩一村庵。田父漁叟，多相隨從。司馬公最愛紅樹，嘗賦一絕句云：‘鑑水家家多種柏，稽山處處盡栽楓。老來檢點閑風景，霜滿江天樹放紅。’越人多能誦之。”

《嘉慶山陰縣志·名勝》：“鑑湖在縣南三里，即古南湖，又名長湖，亦名大湖。”

是歲，應府試。

《大事記》：“余府試，嘔血，即繳卷出。”

患咯血症。

《文集》卷四《復桂浩廷書》：“南方早衰，生稟尤脆。甫冠之歲，即得咯血症，精神頓敝。”

作詩最多，後皆刪去，僅存一首。

《白華詩》卷甲《惆悵》題下注云：“戊申二月。予此年作詩最多，時喜效馮班、袁枚，半為美人香草之作，今存一首，以見其略。”“畫堂南畔曲闌東，柳下毬場盡日風。細草色從人去綠，小桃花為燕來紅。收簾院落釵聲裏，燒燭樓臺雨影中。惆悵此情誰更見，玉璫緘割總難通。”

案：此詩所叙即越縵與姑表妹薛珠嬰之舊事，見“譜前”。是年，薛珠嬰適張氏，李慈銘感於舊懷，譜之詩詞，多綺語，故多刪去。《外妹薛宜人叔盾志》：“乙巳孟秋，先子暴卒，長姑聞訃奔赴，慟哭過哀，大殮未終，危疾遽遘，卧輿過返，入日告徂。各居閔凶，同傷孤露，宜人自是不至余家矣。次年厥考亦終，又明年，宜人適同里張存齋秀才以增。”“乙巳”為道光二十五年，次年薛珠嬰父卒，又次年，即道光二十七年丁未薛珠嬰嫁與同里張存齋秀才以增，戊辰二月是薛婚初，“以故兩家親姻重累，恩誼周浹，而內外別嫌，從不相見”。

喜讀《池北偶談》、《燕子箋》。

《日記》光緒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池北偶談》。其談故最可觀，余二十歲時閱之，甚喜，有摘鈔本，然祇及談藝耳。”

《日記》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夜閱《燕子箋》。……予於戊申之

秋觀之甚熟，時年二十歲耳。”

病齒，有脫落者。

《日記》光緒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余幼病齒，二十歲後半已墮落，至今僅恃兩輔牙以食，又去其一，從此菜根之香亦不得知矣。”

編年詩：《惆悵戊申二月予此年作詩最多時喜效馮班袁枚半為美人香草之作今存一首以見其略》。

【時事】 黃遵憲（—1905）生。孫詒讓（—1908）生。徐松（1781—）卒。

清宣宗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一八四九 二十一歲

夏五月，大雨，牆屋多被毀。

《大事記》：“夏五月，大雨傾塘，水驟長尋丈。鄉民四出劫掠，城市囂然。予家五日無寧處，牆屋多被毀。”

九月，赴杭州應鄉試。不售。

《大事記》：“是年，撫軍吳公文鎔以大水後貢院傾圮，奏請移鄉試於九月，余借監應試。”

《日記》同治九年八月初七日：“憶自道光己酉初應省試，先本生大父出入顧復，無異孩褻，而護之入闈。”

《大事記》道光二十九年：“十月榜發，余不售。”

九月初旬，遊靈隱山，賦詩紀遊。

《蘿庵遊賞小志》：“己酉九月初旬，寓杭州，遊靈隱山，即虎林山，唐時避諱，改為武林山。……予登冷泉亭，賦詩有云‘山翠撲寺來，亭光適為接’十字，全首已刪去，於癸丑之春更足成之，存甲集中。又效太白體，賦飛來峰七言古風一章，亦刪去。”

案：後補成《秋日遊杭州武林山至靈隱寺憩冷泉亭》，存《白華詩》卷甲。

九月中旬，陪本生祖父司馬公遊西湖，有詩。

《蘿庵遊賞小志》：“是月中旬，侍司馬公泛西湖，至淨慈寺、岳王墳、蘇公祠、聖因寺諸處。又至湖心亭及三潭印月。司馬公口占三絕云……予亦有紀遊五古五首，久刪去。”

冬，應縣試。

《大事記》道光二十九年：“冬仍應縣試，初覆首拔。”

編年詩：《秋日遊杭州武林山至靈隱寺憩冷泉亭》。

【時事】 王鵬運(一1904)生。陶澐宣(一1915)生。阮元(1764—)卒。梁章鉅(1775—)卒。張穆(1805—)卒。

清宣宗道光三十年庚戌 一八五〇 二十二歲

三月，中秀才。

《大事記》道光三十年：“三月，余應院試，督學者為吳公鍾駿。先試古學，拔予第二。……吳公評首場風華掩映，法密詞圓，次詩俱稱；覆卷貫上語脈，醒出其意，濃淡相間，心細手和；經藝珠圓玉潤，詩秀雅，古學筆意如走盤珠，盤旋如意。吳公吳縣人，壬辰狀元，官禮部侍郎，兩任浙江學政。”

《日記》光緒元年十一月初八日：“外王母晚年不能行步，目又不見物，予庚戌歲補諸生，外王母撫之喜甚，謂予曰：‘聞汝讀書過勞，日夕不出戶，我今所患，汝之鑑也。’……又屈指曰：‘明年有恩科，汝發達可計日而得，恐我不及見耳。它日衣官袍，至我墓前，為澆一碗麥飯也。’烏虜！外王母即以是年卒，而予至今老病益窮矣，悲夫！”

自制一印云“道光庚戌秀才”。

《杏花詩》卷丙有《紗袍一領是庚戌遊泮宮時所製服之三十年矣引觀被雨題詩志之》，可證是歲中秀才。

吳鍾駿字崧甫、晴舫，江蘇吳縣人。道光十二年一甲一名進士，官至禮部左侍郎。曾典試福建、湖南、浙江等。陳奐《師友淵源記》：“（吳鍾駿）甲辰視學兩浙，應試生童，以為學之方，其大略治經尚漢學：學者就傳，必先討論諸儒說經書；形聲、訓詁為窮經之根柢，馬《記》、班《書》為經傳之羽翼；推之選詞、帖試、楷法、點畫。勿效習尚，勿間俗體。庶乎經術明斯儒業醇，學術正則人才蔚。著為六條諄諄訓示，此真切於學問者。討自淵源，不同轉反，可謂通論也。”

越縵咸豐十年十月初九日讀《吳侍郎行狀》有：“嘗舉為學之方，分經學、小學、史學、文學、詩學、字學六條為告教，頒所部郡縣學以詔諸生。其經學、小學二條尤詳慎，得讀書之法，予之稍知向學，實源於此。”

五月，泛舟遊柯山，有詩。

《蘿庵遊賞小志》：“庚戌五月，泛舟由徐山麻陂灣，至柯山。所經村落，

皆吾鄉西偏之深秀者。是日雨後薄陰，重湖獻明，曲港導隱，樹陰夾岸，田水四流，梅里一尖，翠出新穎，賦五律一章紀之，有云‘隨村看稻葉，沿水聽蟬聲’。詩久不存。近年補作二絕：‘曲曲陂湖雨後行，田居五月有餘清。稻苗風裏欹篷坐，手卷農書聽水聲。’‘梅里山尖眉翠新，山前村落樹爲鄰。綠陰夾岸林塘午，一路蟬聲不見人。’”

案：兩絕句存《白華詩》卷甲，即《初夏舟出徐山村緣梅里尖之麓至青水間二首》。

《嘉慶山陰縣志·山水》：“柯山在山陰縣西南三十五里，下有柯水，上有勝覽亭，今廢。東有石佛高十餘丈。蔡邕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可以爲笛，取用之，有異聲。伏滔《長笛》：‘柯亭之觀，以竹爲椽。邕取爲笛，其聲獨絕。’柯山得名以此。”

除夕，仲弟恭銘婦陳氏卒。

《大事記》：“除夕，仲弟婦陳氏暴病亡。”

《杏花詩》卷乙《哭仲弟二首》之二詩注云：“弟前婦陳孝廉樾之女，持家甚健。”

是歲，長妹字於會稽城鄭氏。

《日記》咸豐六年九月十五日：“是日也，長妹滎陽氏出閣。先君子生三女，妹生道光十六年丙申，至三十年庚戌，字於城中月池坊鄭氏。”九月十六日：“鄭郎少妹五歲。自其祖以賈起家，四十年來蕃滋，其諸父輩皆以貨殖雄於鄉而漸侈，子弟或事遊蕩，遂稍稍有落。其家者鄭郎父最以謹厚稱，祇一子，以歲庚戌求婚於本生王父司馬公，司馬公率予至其家親相壻，時鄭郎髫也，司馬公喜其厚重，即許字。”

始作詞，有《菩薩蠻》十餘闕。

越縵《霞川花隱詞·自序》：“余所見世之人，蓋有喜爲淫艷側媚之詞，而所行務與之稱者，然則人之自托於文章，可不慎歟？余少不解此，其始爲之也，在道光庚戌，蓋較他所著爲最後，其所作亦於山水間多。”

《越縵堂日記·乙集》附錄《松下集》十二首，後又記：“予自庚戌秋賦《菩薩蠻》十餘闕，多擬《花間》，爲作詞之首。”

是歲，學詩方向大變，學晚唐及陸游、王士禛。

《日記》咸豐十年閏三月二十三日：“繼乃沉溺於袁簡齋，日孜孜於俚俗纖滑，以爲名章雋語也。……至歲庚戌，予已二十二歲矣，始稍知倉山之惡劣。與王平子往復論權，學晚唐及放翁、漁洋，偶作律絕，中不了語，自謂神韻絕世。”

編年詩：《初夏舟出徐山村緣梅里尖之麓至清水閣二首》。

編年詞：《菩薩蠻》(十餘闕，佚)。

【時事】 正月宣宗成皇帝旻寧崩，皇太子奕訢即位，詔以明年為咸豐元年。

皮錫瑞(—1908)生。沈曾植(—1922)生。林則徐(1785—)卒。

### 清文宗咸豐元年辛亥 一八五一 二十三歲

三月，應院試，得第三名。

《大事記》：“春三月，余應科試，督學吳公拔余第三。題為‘仕者世祿’兩句，覆試題為‘巧笑倩兮’三句。吳公評首場抒詞妍雅，筆亦整鍊不浮，覆卷工於設色，鮮侔晨葩，下文‘何謂也’三字妙，能不觸不背，故佳。”

冒廣生《小三吾亭詞話》卷五：“試題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蕤客文有云‘胡天胡帝之容，宜喜宜嗔之面’，自命不作第二人想。比揭曉，則平子第一，蕤客第二，蕤客大不堪。平子亦尚氣，摘其‘李郭同舟’試帖中‘隱士舟’三字，謂孝廉船則吾聞之矣，隱士舟則蕤客戛戛獨造者也。蕤客銜之刺骨。”

劉禹生《世載堂雜憶·言社五星》：“會廣州駐防徐鐵孫榮為紹興府知府，徐固學海堂名學長。紹興府府試題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王取府案首，李名列第二。李文有‘胡天胡帝之容，宜喜宜嗔之面’，上句用《毛詩》，下句用《西廂》，本列案首，因下句失莊重，改王為案首。”

越縵光緒十五年二月十五日為徐榮孫麟光題徐榮墨梅畫冊，詩注有云：“觀察於道光、咸豐間守吾郡，有惠政。是冊以壬子春守杭州時所畫，尚鈐一小印曰‘會稽太守之章’”。

案：冒廣生所記越縵與王星誠鬥藝尚有趣，然說越縵對王星誠銜之刺骨，則不免臆測，二人之相契，見咸豐九年秋譜。又其記“蕤客第二”，與越縵所言“第三”亦不合。

夏，手鈔《靜志居詩話》。

《日記》咸豐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朱竹垞《靜志居詩話》，此乃錢唐姚某即先生《明詩綜》內錄出者。……予自辛亥夏，手鈔幾之十七，生平得詩法之正，實緣於此，瓣香所在，不敢忘也。”

案：朱彝尊《明詩綜》收錄明代詩人近三千五百家，越縵早年讀《明詩

綜》及《靜志居詩話》，對明詩評價較高。

八月，應鄉試。不售。

《大事記》咸豐元年：“秋八月，赴杭應省試。榜發，不售。”

《日記》咸豐七年十一月初四日有：“偶理破篋，得辛亥鄉試落卷策五道，取閱之，不覺泚汗。……今即取第二道對史志者，稍刪改一二，錄之於此，其餘四策，俱不足存。”

九月初九日，與諸友遊卧龍山，飲於詩巢。

《蘿庵遊賞小志》：“辛亥重九日，偕王夢調遊卧龍山麓，遇周雪甌，與其儕數十人飲詩巢。夕陽山翠間，相視大笑，亦可紀也。”

案：元代楊維禎始創詩巢，明時塑越中賀知章、秦系、方干、陸游、楊維禎、徐渭像以祀之，故又稱“六君子詩巢”。嗣後，逢十月十七陸游誕日、二月初四徐渭生辰，越地文士相携聚會，虔祀前賢，唱和相續。

十月二十六日，本生祖母顧太恭人病卒。

《大事記》：“冬十月二十六日，本生祖母病卒。”

《日記》光緒四年十月初八日：“先本生王父蘊山府君少本生王母顧恭人二歲，咸豐辛亥顧恭人卒，府君挽聯云：‘六十載夫妻無事暫別，七一年人世送爾先歸。’”

是歲，從嚴嘉榮學舉業。

《日記》同治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得嚴菊泉師平湖書。……蓋予之從先生，歲在辛亥，是科落解，先生嘆息甚深。”

《同治九年庚午科浙江鄉試硃卷·李慈銘》，受業師一欄有：“嚴菊泉夫子名嘉榮，道光乙未舉人，現任平湖教諭。”

《日記》光緒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菊泉師諱嘉榮，會稽人。道光乙未舉人，官嘉興府教授。”

《杏花詩》卷甲《寄嚴菊泉教授師嘉榮嘉禾官舍二首》第一：“絳帷昔事嚴父子，年少文章獨被誇。一別星霜成隔世，故鄉滄海已無家。頗聞杖履今增健，猶喜音書遠未賒。五十買臣頭半白，敝衣待詔尚京華。”

是年，作詩百餘首，僅存一首。

《白華詩》卷甲有《訪樵風涇至鄭太尉祠》詩，題注云：“辛亥十月。予是年作詩亦不下百首，今僅存此矣。”

編年詩：《訪樵風涇至鄭太尉祠》。

編年文：《史志策·辛亥鄉試策對第二道》。



【時事】一月，洪秀全在廣西桂平金田村起義，建號太平天國，十月，入駐永安州城。

方東樹(1772—)卒。

## 清文宗咸豐二年壬子 一八五二 二十四歲

二月，西郭昌門外演社戲甚盛，常往觀。

《蘿庵遊賞小志》：“壬子二月，西郭昌門外各村社戲極盛。蓋自己酉、庚戌連歲大水，庚戌兩遭夏秋之潦，較己酉更大，而不成災，辛亥遂為樂歲，故民間盛為賽社以報之。予每於薄暮讀書之暇，蔬麥風起時，與群從輩小舟駛槳，出沒橋梁船舫間。遇有佳劇，暫或駐觀，社酒村豚，逢著便吃。嘗賦五律四首紀之，亦都刪去。僅記一首結聯云：‘綠楊春一色，誰信有荒村？’王夢調謂非放翁以下所能也。”

四月三十日，本生祖司馬公卒。

《大事記》咸豐二年夏四月：“三十日，本生祖父司馬公暴疾卒。”

《日記》光緒四年十月初八日：“先本生王父蘊山府君……次年壬子三月豫題壙聯云：‘受天地生成七十年贏得白水盟心青山埋骨，告兒孫春秋一二祭須趁梅花未落楓樹初紅。’府君最愛梅花及紅樹也。是時府君康強無恙，逾月竟卒，蓋前知者。”

八月，同魯燮元、王星誠、徐小池、顧春周、陳月笙赴杭州應鄉試。

《大事記》：“秋八月，予偕魯蓉生、王平子、徐小池三秀才，暨表叔顧春周、表兄陳月笙赴杭省試。……榜發，不售。薦卷師為慶元縣知縣鳳矜，蒙古人，戊戌進士。評余卷為‘詞華煊爛，筆力端凝，三藝猶有得意疾書之樂’。正主考宗室錫齡評為‘首藝博大昌明，渾灑流轉’；三藝‘筆勢軒昂，於是字有體會’。以次藝欠生動，備而不售。其實，余之次藝遠勝首藝、孟藝也。”

《同治九年庚午科浙江鄉試硃卷·李慈銘》，受知師一欄：“鳳口（案：原闕）夫子，道光戊戌進士，前任諸暨縣知縣，咸豐壬子科浙江同考官。”

魯燮元，字蓉生，浙江會稽人。《癸丑上元後二日與魯蓉生燮元孫子九垓陳間谷煌王平子章結昆弟之好即送子九之吳門平子之姚江二首》詩：“生能並世關天意，交到忘年總宿緣（蓉生年四十五）”。以此推之，其生年當為嘉慶十三年，即公元1809年。太平軍陷紹時死難，越縵《魯燮元傳》：“賊至，怒目叱之，遂被害。婦金氏，賊艷其色，欲犯之，大罵死。

子五人，女二人，皆死。”

榜發不售，賦詩述懷。

《白華詩》卷甲《壬子秋賦落解述懷二首》：“秋風又報三年息，從此藏修未悔遲。出處豈關天下重，窮愁深恐老親知。平生敢習逢時技，醉後徒添感遇詩。得失寸心都自了，譚言罵座總諍癡。”“盛選南金屬使臣，賢書又見達丹宸。爲憂國家方多事，深望科名出異人。微倖遂成千古錯，束脩忍誤十年身。孝廉聞一能知幾，應道徐生尚隱淪。”

九月十五日，表妹薛珠嬰卒。

《駢體文》卷四《外妹薛宜人权厝志》：“咸豐壬子七月，余叔弟將娶婦，先母遣信迎宜人歸。宜人翻倒喜心，頓忘夙痼，檢玉匳之簪珥，理竹筍之衣裙，言反外家，將留浹月。開兒時之妝閣，重置鏡臺；掃塵迹於朱梯，將尋響屐。而瑤華遽謝，寶玦俄詒。蓬島相期，空留讖語；茅山無藥，難續靈荃。竟以九月之望日溘然而逝，得年二十有三。烏乎！天上何年，猶圓璧月；人間長恨，遂折瓊枝。孔雀孤飛，翩若逝波之影；杜鵑啼血，悽其臨訣之言。繡榻三生，猶懸舊夢；紅樓一去，永隔東風。珠槃褰帷，莫反少君之術；金蟾齧鎖，徒招倩女之魂。夫容之艷已萎，卷施之拔何及！”

九月，叔弟楸成婚。

《大事記》：“九月，三弟畢姻。”

暮秋，作《雜憶》絕句一首。

《日記》光緒十年七月二十七日：“以咸豐壬子暮秋《雜憶》一絕句寫致之云：‘記曾賽廟過蕭山，回泊湘湖第幾灣。怪底夕陽紅袖溼，桃花鴨口采蓴還。’……詩已久刪，以中有童時影事，故尚能記之。”

案：薛珠嬰病逝，越縵頻以詩弔之，因涉綺語，故多刪卻。

是歲，作詩模仿明人。

《日記》咸豐十年閏三月二十三日：“至壬子，閱朱竹垞《明詩綜》一書，漸識氣格之正，嗣爲五七律，頗有合作。古詩則描畫四皇甫、薛考功、徐迪功諸家，冀以上追陳拾遺、張曲江，而其中實無見解，聲體或肖，皆得糟粕而遺神明。蓋皇甫諸公尚不免面目太重，予窮力擬之，於唐人婉約空靈之旨，杳未窺其境界，故所作遂盡成僞體。是年落解後，滄臻憂患，一切感事傷時之作，近體頗駸駸日上，高者逼杜陵，次亦不失爲中唐，而古詩終無所悟。”

始讀《學海堂經解》。

《文集》卷四《復桂浩亭書》：“迨得讀《學海堂經解》，始知經義中有宏深

美奧、探索不窮如此者，遂稍稍讀甲部書，自漢及明，粗得崖略，而年亦既二十四五矣。”

編年詩：《過鳳石湖南宋葬宮嬪處》、《近遊二首》、《古意三首》、《壬子秋賦落解述懷二首》、《閑情三首》、《雜憶》。

【時事】 四月洪秀全破全州，乘勝入湖南。

林紓(—1924)生，陳三立(—1937)生。姚瑩(1785—)卒。

### 清文宗咸豐三年癸丑 一八五三 二十五歲

正月，仲弟恭銘續姻。

《大事記》：“春正月，仲弟續姻。”

十七日，與魯燮元、孫垓、陳煌、王星誠結昆弟之好。

《白華詩》卷甲《癸丑上元後二日與魯蓉生燮元孫子九垓陳間谷煌王平子章結昆弟之好即送子九之吳門平子之姚江二首》其二：“征塵黯澹起尊前，纔唱留公便惘然。名士對人添酒韻，東風送客在花先。生能並世關天意，交到忘年總宿緣。蓉生年四十五，子九年四十四。聞說江南春漸少，尋詩休上秣陵船。時流賊已陷安慶、太平，將逼江寧矣。”

孫垓(1810—1885)，字子九，號少樓，晚號退叟，所居名曰退宜堂，浙江山陰人，諸生。著有《退宜堂詩集》。據越縵上詩注云：“蓉生年四十五，子九年四十四”，以此推之，其生年當為嘉慶十四年，即公元1810年。越縵《九哀賦》：“會稽孫子九秀才垓卒於乙酉七月，年七十六。”則孫垓卒年當是公元1885年。

陳煌，字間谷，浙江會稽人。客死汴梁。與越縵有姻親。

四月，作詞二十餘闋，僅存斷句。

《文集》卷二《玉可盦詞序》：“僕二十餘歲時，喜賦綺詞。癸丑四月間，嘗擬長調二十餘解，多傷春怨別之辭。爾時越中士夫無言此事者，嘗以示亡友清化山人樓秀才上層，樓君題詩識之，有曰：‘一春花事無人問，祇有君愁爾許深。安得紅牙么十八，按歌簾颭畫堂陰。’蓋余《滿庭芳》落句有云‘祇餘裙帶，簾颭畫堂陰’也。其詞久付劫灰。此外尚記兩句云‘淡淡樓臺，偏作一家梅雨’，亦頗為一時傳誦云。”

夏，作《村居雜感》九首。

《白華詩》卷甲《村居雜感》九首，其第一首：“局迹蓬蒿百感侵，數椽老屋傍江潯。賤貧半世生涯拙，風雨荒齋歲月深。難卜死生天定局，與時憂樂我何心？著書射獵都無謂，華髮蕭蕭學楚吟。”

案：越縵近年家人病卒頻仍，而鄉試落解後心緒極為低落；時太平天國起義軍攻佔江西、安徽、山西等地，故亦不免憂國憂民，感時傷世。

孫廷璋《亢藝堂集》有《秋暮讀蕪客春居雜感詩輒賦四章》。

七月，與孫垓、許械、周星謦、周星譽、周星詒、周光祖、陳壽祺、徐虔復、端木百祿、孫廷璋、沈昉、楊師震、余承普、陳潤、丁文蔚、王星誠等十七人結“言社”。從而和之者日衆，遂擴為“益社”<sup>①</sup>。

《日記》：“秋七月，與同邑孫子九秀才垓，祥符周素生大令灝孫、叔子庶常譽芬、季貺布衣星詒，山陰周息鷗孝廉光祖、沈寄帆上舍昉、王平子秀才章、楊漁蓀秀才師震，青田端木叔總明經百祿，陽湖許太眉徵君械，上虞徐葆意明經虔復，蕭山陳荃譜孝廉潤、丁韻琴州牧文尉結言社。每人捐分貲一番金，每月捐錢二陌。推孫子九為社長，以沈寄凡為監社，每年秋冬兩大會。社長拈詩文題分課，每月課詩文題歸值月社友輪課。”

許械（1800—1881），字太眉，號夢西，室名三榿老屋。江蘇陽湖人。諸生。咸豐初舉孝廉方正不赴，主講道南書院以終。著有《東夫山堂詩選》。

周星謦，原名灝孫，字涑人，又字素人、素生，號神素。河南祥符人。道光二十三年舉人，官安徽無為州知州。周氏兄弟八人，周星謦排第五，周星譽第七，周星詒第八，其三人為一母同胞，周星譽生年為公元1826年，據推算周星謦生年為公元1820年左右。關於他的卒年尚無從考，據《越縵堂日記》光緒十年五月初六日記載：“周星謦來，言以安徽直隸州開復人都驗看者。”是其公元1884年尚在世。

周星譽（1826—1884），字昀叔，又字叔雲，原名普潤，榜名譽芬，號鷗公。河南祥符人。道光二十四年舉人，三十年進士，改庶吉士，入翰林，授編修，累官兩廣鹽運使。所著有《鷗堂日記》、《滙堂牘稿》、《東甌草堂詞》。見金武祥《二品頂戴兩廣鹽運使周公傳》。

周星詒（1833—1904），字季貺，一字曼嘉，號麻翁。河南祥符人。官福建建寧知府。所著有《傳忠堂書目》。

周光祖（約1815—1865），字息鷗，一字錫侯。咸豐元年舉人，九年進

<sup>①</sup> 參見拙撰《言社考述》，《安陽師範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

士。浙江會稽人。所著有《恥白集》，越縵序之。

陳壽祺(1829—1867)，原名源，字子穀，一字珊士。咸豐六年進士，浙江紹興人。所著有《陳比部遺集》，包括《纂喜堂詩鈔》、《青芙館詞鈔》、《二非詩餘別集》。越縵中表，《越三子傳》稱其：“文章警敏，不由師授，尤喜爲詩詞，情藻艷發。”

徐虔復(約1830—1861)，字寶彝、葆意，浙江上虞人。太平天國起兵，被俘殉難。所著有《寄青齋遺集》。越縵作《魯燮元傳》後附其傳。

端木百祿，字叔總，一字小鶴。浙江青田人。道光二十九年拔貢，官司南府學教授。所著有《石門山房詩鈔》。

孫廷璋(1825—1866)，曾更名為淳溥，同治元年復故名，字仲嘉，一字蓮士，浙江山陰人。道光二十九年舉人。咸安宮官學教習，國子監學正，選遂安縣教諭，軍功保舉遇缺即選知府。所著有《亢藝堂集》三卷，越縵代潘祖蔭序之。《文集》卷八《孫廷璋傳》稱其“幼精悍跂弛，喜爲刻瑯藻繪之文。不治小節，好諧侮人，人多疾之”。

沈昉，字寄凡、寄帆，浙江紹興人，藏書家沈復燦之子。曾客曾國藩幕府。善篆刻。《白華詩》卷丙《爲沈寄凡題照即送其作尉江南》詩注“君善篆刻”。

楊師震，字漁蕢。浙江山陰人。

余承普，字曉雲，號博齋，浙江山陰人。舉鄉榜。其徐虔復《寄青齋遺集》序云：“光緒八年歲在壬午仲秋之月譜愚兄山陰余承普拜撰”，則公元1882年尚在世。今見其《寄青齋遺集》序及《綠雲館吟草》序（徐虔復妻程芙亭著，附《寄青齋遺集》後）。

陳潤，字荃譜。浙江蕭山人。咸豐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日記》：“詣子九晤談逾晷，且知蕭山社友陳荃譜孝廉歿已月餘。荃譜名潤，於社中年最長，有品節。詩力宗老杜，古文學歐、曾，雖俱未成，然所守甚正，且堅進不已。”又言“於社中年最長”，則其生年應早於孫垓，即在公元1810年前。其卒年爲公元1856年。咸豐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日記》：“在嘯篁家爲亡友陳荃譜刪定詩集……夜與叔子同閱荃譜詩竟。”其詩集亦佚。

丁文蔚，字韻琴，一字蘭叔。浙江蕭山人。咸豐九年舉人。室名大碧山房。工畫，擅篆印。夫人善繪事，《白華詩》卷乙《贈丁韻琴文蔚即索畫屏幅四首》之四：“艷福君修到，香閨作畫師。青山描遠黛，紅袖教新詞。”

言社主要創辦人周星譽在《鷗堂日記》稱所結爲“益社”云：“當道光末祚，風雅道衰，吳越夙稱文教之區，而典型頽廢，風流闕然，後世少年，幾

不知經史文章爲何物。山陰周星譽時以翰林家居，慨然有復興之志，於是創益社於浙東，一時名士如許棫、孫垓、余承普、周光祖、周灝孫、孫廷璋、周星詒、李模（李慈銘原名，後因避祖諱改）及君（王星誠）均列社籍。”又“吾社自創始至今，十餘歲中：凡舉孝廉方正者一人，許棫；舉進士入翰林者二人，周星譽、周光祖；舉鄉榜者二人，余承普、周光祖；舉副貢者一人，徐虔復。其援例得官者，如□□（案：原闕）官知縣，沈昉官典史，周星詒官同知。科名仕宦，一時稱盛。”金武祥在《二品頂戴兩廣鹽運使周公傳》亦言周星譽創辦的是“益社”。

咸豐十一年二月十三日，越縵爲周星譽作《芝村讀書圖記》，憶昔年與周氏兄弟創立社團之事曰：“時天下初亂，浙東西尚帖無事，周子（案：指周星譽，字叔雲）因得躬耕養親，益奮發讀書，務爲有用之學，思所以濟艱難、致太平者。季子（案：指周星詒，字季貺）年少，氣豪甚，視世無可當意，獨師事其兄、友其兄之友。而同邑若孫子垓、王子星誠、周子光祖、陳子壽祺、孫子廷璋、徐子虔復、陳子潤等咸矯首厲翼，以昌明絕學爲己任，於是有言社之舉，推周子主盟，從而和者數十人，皆都邑之望。蓋有負重名而不得入者，有勢位赫赫自命鄉老、求一與會而不獲者。未幾，江南北、浙西爭以所業來贄，書幣車馬，日萃於越，越必主芝村，於是有益社之廣，好事者定爲益社六子、續六子、後六子、廣六子之目，而芝村之名脛千里矣。”據此可知，言社成立在前，因慕名加入者多，遂又擴爲“益社”。

社團其他成員亦自稱是“言社”。

社長孫垓在其《退宜堂詩集·自叙》記述社團建立曰：“乃與祥符周素人、叔子、季貺昆季，暨同郡周君雪甌、王君孟調、李君愛伯定交。叔子執友爲陽湖許太眉徵士，徵士學有宗傳，故叔子年最少而得詩法最早，於是結言社湖上，朝夕相切劘，始得窺此中門徑，而余年已三十七矣。”時人孫德祖在《退宜堂詩集》卷首《退宜先生小傳》中也論及言社曰：“並時如李愛伯戶部慈銘、周錫侯刑部光祖、陳珊士刑部壽祺、孫蓮士副使廷璋、周叔雲運使星譽、季貺建寧星詒、王孟調副榜星誠，先生遍交之，月舉詩酒之會，迭主齊盟，所謂‘言社’也”。

黃濬《花隨人聖盦摭憶·李蕤客與祥符二周隙末》有云：“尊客初與祥符周星譽涑人、周星詒季貺、周星譽昀叔、同里王星誠平子，結‘言社’於浙中。”可見言社在當時的詩壇上有較大的影響。關於社名的由來，黃濬云：“周爲祥符望族，高門名士，既相接納，各以言之偏旁爲名，尊客之原名爲星謨。”

劉禹生《世載堂雜憶·言社五星》：“會稽周昉叔星譽以道光庚戌翰林回籍家居，文章學問，名重一時，與其兄涑人星警、弟季貺星詒（季貺，冒鶴亭外祖也）同創言社。隸社籍者有王平子星誠、李蕓客星謨，時號五星，猶南宋永嘉四靈咸以靈名。”

陳錦《寄青齋遺集序》：“時若李蕓客、周叔雲、孫子九、余曉雲諸君，袞袞名場，復舉泊鷗吟社。”

案：泊鷗吟社乃同治間另一詩社，主要成員有秦秋伊、陶方琦、王詒壽等，李慈銘丁憂家居，偶一與之。

七月十四日，言社集會於蘭亭天章寺，分韻賦詩。

《大事記》：“是年秋會，周息鷗值年，遂於九月會於蘭亭天章寺，即以蘭亭秋禊為題。歲星正值癸丑，距逸少之會計千五百年，亦一奇也。”

《白華詩》卷甲《癸丑蘭亭秋禊偕孫子九等十九人分賦得咸字》。

徐虔復有《癸酉秋日偕社中諸子修禊蘭亭即席分韻得有字》詩。

除夕，有詩述懷。

《白華詩》卷甲《癸丑除夕六首》之二：“人生會有極，抗志希古賢。道高玩其迹，文字堪鑽研。兀坐叩真得，百家無一專。薄植仰喬木，弱羽委逝川。豈不慕崇遠，頽廢難自堅。彈指積前日，強半成惕延。且作墮地思，學語始明年。”

之六：“薄海苦多事，連年勤師征。漁陽國根本，賊騎猶縱橫。殺氣連晉齊，重陰薄日精。江淮迫歲暮，蕭條無人行。君王正宵旰，我憂耿難平。流民鮮伏臘，何以紓皇情。日夕望星次，行當掃欃槍。旭旦啟閭闔，萬戶皆春聲。”

是年，與言社諸子切磋歌詩。

《日記》咸豐十年閏三月二十三日：“癸丑交子九，旋交叔子兄弟，結言社，相切劘，為漢魏三謝杜韓之學，而諸子推予善學杜，遂悉致其學於古近體。腔拍太熟，真偽雜出，幾為李于麟、鄭善夫追步後塵。然五古漸老成，七古亦大方，較往時遠矣。”

編年詩：《癸丑上元後二日與魯蓉生燮元孫子九垓陳間谷煌王平子章結昆弟之好即送子九之吳門平子之姚江二首》、《讀明史盧象昇傳》、《得平子詩柬作此報之二首》、《東郭門外渡東橋弔余忠節公尚書二首》、《春日有懷寄諸同人三首》、《村居雜感九首》、《暮春遊梅山寺題僧樓壁二首》、《夏初月夜偕魯蓉生陳間谷汪韻珊秀才蓉照饒平子重客姚江》、《湖上晚興二首》、《題王季重先生山水畫蹟三首》、《雨後偕樓蓮舫秀才上層晚眺二首》、《近郊

信步三首》、《感事述遊》、《遊瀟渚山小憩茅庵有作》、《癸丑蘭亭秋禊借孫子九等十九人分賦得咸字》、《讀離騷》、《癸丑除夕六首》。

編年詞：《滿庭芳》（二十餘闕，佚）。

【時事】 正月，太平天國起義軍沿長江東下，奪九江、安慶、太平、蕪湖、江寧，二月，攻陷南京，定都江寧，並頒布《天朝田畝制度》。

鎮江文宗閣、揚州文匯閣藏書因太平軍兵燹毀散。

姚椿（1777—）卒。

### 咸豐四年甲寅 一八五四 二十六歲

正月十一日，母倪氏五十壽辰。

《大事記》：“春正月十一日，家慈五十壽辰。以世亂，尊慈命不受賀。”

二月二十日，養疴於柯山綠蘿庵，周光祖、王星誠有詩懷之。

《蘿庵遊賞小志》：“甲寅二月二十日，予以羸疾避靜於柯山綠蘿僧院，三舍弟從焉。是日初時，予挈一童一僕，肩襪被書籠上山，借寺之黃葉院以居。時湖南山桃李盛開，白雲養晴，時鳥學哢，嘉樹拭沐，芳草薦新。晚立石橋流水間，花光夕陽，艷映襟袂，竊以為神仙不過也。”

周光祖《恥白集》卷一《送蕓客養疴柯山蘿庵》：“初月藤蘿夜，空山草莽臣。新詩多是淚，病骨不勝春。野鶴無儔匹，閑鷗結比鄰。斯才應大用，珍重苦吟身。”

王星誠《西臯淺草》卷一《甲寅秋初自姚江歸東季貺並寄蕓客》：“昨從李白來，為言山居日。臥病剛兩旬，讀書已一尺。其時春莫我暫歸，花落雲深望難即。多君屢問元宴苦，慚予未款崔儵室。出門莽莽江流渾，春寒笙竽衝齋昏。遠聞故人半羸弱，我亦布被呻羈魂。十年苦學飢寒力，鬼妬難平例災疾。一身百罅已莫補，滿地干戈更何術。秋風牢騷哦楚辭，願君強起張羸師。山河枯燥奇見骨，世事鬱怫形為詩。蘿庵詩人病不死，吾道堪行卜於此。會須同上叉漁船，來向斜陽話煙水。蕓客今春以病居柯山蘿庵，時予旋里，數日即行，未及至山中也。今予病歸，蕓客已還郡城，故云。”

王星誠又自姚江寄詩曰：“朋輩愁君死，窮經志獨遐。山居總寥落，世事況咨嗟。修短關吾道，文章必大家。相期葆真樂，天意惜芳华。”

案：王星誠此詩不見於《西臯淺草》，附見於越縵咸豐四年三月《日記》中。



《白華詩》卷乙《平子自姚江病歸以詩柬同社諸子有蘿庵詩人病不死吾道堪行卜於此之句次其韻復之並示諸社友》：“百病攻腐儒，成我一生懶。……天譴貧病一旦兼，從此厄人更無術。”同卷有《謝陳荃譜孝廉潤診脈饋方時余養痾柯山二首》，不憂病而憂兵：“人生不卧病，何地著優遊？林壑皆春意，烽煙又近州。時賊入歙境，嚴州告急。枕戈窮士感，採藥老親憂。醫國需君手，終期遠志酬。”“鼓角警西陵，東南盡甲兵。青衫移熱淚，白眼避狂名。有日來三徑，期君醉百觥。相憐豈兒女，出處總蒼生。”

三月十五日，赴錢唐，遊西湖，二十五日復遊蕭山。

《蘿庵遊賞小志》三月十五日：“友人邀赴武林，尋春西子湖，遂束裝別蘿庵。”“三月二十二日，客錢唐。偕同輩兩人步出錢唐門，遊西湖，小憩斷橋。……次日再出湧金門，坐舟至聖因寺。……二十五日返，至蕭山，遊江寺、祇園寺、凌氏蘭園。”

二十六日，與丁文蔚通譜。

《日記》：“上午與丁韻琴通譜，韻琴長予二歲。”

二十七日，至洲山吳氏園赴言社之會。

《日記》：“買舟赴社會，韻琴亦同舟，頗有倦色，余與叔子縱談。至州山抵吳園，子九、雪甌、寄凡已先到。俄頃，漁蕢亦至，遂遍遊園中。碧鶴翠禽，藥欄花架，景物頗饒，而布置殊俗。憶余十年前曾兩至其地，迄今如不相識矣。午宴後，社長孫子九出題，文題為《擬明故相膠州高公祠堂碑記》，詩題為《姚宮保啟聖象鼓歌》。寫單分課。諸子從主人乞花，園中牡丹、黃紫薔薇諸花采摘一空。旋同下舟送韻琴回蕭山，余附叔子舟至柯山。一路山色蒼鬱，林樹濃霧，夕陽中晃晃作金碧色，余與叔子顧而樂之，謂此地可偕隱焉。旋別叔子，上岸抵沈齋宿。”

《白華詩》卷乙《春晚社集州山吳氏園》：“干戈滿地寄閑身，落落菰中數隱淪。名士豈應疏禮法，高文尤可動星辰。園林花鳥深春宴，絲竹湖山一代人。珍重丹青傳好事，酒邊銀管照華茵。”詩下自注云：“時社集題為《明大學士膠州高忠直公祠堂碑文》、《續圓圓曲》。”

《蘿庵遊賞小志》：“與社中諸子舉社會於州山吳氏園，談讌甚盛。予有句：‘園林詩酒深春宴，絲竹湖山一代人。’”

二十九日，哲菴秀才問捐納事。

《日記》：“晤家哲菴秀才，細問余捐納事。阿堵無靈，將伯莫助，家慈復以世亂，故再四阻留。及抵省後，見時事日非，道途四阻，且名心未死，不忍棄諸生，由是中輟。嗚呼！為貧而仕，冀作南陔之蘭羞；出門不歸，

轉勞北堂之萱樹。幾年林下，屢見歸人。從此長安少添饑朔，塵駟三斗，還予初衣，囊有百錢，再供負米，自問殊可發一笑也……燈下偶得四句：‘終身事業惟耕稼，滿眼河山獨倚欄。處境奇窮如我少，論才輒近讓人難。’惜未續成。”

案：此時越縵已有捐官之意。其少年得志，詞章名越中，卻躓踏科場，不得一舉，遂有此計。然捐官終是異途，且需重金，加之時局難測，此念遂止。

春，自序《越縵堂日記》。

《越縵堂日記》卷首：“余幼而失學，浸尋歲月，無足紀述。顧素好弄筆，自乙巳即有日記，至戊申忽中輟，迄今憶之，夢緣斷續，鴻迹迷茫，幾不知前身後身、是人是我矣。嗣是而後，中年哀樂，易感於予心；卜視光陰，多磨於人事。命宮纏蝸，陳迹踏牛，倘非日記其所存，曷鑑失時之不學？爰於今上咸豐四年甲寅三月十四日始逐日記之。略參國事，感□□□（案：原文漫漶）蒼流；間采詩詞，懼風騷之泯沒。至鄙人之斷句，亦綴附於行間；即良友之清談，尚贅存於紙尾。貞淫雜詠，皆李玉谿寓意之言；細大必書，師趙閱道焚香之告。朝嬰夕側，詎資風月以助談；積玉碎金，聊紀見聞於困學。語無倫次，所不暇詳，功有纍增，即茲可證。”

四月初一日夜，侍母禮佛諸山庵寺。

《蘿庵遊賞小志》：“四月初一日夜，家慈與孫氏從姊禮佛諸山庵寺，予與從弟楛別舟從行，次辰抵西陵，旭日未出也。”

《白華集》卷乙《初夏侍家慈晨登越王嶂謁歐兜尊者道場》。

初八日，作《陶宅祭文》。

《日記》：“作《陶宅祭文》。”

案：此文今未見傳。

十二日，與諸友訪僧徹凡於興教寺。

《日記》：“陳韻珊孝廉源來訪，息鷗、寄凡亦偕來，遂同附息鷗舟至小雲栖赴寄雲和尚之招。是日同會者孫子九、周叔雲、寄貺、林蘧卿、徐葆意、何叔航孝廉肇楨、余曉雲明經承普。逮午，寺僧設伊蒲饌，與子九、叔子、季子、雪甌縱飲快談。”

《蘿庵遊賞小志》：“興教寺上人徹凡舉玉版會，同社赴之十餘人。丈室就齋畢，行散寺後竹圃。”

《白華詩》卷乙有《寄雲上人徹凡招同孫子九周叔雲庶常譽芬周雪甌光祖余曉芸承普陳珊士壽祺三孝廉徐葆意明經虔復何叔亢通判瑞元沈寄帆上舍昉集興教寺精舍》。

徹凡，字寄雲。浙江會稽人。興教寺僧。工詩，所著有《募梅精舍詩存》，越縵序之。

是日記塗抹不可辨認，審讀眉批知周星詒欲聯江南北百餘人結“益社”，請越縵為監社，並以規約相商。

《日記》眉批：“此段記結益社事。時周蛾病狂喪心，又與杭之輕薄士若蔣坦某者遊，遂欲合江浙噉名惡客百餘人，結大社於西湖。先刻條約及姓氏，遍達三吳。來請予為監社。予頗惡其事，屢謝不得。此處尚有‘自愧謾聞動衆，且性落莫，不妄交遊，恐蹈標榜門戶之習，遜詞謝之’等語，字迹隱隱可辨也。自嘆見幾非不早，而姑息養奸，不能決絕，遂為鬼蛾所陷，可痛也夫！”《日記》十四日：“季旣來，以益社規約見商。”十八日：“季子以益社請帖見交，並以請平子帖相屬。”

案：越縵與周氏兄弟等結益社事，見咸豐三年七月譜。

五月初三日，樓蓮舫還書，並題《越縵堂集》。

《日記》：“早間，樓蓮舫秀才遣僧人奉書來還越縵堂壬癸詩詞集，及沈寄帆詞集、素庭秀才詩集。並惠贈七律五首、五律二首。春日見懷云：‘風雨茂陵常臥病，關山庾信每哀時。牙慧久嗤明七子，頭銜仍罷魯諸生。’答余就醫虎林時貽書通問云：‘春來眠食近如何，落月停雲想望虛。吳市聞携遊客屐，越山重接故人書。沈腰舊為吟詩瘦，潘鬢新因抱病疏。臘有憂時兩行淚，茫茫百感到村居。’題拙集云：‘笑我成僮父，如君洵謫仙。詞高姜白石，才壓李青蓮。文社聯時彥，騷壇讓少年。焚香花下讀，綺語不須捐。憶昔逢君日，亭亭玉立身。問年纔舞象，出語已驚人。別後竟千里，相思隔兩塵。幾時重剪燭，風雨續前因。’”

樓蓮舫，諸生，蓋亦會稽人，好詩詞，與越縵常以詩詞相質。

跋沈玉書詩集。

《日記》：“為沈素庭詩集作跋。”

案：此跋未見傳。詩集中亦未有越縵序跋文字。

沈玉書(?—1858)，字素庭，會稽人。諸生。有《常自耕齋詩稿》。《日記》咸豐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素庭名玉書，年十五入庠，能讀書，喜詩，所作殊富，亦有佳者。為時文，下筆頗捷，氣體亦清澈。歲科試，屢冠其曹。……今年以瘵疾歿。”

是月，與周氏兄弟過從甚密。

《日記》五月十八日：“上午接季旣書，知安徽全省陷沒。”十九日：“上午作札與季旣。”二十日：“早間季旣以書來索借叢書數種。”二十一日：“是日晚間叔子來予家，附致季旣一函，並惠借杭大宗《詞科掌錄》、徐

菊莊《詞苑叢談》、《吳梅村詩話》，凡三種。”二十六日：“接季貺書，並以文東川方伯所刻《蠶桑合編》見惠。”

六月十七日，赴杭州應院試。

《日記》：“夜半起，入試院應科舉試。提學爲萬侍郎青藜，江西人。”十八日：“辰末，余手忽戰，不能成一字，至午刻始可力疾運指，惟不成筆畫耳。”

萬青藜，字文甫，號藕齡。江西德化人。道光進士，官至禮部侍郎。時萬青藜兼浙江學政，主持院試。

二十五日，認保山陰、會稽童生十二人。

《日記》：“是夜學使試山、會童生，余認保十二人，以病不能唱保，乃屬府學唐老師、會稽學程老師轉稟學使，請以薊鄰師代唱。”二十八日：“是日山、會童生案發，予認保獲雋一人，張念慈。”

商衍鑿《清代科舉考試述錄》：“考縣試，童生向本縣署禮房報名，填寫姓名、籍貫、年歲並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三代存、歿、已仕、未仕之履歷，出繼者兼寫本生三代，取具同考五人互結，亦有無須取具互結者，與本縣認保廩生之保結，保其實無冒籍、匿喪、頂替、假捏姓名，身家清白、非優倡皂隸之子孫，方准應考。”

七月十四日，同王星誠泛舟東浦，遊柯山七星巖。

《蘿庵遊賞小志》：“偕王夢調泛舟東浦，溯中梅、後梅諸村，暮抵柯山，遊七星巖。”

秋，賦《百字令》解懷。

《霞川花隱詞》卷一《百字令·秋日讀史》：“中年到也，嘆封侯，骨相奇零如此。熱血一腔何處灑？日飲亡何而已。落水三公，墜車僕射，早冷人間齒。先生休矣！雖佳何與人事？可惜濁酒牢騷，短衣歷落，又是東風起。百歲胸懷行不得，寂寂虛生斯世。勳業羊頭，文章牛後，短盡英雄氣。古今丘貉，一編且對青史。”

十月中，同孫垓遊寶壽山。

《蘿庵遊賞小志》：“十月中，偕孫子九遊漓渚寶壽山，款寶壽寺。”

《白華詩》卷乙有《秋暮招子九遊漓渚寶壽寺品茶禪室而歸》。

十二月初四日，與孫垓、周灝孫、周星譽、周光祖、王星誠、星翰、徹凡遊傳燈寺。

陳壽祺《陳比部遺集》卷一（甲寅）有《大寒後一日偕孫子九垓周素人灝孫叔雲星譽昆季雪甌光祖王平子星誠句生星翰昆季寄雲上人同宿傳燈寺限昌黎山石韻》。

歲末，賦《書近況寄諸故人》感懷。

《白華詩》卷乙《書近況寄諸故人》：“八口饑寒四國兵，未能將母況蒼生。人經多故文章健，事到難圖出處輕。家世謝莊無老壽，弟兄王楷盡癡名。一聯輕甲難消受，不敢軍前請繫纓。”

編年詩：《元夕尋王孟調誠晤於陳間谷青藤書屋並晤魯蓉生遂偕至孟調青石草堂酣飲達旦即席成長歌一章示諸君》、《上元後一日與族兄弟飲偏門外快閣之水香軒族人所新輯也》、《別夢》、《正月二十六日雪至二月朔忽大雷電作詩示社中諸同志》、《謝陳荃譜孝廉潤診脈饋方時余養痾柯山二首》、《贈丁韻琴文尉即索畫屏幅四首丁蕭山人能琴工畫姬人秦雲亦通繪事》、《寓山四負堂謁祁忠惠公像》、《養痾柯山蘿庵春夜同沈瘦生及叔弟懋聽雨》、《山居曉起行桃花中》、《午卧蘿庵銀杏小院示舍弟》、《湖南山寺門望雨》、《第五橋晚眺二首》、《偶興》、《銀瓶井》、《孤山弔林處士》、《西湖行宮山前置酒別樓蓮舫即送其游吳興時間句容東垣軍事甚急》、《春晚社集州山吳氏園》、《寄雲上人徹凡招同孫子九周叔雲庶常譽芬周雪甌光祖余曉芸承普陳珊士壽祺三孝廉徐葆意明經虔復何叔旂通判瑞元沈寄帆上舍昉集興教寺精舍》、《飯後游寺後竹院口占同子九》、《平子自姚江病歸以詩柬同社諸子有蘿庵詩人病不死吾道堪行卜於此之句因次其韻復之並示諸社友》、《月夜侍家慈泛霞川》、《初夏侍家慈晨登越王嶂謁歐兜尊者道場》、《兩日中遍行山陰南塘道上擬奉太夫人卜居山水佳處作此見志》、《夕陽中過湖塘邨愛其風景欲徙居之屬畫師分寫二圖以為先券》、《生小二絕》、《夏日行柯山裏邨》、《點民兵時大府調台州鄉兵備賊浙日累累過郡以萬計李子感而作此》、《近聞四首》、《秋月篇》、《早起賦示諸同好》、《寄蓉生》、《十二夜月》、《十三夜月》、《十四夜月》、《十五夜月飲田家》、《十六夜無月》、《十八夜月甚寒少坐即就寢》、《十九夜月色更幽偕武林蔣謫卿坦坐舟詣賞閱邨居與友人夜話》、《病中作》、《病起詣柯山舟中即事》、《由潞南出梅市用放翁梅市詩韻》、《喜聞官軍收復武昌黃州漢昌三郡賊勢日蹙》、《秋暮招子九游瀛渚寶壽寺品茶禪室而歸》、《病起感興》、《冬至至柳姑祠》、《書近況寄諸友人》、《晚興》。

編年文：《陶宅祭文》(佚)、《陳石庵詩集跋》(佚)、《沈素庭詩集跋》(佚)。

編年詞：《買陂塘·偕單葉封沈瘦生暨詩舫勉齋至蘿庵收理書史單沈二君並代為束裝日夕下山時桃花淨盡綠葉成蔭徘徊渡口為悵惘者久之因賦以寄意云》、《聲聲慢·忽聞鶯聲愁緒如結》、《倦過清明》、《點絳脣》、《菩薩蠻》、《虞美人》、《減字木蘭花》二首、《鷓鴣天》、《長相思》、《踏莎行》、《阮郎歸》、《一翦梅》、《浪淘沙》、《虞美人》、《行香子》、《永遇樂·詠史》、《天涯回

首》、《沁園春·感事》、《百字令·寄叔子》。

【時事】 八月曾國藩大破太平軍，復武昌、漢陽、黃州。

范當世（—1904）生。嚴復（—1921）生。

## 咸豐五年乙卯 一八五五 二十七歲

正月十三日，同周光祖、徐虔復、王星誠、孫廷璋、傅以禮訪周星譽。

《日記》：“早起，與子九、傅節子登舟，並邀平子、雪甌、寄雲和上同訪汴人周譽芬。午刻抵賞村。見□□所作元旦七律詩有‘到門賀東半詩人’之語，余戲曰：‘本浦酒鄉有許多詩人耶？’□□曰：‘正待諸君來實此言耳。’滿座大噱。是日並晤杜五樓大令人鳳、余孝廉潢。傍晚同雪甌、子九、釋寄雲反棹，至大樹港泛月。”

案：周星譽榜名周譽芬。此處“□□”原處墨塗，當指周星詒，蓋越縵與其絕交後抹去。

釋徹凡《募梅精舍詩存》卷一有《試燈日同孫子九周雪甌李蕤客徐葆意王孟調杜五樓人鳳孫蓮士廷璋傅節之以豫集東漚書堂用前韻》：“一年高會始，當代幾才人。痛飲逢今日，名山託此身。復呼蓮社客，同醉草堂春。南阮心期在，交遊不厭貧。”

案：“東漚書堂”乃周星譽書齋名。

杜人鳳，後更名鳳治，字五樓。浙江會稽人。官廣東廣寧縣知縣。所著有《望鳧行館宦粵日記》。

傅以禮，初名以豫。字節子，號節庵。浙江會稽人。寄籍大興。同治間署臺灣海防同知，光緒間官福建知府。喜網羅明季史料，搜剔靡遺。著有《明朝宰輔錄》、《華延年室題跋》。與越縵書信往來頗繁。

十四日，作《癸丑蘭亭秋禊詩序》。

《日記》：“作《癸丑蘭亭秋禊詩序》，存《越縵堂文集》中，茲不錄。”

案：是文未見傳。

二十日，置酒招諸友小聚，酒間談詩，各有所見。

《日記》：“置酒招（案：此處塗抹數字，疑為周星譽、星詒兄弟字號）蓉生、子九、問谷、雪甌、平子、釋寄雲小集，平子以在蕭山不至。是日座間談詩，諸君皆有異同。子九、雪甌皆以五古自負，然子九學陶未免遠韋而近儲，擬之明人，殆高典籍、高景逸之流。雪甌如《王貞女》諸詩，嫌其

以理語增色，均未至也。總之，同輩中稱詩者，叔雲之才藻、子九之品格、雪甌之氣局、平子之心思，窮其所至，皆足上擠古人，而諸君精神不逮，業又不勤，以故不能成大家。然皆能本性情以用其所長，故非餘子所能及也。若僕，則頗以五七律為諸子所推，然自問諸體皆有佳處，亦皆有惡處，意欲籠罩一切而涉獵馳驟於諸大家，皆排其戶，闖其藩，而卒不能入其室，是則所自知者也。雪甌謂余近體懸之國門，不能易一字，而古體獨未滿意。又□□(案：即“季旣”)謂余於七律出手即工，足以獨立一代，而最不喜余七古。皆非深知余者。又吾輩近來好為高論，五古必稱《十九首》，稱陶，次則稱三謝，七古必稱杜。余始亦不免此，頗描摹蕭《選》、盛唐。今頗自悟，蓋凡事必陶冶古人，自成面目。嘗言唐之白、宋之蘇，到底是詩家本色，而諸君頗不然之。余謂吾輩眼力、意境皆出明以來詩人上，而究之不能超越尋常者，資質有限，讀書不多，氣太盛，心太狠，出句必求工，取法必爭上故也。子九以為確論。”

二月初十日，往賀周星譽生日。

周星譽《鷗堂日記》卷一：“是日為三十生辰。設飲款客，為竟日快叙。子九、寶蕙、尊客、琴子、春臺、半厓，至夜分始去。”

十九日，與周星譽、余承普諸社友出遊。

周星譽《鷗堂日記》：“作書迎蕙客來。曉雲興極高，欲遍拉社人作竟日遊，於是檢點遊侶，已得七人矣。途遇韻珊，方市物，遂強邀公詣孟調家。孟調適他出，因同人齋索茗，屋窄客擠，多有踞高几坐者。少頃，孟調歸，亦劫之同行。往貫珠樓尋子九，則寶蕙、琴子均先在矣，何楚荏年丈亦來。合主人計之，共得十三人，而無意遭之者居大半，亦春遊快事也。草堂中座為之隘，笑語聲哄然震屋瓦。主人供飲，茶具至不能給。入春以來友朋合併之樂，未有似今日者。談至薄暮，楚丈、陳、沈三子以事先辭歸。寶蕙邀同人往大路酒肆夜飲，過滑橋與諸君相失，抵門始遇之，琴子已遁去矣。八人登肆樓泥飲，曉雲述戊申宴遊事，謂狂情豪態仿佛今日，而無事之樂則遠遜昔年，他日不知復得歡會如今日否？因舉酒遍酬座客，舉座皆唏噓久之。酒散皆醉，共扶携過茶肆小憩。乃別子九、曉雲、寶蕙、孟調分道歸。予與蕙客、季旣皆至雪甌齋中，雪甌煮蓮實，小奴烹茶佐夜談，遂達旦不寐。”

《日記》：“葆意邀七君子至大路酒樓小集，更餘至花園館茗飲，夜分各散。余偕□□、□□訪雪甌家，三人談兵事達旦。”參讀《鷗堂日記》，則此處“□□、□□”原處墨塗，即指周星譽、星詒兄弟。

二十四日，周星詒來書言欲選諸友詩爲《浙江十子集》。

《日記》：“夜閱季貺來劄，言遭此亂離，溝壑性命，吾輩令考未可必，欲合同人詩爲《浙江十子集》，傳之後人，冀昌吾道，以救越中詩教之弊。嗚呼！興言及此，亦足悲矣。爰倚聲《壺中天》以寄感：‘少年意氣，按吳鉤豈料，如斯南北。華髮蕭蕭今未老，偏比烏頭先白。魚釜生涯，燕巢花月，醉死人還直。憑高四望，渡江誰假舟楫？休說夢想凌煙，笑虛名誤我，竟成何物。寂寞文章身後事，憤得草間偷活。千載公評，一生心血，不墮華嚴劫。英雄末路，竹根如意敲折。’”

案：《浙江十子集》未見諸著錄，蓋周星詒意興之語，並未選刊。此闕《壺中天》，未收入《霞川花隱詞》。

四月初五日，閱周星譽日記。

《日記》：“是日閱叔子日記，內有友評一則，謂‘古今名流，雖性情學術有不同，要其源不外一清字’，因稱太眉清遠，子九清和，雪甌清豪，蓮士清超，平子清雋。而以清剛目予，予自謂未確，而叔子謂余作事作文無一不剛，真不知何以得此美名也。余曉雲近亦有友評，則專論其面目，多滑稽之辭，謂端木小鶴書生，子九學究，雪甌酒徒，季貺公子，葆意暴客，平子斯文，漁蕢美人，蕤客才子，而自居游讎。其餘頗近謔虐。余自分近年來頗不羨才子兩字名目，至於體貌間則迂拙樸陋極似羌博士。而諸子謂諸評中惟雪甌、季貺殊未當，餘則寫照宛然。叔子謂余極有才子意致，殊足資溫噓也。”

周星譽《鷗堂日記》有：“予嘗與平子論古今名流，性情、學術雖各有所近，然其源終不外乎清之一字，因就同人中評論之，頗肖其爲人，雨窗夜坐，漫記於此。許夢西清遠，孫子九清和，周雪甌清豪，孫蓮士清超，李蕤客清剛，陶琴子清真，王平子清雋，素人清奇，季貺清爽。”

二十日，邀言社諸友遊郡中山水。

《蘿庵遊賞小志》：“邀同社七人遊湖桑村、清水閘、堰釀村、柯山、寓山、州山、柯亭，盡日而返。舟中論山水，予曰：‘看曉色宜山，看暝色宜水。’又論山陰、會稽兩邑山水優劣，予曰：‘山陰如美人，會稽如名士。’”

五月十三日，延陳潤課季弟惠銘。

《日記》：“問谷來，以予延課季弟也，約其今日上館也。”

二十八日，從兄庚卒。

《日記》：“得星橋兄凶問。兄爲芋町從伯長子。讀書得家法。未冠入京，補博士弟子。屢薦不售，失意南歸。繼遭大故，竟偃蹇死，年五十



四,悲矣。……兄名庚,星橋其字云。”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族兄庚,大興學增廣生。”

五月下旬,觀劇較多。

《日記》二十一日：“夜同問谷、瘦生門前觀劇達旦。演《鐵冠圖》，至思陵逼后殺女時淒然作變徵聲，幾為泣下。思陵庸而復，其沒後人思者，以死之慘耳。顧事隔二百餘年，尚唏噓不能自止者，當不僅讀古之感也已。”

二十三日：“是日以賽火神演戲。班名群玉，越伶中推上駟，能崑曲，因命演《歲寒松》、《一捧雪》諸劇，頗可觀。……夜復觀劇達旦。”

二十四日：“門前觀劇終日，從弟輩屬予點戲。見其目中有所謂《千忠會》者，異其名，令演之，乃建文帝事也。”

《紹興市志·戲曲》：“時戲均為清代所出傳奇。清初文人所著傳奇有《漁家女》、《一捧雪》等。時戲劇本多為整本，很少演出其中單折。題材多為征戰殺伐，或忠奸爭鬥，不少與亂彈劇目相通。”

六月初六日，同周星譽、孫垓、孫廷璋等集小雲棲寺徹凡禪房。

《日記》：“買舟至小雲栖，子九、叔子已先在，談甚樂。遲蓮士至。……是日約共次少陵宿贊公土室第二首韻。”

《白華詩》卷丙有《孫蓮士助教廷璋招同子九叔雲集小雲棲寺凡公房同次少陵宿贊公土室第二韻》詩。

孫廷璋《亢藝堂集》有《乙卯六月六日集曉雲棲寄公房同周拜軒孝廉慶榮叔雲太史星譽李蕓客太常慈銘家子九秀才垓次少陵宿贊公土室第二韻》詩。

孫垓《退宜堂詩集》卷一有《六月六日家蓮時邀同周拜軒叔昀李愛伯集興教院凡公房同少陵宿贊公土室第二首韻》詩。

釋徹凡《募梅精舍詩存》卷一有《六月六日孫蓮士助教招同孫子九周叔雲李蕓客集募梅精舍同用杜少陵宿贊公土室第二首韻》。

周星譽《鷗堂贖稿》有《集寄公房次少陵宿贊公土室第二首韻》。

八月初二日，赴杭州應試。

《蘿庵遊賞小志》：“八月初二日，客杭州。”

初八日，入關。

《日記》初八日：“五更起飯，黎明偕諸子入關。”

十四日，譚獻來訪。

《日記》：“仁和譚滌生獻秀才介季貺來訪。”

譚獻，初名廷獻，字仲修，號復堂。浙江仁和人。同治六年舉人，官秀水。

教諭。曾編清詞選集《篋中詞》。所著匯為《半庵叢書》。與越縵相善。見夏寅官《譚獻傳》。

案：此為二人首晤。咸豐四年，越縵已從周星詒處得讀譚獻詩集，並摘錄數首。

十九日，遊石佛寺。

《蘿庵遊賞小志》：“八月十九日，晴，午出錢唐門，入裏湖，遊石佛寺。……下山，買渡至西泠橋，小飲於平湖秋月亭，遂歷聖因寺、六一泉，至鳳林寺聽鐘聲，吟詩擊木，徘徊久之。……歸紀以二絕云‘破寺秋花瑪瑙泉，湖光如雪塔如煙’云云。”

案：二絕句即《白華詩》卷丙《日晚登葛嶺復渡西泠橋至鳳林寺二首》。

九月十四日，為孫垓題畫。

《日記》：“為子九題張君《讀書秋樹根圖》五律兩章。”

案：此詩未見傳。

十五日，榜發，復不售。《日記》被周星詒借去，遂至年末無日記。

《日記》：“報榜至，無名。……季況來，持予日記去，久不見還，遂至畢歲不復記，亦無可記者。”蓋落榜後心緒寥落。

十一月十五日，同周光祖、王星誠登富盛山、寶山。

《蘿庵遊賞小志》：“偕雪甌、平子凌晨坐籃舁，登富盛山，折至寶山，謁宋六陵。……予弔以短古一章，平子讀之，謂‘鬼語幽幽，逼豎毛髮’。詩今存集中，有云：‘玉魚銀雁昏復朝，朱鳥苦竹魂蕭蕭。血淚一掬古不化，夜夜風雨空山號。’尤為夢調所激賞者也。”

案：紀遊詩即《白華詩》卷丙《冬日偕夢調雪甌登寶山謁南宋諸陵》。

是冬，刪定舊詞為《松下集》。

《文集》卷二《霞川花隱詞自序》：“乙卯冬，嘗刪定為一編，名曰《松下集》。……辛酉九月，粵賊陷紹，而故里盡焚，家藏困學樓書萬卷無一存者，所為《松下集》者，已化為焦土之一塵矣。”

《松下集》於咸豐十一年太平軍陷紹時燬，《日記》中尚存《松下集》詞十餘闕，多收入《霞川花隱詞》。

是年，作《論詩絕句四首》，論乾隆間經儒沈大成、王昶、凌廷堪、洪亮吉之詩。

《白華詩》卷丙有《論詩絕句四首》：

“學福清才自絕儔，經生吐屬最風流。何當摘句圖重繪，樊榭漁洋一例收。沈沃田。”

“春融棲託自清和，高致林泉付雅歌。若語長篇颯段甚，歸愚衣鉢繫君

多。王述庵。”

“校禮堂中帶草春，爭傳佳句出經神。一生苦詆新安學，詩格偏應作替人。凌仲子。”

“北江健筆有餘妍，憶舊風情詎忍刪？祇惜未除僧父氣，平生多事友船山。洪稚存。”

案：越縵喜讀乾嘉經儒之書，沈沃田、王述庵、凌仲子、洪稚存四位既研經學，又擅作詩，而越縵素主張以才學助詩格，故並論之。

作詩欲泛諸名家。

《日記》咸豐十年閏三月二十三日：“至乙卯，忽欲泛濫諸名家，以冀無所不有。或擬香山、東坡，或擬錢、劉，擬沈約、何遜。嘗閱楊升庵集，偶仿之作《秋月篇》成，以詫人曰：此何如楊炯、李益？然風格氣韻僅可與十郎驂驛，而予意實尚以盈川為不屑。於是自喜益甚，每成艷體，菲薄《玉臺》。時有友人比之李空同，如關西大漢，擗鼻為女兒唱，轉成笨伯，予獨自負弗顧也。”

編年詩：《元旦即事效香山體》、《十二日偕子九平子夜集蓉生家復與子九夜話》、《上元前夜自東浦歸同子九雪甌凡公大樹港泛月有作》、《遊柯山七星巖贈主人沈某》、《聞燕二絕》、《題錢唐蔣藹卿秀才秋林著書圖》、《快閣夕眺》、《會龍橋歌在西郭外一里虹橋之南今名會龍堰》、《鑑湖柳枝詞十二首》、《寄酬樓連舫秀才山居見懷二首》、《春日行近郊書感二絕》、《友人陳問谷歸自富陽聞其貧甚作詩招之》、《寄懷王孟調丁藍叔蕭山時孟調客藍叔家》、《孫蓮士助教廷璋招同子九叔雲集小雲棲寺凡公房同次少陵宿贊公土室第二韻》、《次平子病中見懷詩韻》、《日晚登葛嶺復渡西冷橋至鳳林寺二首》、《九日寄雪甌》、《又用前韻寄凡公》、《又次前韻寄東浦周氏兄弟》、《重九後四日偕子九問谷夜飲雪甌水軒別後用孟調江橋步月韻雲寄雪子》、《酬孟调用前九日詩韻》、《深夜讀書有作再用孟調江橋步月韻》、《偕雪甌孟調自瓦窰邨步入昌安門出西郭門成絕句七首有序》、《冬日偕孟調雪甌登寶山謁南宋諸陵》、《論詩絕句四首有序》、《滴渚冬日山行再疊孟調江橋步月韻》。

編年文：《癸丑蘭亭秋禊詩序》(佚)、《道聽塗說德之棄也》、《閔子侍側一節》、《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從兄李庚傳》。

編年詞：《虞美人》、《水龍吟·晝漏初長東風已懶春光去矣花事蕭然感人事之相侵惜良辰之既往尋鶯問燕祇益無俚廢酒備書真成何物爰賦長調以寄我懷》、《浣谿紗·書所見》、《四字令·見瓶中插殘桃一枝即景有感》、《菩

薩蠻·見上豕船絡繹如織》、《壺中天·季貺來札言遭此亂離溝壑性命吾輩令考未可必欲合同人詩爲浙江十子集傳之後人冀昌吾道以救越中詩教之敝嗚呼興言及此亦足悲矣爰倚聲以寄感》、《一落索》、《謁金門》、《一剪梅》、《減蘭》、《金縷曲》、《鳳凰臺上憶吹簫·七夕坐雨有憶》、《賀新涼·東王平子病起》、《春從天上來·秋日強酒》、《太常令·戲即潘大臨滿城風雨近重陽句演成一闕》、《沁園春》。

【時事】 清軍復上海。捻軍在安徽雒河集會盟起義。武昌復失。  
馬其昶(—1930)生。包世臣(1775—)卒。

### 咸豐六年丙辰 一八五六 二十八歲

正月十三日，孫廷璋來訂館。

《日記》：“孫蓮士來，訂余今歲假館其家，課其中表兩人、子侄兩人，並約十八日上館。”

十六日，拜掃竹邨公殯室。

《日記》：“季弟詣塘埭先君子殯室拜掃。先君子棄不孝孤十年，尚浮厝淺土，不及安窆，既喪先靈，復干典禮。……因記至殯室二字，不覺悚然汗出，筆不能下。用備述之，以當痛責，庶幾省覽知警云爾。”

二十二日，作書並詩送王星誠之大梁。稍後得其書，則已改遊京師。

《日記》：“作送王夢調赴大梁依其叔吉雲都憲七古一章。……又題夢調《西鳧山居圖》五古一章。存集中。”

案：二詩爲《送孟調赴大梁依其從叔吉雲都憲》、《孟調將遊汴州索題西鳧山居圖余未及應別後追寄此詩》，收入《白華詩》卷丙。

二十四日：“作書並詩遣騰雨走送平子，至則行矣。予以今日積雪大寒，意平子必更行期。乃十載寒盟，竟缺臨歧握手一節。且鄙人戢影田間，平子飢馱四海，天涯蹤迹，正未可期。縱故人諒我，而如此間道烽煙，載塗冰雪，浪遊伊始，不及贈言，豈但他日請念已耶？記之於此，以見近日一負心事。”

三月十五日：“得平子二月廿三日清江道中書，言旅次聞歸德民變，不能抵汴，遊京都矣。”

二十八日，避太高祖橫川公疑名，改名慈銘。

《日記》：“改名慈銘。以原名避太高祖疑名也。曰慈銘者，以不孝自警

也。太高祖諱杜，而殿纂公集有《示模兒》詩，太高祖無兄弟，或此其初名也，故疑而改之。”

案：“殿纂公”即李登瀛，生一子，杜。越縵性至孝，先祖生辰忌日均銘記於心，祭祀四十年如一日，從無間斷；所讀書中有先祖名亦避諱，如“欽”字缺末筆，“泰”字以“太”代。此次改名一則為避先人諱，一則時時以孝自警。

冒廣生《小三吾亭詞話》卷五：“蕪客為昀叔先生詞題簽，至稱受業。其後周李交惡，蕪客始更名慈銘。”

案：越縵更名在咸豐六年，與周氏兄弟交惡在同治元年，非因交惡而更名，冒氏所言實屬臆測。

讀《瀛寰志略》，不滿其稱許西夷諸詞，以為有損國體。

《日記》：“閱徐松龕中丞繼畬《瀛寰志略》。……書為太僕撫閩時所輯。皆據泰西人漢字雜書及米利堅人雅裨理所繪地圖採擇考證，各以圖立說，間采近人雜著及史冊所載，略附沿革於後。其用心可謂勤，文筆亦簡淨。但其輕信夷書，動涉鋪張揚厲。泰西諸夷酋，皆加以雄武賢明之目。佛英兩國，後先令辟，輝耀簡編，幾如賢聖之君六七作。又如曰共主，曰周京，曰宸居，曰王氣，曰太平，曰京師，且動以三代亳岐洛邑為比。於華盛頓，盛讚其以三尺劍取國而不私所有，直為寰宇第一流人。於英吉利，尤稱其雄富強大，謂其版宇直接前後藏，似一意为泰西聲勢者，輕重失倫，尤傷國體。況以封疆重臣，著書宣示，為域外觀，何不檢至是耶！太僕當今上登極時，上疏論主德國勢頗侃侃；其褫職也以疆事，而或言此書實先人罪案，謂其誇張外夷，宜哉。”

案：此時中國內有太平軍、捻軍起義，政局動蕩不安；外有列強入侵，海禁大開。國人開眼看世界，士人感到不安並由此引發了觀念轉變。而越縵禁錮於傳統的“夷夏之辨”，作為本該對時代局勢觸感敏銳的讀書人，其思想意識無疑是保守的。

二月初二日，作《買陂塘·丙辰二月初二日感舊》。

《霞川花隱詞》卷一《買陂塘·丙辰二月初二日感舊》：“驀今朝、仲春初二，玉晨重見瑤侶。鈿蟬緜蝶新梳削，回首那人風度。青鳥去，看碧落、高寒又恐嬌難住。雲夢慣阻，記夜雨重門，畫堂燈畔，隻髻唱金縷。東風驟，吹墮瓊華如許。秦臺零落珠樹。小庭香霧回廊月，都是舊經行處。花底語、問花上流鶯也為儂淒楚。鳳笙漫譜，指柳下闌干，共伊甕後，十載買飛絮。”

案：《駢體文》卷四《外妹薛宜人權厝志》：“宜人生於道光庚寅二月，標

桃映悅，紫燕投懷，花果簇於銀盆，門巷盈其珠履。”二月初二日乃珠嬰生日，“珠樹”暗指珠嬰名字，“花底語”指二人花前一諾。時薛珠嬰已卒四年。

三月二十三日，應歲試。

《日記》：“五更起，應學使周玉麒閣學歲試。”

楊峴《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周公神道碑銘》：“（咸豐五年）十二月奉旨督浙江學政，六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督學政如故。”（《續碑傳集》卷十七）

商衍鑾《清代科舉考試述錄及有關著作》：“學政到任第一年為歲考，第二年為科考，凡府、州、縣之附生、增生、廩生，皆須應考。”

四月初八日，鄭氏來納采。

《日記》：“大善橋鄭氏來為長妹納采。聘金八十番、折贖百番、帛十六端、果三百斤、假花草人物禽魚之屬，稱是紹俗嫁娶之費。……回鄭宅餠餅二百匣，亦俗例也。”

十一日，丁文蔚贈《秋山紅樹圖》。

任熊字渭長，浙江蕭山人，善繪。

《日記》：“得藍叔書，並以任渭長畫《秋山紅樹圖》見贈。”

五月初十日，與孫廷璋易書。

《日記》：“以《秦淮海全集》八冊、張清恪刻《司馬溫公集》六冊、《謝疊山全集》兩冊、《鄒訏士文》一冊與蓮士易孫淵如《平津館叢書》甲集六冊、湯文正公《擬明史分修稿》八冊。大吃虧而出此者，司馬非《傳家集》，秦、謝兩集紙槧不佳故也。然所易者皆係全部中之一集，終讓他便宜，真大吃虧。”

十四日，闔族祭十世祖墓。

《日記》：“下午騰雨來接，以明日闔族赴直步獅子塢謁十世祖贈中書公墓也。墓據山巔，睥睨諸峰，係殿纂公自卜葬親者。相傳得地時正大雪，有白鹿之異，蓋神助者，為吾宗發迹之所。形家言須出兩開府，今族中所自出者二百餘人，科名相繼，富亦有甲一邑者，顧官無過四品，豈澤之尚有待歟？近歲來子姓頗即零替，墓亦漸圯，術家言新之當有異，因糾貲修之，故謁祭以安窀穸云。”

案：騰雨為其家僕，時越縵館孫廷璋家。“十世祖”為李文忠，字東山，生活於明清之際。自李文忠始，山陰李氏由郭婆漣遷居會稽縣城西郭門外橫河。

七月初十日，撰《崇禎五十相考》，後附《莊烈帝論》。

《日記》七月十日：“偶作《崇禎五十相考》，蓋以十七年而更五十輔，為古今所未有，而鄙性健忘，尤苦更僕難數，用備錄之……以上計四十九相，云五十之人者，舉成數也。”

案：是文列傳四十九人，略述其字號、籍貫、為官始末，並論其得失。末有無名氏批語：“曹秋岳有《崇禎五十相傳》，載《四庫存目》，公未見其書。”

曹溶字潔躬，號秋岳，浙江秀水人。《四庫總目提要·崇禎五十宰相傳》稱曹著曰：“《傳》雖分列五十人，而所錄事實皆取賢否懸殊係治亂之大者。其成基命以下十四人，但叙官閥，黃立極以下四人，亦極簡略。蓋以為無關勸戒，不足書也。溶門人陶越乃取陳盟所作《崇禎內閣行略》補之，非溶意矣。”

案：越縵或未見曹書。

二十三日，羸孫廷璋《古經解鈎沉》一部。

《日記》：“夜與蓮士賭記一事，各以一書為質，蓮士竟負，輸予《古經解鈎沉》一部，余蕭客仲林著。”

二十七日，叔弟楸得子，為名僧慧。

《日記》：“昨日家慈遣瑞僕來告，二十四日子時叔弟得舉一子，喜不能寐。辨色即起，詣嚴菊泉師南垞講塾，請推算寅命……予小子不克負荷，年近三十，潦倒名場，且無子。仲弟有兩男，皆不為太夫人所喜。此子若材能不墜清芬，足矣。”八月初二日：“名叔弟子曰僧慧，乳名也，他日可以為字。”

案：此時越縵館於孫廷璋家，故其母遣僕人來送信。

八月初四日，以勤奮自勵。

《日記》：“吾嘗謂今人所以不如古者，以無古人之勤。即以有明論，高季迪、何大復死時年皆三十餘，而所作足冠一代，雖天分有獨至，亦豈非人力哉！故勤之一字，上智下愚，不易乎此。然勤貴有恒。如平日荒嬉，忽一時連日夜伸紙縱筆不休，則作文固滑，不能字字留意。即作詩至五六首後，手太熟，便入於易，易則精思不出矣。”

十一日，得周星詒書及見懷詩。

《日記》：“寄公來，得季貺書及見贈五律一章。詳翫詩意及書中語，為之累歎不已。又寄示近作感懷五律五章。”

案：周星詒傳世有《癡橫詩質》一卷，五十八首，未有與越縵唱和之作，蓋久已刪之。越縵集中，時見與周氏兄弟酬贈之詩，而周氏兄弟集中未

嘗一見與其酬唱文字。世人但謂越縵氣量褊狹，而不論周氏兄弟之胸襟，實非公允。

九月十五日，長妹出閣，適鄭氏清標。

《日記》十五日：“是日也，長妹滎陽氏出閣。先君子生三女，妹生道光十六年丙申，至三十年庚戌，字於城中月池坊鄭氏，及今出閣。妹幼柔慧，先君子甚愛之。比長，習太夫人教，尤勤儉，能分太夫人勞。家中井臼中饋及衣服紉綴，悉以屬之。太夫人性嚴急，少不中程即怒，妹安之，不以讓諸嫂。余家居飲食不時，悉問諸妹，故余詩有云‘執爨妹兼傭婢役’，紀實也。……夜半，送妹上車去，予偕開先、詩舫、楚材諸弟隨送至鄭宅，更以舟送箱籠鋪陳去。”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胞妹長，適候選縣丞鄭清標。”

十一月十八日，納妾不遂。

《日記》：“以買妾故，侍家慈坐舟至中梅村，晤蕭勉齋，以所事屬其居間也。數語即登舟，至曇釀村，則所媒者已他屬矣。”

案：越縵年近而立，成婚十五年尚未有子，故有納妾之意。

十二月十八日，次妹出閣，適張氏文溶。

《日記》：“為次妹行教婦禮，妹今年十八矣，小弱初勝冠帔也，上馬坊張氏以彩輿來迎。……丑刻觀花燭，新郎年十四，與妹等也。”

《日記》咸豐七年二月初四日：“張氏妹婿偕次妹來反馬。……婿名文潮，字景韓。純甫長子，年僅十五，饒有風貌，令人想思曼家風也。稟質頗弱多病，然形神俱清，其馴雅之致，尤可愛賞，足為太夫人慶得此佳婿矣。”

《光緒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胞妹次，適廣東龍川縣巡檢張文溶。”

案：越縵所書次妹婿名字，前後有別，然“文潮”之名僅此一見，此日《日記》今僅見傳鈔本，或是筆誤。

二十五日，叔弟楸病卒。

《日記》：“叔弟病瀕死，舉家號泣……任醫來，言病已無救。”

《白華詩》卷丁《哭叔弟楸》：“亂世饑寒強自寬，無多骨肉勸加餐。五年差長憐勤學，一事無成竟蓋棺。積善兒孫摧折早，就衰門戶保持難。傷心剩有孤雛在，盈尺麻衣忍淚看。”“阿母辛勤為汝婚，携持病婦望生孫。共欣寶志初摩頂，誰料巫陽已在門。冷雨五更聞哺乳，春暉廿載竟孤恩。敝衣書卷封塵篋，處處空房涕淚痕。”

案：叔弟楸病卒，事瀕新年，故至次年正月初三日始理喪。



是年，與孫廷璋切磋詩詞。

《日記》咸豐十年閏三月二十三日：“丙辰，館孫蓮士家。蓮士長於小詩艷詞，而偏喜效予作，予亦時效其體。雖性有夙就，各不能相強，然漸得細密之功。”

編年詩：《元日喜晴》、《送雪甌計偕入都二首》、《送陳珊士壽祺計偕入都》、《送叔雲入都補官同子九孟調作》、《送孟調赴大梁依其從叔吉雲都憲》、《為沈寄凡題照即送其作尉江南》、《題寄凡論印圖》、《雨夜懷凡公客芝邨得雨字同蓮士》、《孟調將遊汴州索題西鳧山居圖余未及應別後追寄此詩》、《初夏夜月閑行成詠》、《夏日至邨後官瀆水口庵閣上小憩》、《弔金陵向帥二首》、《暮秋訪凡公小雲棲題其房壁》、《仲冬既望奉太夫人至湖塘三家邨卜居王氏宅歸途寫懷》。

編年文：《明莊烈帝論》、《唐宣宗論》、《崇禎五十相考》。

編年詞：《水調歌頭·寄素旣兩君》、《蝶戀花》、《買陂塘·丙辰二月初二日感舊》、《掃花遊·花時諸同人約為雲門之遊滯雨成句春光半矣山中芳信眷焉於懷與玉井同賦》、《浣谿紗·丙辰清明微雨》、《虞美人·新河孤館聽雨》、《浪淘沙》、《水調歌頭·蕭山丁藍叔屬題大碧山館圖》、《前調·秋日期子九蓮士夜泛東浦訪澈凡上人》、《太常令·滿城風雨近重陽》。

【時事】 五月，江南大營失守。

文廷式(—1904)生。辜鴻銘(—1928)生。陳衍(—1937)生。梅曾亮(1786—)卒。

## 咸豐七年丁巳 一八五七 二十九歲

正月初三日，為叔弟理喪。

《日記》：“為叔弟書栗主，謚之曰端懷。私謚非古，然行之久矣。況以叔弟之自愛，尤不可無以慰其心。按謚法，慈仁短折曰懷，弟可以當之；又加之以端，而弟可無憾也。……延僧五人為弟理《楞嚴經》。”

二月初三日，邀陳壽祺飲於越縵堂。

《日記》：“邀陳珊士出城，同聚越縵堂。主人貧甚，不能具酒肴，出食物數種充飢，至夜分散去。”

十七日，與周星譽、星詒遊南鎮。

《日記》：“叔雲、季貺以舟來迓余遊南鎮。同舟者趙徵輩三四人。時春事初盛，正平生著屐時矣。午刻抵禹廟，略一瞻眺，即上會稽山，憩鎮祠，香火寥黯，遊人甚稀。與諸子徘徊愴嘆，頗有身世之感。”

二月，跋《黃黎洲先生金石要例》。

《黃黎洲先生金石要例》一卷，未刊稿，現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卷端、卷末均鈐“越縵堂”朱文方印。起黃宗義《金石要例自序》，終《銘法例》。後有跋云“丁巳二月下旬鄉後學李模跋尾”。

三月初一日，與諸社友集蘿庵。

《日記》：“密雨終日，與子九、葆意、蓮士、叔雲、季貺會於蘿庵。寺僧煮豆腐見餉，治酒肉鷄黍相犒。”

二十一日，撰隱修庵碑記並書。

《日記》：“爲隱修庵撰碑記並書。”

案：碑記及文今已不可考。

四月十四日，與社友作詩課。

《日記》：“夜飯後，偕周氏昆季、子九、蓮士約作詩課，以一人做主考命題，評定甲乙，序齒輪看。遂以明日始，子九主課命題，擬陶徵君《田居》五首、《苔花》七律，限後明日辰刻齊至艾臣家繳卷。”

十六日：“作社課詩，約兩時許脫稿，……繳卷畢，蓮士、子九亦至，遂請子九定甲乙。”

案：越縵所作未見諸集，是年《日記》末附有《擬陶徵君田居同子九叔雲素人作丁巳四月》題目，未有詩。又有《擬李昌穀美人梳頭歌同子九叔雲蓮士作》，未知是否爲課詩。

十九日，汲古閣本《文選》遭竊，其中詩歌多有評注。

《日記》：“終日昏睡，失去汲板《文選》一部。其中詩歌多已加評注。余頗不喜選學，故此書用功甚疏，近年偶有所見，稍筆之於此。”

七月十八日，品評社友詩。

《日記》：“余嘗評同人詩。素人如李廣飛將，神出鬼沒，然無部伍行陣，卒犯之，無以禁。予自謂如劉將軍，遇小敵怯，遇大敵勇。子九如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平子如見何次道飲酒，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季貺如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神。蓮士如王僧綽，采蠟燭爲鳳凰，工巧奪目，爲人打壞，亦復不惜者耳。”

十月三十日，典首飾繳賦稅。

《日記》：“作片致芝軒叔，屬以金簪兩根、金搔頭一根代爲質錢三十緡，

完國課也。”

十一月二十五日，葬叔弟楸。

《日記》：“辨色啟靈，侵晨舉觀登舟，辰刻抵上塘淩殯所，已刻安殯，設祭，更易服祭先君子及土神。午刻回舟，詣家廟，拊主於室，即歸虞祭。”是歲，點閱史書及訓詁書。

《日記》七月初二日：“加丹《後漢書》、《爾雅正義》、劉熙《釋名》、沈彤《儀禮小疏》諸書，間亦加評注。諸書皆竭終歲力不能遍者，而一日難舉之。蓋有所思即取而閱，閱時有所得，即取而加丹。”二十一日：“閱《三國志·魏書·列傳》。”

編年詩：《哭叔弟楸》、《晚步門外風浪浩然臨流獨立頗有江湖之思成五言一章》、《春日溯何山至侯山尋小隱園遺址經明相國錢文貞公先塋訪讀書處不得五首》、《夜沿官瀆諸水邨至東浦得兩絕》、《早至平水谿口登岸意行三四里至顯聖寺不入》、《山行口占所見》、《偕子九遊化山傳燈寺》、《傳燈寺觀章皇御繪宏覺禪師像敬賦》、《傍晚自傳燈寺步至恣公塔》、《偕子九宿恣公房》、《化山大谿中有巨石孤立奇古可喜傳是葛仙翁釣石》、《雲門寺懷古》、《雪嶠禪師塔》、《同子九寺門坐月》、《春晚泛舟至湖南看桃花風雨暮歸已紛紛見落紅矣悵然賦二十八字同子九素人叔雲作》、《擬李昌穀美人梳頭歌同子九叔雲蓮土作》、《周叔雲季旣星詒兄弟各爲予畫湖塘邨居圖叔雲並和子甲寅夏初過湖塘詩韻題詩其上即作詩答之》、《秋夜訪瀛渚山家》、《八月十八日偕群從乘暴漲放舟至三江閘觀潮》、《九月八日積雨初晴明日將出遊先占兩絕句》、《九日偕孫子九行湖上仍用前韻二首有序》、《晚過城隅光相寺古西寺也》、《謝墅山中書所見用前門多韻》、《登九里山作》、《兩日後再過西寺》、《季冬甲子日初晴喜占一律》、《丁巳十二月十九日邑令葬林烈婦李氏於西郭外官道旁紀之以詩有序》、《題柯山七星巖十首》、《題陳寸垞淡與梅隣圖》。

編年文：《歷代謚法輕重》、《黃黎洲先生金石要例跋》、《周易述跋》(佚)、《困學紀聞跋》(佚)、《隱修庵碑記》(佚)。

編年詞：《杏花天》、《青玉案》、《采桑子·丁巳秋夕》、《水龍吟·丁巳中秋夜風雨橫甚賦此寄悶》、《瀟湘逢故人·寄夢調汴中》。

【時事】正月，晉封懿妃葉赫那拉氏爲懿貴妃，即後之慈禧太后。十二月，英法聯軍陷廣州。

劉鶚(—1909)生。朱孝臧(—1930)生。魏源(1794—)卒。

## 咸豐八年戊午 一八五八 三十歲

二月初八日，程炳暹來上館。

《日記》：“東陽程子實秀才炳暹介子九來上館，課季弟也。”

十二日，與諸友遊柯山，留宿。

《日記》：“是日與叔雲置酒柯山七星巖，約諸友看桃花。子九兄早至，遂同子實兄、曉峰弟買兩槳赴柯山，會叔雲、寶意、余曉芸等十四人。飲至晚，諸君各歸。”

《蘿庵遊賞小志》：“戊午二月十二日，置酒七星巖，招諸友看桃花。飲畢，客散，遂留居柯山。”

二十七日，作《壯改齋記》、《困學樓記》。

《日記》：“夜撰困學樓、壯改齋二記。……《困學樓記》文稍長，另存稿。”

案：《壯改齋記》存日記中，《困學樓記》則未見傳。

是月，報捐太常寺博士。

《日記》咸豐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由廩生捐貢百八兩，由廩貢捐太常寺博士銜七百五十兩。右共八百五十八兩，於江蘇上海縣茶局報捐，實銀一百廿九兩。咸豐八年二月上兌。”

三月初八日，初晤楊仲愉。

《日記》：“子九來，並邀子實同坐舟詣芝村訪叔雲，晤閩人楊子恂舍人仲愉。子恂工詩，自都中至閩迎眷屬，道經吾越，與叔子、雪甌、珊士皆素好。余讀其集，已卓然有大家風力，工拙皆似其鄉鄭善夫，品當在明初十才子上，雖有落朕套處，然與無病而呻者又不同矣。”

案：此係越縵與楊仲愉首次晤面，後結為異姓兄弟。

楊仲愉，字子恂。福建侯官人。同治元年進士，官工部郎。偕其弟楊叔懌與鄉人結“南社”詩社，著有《劍秋閣詩文集》。《杏花詩》卷丙《傷逝四首》之三云：“楊生少予二，擢第盛年時。揮斥萬金盡，疏狂四海知。平生多狎妓，餘事亦為詩。”詩注：“子恂壬戌由中書成進士，咸以鼎甲待之，時宛平王發桂侍郎為磨勘官，素稔其狎邪縱酒，摘其小疵，罰停一科。次年癸亥選庶常，假歸，久不敢入都。十餘年散館，改工部，皆以薄遊累也。”

十一日，訪端木百祿。

《日記》：“就訪端木叔總於四賢講堂，晤談，以青田石二方見贈，並以尊人太鶴先生道場山歸雲庵遺像及劉文成公授經圖索題。”

案：越縵集中未見有題此遺像及圖者。端木善制印。太鶴先生端木國瑚，道光十三年進士，工詩，通《易》。

五月，以雨災，郡城米價上漲，民情惶急。

《日記》五月初六日：“是日，郡中官紳給粥票於鄉之饑者，約九門齊進，男子以試院，婦人以義倉，限辰時始，午時止。至者數萬，擁擠街巷，不得行。門啟，僵仆踣死者數人，人大噪，兩縣令遽走，丞尉吏役盡逃，票卒不給，晚猶呼聲洶洶也。”初七日：“是日升米至大錢五十六文，西郭市中無米，居民持錢往來求餉合，不得，人心皇皇，輒喚奈何。”初八日：“是日石米市至六千餘，市中聲言將七十文一升。上午有人數百自郡中來，擊毀各米肆殆遍，且恐獨云將次及富家，官吏不敢誰何。時勢可知矣。”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咸豐八年：“時五月大雨。”

案：是年清廷剿殺江南一帶太平軍，又逢雨災，長江下游蘇、浙、皖難民四處流散，錢糧緊缺，遂滋民變。

六月十八日，周星詒贈所繪越縵堂圖。

《日記》：“得季貺書，並畫越縵堂圖見贈。筆法高秀，林樾間瑟瑟生秋氣，惜不早寄十日，可令人減暑暘之苦也。作書謝之。”

八月初十日，痢病甚重。

《日記》：“痢更甚。復屬子實兄換方服之，又吞青麟丸三錢，以蜜湯一椀送下。午遂不能食。下午卧，不能起矣。夜移宿家慈寢室，痢更劇。自此絕飲食，所下皆赤如血。”

九月初二日，病將愈，補寫《日記》。並有詩紀病。

《日記》：“是日追寫病後日記，目疾猶未平，殊苦眩瞶。人皆以余眼痛為看書所致，余亦知此固病後所最忌，然終日飽食甘飲，又不能出門一步，使並禁書不觀，昏昏度日，將何以為生耶！老鼠搬薑，固明知無益而不能絕耳。”

《白華詩》卷丁《九月四日沉疴乍起雜感三首》第一：“入夏叢百祟，日食僅一匕。綿惓盼及秋，衆病庶漸理。詎云草木質，零落猶未已。雞肋人盡舍，鬼伯顧之喜。男兒學未成，天意肯輕死。得非警玩延，浮生固難恃。三十不努力，期頤亦可恥。炊熟悲古人，九原竟誰起？”

初九日，同孫垓訪周星譽，時三人皆積病初愈。

《白華詩》卷丁《重九日偕孫五過芝村周十一兄弟賦詩限九字韻時予與二君皆積病新起》：“今年蛾賊擾浙右，烽煙滿郊扶母走。驚魂甫定入疾疫，日日布衾卧蒙首。故人遭亂今無多，病鬼縱橫迭相守。呻吟遂過秋風期，紫蟹黃花坐成負。一年佳賞太寥落，造物憐才起枯朽。重陽之日忽放晴，人生此遇豈多有？朝來孫五刺船至，招予滿酌東浦酒。周家兄

弟夙好客，花前擁書傾一斗。相驚瘦質更凋喪，坐使名山侶衰醜。文章豈必甞俗知，意氣肯落昔人後。繞屋笑看稻大熟，何不終身事田畝？有杭可煮奉我母，有秫可釀速我友。但能溝壑逃餘生，遑事飢寒恤八口。願今下溼各占耕，歲歲村中作重九。”

周星譽《鷗堂賸稿·補遺·九日孫五李大過訪滙堂限九字韻同季貺》：“變遷人事無不有，病骨今年漸衰醜。西風一月不出門，卧看黃花獨搔首。”詩注云：“子久、蕓客與余皆新病起。”

十六日，客杭州，流連西湖月餘。

《蘿庵遊賞小志》：“九月十六日客杭州，出錢唐門，至湖樓下喚船渡六橋，登岸，歷白蘇祠，登望湖樓，經水仙王祠、陸宣公祠，吃茶於平湖秋月。……自後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十月初二日、初四日、初十日、十七日、十八日，皆在湖上短游。寓目所得皆奇，片賞在心，隨時可記。”

十月初八日，應鄉試，十一月揭榜，仍不售。

《日記》：“黎明起，偕諸子坐肩輿至貢院。已刻入闈。”十一月十二日：“是日秋試揭曉，余又落解。”

十一月，屢得周星譽、星詒兄弟書，皆敦勸捐官，即往訪之。

《日記》十四日：“得叔子書，以余落解，故甚為侘傺不平，所以慰藉之者良厚，且勉以貲郎自效。不禁復誦涕零矣，即作報書謝之。”

案：此段文字，越縵眉批云：“豎子欺心欺天，一至於此，自恨目中無瞳耳。”

十七日：“得季貺書，書累數千言，勸予決計入貲為郎。”

二十四日：“得季貺書，並慰予落解詩，沉雄樸厚，逼真老杜。錄之於左：會稽李子氣豪邁，弱冠聲名動江海。危時學殖志經濟，窮鄉婦孺欽文采。宣皇末造斯道昌，鄉國群彥承休光。取啖比興溯甫白，被飾雅頌輕齊梁。詒也少年最晚出，挽執鞭弭從疆場。稚駒出櫪矜顧視，奇氣直欲無八荒。諸公落落不足齒，眼底千秋見吾子。含納經史厚根柢，發為文章規正始。致君堯舜豈無術，許身稷契良有恃。今年有詔校群士，白袍翩然赴省試。制義纔出萬口傳，竊喜搏風一日起。昨者榜發又被斥，書來告我感我耳。涕泣為子痛時命，心之紛亂誰能理？一第於子豈重輕？嗟哉三十拙治生。有弟差賢去年死，匡飭門祚惟一身。頻年早潦收屬歉，稻田五十常廢耕。藜藿自甘文舉餓，詞賦不濟相如貧。進子一言奉子酒，苟有令德寧終朽。昭華高價沽有時，太阿奇光發每後。自從海宇苦戰爭，大河南北無完城。中原厲魄日號怨，三江戰骨露縱橫。外夷乘釁復蠢動，要索歲幣窺神京。天王愛民恤民力，姑以寬大宏皇仁。條刺狂悖悉報可，不忍征討勞民生。廟謨有待乃始發，舍本就末非聖心。先

靖內亂後外寇，次第撻伐清煙塵。側聞求治急賢俊，數以手詔諮公卿。朝看奏名夕起發，草野往來來干旌。邨官隸臣悉召對，如子豈得長沉淪？金璋之器世所重，眼前點毀終難動。闕宮清廟要琴瑟，明堂大廈需樑棟。願子慎保千金軀，努力請時為大用。”

案：此詩不見於周星詒集中，蓋是自行刪去。

“上午坐舟由王城寺溯東浦，訪叔子、季貺於芝村。……讀叔、季兩君日記，甚憤惋予之不得一第。言之傷心，不特過於骨肉，並有非僕所能自言者，甚至其閨人孺子亦形憤嘆之聲。此白傅所謂‘他人尚不可聞，況僕者’也。”

案：此段文字越縵眉批云：“二豎賣予至此，恨不生食其肉！”白居易左降江州司馬，元稹慰之以書，白覆書有“他人尚不可聞，況僕者哉”之語。元白乃絕世之交誼，周星詒知友之深、而賣友之毒，無怪乎越縵恨之入骨。

十二月初三日，鬻田捐官。

《日記》：“是日鬻田三十畝於秦氏，畝得錢五十六千文，皆單港腴壤，為予報捐，故屏當湊數，猶缺數百金。敝賦已盡，再無逼處矣，仰屋長嘆，奈何奈何！”

咸豐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追記云：“以上共田叁拾畝零柒分零柒毫伍絲肆忽，除雞頭陸田叁畝零貳釐零零肆忽，淨得念柒畝陸分捌釐柒毫伍絲。每畝陸拾仟，得錢壹仟伍百伍拾仟零伍佰文，計銀捌百柒拾伍兩。”

十三日，任棻贈以《黃文獻公全集》。

《日記》：“得友薌片，以義烏新刻《黃文獻公全集》見贈。”

二十日，程炳暹解館。

《日記》“程子實解館歸去，以端硯石一方見贈。”

二十七日，三十初度，賦詩感懷寥落。

《白華詩》卷丁《戊午季冬二十七日予三十初度飲戚族兄弟於越縵堂作歌自壽》：“先生謫仙孫，人間偶遊戲。釣鼈海上忽掉頭，閉門著書作生計。卅年急景雙丸催，學算學劍徒徘徊。丈夫不朽自有在，坐覺萬古胸中來。庚寅吾降首三日，予生三日為庚寅元旦。中丁陽九戰爭急。草間歌哭天所遣，醉裏山河老無劫。江淮幕府連雲開，振衣欲上凌煙臺。儒生報國志殺賊，下馬露布奚須才。雖然北府荀郎亦何物，新野司徒等寂寂。我躬久習鋤犁勤，不解軍門事長揖。四座勸我金叵羅，人生此會能幾何。六龍下食氣象好，八達窺竇伴狂多。山中高臥足一世，眼前且喜無干戈。嗚呼！詩能吾窮病吾棄，此生差免鬼神忌。溝壑未必皆夷齊，史冊何須見蜃志。一尊奉母樂事長，孺人稚子相扶將。年年今日草堂

雪，梅花賭飲三千場。”

編年詩：《春晚日連夕飲族人新宅》、《題魯蓉生竹林抱書圖二首》、《偕東陽程子實秀才近遊邨中憩雍樂橋又西過荷花蕩慈雲庵二首》、《寇亟》、《聞括州兵變創兩大帥賊已逾桃花嶺入婺州境》、《夏初邨居二首》、《寇逼》、《伏日聞官軍拔縉雲進取處郡浙事漸解二首》、《紀鄞縣東鄉史逆之變》、《九月四日沉疴乍起雜感三首》、《重九前一日強步登樓始作秋望次友人去年九日杭州寄懷詩韻示諸弟及戚友》、《重九日偕孫五過芝邨周十一兄弟賦詩限九字韻時予與二君皆積病新起》、《秋末遊西湖至蘇公祠入孤山經放鶴亭作》、《孟冬十日復獨遊湖上晚自蘇公祠取段家橋歸二首》、《一月以來與程秀才及群從遍飲邨店無日不醉口號一絕句》、《周叔雲季貺兄弟勸予入貨為郎漫賦長句答之》、《題馬令南唐書後絕句六首》、《寄陳間谷商丘間谷近遭母慘即以慰唁二首》、《寒夜聽雨寄王孟調開封》、《冬夜讀後漢書李固杜喬傳》、《雜詠後漢事十二絕句》、《聞賊陷六合縣弔觀察溫公紹原》、《戊午季冬二十七日予三十初度飲戚族兄弟於越縵堂作歌自壽》、《除夕讀書用東坡除夜病中贈段屯田詩韻寄中表陳珊士庶常》。

編年文：《壯改齋記》、《困學樓記》（佚）、《二烈婦合傳》、《釋徹凡募梅精舍詩序》、《致王平子大梁書·別後兩閱歲華》、《為程子實跋石谷子畫冊》、《致陳間谷商城書·一別兩年》、《咸豐八年鄉試闈藝》、《論紹興形勢》、《儒學傳序》。

編年詞：《洞仙歌·戊午春日置酒柯山七星巖賞桃花偕周菽雲編修孫蓮士助教陳珊士庶常同賦》、《眼兒媚·夜雨乍寒夢短倚衾激楚達旦》、《減字木蘭花·夜雨聲達旦秋寒擁絮衾矣》、《南鄉子·新秋夜涼時有風雨疏衾夢斷占得此解》、《醉花陰·戊午初秋》、《虞美人》、《梅子黃時雨·連雨滯人幽窗理坐念西偏山水煙翠正濃安得釣筒茶具搖漾黃絲絮雪間也賦此東同人》、《梅子黃時雨·有寄》、《祝英臺近·暮春遊嚶城秦氏小山園》、《臺城路·往時湖南山桃李最盛去冬大雪居人多斧作薪今春花事遂爾稀寂籬邊屋背寥落可憐為賦此解》、《洞仙歌·武林湖樓書見》、《南歌子》。

【時事】 二月，清軍大破太平軍，收復江南大營。四月，與俄羅斯簽訂《愛琿條約》，割黑龍江北岸地與俄。英法聯軍逼至天津，陷大沽炮臺，六月，《天津條約》簽訂，英法退軍。

陳澧著《聲律通考》成，《漢儒通義》刊行。

康有為（一1927）生。朱駿聲（1788—）卒。龍啟瑞（1814—）卒。



## 卷二 蹭蹬京師(三十一歲至三十六歲)

咸豐九年己未 一八五九 三十一歲

正月三十日，擬撰《古今南人宰相表》。

《日記》：“予欲作《古今南人宰相表》一書。采自漢迄明，仿班氏《古今人表》，分九等。其入國朝者不敢論定，亦班氏例也。……予輯是書，將欲以會得失之源、集法戒之益，其書倘成，不可謂非有用者也。”

案：《古今南人宰相表》稿本現藏浙江圖書館。

二月初三日，孫垓催序詩集。

《日記》：“得子九片，催作其詩集序文。即復。”

案：越縵文集中未有孫垓詩集序文，筆者所見孫垓《退宜堂詩集》光緒七年刻本，序文亦非越縵之作。

二十五日，董理困學樓藏書。

《日記》：“偕芸舫理困學樓書籍，寫清單三紙。”

《駢體文》卷一《城西老屋賦》：“樓之前面，睥睨所橫，昔先大夫困學是名，聚書萬卷，插架鑿楹，丹黃手校，必嚴必精。”

案：上海圖書館藏《越縵堂類稿》殘本，目錄卷三有《困學樓藏書目錄記》，文則未見。而此處所言“清單三紙”亦未見傳。

二十七日，拜別母弟，啟程入京。徹凡、徐虔復有贈行詩詞。周星譽、星詒、王嘯篁同行。

《日記》：“上午理衣箱被襪，皆太夫人一一檢視……傍晚拜辭太恭人，哀戀號泣，殆不自勝，惟期此行枕戈卧薪，毋負家國，得早遂色養，以贖前愆而已。跪請訓畢，即登舟，群從兄弟及妹倩等十餘人送至四皇廟。”

三月初一日：“早偕叔子、嘯篁同渡江，叔子偕其姬人許令芬女史入都，嘯篁以試縣湖南入覲也。……季貺獨處一舟。”

《白華詩》卷戊《二月二十七日里中金龍四大王廟別諸從兄弟北上廟祀

宋人謝緒越人送別處也》。

徹凡《募梅精舍詩存》卷三有《蕪客過募梅精舍話別》、《送李蕪客王嘯篁周叔雲季貺之京》。

徐度復《寄青齋遺集》有《百字令·送周叔雲編修季貺司馬李愛伯郎中人都再限月字》。

三月初七日，抵上海，勾留數日，眷寶和堂妓茗娘。

《日記》：“晨抵上海，泊小東門外。”十三日：“予與茗娘話別，君許剪髮為贈，且堅囑晚間再一過別，予諾之。……下午欲赴約，以足疲，且恐難為別，乃以鷹洋七元屬嘯篁代還局帳，且致殷勤領信物焉。至晚，嘯篁歸，言茗娘不肯付髮，亦不受錢，要予必親往始可，嘯篁乃以洋交他人而出。予聞之甚懊快，而高城已暝，重門上鑰，不能往矣。魂神飛越，抱恨莫涯，因占即事四律以寫我心，不計其詞之工拙也。”末首云：“半日相拋帶恨看，一宵情比一宵歡。謾言此去無多別，未信重來大是難。綠浦愁中波渺渺，紅樓天際路漫漫。客中剩有思親淚，不敢緣卿一再彈。”

案：《白華詩》未收此詩，而卷戊有《暮春重客滬上携妓至紅橋置酒感賦》，題中“携妓”二字略去，蓋諱言之。

《日記》詳錄行程：三月初七日至上海，勾留數日，十五日至嘉定，二十二日復至上海，二十六日至青浦，二十七日至崑山，二十八日至蘇州，小游數日。四月八日至無錫，十一日至常州，十六日至丹陽，十八日至揚州，二十日至高郵，二十一日至淮安，二十三日棄舟登陸，過黃河。五月四日至郟城，八日至泰安府，十日至德州，十五日抵京。越縵居於江南水鄉，山川煙樹，花木繁盛；此行見中原之開闊遼遠，人情風土亦各有別，故有數十首紀遊詩，收入《白華詩》卷戊。

五月十七日，抵京。

《白華詩》卷戊《五月十七日入都作》：“軼蕩九門開，皇居固壯哉。塞形遼海控，山勢太行迴。郡國今多事，風塵我又來。至尊方側席，誰是濟時才。”

《日記》是年十月二十五日：“予入貲為郎，初意四五月間即可到部，乃閩撫遲至秋始入奏，戶部以予初官太常博士，未及申明，遂持駁議。”

案：自五月初十日輟日記，至十月初一日始記。越縵曾於咸豐八年二月於江蘇上海縣茶局報捐太常寺博士，復捐戶部郎中，因繫次報捐，未申明初官太常博士，故被駁。

暫居周星譽處。周星譽爲揄揚於潘曾綬、周祖培等，因館周府。

《日記》是歲末有《京邸臘夕與叔子珊士夜談同賦五韻限宿字》，後越縵手訂《白華絳柎閣詩集》未收入，蓋以與周氏交惡後有所忌諱。但《日記》附錄周詩：“幽居賃窮巷，繞舍多古木。上有老鴉巢，其下結我屋。板扉落葉堆，一月謝剝啄。喜君襪被來，同伴老鴉宿。詩成未須眠，松鑪香魚粥。”由“喜君襪被來，同伴老鴉宿”，可見時越縵借宿於周處。此詩不見於周星譽詩集。

劉禹生《世載堂雜憶·李蕓客的怨氣》：“李到京，不能到部，乃住昀叔家，昀叔爲遊揚於翁叔平、潘祖蔭之門。越縵後經翁、潘推薦，皆昀叔爲之先導也。又推薦於商城周祖培之門，祖培延教其子，移住其家，越縵更得交朝士。”

黃濬《花隨人聖盦摭憶·李蕓客與祥符二周隙末》：“蕓客既困於京，乃居昀叔寓中，昀叔爲之遊揚於翁潘，又薦其教授周相國祖培邸中，由是知名京師。”

王逸唐《今傳是樓詩話·祥符周氏兄弟》：“尊客對昀叔初頗折節，因亦深賴遊揚，其獲交中朝賢達，聞亦得力昀叔爲多。”

六月初四日，與周星譽夜談，討論錢法、駢體文。

周星譽《鷗堂日記》：“今日與蕓客討論錢法一則，甚可採，因記之以貽臺官之留心國是者。”“夜色甚涼，與蕓客論駢體文。蕓客謂唐賦無一首佳者，宋人《秋聲》及《赤壁》兩賦名重千古，實則支離軟滑，兼壞賦體。諸論皆有特識，記之。”

二十五日，於福建票局報捐戶部候選員外郎。

《日記》：“九年六月廿五日，奉旨由捐職常博捐常博壹仟壹佰柒拾兩，由候選常博捐主事壹仟貳佰伍拾壹兩，由候選主事捐員外貳仟肆佰叁拾兩，由候選員外捐郎中壹仟壹佰伍拾貳兩，捐足三班壹仟柒佰廿捌兩，捐分發捌佰兩。捐免保舉壹仟兩。右共玖千五百叁拾壹兩，於福建票本例報捐。”

案：咸豐九年新例，貢監補交四成銀數，又因各種減成折收，越縵祇繳捌佰壹拾伍兩，

秋，與王星誠應順天鄉試，仍報罷。

周星譽《鷗堂日記》咸豐九年九月七日：“蕓客占骨牌數，問今科得失，占詞甚吉。”“晨起看題名錄，王平子中副榜，蕓客又復失意，感嘆不已。”

王星誠中榜兩日後病卒，越縵有《哭王平子五首》詩，又患其《西鳧草》

散佚，後將之鈔錄於《日記》中，並跋曰：“咸豐庚申正月二十四日手寫於京師宣北邸舍，畢一卷，共爲詩七十五首，詞二十五首。”

十月初二日，潘曾綬來談詩甚久。越縵以詩投贈，頗受引重。

《日記》：“潘絨翁侍讀來。絨翁名曾綬，太傅文恭公子也，以四品卿秩居京師，工詩好士。自予入都，陳珊士稱之於令子伯寅學士，學士侍直海澱，見吾鄉人，數詢及予。未幾，絨翁忽來訪，予以他出，未得見。次日書來，索予詩及叔子兄弟詩去，旋各題詩見還，推獎甚至；題予集有‘才如子之少，海內孰知音’之句。數日復來訪，又不值，予始往答。頃索予自丙辰年日記觀之，謂當今無兩者。今日來談詩文甚久，予慙拙，不能事貴遊，又素偃蹇，懶酬應，平日未嘗以文字語人，故問名者絕少，亦不以此爲意。然絨翁愛才之雅，不可忘也。”

《白華詩》卷戊《酬潘絨庭丈曾綬四首》第一：“當代韋平望，如公得幾人？簪纓九州冠，詞賦一家新。優老榮卿秩，承顏有近臣。謂子伯寅學士。似聞東閣舊，猶許吐東茵。”

潘曾綬《陔蘭書屋詩二集》己未《題李蕪客郎中慈銘越縵堂集》：“才如子之少，海內孰知音？惟有沉沉醉，長爲戚戚吟。冰霜堅暮氣，天地鍊名心。對月思親淚，清輝證素襟。”

潘曾綬，字絨庭，江蘇吳縣人。道光二十年舉人，官至內閣侍讀。所著有《陔蘭書屋詩集》、《陔蘭書屋筆記》、《絨庭老人自訂年譜》。晚年喜與越縵詩詞唱和，並摘錄越縵日記云《蕪記摘雋》，越縵《誥封光祿大夫追贈三品卿銜前四品卿銜內閣侍讀潘公墓志銘》稱其“工詩文及詞，晚歲尤嗜詩，無一日廢書不觀”。

初六日，撰《夏烈女墓志銘》。

《日記》：“子恂來，屬撰《夏烈女墓志銘》。”

案：此文未見傳。

十九日，潘曾綬贈以《陔蘭書屋筆記》。

《日記》：“絨翁來，不晤。以新刻《陔蘭書屋筆記》見贈。”

十月，校閱《十駕齋養新錄》。

《越縵堂讀書簡端記·十駕齋養新錄》卷中跋：“竹汀先生此書考訂精密，足繼《困學紀聞》、《日知錄》而起，非它說部可及也。《餘錄》則多札記未定之語，後一卷尤多，惟修容一條可取耳，此刻時未別擇之過也。己未十月既望，越縵學人李慈銘識。”

十一月十三日，得家書，知太夫人復賣田七畝。

《日記》：“得家書，知賣去會龍堰田七畝有奇。”

《白華詩》卷己《寒夜讀家書》：“朔風入寒夜，嚴霜積庭墀。仲氏有書至，慘悽不成辭。上言我母老，壘粥難支持。下言兒女稚，天寒啼朝飢。弟妹復多病，藥餌無人施。債券盈一尺，催租日凌欺。近割渦陽田，倉皇救然眉。哽咽未終讀，揣惻傷心脾。我家號素族，一頃先疇遺。詩書與菽水，事事恒仰斯。勤儉承世業，安貧重別離。予也涉浮慕，忽有仕宦思。違親事結束，貿然來京師。微官格吏議，苛求及銖錙。一試又被蹶，垂首不敢嘶。寄食乏友誼，尸饗累親慈。朝廷廣輸納，階級充優廡。謁選數萬人，捧檄無所之。予本專愚流，動靜違時宜。生產嬾不理，壯歲猶兒嬉。見人輒訥訥，諂笑違所知。薄植昧自量，途窮亂百為。此舉誠職咎，此志良可悲。三十不成名，仰俛無餘貲。變策思自展，奮身效明時。覬幸或一得，稍可營烏私。間關走異國，回望常涕洟。今夜故園月，冷光薄庭幃。一家盡寒色，圍坐計歸期。所禱皇天仁，薄祐酬深危。三世沒未葬，存者日益衰。但遂粟布早，不希茵鼎遲。科第身外事，遑敢怨數奇。顧弟勉承歡，苦志儻不違。詩成指斗柄，漸漸橫南箕。下有我鄉邑，吾廬斷晨炊。”

此詩之前一首為《送周生之官閩中即便道還里》，末句“一家風雪柴門閉，藉汝平安報老親”，此“周生”當是周星詒無疑，可見周星詒捐官閩中，即日赴官，便道歸里。“近割渦陽田，倉皇救然眉”，可證越縵已知家中再次賣田，以補交虧例銀三百餘兩。周星詒見到越縵母親，太夫人必不知周將官閩，故將賣田所得三百金託周轉交越縵。周星詒捐官後囊中羞澀，而世局動盪，南北音訊難通，他遂生私心，携此三百金赴閩。

十二月初五日，《唐人萬首絕句選》評點訖。

《越縵堂讀書簡端記·唐人萬首絕句選》跋尾：“己未十二月初五日評點訖，以識一時讀趣所在耳，不必為定評。他日於此事或進或退，當否，更可相驗，則此又志眼力境地也。”

十二日，作書致仲弟恭銘，備言愧疚。

《日記》錄《京邸寒夜與仲弟書》：“上念讀書不得一第，無以報天子、慰先人，為老母色養；下念八口寒餓，病者、孤者，此所以悲來塞膺、擊案警憤也。”

案：上月十三日譜《寒夜讀家書》有“仲氏有書至”，蓋是復仲弟此書。

除夕，與周星譽、陳壽祺、杜人鳳等守歲。

《白華詩》卷己《除夕京邸守歲次厲樊謝南湖草堂除夕詩韻同黃白鄉體立陳珊士壽祺兩比部楊子恂舍人仲愉周叔雲編修作》：“傳箭中原戍鼓譁，歲氛猶未靖龍蛇。卅年貧賤初為客，一飯艱難怕憶家。忽漫旅中驚

爆竹，不堪愁裏送年華。相憐此夕同無謂，禁陌匆匆已曙雅。”

又有《京邸臘夕與叔子珊士夜談同賦五字韻限宿字》，陳壽祺《陳比部遺集》（己未）有《旅館夜坐得五古一章呈東鷗越縵子恂諸子》。

是年，與陳驥定交。

《文集》卷九《陳德夫墓志銘》：“予之識君在咸豐己未，時同應京兆試被放。一日，廣場聽樂，杯酒間數語了了見肝鬲，恨相得晚，即相訂為兄弟。”

《白華詩》卷庚《兩生行贈德夫》：“陳生氣雄萬夫敵，李生棱棱骨山立。大鵬希有豈再遇，塵海湛冥鮮人識。今年花月天街開，九門車馬奔如雷。兩生狂呼典裘出，燈樂樂仗嬉春來。杜秋能歌善財舞，痛飲拍浮過三五。回頭忽見槐花黃，努力窮經各閉戶。人生不得行胸懷，雞蟲得失何有哉！《漢書》一尺足溫卷，時與德夫同治《漢書》。何物兔冊埋浮埃。金陵昨夜大奏捷，十年鯨窟一朝得。朝廷五等廣行賞，百司盡予轉階級。兩生偁妮何所求，非吏非隱金門遊。告身未得博一醉，獨抱蒼生根本憂。”

陳驥，字德夫，江西新城人。遊宦北京，入貲得工部都水司行走。越縵人都後第一好友，惜早卒，越縵悲甚，哭之以詩，並為作《陳德夫墓志銘》，稱其“性沉毅，能斷大事。”

編年詩：《二月十七日里中金龍四大王廟別諸從兄弟北上廟祀宋人謝緒越人送別處也》、《舟至霞川橋看月追寄諸弟二首》、《渡錢江作》、《臨平山下看桃花作》、《上巳日行秀州道中得六絕句》、《舟行黃歇浦有作》、《夜泊黃渡看月有寄》、《嚶城月夜偕友人散步》、《周文之刺史沐潤招看嚶城清涼寺牡丹設讌花下歸後賦贈並幕中許太眉徵君械周君前宰是邑近復攝令云》、《晨至練江城外海王寺看牡丹漫成二絕》、《暮春重客滬上置酒紅橋感賦》、《晚泊青浦牌樓浜登岸小步》、《姑蘇道中雜詩七首》、《惠山紀遊六絕句》、《漪瀾堂遇雨步歸舟中作》、《夜登慧山頂看月》、《毗陵阻兵數日後聞賊退廣陵復決前進題家書後》、《風雨曉渡楊子江次前渡錢江詩韻》、《由潤州至廣陵途中書感》、《晚望邵伯暨社諸湖至露筋祠泊舟二首》、《寶應道中》、《四月二十三日渡河次袁浦聞搶賊郊宿之警二首》、《曉發桃源》、《晨涉沂河經琅邪入山驛宿蒙陰青駝寺三首》、《微雨過蒙放陽諸山二首》、《羊流店謁羊太傅祠》、《太安道中望嶽》、《平原十里鋪題壁二絕句》、《留智廟題壁》、《河間二十里鋪題壁二首》、《行路難五首有序》、《燕薊道中雜詠五首》、《良鄉道中望大房山》、《熊縣十二連橋旅次題壁》、《五月十七日入都作》、《京邸九日感

懷四首》、《哭王平子五首》、《酬潘紱庭丈曾綬四首》、《都城東偏浙人旅殯處酌平子柩》、《燈下讀孟調詩》、《贈陳德夫水部驥》、《柯山紅樹行寄柯山故人沈瘦生》、《七月間得凡公寄詩今三月矣燈下展閱走筆酬之》、《送友人試令吳中》、《送周生之官閩中即便道旋里》、《寒夜讀家書》、《至日後夜坐盼家書作此寄弟妹》、《冬夜懷望秦山人孫子九》、《暮冬夜坐用凡公送別詩韻即寄凡公鑑湖三首》、《京邸臘夕與叔子珊士夜談同賦五字韻限宿字》、《除夕京邸守歲次厲樊謝南湖草堂除夕詩韻同黃白鄉體立陳珊士壽祺兩比部楊子恂舍人仲愉周叔雲編修作》、《除夜述家居瑣事再次前韻》、《又懷柯山舊讀書處三疊前韻》。

編年文：《又寄內子書》(又名《戲擬唐六朝人與婦書》)、《京邸寒夜與仲弟書》、《答僕誚文》、《三代忌日記》、《夏烈女墓志銘》(佚)、《困學樓藏書目錄記》(佚)。

編年詞：《賀新郎·清明日臨平道中寄故園兄弟》、《謁金門·己未春晚舟行吳淞江中》、《祝英臺近·暮春遊嚶城秦氏小山園》、《青玉案·吳門朱氏歌樓夜飲聽雨》、《浣谿紗》。

【時事】 太平天國頒行洪仁玕《資政新篇》。

況周頤(一1926)生。張維屏(1780—)卒。

## 咸豐十年庚申 一八六〇 三十二歲

正月二十六日，族妹許字周星詒，與周星譽等飲於龍樹寺。

《日記》：“是日與叔子交換嫗帖，以從妹許字季貺也。子恂、珊士、已蘭、白香為媒，叔子設宴於龍樹寺。”

案：所云“從妹”乃越縵族伯硯香之女，《日記》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鄉人胡元孚縣令自江西來見，以族伯硯香屬代致殷勤也。硯伯即周□□妻父。”此處所塗抹之“周□□”當是周星詒也。

翁琳，字已蘭，浙江餘姚人，戶部主事。《日記》光緒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翁慶麟來，已蘭之從弟也，始傳已蘭訃，以去年十月卒於揚州，迄未補官，年六十七，亦無子。”

正月至三月，潘曾綬贈書數種。

《日記》二十日：“得紱翁書，並以《畿輔水利備覽》及晏斯盛《楚蒙山房集》兩書見贈。”

二十一日：“得絳翁書，並以令兄星齋侍郎《小鷗波館詞》見贈。”二月十七日：“得絳翁書，並以張詩舲尚書詩集見贈。”三月十二日：“得絳翁書，並以長白法可盒觀察法良《滙羅庵詩集》見贈。”

三月初八日，夜夢歸家。

《日記》：“夜夢歸家，見家慈及弟妹，撫問方畢，忽流涕言，行年如此，一事無成，世亂家空，孑身負罪，不覺長慟而醒。予自去年二月廿八日別家，迄今浹歲，無夜不夢，無夢不歸，然未有傷心至此者。淚在重茵，而家懸萬里。今夕里門烽燧，不知正作何狀。老母存避草間，能否安枕，殊不堪設想也。傷哉傷哉！”

閏三月初六日，與陳壽祺、周星譽、黃體立、呂庭芷、楊仲愉、楊豫庭、杜鳳治等集慈仁寺看花。

《白華詩》卷己《閏三月六日招同呂庭芷耀斗周叔雲兩編修楊豫庭太守叔擇子恂舍人兄弟周雪甌庶常陳珊士黃貞齋兩比部慈仁寺賞花以雜花生樹群鶯亂飛八字分韻賦詩予得亂字》。

陳壽祺《陳比部遺集》庚申《閏春六日同祥符周叔雲遂安黃貞香會稽李蕊客慈銘陽湖呂庭芷耀斗侯官楊子恂仲愉豫庭叔擇昆季會稽杜五樓鳳治集慈仁寺看花以雜花生樹群鶯亂飛分韻得生字》。

黃體立，字貞香，浙江瑞安人，官刑部主事。

呂耀斗，字庭芷，一字定子。江蘇常州人。道光三十年進士，咸豐九年由編修任陝西鄉試副考官，累至天津道。工畫墨蘭，能詞，所著有《鶴緣詞》。

楊叔擇，字豫庭。福建侯官人。官紹興、寧波知府。

閏三月清明日，感舊，賦《滿庭芳》解懷。

《霞川花隱詞》卷一《滿庭芳·庚申閏清明日客中扶病小遊坊曲聞日下歌聲根觸舊懷含悽成詠憶自辛丑閏後再逢今日廿年夢影三月愁根懣往傷今殊難自己耳》：“啼鴉留春，遊絲惹夢，天涯又閏清明。夜涼人靜，獨向六街行。月裏幽坊如畫，那門邊、低度歌聲。問誰傍、尊前擷笛，還似訴儂情。廿年前舊恨，柳枝共挽，私語調鶯。驀東風回首，獨自飄零。料得小窗今夜，映梨花、一樹冥冥。可能把、斷腸詩句，月下念教聽。”

案：今年乃薛珠嬰十周年祭，此“廿年前舊恨”當指薛而言。

二十二日，得家書。

《日記》：“得家中三月廿三日所發書，言二月廿二日聞杭州之警，家慈挈眷避居富林趙氏家，廿七日杭州陷，段臬使奔越，予家復移至黃山，幸



無恙。”

案：“段臬使”指段光清，安徽宿松人，道光舉人。時官浙江按察使。李氏族居盡毀於洪楊兵燹，越縵一家賃屋而居。此年至八月，太平軍與清軍展開拉鋸戰爭奪浙江，警訊頻傳，越縵感事之作有《聞清江浦之警感賦》、《聞故園近日消息傷亂憂家雜成五首》、《庚申清明時杭州新破》、《悲丹楊》、《悲吳門》、《庚申八月感事四首》。

四月十六日，閱《荀子》，釋七十五字。

《日記》：“偶閱《荀子》，摘其奇句僻字。”

案：漢代經師皆重荀學，至唐韓愈以爲荀學大醇小疵，宋代理學興盛，以爲荀學全無醇理可言，《荀子》遂備受冷落。乾隆時修《四庫全書》，其《荀子》提要云：“卿之學原出孔門，在諸子之中最爲近正。”盧文弨、謝墉校勘《荀子》，堪稱善本；錢大昕稱荀學與孟學同爲“大醇”；郝懿行稱荀學“其學醇又醇”；汪中也說“荀卿之學出於孔氏，而尤有功於諸經”；俞樾作《諸子平議》，尤致力於《荀子》；王先謙編《荀子集解》，凡此等等。越縵繼承乾嘉學者稱荀學“道醇學博”，晚年有“荀學齋”，門人稱荀學老人。欲校注《荀子》，但終未成書。

二十四日，與楊豫庭結昆弟。

《日記》：“豫庭來，並以蘭牒見交。豫庭少予一歲。”

案：稍後楊豫庭即赴紹興太守任，於越縵諸弟頗有照拂，而越縵於《致仲弟書》有云：“楊太守雖與兄爲昆弟交，但此君世路上人，又現握郡符，不便輕易干之。”

二十六日，周星譽移居宣武門外大街，越縵寄寓其府。

《日記》：“偕叔子赴新居，屋爲故相國曹文正家業。叔子賃其旁院十餘楹，竹樹頗饒，水石亦勝，都中所罕見者。其廳宇亭廊欄楯之屬結構精密，極似南中。以廳側三楹假予下榻。”

六月初五日，得潘曾綬贈書，後七日，又得其贈書。

《日記》：“得紱翁書，並以壽陽祁相國《饒訥亭後集》見贈。”十二日：“得紱翁書，以王居士《龍舒淨土文》、姚少師《道餘錄》見贈。”

十八日，撰成《元代重儒考》一卷。

《日記》：“撰《元代重儒考》，草草成一卷。復擬撰《雜綴》三卷，以旅中無書，遂輟不作。”

案：該書今未見傳。

上海圖書館藏《越縵堂日記補佚文》之《元代重儒記序》：“唐生客京師，長夏無事，因取《元史》及諸傳記所載爲重儒士之事條疏之，爲《元代重

儒記》，後之君子可以觀焉。”

潘曾綬摘《越縵堂日記》為《蕤記摘雋》。

《日記》：“再得絳翁書，言於鄙作日記及《東鷗日記》摘成兩書，曰《蕤記摘雋》、《雲記摘艷》。並以所錄見示，皆係手寫者。”

案：潘曾綬所摘《蕤記摘雋》未見傳。

七月十三日，作傳奇《秋夢》。二十二日，作傳奇《舟觀》。

《日記》：“予以近日之夢，忽忽有感，亦填《秋夢》一詞。”二十二日：“終日填《舟觀》傳奇樂府。”

案：《秋夢》乃寫一書生莫嶠（越縵初名模，故莫嶠乃暗示越縵本人），書生所夢戀人名柳嬰娘（嬰娘則明指珠嬰），自稱：“奴家柳姝，小字嬰娘，幼與莫郎，花前一諾，自乖素願，遂判兩塵。”寫莫嶠於落寞秋夜，情緒難消，朦朧中睡去，夢到舊眷柳嬰娘芳魂來訪，二人重遊舊地，纏綿悱惻。時嬰娘已卒十年，此來相會乃勉勵莫嶠勿自消沉，今生無緣，但盟訂來生。情詞真摯，哀艷動人，讀之令人怦然心骨生痛，如：“前生孽債頭陀願，今生罪過閻羅案，來生因果菩提讚。一會價迷夢幻，碧落黃泉，守這個情根相見。”

民國元年蕭山鍾駿文崇實齋校刊《桃花聖解齋樂府》，將兩書合為一冊，又名《越縵生樂府外集》。

八月初二日，顧廣圻孫瑞清介呂耀斗來訪，贈《思適齋集》一部，後越縵為之作跋。

《日記》：“定子偕顧河之孝廉見訪，年四十餘，粥粥篤謹，學問人也。聽其談古籍源流甚悉，固有得於家學者。孝廉又嘗從武進李申耆先生遊，能守師法云。”“贈《思適齋集》一部，乃上海徐渭仁新校刻本。”

十二日：“為《思適齋集》作跋。因此集係上海徐渭仁新刻，校勘未精，又有妄刪去者，河之再三為予言，屬記之於書，遂繫以三跋。”

案：此書今藏於國家圖書館，有跋文，並附手補鈔遺文四首，末署云“會稽越縵學人識”。

顧瑞清，字河之。江蘇蘇州人，咸豐舉人。顧廣圻孫。越縵曾云張星鑑有《顧河之孝廉傳》，未見。

十一日，顧瑞清來辭行，並以《癸巳類稿》等書為贈。

《日記》：“河之來，告明日行。以凌廷堪次仲《校禮堂集》、俞正燮理初《癸巳類稿》為別。又以前後《漢書》、杭世駿大宗《道古堂集》、楊芳燦蓉裳《芙蓉山館文鈔》、江都秦氏所刻《詞學叢書》及近時吳人戈載順卿《翠薇花館詞》、沈傳桂閏生《清夢齋二白詞》、黃韻珊《拙宜園樂府》諸

書贈叔子及予。久談始去。”

王重民輯《越縵堂讀書記·癸巳類稿》：“咸豐十年庚申八月，元和顧河之孝廉持贈越縵學人。……是月二十一日尊客記於都城宣南困學僑齋。”

二十三日，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越縵目睹京師慘變，不勝悲戚。

《日記》：“昨日戰又敗，僧邸退屯德勝門，兵潰去者三萬，夷人至西直門。……夷人燒圓明園。夜火光達旦燭天。是夕城中人見火光大恐，貴官多易服，率其家室四出求竄，達旦不止，號哭之聲聞於遠近。”二十四日：“聞夷人僅焚園外官民房，又聞夷酋額爾噶期以明日進城換約，從德勝門入，即以夷兵守門。連日都人紛紛奔避，朝官多盡室行，常熟、壽陽二舊輔皆去。今日出城者猶衆，車馬絡繹，坊市爲空。其自海淀逃入城者，扶老襁幼，係路不絕。貴官有先避居海淀者，前夜忽聞夷人至，多棄家屬貲裝而逃。都御史沈兆霖宵行迷路，奔竄百餘里，始狼狽入城。軍民被焚之家，焦爛四竄，哭聲震郊。以萬餘島夷孤懸深入，而致輦轂之下，慘變至此，可爲長慟。”“僧邸”指僧格林沁，時防禦京師。

《白華詩》卷己《庚申八月感事四首》之三：“五朝神籙翼皇州，縱火連宵燭九幽。法物盡隨群盜去，仙山真見萬靈愁。不須華髮摩銅狄，空使孤魂泣水囚內大臣文豐投水死。羯筈滔天古無此，憑誰海上搏長虯。”之四：“卧病危城百日驚，劇憐身死太無名。焦頭詎解中朝禍，泣血徒傷下土情。九廟鑑觀應不遠，諸君功罪豈難明。上方有劍無人請，慚愧平陵折角生。”

九月初十日，張星鑑贈《劉禮部集》。

《日記》：“張問月以武進劉申甫先生逢祿《禮部集》見贈。”

王重民《越縵堂讀書記·劉禮部集》：“《劉禮部集》十二卷，歲庚申居京城，崑山張星鑑明經介武進呂燿斗編修來訪，以此書爲贄。”並跋兩篇。張星鑑字緯餘，號問月，江蘇崑山人。著有《仰蕭樓文集》、《國朝經學名儒記》。

十月初二日，得周星詒閩中書。

《日記》：“得季貺六月廿四日閩中書，知已於五月中抵福州，眷口尚在越，其寄叔子書極道予從妹之才德，善於持家。”

案：周星詒赴閩爲官，中道還里，疑越縵太夫人此時以金三百託其轉致越縵，而周挾之入閩。越縵未得家書，尚不知此事。參同治元年十月十三日譜。

十一月二十四日，爲鍾寶田題畫。次日題周星譽畫。

《日記》：“爲鍾寶田題墨禪小影詩詞各一首。不存稿。”二十五日：“爲

憐芸題叔子畫牡丹、菊花詞各一首。不存稿。”

案：兩日所題詩詞已不可考。

十二月十一日，跋《十七史商榷》。

《日記》：“跋《十七史商榷》一通。”

《越縵堂讀書記·十七史商榷》跋：“《十七史商榷》一百卷，考覈精審，議論淹通，多足決千古之疑，著一字之重。與錢辛楣少詹《廿二史考異》、趙崧雲觀察《廿二史札記》皆為讀史者必讀之書。……予幼嗜讀史，苦少藏書，侵尋老大，貧悴難厄，卒無所成，《宋史》以下購借為難，竟至未能卒業。惟十七史稍能涉獵數過，新、舊《唐書》尤所留心，故於唐事略窺頭緒，偶有所論，存《越縵堂日記》丁集、戊集中，多與此書足相發明。惟奇零陋略，不能成書，為先生作廡僕可耳。……咸豐十九年龍集庚申冬十二月大寒節會稽學人李慈銘長孺識於京師宣南客舍。”

案：“咸豐十九年”，當是咸豐十年之誤。

十五日，讀張星鑑文集中論姚鼐文字，痛批姚鼐學風之惡劣影響。

《日記》：“作片致張問月，選所作古文八篇。其《贈何願船刑部序》、《贈呂定子編修後序》，論國朝學術盛衰之故，皆實有所見。何序言漢學宋學之優劣，尤能切至，而深嘆桐城姚鼐倡宋學以攻漢學，至以戴東原絕嗣為攻擊朱子之報，自是人習空疏，真學遂絕云云，尤見讀書有得。姬傳本文士，而妄思講學，其說又便於寡陋庸妄之人，狂吠一作，群狺轉甚，未及四十年，而戶鄭家賈之天下遂變為不識一字，橫流無極，鼐為作俑。嗚呼，是豈國家之福哉！因評問月此文，極論之。”

案：張星鑑《仰蕭樓文集》，有光緒六年刻本。

張舜徽《清人筆記條辨·越縵堂日記》（卷九）：“李氏於乾嘉諸儒，譏斥翁覃谿、姚姬傳、章實齋為最厲，既詆覃谿愚而無用，又責實齋讀書鹵莽，識有餘而學不足。復謂姚翁兩家初亦依傍漢學，既而碩儒輩出，乃遁而言宋學。按此皆評貶太過，不足以服三家也。”

越縵六十二歲時讀《惜抱軒尺牘》，猶譏諷姚鼐云：“惜抱經學甚淺，為同時漢學諸儒所輕，因循而尊宋儒，貶斥惠定宇、戴東原、朱石君諸君子。至自誇其筆記中所論史學，謂足與錢辛楣相匹，且以與袁簡齋素好，謂浙中可與竹垞、西河抗衡，則不識輕重之言也。”見《日記》光緒十六年六月十四日。

二十六日，請陳壽祺書春聯。

《日記》：“屬珊士書寓室春聯云：上士閉心下士閉門，剛日讀經柔日讀史。門額云：福為我母。”

編年詩：《人日發家書題後》、《家書封後函背又批二十八字》、《正月十一日家慈生辰招同翁已蘭戶部琳子恂卣蕪夜飲有作》、《越中燈詞十首庚申客都中作》、《二月望日大雪後月夜賦示同好並約遊西山》、《聞清江浦之警感賦》、《聞故園近日消息傷亂憂家雜成五首》、《庚申清明時杭州新破》、《夜夢僧兒二首》、《閏三月六日招同呂庭芷耀斗周叔雲兩編修楊豫庭太守叔樸子恂舍人兄弟周雪甌庶常陳珊士黃卣蕪兩比部慈仁寺賞花以雜花生樹群鶯亂飛八字分韻賦詩予得亂字》、《悲丹楊》、《悲吳門》、《庚申八月感事四首》、《贈呂定子編修》、《朝鮮鄭謙齋山水畫幅爲潘伯寅大理祖蔭題》、《爲吳碩卿工部景萱題潘星齋侍郎仿范寬釣雪圖三絕句》、《亡弟忌日感賦》、《庚辰生日書感》、《是日陳德夫獨冒雪過慰更賦一詩》、《庚申歲除日次東坡岐下歲暮思歸不可得爲饋歲別歲守歲三詩寄子由韻三首》。

編年文：《元代重儒記》(佚)、《元代重儒記序》、《水仙花賦》、《正月五日致故園諸兄弟書》、《誥封一品太夫人項城袁母郭太夫人八十有三壽序》、《桃花聖解盒樂府外集序》、《舟觀跋》(二篇)、《十七史商榷跋》。

編年詞：《貂裘換酒·京邸被酒感賦》、《滿江紅·燕中感事》、《買陂塘·庚申閏三月八日招庭芷叔雲豫庭子恂雪甌珊士卣香慈仁寺賞花時江南軍事甚急孤蹤偶侶羈愁未瘳對酒傷春因賦此解》、《臺城路·長安春夜雨聲達旦枕畔蕭騷殊有山居淒瑟之況愴然賦此》、《買陂塘·題潘味琴桐陰待月圖》、《滿庭芳·庚申閏清明日客中扶病小遊坊曲聞日下歌聲振觸舊懷含悽成詠憶自辛丑閏後再逢今日廿年夢影三月愁根懶往傷今殊難自己耳》、《少年遊·春夜借叔子醉行月下作》、《人月圓》、《虞美人》、《高陽臺·圍城日暮借昆陵呂鶴緣太史至邑邸晞賢閣弔亡友王孟調詞一首存絳樹閣詞牘中》、《玉樓春·同叔子和呂鶴緣玉樓春詞》、《金縷曲·東潘紱庭丈病起》、《滿江紅·美人抹胸同叔子珊士刻燭門韻作》。

【時事】 四月，以曾國藩爲兩江總督兼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七月，英法聯軍陷天津，八月，陷通州，咸豐帝走熱河，英法聯軍陷北京，大肆劫掠，並毀圓明園。九月，與英法重訂和約成。十一月，與俄國訂立《北京條約》。

江標(—1899)生。汪康年(—1911)生。宋翔鳳(1776—)卒。

咸豐十一年辛酉 一八六一 三十三歲

正月十五日，跋《讀書叢錄》。

《越縵堂讀書記·讀書叢錄》末署云：“咸豐辛卯上元日鄉後學會稽李

慈銘長孺甫識於都門寓舍。”

二十日，爲王月坡父作壽序。

《日記》：“爲月坡撰其尊人教諭君七十壽序，教諭尚有母，年百歲，可爲人瑞。”

案：此文未見傳。王月坡，浙江仙居人。

二月十三日，爲周星譽作《芝村讀書圖記》。

《日記》：“爲叔子撰《芝村讀書圖記》。”

案：芝村乃周星譽鄉居村名，時越縵與其往還親密，復結言社，相互推賞，越人稱越縵、周星譽、星詒爲“城西三君”，聲名頗著。蓋後與周氏反目，復覽此文，深爲忌諱，該文存於《日記》中，眉批自云：“此文不必刻。”王重民輯《越縵堂文集》未收。

二十八日，校訂《續方言》。

《日記》：“以錢唐梁氏刻杭大宗《續方言》與南匯吳氏刻《校讎》一過，並錄程東冶先生際盛《續方言補正》二卷於上。”

《越縵堂藏書簡端記·續方言》：“大題下補署：長沙程際盛免若補正，南匯吳省蘭泉之輯案，山陰陳壽祺附訂，會稽李慈銘校勘。卷上跋尾：辛酉二月二十八日取南匯吳氏《藝海珠塵》本及程東冶先生《續方言校正》對勘一過。”越縵案語十一條。

三月二十一日，代周星譽作文兩篇。

《日記》：“爲叔子代撰擬廣西殉難副將黃莊勤開亮論祭文、碑文各一篇。”

案：因是代人之作，例不存稿，今未見傳。

二十七日，潘曾瑩爲繪《湖塘村居圖》並題詩。

《日記》：“得星翁書，爲予畫《湖塘村居圖》，並題詩見贈。即復書申謝。”《白華詩》卷已有《星齋爲予繪湖塘村居圖並用曉遊天王寺韻題詩見贈疊韻奉謝》。

潘詩存越縵《日記》，其《小鷗波館詩集》未收入。

潘曾瑩，字申甫，號星齋。江蘇吳縣人。道光二十一年進士，授編修，咸豐間官至吏部左侍郎。善書畫，工詩，所著有《小鷗波館文鈔》、《詩鈔》。見吳汝綸《前工部侍郎潘公神道碑》。

三月，題《廿二史札記》。

《越縵堂讀書簡端記·廿二史札記》：“此書貫串全史，參互考訂，不特闕文誤義多所辨明，而各朝之史，皆綜其要義，銓其異聞，使首尾井然，一覽可悉，即不讀全史者，寢饋於此，凡歷代之制度大略、時政得失、風

會盛衰，及作史者之體要各殊、褒貶所在，皆可曉然，誠儉歲之梁稷也。其書以議論為主，又專取各史本書，相為援證，不旁及他書，蓋不以考核見長，與同時嘉定錢氏《廿二史考異》、王氏《十七史商榷》不同。所記兼及《舊唐書》、《舊五代史》，實為廿四史，而曰廿二史者，合新舊為一耳。咸豐辛酉三月會稽李慈銘書於京邸。”

“辛酉三月，寓都城宣武門外大街，病中閱訖。越縵堂學人並識。……予購是書，以咸豐丙辰家居時閱一過，己未携之京師，庚申後閱一過，即今凡三過矣。其中尚有漏略，擬為補之，卒卒未暇也。”

案：越縵對《廿二史札記》校閱數遍，評價較高，而於同治九年七月初五日重閱該書，稱趙翼以千金購於常州宿儒而自題名其上，趙翼識見淺陋，《廿二史札記》實非其所能為者。後人於《廿二史札記》作者身份引發爭議，多引越縵此論為佐證。

四月十四日，向潘祖同索書並跋之。

《日記》：“作書致潘譜琴庶常，索令祖太傅所編《熙朝宰輔錄》及吳次平太常所刻《洛陽伽藍記》。得譜琴復書，以二書見貽。”“跋《熙朝宰輔錄》。”十五日：“閱《洛陽伽藍記》訖，為作跋。”

《越縵堂讀書簡端記續編·洛陽伽藍記》末署云：“時咸豐辛酉四月會稽李慈銘書於京師宣南寓齋。”

潘祖同，字譜琴。江蘇吳縣人。咸豐六年賜進士，改庶吉士。著有《竹山堂集》、《潘譜琴日記》。見章炳麟《清故翰林院庶吉士潘君墓志銘》。

五月初九日，呂耀斗囑點定《抱潛詩集》。

《日記》：“得定子書，以陳君小鐵元祿所著《抱潛集詩》兩冊屬為點定。”

陳元祿，字小鐵。浙江錢唐。官直隸、永定、河南等同知。著《抱潛詩存》、《十五福堂筆記》、《陳元祿自訂年譜》。陳元祿欽慕越縵文才，欲薦之天津觀察。

六月十六日，跋《劉禮部集》。

《日記》：“跋《劉禮部集》前後兩通。”

王重民輯《越縵堂讀書記·劉禮部集》收跋文兩篇。

八月初四日，慈安、慈禧二太后欲垂簾聽政，越縵受命檢歷代賢后臨朝故事。

《日記》初四日：“當國有議請母后垂簾者，屬為檢歷代賢后臨朝故事。予隨舉漢和熹、和帝后。順烈，順帝后。晉康獻，康帝后。遼睿知、景宗后。懿仁，興宗后。宋章獻、真宗后。光獻、仁宗后。宣仁英宗后。八后，略疏其事跡，其無賢稱者亦附見焉，並為考訂論次，並條議上之。其稿別存。”

案：今未見其文。

《清史列傳·新辦大臣傳一·張之萬》傳云：“同治元年，陞禮部右侍郎，仍兼署工部左侍郎。先是，南書房、上書房翰林奉懿旨編輯歷代帝王政治及前世垂簾事跡可為法戒者，三月，之萬偕太常寺卿許彭壽等彙纂，書成，錫名《治平寶鑑》，賞賚珍物。”

九月十九日，得家書，始知太夫人去年以三百金託周星詒寄都。

《日記》：“五樓以家書見眎，知其子已見過家慈。即日取匯銀二十金。且言家慈去年業以三百金託季貺寄都。”

案：此處短短數十字記捐資被竊事，當是驚愕之極，因去年同周星詒通信，周並不言寄錢一事，此時大概已經料到捐資付流水，其心痛自不待言。見上年十月初二日《譜》。

十月初一日，在《日記》中記曾撰《臨朝備考錄》。

《日記》：“慈銘曰：垂簾之事，予曾擬《臨朝備考錄》一書，采擇漢代以來可為法者，而痛論近日之事勢，有不得行者於後，屬叔子以貽商城，慫恿上之。商城亦心動，嗣董御史疏先上，被詰責，商城遂噤，不敢復言。”

案：此書已不可考。

初三日，為潘祖蔭擬疏一篇。

《日記》初三日：“力疾為伯寅草疏。其中軍務一條，大略謂近日軍事之弛，一在統兵之人多不材，一在失事之臣多逃戮。”

潘祖蔭，字伯寅，號鄭盦。江蘇吳縣人。咸豐進士，官至工部尚書，謚文勤。輯刻《滂喜齋叢書》、《功順堂叢書》。常請越縵校勘待印書、捉刀作文，累計贈越縵書六十餘種。越縵有《潘文勤公墓志銘》，稱其“天性孝友”。

案：越縵久居京師，每日必讀邸報，常常手鈔邸報內容入日記中，朝疆大事，皆了若指掌。時太平軍與清政府正鏖戰，他為潘祖蔭擬疏而獻剿太平軍之策。

初八日，大病幾殆。

《日記》：“夜嘔吐徹曉，胸膈間有物，冷氣如水。叔子以黃土、米泔和薑椒燒熱，用帛裹之，遍熨胸腹，亦不效；食玉桂子，亦不效。終夕倚枕危坐，不能臥，舉體沉憊，百苦交作，孤燈黯黯，親庭萬里，客中止一蹇僕，轉側無人，藥餌俱絕。天之扼我，至此極矣。”

十一月十九日，閱邸報，知太平軍陷紹興，家中無信，焦心似焚。

《日記》：“邸鈔：前任都察院左副都史王履謙奏浙江嚴州等處賊匪勾結



八槳炮船，由臨浦攻犯蕭山，並陷諸暨，即率領大股入寇紹興，府城腹背受敵。九月二十九日，賊用竹梯入西郭門，殺死守城兵勇數十名，奪開城門，賊衆蜂擁而進，民團抵禦，衆寡不敵，紹興府城於是日失守。……嗚呼！吾生之變極矣。閱邸報至此，五中崩裂，幾欲自裁，顧念老母在堂，未知消息，輕生貽憂，不孝滋大。吾家自明世以來，聚族越之西郭，迄今宗黨數百人，分二十餘宅以居，庭舍園墅，城內外相環也。予家居門外橫河、直河間，宗廟重器皆在其地。生年三十三矣，既不能執戈以衛鄉里，復不能負母以逃山澤。偷息異鄉，暫見天日，彼蒼不仁，乃至於此！”

是年，以詩弔楊傳第。

《白華詩》卷己《常州楊廷臚孝廉傳第以殉母死大梁作詩弔之》“……君以拔心無復悔，我今鬻指更堪憐。文章慚負前期在，交臂千秋失此賢。”詩注：“庚申春，君入都，見予詩，來訪不值，予未及答，遂去。”

編年詩：《始見白髮慨然成詠》、《潘星齋侍郎曾瑩見示近作曉遊天王寺及晚坐慈仁寺見山閣詩因念甲寅之春養痾柯山蘿庵朝夕景狀追賦二詩即用侍郎韻並索珊士和之二首》、《春晚寄懷弟妹》、《少司空潘星齋先生予告賦贈二首》、《寄內二首》、《星齋侍郎以所畫山水小冊十二幅索題爲各繫一絕句》、《星翁嘗寫山水小冊付六公子祖楨公子歿後星翁以畫冊並金雀哀詞寄閱屬爲作傳因題一律》、《和珊士送春詩心字韻》、《春暮雨中有憶二首》、《星齋爲予繪湖塘邨居圖並用曉游天王寺韻題詩見贈疊韻奉謝》、《青田湖競渡詞十六首有序》、《漢大司農鄭君像爲崑山張緯餘明經星鑑題二首》、《夏日午夢坐絳柎閣下賦詩得簷花一尺黃梅雨之句醒足成一絕》、《偶出見都人小兒女繭人艾虎簇戴滿頭始覺明日端陽矣感賦一絕》、《叔雲爲予畫湖南山桃花小景題一絕句》、《夏夜聽雨書感二首》、《題家書後二首》、《近兩句來意緒煩雜讀書俱無首尾亦久不事吟詠惟十日前戲同東鷗生俳詩一首》、《常州楊廷臚孝廉傳第以殉母死大梁作詩弔之》、《病中聞賊陷紹興》、《辛酉生日作》、《除夕同德夫子恂珊士叔雲守歲》。

編年文：《洛陽伽藍記跋》、《芝村讀書圖記》、《致陳德甫書·不見幾三月矣》、《與陳棣山業和戶部書》、《王月坡尊人教諭君七十壽序》（佚）、《廣西殉難副將黃莊勤開亮先諭祭文》（佚）、《廣西殉難副將黃莊勤開亮碑文》（佚）、《劉禮部集跋》（兩篇）、《唐詩人達官考》（佚）。

編年詞：《滿江紅·和珊士寄吳門舊眷》、《滿江紅·夜涼如水纖月隔窗擁枕無眠追歡拾恨疊韻有寄》、《前調·近以牡丹畫扇寄人珊士和予扇字韻

爲媵再疊前韻》、《滿江紅·美人鞋尖戲同叔子珊士門韻作》、《滿江紅·美人抹胸同叔子珊士刻燭門韻作》、《前調·三疊前韻有寄》、《前調·補作春盡日同叔子和珊士心字影蒲唾茸》、《前調·珊士賦此懷吳中舊眷依韻贈之》、《一剪梅·夜坐有懷》、《蘇幕遮·夜月甚佳復譜寄內》、《南歌子》、《浣谿紗》、《金縷曲·東潘絨庭丈病起》、《浪淘沙·晚坐花下讀書作》、《蘇幕遮·書家書後》、《洞仙歌·辛酉三月三日即事》、《百字令·辛酉清明日同珊士子恂已蘭飲花下用稼軒韻》、《臨江仙·春日病起理詠花下忽忽竟晝賦此貽人》、《憶桃源慢·星齋少宰屬題桃花紅煞釣人居畫冊七字少宰舊句也》、《望江南·清明憶鄉居風景雜成六解》、《人月圓·夜小極早睡支枕看月有憶》、《虞美人》。

【時事】 一月，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七月，咸豐帝崩於熱河，皇太子即位，以明年爲同治元年。十一月，兩宮太后御養心殿，垂簾聽政。

### 清穆宗同治元年壬戌 一八六二 三十四歲

正月初一日，作《壬戌元日》詩。

《白華詩》卷庚《壬戌元日》：“萬國瞻新政，垂依二后賢。病看元歲曆，夢想中興年。哀痛求言切，憂危命相專。鄉邦勞聖慮，稽首戴皇天。”

案：是時越縵將坐館禮部尚書周祖培府中，對朝事極爲關注，他非常贊同慈安、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並作《臨朝備考錄》，從歷史中尋找太后輔政之依據。“辛酉政變”中，周祖培深得二后信任，“同治”年號即周祖培擬定，越縵頗贊之。詩中“夢想中興年”，雖是詩家語，此後數年，果然出現“同治中興”氣象。

十一日，張星鑑請撰《仰蕭樓文話》序。

《日記》：“得問月書，以王懷祖先生《讀書雜誌》兩帙借觀，並以新著《文話》兩卷乞予作序。”

三月二十二日：“作書致問月，並爲其《仰蕭樓文話》作序一首還之，文不存稿。”

案：張星鑑《仰蕭樓文話》稿本，現藏上海圖書館。

二十四日，爲朱潮擬奏疏。

《日記》：“爲海門草疏。”

朱潮，字海門。浙江蕭山人。咸豐二年進士，官四川叙州知府。所著有

《寶善堂遺稿》。

案：文存《日記》中，頗長。中有“粵寇之禍，滔天十餘年，陷地千萬里，爲史冊中所罕見”，獻“謹防西北，協剿東南”之策。

二月初四日，訂館周祖培家，後五日上館。

《日記》：“商城周允臣比部文俞來，致其尊人相國意，延予課其弟二人。”初九日：“午後赴商城相國之招，草草置酒，數行而已。學徒二人，周文俞爲商城第五子，恩賜舉人，年二十二；文令爲第六子，年十四。具衣冠出拜。”

周祖培，字芝臺。河南商城人。嘉慶二十四年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咸豐間與賈楨、沈兆霖等合疏請慈禧太后聽政。卒謚文勤。周文俞字允臣，周祖培長子。

十七日，始輯《國朝儒林小志》。

《日記》：“輯《國朝儒林小志》，以吾鄉黃氏宗羲始。予自庚申夏欲輯錄是書，以未得江氏藩《漢學師承記》、阮氏元《儒林傳稿》而止。今惟即所見者綴集而已。黃氏雖明臣，然開國朝之學，又卒於康熙中，故以爲始也。”

案：王重民《李慈銘先生著述考》一文，將此書列於“未見傳本者”一目，且云：“是書創始於同治元年，三年稿方粗具也。”越縵尤留心先儒文獻，曾於《兩浙輶軒錄》浙江一目補入茹敦和、王增、李堯棟、樊廷枚、顧廷綸、王宗炎、汪繼培、邵瑛、王煦、王紹蘭、翁元圻等十一人。

又《日記》同治二年二月二日：“手錄《聖經室集》中所存《國史儒林傳》已刪者毛西河、沈求谷、錢飲光、朱愚庵、王麥池、王西莊、任芝田、孔輿軒、金槃齋、閻懷庭、丁小雅、談階平、桂未谷、臧拜經、張茗珂等十五人。又附傳陳長發、劉端臨、汪容甫等十人及衍聖公世家，各傳皆采輯群書而成，每句下必注出處，然往往未備，並有漏略其籍貫科第者，蓋校刊未審之故也。”

平步青《霞外攬屑》卷一《儒林小傳》收越縵《養新餘錄》跋文，並云：“農部此跋乃咸豐初作，不免落筆小誤。士奇卒於乾隆六年，然登第督學在康雍間，不當闖入也。沈彤，吳江人，非歸安。陳祖範，常熟人，非吳縣。謝墉，嘉善人，非嘉興。桂馥，曲阜人，非仁和。至吳省欽，《白華》前後集外，僅有《官韻考異》一卷，且附和坤至通顯，安可廁之儒林？邵氏瑛今有《劉炫規杜持平》六卷，《說文解字群經正字》二十八卷行世，不得云無傳。此外，可入儒林者僂指難數，即以吾鄉論，如會稽章氏學誠、蕭山王氏宗炎、汪氏繼培皆其選也。”

案：《國朝儒林經籍小志》稿本，今藏於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卷首鈐“荀學齋”、“蕤客”朱文長方印。朱絲欄，每半葉十行，小字雙行。有籤條、夾頁，眉注較多，

二十七日，跋《詞綜》。

《日記》：“評點《詞綜》畢，並題跋數通。”

案：此跋及所評《詞綜》均未見傳。

三月十五、十六日，跋所藏書。

《日記》：“跋《樹經堂遺聞》及《閩譜》各一通，文皆不存稿。”十六日：“跋丁儉卿晏所輯鄭康成、陳思王、陶靖節、陸宣公年譜各一通。”

案：所跋《閩彙邱年譜》，其書現藏臺灣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其它跋文則已不可考。

春暮，表兄陳壽祺由海道入浙尋母，以詞贈之。

《霞川花隱詞》卷一《金縷曲·表兄陳珊士棄官由海道入浙尋母送以二首》。

陳壽祺《陳比部遺集》有《金縷曲·壬戌春暮航海尋親李越縵表弟拈金縷曲為贈途次依韻和之》。

九月，自序《越縵堂日記·壬集》。

《越縵堂日記·壬集序》：“予自道光丙午始作日記，至戊申冬輟。閱五年，逮咸豐甲寅春更為之，迄今同治壬戌。中惟乙卯闕冬、己未闕夏六月至秋九月，乙卯以落解伊鬱、己未以入都冗廢，皆不及補。計甲寅至壬戌凡九年，得十三冊，編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集，士友多傳鈔之。其甲寅秋冬日記一冊、丁巳夏日記一冊皆藏於家，去歲辛酉九月粵賊陷紹興，焚西郭內外李氏里宅，書悉燬。甲寅春夏日記又於行篋中失去，今僅存十二冊。

自去冬大病，旋聞越警，不得老親消息，晝夜驚惶，無復人世意。延至今年三月，杳無家報，又感中表陳珊士比部等皆南返迎親，予獨為周□□□□<sup>①</sup>兩鬼蜮所陷，浮湛餓隸，不能自拔，益憤咤痛哭，遂廢日記。五月中，得仲弟去歲八月書，時越猶未破，書中言將移家柯山，始覲幸免西郭焚滅之禍矣。六月中，都中大疫，日惴惴視溝壑，七月中竟染癘，癘後又患腦漏，髓血迸流，奄奄待盡。時館商城相國家，沉困之中，猶著《窮愁錄》一冊，蓋以代日記也。閏八月十二日，珊士奉其母至京，從滬

① 據上海圖書館藏《越縵堂日記戊集》稿本，此《壬集序》眉頭夾蔡元培批語云：“第一行去‘叔雲、季睨’四字。”可知此處所闕乃周星譽、星詒兄弟之字。

上携得仲弟六月間書，始知去冬之變，老母及八口先匿韓家埭舟中，後走馬山，又西走柯山，遂爲久隱計。而宗族死難者數十人，俘虜者數十人，陷沒者十餘家。予家老幼九人竟得無恙，是固陰德之報，抑上帝之神耶？

於是驚魂稍定，思理故業，起九月之朔，復續日記，亦賢於博弈而已。雖然，男兒識字憂患始，一生屯蹇，政坐讀書，中年以後，頗驚聲華，物腐蟲災，遂召外臺，匪人接軫，憫然自安，故歷年日記，無五葉中不見汝南兄弟<sup>①</sup>名字者，連縑列竹，刻狀虺豺，尚不畀諸烈火，而續之未已，不其愚而可痛乎？後世子孫，以我爲戒可也。柯山蘿庵黃葉院頭陀書於京邸。”

案：越縵入都後，非但未能及時到部上任，反被責罰交補金三百，太夫人復售壽田得三百金，托周星詒轉寄都中，見咸豐十一年九月十九日譜。越縵至今未得周星詒轉寄之三百金，知已被周挪用，憂憤難忍，大病幾死，至今年方能提筆作日記，滿腹痛恨，一傾而發。塗抹日記中有關周氏兄弟之處，在眉端稱周星譽爲“大蠹”，周星詒爲“小蠹”。其咸豐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日記塗抹處較多，原文已不可辨認，眉批有云：“此一段皆載某人規予多情之言，謂甚累學問，而此人真口蜜腹劍、虺蠹不若者矣，故盡塗去之。”又曰：“此處塗抹之字乃某人姓名也。此人十年來爲予執友，常以道義性命之交自命，而含沙下石，極力擠予，致予流離困苦，屢瀕於死；又向老母給賣田金三百以去。嗚呼！古來交道之不終者有矣，或勢利相軋，或意見乖忤，若予於此人骨肉倚之，惟命是聽，而計陷之若是，真禽獸不食其肉者矣。予見其姓名輒痛憤欲絕，而年來蹤迹甚密，日記中無一二葉不見其名者，不能盡去，隨見隨抹而已。嗚呼！以予之口於友朋惟恐傷交道者，而至於如此，天下後世可以想見其人矣。李生而終貧賤則已，如其否也，以直抱怨，豈無其時乎？特識於此。時辛酉冬十一月初七日。”

上文“予獨爲周□□□□兩鬼蠹所陷，浮湛餓隸，不能自拔，益憤吒痛哭，遂廢日記”，此越縵首次稱周星譽、星詒兄弟爲“鬼蠹”，關係破裂，此後日記中不再出現二周姓名。而此時，周星詒遠在閩地，越縵致書責之。

周季貺挪用越縵捐資一事，晚清士林，人多知之。劉禹生《世載堂雜憶·李蕓客的怨氣》：“周昀叔以越縵學問才調，沉淪可惜，勸其納貲爲宦。越縵乃售出田產，決意捐納。時季貺亦納貲，以同知分發福建，李

① 指周星譽、星詒，周氏原籍河南祥符。

則願捐京官，指捐郎中。越縵捐官之款，交季貺帶京辦理。季貺抵京，部中書吏告周曰：‘查福建省同知，如加捐小花樣，即可補缺。’但所携款不敷，乃移挪越縵捐郎中款，將原捐‘不論單雙月’者，為李僅捐‘雙月’。”又曰：“季貺抵福建，即補汀州本缺，託傅節子（名以禮，與蕪客友善）入京引見之便，帶還李款。傅見李作詩辱罵季貺，且逢人訕詛，醜不入耳，乃匿款不交。問李曰：‘如季貺全款奉還，尚存友誼否？’李曰：‘雖本息加倍，亦不為友。’傅遂決不代還。”

黃潛《花隨人聖盦摭憶·李蕪客與祥符二周隙末》：“傅節子以禮常言，季貺既得汀州同知，即以前挪蕪客之金付予，使還蕪客。予語季貺云，彼已以《行路難》之詩詈若，若可不還矣。季貺但笑而已。”

劉禹生《世載堂雜憶·李蕪客的怨氣》稱：“冒鶴亭云：聞之外祖季貺，謂越縵罵我，應該，可謂以德報怨。罵昀叔，則太負心，不免有以怨報德之誚矣。”

平情論之，周氏兄弟促成越縵捐官，星譽又為其掄揚於京師名貴，提携獎掖之恩，不可忘之。越縵遷怒於周星譽，不免以怨報德。

周星譽、星詒兄弟皆有詩詞傳世，其中並無與越縵唱和之作，蓋是有所忌諱，自行刪去。雖然，越縵在日記中痛罵周氏兄弟，也刪卻部分交遊蹤迹文字，但於詩詞文多有保留，且集中也附錄二周詩文，越縵晚年自訂詩集，仍收入與周氏兄弟酬唱之詩。

九月初六日，向潘祖蔭乞金。

《日記》：“致伯寅光脚書，為將母乞金也。……再得伯寅書，並惠白金十四兩。”

國家圖書館藏《二李書劄》（李慈銘、李文田二人書劄合輯）有：“前誦環雲，備承注飾。蹟遐心邇，分殊道均。實感高風，昭其懸遲。夫窮途則意專，門廣則望切，是以趙壹傲吏，惟責威明，郭機寒人，切求司隸。用陳率素，再布區區。慈頃得家書，粥壺漸斷，念惟老母日夜崩摧。近有同鄉海門、雪甌諸君，還南迎累，慈擬託寄廿金，暫營焦飯。早謀東道，支脩九旬，而相公機務之暇，不能南華。昨致館金，僅得六兩，弄麤布被，無可與言。意欲仰叩仁人，借銀一十四兩。謝尚之粟，足拯茅生。銜報翳桑，豈能言罄。極承誰華返袖，惟載清風。情激望奢，不勝皇粟。肅上伯寅光祿仁大人門下統席俯鑑。不宣。慈銘謹狀頓首。初六日。”此劄所言與《日記》合，故繫於此。

十月初五日，恩錫贈以自著書。

《日記》：“恩竹樵廉使來訪，以所作詩及試律一冊見貽。”

恩錫，字竹樵。滿洲正白旗人。官江蘇巡撫。所著有《承恩堂詩集》。

十三日，得家書報平安，作家書。

《日記》：“得九月初一日舍弟書，欣悉老母平安，闔家無恙。……又及閩□周□□庚申誑金事，偽為嘉興邊守匯券，凶醜萬狀，令人氣塞。”

上海圖書館藏《越縵堂日記戊集》此日有蔡元培批條云：“第一行去‘蠹’字、去‘季貺’二字。”“閩□周□□”復原即“閩蠹周季貺”，自此越縵知被周星詒騙款，憤恨之際，將自己日記中提及周星詒的部分塗抹，且加以“蠹”字。“庚申誑金事”，可參見咸豐十年庚申十月初二日譜，時周星詒已誑騙越縵母親三百金赴官福建，而太平軍陷浙，越縵家書不通，周星詒料想越縵不知老母賣田事，厚顏無恥，依然裝作友人，寫信給越縵，述到官後情形。

《白華詩》卷庚《孟冬十三日得九月朔日舍弟書報山寓平安喜書來之速賦四十字》。

國家圖書館藏《越縵堂書劄》致弟書云：“閏八月十二日，陳珊士至京，得六月間手書，知族中遭難情節及變兒之殤，深可摧憚。即有回書，從陽嘉龍、孫建堂兄處轉寄，想已收到矣。九月初七日又作一函，兼銀三十兩，託朱海門寄紹，未知得達否？十月十三日，又接吾弟九月初一日所發書，不知何人携來，如此快速，不勝喜慰……兄已與周畜產絕交，現在都中親族無一關切之人……兄自七月間染疾，愈後腦漏不止，故未入場，如此時運，區區功名正不必計。……”

二十三日，致書潘祖蔭，詳述與周星譽兄弟決絕之始末。

《文集》卷四《致潘伯寅書》：“但弟與二周，憾深創鉅，迹其射影，直可滅宗。故交道之必無，亦士林所未見，遠近同憤，道俗羞稱。弟初以家難頻仍，屢試被放，不自揣量，思效明時。二豎遂因之生心，賣人設計，甘言苦口，變亂是非，致違親棄家，入貲自污。二豎乘其便利，為季得官，乃包藏禍謀，從臾北上，攘肥棄瘠，中道背言。弟上負老親，下慙鄉里，進退無據，處處都非。至庚申之冬，老母知慈尚阻吏銓，時寇氛逼江，越中危甚，衰親弱弟，猶於蒼黃之中鬻田數十，得四百金，將謀寄都，而□□<sup>①</sup>公肆無良，劫斂而去。老母痛恨逆豎，兼念遠人，積憂成疾。京師識與不識，無不駭嘆。而□□洋洋自得，若為不聞；弟猶強與周旋，未遽棄絕。迨今夏五月，□□忽得重貲，儼然安富，弟適纏災疾，宛轉簀牀，連函

① 上海圖書館藏《越縵堂日記戊集》此日有蔡元培批條云：“第四行去‘季廷’二字，第五行、第六行去‘叔响’二字。”下兩處“□□”均為“叔响”。

呼救，深拒不應。至秋初，乃始投書告絕。此弟與二周之始末也。”

劉禹生《世載堂雜憶·李莚客的怨氣》：“至同治甲子年冬，昀叔適有人饋多金，李又責令昀叔代弟還款，昀叔不可，李乃攻擊昀叔。會趙搗叔之謙公車入京，趙為越縵表弟，亦昀叔鄉人姻親也，昀叔紹介見潘伯寅。潘時刻意重碑版，搗叔以善金石聞，潘一見大嘉許，伯寅客座中，趙在李上。又潘之書室榜曰‘不讀五千卷者不得入此室’，趙能隨時出入。李更大恨，遷怒於昀叔，呼昀叔為‘大蠅’，季貺為‘小蠅’，趙為‘天水妄子’，從此與周家兄弟絕迹，視為仇家。”其記載李與趙、周決裂尚屬可信，然云周星譽同治三年得重金，不代弟還款越縵始攻擊之，實則越縵於同治元年已與周星譽決裂。

《日記》咸豐四年五月初三日有一處塗抹痕迹，“余壬癸兩年詩詞曾屬□□（案：原處塗抹）叔雲點勘”，在眉端注曰：“惡客者趙之謙也，今與周星譽往還甚密，將為都下之患。安得一賢京兆一頓杖殺之！”蓋即此時所塗。

案：趙之謙，字搗叔，浙江會稽人。與越縵素不相能。越縵入都後，周星譽極力為其周旋，此時越縵對周星譽心存感激，相互仍有往來。同治元年五月，周星譽得到巨資，越縵向其借錢寄母，周不予理睬，越縵時正臥病在牀，對周星譽之冷漠態度頗為不滿。又，周星譽與趙之謙關係日益親密，越縵與周星譽徹底分裂。

是月，校閱《通甫類稿》。

上海圖書館藏越縵手批《通甫類稿》四卷，一冊。卷端曰：“諸作議論平實，俱有本之言，文筆亦嶄絕，不愧作家，道光以來古文手也。觀其《胥吏論》及與潘四農、左逸氏、王學博、高伯平、于司馬、吳中翰、戴孝廉諸書，慷慨激發，想見其人，恨不得赴九原而友之，以視世之絳繡粉繪、津津詞賦、行詭品污、搔頭自矜者，其特果羸冥蛉耶？夫平日學問不求根柢，專為靈誇，織口之□，必至墮操裂節，或下淪為異類，甚可嘆也。如通甫者，其志豈欲以文自見者哉？惜世無知而用之者耳。嗚呼！同治壬戌十月慈銘識。”

《文獻》2008年第2期刊載郝潤華、王照年《魯通甫詩文集版本述略》一文有云：“《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上海圖書館藏有李慈銘跋《通甫類稿》四卷，但據筆者考察，此本亦為咸豐九年刻本，祇是有人據《越縵堂讀書記》增寫了李慈銘為所藏《通甫類稿》、《通甫詩存》撰寫的跋文。”案：此說有誤，作者恐未目驗越縵手批《通甫類稿》。是書批語確為越縵親筆無疑，且與《越縵堂讀書記·通甫類稿通甫詩存》並不完全相同，



內容較之《讀書記》爲簡略，造語亦不及《讀書記》之圓潤。蓋越縵讀書記多批校於原書，較簡略，經過補充潤色才寫進《日記》，故二者不能等觀。

十一月二十一日，購得《越風》並序之。

《日記》：“下午偕允臣閱市，以錢五千買《越風》一部，以三千買《鮚埼亭外集》十四本，以二千六百買呂雲里飛鵬《周禮補注》一部，以二百文買郝蘭皋氏《晉宋書故》一本。”“閱《鮚埼亭外集》，作兩跋。又作《越風》一跋。”《越縵堂讀書記》(王重民輯)及《越縵堂讀書簡端記》(王利器輯)均有《鮚埼亭外集》跋。而《越風》則上世紀七十年代曾入藏上海圖書館，後退回原主人。所幸退還前顧廷龍先生令館員過錄其中批語成《越風校語》，有“同治元年壬戌十一月廿一日，柯山子李慈銘識於都門青厂相國邸中”語，今藏上海圖書館。筆者據此整理成《李慈銘〈越風校語〉》，刊於《文獻》雜誌2009年第4期。2009年11月，又前往紹興圖書館考察越縵著述，發現該館藏有越縵手批《越風》一部，批語內容與上海圖書館所藏《越風校語》完全吻合，後半部批語又有“知白案”字樣，蒙該館館員唐微告知，知白乃越縵族裔，據越縵原批再增以見聞所知。

越縵序曰：“右《越風》三十卷，弱冠之歲，於此書用力甚勤，卷必有記，篇必有評，字必有點。箬船籃輦，每以自隨。平生得詩法之正，實繇於此。……今冬間閱廠市，先得杜禾子孝廉《越中金石志》，既得《祁忠惠公集》集中有《越中名園記》及李蘊齋《越中名勝賦》，又得是書。於是故鄉風俗，稍可尋翫，而滄桑之感，悲來無端，不啻洛陽老人摩挲銅狄矣。微國威靈，粉榆速歸，復裝故篋，載以俱還。奉母之餘，有閑居一集，附此以傳，斯爲幸耳。同治元年壬戌十一月廿一日，柯山子李慈銘識於都門青厂相國邸中。”

二十三日，錄祁承燦《澹生堂藏書約》，重理書目。

《日記》：“錄祁參政密士先生《澹生堂藏書約》。重理書目，自去年越變，家中所藏已盡付一炬，此特泡影之所留耳，對之腹痛。”

十二月初十日，潘祖蔭屬代閱桂文燦所著書。

《日記》：“得伯寅書，言昨日有舉人桂文燦進所著《經學叢書》四函，被旨交南書房閱看，以《孝經集證》、《群經補正》兩函屬予代閱。此君稟承漢學，著述褒然，閱其書名已爲神往，不謂斯世，尚有此人，惜未值其時，恐終無當耳。”

十二日：“補得《孝經集證》六條，《群經補正》十一條，皆正其小誤，又附論兩書之大略，共爲一通，文繁，別存稿。”

案：所云“文繁，別存稿”，今則未見。

桂文燦，字子白。廣東廣州人。道光二十九年舉人，官湖北鄖縣知縣。所著有《潛心堂集》、《群經補正》、《經學博采錄》等數種。越縵曾與其書函往來討論經學。

編年詩：《壬戌元日》、《壬戌人日作》、《紀夢還詩鮑明遠有夢還詩今用其語》、《珊士自滬上奉母浮海入都始得家信知老親八口避地柯山》、《潘伯寅光卿屬題小像為賦長歌》、《周允臣員外除夕治屠蘇閣中相款》、《歲盡日寄德夫二首》、《孟冬十三日得九月朔日舍弟書報山寓平安喜書來之速賦四十字》、《擬古樂府四首》、《雞鳴歌》、《枯魚過河泣》、《烏夜啼》、《君馬黃》。

編年文：《仰蕭樓文話跋》、《順嬪冊文》、《復陳德甫二首·極思走訪》、《越縵堂日記壬集自序》、《致陳德夫書·昨約過談》、《致呂庭芝書·昨奉惠書》、《又辭招飲書·高卧乍醒》、《慰潘星齋侍郎喪孫書》、《霞川花隱詞自序》、《蘿庵游賞小志自序》、《書鮎埼亭集外編蕭山毛檢討別傳後》、《致潘伯寅光卿書略·前奉環雲》、《致孫子九書略·四年不見》、《致雪甌琴巖·日前話別》、《復潘鄭盒尚書書·鄭盒尚書宮保閣下中元先子忌日》、《復趙桐孫太守書·桐孫仁兄同年太守閣下》、《致潘伯寅書·頃奉手諭》、《崑山張緯餘名經星鑑〈國朝經學名儒記〉序》、《窮愁錄自序》、《代朱侍御潮草陳時事疏》、《為應詔陳言統籌江南軍政仰求聖鑑事》、《樹經堂遺文跋》（佚）、《閩潛邱年譜跋》、《詞綜跋》（佚）、《白華絳柎閣詩集甲集至己集序》、《祁忠惠公集跋》、《越中金石志跋》（兩篇）《鮎埼亭外集》（兩篇）、《越風跋》、《十駕齋養新餘錄跋》。

編年詞：《念奴嬌·寒食旅居小極早眠添衣製夢淒然有憶不止天上人間之感也》、《百字令·壬戌清明風雨淒杳援筆書此寄故園弟妹》、《金縷曲·送珊士由海道入浙尋親二首》。

【時事】 李鴻章破太平軍於上海，曾國荃收復梁山關、蕪湖，並圍攻江寧。英法聯軍攻佔寧波，天一閣藏書部分散失。

周之琦（1782—）卒。

同治二年癸亥 一八六三 三十五歲

正月十一日，張星鑑請撰其父傳。

《日記》：“問月致其太翁柳人先生行略一紙，屬為作傳。”

案：該文未知作否，未見傳。

二十五日，跋《戴震遺書》。

《日記》：“夜爲碩卿跋翁批《戴氏遺書》一通。”

案：該跋文未見傳。

章壽康，原名貞，字碩卿。浙江會稽人。官湖北嘉魚知縣。喜刻書，刻《式訓堂叢書》，越縵序之。繆荃孫有《章碩卿傳》。

二十八日，得張星鑑贈書。

《日記》：“得問月書，以孔氏微波榭所刻宋元憲《國語音》及近人海州許月南孝廉桂林《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見贈。”

二月初三日，錢寶廉延總校湖南學幕。

《日記》：“得庭芷書，言嘉善錢觀光寶廉欲延予總校湖南學幕，歲修百六十金。入都四載，一事無成，乃復以此淺淺者隨人輕出國門乎？可嘆也已。”

《越縵堂文鈔》有《復錢湘吟呂庭芷放金甫》：“擬稍緩楚遊，側耳待報。”

錢寶廉，字湘吟。浙江嘉善人。道光三十年進士，官至刑部侍郎。

初四日，潘曾瑩繪湖塘山水團扇並題詩。

《日記》：“得星翁書，爲畫湖塘山水團扇，並題七律一章。畫境高澹，詩亦蘊籍。即作書復謝。”

潘曾瑩《小鷗波館詩集》卷十《題李蕤客戶部慈銘湖塘林館村居圖六疊前韻》：“軟紅塵裏未抽身，瞥對家山一愴神。雪鷺風鷗皆舊識，綠簑青笠幾閑人。欲尋芳草渾無路，祇恐飛花減卻春。一種愁心託煙水，客中誰念馬卿貧。”

潘曾瑩曾爲越縵繪《湖塘村居圖》並贈詩，見咸豐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譜。

十五日，於友人棄筍中喜獲《說文解字群經正字》及《劉炫規杜持平》。

《日記》：“是日新得吾鄉邵瑤圃先生《說文解字群經正字》二十八卷、《劉炫規杜持平》六卷，可喜也。”

《越縵堂讀書簡端續記·說文解字群經正字》：“予家居時，未得讀先生書。入都以來，購求益難，竟於友人棄筍中獲此及《劉炫規杜持平》六卷，共爲一帙，喜躍捧歸，如獲異寶，殆先生之靈，愍茲鄉邑後生貧悴失學，故有以默啟之耶？同治癸亥二月，會稽李慈銘謹識。”

二十八日，桂文燦來訪。

《日記》：“南海桂浩庭孝廉文燦來訪，並借鈔本《北堂書鈔》。”

二月，校閱《南史》。

《日記》初一日：“閱北監本《南史》，加宋宋武帝、少帝、文帝《本紀》共二

卷。”初二日：“加朱《南史》宋孝武帝、前廢帝、明帝《本紀》。”初三日：“加朱《南史》後廢帝、順帝紀。”二十四日：“加朱《南史·梁武帝紀》上卷，復正得《宋武帝紀》誤三條，別有稿。茲錄其一云。”

案：越縵所校汲古閣本《南史》現藏國家圖書館，王重民整理其批語爲《南史札記》，未有“《宋武帝紀》正誤三條”。

三月三日，點閱《吳梅村詩集箋注》。

《越縵堂讀書簡端記·吳梅村詩集箋注》：“余自十七歲誦梅村詩，愛之。時初學爲古近體，多所樵仿。其後詩格屢變，二十四五時，五言非鮑謝、七言非杜韓弗爲，而於是集獨時時不去心，然置案頭而不觀者，亦幾十年。己未入都，携以自隨，終未一展閱。去冬偶理行篋，始取出之。磊砢蠟鳳，嗜好所在，研朱點閱，以志昔緣。同治癸亥三月三日，柯山子書於京師青厂相國邸中。”

寒食，夢表妹薛珠嬰，賦詞解懷。

《霞川花隱詞》卷一有《念奴嬌·癸亥寒食岑旅病眠夢添衣淒然有憶不止天上人間之感也》：“廿年前事，正銀屏、鶯語嬉春時節。壓鬢熏香都貼妥，替掩畫羅裙褶。翠靶分香，玉奩吹絮，一晌難輕別。打簾剛出，新妝鸚武能說。欣看臨水朱門，映門楊柳，柳下船如月。小扇低箏同載去，十里人家寒食，酒榼桃花，鈿囊燕子，霎是成追憶。舊歡如夢，唾絨襟上猶濕。”

四月初四日，尹繼美贈《詩管見》。

《日記》：“湜軒來，談甚久，以所著《詩管見》爲贈，並屬爲勘正未當處。”尹繼美，字湜軒。所著有《詩管見》。《越縵堂日記》同治十三年五月三十日云其：“在山東，爲第一循吏。宰黃縣二年，痛絕苞苴。會保升同知，遂乞官去。縣之士夫留之修邑志，半載書成，竟歸江西矣。”

四月初八日，自序《孟學齋日記》。

《日記》：“予著《越縵日記》，起甲寅迄今，編爲甲集至壬集，得十四冊二十八卷。世之治亂、家之亨困、學問文章之進退工拙，亦略可見矣。平生頗喜鶯聲氣，遂陷匪類而不自知。至於接牘連章，魑魅屢見，每一展閱，羞憤入地。故自今癸亥孟夏爲始，更編甲乙之次，以明歲爲甲子上元，取先甲義也。更名孟學齋者，孟者元也，元者善之始也，又古字孟、勉、猛音義並通，蓋以此爲勉力於善之始。自誓此後不標榜，不諷嘲，不議論國事，不月旦人倫，有犯一者，即削其牘。而向所爲二十八卷中，當取其考據、議論、詩文、蹤迹稍可錄者分類存之，以待付梓。凡所餘者，或投之烈炬，或錮之深淵，或即藏之鑿楹，以爲子孫之戒。自惟憂患之

餘，精神凋喪，悔悟已遲，強進之功，終非能任。孝標秋草，異世同嗟。悲夫！是月八日越縵自識。”

案：蔡元培《印行越縵堂日記緣起》：“六月間，余養疴西湖之濱，璧臣以家中所藏日記六十四冊至。余讀《孟學齋日記甲集·叙言》，知先生本意自甲寅至壬戌十四冊家藏者實止十三冊，沈悅名君寄來半冊，尚缺半冊也，取其考據、議論、詩文、蹤迹稍可錄者分類看之，以待付梓，而其餘則未可公布。”

五月初五日，吏部掣籤，分戶部觀政。

《日記》：“是日吏部掣籤，予分戶部。”

《文集》卷四《復桂浩亭書》：“今年四月，以郎中分曹觀政戶部。錄錄衙參吏諾間，為貧而仕，尤非得已。”

六日，為友人代作文兩篇。

《日記》：“為友人代草韓城師氏高太夫人家傳兩篇。”

案：此文未見傳。

六月初三日，派稽核堂印。

《日記》：“得署中司務廳知會，予派稽核堂印。”

七月初四日，評點《纂喜堂詩集》。

《日記》：“為珊士評點《纂喜堂詩集》。”

初八日，得署中知會，派遞宮門摺班。

《日記》：“得署中知會，派遞宮門摺班。低頭入曹者二月矣，屬作此驢馬事，可恨也。”

八月十八日，撰《蘿庵遊賞小志》。

《日記》：“終日撰集《蘿庵遊賞小志》，人晚疲極，近來不堪用心如此。”

《蘿庵遊賞小志·自序》：“同治壬戌客居京師，涕淚幽憂中，閑取昔來遊賞之事一一志之。”

書成後呈潘祖蔭，潘以其中辱罵文字當芟。今所見《蘿庵遊賞小志》中，尚有刪除未盡者，如：“至癸丑九月，始與孫子九、周叔雲等舉社會於蘭亭，予之比匪破家，實始於此。自是論世日刻，讀書日浮，競聲名習，非議鄉之素望。附記於此，以戒後人勿干禁以結社，勿違親以徇人也。”

顧廷龍《越縵生〈蘿庵遊賞小志〉跋》云：“《蘿庵小志》者，李慈銘先生同治壬戌客居京師時所作也。方與周氏昆弟積嫌成隙，芥蒂甚深，幽憂中，因記昔來遊賞之事藉抒所懷，故於周氏不無微辭。後以潘文勤之規勸，即事芟除。”

是日，得桂文燦書並《通藝堂經說》。

《日記》：“得桂浩亭孝廉六月十五日廣州書，並寄到徐子遠《通藝堂經

說》五冊。”

九月初九日，詣報國寺祭顧亭林。

《日記》：“詣報國寺，祭顧亭林氏。到者十七人，主祭者高要蘇給諫廷魁，贊儀者山陽丁御史壽昌，直會者侯官林京兆壽圖。晤子恂及董編修文煥、端木明經塚、秦孝廉炳文、許起居宗衡、沈侍講秉成、祁編修世長、卞少京兆寶第諸君。偕登坤靈閣，午飲於寺之方丈。”

案：道光二十一年，江蘇巡撫會同學政奏請顧炎武入祀鄉賢祠，二十三年，京師士大夫在宣南倡建顧炎武祠，此後逢春秋佳日與顧炎武生日，都中士人咸集於此舉行祭事。《北京文史資料精華·府園名址》稱顧祠有云：“自道光甲辰以來，京朝仕宦之號稱名士者，幾無一不與此祭。”

十三日，楊泰亨來，不值。

楊泰亨《遜敏齋日記》：“訪李蕤客，不遇。”八月十八日：“鍾慎齋觀豫、壽玉谿祝堯兩同年均盛稱伊鄉親李蕤客慈銘能詩古文辭，為近時作手，容日過訪也。”三十日：“摘錄李蕤客《白華絳樹閣詩集》。”九月初七日：“讀李蕤客《霞川花隱詞鈔》。”十月初七日：“校閱李蕤客《蘿庵遊賞小志》。”

楊泰亨，字理庵。浙江慈谿人。同治四年進士，官檢討，參纂《慈谿縣志》。著有《遜敏齋日記》、《飲雪軒詩集》。

二十四日，與鍾觀豫結昆弟。

《日記》：“與慎齋結昆弟之好，盟牒中繫以小序數行。”

鍾觀豫，字慎齋，浙江蕭山人。舉人，義烏訓導。同治四年，為越縵籌劃南歸。

九月，以絕交書致周星譽。

《文集》卷四《致周叔雲書》（同治二年九月）：“叔雲侍御執事，不見者已逾一年，以鄉里十載傾心之雅，輦下三載聚首之久，而情狀乖露，蹉跎不面，遂至於此。僕每與人相處，即甚猥鄙無足談者，偶一小別，輒作數日惡，況都中舍執事外，鮮可與論文字。僕何嘗不思執事？而竟不相見，此非僕不欲見執事，不忍見執事也。其不忍見之故，執事思之，可痛哭矣。執事雖飾非而復，不知自反，然清夜靜處時，私念暫去，天理稍來，當亦未嘗忘僕。僕方冀執事由此一念，漸長漸熟，以臻於自反之一境，則執事猶可為僕一輩人也。執事之於杜□□（案：杜鳳雉）、趙□□（案：趙之謙）諸人，豈竟不知其無賴不肖為清流所不齒者耶？趙之狂妄不學，文章鄙穢，執事豈真心好而誠服之耶？此蓋執事窮途骯髒，深憤其見絕於僕，特為此倒行逆施之舉，暫與小人作緣耳。乃聞今

日執事揚言於朝，盛毀鄙人而厚譽趙某，是固僕所不屑辨者。不特僕何至與趙□□（案：趙之謙）爭，即執事之文尚不足以取重於世，遑論甚所延譽？況執事之口，朝野所共知，更何足以取信？特怪執事何竟迷復不返，至出此無謂之謬計，為可痛也。

執事又誣僕向杜某索金，僕之館於周氏一年又半矣，僕之迂拙，無用於世，相國知之，僕之懶散落寞、面淡口鈍、不肯詣貴人、不肯赴衙參，相國尤知之。使僕有干求要謁、乞憐資緣者，相國當無不知也。執事與相國素厚，試叩相國，以僕之言信否？相國當不能為僕諱也。……執事又何苦為此齷齪之人播此糞土之言，以厚誣僕哉？嗚呼，毀譽聽之於世，是非觀之於身。僕之立身，自有本末，執事非不知者。誠惜執事與善日遠，與惡日親，滄滄泚泚，將於胡底。僕非自辨也，誠尚不忍竟絕執事，故寓此書，以當忠告。倘執事不察其隱，重而怒之，則僕自此並不忍再與執事言矣。嗚呼，公叔不作，孝標已亡，先聖有言，故毋失故，執事勿以絕交書觀之，幸甚。觸冒憲威，伏待白簡。不宣。”

十一月初三日，潘曾綬囑點改《蝶園詞》。

《日記》：“夜得潘芾翁書，以所刻《蝶園詞》一冊屬為點改。”

同日，周星譽兄沐潤、紹潤喪，送賻資四千。

《日記》：“周叔雲以其兄文之沐潤、棠之紹潤之喪來赴。”二十五日：“送叔雲賻資四千。”

案：周星譽共有八兄弟，越縵同他們多有交誼，周沐潤，字文之，號何亭，道光甲午科解元，丙申科進士，官江蘇常州府知府。越縵與周星譽、星詒決裂，然知故友之逝，仍以俗例送喪禮，恩怨分明。

十三日，輯錄《國朝謚法》。

《日記》：“輯錄《國朝謚法》，文臣已畢，武臣尚缺康熙至嘉慶四朝。”

案：王重民《冷廬文藪》之《李慈銘先生著述考》列入“未見傳本者”。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有《國朝王公貝勒子將軍謚》一卷、《國朝文臣謚錄》、《國朝武臣謚錄》。

二十一日，與秦曾熙定交。

《日記》十一月二十一日：“寫盟牒一通，與鏡珊結昆弟之好。”

秦曾熙，字鏡珊。浙江山陰人。曾為官江西三湖。

二十六日，以手批《日知錄》贈沈寶森。

《日記》：“作書致曉湖，以舊藏原刻《日知錄》一帙贈之。此書年來稍附評注，約有五六十條，曉湖虛心好學，又篤嗜予文，見所筆札者輒香錄之，故以此為報也。”

沈寶森，字曉湖。浙江山陰人。咸豐二年舉人，官浦江、龍泉教諭。所著有《因樹書屋詩集》。《越縵堂日記》光緒十八年：“老友沈曉湖於正月初四日病卒於龍泉學署，年六十七。”

十二月初八日，跋《道古堂集》、《存悔齋集》。

《日記》：“跋《道古堂集》、《存悔齋集》各一通。”

案：所作跋文今未見傳。

十三日，作書致敖冊賢，欲入曾國藩幕府。

《日記》：“作致金甫書，以近日湘鄉督相有書諭金甫致予幕府也。略云：湘鄉帥幕之辟，仰荷推轂，深愧過情。……平生仰望湘鄉，斗極岱宗，常懸心目，深以不得見爲恨。又聞其幕中人材，極一時之選，弟又喜爲文章，嘗欲撰《軍興以來忠節小傳》，而楚南產者居十之九，羅忠節、胡文忠、王壯武及江氏、李氏、蕭氏諸公，曾氏愨烈、靖毅兩公，尤奇績照耀，意幕中必有遺聞佚事可訪采者，庶幾輯集，以償夙志。至於橫戈躍馬，固非所能。即磨盾草檄，亦恐不足當帳下兒耳。曹邱之辱，有累良友，如何如何，惟裁覆焉。”

案：越縵此時冀入曾國藩幕府一展抱負，實未到曾氏幕府。所言“嘗欲撰《軍興以來忠節小傳》”，平步青作越縵碑傳列入著述之一，目前該書未見有傳，蓋一時意興之言。

敖冊賢，字金甫。四川榮昌人，咸豐三年進士。所著有《椿蔭軒詩鈔》、《辛辛齋遺詩》，見一九五七年《四川省圖書館藏古籍目錄》。

二十日，潘祖蔭送來《西臯殘草》五十部。

《日記》：“得伯寅書，送來王孟調《西臯殘草》五十部。即贈蓮舟、子蕓各一部。”二十四日：“以王孟調詩分貽金甫、理庵、允臣、景蓀、曉湖、子恬、琴巖諸君。”

二十二日，以書贈傅鍾麟，得回贈。

《日記》：“作片致子蕓，贈以知足齋集。子蕓以錢新梧《衍石齋記事稿》見惠。”

傅鍾麟，字子蕓。浙江山陰人。官太守。

二十七日，寫春聯。以詞自壽三十五歲。

《日記》：“撰臥室春聯：‘餘事祇修文苑傳，閑身且置戶曹郎。’”

《霞川花隱詞》卷一《東風第一枝·甲子先元旦四日立春是日子生日也賦此自壽》：“甲子春開，庚寅吾降，東風四日先到。舊居誰問孤懸，吉讖漫傳鶉報。毳仗燈圍，已誤卻、雕青年少。祇賺人，三韭春盤，供得虞郎長咬。看貼燕、粘雞競巧。又共占、一年佳兆。幾時歸壽高堂，醉



舞漁衫校朽。青山眷屬，話繞屋梅花開早。付風情、竹屐雙鬢，雪裏煮茶同老。”

是年，作詩較少。

《日記》十月七日：“連日爲商城助閱《寶錄》，頗不得暇。”十二月七日：“爲相國作致東撫、東藩兩書。”八日：“爲相國作致直臬、閩臬書。”

案：是年館禮部尚書周祖培府，白日課徒，晚則代修書札、助閱書籍，少有暇時，故是年作詩僅十五首。

十二月，自序《孟學齋日記甲集》。

《孟學齋日記甲集》卷首：“自今夏四月至十二月日記，題曰甲集上下卷，取先甲義也。茲以甲子立春日始，更依甲乙編次之，而以前兩卷爲首集，蓋景運中興，上元受曆，凡舍生受氣之倫，孰不忻然更始。況世食舊德，忝祿於朝，幸逢太平，舉家蒙福，則此記也，其亦洪水之息壤、焚林之回棹乎？柯湖子識。”

編年詩：《元旦後一日雨水書示周生文令》、《恩竹樵恩錫被命以按察使赴山東軍營兼攝鹽運使索詩爲別贈以長歌一章》、《正月二十六日官軍和西洋兵自寧波收復紹興旋得家書山居如故追感親族死義之衆及包郵之變雜賦三首》、《夕陽時看海棠得兩絕句》、《潘星齋丈爲繪柯巖消暑便面賦兩絕句爲謝》、《送壽玉谿孝廉祝堯出宰粵西》、《題家仲京比部鑄聽瀑眠松根圖三首》、《夜題伯寅墨隱齋七律一章》、《癸亥生日作是日立春入曹視事》。

編年文：《童母盧太宜人七十壽序》、《孟學齋日記甲集序》、《封奉直大夫工部都水司主事令兩淮新興場鹽課大使陳君六十壽序》、《復桂浩庭書·春明匆匆一晤》、《致楊豫庭書·春間曾奉一楮》、《致周叔雲書·不見者已逾一年》、《致放金甫書》、《書沈光祿起元題水西書屋藏書目錄後》、《詢事考言疏》、《復錢湘吟呂庭芷放金甫·惠書具荷拳拳》、《書大雲山房文稿》、《跋魯通甫詩》(佚)、《戴震遺書跋》(佚)、《道古堂集跋》(佚)、《存悔齋集跋》(佚)。

編年詞：《百字令·癸亥花朝》、《青玉案·癸亥花朝後一日春寒尚峭夕蟾已妍計後二日又是清明矣綺朝冷節並在茲宵離緒閑懷一時都觸更倚短燭琢此新聲恨未得雙鬢吹笙十葱擲笛也》、《滿庭芳·海棠花下作》、《念奴嬌·癸亥寒食岑旅病眠熨夢添衣淒然有憶不止天上人間之感也》、《壺中天·夏日乞星齋少宰畫柯巖消夏圖》、《瀟瀟雨·立秋後夜聽雨譜此》、《月華清·秋末寄懷山左某廉訪自行營還歷城》、《阮郎歸》、《鷓鴣天》、《減字木蘭花四首·余家自亂後移居柯山巖壑清深益縈寢夢偶拈四解以寓越吟黃鶴

不飛白鷗有約旅窗展誦曷禁魂銷》、《貂裘換酒·癸亥送竈戲作》、《東風第一枝·甲子先元旦四日立春是日子生日也賦此自壽》、《漁家傲·乞星齋侍郎畫湖塘村居圖》、《菩薩蠻·癸亥中和正逢春社韶畫漸永思鄉轉深矣》。

【時事】 正月，李鴻章收復江陰、無錫、蘇州。

錢泰吉(1791—)卒。

### 同治三年甲子 一八六四 三十六歲

正月初一至初四，諸友來拜，避而不見。

《日記》正月一日：“劉比部師洛、林比部式恭、潘光卿祖蔭、杜戶部正詩、張比部聯第、平編修步青、陳水部驥、周工部湛霖、沈嵯尹寶森、孫舍人源、曹儀部貽誠、潘舍人觀保、朱比部庚、家比部鎬來，皆不見。”

初二日：“賀廷尉壽慈、熊比部昭鏡、夏比部獻蓉、李戶部壽蓉、杜學士聯、潘侍郎曾瑩、兵部祖保、茹戶部朝棟、王縣令觀光、高功曹清巖、蔣侍郎彬蔚、吳縣丞光樑來，俱不見。”

初三日：“翁戶部琳、中書在璣、謝比部鉞、戴水部堯臣、吳水部景萱、章秀才文瀾、陳觀察景謨、王縣令福琦、濮閘官丙鏞來，俱不見。”

初四日：“謝給諫增、查比部丙旭、駱比部文蔚、沈功曹永朝、許太宰乃普、閣學超壽、秦比部慶彤、葉比部觀光、胡比部壽謙來，俱不見。”

正月十一日，母六十壽辰，設宴於餘慶堂。時母在紹稱觴於七星巖。

《日記》：“家慈倪太恭人六十壽辰，晴和淑麗。子蕓、蓮舟、高雲山、吳松堂、章秋泉、惺齋、曉湖、沈松庭、珊士、星五俱先至寓中來賀。辰刻詣餘慶堂，設筵禮天地，遙叩家慈，慶祝千秋百福。春暘、厚齋、星五、伯寅、柁香、揚庭、曉湖、越樵、珊士、惺齋、景蓀、仲京俱來賀，夢漁、金甫、理庵亦來。列席稱觴，暢飲樂甚。”

《白華詩》卷庚《甲子正月十一日家慈六十壽辰同人過祝留飲賦謝》自注云：“舍弟書來，將以是日稱觴於七星巖。”

前一日，致書潘祖蔭，介其求賀壽慈書壽聯。國家圖書館藏《二李書劄》越縵致潘祖蔭：“茲者明為家慈六十壽辰，弟欲求賀公壽慈寫壽聯一幅，取其名字吉祥。但弟素不相識，還求執事代達下忱。倘可求得，弟當購紙詣門衣冠奉劬也。外附楹聯一事，敬乞法書，望便中賜翰為幸。初十日。”

二十六日，與吳景萱結昆弟。

《日記》：“碩卿來，交譜牒，結昆弟之好。碩卿少予七歲。”

吳景萱(1835—1912)，字碩卿。江蘇吳縣人，廣東補用知府。

二十八日，跋所藏書。

《日記》：“跋《姚石甫全集》及《識小錄》、《康輶紀行》各一通。”

案：三文均未見傳。

三月初八日，與沈寶森、楊泰亨結昆弟。

《日記》：“書譜牒兩通，一致曉湖，一致理庵。”

《國立浙江大學校刊》第一百五十期署名為推仔之《琴畫室漫錄》，其《李慈銘遺文(續)》著錄有云：“還有他給曉湖的盟約，紅箋小楷，和壽序字迹符同，都足證明是他的親筆。盟約封套上寫着‘曉湖仁兄大人存注’，盟東面上寫着‘昆弟之盟’，裏面開着簡單的履歷，茲錄如下：‘李慈銘，原名模，字法長，更字愛伯，小字尊客，號柯湖。道光己丑十二月二十七日酉時生，世居西郭橫河，今寓柯山下。’後面照例書上三代略歷，末末寫着‘同治三年三月三日訂於京邸琉璃廠’，和壽序上所謂‘自客京國，辱訂石交’的話相符。可見壽序係作於同治三年以後。這篇壽序和盟約，據說原藏自沈家，頃由友人處展轉得着，為免散佚起見，所以把它錄出來。”

二十日，代謝傑生作家傳，次日，謝又請代李棠階作家傳。

《日記》：“為傑生撰家傳，此代人作也，不存稿。”十九日有“謝傑生來……又屬代李尚書棠階撰家傳一首”。

案：《越縵堂駢散文類鈔》卷五《節母謝孺人墓志銘代文園司空，甲子》，乃為謝傑生母作。代李棠階所作家傳，今已不可考。

是日，刊《賣文通例》。

《日記》：“以《賣文通例》付手民刻之。”

案：越縵素厭為人做序文，而文名在外，來請者頗多，遂定《賣文通例》，以“避紛紜也”，然此項潤筆，收入亦不菲，越縵同治初居京師，仰賴賣文以全生計。是年三月初十日：“應酬文字，素深厭之，壽文尤所嘔噁。乃以薄有時名，苦為人役。世既無知余文者，顧詭計救貧，又無可賣。彼之請乞者，不過視同村沽市楮之物，特斬出一錢耳，然必卻之，又似不情。李生此手，乃為人作此用乎！”

四月初七日，得沈寬甫盟牒。

《日記》：“得……寬甫書，……寬甫言二月初已由滬泛海赴粵西，並追寄盟牒一通來，寬甫少余四歲。”

沈寬甫，越縵《日記》同治三年三月二十日：“得沈寬夫去冬粵西書，寬夫時攝羅城令，近移攝義寧，言嶺西州縣疲敝之狀，殆不可堪。”

七月初十日，自嘆不能絕歌郎。

《日記》：“晡後，出赴飲。招芷秋，久不至，及罷酒始來，予頗怪之，略不顧接。芷秋掩抑通辭，玉容寂寞，告予以頃飲龍樹寺，見君一紙，即驅車歸，道濶，行又不得速，甫及家，聞君車已駕，亟踉蹌來。因舉屢示予曰：街泥已汙絢矣。予轉益憐之，與從容小坐而別。自惟此等嗔癡，有何真妄。顧眉間化佛，不籠蕉樹之身；指上豎禪，未絕藕絲之痛。桃花有影，明月無香，帶水拖泥，祇博合眼一笑而已。”

案：自五月起，與芷秋、芷儂往來親密，為芷秋繪團扇並題詩其上，請周祖培為芷儂書楹聯，並“付芷秋開髮錢十千”。沈全珍（1848—？），字芷秋。江蘇蘇州人。擅崑曲，隸四喜部與兄芷儂同出朱雙喜之春華堂，後自立門戶，名麗華堂，風靡京師。

十三日，楊泰亨贈《湛園未定稿》。

《日記》：“理庵來，贈《湛園未定稿》一部。”

七月，校《漢書》。

《日記》七月初八日：“加朱《漢書·五行志》一卷、《東方朔傳》一卷。”十一日：“終日讀《漢書》，加朱《溝洫志》一卷。”十五日：“加朱《藝文志》竟，其中誤文奪字甚多，惜不得《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證之。”

八月初八日，應鄉試。

《日記》：“午入闈。”

九月初二日，擬作《七虞》，紀都下之遊。

《日記》：“擬作《七虞》一首，紀都下之遊，尚未脫稿。”

案：詩未見傳，未知成文否。

初九日，榜散，僅挑取謄錄。

《日記》：“是日順天榜發，予又落解，蓋南北八試矣。”

《同治庚午浙江鄉試·李慈銘》：“甲子科順天鄉試，挑取謄錄。”

十月初四日，招楊泰亨、周允臣、吳松堂、傅蓮舟等飲春華堂，為沈全珍釀錢卜宅。

楊泰亨《遜敏齋日記》：“李蕤客招同周允臣、吳松堂、傅蓮舟、徐介亭、殷宏疇諸君在春華堂設席款客，為芷秋釀錢卜宅也，坐有龐秋、芷香、小卿、玉芬、蘭生、王王、倩雲、儀仙諸伶。”

二十日，與傅孝澤夜話，述京師風物。

《日記》：“夜與蓮舟數都中風物，戲錄於此。三惡：臭蟲，老鴉，土妓。

三苦多：天苦多疾風，地苦多浮埃，人苦多貴官。三絕無：好茶絕無，好菸絕無，好詩絕無。三尚可：書尚可買，花尚可看，戲尚可聽。三便：火爐，裋房，邸鈔。三可喫：牛嬾蒲桃，炒栗子，大白菜。三可愛：歌郎，冰桶，萱蓆棚。……然亦有三不憂：不憂蚊，不憂蛇，不憂久雨。”

越縵所厭之臭蟲、土妓，《光緒順天府志·風俗》載：“燕少蜈蚣，而蠍其為毒倍焉；少蚊，而蠅其為擾猶倍焉；蚤虱之屬，臭蟲又倍焉。”《清稗類鈔·娼妓類》：“咸豐時妓風大熾，胭脂石頭等衢衢，家懸紗燈，門揭紅帖，每過午，香車絡繹，遊客如雲，呼酒送客之聲徹夜震耳。士大夫相習成風，恬不知怪，身敗名裂，且有因之褫官者。”

至其所愛之牛嬾蒲桃、炒栗子、大白菜，《光緒順天府志·食物》亦載云：“又一種大葡萄，中間有小者，名公領孫。又一種小者，名瑣瑣葡萄。種類雖殊，食皆甘美，種植南方，便失本味，大約其性於北方沙石水土相宜。今本土有形長而綠、味甘無子，俗呼為牛奶葡萄，自從回部移植京師，物隨其生，民間遂得增果實之利。”“《毛詩陸疏》五方皆有栗，惟魚陽、范陽栗甜美長味。今燕京市肆，及秋則以錫拌雜石子爆之。”“《居易錄》今京師以安肅白菜為珍品，肥美香嫩，南方士大夫以為渡江所無。”

傅作楫，字蓮舟、孝澤。浙江山陰人。

十一月十六日，為周祖培跋《坐位帖》。

《日記》：“芸臺相國以所臨《坐位帖》一本屬予題辭，為繫一跋，還之。”

案：此跋今已不可考。

十七日，入署。

《日記》：“午入署，坐撫陝西司堂，不至此者一年餘矣。”

平步青《掌山西道監察御史督理街道李慈銘傳》：“君獨鍵戶，讀書吟詠，蒔藥種花，非其人不與通，經年不一詣署。”

十二月初一日，赴孫詒經之飲。

《日記》：“孫子受檢討招晚飲，晡後詣之，同坐者潘伯寅副憲，楊賓石侍讀，李芍農文田、張香濤之洞兩編修，朱伯修學勤郎中，王鼎丞、陳一山兩孝廉，至夜更餘散歸。”

孫詒經，字子授，浙江錢唐唐人。咸豐十年進士，官至戶部侍郎。見魯燮光《誥授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孫公神道碑》。

李文田，字仲約，號若農、芍農。廣東順德人。咸豐九年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長於史地之學，有《元秘史注》、《元史地名考》。見陳伯陶《李文成公傳》。

張之洞(1837—1909)，字香濤，又字孝達。直隸南皮人。同治二年進

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卒謚文襄。所著有《輻軒語》、《勸學篇》、《書日答問》、《廣雅堂集》等。與越縵曾一度失歡，後復合。陳寶琛撰有《體仁閣大學士贈太保張文襄公墓志銘》。

朱學勤，字修伯。浙江仁和人。咸豐三年進士，官至大理寺卿。著有《樞垣日記》。

臘八日，有詩賦懷。

《白華詩》卷庚《甲子臘八夜感書四首》第一首：“六向天涯度臘辰，年垂四十未歸身。故園此際家筵罷，猶續松明待遠人。”

十二日，陳驥卒，哭之以詩。

《日記》：“侵晨，熊定卿來，告德夫於卯刻卒矣。爲之慟哭而起，驅車赴之，撫尸號慟，殆不自勝。此予生平爲朋友第一副眼淚也。德夫性情學問無一不與予同，處境亦略相似，六年都下，惟得此死友一人，而憂憤先歿，所謂既痛逝者，行自念矣。”

《白華詩》卷庚有《德夫亡八日矣哭之悲甚不能成詩今日聞其出殯龍泉寺病不往送夜坐聽風淒然賦四絕句》。

二十四日，得家書，催歸甚切。

《日記》：“得十月初三日家書，內有家慈諭函及仲弟書、季弟書、沈瘦生書、鍾慎齋書。家慈近患痔頗劇，催歸甚切，而牽滯未得行。”

是年，以屢試不遇，痛言八股取士之弊。

《日記》七月十五日：“早起，赴國子監錄科，文題《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策問《制藝正軌》，因借以痛言時文之弊，當令此曹子閱之吐舌矣。”八月三十日：“時文小道，應試之作，尤不足言，而錄之者，以見予文本亦平易近人，而場屋鉅語，時流駭怪，蓋已無能讀者。八股取士，其弊至此，爲可嘆也。”

編年詩：《甲子正月十一日家慈六十壽辰同人過祝留飲賦謝》、《喜聞官軍次第收復蘇州嘉興杭州常州二首》、《銅雀伎漁洋集中有此題戲補其意》、《戲題芍藥》、《生小五絕句》、《首夏薄暮倚樹讀書遂爾成詠》、《午卧聞新蟬思故山作》、《瓶中新插紅荷花數枝》、《謝商城相國書楹聯》、《贈沈曉湖孝廉寶森》、《雨夜戲效義山無題四首》、《兩生行贈德夫》、《秋夜夢逝作》、《將進酒》、《東飛伯勞歌》、《喜平景蓀編修步青入直上書房》、《秋日雨窗遣懷》、《有人自汴來追述友人陳間谷旅歿之況泫然賦此時間谷妻子亦盡沒於賊矣》、《中秋月夜題試院壁》、《冬夜題曉湖因樹書屋詩集二首》、《惆悵》、《九月望日偕同官義州趙心泉主事鴻儀邀黔西徐介亭郡丞臯嘉魚李爽堦縣令士壇宜昌王

鼎丞孝廉安定飲天寧寺賞菊》、《邊詞三首》、《日晡過梁家園》、《月下聞歌二首》、《以菊花數枝寄德夫》、《送李爽堦進士出宰天台》、《燈下讀爾雅偶題三絕句》、《嚴寒入署戲詠二律示曹中諸君》、《夢歸故居得詩四句云清電龍堰出急雨虹橋來微雨過西郭片月生下柴俗作寨上二語是直河景下二語是橫河景也醒而足成四絕》、《甲子臘八夜感書四首》、《冬夜煎茶偶成一絕》、《偶閱放翁詩集中多及紅橋三山紅橋予舊居三山又先疇所在也慨然有作》、《祭竈日爲德夫賦招魂辭》、《德夫亡八日矣哭之悲甚不能成詩今日聞其出殯龍泉寺病不往送夜坐聽風淒然賦四絕句》、《甲子除夕獨坐守歲追悼德夫》。

編年文：《答桂浩亭書》、《陳母黃太恭人七十壽序》、《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故天降將大任於斯人也》、《致陳德夫·昨日一晤》、《答陳德甫小簡· 粿粿一粒》、《謝陳珊士惠扇書》、《致沈瘦生書· 瘦生表弟足下》(又題作《與柯山親友書》)《詰司命文》、《沅江秋思圖序》、《書凌氏廷堪校禮堂集中書唐文粹文後文後》、《致仲弟書》、《與顧河之孝廉書》、《與恩竹樵廉使書》、《報陳蓮峰書》、《楊貞女傳》、《節母謝孺人墓志銘》、《書南史郭平原傳後》、《王孟調棲梟殘草叙代潘》、《答恩竹樵廉使書· 四月間連奉手諭》、《復呂定子惠銀書· 晨起得手教》、《姚石甫全集跋》(佚)、《識小錄跋》(佚)、《康輶紀行跋》(佚)、《李棠階家傳》(佚)、《七虞》(佚)、《跋周祖培臨坐位帖》(佚)。

編年詞：《東風第一枝· 甲子先元旦四日立春是日子生日也賦此自壽》、《玲瓏四犯· 春夜過舊院感逝》、《點絳脣· 書所見》、《浣谿紗》四首、《長亭怨慢· 初夏懷故山寄慎齋並示春明里中諸子》。

【時事】 五月，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自殺，江寧平。清政府遂行告祭之禮，大封功臣。

丘逢甲(1812—1912)生。姚燮(1805—)卒。鄭珍(1806—)卒。

### 卷三 校書鄉邦(三十七歲至四十二歲)

同治四年乙丑 一八六五 三十七歲

正月初三日，與陳鵬結昆弟。

《日記》：“今日，邁夫來交盟牒，繼結昆弟之好。邁夫少予一歲，因書其牒後云：‘此德夫之弟邁夫與予結昆弟之券也。’”

《駢體文》卷四《書與陳邁夫盟牒後》：“留此卷書，傳之後嗣，庶使兩家子姓，常繩肺腑之情，三世名稱，互識尊行之諱云爾。”

案：越縵於咸豐九年與陳驥結異姓兄弟，同治三年十二月陳驥病卒，越縵痛失良友，復與陳驥之弟鵬再結異姓兄弟，故曰“繼結昆弟之好”。

陳鵬，字邁夫，山西新城人，官某縣令。

二十一日，楊泰亨請撰其父壽序。

《日記》：“理庵來，乞爲其尊翁撰七十壽序。”

《遜敏齋日記》：“屬蕤客撰家大人七十壽序。”

案：該文未見傳。

二十八日，與殷宏疇結昆弟。

《日記》：“宏疇來，交盟牒，宏疇少予八歲。”

案：殷宏疇，其人不詳。

三月初三日，尹繼美來並贈《詩地理考略》。

《日記》：“江右尹湜軒孝廉來，以所著《詩地理考略》二卷見贈。”

四月二十七日，以詩文集副本貽潘祖蔭，潘還詞集，言當任劖劂。

《日記》：“作書致伯寅，以詩集及《蘿庵小志》副本貽之。”“再得伯寅書，還詞稿。”

二十三日：“得伯寅書，謀爲予刻《霞川花隱詞》。”

周作人《知堂雜文·名人書鈔》錄《潘伯寅與李越縵書》之第十通：“日記遵命交若農。霞川詞呈繳。大集及小志劖劂之事，一千日中，弟當任



之。驪歌在即，能無惘惘。明日午前走談，不盡。敬上越縵仁兄大人，蔭頓首。”

案：劄中所言“大集及小志”當是《白華絳柎閣詩集》及《蘿庵遊賞小志》。

臨行，拜別沈寶森、譚研孫、陳壽祺。

《日記》二十九日：“詣曉湖，以《漢書》及《邵青門集》為別。”三十日：“詣研孫談，贈以《翁注困學紀聞》一部、紫毫兩支。”五月初二日：“詣珊士，不值。贈以姚刻《左傳》兩函。”

五月初五日，周祖培、張之洞來話別。

《日記》：“芸翁來送行，以四金為贈。……張香濤編修來話別，逾兩時許始去。”

初八日，束裝首途，鍾慎齋同行。

《日記》：“凌晨束裝，具車三輛……午刻，偕慎齋登車行，相送者蓮舟、允臣二人而已。”

《白華詩》卷辛《五月八日出都門作》：“溫風拂拂起刀環，攬轡依然寂寞還。豈有名聲驚日下，祇期身世老田間。入貲司馬仍歸蜀，棄傳終軍又出關。差喜白雲思漸慰，一鞭萬里指吳山。”“夕陽還望鳳城闈，天際觚棱獨愴神。尚荷朝廷容冗吏，暫將名字託詩人。七年南北難回首，百劫滄桑感此身。行李平安眠食穩，問持何事答君親？”

案：越縵自咸豐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抵京，迄今南歸，中經五年，此中變化，不啻霄壤。入都前他惟知讀書作文，凡事仰仗太夫人如嬰兒。及入京捐官，事非如願，反被知友欺詐，至同治二年四月始分簽戶部，為陝西堂司堂吏，乃卑微下僚，恨恨不已，經年不一詣署。其中兩應順天鄉試，皆報罷，窮愁潦倒，復患重病，幾乎瀕死。然仍砥志厲節，不隨俗流，潛心苦讀，賣文為生。此次返鄉，“問持何事答君親”，不禁百感交集。

閏五月十二日，抵杭州，偶遇孫廷璋。

《日記》：“上午抵杭城段河頭……遇孫蓮士，新自粵東歸，別來七載，萬里相逢，事出不圖，驚喜之至。”

十四日，訪前紹興太守楊豫庭、故友呂耀斗、現紹興太守高貢齡。前會稽縣令王錫康來訪。

《日記》：“上午出門詣豫庭，晤談。又詣撫署訪呂定子編修。……詣紹興太守高貢齡，不晤而歸。鄉人王子蕃縣令來。”

高貢齡，字次封。山東利津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官紹興知府。越縵《慰高次封太守》詩注：“貢齡，山東利津人。乙巳進士，由戶部郎出守

紹興，時與予俱被讒。”

王錫康，字念魯。浙江會稽人。曾任山陰縣令。所著有《一笏山樓駢體文章》。見《晚晴簃詩匯》。

十七日，浙江巡撫馬新貽來請，晤呂耀斗、譚獻。

《日記》：“穀山中丞來催請，傍晚赴之，同坐爲定子及杭人譚廷獻等。”

馬新貽，字穀山。山東荷澤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官至兩江總督兼通商大臣。被刺身亡，謚端愍。任浙江巡撫期間，聘請越縵爲浙江書局總校勘、蕺山書院講席，於越縵有知遇之恩。

十八日，得孫廷璋贈書。

《日記》：“蓮士以佳槧《班馬字類》及舊鈔《沈下賢集》見贈，予受《班馬字類》，報以微波榭刻《五經文字》及《九經字樣》。”

二十一日，抵柯山叩母。

《日記》：“上午抵柯橋，水尚沒街，橋梁半阻，因換小舟至柯山敏見家慈，見季弟、三妹及僧慧。慈顏驟老，季弟已弁而欣，僧慧亦長可及肩，幾至各不相識。離別之久，何堪追思。”

《白華詩》卷辛《到家作四首》第一首曰：“久旅日思歸，歸來異門戶。阿母出門看，嘈雜亂鄰語。幼弟長過我，將迎入衡宇。不遑叙亂離，且問道途苦。兩地叢百驚，萬幸得一聚。故人適過慰，歡忻具雞黍。是日鍾慎齋弟適過訪。”

案：越縵宗族世居會稽郡城西郭門外橫河一帶，太平軍踞紹，里宅盡燬。越縵姑母適柯山沈氏，越縵母親携一家八口避難柯山，遂賃居於此。

《紹興市志》：“李慈銘故居位於勝利路錦麟橋下黃花弄，已毀。西郭下岸原李家臺門，爲李祖居，咸豐十一年至同治二年太平軍進駐紹興時毀。”

二十七日，訪紹興郡丞徐皋，次日會稽縣令詹儀桂來訪。

《日記》：“詣郡丞徐君皋，都中故識也，談至上燈後，冒雨返蘭如家。”

二十八日：“會稽令詹君儀桂來，亦都中舊好。”

徐皋，字介亭。貴州黔西人。官紹興郡丞。

詹儀桂，湖北鍾祥人。清道光二十六年舉人。

六月初十日，山陰縣令張廷璜來訪。

《日記》：“山陰令張君廷璜來。”

七月初四日，得孫廷璋贈書。

《日記》：“蓮士以字學三書爲贈，三書者宋郭忠恕《佩觿》、賈昌朔《群經

音辨》、元李文仲《字鑑》也。”

三十日，訪段光清，為季弟謀承修西江塘工。

《日記》：“晨晤段鏡湖廉使，令季弟任修麻谿壩瑞字號土塘十七丈有奇、深三丈有奇、廣二丈。外字號土塘十七丈有奇，深二丈八尺、廣二丈四尺。具狀支錢二千貫。”

段光清《鏡湖自撰年譜》同治四年：“五月大水，紹興、山陰地界塘多決口，紹興、山陰七縣，山陰、會稽、蕭山在塘中。……自塘決口，三縣之民皆在水中央矣。余謂：紹興之塘，向係民捐民辦。刻下民困如斯，若責成民辦，雖是正理，而居官者既無湯太守以為之倡，官既存五日京兆之見，民尤非萬曆年間之民，民辦無可望也。……一面請撫軍奏皇上，先借銀十萬兩與紹興修塘，著紹興紳士分領，責其督工，即將下年所收錢糧先還十萬借款。既非民捐，仍民自辦。……馬中丞果允借銀，即請余往紹興督辦其事。”

段光清，字俊明，號鏡湖。安徽宿松人。官至寧波知府。事見其《鏡湖自撰年譜》。越縵督理西江塘時曾與其共事。

八月十九日，馬新貽聘請督修西江塘。

《日記》：“得中丞照會，請予督修西江塘。”

《馬端敏公年譜》同治五年有：“又奏明海塘工程萬緊，經費支絀，細陳現在辦理情形。二月出巡寧波，並至鎮海一帶周閱海口……歸途便道察看紹興西江塘工程，籌款趕築，均於回省後奏明辦理。”

《駢體文》卷二《與馬穀山中丞箋》：“西塘一役，辱承重委。既非解事，又不習勞，惟自矢江神，不飲勺水耳。”

同治四年正月十五日，馬新貽新任浙江巡撫，春季大雨，沖垮涉及山陰、會稽、蕭山三縣之湖塘，即上疏陳情“水利宜急興修”，言浙江海塘關係緊要，需立即興修。並隨督辦塘工之前臬司段光清、杭嘉湖道蘇式敬等沿塘履勘，修築海塘工程。

二十五日，納妾張氏。

《日記》：“與張氏翁媪議珊姬身價，許以番金四百枚。”另參見“譜前”。

二十六日，孟慶綸來隸門牆。

《日記》：“孟生慶綸來，執贄門下。”

九月十四日，仲弟恭銘送《姜白石詩詞合集》。

《日記》：“仲弟送影宋刻《姜白石詩詞合集》來，困學樓舊物也。”

十月初一日，高貢齡邀主戴山書院。

《日記》：“高太守送書幣來，請主戴山書院講席。……高太守送聘敬八

番金來。”

《駢體文》卷二《與馬穀山中丞箋》：“慈一生酷好，惟在文章。十載以來，稍研經史。深慨近時人士漸不讀書，科名之外，無復事業。父兄以是爲教，子弟以是爲學。五經本譜，鮮能誦習，浮華相尚，剽襲爭能，學術人心，未由自正，釀斯寇禍，非爲無因。嘗思出其一得之愚，與鄉塾秀髦朝夕講論，讀經讀史，分立課程，勿涉空虛之談，務爲根本之學。”

十三日，督察西江塘工程。

《日記》：“晨至林浦，上午詣寺山巖堂，午飲於工局。”十四日：“在工所邀蔣湘舟來與寺山村孔氏議改道事，不成，始定計即漫口施工。夜集工所司事人役，申明章程。”

二十五日，作《募造柯巖亭館啟》。

《日記》：“爲沈雨巖撰《募造柯巖亭館啟》，不起稿，寫畢，即作書交王叔彝觀察，以觀察自任此舉也。”

案：此文未見傳。同治五年正月三十日《日記》：“爲瘦生撰七星巖募建祠屋書，別存稿。”存《駢體文》卷四《爲人作柯巖造祠屋疏》，署所作時間爲同治五年正月，與《募造柯巖亭館啟》應是兩文。沈雨巖是越縵表弟沈孳梅從父，山陰柯山鎮人。

二十六日，爲王贊元題畫。

《日記》：“爲王蓮伯孝廉題《愛蓮圖》七絕二首，不起稿。”

案：該詩今不可考見。王贊元，字蓮伯。浙江會稽人。咸豐二年舉人，咸豐五年主講蕺山書院，前後八年。後官德清縣教諭。見《紹興縣志》。

十一月初七日，高貢齡邀與蕺山書院諸君共飲。

《日記》：“傍晚詣郡街，赴高次封太守之招，同席爲周一齋舍人，唐雪航教授，山陰學博沈君，會稽學博季君、周君。二更歸。”

十五日，爲季弟惠銘報捐從九品。

《日記》：“以米票廿七紙及米四十七石二斗二升援衢州米捐例，爲季弟報捐從九品，不論雙單月選用。作書託品芳料理。”

二十一日，得周一齋贈書。

《日記》：“得周一齋片，送來范蘅洲《詩瀋》及《三家詩拾遺》各一部。”

三十日，重定《賣文通例》。

《日記》：“比來窮甚矣。……因取昔年所刻《賣文通例》重改定之，畫餅充饑，敝帚自享，博笑而已。

一、廟碑、神道碑：散文一百六十金，駢文二百金。如至戚深交而家非有力者，散文減四十金，駢文減六十金。

一、墓志銘、墓表：散文百二十金，知好減四十金；駢文百六十金，知好減六十金。其家什殷足者，散文百金，駢文百二十金，至戚密交，各再減二十金。族人無服者以交情厚薄論，厚者視密友例，疏者從知好例，有服者視至戚例。

一、壽序：散文八十金，知好減半；駢文百金，知好減四十金。自五服之宗及三黨至戚外，親族皆從知好例。不識面者，以凡人論。駢文，雖五服之宗、三黨之戚亦不應。

一、序記：照壽序例。

一、代撰官書序文，或高文典冊須鋪張者：例皆用駢文，其價如廟碑例。

一、其人有爵位而公論不予者不作，有隱匿者不作，其人非讀書而亦無卓行者不作。

一、婦人壽序，非高閥華封、年七十以上及有節行者不作。

一、以壽文轉獻達官要人者，雖出至親密友之請，亦照例價。

一、知好而極貧者，為其先人求作碑志序記，或乞壽文榮其親者不在此例，或餉佳籍、古琴、古硯、古墨及佳卉、名石、佳釀均可。

一、為知好作志銘，任情所至，不在此例。

一、代人作館閣進擬表賦，照壽序駢文例，雖知好不減價；其賀大禮，或官書告成奉進之表，如廟碑駢文例，知好減四十金。

十二月初二日，購得《周易二閭記》。

《日記》：“以錢二百文於書鋪買得茹二樵先生《周易二閭記》三卷。”

案：茹敦和字二樵，浙江會稽人，與越縵有世誼。越縵購得《周易二閭記》，刪其蕪詞賸語，並作《重訂〈周易二閭記〉序》，見《文集》卷二。

二十七日，王拯以《龍壁山房詩詞集》寄閱。越縵有書謁之。

《日記》：“王少鶴自杭州寄所作《龍壁山房詩詞集》。”

王拯，字少鶴。廣東馬平人。道光二十一年進士，官至通政副使。所著有《龍壁山房詩詞集》。見《晚晴簃詩匯》。

《駢體文》卷二《與王少鶴通政書》：“比日嚴寒，風雪暗滯。坐失良覲，深歉於懷。頃辱賜書，垂示新翰，非特詞語超絕，抑且性情過人。……老母久病，涉冬轉劇，頃日入城就醫，屏營藥餌，望門告貸，喪氣空還，責負索逋，日見凌迫。……平生羞作干乞，要不能不擇人而干。執事總中朝之譽，負海內之望，節帥藩服，瞻伺色言，尚以魚釣之名，塵高論之末。性便文字，尤癖山木，或於鴛湖道場，遠則天台、雁宕，乞一僻小書院，足使自食，便不他求，聊過荒年。知非溢分，伏惟留意，無任企馳。”

十二月，致函潘祖蔭，述南歸情狀。

《駢體文》卷二《與潘鄭齋副憲書》（乙丑十二月）：“蓋鄉之巨蠹，厥有指名，章惇周興，實為眉目。適叢山乏長，承攝講帷，有某某者營求不得，重以二憾，遂為四凶，鼓舌搖唇，甘心弱肉。先奪其名山之坐，繼謗其西塘之工。聽講之生雲集瓦橋，妄謂三舍捲散；埴堤之緝悉塞瓠子，誣稱萬錢自肥。遍佈流言，脅制大吏，白晝鬼見，人頭畜鳴。此盜跖居里，東陵為之不安；鄭詹來歸，曲阜將以變俗者矣。”

案：越縵回鄉未幾，馬新貽推舉他督修西江塘工程，該工程涉及山陰、會稽、蕭山，眾鄉紳已就塘工之承辦、工款之分攤各持己見。越縵接辦後，將其中一段工程屬之季弟惠銘，遂為投機之眾鄉紳誹謗“萬錢自肥”，復罷其叢山書院講席之職。越縵“僕夙持清議，見惡鄉人，孤鶴未歸，群鴟已噪”（《與沈曉湖書》），處於孤立之境。

是年校補《明臣謚錄》一卷。

《明臣謚錄》未刊稿，今藏於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朱絲欄，眉注較多。卷端鈐“越縵堂”朱文方印。起徐達，終葉伯臣。卷首識語：“乙丑返里，適友人傅節子亦為是考，數相商榷，乃稍事校補，重錄一過，以俟它日踵而成之。”

王重民《李慈銘著述考》有《明謚法考》，列於“未見傳本者”，此《明臣謚錄》或與《明謚法考》相關，或即是一書，據其“乙丑返里”，知成書於同治四年。

編年詩：《乙丑元旦作》、《人日遊廠市歸悼德夫作》、《人日寄曉湖》、《首春玉蝨橋前書所見三首》、《商城相國屬為侍郎承恩侯某題所藏慶文恪公慶桂聽泉圖侯為文恪女孫婿也》、《花朝夜飲聽沈秋歌懷德夫兼示其弟邁夫縣令鵬》、《見新柳感賦》、《過德夫梁家園故寓》、《乙丑送春絕句四首》、《五月初八日出都門作二首》、《夜宿楊邨雨中聞歌二首》、《天津雨夜夢德夫》、《出大沽口感事追弔故帥僧忠親王二首》、《梅雨中至申江三首》、《閏端陽節滬上遇王廷敷縣令觀光邀同鍾慎齋孝廉觀豫飲夷場酒樓復同聽汪翠娘歌》、《晚泊嘉定黃寶鎮看月》、《舟入青浦界始見湖水縠紋碧鮮喜而有作》、《雨中過秀州晚泊石門聞歌二首》、《進杭州北關見湖上諸山》、《武林喜遇孫蓮士自端州歸作長歌贈之》、《渡錢唐江二首》、《夏日破曉自西興渡錢唐江》、《到家作四首》、《初秋夜還柯山邨寓四首》、《秋霽微陰獨行出邨橋循野田度鑑湖第五橋至朝陽寺而回》、《微雨中過湖塘二首》。

編年文：《與沈曉湖書·都門判袂》、《與王少鶴通政書·比日嚴寒》、

《與高次封太守辭叢山講席書·今日從柯山祀先歸》、《與潘鄭盒副憲書·自發津門》、《致潘伯寅副憲書·伯寅仁兄中丞執事獻歲錄錄》、《賣文通例》、《募造柯巖亭館啟》(佚)、《書與陳邁孫盟牒後》、《與馬穀山中丞牋·前月奉到鈞教》、《封儒林郎內閣中書舍人翰林庶吉士楊君墓志銘》、《致孫子九書·二月之杪》、《沈露蕪教論六十壽序》、《祭竈日東傅孝澤》、《明臣謚錄自序》、《楊泰亨父七十壽序》(佚)。

編年詞：《念奴嬌·乙丑清明夜飲賓秋館時予將南歸矣醉後和幼安韻》、《蝶戀花·春晚過寓舍南園和六一韻》、《桂枝香》、《一枝花·暮春連日東風甚惡卧病寡棕賦此寄人》、《貂裘換酒·春中得故人孫子九書具言亂後三子夭没貧不自存惟以歌詩自娛窮老兼述徐州判度復嘔血賊庭魯明經燹元闔門灰燼愴懷舊昔遂異幽明靜夜多思重復循覽泫然難已寫以此章》、《秋波媚》、《琴調相思引》、《鷓鴣天·王叔畦觀察山陰道上圖四首》、《洞仙歌·雨中飲滬上王氏禪閣聽殷姬度曲追感舊遊》、《大江東去·過嘉興弔程莊烈公》、《金縷曲·送德夫樞出都》。

【時事】五月捻軍大敗清軍，欽差大臣僧格林沁戰死。十一月總稅務司赫德以所著《局外旁觀論》呈遞總理衙門，泛論內政外交興革事宜。

譚嗣同(—1898)生。魯一同(1804—)卒。

## 同治五年丙寅 一八六六 三十八歲

正月二十二日，撰《祭寺山江神文》。

《日記》：“為高太守撰《祭寺山江神文》，文皆四言，頗老到周密，不存稿。即作書致之。”

案：該文未見傳。

三月初七日，季弟惠銘出嗣族父治。

《日記》：“柏塍伯來，同至庵(案：指資福庵，時越縵母居之)，為紀孺人立嗣孫事請之太夫人也。午同至西郭，見紀孺人，商議作繼書。”十七日：“偕五弟送季弟至紀孺人家，為袒免叔生員治之後。”

《清代硃卷集成·光緒庚辰會試李慈銘履歷》：“胞弟惠銘，候選通判加鹽運司提舉銜，出嗣族父治。”

二十八日，為高貢齡代作送行詩。

《日記》：“為高太守作送蔣君益澧巡撫廣東七律四章，不存稿。”

案：該詩未見傳。

四月十七日，跋《韓非子》。

《日記》：“跋《韓非子》一通。”

《越縵堂讀書記·韓非子》末署云：“同治丙寅夏四月，越縵學人李慈銘識於新河寓齋。”

七月二十四日，奉太夫人命析家產。

《日記》：“家慈命造兄弟析產書。留祭葬膳食田四十畝。予以先入貲爲郎，故僅授田五畝。仲弟授田二十畝。僧慧授田三十畝。季弟以出爲人後，僅授田八畝。三妹授田六畝，爲它日沾嫁衣。”

八月十四日，太夫人病甚，十七日卒，越縵追悔莫及，哀毀幾殆。

《日記》：“上午邀杏泉同舟至柯山，診家慈疾，家慈已病甚，不知人，遂留侍疾。”十七日：“家慈棄養，痛哉！痛哉！搶地呼天，殺身奚及？家慈一生艱苦劬勞，萬言難盡。及遭寇禍，慈銘在都，家無童指，提挈八口，奔徙流離。至冬無絁絮之衣，夏無溢米之飯，窮年忍死，以待慈歸。不料去年慈得歸省，而轉速我母之死也。痛哉！痛哉！我母之病，以肝氣上逆，兼患痔漏，比年增劇，忍而不言。慈昔夏之歸也，意欲奉母就養京師；及歸而見我母頹顏驟老，始進退皇然，罔知所措，然猶冀以傭書賣文，小作營辦，爲鄉里十年之養也。今年夏，卧病不能食，且下利，以慈貧，故不肯服藥。時居城中資福庵，慈寓新河，相去僅半里，而慈亦累病，定省缺然。至七月朔之前二日，我母還村居，而疾遂不可爲矣。……慈之在外者七年，我母日夜望之，及歸，而與母相處者無旬日。慈居城中，時一赴柯省視，母見輒色喜，趣具雞黍；及將返，母必送至門，語絮絮不絕，目視其登舟而後入，顏色黯然，回顧妹等曰：‘大哥去，令人寂寞。’嗚呼！慈以村居迫窄，故暫寓城中，覓栖止便，早知有今日，雖甚不孝者，牛宮豕圈，亦樂而居之矣。”

《杏花詩》卷乙《先母生日前一夕大風獨坐京邸泣賦是篇》詩注：“先母臨歿時，語慈銘曰：‘汝貧甚，藥物不必復求；他日富貴，祭我稍豐可也。’”

九月，作《受禮廬喪服經傳節要讀本》。

是稿現藏於現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前有自序，署云：“同治丙寅九月識。”

十月初九日，啟父竹邨公殯，與母倪孺人合葬項里山。

《日記》十一月初一日：“前月孟冬九日，謹啟先大父殯殮，與太恭人合葬項里山。”



《越縵堂文鈔》之《告窆文》：“嗚呼！今日之葬於斯也，揆諸我父我母之意，轉覺少安。而埏道一扃，幽堂永隔，不孝等遂與我父我母生死辭矣。嗚呼痛哉！於我父爲久淹，於我母爲渴葬，進退罪也，夫復何言！惟願我父我母，安此佳城，永棄患苦，以時陰相我後人，則不孝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嗚呼痛哉！不孝今年三十有八矣，多病早衰，理難支久。如其果然，則從我二人於九泉者，固有日也；如其否也，則慈銘東西南北之人也，春秋展祭，且不知此生能得幾回矣。我父我母，其且盡此一尊也。嗚呼哀哉！尚饗！”

十三日，作《祭紀安人文》。

《日記》：“夜撰《祭紀安人文》。”

案：該文未見傳。紀安人，季弟惠銘之繼祖母。

十一月，自序《受禮廬日記》。

《受禮廬日記》卷首：“自八月十四日侍疾村居，十七日痛遭大故，荒迷苦由，幾忘旦晝，忽忽及今，若駟之過隙者，將已一時矣。中間迫於它故，亟營窀穸。前月孟冬九日，謹啟先大夫殯殮，與太恭人合葬項里山，赴葬赴虞。即於次日，挈弟妹等移廬城中卧龍山下黃花巷。古者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知在繚紵，不廢讀書，先業所存，何敢久輟？爰於哭泣之暇，溫理書傳，仍以筆劄識之，惟韻語樂章，則屏而弗講焉。同治丙寅十一月朔日愛伯識。”

十二月十八日，傅以禮贈《愧鄰錄》。

《日記》：“節子書來，詒我宋槧《愧鄰錄》及《漢三老碑》拓本。”

十一月、十二月，校《後漢書》。

《日記》十一月二十三日：“校讀《後漢書》隗囂、公孫述傳一卷。”三十日：“雜校《後漢書》，凡是正五十餘條，附注十餘條。”十二月初五日：“雜校《後漢書》，比屆卒歲，廬居窮甚，借此度日，以代哭泣之悲。”十六日：“三日來雜校《後漢書》，多附以小注，又兼訂錢氏大昕、王氏鳴盛、洪氏頤煊諸家之說，禿筆細書，目昏指繭，疲茶殊甚，似非病中所宜，當少輟之，以息日力。”十七日：“校讀馬融傳一卷、西羌傳一卷。”

是年，爲鄉友馬賡良、曹壽銘、王詒壽點定詩文集。

《日記》二月初三日：“孫子九偕山陰王詒壽學博、會稽馬賡良上舍來，王字眉叔，馬字幼眉，俱以所作詩文來贊。”七月二十三日：“得王眉叔訓導書，以近詩一卷屬點定。”

三月二十九日：“爲王秀才詒壽點閱《縵雅堂詩》。秀才字眉叔，才情清雅，律絕近體頗華秀，近明之何、薛、皇甫諸家。”

四月三日：“夜爲馬上舍賡良點閱《拙怡堂詩》。上舍字幼眉。其詩讀書尚少，未能成家，然才致清新，近體具有心意。”

馬賡良《鷗堂詩》卷二《焦桐篇寄李愛伯慈銘》：“焦桐慕素絲，明鏡照芳姿。之子一相見，關山遠別離。秋風動蕭晨，早涼生綺閣。不恨秋風涼，但恨羅袂薄。柔肌瑩冰雪，美目耀春星。謝彼脂與粉，還吾婉變形。秦女引鳳吹，蜀女求凰操。絲竹雖殊音，宮商本同調。焚香理瑤徽，對鏡搔蛾眉。焦桐有時斷，明鏡無時疲。”審讀其意，似與李慈銘詩法異趣。

曹壽銘《曼志堂遺稿》（不分卷）《偕眉叔訪李愛伯民部慈銘四鼓出北郭宿縵雅堂》第二首曰：“解榻劇清話，殫襟開朋尊。村筍及新熟，味醞寒不冷。霜氣壓疏屋，菊影涼初鐙。詩論抉纖繆，至詣窮元根。愛伯爲點定拙草，且畱《白華絳趺閣集》。吾道外榮落，所契在苔岑。清風冷然來，竹外鳴茶笙。”

王詒壽，字眉叔，浙江山陰人。官金華訓導。所著有《笙月詞》、《縵雅堂駢體文》、《縵雅堂日記》。見譚獻《王詒壽傳》。越縵早年詩友，卒於光緒七年。越縵《杏花詩》卷丁有《哭王眉叔》詩注云：“君少予一歲，嘗自言五十當得鄉舉，而竟不驗。”孫德祖有《王眉叔小傳》。

馬賡良，字幼眉，號鷗堂，浙江錢唐人。所著有《鷗堂遺稿》。譚獻《復堂文》卷一《鷗堂詩序》“自定詩集三卷刻行，越縵序之”，今存《鷗堂詩》光緒五年刻本，前無越縵序。

曹壽銘，字文孺，初名炳言，字煥齋。浙江山陰人。所著有《曼志堂遺稿》。

**編年詩：**《中秋夜同人泛舟至梅山寺對月設飲聽琵琶》、《雨中寺樓聽渡曲》、《題徹凡上人遺集後並序》、《慰高次封太守貢齡山東利津人乙巳進士由戶部郎出守紹興時與予具被讖》、《寄馬穀山中丞新貽》、《贈梅山寺僧隱松》。

**編年文：**《受禮廬日記自序》、《杭州敷文書院碑記》、《爲人作柯巖祠屋疏》、《又與馬中丞牋·自謁旌麾》、《與陳邁夫淮安書·邁夫老弟足下都門之別》、《九弟以扇面索書爲寫一小文》、《告窆文》、《受禮廬喪服經傳節要讀本自序》、《祭寺山江神文》（佚）、《封儒林郎內閣中書舍人翰林庶吉士楊君墓志銘》、《韓非子跋》、《祭紀安人文》（佚）。

**編年詞：**《買陂塘·丙寅初夏過湖塘村卜居魏氏東宅憶自丙辰之冬買村東王氏屋不果今十年矣山費未成水雲終負悵然譜此情見乎辭》、《壺中天·爲季弟題耕煙山水畫幅》。

【時事】五月，清廷始派官生赴歐洲各國遊歷。於福建設廠試造火輪船。十月，孫中山生於廣東香山。十二月，天津英租界章程公布。李鴻章在徐州接任欽差大臣。

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編成。

祁寯藻(1793—)卒。

## 同治六年丁卯 一八六七 三十九歲

正月十五日，撰《華延年室金石錄序》。

《日記》：“夜爲節子撰《華延年室金石錄序》，別存稿。”

案：該文未見傳。《杏花詩》卷戊收《題傅節子華延年室金石拓本即送其赴閩補官用冊首朱菽堂侍郎題金氏咸悅齋鐘鼎款識次飲丁香花下作韻》。

《駢體文》卷二《復傅節子書》：“承命爲所輯金石拓本序，屢被督促，而遷延不報，非故緩也。足下掣精群籍，於明史尤足成一家之學，本不藉此區區以傳。而所得桐鄉金氏《悅齋古器銘款》一冊，朱侍郎爲弼釋文，已甚詳備；足下所增益者，又大半古泉鏡器之屬。……”

二十一日，傅以禮贈《論語古訓》。

《日記》：“作書致節子，論明謚法可疑者數事。得節子復書，並以陳仲魚《論語古訓》見贈。”

二月十四日，撰《杭州輔仁局碑記》。

《日記》：“夜爲穀山撰《杭州輔仁局碑記》。不存稿。”

案：該文未見傳。

三月十一日，王詒壽書來。

王詒壽《縵雅堂日記》同治六年三月十一日《與李蕓客尺牘》：“蕓客足下：二月僕款臨水之扉，適君擊渡江之楫，不面爲悵。比者僕奉報權訓仙蕭，於十二日起程，冷宦貧辛，□李不易，部銓早定，此行不過數月，便當理歸楫。即或不往，青蘊苜蓿，亦安能鬱鬱久居耶！前在晚翠軒中，□□□□，其蓋劇鉢肝腑及抑憤所致。浙東西仔肩風騷，屈指不數人。吾曹雖不得志，其身甚重。足下執□□牛耳，尤爲一代風氣所關。伏祈爲道珍愛，善保千金，不勝幸甚。僑裝孺管，敢佈心腑，惟上不宣（見尊顏清減特甚）。”

《日記》十五日：“得王眉叔司訓書，言近攝篆金華，已於十二日就道。

深以余羸病爲念，屬善自調護。予與眉叔交誼甚疏，而勤拳如此，可感也。”

十八日，刪定孫廷璋詩集。

《日記》：“刪定蓮士《河西草堂詩文集》竟，作書與子宜，令其更錄清本。又以去年所借粵刻《毛詩箋》及昔年見贈之《班馬字類》爲繫一跋，並付子宜守之。”

案：《班馬字類》現藏臺灣“國家圖書館”，有“會稽李氏困學樓藏書”朱文方印、“燭湖孫氏”朱文方印，並越縵手跋。

孫詠裳字子宜，一名星華，號憲蓀，廷璋子，浙江山陰人。著有《詩鄭箋小疏》、《說文蒙拾》、《薇壺詞》等。《文集》卷八《孫廷璋傳》：“生子一，星華，予門下士也。”

十九日，孫詠裳來還《雲廊偶筆》。

《日記》：“子宜來，以予舊藏《雲廊偶筆》、《二筆》見還，蓋猶是丙辰年爲蓮士借去者也，竟脫劫火，亦異矣。”

二十七日，傅以禮囑校正《蒼水遺集》。

《日記》：“得節子書，並以新輯張忠愍公《蒼水遺集》屬校正。”

四月二十七日，馬新貽邀爲浙江書局總校勘。

《日記》：“得馬穀山中丞書及文移一通，以開局修書，屬予總校勘之役。”

《駢體文》卷三有《張公束明經校經圖序》。張鳴珂《寒松閣駢體文》之《校經圖題名記》：“董是役者巡撫布政使，有總辦二人、提調一人、總校四人、分校八人、司事二人，謹次姓氏爵里如左。”依次爲馬新貽、楊昌濬、孫衣言、薛時雨、孫尚紱、高均儒、張景祁、李慈銘、譚廷獻、王麟書、汪鳴皋、胡鳳錦、沈景脩、陸元鼎、陳豪、張預、朱昌壽、黃立彬，越縵爲四位總校之一。

陳豪，字藍洲。浙江仁和人，同治九年優貢，官湖北某縣令。工書畫，著有《冬暄草堂詩文集》。見吳慶坻《陳藍洲先生家傳》。越縵在浙江書局時好友，收藏越縵手劄三十餘通。

張鳴珂，字玉山，號公束。浙江嘉興人。咸豐拔貢生，官江西德興知縣。著有《寒松閣談藝錄》，其《寒松閣集》、《說文佚字考》，越縵序之，稱曰：“公束詞勝於詩，詩勝於文，雖邊幅窘狹，而吐屬清雋，如得入翰林，亦一時之秀也。”

薛時雨，字慰農。安徽全椒人。咸豐三年進士，官至杭州知府。主講崇文書院、惜蔭書院，從遊甚衆。所著有《藤香館詩鈔》，見譚廷獻《薛先

生墓志銘》。越縵有《題全椒薛時雨慰農觀察藤香館詩鈔》，稱其詩“直據懷抱言無枝”。

四月，中表陳壽祺卒。

《文集》卷八《陳壽祺王星誠孫廷璋傳》之陳壽祺：“丁卯四月卒於京邸，年三十有九。”

《白華詩》卷辛《陳珊士柩自京至杭其子渡江來告賦此以當大招》：“西風斜日牽江船，故人桐棺來自燕。素旌飄蕭記官職，道旁見者皆潸然。君生與我齊年齒，孤童掇科取祿仕。三十頭白由苦貧，四十爲郎竟長已。前年我歸哭周侯，雪顛比部。去年孫楚歸山丘。蓮士太守。今年又復慟君訃，而我朱顏安得留？玄化推遷古難必，豪傑聖賢同一塚。苦耗心血留文章，難得黃金買功業。君今有婦能養姑，兩兒解事能讀書。小兒稚女不索襦，歸享貧賤無憂虞。君幸返真遊太初，脫離羈縲周八陔。況復泉下多酒徒，我今哭君何其愚。”

五月二十五日，聞周祖培卒於京師。

《日記》：“秦鏡珊來，言新見邸鈔，商城相國於四月間薨逝，官其子文令主事，蔭一孫舉人。相國容容保位，無它可稱，而清慎自持，終不失爲君子。其於鄙人，亦不足稱知己，然三年設醴，久而益敬，且時時稱道其文章，頗以國器相期。常謂其門下士曰：‘汝輩甲科高第，然學問不能及李君十一。’予甲子京兆落解，爲之嘆息累日，是亦可感者矣。追念平生，爲之黯慘。”

六月初七日，孫衣言贈《遜學齋詩鈔》。

《日記》：“琴西侍講以所作《遜學齋詩鈔》見貽。”

孫衣言，字劭聞，號琴西。浙江瑞安人。道光三十年進士，官至太僕寺卿，以疾乞歸。刻《永嘉叢書》，著有《遜學齋詩文鈔》。見姚永樸《孫太僕家傳》。越縵爲其作六十壽序文。其子詒讓與越縵亦相善。

七月初九日，傅以禮贈《逸周書》。

《日記》：“得傅節子書，並以抱經堂本《逸周書》見贈。”

二十五日，答謝王慶勛爲弟謀職。

《日記》：“得王叔畦書，言爲二舍弟已議定松下釐局司會計。復書謝之。”

王慶勛，字叔畦。江蘇上海人。官浙江候補道、嚴州知府。所著有《沿泊舫詞》、《詒安堂初稿》。見《晚晴簃詩匯》。

八月初一日，抵書局，晤局中諸友。

《日記》：“午後抵書局，晤張玉珊、陳藍洲豪、王松谿麟書、張子虞預、胡

歎梅鳳錦、王洛雅鳴皋、朱西泉昌壽諸君。有黃巖王子莊優貢棊亦寓局中，王君專精經典，浙之篤學士也。”

王棊字子莊，浙江黃巖人。所著有《柔橋全集》、《卧虎山人日記》。

九月二十四日，點閱趙銘駢文。

《日記》：“爲趙桐孫駢文加墨一過，並繫一小跋。”

案：該跋文未見傳。趙銘，字新又，號桐孫。浙江秀水人。同治九年舉人，入李鴻章幕。著有《琴鶴山房遺集》，其《左傳質疑》，越縵爲之序。

二十七日，譚獻贈《唐本說文木部箋異》。

《日記》：“譚仲修贈獨山莫子偲所著《唐本說文木部箋異》一冊，湘鄉相國爲之刊行者。”

是日，張之洞邀至湖北襄校文事。

《日記》：“香濤編修欲邀予至楚北襄校文事。”二十八日：“得香濤書，言必欲邀予偕行，且約今日少留。……香濤學使來。……夜二更後得香濤書，並送書幣來，還其幣。”

案：張之洞乃越縵都中舊識，是年七月以任浙江鄉試副考官至杭州，九月簡放湖北學政，故邀越縵偕行。

十月初二日，三妹出閣，適王氏。

《日記》：“上午行教婦禮，下午王氏來迎婦，夜四更送三妹上輿。五弟、季弟、族弟蘭如、竹樓送之去。”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胞妹三，適布政司理問銜王建辰。”

十三日，邀王詒壽、曹壽銘飲寓齋。

王詒壽《縵雅堂日記》同治六年十月十三日：“飲蕪客寓齋。《蕪客邀同文孺小飲寓齋清談至四鼓始歸得詩二首》。”其一云：“斜陽照孤峰，寒翠澹林木。下有詞人居，青苔閉吟屋。蕪客近寓蓬萊山麓。”

二十日，王詒壽以詩送行。

王詒壽《縵雅堂日記》同治六年十月二十日：“送蕪客詩脫稿。《送李蕪客至楚北應張香濤學使之招並由楚泛江至金陵謁湘鄉揆帥二首》。”

《日記》：“王訪梅來，以送行詩二律書摺扇上，並畫梅一枝爲贈。詩畫俱佳。”

案：詩題言“並由楚泛江，至金陵謁湘鄉揆帥”，越縵實未至金陵謁曾湘鄉，或曾計畫之。

二十九日，爲王詒壽女王綺題詩集。

《日記》：“夜爲訪梅評點其女仲昭詩，並繫以三絕句。仲昭名綺，年僅

十六，其詩頗有工者。”

王詒壽《縵雅堂日記》同治六年十月三十日：“附蕪客詩《王眉叔學侍以愛女仲昭詩見示時將楚遊寒夜讀之爲加墨一過並題三絕句》：‘仲寶才華世無當，手編詩集繼春箱。玉臺風格侍嬌女，解道花隨燕過塘。時有“花隨燕過塘”，仲昭佳句也。’‘林下清才詠絮高，令暉佳句擅南朝。桃花細雨年年事，長憶題詩玉帶橋。以玉帶橋晚歸一律絕佳。’‘楚天比去獨消魂，咫尺城東日暮雲。眉著強稱詩弟子，明年來摯隔簾文。’復李愛伯民部書：‘愛伯道兄執事：辱書並惠題綺女《小補蘿屋詩》三絕。以茲口吟，乃博什焚，悉讀畢，剪紗護之矣……’”

《王眉叔學侍以愛女仲昭詩見示時將楚遊寒夜讀之爲加墨一過並題三絕句》，未收入詩集。王綺，字仲昭，號補蘿小史，浙江山陰人，王詒壽女。著有《小補蘿庵詩集》。

十一月初十日，汪子淵來售振綺堂所刻書，越縵購得五種。

《日記》：“松齡介汪小米先生之孫子淵秀才來局，言其家所刻書若《國語》三種、《咸淳臨安志》、《漢書地理志校注》、《湖船錄》、《清尊集》等板葉皆已補完，《列女傳注》、《左傳通釋》、《道古堂集》、《詞綜》等皆殘缺待修，餘多不可問矣。因買得《國語三君注輯存》四卷、《國語發正》二十一卷、《國語明道本考異》四卷、《漢書地理志校注》二卷，四種皆小米所自撰者也。又閻氏《古文尚書疏證》一部，其板今亦在汪氏，蓋自淮上購得者。付以書直番金兩餅。”

案：錢唐汪氏振綺堂藏書燬於太平軍踞浙期間，刻書板片也所存無幾，其後修補殘餘，仍刻行世。見拙作《振綺堂汪氏藏書刻書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3年第3期。

十二日，黃元同贈《論語後案》。

《日記》：“訪黃元同，元同出其尊人薇香先生《論語後案》兩部，一贈予，一屬轉贈香濤。”

《越縵堂讀書簡端記》之《論語後案》題識：“定海黃薇香先生著。丁卯十月在武林，令嗣元同同年所贈。”

黃以周，字元同，號傲季。浙江定海人。同治九年舉人。光緒間主講南菁書院，後爲處州府教授。所著有《禮書通詁》等。見繆荃孫《中書銜處州府學教授黃先生墓志銘》。常與越縵談禮。

十四日，將赴武昌，行前整比書籍。

《日記》：“以將由上海坐輪船至鄂，擬簡省行李，遂更料理書籍，以習見者七十八種共三百零六本置頓一大篋，寄回家中。”十五日：“寫所留書

目一紙，並繫以四言韻語一首致張姬，屬其善視之。”

案：所整理書目，今未見傳。四言韻語亦未見。

是日，與張鳴珂易書。

《日記》：“以初二三單本《甕牖閑評》兩冊與張玉珊易范衡洲先生《夏小正輯注》一冊。”

行前，王詒壽、曹壽銘來別。

《白華詩》卷辛收《王眉叔訓導詒壽曹文孺縣令壽銘寒夜偕過卧龍山下寓廬小飲時予將遊楚二君賦詩為別作此答之》、《薛慰農觀察時雨秦澹如都轉細業招同楊豫庭觀察叔懌許益齋郡丞士奇餞予錢唐江李總戎舟中日晚醉入鳳山門作長歌簡諸君》。

曹壽銘《曼志堂遺稿》有《送愛伯之楚應學使張公之聘》：“荆門九派水如煙，此去關河落木天。春苑鶯花京國夢，秋風鴉點洞庭船。酒邊供奉懷人句，客裏馮唐未老年。大好青山無計住，辦餐知少畫叉錢。”“北固金陵指掌看，吳山遙接楚雲端。大江潮落孤帆急，幕府秋深萬馬寒。南國文章收杞梓，美人騷怨問椒蘭。何當重獻明光賦，回首觚棱夜倚闌。”張預《崇蘭堂詩初存》（稿本，今藏上海圖書館）卷三《長歌送會稽李愛伯農部慈銘至武昌》：“江東瘦李今應劉，十年作賦京華遊。歸來閉置忽復愁，短舫載詩帆上流。上流武昌控八州，江山氣象無與侔。漢陽晴川芳草稠，鸚鵡振翼凌滄州。此行雲水澄雙眸，眼界開拓胸襟收。況今賢主鳴騶，風雅道盛羅賓儔。張孝達師視學湖北，招君往遊。登壇詩筆爭雕鏤，待君騎鶴仙人樓。上追崔李詩骨遒，一洗凡俗聲啾啾。吁嗟李郎去何求？炯炯白眼輕王侯。一官四十身湛浮，饑驅出門不可留。江流日夜孤客舟，吟邊大別冬非秋，繁霜如雪凋征裘。”

張預，字子虞。浙江錢唐入。官松江府知府。所著有《崇蘭堂詩集》、《遺稿》。越縵曾為其父作《張少南墓誌銘》。

二十二日，訪薛時雨。

《日記》：“詣薛慰翁談，慰翁以李次白《春秋左氏傳賈服注輯述》見贈。”

二十三日，為王麟書、陳豪題《校經圖》。

《日記》：“為松谿、藍州兩君題《校經圖》，松谿得五律兩章，藍洲得五律一章，皆匆匆不暇存稿。”

陳豪《冬暄草堂師友牋存》越縵致陳豪劄第三十五末有《同治丁卯十一月將由杭州詣武昌藍州仁兄大人屬題校經圖索賦一律奉致時已匆匆解纜矣》：“忼慷陳同浦，江湖十餘載。憂時多涕淚，結友半樵漁。山好能借畫，君兼善繪事。家貧尚買書。相憐生計拙，歲月老蟲魚。”該詩未收入



《白華詩》。

案：為王麟書所題五律二章，今未見傳。

王麟書，字松谿。浙江錢唐入。同治十三年進士，官江西萬安知縣。譚獻有《王麟書傳》，稱其“俊雅有文性，樂意無芥蒂”。越縵在浙江書局時友人。

二十七日，作書別張鳴珂。

《清代名人書劄》收錄越縵致張鳴珂、譚獻等劄，第一通云：“玉珊、仲修、藍洲三兄大人閣下：初旬拜三君書，極荷關垂，感激難罄。南皮之招，初意甚不欲就，既思此中實無意味，與其央人關說，覬不可必增之薪水，何如就我本分，仰已可必得之束脩？況浙之所恃者中丞，弟之所恃者亦中丞。今其鄭重遲疑至於如此，而世之夤緣求人局者又紛紛無已，誠恐明年仍然如故，則李生將為溝中之瘠矣。……近老病漸篤，恐靈光不久矣。率此覲述，即請文安。諸惟照察不宣。弟制慈銘頓首。廿七日。”

十二月初一日，赴武昌途中舟次致書張鳴珂。

《清代名人書劄》越縵致張鳴珂第三通云：“玉珊仁兄大人閣下：頃讀手示，並寄惠張氏詞選一帙，極荷殷拳，鏤膺難罄。弟自二十八日抵滬，暫頓夷場一小鋪中，今日已約定輪船，束裝將發，行李倉猝，愁來無端。……仲修、肖梅、松谿、子長、藍洲、蒙叔諸兄均此致意。前在湖墅舟中，本擬多寫幾行，忽長耳於船頭放爆鳴鑼，頓覺心如亂麻，震盪不能自主。率爾滿幅，緘達左右。頃又以匆匆，不遑致書，惟諒之。又拜。”

初六日，抵武昌，寓桐蔭書屋。

《日記》：“抵張孝達學使署，宿西偏桐蔭書屋。”

十六日起，日為張之洞擬書數十函，張贈以修脯百金。

《日記》：“為孝達作書十餘函。”二十三日：“為孝達作書二十函。”

二十七日：“昨孝達饋百金，辭曰修脯。予以明正將歸，謝之不受，今復送來。予生不妄受人一錢，亦不輕為人作文字，以與孝達問學相知，取非不義，且近日為草四十餘書，雖甚不文，亦平生之破例。是即捧贖，亦非難安。惟提學之官，本非膏腴，孝達自奉清約，頃又尚未按部，予既將歸，不遑襄校，枉此損惠，終覺傷廉。”

除夕，於武昌度歲。作《四十自序》，述五悲五窮。

《日記》：“夜孤坐守歲，仿汪容甫集中自序之作，撰《四十自序》文一篇。”

《駢體文》卷三《四十自序》敘五悲云：“僕少懷忼慨，長際時艱。纍草賈

生之書，常讀范滂之傳，而請纓無路，諧價是聞。附相如之貲郎，染崔烈之銅臭。爲常何作奏，不問馬周；聞劉蕡被彈，遂阻李郃。方麴障面，常避朝貴；薄笨生角，不識曹司。此其可悲一也。早承義方，偏被慈愛，而百藥勝衣，大母先背，一經畢業，嚴親告殂。東眷大椿，閔孤孫之獨秀；北堂諼草，憂門子之多災。學仕遭以不成，喪禍慘其貽及。桐棺三寸，久積曼卿之喪；蠶甕百品，遂暝介推之母。此其可悲二也。任昉遺孤，厥有四人；袁耽嫁妹，常擇三壻。而倭子善病，阿買別桃，叔也早亡，存者惟兩。屢灼西頭之艾，莫分北舍之租。竹筍辦莊，誾誾牙郎之絹；麥盂野祭，纍纍殤子之墳。此其可悲三也。德非許允，配以孫恒。牛衣夜寒，乏垂淚之慰；鮭單朝設，絕舉案之歡。乃至郡開勃谿，室無傾視，雖齊醮於卅歲，實塊處者卅年。朝雉之曲將終，暮翟之微尚杳。此其可悲者四也。自預結納，參伍華流；每遇孤寒，尤爲道地。而坐席尚溫，太行已阻；解驂所濟，跬步即忘。致書百函，莫命報於齡石；過人一飯，即仰面於蕭韶。甚至葭莖之親，忽操戈以入室；臆附之託，或投石於陷坑。蛩驅化爲虎豺，蘭艾悉成荆棘。此其可悲五也。凡此五悲，益以五窮。乃若性好典墳，頗勤購讀，而仲任少賤，閱市爲生；祖珽常貧，竊書遭辱。逮成千卷之積，遽罹一炬之災。蹲鴟誤文，校讎以臆；飽蠹殘冊，摹娑畢生。蕩蕩帝門，無皇甫十車之借；荒荒福地，吝張華一夢之遊。其窮一也。山水之癖，夙具勝懷。少長越中，益深棲託。而秦望之花千丈，邪谿之雲百重，帆策缺供，巖壑多阻，隸事遠役，總歷窮途。香山碧雲，蒼翠接乎寤寐；焦嶼浮玉，風雨迷其飄檣。采皋亭之桃，悽然空腹；炤惠泉之鏡，黯絕塵顏。四瀆粗涉其三，五嶽未登其一。屢傳鵲華之柬，分寫沅江之圖。天台佛場，負此證生之地；牛渚怪窟，過以運租之船。時或馬卿倦遊，令威暫返，勞生多感，四顧鮮歡。指青山以送愁，望綠浦而寫恨。經年賃廡，對當門之卧龍；五日登高，冠生平之望海。腰脚已軟，煙霞久虛。其窮二也。田園之興，以比息柯。雞黍之儲，以營伏臘。而負郭陋巷，燬於赤眉；下溼瘠田，斂於烏贏。白楊多乎花草，黃獨以當貲糧。廉吏子孫，竟絕一絹之橘；舊家井里，並刊獨木之桐。至使垂白臨終，齋恨雨風之庇；先靈求食，不知饋餼之方。渚北屢移，夜即迷夫井竈；郭西故隱，夢猶繞其戶庭。饜野父之瓜壺，擾比鄰之鴉鶩。栽梨補杏，空翻種樹之書；課稼植援，絕羨負暄之叟。其窮三也。少勤著作，服膺儒先。自喜文章，不居人後。而子雲口吃，爭歎其草《玄》；賈逵頭長，共擾其問字。一篇賦出，便擬蠟車；十志書成，競將投溷。辱江公於坐上，見輕昨暮之兒；處黃祖之腹中，難忘俳優之養。其窮四也。十旬九

病，一日半殮。革帶量腰，孔距踰尺。小冠宜首，廣僅盈規。行篋積其方書，藥煙交乎舊帳。涉夏則氣息不續，涉冬而肢體皆冰。幼即憂生，今爲已壽。趙苞歐血，傳者以爲毀亡；山松行歌，道中疑其虞殞。而況謝莊家世，本乏高年；范雲脈微，難期強仕。每飾巾以待盡，幾叩刀而自裁。其窮五也。”

這篇自序文，寫前半生的自傳，序自身之五悲五窮，皆是寫實之語，情見乎辭，真實懇切，故不憚冗贅而錄之。

《余嘉錫文史論集》有《汪中李慈銘之自序》云：“劉孝標《自序》云：余嘗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汪中《述學》中有自序一篇，自比孝標。李慈銘《越縵堂駢文》亦有一篇，復自比汪中，皆以三同四異爲詞，不更叙平生事迹。然考《梁書》、《南史》劉峻本傳，先引其自序云：‘黃中濟濟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文選》卷四十三《重答劉秣陵書》下，李善注引劉峻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期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圉，齊永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爲崔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後隱東陽金華山。’是則孝標自序全如列傳。……容甫、愛伯不加深考，以爲峻之自序文盡於此，並其傳前所引兩句亦熟視無睹，遂紛然列舉同異，以爲自序，不知自漢魏以來，凡自爲序者，未嘗有此體也。摹擬古人文中之一節，首尾不具，號稱名筆，可乎？”

案：越縵爲家計孤身往武昌，廁身張之洞幕中，客中獨自度歲，百無聊賴之際，思劉孝標、汪中自序之文，感而有發，述自身四十之年有五悲，有五窮。而俞嘉錫則認爲越縵《四十自序》同劉孝標《自序》述與馮敬通三同四異、汪中《自序》述與劉孝標四同五異一樣，皆述與前人之異同，則失之考察。越縵此文雖然前有一句“遠覽梁代劉子自序之作，近感江都汪生繼述之文，爰綜我生，踵陳其略”，然全篇無一詞再涉及劉、汪，也無與他人相比異同之詞。汪中《自序》文，通篇以自己與劉孝標相比較，列有四同五異，誠如俞嘉錫所言，非自序文之體。

是歲，宗稷辰欲修紹興府志及山陰、會稽縣志，以山陰志屬張馥翁，張轉屬越縵。後因宗氏卒未果。

《文集》卷四《復陳晝卿觀察書》：“至修志之事，誠爲當務之急，弟懷之久矣。丁卯之歲，滌老欲以府志及山、會兩縣志並舉，滌老自任府志，以山陰志屬馥翁，馥翁轉以屬弟。滌老因告署郡事李太守來請，而滌老旋病，事遂不果。”

編年詩：《陳珊士樞自京至杭其子渡江來告賦此以當大招》、《王眉叔訓導詒壽曹文孺縣令壽銘寒夜借過卧龍山下寓廬小飲時予將楚遊二君賦詩爲別作此答之》、《王眉叔學侍以愛女仲昭詩見示時將楚遊寒夜讀之爲加墨一過並題三絕句》、《薛慰農觀察時雨秦澹如都轉細業招同楊豫庭觀察叔懌許益齋郡丞士奇餞予錢唐江李總戎舟中日晚醉入鳳山門作長歌簡諸君》、《雪夜由沔口渡江入武昌》、《送窻夕武昌書感》、《除夕寄諸弟》。《同治丁卯十一月將由杭州詣武昌藍洲仁兄大人屬題校經圖索賦一律奉致時已匆匆解纜矣》。

編年文：《送高次封太守歸利津序》、《送傅節子之湖南序》、《鄉賢倪涵初先生贊並序》、《薛慰農太守煙雲過眼圖序》、《四十自序》、《與傅孝澤書·去冬遣介奉書送行》、《跋三不朽圖贊》、《與呂定子書》、《外妹薛宜人權厝志》、《與杭州太守薛慰農書·自謁臺旌》、《與張鳴珂割三通》、《華延年室金石錄序》(佚)、《杭州輔仁局碑記》(佚)、《趙桐孫駢文跋》(佚)。

是年無詞。

【時事】 李寶嘉(—1906)生。宗稷辰(1792—)卒。劉毓松(1818—)卒。

## 同治七年戊辰 一八六八 四十歲

正月初六日，登黃鶴樓。

《日記》：“登漢陽門，遊黃鶴樓。樓已被焚，僅存基址。又上數十級爲呂仙閣，閣旁新建益陽胡文忠公祠，有文忠畫像。祠前臨漢水，左對晴川閣，閣下即翼際山，右對漢陽府城；江漢縈回，形勢壯闊。是日風日和霽，遊人甚盛。遂至袁氏江城別墅飲茗而回。”

《白華詩》卷辛《春初登鄂州城訪黃鶴樓遺址憩呂仙閣望夏口》。

十一日，亡母冥壽，有詩感懷。

《白華詩》卷辛《戊辰立春日書感是日先母生日》：“四十平頭節，三千里外人。無家長作客，有淚尚逢春。地下稱觴感，天涯齧指辰。百年誰上壽，慟絕楚江濱。”

十六日，與張之洞話別，返鄉。

《日記》：“夜與孝達話別。”

《白華詩》卷辛《發武昌明日渡沔登翼際山上晴川閣望鄂城寄張孝達編

修之洞》：“登高載酒無佳人，獨立蒼茫不能賦。吾儕天意重合併，況復身賤輕遠行。”

案：越縵自去年十二月入張之洞幕，至此日辭行，歷時僅一月，可謂匆匆。這是他惟一次客幕經歷，實乃權宜之計。越縵清冷孤高，不願寄人籬下，仍堅持走科考之路，後於同治九年中舉。

二十三日，途經上海，訪鍾文烝於敬業書院。

《日記》：“至敬業書院，訪山長歸安鍾子勤孝廉文烝。”

鍾文烝，號子勤。浙江歸安人。道光二十六年舉人，主講敬業書院十二載。所著有《穀梁經傳補》。見《嘉興縣志·鍾文烝傳》。

二月初三日，抵杭州書局，晤局中諸友。

《日記》：“上午入杭州城，抵書局，晤王松谿、陳藍洲及湖人施明經補華。……晤秦澹如都轉、黃元同明經，聞呂定子亦以前日來杭，寓澹翁家。夜澹翁、定子兩君來，偕過慰農觀察家，談至三更始散。”

施補華，字均父、均甫。浙江烏程人。同治九年舉人。所著有《澤雅堂詩集》、《澤雅堂文集》、《硯備說詩》。見楊峴《山東候補道施君墓誌銘》。常與越縵唱和。上海圖書館藏有越縵點勘《澤雅堂文集》。

初四日，得施補華贈行詩。

《日記》：“施均甫賦七言古詩一章送予還東。”

施補華《澤雅堂詩集》卷三有《李慈銘尊客自武昌還紹興行次杭州作詩贈之》：“李子西辭黃鶴樓，長風浩蕩吹輕舟。千里江山發歸興，四時懷抱皆寒秋。臨安城下草如織，青春過半披裘出。安心已抵到家人，多病惟餘著書日。去歲東遊駕樓櫓，彭郎磯畔空懷古。小姑窈窕看題詩，青天飄墮神靈雨。即今歸夢滿家山，尚覺狂名動吳楚。寒燈蕭瑟吟新篇，倦客支離留夜語。錢唐江上春雨晴，明朝又買扁舟行。沙頭白鷗羽矯矯，煙中鄉樹花冥冥。知君離別難為情，歌詩慷慨君為聽。人生那得長合並？要令真氣滿大宅，來看八月秋潮生。”

初五日，抵家，寄寓季弟惠銘家。

《日記》：“夜半抵越城，入西郭門，季弟近移居光相橋側，過問之，則黃花街所賃廬，數日前已為居停它售，家人亦皆徙此矣。四壁誰屬，一車屢移，釜魚泣其勞生，幕燕迷其歸寢。出輕萬里，入無半苦，門庭歷而若疑，雞犬散而無主。浮生至此，不其悲乎！”

《受禮廬日記序》：“時寓郡城西光相坊季弟家。”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世居西郭門外橫河，今居城內光相橋。”

十三日，王詒壽以詩見答。先是，越縵由楚返越後有詩投贈。

王詒壽《縵雅堂日記》同治七年二月十三日：“尊客歸自楚北，先以詩見投，賦答。”有“去年與君共杯酒，行李在船門繫柳”云云。

二十八日，作魯燮元傳及李氏族人傳。

《日記》：“爲亡友魯蓉生燮元，族父南垞肇丙、族兄連坡雲杲及族嫂李周氏、族姊金李氏各撰傳一篇，皆辛酉死寇難者，將以呈采訪忠義局請卹典。”

案：魯燮元乃越縵異姓昆弟，舉家死洪楊兵燹。

案：越縵爲其族父、族兄、嫂李周、族姊金李氏所作傳，見於《越縵堂駢體文類鈔》卷五《西郭李氏辛酉殉義諸人列傳》。

三月十六日，與王詒壽遊梅尉山。

王詒壽《縵雅堂日記》三月十六日：“偕蕤客遊梅尉山，薛上舍邀飲於本覺寺丈室內，晚復尋式口（案：原字模糊）亭、子真泉諸勝，月出而歸。”

十七日，祭父母墓。

《日記》：“詣項里上先君子先太夫人墓，仲弟、季弟、大妹、二妹、三妹、鳳妹、內子、二弟新婦、四弟新婦、王妹夫、穎堂弟、竹樓弟、幼香弟、阿僧、阿藕同往，晚歸。”

四月二十三日，汪子淵來並贈《依舊草堂遺稿》。

《日記》：“錢唐汪子淵來，以新刻湖人費丹旭《依舊草堂遺稿》見贈。丹旭字小樓，以畫名道光間，尤工於仕女。稿僅一卷，詩百餘首，詞十闕。”汪子淵，汪遠孫之孫，錢唐汪氏振綺堂在歷經太平軍焚毀後，收拾餘燼，依舊刻書。費丹旭，浙江歸安人，曾館於振綺堂。

閏四月十八日，祀金危危，並撰文記之。

《日記》：“是日星在危，主金直危，俗呼爲金危危，占主財祿，祭之得福。商賈欲贏，奔走薦牲，牲以羊頭，不知所繇。予既窮甚，幻思妄逞，迺戒晨興，設几於庭。酒清燭熠，交午臚臚，再捧陳詞，維福之施。我居我處，我食我黍，我衣我蠶，我書我咕。及我婦子，皆足乎已，不求於人，毋取世嗔，不恃乎舌，所食者力。匪云嬪神，榮之則親；匪曰淫祀，敬之則止。吾所周旋，卜之於天，吾福自有，奚恤衆口。記之於文，以諗福門。”

二十七日，爲楊豫庭代撰壽文。

《日記》：“爲豫庭代撰署臬使何青士觀察六十壽序，青士名兆瀛。”

二十七日：“撰何君壽序成，約千餘言。別存稿。”

案：該文未見傳。

六月初九日，移居會稽城錦麟橋下黃花街。

《日記》：“夜偕姬人自西郭移居錦麟橋下黃花街。”

案：今紹興市勝利路錦麟橋下黃花弄尚有其故居。

初十日，寄書陳豪，備言窮愁頹廢之狀。

《日記》：“作書致藍洲。”

《冬暄草堂師友牋存》越縵致陳豪劄第一通：“藍洲仁兄大人閣下：前月二十日得執事及子虞兄書各一通，並番錢痧藥等物，具見垂念拳拳，有逾骨肉。屢欲作報，因居處未定，計不能決，且感寒熱，患腹疾者累日。又值郡縣官吏挾嫌尋釁，以弟昔年修西塘時有墊款百四十千，本已與前太守高君及山陰令張君定議，抵償甲子至丁卯四年糧課，嗣以塘款未能遽領，而庫吏再三來言，乃先完甲子、乙丑兩年及丙寅上忙，餘則留抵，至今年而止，然未及與後之任郡縣者言也，前月，追呼之吏忽及於門，弟再理此議，而邑之巨蠹如沈太元、章嗣衡者本皆切齒於弟，遂結連郡縣，併力為難。塘款本已侵吞，遂謂籍已報部，不得再領。而糧課必不能緩，星火催促，聞於里，幾有縲紲之憂，迄今尚計無所出，正不知如何了局也，以故氣憤填膺，終日咄咄，至於枯豪生蠹，研塵積寸。蓋三旬以來，未有伸紙之頃。

竊念執事當此炎熱，又須橐筆入闈，與後生逐文字一日之長，其牢騷可想。今知得第二，亦可少慰。潘君年少好學，其才可自喜，前略與言文字訓詁，其聰明亦不可及。此君將來自是浙人之雋，吾輩當放他出一頭地，不但尋常考校冠一軍也。仲修何時還東？學官寂莫，自是分中事。比來有所著述否？均甫、子虞想豪氣如舊，子虞前誦其賜書，屬辭簡秀，足以矯厲一時，再加沉思，必當傳後。近日意興喪敗已盡，不能構思，故當俟小暇，再作報耳。均父詩文更得增幾許？元同說經鏗鏗，實事求是，實百年來罕觀之人。肖梅得入採訪局，差足自給，但不如書局中得常相敘，若為愛玩賢妻計，則甚得也。……弟慈銘頓首。六月初十日。”

十七日，得陳豪書並龔自珍集。後復陳豪書，論龔集中應去取之文。

《日記》：“得藍洲書，並寄來書局六月分薪水廿番金及杭人新刻龔禮部《定盦初集》三卷、《續集》四卷。”

《冬暄草堂師友牋存》越縵致陳豪劄第二通：“藍洲仁兄大人文席……《定盦文集》承松兄分惠，謝謝。然是集極有可言者，定盦文入於經而出於子，自唐以後，偏師之雄無及之者。弟昔年家藏有其書《初集》，及至京師，見其鈔本《續集》，僅下一卷，自《答人問關內侯篇》起，已訝其遠

遜初集之文，今此刻於《初集》無其少作，如《水仙花賦》等四篇，頗為有識。《續集》中最佳者，《京師樂籍說》、《抱小》、《壬癸之際胎觀》（第五篇）、《答人問關內侯》、《昇平分類讀史雅詩自序》、《江子屏所著書序》等作；最劣者，《王仲瞿墓表》、《記王隱君》兩篇直同小說，《重過揚州記》、《病梅館記》兩篇亦極無聊。《涼燠》、《尊隱》兩篇文似奇而實無理。其他以艱深文淺陋者尚多有之。此等皆可芟蕪，以存定盦之真。古人有言曰其父報仇殺人，其子必且行劫。定盦之文與人不免鈞奇好怪，故其象賢遂不可測，而世之好其學者如吾鄉之天水生，亦遂放僻而不可正（此君近日京師行事聞更不堪），深可嘆也。定盦集既訛奪甚多，而開卷曹某一序，其文穢劣，幾於佛頭著糞，何不告鳳洲，為之悉作校正？若並能去其序，則亦定盦之幸也。

玉珊、子長廷試竟皆失意，此亦可怪。弟閱京邸已至六月廿一日，而尚不見優拔朝考事，或尚未確耶？手此布復。即請著安。不宣。弟制慈頓首。白露節日泐。松谿、仲修、元同、均父、子虞、四泉、質文及肖梅、蘭艇諸君均此致意。”

案：是年七月二十一日白露，《日記》：“作書致藍洲。”

七月十四日，送王詒壽之官浦陽。

王詒壽《縵雅堂日記》：“之官浦陽，蕪客送予，江干流連話別，感贈一首。”

八月初九日，得陳豪書並《周易折中》、《詩經傳說匯纂》。

《日記》：“得藍洲書，並八月分薪水廿番金、《周易折中》、《詩經傳說匯纂》各一部。”

九月二十三日，撰成《李氏譜略》。

《日記》：“撰次《李氏譜略》成，凡五千七百字。”

案：文存《李慈銘未刊稿》，今藏於浙江圖書館。

十月十八日，赴杭州書局，晤王麟書、譚獻、張預、潘鴻。

《日記》：“下午至杭州，仍寓書局。與王松谿、譚仲修、張子虞、潘鳳洲秀才鴻夜談。”

潘鴻，字儀甫，號鳳洲。浙江仁和人。同治九年舉人，官至內閣侍讀。所著有《萃堂詩鈔》、《詞錄》。見《晚晴移詩匯》。

十月，自序《祥琴室日記》。

《祥琴室日記》卷首：“嗚呼！先恭人之痛忽忽已逾大祥矣，回念此再祺之中，居處飲食，言語洋洋如平時，蓋無一異乎人者，以前日記皆實書，不敢諱也。士君子於親喪不能自致，而況它乎？所云‘受禮’，受何禮



也？幾希之存，布衣縞帶耳。古人大祥縞冠素紕，白屨無絢，今國制自百日後皆元青色布，元青者，古之所謂玄，吉禮大祭祀之所服也，然則今之齊斬縹冠服，古之緇布冠緇衣而已。練禫之祭不舉，變除之節不講，雖名二十七月，從王肅之說，實不過百日而已。今之士大夫乃於名刺上二十四月稱制，後三月稱禫，益大惑，不知其何說也。慈銘薄劣，不能遵禮，今將遇禫，又當變吉，平旦之氣，餘哀未忘，謹以‘祥琴’志其室，人事之暇，託之詩歌，彈不成聲，無弦焉爾。”

十一月二十五日，得陳豪書並《詁經精舍經解詩賦》。

《日記》：“得藍洲書，並寄贈新刻《詁經精舍經解詩賦》第三集。”

編年詩：《戊辰立春日書感是日先母生日》、《春初登鄂州城訪黃鶴樓遺址憩呂仙閣望夏口》、《黃鶴山上謁胡文忠公祠》、《發武昌明日渡沔登翼際山上晴川閣望鄂城寄張孝達編修之洞》、《夜過西塞山作》、《九江城外望匡廬山》、《彭澤縣》、《小孤山》、《夜過皖城作》、《抵滬後薛慰農觀察亦至邀餞汪氏西樓賦此奉別》、《舟中見九華及銅陵諸山》、《晚泊北固山下看金焦兩山》、《夜歸寓季弟惠銘西郭老屋》、《王子獻孝廉繼香以詩見投賦此酬之並柬其尊人杏泉訓導英瀾》、《冬日至蕭山水西邨訪曹文孺縣令則已於前月歿矣哭之三首》、《舟宿西郊外故居感賦六首》、《冬晚泊錢江寄懷宗人爽階時爲諸暨令二首》、《曉湖歸自京師以書來告賦此柬之》、《雪霽後甚寒自山後步經武動橋謝公橋至明呂文安故宅看水而迴二首》、《雪後兩日泛舟出青田湖由魯墟至柯山遊七星巖夜宿沈瘦生家》、《次日至壽勝山訪曉湖並晤其兩弟及楊雲程上舍同坐門外小橋看竹林殘雪》、《日晚迴舟出湖桑埭至三山看雪中晚霞》。

編年文：《西郭李氏辛酉殉義諸人列傳》、《李氏譜略》、《致岳父書》、《祀金危危文》、《致陳豪書》、《孚惠靈濟寧江伯湯公三江口廟碑》、《譙蛇文》、《張公束明經校經圖序》、《復張香濤編修書·昨晨蔥蔥渡江》、《與秦澹如都轉書·月初晤教》、《與平景蓀觀察書·景蓀足下自甲子孟冬都門別後》、《汪氏西樓讌集序》、《祥琴室日記自序》、《再答平景蓀書·辱復書》、《魯燮元傳》、《魯母周孺人八秩壽序》、《何兆瀛六十壽序》(佚)、《李氏譜略後論》。

編年詞：《菩薩蠻·爲姬人買白團扇一柄乞藍洲畫海棠薔薇及胡蝶花》、《臺城路·戊辰十月自武昌返滬濱訪汪氏西橋喜遇武林諸故人聽曲而別》、《卜算子》。

【時事】 江蘇巡撫丁日昌兩次通飭禁毀小說戲曲。

蔡元培(—1940)生。

## 同治八年己巳 一八六九 四十一歲

二月十四日，作《文昌會序》。

《日記》：“撰《文昌會序》……不存稿。”

案：該文未見傳。

正月、二月，校勘《乾隆紹興府志》及《嘉慶山陰縣志》。

《日記》正月二十二日：“隨手考訂李亨特《乾隆紹興府志》、徐元梅《嘉慶山陰縣志》，以朱墨略點注之。二《志》於近時尚為佳志，而體例疏繆，紀載踳駁之處，蓋已不勝言，後有作者，更難知矣。即以兩志中各一事言之：李《志》鄉賢中收入鄒維璉，蓋誤以江西之新昌為浙之新昌也；徐《志》人物中收入金濂，蓋誤以山陽為山陰也。此皆眼前事而如此，它可知矣。其大端之謬者：李《志》於《鄉賢》外又立《宦績》，即乖體例，所收又甚糅雜；徐《志》以《土地》、《人民》、《政事》三目為全書之綱，既非志體，區別又多混淆。”

二月六日：“終日點改李《志》人物，其踳駁不勝詰，約其大病有四：曰義例不明……二曰紀載無法……三曰去取失當……四曰考覈多疏。”

二十日：“以《皇明大政記》及《萬姓統譜》補注《府志》中周祚、韓邦問、王鑑之、史琳四人傳，以《劉戡山集》補注劉棟、來斯行兩人傳。”

案：越縵略指二志瑕疵，有志重修，並撰《擬修郡縣志略例八則》，見《駢體文》卷四。

四月十三日，撰單岑一壽詩。

《日記》：“為單孝廉文楷撰其曾叔祖岑一翁九十壽詩兩律，不存稿。”

案：詩未見傳。

四月，自序《息茶庵日記》。

《息茶庵日記》卷首：“予既離大故，居廬讀禮，於丙寅十一月朔，迄戊辰九月，為《受禮廬日記》三冊，以後止己巳三月，又著《祥琴室日記》一冊，今更為《息茶庵日記》，附於己巳三月以後。終天之恨，百年一朝，今未三稔，曷忘創痛？故導服久闕，而選檄尚遲，起復之期，遭乎有待。寓居前庭，忽產三瓜，蓋有似乎君子生不得其地，逼仄託處，不能自達，有隨遇而安、雖困而不失其性者。又階前生紅蓼數枝，蓼性苦，而幽隱處

下，其容憂傷蕉萃，又以肖予之生也。予因名其庭之宇曰苦瓜館，其軒曰卧蓼軒，而總之曰息茶庵，亦曰茶餘盒，息於茲以思餘痛云爾。時同治八年夏四月愛伯記。”

五月初七日，得陳豪書，言杭州郡守意欲延其主東城講舍山長，復書辭之。

《日記》：“得藍洲書，言東城講舍山長高君病歿，杭守欲延予及歸安張舍人應昌，未決也。舍人謀之頗力，屬予亦出書要之。藍洲知予貧，為予謀，甚感其意；但舍人老矣，且素有文學名，羔雁之區，宜以禮讓。……今閉門有年，豈當復與八十老翁競？因作書復藍洲。”

吳慶坻《蕉廊脞錄》卷三“張應昌”條云：“張仲甫舍人應昌，嘉慶庚午舉人，以恭繕《實錄》議叙中書舍人……舍人清貧而性孤介。……繼之者為海鹽張銘齋先生，先生歿，里人有言於郡守，欲延舍人主講者。舍人辭不就，自言老衰耄，經義詞章皆荒落，豈足勝講授之任？顧家無儋石儲，其嗣子雲齋免予勸阿翁勉就此席，予知不可，而雲齋固以請。一日，從容謁舍人，語此事。舍人厲聲曰：‘兒輩不曉事，即長官延聘，我必堅辭；必強我，當以死拒之。’予斂容嘆服。時又有薦會稽李慈銘來主講者，李亦辭不就。”

祁龍威《重印〈越縵堂日記〉序》：“見《越縵堂日記》，言杭州張舍人謀此席甚力，不欲與爭，此則傳聞失實。”

十九日，與陳豪書，論官書局合刻史籍應採用之版本。

《日記》十九日：“作書復藍洲。時吾浙及江寧、江蘇、湖北四省書局議合刻二十四史，以舊新兩《唐書》及《宋史》屬之浙。而主者擬仿汲古閣版樣，少荃協揆業以入奏。然汲本止十七史，其訛錯實較南北監本尤甚，又不知刻書體例，如《漢書》則去其卷首之小顏叙例及宋慶元間所列校勘諸本。《後漢書》則沒司馬彪《續志》之名，概題范蔚宗撰。《三國志》則以裴注雙行細書等之它注，《晉書》則不附刻何超《音義》。至於《隋書》，則不分別其志為《五代史志》此以梁、陳、北齊、周、隋為五代，以諸書皆為唐初一時所修，而總其志入《隋書》也。而混稱《隋志》。歐陽《新五代史》則不知其名本為《五代史記》，歐陽公意以擬司馬氏。而但題《五代史》。此雖監本已誤，亦足見毛氏父子絕不加考覈，於目錄之學尚屬茫然。就中惟兩《漢》之注較監本為完，世人以其行密字精，故愛重之，其實非也。《舊唐》及《宋》既非汲本所有，《舊唐》聞人本已不可得，今殿本、楊本、吳本及沈東甫《合訂》本亦互有出入。《宋史》則殿本出於監本，監本出於粵本，其誤尤甚，且非廣集群書，為之考證，不足為功。因告藍洲，屬其與俞蔭甫編修等合詞請之大吏，開單購書，羅列諸本，各作校勘記附於後，

則不朽盛事也。但聚書既難，審斷尤非易易，時俗因陋就簡，斯事重繁，恐終不能行耳。”

《冬暄草堂師友牋存》越縵致陳豪第十二通，內容與上文大致相同。五局合刻二十四史，此為越縵誤記。浙江書局分刻《唐書》、《新唐書》、《宋史》；蘇州書局分刻《遼史》、《金史》、《元史》；湖北崇文書局分刻《新五代史》、《舊五代史》和《明史》；金陵書局分刻《史記》至《隋書》十五種，因任務繁重，《隋書》後由淮南書局任刻。

二十六日，訪沈寶森。

《日記》：“下午至壽勝山，訪曉湖兄弟，留宿，閱曉湖近詩。”

沈寶森《因樹書屋詩稿》卷二有《五月二十六日蕊客枉駕山中獲讀其楚遊諸詩感成長句》：“江村十日黃梅雨，波濤入戶不得晴。扁舟忽報故人至，滿衣檐雨一笑迎。袖中視我楚遊草，知己相逢轉潦倒。家徒四壁為壯遊，他鄉歲暮傷懷抱。隨園以後詩格卑，街譚里語相摩迫。先生隻手障東海，春霆一發蘇聾癡。從古天心浩難測，誰實生才轉相厄。安定教士叢譏讒，相如為郎困資格。上書十載長安市，東閣相延號知己。讀書坐老中興年，閉門著書豈得已。山中五月新竹成，綠陰罩地黃鸝聲。楊家紅果吳鹽白，風雨高歌浮百觥。飢寒那得久鄉里，良夜清談復餘幾。新詩錄盡月五更，山鐘搖雨曙鴉起。”

九月初一日，序《桃花聖解齋日記》，自解性情。

《桃花聖解齋日記》卷首：“先生秉生於冬，冬氣寒，故性冷；得氣於秋，秋令肅，故性傲。惟冷惟傲，故所值多阻而命窮。窮則思通。冬者春之孕也，先生生冬之末，春氣融結，胚於靈根，故其才肆，其情深，其發為文章，華葉布濩，爛然若春桃者。”

二十三日，題《雙鶴圖》。

《日記》：“為杭人許秋蘆灝題《雙鶴圖》五律一首，不存稿。”

案：該詩未見傳。

二十五日，以所校《禮記》付手民。

《日記》：“校《禮記》一卷，付手民。”

案：此或越縵為書坊作校勘以貼補家計。

暮秋，同陳豪、張預遊靈隱寺。

《白華詩》卷壬收《己巳暮秋偕仁和陳藍洲秀才豪錢唐張子虞孝廉遊靈隱寺遂登韜光絕頂二首》。

十二月十四日，跋《朱少師事實》；十八日，跋《古文辭類纂》。

《日記》：“跋《朱少師事實》，其曾孫世衛所編者也。”

十八日：“跋姚姬傳《古文辭類纂》。”

《越縵堂讀書記·姚鼐古文辭類纂》末署云：“同治己巳十二月李慈銘愛伯書首。”《朱少師事實跋》云：“同治己巳三月得此於味經堂沈氏。”

二十七日，生日，鍾觀豫贈金。

《日記》：“夜作書復慎齋，並寄以詩兩首。”

《白華詩》卷壬《得慎齋義烏書惠十金為卒歲之謀賦謝二首》第一：“東頭借屋寄閑身，卒歲蕭然自耐貧。長享豎儒三韭饌，忽叨知己一流銀。文章豈謂能求友，衣食須知攢擇人。慚愧束脩供換酒，史雲塵釜頓生春。”

編年詩：《行樂獨步山後至王公池古西園也》、《己巳暮秋偕仁和陳藍洲秀才豪錢唐張子虞孝廉預遊靈隱寺遂登韜光絕頂二首》、《初冬携舟至平水谿口由望仙橋入寶嚴寺夜宿澄公房二首》、《懷曉湖二首》、《昨夜方作詩懷曉湖有除書信又沈之句今日閱邸鈔知十月末已選得浦江訓導矣更賦一詩柬之》、《昨詩成未寄今日得曉湖書報除官事更賦一詩並寄之》、《得慎齋義烏書惠十金為卒歲之謀賦謝二首》。

編年文：《陳德夫墓志銘》、《與陳藍洲書》、《復陳晝卿觀察書》、《桃花聖解盒日記自序》、《息茶庵記》、《中憲大夫仁和高君墓志銘》、《王秀才暨妻孫烈婦墓表》、《與譚仲修書·前在武林》、《張少南墓志銘》、《息茶庵日記自序》、《釋氏勝於儒氏說》、《擬修郡縣志略例八則》、《文昌會序》(佚)、《古文辭類纂跋》、《朱少師事實跋》。

編年詞：《慶清朝·己巳夏日訪曉湖壽勝山居留宿》。

【時事】 章炳麟(—1936)生。許宗衡(1811—)卒。

## 同治九年庚午 一八七〇 四十二歲

正月初七日，偕弟訪沈寶森。

《日記》：“詣壽勝山，訪曉湖兄弟，留飯，閱曉湖近詩。”

沈寶森《因樹書屋詩稿》卷三(庚午)《人日喜李蕪老偕其弟彥僑來》：“故鄉幾度逢人日，難得今朝晤謫仙。卅里谿山風雪路，一堂主客弟兄緣。余兩弟亦在坐。梅花繞屋開吟榻，春水平橋壓酒船。自聽黃鐘箏笛洗，瓣香愧我亦么絃。”

二月初八日，偕家人遊七星巖。

《日記》：“上午，偕內子、姬人及季弟眷屬各一舟，詣柯山遊七星巖。沈瘦生及其從父雨巖方督人穿池種荷，造橋其上，為題‘渡香’二字。坐八卦壇望普照寺。午飯於舟中。晡後，邀仲弟同行，出鑑湖第五橋，泛駕央大湖，過湖塘，看村落晚煙。夜泊九巖看月。”

十一日，購得《越絕書》、眼鏡。

《日記》：“購得明刻《越絕書》一冊。又至大街買眼鏡。年來燈下看書過多，目漸昏，不能及十步外，不得不須此物矣。”

四月初十日，得平步青書並《五服釋例》、《述均》。

《日記》：“得平景蓀二月廿九日書，並寄來夏燮父燮所著《五服釋例》、《述均》兩種。”

案：平步青時官江西糧署道，夏燮時官江西永寧知縣，二人知交，故平步青有此贈。夏燮（1800—1875），字謙甫，別號謝山居士、江上蹇叟。安徽當塗人。江西十餘年，歷任吉水、高安、永寧、宜黃知縣。《五服釋例》刊於同治七年，《述均》刊於咸豐五年。後來還贈越縵《明通鑑》。

十八日，在杭州，遊西湖，泊詒經精舍，訪俞樾。

《日記》：“偕季弟邀松谿及小帆出湧金門，遊西湖。……復放舟遊湖心亭，泊詒經精舍，訪俞蔭甫編修於講樓。出飲平湖秋月亭。”

俞樾，字蔭甫，室名春在堂。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進士。曾主講紫陽書院、詒經精舍。著述宏富，匯為《春在堂全書》。見繆荃孫《清誥授奉直大夫誥封資政大夫重宴鹿鳴翰林院編修俞先生行狀》。

十九日，與黃以周談《喪服》。

《日記》：“夜與黃君元同談《喪服》。謂近世士夫不講服制，倫常因之舛，族黨因之離，爭嗣爭財，訟獄繁興，其弊由於宗法之不立，人不知正尊旁尊、本末輕重之等，不勝慨然。”

案：越縵曾校勘《禮記》，黃以周治禮有家學淵源，向越縵出示所著《禮詁》目錄，見光緒三年十月初八日譜。

二十日，校勘《春秋匯纂》。

《日記》：“校《春秋匯纂》世表、世系、列國興廢說、地名考等共九十八葉。”

二十一日，得高溫贈書。

《日記》：“仲瀛贈《一切經音義》一部。”

高溫，字仲瀛。浙江仁和人。通天文、步算。越縵曾撰其父《中憲大夫仁和高君墓志銘》，見《文集》卷九。

是日，撰宗稷辰入祀鄉賢勘辭。

《日記》：“爲山陰令代撰滌甫師祀鄉賢勘辭。”

案：該文未見傳，越縵少曾師事宗稷辰，故稱“滌甫師”，宗卒於同治六年。

二十五日，與秦澹如、俞樾及杭州書局諸友飲於詒經精舍樓。

《日記》：“偕澹如都轉、陸甫編修及同局諸子飲詒經精舍樓。下午，遊平湖秋月亭、放鶴亭。”

秦細業，字澹如，江蘇無錫人。官至浙江候補道，後引疾歸。著有《虹橋老屋集》。見孫衣言《秦君澹如墓志銘》。

五月二十八日，會稽令楊恩澍招飲龍山書院，同坐爲王詒壽、胡壽謙、壽頤、何澂等。

《日記》：“晡後，坐肩輿詣龍山書院，赴楊笙吾之招，同坐爲王眉叔、胡梅卿、梅仙兄弟、何竟山、陳耕莘等。夜二更歸。”

胡壽謙，字梅卿，後改名壽鼎，字匡伯。浙江山陰人。同治九年舉人，官刑部。《越縵堂日記》光緒三年載“梅卿明日四十初度”，推算胡壽謙當生於道光十八年。卒於光緒十二年，年四十九，見《駢體文》卷一《九哀賦》。

胡壽頤，字梅仙。浙江山陰人。同治六年舉人，官至兵部郎中。有《洗齋病學草》。見《晚晴簃詩匯》。

何澂，字竟山。浙江山陰人。納貲爲郡丞，官至福建知府。爲越縵刻《湖塘林館駢體文》。《日記》光緒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竟山名澂，山陰諸生，於予爲後進，能書畫，有才藻。後入貲爲郡丞，需次閩中，以能吏稱。頗留意金石，所收藏漸夥，亦精鑑別，嘗攝浦城令兩年。”

六月、七月，校《通鑑輯覽》。

《日記》十四日：“校正《通鑑輯覽》漢高帝、惠帝、呂后一卷。”十七日：“校正《通鑑輯覽》明莊烈帝一卷。”十八日：“校正《通鑑輯覽》宋高宗紀三卷。”二十二日：“作書致陳藍洲，並所校《通鑑輯覽》七卷。”二十八日：“校《通鑑輯覽》宋文帝一卷。”七月十二日：“校《通鑑輯覽》南北朝一卷。”

《冬暄草堂師友牋存》越縵致陳豪劄第二十一通：“前得惠書並《通鑑輯覽》十卷俟閱訖寄還、《荀子》八葉承代校，謝謝，並祈謝兩翁費心均讀悉。今早復拜口畢。”第七通：“《通鑑輯覽》印行，祈即以弟應得一部寄交舍弟彥僑。”

案：據周振鶴《晚清營業書目》所載浙江書局刊《通鑑輯覽》一百二

十卷。

八月初五日，於《日記》記馬新貽被刺身亡事。

《日記》：“數日前聞兩江制府馬公出城謁客，方下輿，有衣僕隸衣者跪道左，馬公問故，其人忽出匕首刺馬公，中腹下，刺入者四寸，材官道從者以百數，皆睜眦不知所爲，而其人已逸去。馬公輿而歸，血逆注，不能言，闔城鼎沸，旋聞公即於次日加未死。予深驚駭，且疑其未真。今日知撫署有急報至，事已確，且已擒盜，供稱姓名爲張正榮，河南光州人，究所由及主使，皆不答。吁，可異哉！……予辱與相知，備承推挹，雖居窮忍餓，未曾印賴豪髮，而虛襟略分，有逾故交。自移建業，予性素懶，未通一書，而公每見浙中人士，未嘗不殷殷致問。”

《馬端敏公年譜》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巳刻，校閱甫畢，由偏門步行回署，將近門首，突有不識姓名人僞作跪狀，持刃行刺。各將領奔救，已傷公右脇肋，深八數寸。扶歸正寢，至二十七日未刻薨逝。……八月初三日，內閣奉上諭：魁玉奏……當經隨從武弁等將該犯即時拏獲嚴訊，僅據供稱係河南人，名張汶祥，而行刺緣由，供詞閃爍。”

案：1986年岳麓書社出版《近世文史資料叢書》收入《張文祥刺馬》，署名爲“李慈銘等著”，該書乃馬新貽被刺殺一案相關資料之彙編，從《日記》中摘鈔相關資料六則。

十一日，應鄉試。

《日記》：“午入闈。”

二十二日，訪譚獻。

《日記》：“詣仲修，晤談。仲修贈予高伯平所鈔邵氏《爾雅義疏》足稿本一部、江寧汪士鐸《水經注圖》一冊。”

九月初九日，與諸友遊曹山，夜飲秦樹銛娛園，即席賦詩。

《日記》：“上午，偕梅卿兄弟及眉叔、秋伊、陶紫畛、仲淵、孫峴卿、陶心雲副貢祖望、秦詩舟秀才共十人，駕兩舟出樊江，至吼山，飲於岸石宕空明庵。下午，登山，觀棋枰石、汲雲石泉。晡後携舟遊曹山水石宕，登陶文簡讀書樓。晚仍回娛園，約賦詩紀遊，以陶淵明《己酉九日詩》‘千載非所期，聊以永今朝’十字爲韻，予年最長，分得‘千’字。復談至四鼓寢。”

《白華詩》卷壬收《庚午九日曹山宴集夜飲秦氏娛園分韻得千字》，《駢體文》卷三《庚午九日曹山宴集夜飲秦氏娛園詩序》。

王詒壽《縵雅堂日記》同治九年九月九日有《九日偕李蕤客民部胡嵎青壽謙秋曹眉仙壽頤秦秋伊司馬孫彥清學博陶子珍孝廉心雲祖望明經仲



彝在銘秦詩月兩秀才登曹山分均得載字》，收入《縵雅堂詩鈔》卷十。

陶方琦《湘廩閣遺詩》有《娛園夜飲即席賦呈主人並李愛伯先生》、《九日娛園主人約同李莚客民部慈銘胡梅卿比部壽謙梅仙同年壽頤王眉叔學博詒壽孫彥清同年秦詩丹茂才觀光仲彝家昆文沖季弟遊曹山用先徵君千載非所知聊以詠今朝爲韻分得今字》。

孫德祖《寄龕詩質》卷二《九日偕李愛伯慈銘王眉叔詒壽秦秋伊樹銛詩舟觀光胡梅卿壽謙梅仙壽頤陶仲彝在銘子珍方琦心雲祖望登曹山分得聊字》。

馬賡良《鷗堂詩》卷二《九日勉鉏招同彥清子縝文沖昆季秦廉叔濂小集娛園分得是字》。

秦樹銛，字秋伊。浙江會稽人，舉人，善於詩畫，著有《娛園詩存》。

孫德祖，字彥清。浙江會稽人。同治六年舉人，官長興訓導。所著有《寄龕文存》、《寄龕詞》、《寄龕日記》。

十五日，鄉試揭榜，中第二十四名。

《日記》：“鄉試揭曉，傍午報至，予中第二十四名。”

《同治九年庚午科浙江鄉試硃卷》：“浙江鄉試硃卷第五房，中式第二十四名舉人李慈銘，紹興府會稽縣廩貢生，民籍，戶部郎中。同考官同知銜浙江石門縣知縣調任仁和縣知縣陳□閱、薦；大主考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南書房行走任江西學政李□批，取，又批淵懿醇茂；大主考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劉□批，中，又批肅括宏深。本房總批：首藝鎔經史以立言，識議高絕，次藝奧衍，三藝古勁。詩雄俊。二場《易》、《書》藝寢饋漢學，用筆亦潔淨簡老；詩藝熟精《選》理，而不獵取浮詞，彌覺可味；《春秋》、《戴記》各當體裁，庶幾篤雅之士。三場對問淹洽，具有根柢，體裁雅潔，亦不同覲縷掇拾者，足徵績學之功。”

案：“陳□”，指陳謨；“劉□”，指劉有銘；“李□”，指李文田。“□”皆原闕。

《同治九年庚午科浙江鄉試硃卷》收錄越縵《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本房加批云：“揭重名字，相題獨真，掃盡一切理障膚辭，將兩截打進一片。上下文血脈處處融貫，絕不見補串痕迹。名家大家，迴絕恒蹊，其囊括史事簡貴激烈，如讀《後漢書》諸傳論，亦不等尋常包孕。”又《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未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本房加批云：“精深透闢，戛戛獨造。後比訓詁名通，取《荀子》義，詮題尤爲精到。”又《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聚奎堂原評云：“文用《受禪表》、《白虎通》、桓譚《新論》等書，允爲個儻不群，合

食稽古兩詮，根據鄭學，此通經讀史之士，亟拔之以爲學古學者勸。”又錄《賦得門對浙江潮得潮字五言八韻》、策問《第一問》論《論語》鄭注、《第二問》論史。

二十二日，謁房師陳謨，次日謁座師李文田、劉有銘，謁學使徐樹銘。

《日記》：“謁房師陳先生，送摯銀四兩、門禮四番金、總犒兩番金。”

二十三日：“午詣總督衙門謁兩座師，各送摯銀四兩、門禮三番金。先見副考官李苟農先生……復見正考官劉鐫山先生。”二十四日：“謁學使徐壽蘅侍郎，晤談甚久。”

陳謨，字訏堂。江西安仁人，道光三十年進士。見《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

劉有銘，字絨三，號鐫山，又號蔗園。直隸南皮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官至左都御史，左遷刑部侍郎。著有《蔗園詩文集》，越縵爲之序，惜詩文集及序皆未見傳。

徐樹銘，字壽蘅。湖南長沙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著有《澗園詩集》。

閏十月初一、初二日，祭祖墓。

《日記》：初一日：“晨至寫湖狀元橋，祭本生曾祖考妣墓，焚楮鏹六百。上午抵謝墅，祭十一世祖天山府君、妣樊太君墓，又祭本生祖考妣殯宮，共焚楮鏹一千，賞守墓人錢四百。下午由南門偏門外出，緣荷莊至塘埭，祭節孝張孺人殯宮。”初二日：“晨上山，祭先考先妣墓，賞守墓人徐詳錢六百，又遙祭叔弟勉齋於彤山。上午，仍由湖雙村過杏賣橋、三山畫橋，出中區，至李家漣，祭大伯父、二伯父殯宮。午泊小雲棲寺。”

二十三日，爲人題畫。

《日記》：“爲杭人徐姓題吳昶古盆紅荷、陶炳吉美人修竹絕句各一首，不存稿。”

案：該詩未見傳。

十一月十八日，王詒壽贈《爾雅正義》。

《日記》：“得王眉叔書，以邵氏《爾雅正義》一部及紈扇一柄爲贈。”

二十五日，黃炳堃來訪。

《日記》：“餘姚同年黃炳堃蔚亭來，南雷先生之六世孫也。其五世祖名百藥，字棄疾；高祖名千頃，字文度。觀其名字，覺黨人子弟猶有東漢風流。蔚亭精天文算學，頗雜西法，著有《測地志要》四卷、《方平儀象》一卷、《交食捷算》四卷、《五緯捷算》六卷。其子維瀚，字研芳，亦是科得雋。”

黃炳屋，黃宗羲六世孫，傳見孫延釗《徐有壬戴煦李善蘭黃炳屋傳》。黃亦是年中舉，故稱“同年”。

十二月十六日，向族弟煥借資北上。

《日記》：“葆亭來，向其借番金百圓，書券付之。其錢約以明年正月北行時交來。”

《山陰李氏家譜》卷五《行傳》有曰：“煥字豫四，號葆亭，行詩七。誥封奉政大夫同知銜。生於嘉慶癸酉年正月三十日酉時。配范氏，誥封宜人。生三子，長文富，次文純，三文治。生一女，適江橋許。”

二十七日，撰朱岳卿印譜序。

《日記》：“為朱岳卿印譜撰序文一首。”

案：該文未見傳。朱岳卿蓋浙人。

十二月，得友人贈書數種。

《日記》初三日：“何竟山來，送李瑤合刻《金石四例》一部、芋豪筆五枝。”

初八日：“秦秋伊來，以《越中金石記》一部、江陰孔廣居《說文疑疑》一部、墨一匣、揚州漆硯一方、朝珠一串為贈，還朝珠。陶心雲副貢贈箋紙、楹聯，此可以受者也。”

十四日：“沈雲帆秀才來，贈《南宋雜事詩》一部。”

陶潛宣，初名祖望。字心雲，號稷山，浙江會稽人。幼孤好學，博通經史，深於金石碑版之學。光緒二年舉人。創辦東湖書院。著有《稷山文存》、《修初堂集》、《通藝堂詩錄》等，皆未刊，稿今藏於上海圖書館。沈麟書，字雲帆。秀才。會稽城味經堂書賈，越縵常往購書，見咸豐七年四月十七日、同治四年八月初三日、同治八年十月十五日等譜。《日記》光緒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沈雲駟訓導，居倉橋街，世以鬻舊書為業。後……以歲貢為錢唐學官。”

是年，作《庚午書事二首》，斥責曾國藩辦理天津教案不妥。

《白華詩》卷壬《庚午書事二首》：“孤憤千秋在，狂呼一擊中。夷酋方喪魄，廷議急和戎。殲敵誠非易，要盟豈有終？宋金殷鑑近，幸莫恃成功。”“華夏瞻山斗，安危仗老成。出師良有待，執法太無名。竟墮纖兒術，難全義士生。虛傳持重議，晚節付公評。”

編年詩：《庚午人日風雨訪曉湖壽勝山居飲梅花下作》、《人日晚泊柯山大風雨中著屐至巖中看梅花》、《孟春下旬偕曉湖慎齋孫生星華妹夫鄭愷季弟惠銘遊蘭亭時邑令楊君新輯流觴亭右軍祠》、《偕諸子遊天章寺》、《後十

日再遊蘭亭》、《春曉登越王崢嶸深雲寺毘廂尊者道場復登大尖山遊靈巖寺作三首》、《舟行湖塘村》、《春日雨後曉湖校亭兄弟招同季弟彥僑遊曹谿水石宕訪陶文簡書樓步憩空明庵登吼山絕頂觀棋枰石試雲石泉返泊繞門山作七首》、《胡梅卿比部壽謙梅仙駕部壽頤兄弟約上巳日修禊蘭亭舟至木客山以日暮風雨失期歸後賦柬兩君》、《雨中自木客山出何山橋過湖南岸馬太守祠作三首》、《雨泊鳳皇山下石泉庵》、《遊漓渚寶壽寺自甲寅之冬偕孫子九來此及今十七年寺屋半焚院之主僧已歷三世矣悵然成詠並懷子九汀洲》、《暮春過亭山下弔明詩人王荳翁蛻巖及其女槩屏墓》、《項里山行山有清谿十八橋》、《春晚至柯巖坐理詠窩中梅陰滿庭欣然題四絕句於壁》、《暮春至馬山埭澄湖埭上外王父母冢感賦》、《秦澹如都轉屬題其尊人小峴司寇蘇祠落成圖》、《秋日偕麋卿耆仲兄弟出錢唐門緣六橋上靈隱寺坐冷泉亭觀飛來峰遂歷三竺至上寺還憩湖上蘇公祠作五首》、《予仲弟肅四十生日勗以詩五章爲壽》、《庚午書事二首》、《題家藏趙希遠伯驢仙山樓閣圖長卷》、《庚午九日曹山宴集夜飲秦氏娛園分韻得千字》、《冬暮偕族兄弟夜飲梅山寺有序》、《賦得門對浙江潮得潮字五言八韻》。

編年文：《暮冬夜與族兄弟宴梅山寺詩序》、《紹郡樂生會碑記》、《同治九年庚午科浙江鄉試八股三篇》、《宗稷辰入祀鄉賢勸辭代》（佚）、《致陳豪書》、《朱岳卿印譜序》（佚）。

編年詞：《望海潮·秋日偕胡梅卿比部梅仙駕部翁已蘭農部陳鈞堂比部夜飲錢唐江袁氏舟中達曙而散賦此解》。

【時事】 七月，曾國藩赴天津辦理教案。九月，俄、德、英、美四公使以中國所辦津案情重刑輕，聯銜照會總署抗議。十一月，天津機器局告成。

## 卷四 再羈春闈(四十三歲至五十一歲)

同治十年辛未 一八七一 四十三歲

正月初七日，題秦樹銛《勉鉏山館詩集》。沈寶森有懷詩。

《日記》：“作書致秦秋伊，辭今日之飲，並題其《勉鉏山館詩集》三絕句。”

案：該詩今未見傳。

沈寶森《因樹書屋詩稿》卷三(辛未)《人日寄懷蕓客》：“旅泊知何地，江湖感歲華。百年幾人日，一別又天涯。雪盡淮南酒，春歸歷下花。長安居不易，羈客況携家。”

初十日，孫星華贈《尚書考辨》。

《日記》：“得孫生子宜書，以安邑宋氏鑑《尚書考辨》一部爲贈，作書復謝。”

十一日，陶澐宣以詩贈別。

《日記》：“陶心雲明經來，以團扇寫兩詩送別。其第二首云：‘久重文章伯，初供翰眉官。月懸今夜共，花及上林看。雪盡江河壯，時清道路寬。故鄉還憶否，有客望長安。’頗清老有風力。”

十五日，別家赴京，妾張氏隨行。

《日記》：“夜時加亥別弟妹，叩辭景堂而行。三弟、季弟、石湖叔、穎堂弟、敬夫弟、鄭妹夫皆送登舟。三弟、季弟同出城。至四王廟，予上岸拈香，復叩廟左隱修庵，以三番金施庵中。兩弟別去。予與姬人一舟，王福押行李在後。”

《白華詩》卷壬《辛未元夕別家人作》：“故鄉燈月正團圓，抵死相催作別筵。七載歸人桑海淚，一肩行李郭門船。風塵薄宦尋殘局，鍼綫高堂夢昔年。頭白孤兒隨計吏，九原回首倍潸然。”

案：越縵自同治四年閏五月抵家，迄今北上，近七年之久。此中曾主講

蕺山書院、督修西江塘工程、入張之洞幕、司浙江書局總校勘，奔走謀食。至同治九年中舉，躊躇滿志，遂計偕入京，頗期連捷。

二月二十三日，抵京，暫寓傅子尊邸中。平步青書贈《續後漢書》、《明夷待訪錄》。

《日記》：“傍晚抵都城。……暫稅莊子尊邸中。”

二十四日：“出門謁客。晤謝夢漁給諫、潘伯寅侍郎、謝惺齋刑部、吳碩卿工部。”“景蓀以江右新刻蕭常《續後漢書》、黃氏《明夷待訪錄》為贈。”

二十六日，寓打磨廠之吉順店。

國家圖書館藏《越縵堂書劄》之《與季弟書》：“兄於次日即投咨文，且覓旅店，遂於二十六日移寓打磨廠長巷三條胡同之吉順店，上房四間，別為一院，門房一間，每月房租銀十兩，可謂極貴。借此暫時稅裝，再借梅卿等尋訪居宅耳。京師城外已無空屋，內城亦甚不多耳。”

三十日，赴戶部陝西司銷假。復訪潘祖蔭，送銷假及會試呈詞。

《日記》：“上午詣戶部陝西司銷假。是日堂官不至。復出城，詣伯寅侍郎，送銷假及會試呈詞。”

三月初七日，作家書。

國家圖書館藏《越縵堂書劄》之《與季弟書》云：“季弟手足如晤：自二月初四日海上分袂後，未知何日返去，家中一切好否？掃墓想已都畢，極念念。兄爾日本尚思偕弟一出小遊，聞同王永言去看蘭花，坐待至晚，則聞已下舟矣。不勝悵悵。中年兄弟，頃刻別鶴，隻影天涯，時覺忽忽，如有所失。

兄以山東輪船逼仄，與慎齋諸君皆待山西船，至初九日始下行李，初十日始開，極為平穩。十五日到天津，計輪船每人銀十八兩五錢，飯米在內，共付番金一百二十元。外加酒水一元四百文，婦女別有房艙，亦不加價。抵津後寓河北旅店，兩日即雇揚州如意船一隻，以廿二日抵通州，慎齋等已先一日到此相待。次日，即雇車同入京城，付崇文門釋洋一元，亦為便宜。是日進城已晚，而今科各有計偕之人，較往年多至加倍，都中客店皆滿。兄弟倉皇覓寓，無可復容。萬不得已，暫至傅子尊寓卸裝。慎齋邀王竹泉、芸仙暫寓蕭山會館。時覆試補考已過。胡梅卿兄弟已先到十餘日，暫寓內城旗人安仁軒禮部家。……三十日赴衙門銷假。是月初一日詣保和殿覆試，同試者九十二人。頃慎齋、竹泉、芸仙偕鮑益甫、敦甫、田杏村諸君已移小寓，在內城觀星屋下。兄約定同寓入場，今日即入城矣。順過三場，至十六日後始回吉順店中。都中

光景蕭條，萬物皆貴。潘祖蔭、張香濤、謝夢漁、孫子授名論經，今官司業、鍾莊山今官侍講、譚研孫、吳碩卿、賈琴巖諸君皆已見過，尚相關切。周兄允臣尤覺殷勤。昨謁徐蔭軒，頗亦以旅邸未定為念。傅子純頗甚落落，吾弟銀事絕口不提，竟似未有此事。蓮舟在東河，甚不得意。昨晤孫琴士，言見其家信，有回南之意，子尊聞亦甚窘。兄本擬即提前事，梅仙等言此番必至口角爭鬥，不如且待會試以後再言。……三月初七日都門書。”

三月初八日，入闈。

《日記》：“午入場，坐彼字舍。”

十七日，張之洞來，贈之以書。

《日記》：“孝達來，贈以蕭山湖海樓本《列子》、《尸子》、《尹文子》。”

二十日，樊增祥來拜，此為二人交往之始。

《日記》：“湖北樊雲門孝廉名增祥來。”

余誠格《樊山全集正集叙》：“辛未，見會稽李先生，深相慕結。”

樊增祥，字嘉父，號樊山、雲門。湖北恩施人。光緒三年進士。累官至陝西、江寧布政使，民國時寓居北京，任參政院參政，兼清史館事。工詩，好為艷體。著有《樊山全集》。越縵詩弟子，二人唱和最多。

二十八日，張之洞邀同王闈運等遊天寧寺賞牡丹。

《日記》：“孝達來催飲。午前，雇車出彰義門，赴天寧寺，藤花半落，牡丹尚有存者。席設於土山上之塔射山房，張溫和所題者。同坐為湖南王孝廉闈運、黃孝廉錫燾、福建楊中書濬、江西許編修振禕及黃巖王子莊、歸安錢振常兩孝廉。”

王闈運，字紉秋，號湘綺，湖南湘潭人。咸豐七年入曾國藩幕府，掌成都尊經書院、長沙思賢講舍等書院，民國後任清史館館長。著有《湘綺樓詩文集》、《湘綺樓日記》。

四月十一日，於《日記》中記周福清中進士。

《日記》：“是日榜發，山會兩邑祇一人，曰周福清。”

案：其下兩行皆抹去，未知何故。同治四年，越縵家居，馬新貽聘其督修西塘，與地方鄉紳章嗣衡、沈元泰、周以均不合，越縵曾於日記中責周以均素行無檢、沈元泰侵盜木稅，周以均即周福清族叔，沈元泰是周福清問業師，或越縵於周福清亦無好感，疑所抹去之文字或即與此相關。周福清，字震生、介孚，號梅仙，浙江會稽人。同治十年進士，因科場賄賂案入獄。周為魯迅祖父，有人認為魯迅對越縵有偏見（見民國十五年、十六年《譜後》），蓋是忌諱此處塗抹之文字。後周福清以散選得金谿知縣，向越縵辭行，光緒元年正月二十二日：“鄉人周福清以庶常散選

得金谿知縣來辭行。言金谿刻書甚賤，可任劖劂之事，此人能爲此言，蓋窺予所好也。因屬其購王氏謨所著書。”二人談論亦甚歡洽。及光緒十九年，周福清科場賄賂案發，越縵與同鄉京官爲之周旋而未果，見光緒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譜。

十七日、二十日，以書贈鍾觀豫、潘祖蔭。

《日記》：“以《後漢書》贈慎齋。”

二十日：“作書致伯寅，贈以廖道南《殿閣詞林記》及越釀一小甕。”

《二李書劄》越縵致潘祖蔭曰：“伯寅侍郎仁大人閣下：月餘不得晤，甚念。昨日走謁，又不值，維光寵便蕃，興居多福。慈禮闈被放，爲霍穆歡君所擯，足以仰告知己者賴有□□。世路又窮，貲郎一囊，轉瞬溝壑。日來頗已料檢，爲南歸之計。不得久奉清□，良爲恨耳。前年里中得廖道南《殿閣詞林紀》一部，雖楮槩皆劣，而頗不經見，其簽題圖記有柯谿李氏字，是吾鄉小李山房舊物，兼有定宇、西莊兩先生印記，特檢出奉贈。又副以越水陳釀一小甕，此猶三年前造酒家所饋，並博一粲。慈自闈中遘疾，迄今未愈，因卧東城，駟僮雜居，問架之直，月費百緡。炎歊鬱煩，形神益瘵，此次又挈眷而來，窮途顛倒，蓋不自重，所以然也。肅此敬請崇安。不宣。慈銘頓首。二十日中。頃鎮海同年黃君以周在坐，其人樸學家傳，慈屬其進見左右，當有以教之耳。”

二十九日，整理書篋。

《日記》：“檢比書籍，擇其不急及習見者置兩大篋，擬托梅仙先携歸南中。”五月一日：“夜檢覆諸書並寄回家中者屏當兩篋迄，共三十種，計五百五十冊。寫書目四紙寄舍弟。”

三十日，致書潘祖蔭。

《日記》：“作書致伯寅侍郎，取還前出都時寄存書匣。”

國家圖書館藏《二李書劄》：“伯寅司農仁大人閣下：前承豐譙，今日又拜華東，明偕孝達編修招飲龍樹寺，屢損郇厨，五臧飶馥。慈以行止未定，又覓寓不得，日夕營迴，形神益瘵。頃有鄉人南歸，先寄回書篋數件，舊有兩破籠存尊處，祈即檢飭僕人領回，以便屏當。去留瑣嬾，無任主臣之至。肅請鈞安。伏維惠鑒不宣。慈銘頓首。

附呈孫助教詩文稿兩本，及其子星華詞一本，希賜鑒定。蓮士稿聞去年傅節子已經送覽，還祈代呈二伯、老伯兩大人鈞致。蓮士身後家漸落，其子係慈門下士，年少能讀書，《漢書》、小學均得門徑，去秋芍師頗賞其經策，幾得雋矣。今年慈頗望其得選拔，未知歲試何如耳。又即。”



五月初一日，赴龍樹寺宴集，同席者有秦炳文、桂文燦、陳倬、胡澍、趙之謙、許廣颺、王闓運、陳喬森、王詠霓、張預、閻迺旸、譚宗濬、王懿榮、孫詒讓、董文煥。潘祖蔭賦紙，囑分紀以言，且請秦文炳繪圖。

《日記》：“詣龍樹寺，赴伯寅、孝達之招，至者二十餘人，名士群集，而吾鄉之妄人天水生亦與焉。諸君多不欲，均茵伏。伯寅賦紙，屬分紀以言，且請秦宜亭戶部繪圖。”

《白華詩》卷壬有《潘伯寅侍郎張孝達編修招集龍樹寺分紀以詩》：“客賞良不易，官程況多促。輟洗解華簪，相携翫嘉旭。宛彼城南隅，地曠衆景蓄。招提出煙際，老槐互蜷曲。修池帶叢蘆，欹廊蔭疏竹。欣此微陰娛，遠風扇新綠。開軒緬西山，嵐翠若初沐。玉醴既已陳，清言取相觸。感樂窮萬變，芳華富一矚。情有異同吟，道爲智愚局。翳子寡素尚，塵鞅苦羈束。幸陪君子歡，幽襟未易足。漸覺莫靄生，鐘魚自賡續。吟遲新月上，倦此不遑宿。歸去滌塵夢，松泉響幽谷。”

許同莘《張文襄公年譜》同日：“與潘文勤觴客於龍樹寺，到者十六人。無錫秦誼亭作雅集圖，誼亭題：‘時雨乍晴，青蘆瑟瑟，縱論今古，竟日流連，歸作此圖，以紀鴻爪。’葉鞠裳太史即席賦詩有‘絕似東坡龜字謎，清談枯腹生槐龍’字。注：未携行厨，客至無饌，召慶餘堂，咄嗟立辦。”

王代功《湘綺府君年譜》五月：“潘侍郎伯寅以世家高科，久居京師，主持壇坫。張編修香濤新從湖北學政歸，提倡風雅。因府君入京，乃以朔日招聚四方英彥，約飲龍樹寺。無錫秦誼亭炳文、南海桂皓庭文燦、績谿胡荻甫澍、吳縣許鶴巢廣颺、元和陳培之倬、會稽李蕪客慈銘、會稽趙搗叔之謙、長沙袁鶴舟啟豸、洪洞董研樵文煥、遂谿陳亦山喬森、黃巖王子裳詠霓、錢唐張子虞預、福山王蓮生懿榮、南海譚衣裕宗濬、瑞安孫仲容詒讓、朝邑閻進甫迺旸，集者十七人。酒酣，潘侍郎出紙索書，府君贈潘、張詩各一篇。”

王闓運《湘綺樓詩集》有《五月朔日潘伯寅侍郎南房下直同張香濤編修招陪耆彥十六人宴集龍樹寺酒罷賦贈張潘各一篇張新從湖北提學滿歸故有良使之稱》。

董文煥有《董文煥日記》同日：“申刻赴伯寅前輩、香濤同年龍樹寺約，坐中除王紉秋闓運孝廉、秦誼庭農部、閻庶常迺旸外，皆初晤面者。”《硯樵山房詩集》有《五月初一日伯寅姻丈張孝達之洞編修同年招同王壬秋闓運桂灝亭文燦趙搗叔之謙三孝廉李蕪客慈銘秦誼庭二農部集飲龍樹寺賦東》。

王詠霓《函雅堂文集》卷三十五《龍樹寺雅集記》：“同治辛未五月一日，

吳縣潘伯寅侍郎、南皮張孝達師集同人於京師城南之龍樹寺……是日同集者：無錫秦藝亭、元和陳培之、績溪胡荻甫、南海桂皓亭、山陰李蕓客、會稽趙搗叔、朝邑閻進甫、洪洞董研樵、湘潭王壬秋、吳許鶴巢、長山袁鶴舟、遂谿陳逸珊、福山王蓮生、錢唐張子虞、南海譚叔裕、瑞安孫仲容及詠霓，凡十九人，期而不至者六人：定海黃元同、秀水趙桐孫、海洲許子野、海豐吳仲飴、黃巖王子莊、宜都楊惺吾。”

張預《崇蘭堂集》丙集上有《潘鄭盦侍郎祖蔭招同孝達師集龍樹寺詩》。譚宗潛《荔村草堂詩鈔》卷四《潘伯寅侍郎祖蔭張香濤太史之洞招遊龍樹寺同集者董研秋觀察文煥胡甘伯郎中澍秦誼亭主政煥文閻□□(原闕)太史迺旒王壬秋開運趙一甫之謙李蕓客慈銘桂皓庭文燦張子餘預陳一山喬森王子裳詠霓孫仲容詒讓袁爽秋步蟾諸孝廉率賦長歌一首》，詩注云：“余以翌日出都。”其《希古堂集》卷五又有《龍樹寺燕集序》。同治十年春，四方名流計偕入都者頗盛，亦見同治中興之一斑。張之洞發起雅集，以為非此舉不足以示風流，遂致書潘祖蔭，擬定雅集地點、時間、士人名單等，分韻賦詩，並請秦宜亭繪圖紀事。張之洞初擬定十五人，後定十七人，約而不至者六人，欲約而不及者五人。其中秦炳文之畫，桂文燦、陳倬、胡澍、孫詒讓、黃元同、王棻、曹燿湘、潘鴻之經，趙之謙、閻迺旒、王懿榮、吳重熹之金石，越縵、王閻運、陳喬森、袁啟豸、張預、董文煥之詩，譚宗潛、趙銘之駢文，施補華、譚獻、黃篋之詩古文，皆一時之選。咸同以來，乃朝官名宿之第一大盛會。

因越縵與趙之謙不合，張、潘恐其不願同局，分別敦勸其務必赴約，周旋備至，亦見苦心。《張之洞全集》卷二百八十二《致潘伯寅書》(同治十年)：“李趙同局，卻無所嫌。此兩君不到，此局無色矣。蕓客晚囑其不忿爭，執事能使搗叔勿決裂，度萬不至此，則無害矣。若清辯既作，設疑送難，亦是韻事。”

劉禹生《世載堂雜憶·龍樹寺觴詠大會》：“由秦炳文繪圖，王刃秋題詩，桂文燦作紀。李越縵、趙搗叔均未著一字。”“李越縵、趙搗叔均未著一字”之說不實。

秦炳文，號誼亭。江蘇無錫人。道光舉人，官吳江教諭。工畫山水，曾為越縵繪《湖塘村居圖》。

陳倬，字培之。江蘇元和人。咸豐九年進士，歷官戶部郎中。所著有《隱蛛盦詩存》等。見《晚晴簃詩匯》。

胡澍，字甘伯，號石生。安徽績溪人。咸豐九年舉人，官戶部郎中。嘗校《一切經音義》。

趙之謙，字搗叔。浙江會稽人。咸豐舉人。性狂放，官南城知縣。工書畫刻石，卓絕一時。著有《悲盦居士詩賸》等。與越縵頗不相合。

許玉瑒，初名廣颺，字起上，號鶴巢，江蘇吳縣人。同治三年舉人，歷官刑部郎中。有《詩契齋詩鈔》。見《晚晴簃詩匯》。

陳喬森，字逸山。廣東遂谿人。捐官戶部主事，後辦理雷瓊團防。著有《海客詩文雜存》。見楊守敬《四品銜戶部主事陳君墓志銘》。

王詠霓，字子裳。號六潭，浙江黃巖人，光緒六年進士，任刑部主事、鳳陽知府。所著有《函雅堂集》。

張預，字子虞。浙江錢唐。官至松江府知府。所著有《崇蘭堂詩集》，《崇蘭堂遺稿》。見唐文治《張子虞先生墓表》。越縵曾為其父作《張少南墓志銘》。

閻迺旒，字進甫。陝西朝邑人。同治七年進士。見《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

譚宗潛，字叔裕。廣東南海人。同治十三年一甲二名進士，官至雲南鹽法道。所著有《荔村草堂詩鈔》。見《晚晴簃詩匯》。

王懿榮，字蓮生。山東福山人。光緒六年進士，官國子監祭酒。八國聯軍入京，投井殉難，贈侍郎銜，謚文敏。嗜金石，為收藏殷墟甲骨第一人。所著有《王文敏公遺集》。見孫葆田《國子監祭酒王文敏公神道碑銘》。

孫詒讓，字仲容。浙江瑞安人。同治六年舉人。著有《周禮正義》、《墨子問詁》。見章樞《孫君詒讓傳》。

董文煥，初名文煥，字堯章，號硯樵、硯秋。山西洪洞人。咸豐六年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後因廉潔加二品銜。著有《硯樵山房詩》、《硯研樵山房日記》。曾與越縵書劄往來論詩，見同治十一年四月初六日譜。

五月初二日，致書潘祖蔭，以今年日記呈閱。

國家圖書館藏《二李書劄》越縵致潘祖蔭：“昨趨嘉招，飲遍芳腴，清談機選，流連景光，此樂彌襟，口係何及。頃辱手教，並蓮士遺著及其子星華詞俱收入，盛意周摯，孤垂均感。昨歸寓點檢書籍，一一完好，具承公餘垂察，整比簽幅，重繫清神，惶悚無地。頃正擬馳箋謝，並賦紀飲小詩奉塵，因冗迫未就，明日當再寫致也。

分賦冊頁尚未攷領，並擬撰一序記，以副雅懷。茲附呈近年日記四冊，里次幽居，荒率無次，惟一告知己，以見數年闊別，學無寸進，而忍饑困窮，蹤迹坦率，尚不致為交遊累耳。肅復專請伯寅侍郎大人助安。慈銘頓首。紀綱檢書，走遞勞甚，敬使六千。”

《日記》：“得伯寅書，即復。稿其使紀綱錢六千。”

初五日，王詠霓贈書，十一日得潘祖蔭贈書。

《日記》：“子裳贈明人臨海金貢亨《台學原流》，又黃巖女士戚桂裳、太平進士鶴皋先生女孫。趙韻花詩詞一冊。”

十一日：“得伯寅復，以所刻金誠齋《求古錄》、《禮說補遺》，龔定盦《太誓答問》，陳碩甫《公羊何注》、《逸禮考徵》，唐沙門湛然《輔行記》同宦胡君澍從北藏本摘錄。共兩冊見贈。”

十一日，賃鐵門寺胡同唐氏宅。

《日記》：“詣鐵門看屋，賃得唐氏宅一區，約十五六間，議定月出錢三十六千。先付錢十千為質。”

二十一日：“作片致藍洲，屬書移居門聯曰：官五品不挂朝籍，年四十始齒公車。”

六月十七日，朱迥然來訪。

《日記》：“朱肯夫編修來，言近撰《梨洲年譜》已成。”

朱迥然，字肯夫，號味蓮。浙江餘姚人。同治元年進士。官四川學政，著有《肯夫先生日記》。越縵稱其曰：“被儒服以醞藉，綜群籍而覃精，繼四明之文獻，搜兩浙之菁英。”

案：朱迥然之《梨洲年譜》，今未見傳。《駢體文》卷一《九哀賦並序》云：“肯夫嘗撰《左傳禮徵》及梨洲、竹垞兩先生年譜，未脫稿。”

七月初一日，胡壽謙贈《天香樓法帖》。

《日記》：“得梅卿復，並以《天香樓法帖》一部為贈。”

十一日，請張之洞從王懿榮轉求《爾雅義疏》。

《日記》：“作書致香濤，屬轉從王蓮生戶部乞新刻郝氏《爾雅義疏》一部。得香濤復。”

十八日，得王詠霓贈詩。

《日記》：“得王子常書，以五古一首見贈。”

王詠霓《函雅堂集》卷四《贈李愛伯戶部》：“結軫泊京邑，素衣黯緇塵。出門睨卿相，車蓋何軒鱗。和璞恥自獻，粲館辭要津。寤言獨昕夕，盍簪懷德鄰。念子富文史，並世推經神。七略祕津逮，斗室安誦絃。實學苦宗守，義理芟清玄。力挽滄海流，將以障百川。曰予佩緒語，嘉會忻友仁。鄭許其師法，篤嗜意頗堅。昨宵風雨晦，雞鳴思故人。詎乏應求侶，盍如我所親。析楮寫倦念，努力策盛年。秋氣日蕭撼，嗇旃為道珍。”

《白華詩》卷壬收《答王子常同年詠霓見贈之作》，精心結構，歷數清儒

名家，見本譜附錄《李慈銘綜論》五“學術成就”。

十九日，以書贈孫星華、陳豪。

《日記》：“作書致孫生子宜，贈以《尚書後案》元刻一部，《國語補音》微波榭本一冊。……作書致藍洲，贈以阮刻日本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及物觀《補遺》，共四帙三十二冊。”

《冬暄草堂師友牋存》越縵致陳豪割第二十五通：“藍洲仁兄大人執事：奉去寄上海聯件並紹興李件即打入衣包可也及致眉叔兩件，希檢入行口。尚有家信一函，容傍晚趨寓面致。又送上《七經孟子考文》四套，此係今年新得，弟因已有阮太傅校勘記，故特轉贈足下，可為讀經之助。希即晒存。惟累馬力耳。晚間奉邀至福興居一叙，萬弗見卻。弟來寓時回往可也。即請行安，不一。年愚弟慈頓首。十九日。”

二十一日，吳寶清以《榴實山莊遺稿》索序。

《日記》：“吳郎中寶清來，和甫少宰之子也。以新刻少宰《榴實山莊遺稿》為贈，且索序。”

案：《榴實山莊遺稿》同治間刻本，無越縵序跋文字。

二十五日，為胡壽謙撰上父母壽序。

《日記》：“撰梅卿乞假歸祝堂上雙節壽序，別存稿。”

八月十二日《日記》：“梅卿以南海馮煥光校補江陰六德祇《皇朝輿地略》為贈。”蓋是壽序潤筆。

國家圖書館藏《湖唐林館文鈔》有《送胡光伯比部耆仲駕部兄弟乞假歸祝堂上雙壽序》。

二十日，代張子青撰墓志。

《日記》：“晡後，撰景州刑部郎中戈榮慶墓志，代張子青中丞作也。……因代人作，例不存稿。”

案：該文存《越縵堂駢散文類鈔》卷五。

二十五日，許子頌贈《真意齋詩存》。

《日記》：“子頌來，以其從父辛木會元《真意齋詩存》一卷為贈。”

九月初九日，赴慈恩寺登高之集，同遊者為周壽昌、陳彝、謝維藩、陳喬森、張之洞、王懿榮、董文煥、朱迥然等。

董文煥《董文煥日記》同日：“約同苻農前輩、香濤、謝慶伯、朱肯甫、李蕤客、陳逸山、王蓮生慈仁寺登高醞飲，暢談至日晡散。”《硯樵山房詩稿》之《九日邀同苻農前輩陳六舟彝朱肯甫迥然謝慶伯維藩温味秋忠翰孝達五編修王蓮生懿榮陳逸山喬森李蕤客三農部慈仁寺登高醞飲作》。《白華詩》卷壬《九日集宴慈仁寺昆盧閣用少陵宿贊公土室第二首韻》，

《駢體文》卷三《辛未九日慈仁寺宴集詩序》。

案：張之洞亦有《重九日遊慈仁寺》七古一首，見於越縵是月十六日《日記》，《張文襄公全集》未收。

周壽昌，字荇農。湖南長沙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詩文書畫皆負時譽。所著有《思益堂詩詞鈔》、《思益堂日札》、《漢書補注》。常與越縵商榷《漢書》事。見周禮昌《誥授光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周公荇農府君行狀》。

陳彝，字六舟，號聽軒。江蘇儀徵人。同治元年進士，授修撰，官至安徽巡撫、禮部侍郎。與越縵往來較密。著有《文恪公日記手稿》五十卷。

謝維藩，字翊天，號慶伯。湖南長沙人。同治元年進士，授編修。歷任廣東鄉試副考官、山西學政。所著有《雪青閣集》。見《晚晴簃詩匯》。

九月二十四日，撰周祖培行述。

《日記》：“爲允臣代撰文勤公行述，至夜成，約三千六百言。……此文是代人作，例不存稿。”

案：該文未見傳。越縵撰有《太子太保體仁閣大學士周文勤公神道碑》，存《文集》卷八。

十月初九日，點勘孫廷璋詩文集。

《日記》：“終日勘點孫蓮士詩文集，刪其七律七首、詩中小序二則、詞一首，改易十數字，悉正其誤文、奪文、古字、俗字，將以交伯寅刻之。”

初十日，董文煥贈《硯樵山房詩》初續集。

《日記》：“得董硯樵書，並贈所著《硯樵山房詩》初續集，詩學韓孟，亦一時之能手。”

《董文煥日記》：“贈李莼客詩刻一部。”

十七日，得陶方琦書。

《日記》：“得陶紫畛孝廉九月望日書，言欲搜輯許君《淮南子注》，兼采《說文》、《五經異義》諸書，以存祭酒古學。其志甚銳。書辭古艷，亦尺牘之佳選也。”

陶方琦，字子鎮。浙江會稽人。光緒二年進士。學有本源，精研《淮南子》。越縵弟子，惜早卒。所著有《湘麋閣遺詩》、《蘭當詞》、《淮南許高注異同話》、《許君年表》。傳見譚獻《陶編修家傳》。

二十一日，以手批書贈周文俞。

《日記》：“作書致允臣，贈以《卷菴閣》甲乙集及附《鮪軒詩集》，此予所素愛，行間手批幾滿。今允臣必欲得之，而新購全集中闕《城東酒壚記》一篇，是日鈔補即畢，遂割愛送去。”

二十四日，刪定三十四歲前詩成六卷。

《日記》：“錄壬戌以前詩畢，刪去戊午詩二首，定爲《初集》六卷，共四百五十四首。計自丁未始有詩稿四卷，以後庚戌至癸丑四年所作尤多，蓋通計之不下二千矣。今所存自甲辰迄壬戌幾二十年，而祇得此數，不過十分之二耳。得失寸心，尚難自喻，世之搖筆萬言、積稿尺計者，果何爲耶？壬戌以後，當別爲《二集》。”

二十六日，姚詩雅贈《西臯淺草》，言王星誠曾館其家。

《日記》：“姚致堂太守來，名詩雅，粵東人，以懷慶知府入都引見。王孟調客河南時嘗館其署中，且課其子禮泰，今日以重刻孟調《西臯淺草》四帙見贈，較伯寅所刻多詩九十餘首，皆丙辰以前家居作也。其中有次予勸其歸故山詩均五律四首、次予村居雜感詩七律十首、別予及魯蓉生、汪韻山市樓餞飲七律一首、同予宿青藤書屋五律一首、懷予養病柯山五律一首、又有芝社泛舟同予聯句五古一首，則予早亡其稿矣。隙駒早逝，篇翰猶新，感念平生，能無腹痛？”

案：王星誠詩集除《滂喜齋叢書》本外，《中國古籍總目·集部》著錄“《西臯殘草》一卷，附《補編》一卷，同治四年滑臺官舍刻本”，即姚詩雅刻本。滑臺即河南滑縣，王星誠曾客於此。

十一月十六日，撰陳壽祺、王星誠、孫廷璋傳。

《日記》：“夜撰陳珊士、王孟調、孫蓮士三君傳，未成。”十九日：“夜繕錄三子傳稿，將以寄伯寅侍郎，刻之三子集首。”

案：潘祖蔭刻《越三子集》，收有孫廷璋《亢藝堂集》、陳壽祺《陳比部遺集》、王星誠《西臯殘草》，因越縵與三人家居時同是言社社友，交遊頗契，故潘祖蔭刻三人著述時屬越縵爲之刪定，並分別爲之作傳。

冒廣生《小三吾亭詞話》卷五：“其後潘伯寅尚書刻《越三子集》，蕪客爲平子作傳云：‘君早失恃，比長而繼母又卒，山長恐君試失時，遂以君出後其從祖父，君不敢違。’是直揭平子之匿喪也！相知忠厚，何至惡語相加？其真如魏收云：‘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對！揚之則升九天，抑之則沉九淵耶？’”

又，劉禹生《世載堂雜憶·言社五星》不滿越縵揭露王星誠匿喪，云：“是直斥王爲匿喪不孝，並辱其尊人矣。時人目曰：言社五星聚會，今五星各有分野，且出沒不相見。甚矣！友道有終之難也。”

清代科舉應試規定極嚴，其引爲大戒之首即匿喪，丁父母憂不報而應試者，雖榜發獲中，亦必遭斥革。王星誠於咸豐元年中秀才，行釋菜禮，人皆吉服，唯王氏服青衣。彼時道光帝駕崩三月有餘，人皆以爲王氏爲國

卹，未曾深究。此時越縵亦同中秀才，如若因王第一、自己屈居第三而不滿，大可向有司告發。而若干年後，王作古人，爲其作傳，方道出此一段隱情，未必有“抑之則沉九淵”之意，忠於傳主生平事迹而已。且王星誠生前與越縵既是世交，又惺惺相惜，觀二人詩詞集中酬唱互答頗多，未見疏離，何云交惡？王星誠客死京師，越縵有《哭王平子五首》，悼之甚悲，其第二首云：“別爾三年望眼穿，長安相見鬢蒼然。天街瘦馬同車出，雨夜荒雞共被眠。寂寞每商身後事，輕狂難得客中憐。買山空有歸耕約，留取西鳧好墓田。”王卒後，越縵將其詩詞親筆鈔錄於《日記》中，俟他日付梓。復與諸友集資經營，將其歸喪故里；又以其遺集分致諸故友。二人自始至終未曾有嫌。越縵未負故友也。

冒廣生乃周星詒外孫，談及周星詒與越縵事，未免臆測。據陳誼《夏敬觀年譜》載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南京舉行國史館修纂會議，冒廣生與劉禹生同至，二人有交流。蓋劉禹生於周星詒與越縵關係之持論亦受冒影響，甚至直接引述冒氏之語。冒任國史館修纂之志傳、編年兩長編，其於越縵爲王星誠作傳之照史直書，橫加指責，甚至據此臆測越縵與傳主不和，則其所修人物志傳之客觀公允，有待考論矣。

二十六日，同董文煥、周壽昌、張之洞等消寒集會。

《董文煥日記》：“荇農前輩消寒第一集，會者味秋、香濤、肯甫、蕤客、信甫、麀伯、蓮生，六舟未至。”

《白華詩》卷壬《小寒夜香濤肯夫麀伯三編修温味秋贊善董峴樵兵備王信甫員外偕飲長沙周學士新居作》。

十一月，以《西鳧殘草》贈殷萼庭、孫垓、傅以禮、徐壽蘅。

《日記》初二日：“作片致殷萼庭，贈以孟調遺集一冊。”初四日：“作致子九、節子書，並附寄孟調遺集三冊。”初十日：“作書致徐壽翁，贈以孟調遺集一冊。”

孫垓《退宜堂詩集》卷四《題孟調明經栖鳧遺草並序》云：“愛伯民部自都門寄余《栖鳧殘草》，亡友孟調作也。孟調客大梁，己未應京兆試，中副科，遽卒。愛伯與陳珊士太史輯其殘稿百餘首，潘伯寅侍郎爲序而鐫之。余展讀愴然。長爪通眉，儼故人之在坐；殘膏剩馥，撫遺墨而滋悲。僕本恨人，詩以學哭。”

十二月初十日，以病辭消寒集會。

《董文煥日記》：“消寒二集，李蕤客以小病未至，賦詩見寄，次韻答之：‘……新交文字裏，能事酒尊前。獨恨西鄰客，清宵抱病眠。’”

《日記》：“得董硯樵書並和前日五律韻一首。”



《白華詩》卷壬《峴樵兵備招飲以小疾不往賦詩柬之》。

十二日，代潘祖蔭撰《亢藝堂集序》。

《日記》：“夜爲伯寅撰蓮士集序文，以偶散兼行，頗簡雅，例不存稿。”

案：《越三子集》之《亢藝堂集》有潘祖蔭序，或即是越縵捉刀者。

十四日，張之洞邀消寒集會，同坐有朱迥然、謝維藩、温味秋、陳彝、陳喬森、王應孚、王懿榮。

《日記》：“詣香濤消寒第三集，談宴甚暢。香濤言新得宋刻《曹子建集》，荇翁言舊藏有宋刻唐四傑詩文集，惜俱未得見耳。夜酒罷後，荇農、硯樵先去。香濤出所購宋畫《香山九老圖卷》，是漢軍御史李恩慶季雲所藏，題曰宋人所畫，亦無名字。時在坐者，予與肯夫、麀伯、味秋、陳六舟、陳逸山、王信甫、王廉生，計香濤，適得九人，相約各賦詩紀之。”

王應孚，字信甫。河北故城人。官刑部。

案：《白華詩》卷壬《消寒三集香濤出示宋畫香山九老圖卷即題長歌四十韻且訂西山之遊並柬肯夫》。

是年春，熊鏡心入都，以詩留別並索和。依韻答之。

《白華詩》卷壬《江右熊孝廉鏡心七十矣素未相識今春入都屢承過訪於其行也以詩留別且索和依韻答之》題注：“孝廉素究丹訣，嘗注《參同契》等書。來詩有云：‘君返天台求異土，長生別有海南方。’其‘勞君席帽頻相過，恨結秋風水一方’注云：‘君終未見予，故云。’

是年，孫德祖題《舟邁》、《秋夢》雜劇。

孫德祖《寄盦詞問》卷三《送入我門來·題蕪客越縵堂新樂府舟邁雜劇》：“白袷寒輕，紅牙拍短，深宵滿酌金杯。一縷春痕，兜得上心來。中年絲竹悲歡劇，更子影飄零身世乖。問脂溝膩漲，流紅還繞，何處歌臺？描寫蜃樓粉末，裁量鳳城宮錦，舊願新諧。旌節花穠，青鳥漫疑猜。休論快意酬恩怨，祇故國神遊亦壯哉！祝鴛鴦小牒，從今改注，憑仗良媒。”

又《消息·同上秋夢雜劇》：“孤負青春，青衫別淚，青樓遙夕。天樣蓬山，人生到此，可有雙飛翼？愁邊尋酒，酒邊尋夢，和夢也無消息。問爭似、人間天上，萬水千山難隔。淺斟綠醕，細拈紅豆，待寫斷腸新拍。怪底絲竹，吹成絳雨，遮得窗兒墨妝臺。何處詩魂欲度，偏是嬾雲無力搵啼痕，輕綃一幅，阿誰寄得？”

《霞川花隱詞》卷二（辛未）《湘春夜月·孫彥清孝廉見題舊制樂府秋夢舟觀事各一詞雨夜振觸舊愁賦此自憊並柬彥清》：“又天涯，暮窗疏雨瀟瀟。忍把舊恨新愁，都付與檀槽。誰分淚痕羅帕，自玉容人去，濕到今

朝。祇夢中指點，荒墳弔鳩，暗戶懸蛸。何堪更憶，枇杷舊巷，涼月單宵。鬢影淒涼，應祇對，空牀塵積，破屋燈搖。沈郎老矣，憾人天、綺語都消。算贏得、向長安倦旅，重翻舊恨譜，添訴無聊。”

編年詩：《辛未元夕別家人作》、《三弟四弟送至郭外金龍四大王廟而別作三絕句》、《舟至高橋小泊看月》、《武林寓樓喜季弟至》、《泊舟湖墅》、《自臨平至塘棲夾岸梅林花開甚盛作四絕句》、《過茶禪寺》、《舟泊楓涇》、《夕陽中過閔行時新駐水師營》、《滬上別季弟》、《黑水洋看月》、《晨過綠水洋見山東沿海諸山上午經膠萊境午抵燕臺望之眾成勞諸山作》、《抵大沽口見楊柳已垂垂矣感賦一絕》、《通州道中見桃花》、《途中見上冢者感賦》、《潘伯寅侍郎張孝達編修招集龍樹寺分紀以詩》、《潘星齋侍郎丈招飲小鷗波館後日感謝》、《比鄰徐壽蘅侍郎招飲以疾賦詩為謝》、《答王子常同年詠霓見贈之作》、《九日宴集慈仁寺昆盧閣用少陵宿贊公土室第二首韻》、《江右熊孝廉鏡心年七十矣素未相識今春入都屢承過訪於其行也以詩留別且索和依韻答之》、《小寒夜香濤肯夫麐伯三編修温味秋贊善董峴樵兵備王信甫員外偕飲長沙周學士新居作》、《峴樵兵備招飲以小疾不往賦詩柬之》、《伯寅侍郎饋銀為伏臘之資賦詩為謝》、《消寒三集香濤出示宋畫香山九老圖卷即題長歌四十韻且訂西山之游並柬肯夫》。

編年文：《王孟調明經棲鳧草序》、《弔包村文》、《與譚仲修書》、《陳壽祺王星誠孫廷璋三子傳》、《六世祖天山府君事略》、《太子太保體仁閣大學士周文勤公神道碑》、《重建宗祠碑記》、《與季弟書》、《海棠賦並序》、《西陵賦並序》、《城西老屋賦》、《七居》、《與王弢甫書·弢甫老弟同年侍者》、《答陶子績孝廉書·孟冬中旬得手教》、《庚午九日曹山宴集夜飲秦氏娛園詩序》（同治十年補作）、《辛未九日慈仁寺宴集詩序》、《史通通釋跋》、《戈榮慶墓志銘代》、《梅卿乞假歸祝堂上雙節壽序》、《周祖培行述代》（佚）、《重刻功過閣序》（佚）、《亢藝堂集序代潘祖蔭》。

編年詞：《南浦·辛未初秋為吳碩卿水部題潞河話別圖即送其挈眷還吳門》、《臺城路·秋夜偕周子千水部允臣農部幼翹解元飲贈舊歌者》、《臨江仙·以團扇畫放翁小像詒少宰潘星齋先生》、《臨江仙·秋日晚涼坐庭下讀書有懷曉湖浦江官舍》、《御街行·早秋邸夜風雨中作》、《湘春夜月·孫彥清孝廉見予舊制樂府秋夢舟觀兩闋各題一闋以贈京邸雨夜根觸舊愁賦此自憊並柬彥清》、《高陽臺·辛未夏送計偕諸子還里》、《望海潮·秋日偕明越諸子夜飲錢唐江袁氏舟中達曙而散賦此解》、《疏影·題顧南雅通政為姬人所作紅梅小幅用白石元韻》、《甘州·題董峴樵兵備粉東老屋校書圖兼送

之官隴右》。

【時事】 命李鴻章爲全權大臣，在天津與日本議訂修好條約。俄羅斯入據伊犁。

譚瑩(1800—)卒。莫友芝(1811—)卒。

## 同治十一年壬申 一八七二 四十四歲

正月十五日，詣朱迢然家消寒。

《日記》：“夜詣肯夫家，作消寒集，坐者苻農、硯樵、信甫、香濤、逸山、磨伯、廉生，肴饌鮮潔。二更後歸。”

《董文煥日記》同日：“蕪客、肯甫作消寒七集，以肝氣疼，未終局返。”

二十三日，撰沈寶森母壽序。

《日記》：“爲曉湖撰其母陸太孺人七十壽序，至夜成。”

《國立浙江大學校刊》第一百十五期《李慈銘遺文》，推仔《琴畫室漫錄》著錄《沈母陸太孺人七秩壽序》，末署“誥授中憲大夫戶部陝西司郎中加二級愚侄李慈銘頓首拜撰”，第一百十六期《李慈銘遺文(續)》則著錄云：上期載的那篇駢文，是李慈銘從北京託人帶給沈曉湖的，信封面上書“敬求代上曉湖老哥平安書”，下署“期慈銘頓首”，反面中縫書“九月十一日都門寄”，上下封口，還蓋着□□(案：原闕)四方印記。信封上的字和文章的字一樣。……這篇壽序和盟約，據說原藏自沈家，頃由友人處輾轉得著，爲免散佚起見，所以把它錄出來。

二十六日，錄《道德真經集注釋文》。

《越縵堂讀書簡端記續編·道德經考異》：“壬申正月小盡日，以璜川吳氏所刻道藏本彭耜《釋文》過錄竟，並校是本及陸氏《釋文》，其所載陸語，與今本同者悉不贅錄。吳刻間有誤字，其明顯者稍微改正，餘皆仍之。愛伯記。”

二月初三日，赴張之洞等之招，餞朝鮮使臣閔致庠、朴鳳彬。

《日記》：“午後赴香濤三君之招，集者苻丈、硯樵、肯夫、信甫、磨伯、味秋、六舟及朝鮮使臣閔致庠、字經國，彼國刑曹侍書判樞密，秩一品。朴鳳彬，字綺園，彼國辛未慶科榜眼，翰林院編修，內閣直閣事，秩三品。共主客十三人。予詢其王爲李氏二十四傳，名熙，年二十一矣。至其國之史事，茫然不知也。觀諸君贈答詩，香濤爲最。是日兩席並設，賓皆東面，頗有古意。”

《白華詩》卷壬有《贈朝鮮使臣閔經國致庠判樞朴綺園鳳彬直閣即送其歸國二首》。

二十二日，潘祖蔭囑校孫廷璋集，並贈以書。

《日記》：“得伯寅書，屬校蓮士集樣本，並贈《竹汀日記》、葉潤臣《橋西雜記》各一冊，即復。”

三月初三日，同董文渙、王應孚遊龍樹寺並賦詩。初六日，命僕冒雨送詩與董。

《白華詩》卷壬《壬申上巳日王信甫員外邀同董峴樵遊城南龍樹寺峴樵賦詩見寄即次其韻二首》。

國家圖書館藏《咸同間名人詩箋》有董文渙之《上巳日同人遊龍樹寺作錄呈蕤客仁兄大詞壇正句》，末署“弟董文渙拜稿”。收入《硯樵山房詩稿》，云《上巳日同蕤客信甫遊龍樹寺》。

《董文渙日記》初六日：“蕤客詩函至，其僕以雨僦驢騎來者，蕤客作上巳遊龍樹寺……又一絕亦饒有趣，即紀僕騎驢事，亦長安一佳話也：‘窮巷寒陰幾斷炊，主人癡絕撚吟鬚。被他衝雨奚口笑，代僱疲驢爲送詩。’”

案：董文渙所記越縵絕句不見於越縵著述中。

初七日，董文渙招飲。

《日記》：“傍晚詣香濤，同詣硯樵齋頭夜飯，談至五更，步歸寓就枕，曙鴉啼矣。”

《董文渙日記》：“晚招香濤、蕤客暢飲，談至雞鳴。”

十三日，董文渙贈《閻潛邱年譜》，後十日，復邀飲。

《日記》：“得硯樵書，並贈閻譜。”

《董文渙日記》二十三日：“是日有人送酒席，即邀諸君過飲，荇老、磨伯、六舟、肯夫未至，飯後與香濤、蕤客、信甫、味秋、蓮生談夷務久之。”

《日記》二十三日：“研樵招飲齋中，晚赴之，香濤、信夫、味秋、木夫、廉生皆至。”

二十六日，爲潘祖蔭刪定張洵詩並序之。

《日記》：“再刪張文節詩，去四十首，共存百七十首，大致清婉可誦。爲伯寅撰張集序。”《文集》卷六有《跋張文節公遺集》。

潘祖蔭之《張文節公遺集序》（見《滂喜齋叢書·張文節公遺集》卷首）曰：“其詩二百餘首，蔭爲之審定，且屬李愛伯農部選擇其十之六七校付之梓。”

二十八日，得董文渙、姚禮泰贈書。

《日記》：“得硯樵書，以新刻《詠樓盍簪集》四冊爲贈。”

“姚禮甫來，不晤。贈其尊人所刻《詩詞韻輯》一部、琅嬛仙館本《佩文詩韻》及戈順卿《詞林正韻》也。又贈孟調《西臯殘草》十冊。”

姚禮泰，廣東番禺人。姚詩雅子。《越縵堂日記》同治十年：“番禺姚禮甫來，名禮泰，王孟調弟子，庚午順天舉人。”

四月初四日，董文渙題《湖塘村居圖》。

《日記》：“得硯樵書，並惠題《湖塘村居圖》五古一首，甚雅鍊可誦。”

《董文渙日記》三月二十九日：“蕪客過，坐談移時，屬題《湖塘村居圖》。

《湖塘村居圖為蕪客題》：‘山水合成村，柯西勝卜居。’”云云。

《董文渙日記》四月初四日：“蕪客農部，曩識之穎叔坐間，嶺岸磊落，有天際生人之想。會備兵甘涼，匆匆出都，未及讀其詩也。去年復謁選北來，朝夕過從，與聯文酒之會，始獲觀其所作，初法溫李（案：“溫李”二字用筆劃去，旁寫“中晚”，蓋指中晚唐），繼規沈宋（案：“沈宋”亦劃去代以“韓杜”），巧縵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絕去浮靡，雜弄金碧，揉飾丹素，奇芬異秀，洞蕩魂魄。七言古今體，尤多巨制，他作亦清麗居宗。孝達編修同年嘗言，近時詞章家，浙之李尊客、楚之王壬秋，殆無倫匹，誠非虛譽。夫耽吟嗜學，又得優遊郎署，假以著述歲月，所造蓋未可極。風塵奔走，此事又將中廢，能無慙然？讀竟，僅書數語歸之，以為他日相思之助云。”

初六日，作書致董文渙，辯“初法溫李，繼規沈宋”之非，強調以人品定詩品。

《日記》：“得硯樵書，還詩集。作書致硯樵，極言作詩甘苦，以硯樵題予詩，謂‘初學溫李，繼規沈宋’，予平生實未嘗讀此四家詩也。……然‘明秀’二字足盡予詩乎？蓋予近與諸君倡和之作，皆僅取達意，不求高深，而香濤又未嘗見予集，故有是言也。若王君之詩，予見其數首，則粗有腔拍，古人糟魄，尚未盡得者。其人予兩晤之，喜妄言，蓋一江湖唇吻之士，而以與予並論，則予之詩亦可知矣。香濤又嘗言壬秋之學六朝不及徐青藤，夫六朝既非幽奧，青藤亦不學六朝，則其視予詩亦並不如青藤矣。以二君之相愛，京師之才亦無如二君者，香濤尤一時傑出，而尚為此言，真賞不逢，斯文將墜，予之錄錄，不可以休乎？逸山嘗言：‘以王壬秋似李愛伯，予終不服。’都中知己，惟此君矣。”

初九日，董文渙復書，改稱越縵詩“初法中晚，繼規韓杜”。

《日記》：“得硯樵書，並別撰題詞一通，則許以老杜矣。性識素定，豈可強哉？然硯樵之謙退，予之直諒，亦近世所少。因復作書，略言今日名士流弊，可以相戒相勉之故。”

十八日，爲董文煥題畫。

《董文煥日記》：“愛伯題《衝雪圖》至。”

《白華詩》卷壬收《再爲峴樵題秦宜庭所畫太華衝雪第二圖》詩。

十九日，張之洞以“雄秀”論越縵詩。

《日記》：“得香濤復，言予詩‘雄秀’二字皆造其極，真少陵嫡派，其火候在竹垞、阮亭之間，竹垞、阮亭七古皆學杜也。此語殊誤，阮亭七古平弱已極，無一完篇，豈足語少陵宗悒？竹垞亦僅規東坡耳。若予此詩，擬之空同、大復，則殆庶乎。”

案：董文煥言越縵詩學溫李沈宋，復言似杜甫似韓愈；張之洞言其詩學朱彝尊、王士禛。越縵均不首肯，自言“學詩之道，必不能專一家、限一代，凡規規摹擬者，必其才力薄弱，中無真詣，循牆摸壁，不可尺寸離也”。

二十九日，劉有銘邀飲素絲堂。

《日記》：“午赴劉緘三師之招，香濤及江南同年過竹曇、王鶴卿兩孝廉已俱在。飲於素絲堂，去年新闢置也，前後頗有花竹。酒畢，登其北樓，高敞可眺數里，長簾四垂。偕香濤、仙洲及其西席張颺坪茗談久之。颺坪布衣，喜言詩，香濤之族子，亦緘師之姻也。”

張祖繼，字颺民。直隸南皮人。有《颺民詩鈔》。

五月十四日，得陶方琦書。

《日記》：“得陶子珍三月廿八日書並所撰《淮南許注叙》，考訂甚密，文亦爾雅，書翰古奧尤絕。子珍力追漢魏，孟晉迨群，海內少年未見其比，吾邑古學，其在茲矣。”

十五、十六日，得潘祖蔭贈書。

《日記》：“得伯寅書，以新刻常州《楊汀鸞詩文集》兩冊爲贈。”

十六日：“再得伯寅書，以戴望所刻《論語注》一冊爲贈，且言其人爲陳碩甫高第弟子，書甚可觀。”

十六日，復函潘祖蔭，論時下金石學風之弊。

《日記》：“復伯寅書，言金石固不可不講，而近之後生往往全不讀書，惟持一破瓦之背，以爲是漢也魏也，一壞象之髻，以爲是北魏也北齊也。模黏文字，不識點畫，而曰可正《說文》；杜撰年號，不辨時代，而曰可補正史。文理不通，字體不正，而遊揚聲氣，干謁公卿，警行妄言，習爲狂傲，是風氣之大害，所當防其流弊者也。”

張舜徽《清人筆記條辨》卷九云：“大抵治學有本末先後之辨。如治史學，則讀正史、《通鑑》，其本也；取金石以證史實，則在其後。治文字，則

講明六書，以通貫形聲義，其本也；取殷周刻辭以定許書，則在其後。自清末殷墟甲骨出土，晚近學風，率賤簡編而尊遺物，不肯低頭靜氣讀常見之書，乃欲從事考證，其疏陋甚於往時。甚者且舉此為初學入門之具，緩急失序，竊所未喻。”

十八日，張之洞題《湖塘高卧圖》。後九日，復有《題蘿龕黃葉圖》。

《張文襄公全集》卷二《題李蕊客慈銘湖山高卧圖》(是年五月十八日作)：“江南山水數會稽，會稽無如鏡湖西。水甘能釀千日酒，山深可著高人栖。良田萬畝稻熟，中歲一畝收十斛。鰕菜如土不論錢，荷芰如雲高過屋。季真棄官甘投老，放翁曾為楊梅飽。越縵先生逋峭人，卜居踏遍山陰道。幾時上冢年年來，欲專一壑誰相猜。精舍便沿鷗波築，養堂正對屏山開。奉母躬耕此願畢，一椽未就到今日。塘上人家長子孫，墓田丙舍徒蕭瑟。釋之久宦產亦減，長卿為郎思自免。逢人便索圖村居，要令家山常在眼。可憐畫手矜簡略，谿樹不春山容薄。新豐門巷無處尋，聊伴越吟解寂寞。買田陽羨知何時，伸長樂志空文辭。有山無錢賣不得，勸君勿被巢由欺。”

案：國家圖書館藏《杏花香雪齋詩集》附卷：“張香濤之洞題《湖塘村居圖》長歌一首，情文宛轉，音節擘舒，上可追香山、放翁，下不失梅村、初白，一時之秀出也。壬申年五月二十八日，越縵李慈銘記。”

《日記》二十七日：“得香濤書，並題《蘿龕黃葉圖》五古一首，甚清瘦可憐。”

案：《張文襄公全集》未見有題《蘿龕黃葉圖》詩。

六月初一日，潘曾瑩以《小鷗波館文集》索序。

《日記》：“得潘星翁書，以所著《小鷗波館文集》屬閱，且索序，即復。”  
“為潘星翁文鈔寫一跋，即作書致之。”

案：該跋文今未見傳。

十二日，撰姚詩雅父壽序。

《日記》：“為姚檉甫撰其尊人致堂太守五十壽序散文，不起草。”

案：該文未見傳。

十九日，同謝維藩、陳彝等遊什剎海賞荷。

《日記》：“磨伯辨色來敏門，遂呼車同過陳六舟，許入宣武門、西安門，過金鰲玉棟橋……至什剎海。香濤、肯夫、廉生、吳清卿、顧緝庭及陸編修懋宗已先在。是日觀荷者士女填集，百貨列衢……荷香襲人，宮殿在煙林雲水間，頗有仙山縹渺之想。”

夏，與潘祖蔭、張之洞、嚴玉森、胡澍等為消夏聯吟。

《潘文勤公年譜》同治十一年：“夏，與諸名士銷夏聯吟。兄首唱六律，一拓銘，二讀碑，三品泉，四論印，五選硯，六檢書。張孝達、李愛伯、嚴汝成、胡甘伯、王正孺、陳逸山皆有和作。刻《壬申消夏詩》。”

越縵有《伯寅索和消夏六詠為拓銘讀碑品泉同錢論印還研檢書走筆成長句答之》、《題伯寅所藏順治薦紳錄》等詩，收入《白華詩》卷癸。

嚴玉森，字鹿谿、六希，號虛閣。江蘇儀徵人。同治十二年舉人，官至戶部主事。所著有《虛閣先生殘詩》、《虛閣遺稿》。同治十一年與越縵唱和較多。

閏六月，庭中海棠花重作花，潘祖蔭、嚴森玉有詩唱和。

潘祖蔭有《愛伯庭中新植海棠閏六月重作花賦柬》：“一樹垂垂瘦可憐，似聞手植曲闌邊。已隨艷日爭宮體，更借餘霞補綺天。漢苑夢回深雨後，蜀屏露挹早秋先。何妨美醞傾千斛，共醉花前笑作顛。”（見《壬申消夏詩》）

嚴玉森《虛閣遺稿》卷一有《李愛伯侍御慈銘庭中海棠閏六月復花伯寅侍郎欣然有作愛伯和之侍郎並以兩詩命和爰賦長句》。

《白華詩》卷壬《寓庭新栽海棠閏六月重作花甚盛鄭盒侍郎枉詩見贈次韻奉答》詩。

七月初三日，以《越三子集》寄孫垓、傅以禮、周星詒。

《日記》：“以《越三子集》、河南重刻王孟調集各三冊寄子九、節子及周季貺。”

十三日，訪朱適然。

《朱適然日記》：“蕓客來，留午麪。”次日：“蕓客饋蓮秫、鴨。”

二十日，撰徐樹銘父壽序。

《日記》：“為壽術師撰其太翁漁城先生七十雙壽序，以整散兼行之，凡九百餘字，不存稿。”

案：該文未見傳。

七月，與胡澍、陳彝、張之洞、吳大澂、謝維藩等集潘祖蔭鄭盒，祀鄭玄生日。

《駢體文》卷四《壬申七月北海鄭司農生日集鄭盒記》：“鄭盒侍郎……爰集同志，肅炷瓣香。碧雲拂塵，清風奉手。花竹和氣，箋映於一庭；彝鼎古風，匍匐乎四座。秀眉明目，猶見禮容，幅巾布衣，不稱官閥。……是日集者，胡澍甘伯、陳彝六舟、張之洞孝達、吳大澂清卿、謝維藩磨伯及慈銘等共十二人。”



國家圖書館藏《十四家書劄》越縵致潘祖蔭云：“鄭君像拙記錄訖奉教。荒率不稱，有污高繪，乞指正之。其中嚴君名字，一時記憶不真，希補填爲幸。前乞數書，《秉燭編》、《易消息圖說》，求再惠兩分。《邵蕙西集》再惠一分，《消夏詩》再惠三分（拙詩已□正否）。張肖翁集並沈文忠日記如已刻成，求各惠一分。張集能惠兩分尤感。《秉燭編》及邵詩集，朱肯夫所轉乞也。比十日來，感涼身熱，痔又大發，前數日至不能坐起，稍愈當趨謁面罄，一呈瑣嬪主丞。敬上鄭盒侍郎大人坐下。慈頓首。”

案：是劄首云題鄭君像，其與諸人蹤迹，姑繫於此。

八月初十日，訪朱迥然，同詣張之洞清談。

《朱迥然日記》：“晡後蕪客來談，留晚麪。乘月偕過孝達丈，適逸三、清卿、廉生及胡石垞戶部皆在，遂設清談，二更始歸。”

中秋，與諸友携酒食飲於天寧寺。

《日記》：“至天寧寺，香濤、肯夫、磨伯、逸山已先在，僅五人耳。香濤携酒，肯夫携燒鴨、曼頭，磨伯携月餅，逸山携果品，予携蟹四十放。寺後土榭已爲人占。飲於一小室中，寒氣可弔也。”

《朱迥然日記》：“午後出彰儀門至天寧寺，蓋昨夜孝達丈所約也。至則孝丈、磨伯、逸三已先在，蕪客亦至，僅五人耳。孝丈携酒，蕪客携蟹，磨伯携月餅，逸山携諸果，余携炙鳧、菜餛飩頭，雜然前陳，布席而飲，談笑甚歡。”

二十二日，以駢文《七居》寫寄沈寶森。

上海嘉德拍賣有限公司 2005 年春季拍賣品《李慈銘墨蹟》，有《七居》一文，末有越縵親筆識語云：“此辛未仲夏寓都門之打石廠旅店中所作，慈屬史寶卿同年代錄一分寄呈曉湖大兄有道清賞並教正之。壬申秋分後一日慈銘記。此文錄兩首，以一寄平君景蓀。跋尾時□詢景蓀山水古蹟數條，其後署款遂誤作景蓀，精神流漂，即此可見。曉湖諒不責之。”前有“白華絳樹閣精課”朱文印。

案：是年八月二十一日秋分。

八月二十四日，朱迥然錄越縵文，並送還《日記》。

《朱迥然日記》：“阿六錄蕪客文畢，並《日記》一冊送致。”

《日記》：“得肯夫書，送令郎所錄文來。”

案：朱迥然服膺越縵文才，命人鈔錄其詩文，譬如同治十三年《朱迥然日記》中錄越縵詩歌二十二首，皆越縵當年所作，可見其詩篇一出，都中爭相傳鈔，良非虛語。

九月十一日，得閔致庠書，次月贈以《越三子集》。

《日記》：“得朝鮮人閔致庠樞判書及其國王李氏二十八世謚號名字，並

贈茶、墨、箋、扇四事。”

十月初八日：“作復朝鮮閔致庠樞判書，並贈以《越三子集》一部、箋紙四束。”

案：越縵後著成《朝鮮國王謚錄》，當依閔致庠所提供文獻。

十七日，以書贈傅以禮。

《日記》：“作復傅節子書，再贈以《越三子集》、《邵位西集》、《消夏唱和詩》各一部。”

十月初九日，至安徽會館，公宴朝鮮使臣朴璫卿。

《日記》：“午後，同肯夫同詣安徽會館，公宴朝鮮使臣朴璫卿，苻丈、麀伯、香濤、味秋、廉生、清卿皆至。飲於碧玲瓏館，頗有竹石，清池曲闌，垂楊映之，為最佳處。”

吳大澂，字清卿，號窻齋。江蘇吳縣人。同治七年進士。甲午戰爭，自請率湘軍出山海關拒敵，兵敗革職。精金石文字。所著有《窻齋詩文集》、《窻齋集古錄》等。見俞樾《前湖南巡撫吳君墓志銘》。

二十五日，撰張梅巖試律序。

《日記》：“為張梅巖撰其試律序。”

案：該序文未見傳。

張梅巖，浙江會稽人，官新城縣教諭。與李氏是姻親，越縵稱其為“姑丈”。《日記》光緒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梅巖名馨，本名景照。”

三十日，潘祖蔭贈《曾文正公文鈔》，後十七日，復贈《東津館文集》。

《日記》：“再得伯寅書，贈新刻《曾文正公文鈔》一部，共四卷，遵義黎庶昌所編也。又元和陳克家梁叔《蓬萊閣詩錄》一冊。”

十一月十七日：“得伯寅書，並以功甫舍人《東津館文集》兩冊為贈。”

十一月初四日，校勘《國語》。

《日記》：“夜校《國語·周語》一卷。”

《越縵堂讀書簡端記·國語》：“壬申十一月初四夜校起，至初五夜訖三卷，是年都中冬暖，尚可衣綿，不用爐火。此日晝陰，明當有雪。夜漏十下。愛伯記。”

“同治壬申冬至，日在壬寅，據士禮居原刻本校訖。其新刻誤者徑改之，本誤者乙其旁而識其眉尚。多取王氏念孫父子、汪氏遠孫之說，間附管見。黃氏札記所已及者，或仍載一二，取便讀耳。越縵學人李慈銘記。”

“壬申十一月二十日並校訖。愛伯記。”

十一月初七日，訪朱迥然，同過張之洞。

《朱迥然日記》：“蕪客來談，同訪孝達丈，日暝歸寓，留夜餐，以車

送之。”

十二月二十四日，以《西鳧殘草》贈呂耀斗、路朝霖。

《日記》：“作片致庭芷，贈以王夢調遺集一冊，又以一冊贈路訪巖。”

路朝霖，字覃叔。貴州畢節人。光緒二年進士，官至河南候補道。所著有《紅鵝館詩集》。

**編年詩：**《贈朝鮮使臣閔經國致庠判樞朴綺園鳳彬直閣即送其歸國二首》、《太華衝雪圖爲董峴樵觀察題》、《嶺嶠望雲圖爲楊理庵檢討泰亨題》、《彭侍郎玉麀畫墨梅爲謝麀伯編修題時湘鄉使相近逝》、《題峴樵粉東老屋校韻圖》、《壬申上巳日王信甫員外邀同董峴樵游城南龍樹寺峴樵賦詩見寄即次其韻二首》、《暮春十四日伯寅孝達招同秦宜庭董峴樵陳逸山吳清卿諸君極樂寺賞海棠酒畢復同游三貝子花園》、《後三日偕肯夫慈仁寺看花復出右安門訪花之寺海棠遇方勉甫舍人恭釗兄弟留飲至日暮而歸》、《後四日偕許竹韻編修景澂方勉甫舍人濮子泉兵部子潼朱鼎甫孝廉一新兩同年再至極樂寺看海棠復遊可園而歸》、《次日復偕荇翁孝達肯夫逸山磨伯味秋六舟諸君過花之寺餞峴樵同孝達作孝達以花事已過爲恨即取其意調之》、《晚飯於庭中槐陰下月影隔樹流光滿案因以一詩寫之》、《爲伯寅題東堂喜雨圖二首》、《再爲峴樵題秦宜庭所畫太華衝雪第二圖》、《敬題文宗御畫馬石刻本賜伯寅侍郎上幅有御書少陵詩雄姿逸態四句》、《題峴樵玉泉院聽泉圖二首》、《題伯寅藤蔭老屋勘書圖》、《輓周允臣戶部文俞二首》、《夏初偕宜庭峴樵香濤六舟甘伯逸山磨伯諸君夜飲半舫醉後走筆作歌》、《劉鑄山師招飲新齋偕孝達登新構北樓坐話時四月晦日》、《伯寅索和消夏六詠爲拓銘讀碑品泉同錢論印還研檢書走筆成長句答之》、《題伯寅所藏順治薦紳錄》、《和紱丈喜雪詩韻》、《紱丈復賦一詩索和又賡答之》、《題潘星丈庚戌分校禮闈畫蘭三絕句》、《爲清卿題金孝章俊明墨梅冊三絕句》、《歲晚讀書寄伯寅侍郎》、《自題霞川老屋圖》。

**編年文：**《跋張文節公遺集》、《壬辰七月北海鄭司農生日集鄭盦記》、《三山世隱圖記》、《上順德座師書·庚午之冬》、《沈母陸太孺人七十壽序》、《姚政堂太守五十壽序》(佚)、《漁城先生七十雙壽序》(佚)、《張梅巖試律序》(佚)。

**編年詞：**《金縷曲·題陽湖女士左冰如恭人錫嘉自繪孤舟入蜀圖》、《菩薩蠻·題星翁月季蘭花畫扇題句》、《菩薩蠻·題王子常同年桃花潭水圖即送其還台州》。

【時事】 曾國藩卒，以李鴻章爲大學士。容闈等率第一批學生詹天佑等三十人赴美留學。

曾樸（—1935）生。

## 同治十二年癸酉 一八七三 四十五歲

正月，得友朋贈書數種。

《日記》十七日：“得王眉叔十二月十二日書，並寄其新刻《笙月詞》兩冊。”

二十一日：“作書致伯寅侍郎並王眉叔詞一冊，且索其所刻王象之《輿地碑目》，得復。”

二十五日：“得胡雲楣片，贈汪龍莊《病榻夢痕錄》一部，並別以一部屬爲校勘。是書去年龍莊先生孫建昌知縣世金所重刻也。”

胡燏棻，字雲楣。安徽泗縣人。同治十三年進士。官至廣西按察使，籌建北洋新軍。

二十六日：“得伯寅復，以所刻滂喜齋十六種自《易消息圖說》至《壬申消夏詩》共爲一帙見贈。”

二十九日：“得潘紱文書，以《莫猶人墓表》、《張端甫遺集》各一冊爲贈。”

二月初一日、初二日，自課制藝。

《越縵堂時文》第四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末署“癸酉二月朔日自課作”。

第五篇《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末署云“癸酉二月二日自課作”。

初九日，作書致王詒壽，力阻將己詩入《浙中七子集》。

《日記》：“作致王眉叔書。眉叔前書言有朱君者刻浙中七子詩，眉叔從慎齋處索得予詩數卷付之，此甚無謂。朱君既未知姓名，未必有論定高下之識，其餘六子不知誰某，以予心目中衡之浙人，亦未見有卓然名家者。況慎齋所鈔皆予未定之本，強以湊數，既非所甘，未理之璞，又非所寶，此蓋由私心所從臾，借韻語爲標榜，徒禍梨棗，祇覆瓿甄。近來浙士噉名，遍求延譽，喜刻著作，而不知適招笑譏，有損無益也。因致書眉叔，力阻止之。”

案：今未見有《浙中七子集》。越縵與王詒壽書，僅於日記中略存大意，原書今已不可考。

初十日，以《炳燭編》贈朱迥然。

《日記》：“作片致肯夫，贈以《炳燭編》二冊。”

二十七日，訪朱迥然，與談晉惠帝事。

《朱迥然日記》：“蕓客來，言晉惠帝慧駭可嘆。”

二十八日，蒐集先人詩，將寄鍾駿聲刻入《養自然齋詩話》。

《日記》：“近日仁和鍾雨辰修撰輯錄詩話，皆取潛德以往之人，凡見在及顯貴者不錄，其例甚佳。因搜輯先六世祖天山府君詩七首……先曾祖構亭府君詩三首……先本生祖父蘊山府君詩五首……先君子竹邨府君詩一首……將寄修撰刻之。”

三月初二、三日，兩得潘祖蔭贈書。

《日記》：“得伯寅書，贈所刻先太傅《有真意齋文集》兩分，屬以一轉贈肯夫，且借《珍藝宦全書》。即復。”

初三日：“得伯寅書，贈所刻戴文節《古泉叢話》及《陳梁叔集》，又各以一分及《功甫小集》屬轉贈肯夫。”二十一日：“跋戴鹿牀《古泉叢話》。”

十三日，陶方琦以《金糜閣詞》索序。

《日記》：“得陶子珍二月十六日書……《金糜閣詞》索予作序。”

案：陶方琦傳世有《蘭當詞》、《金糜閣詩詞》。《霞川花隱詞》卷二有《念奴嬌·題陶子績〈蘭當詞〉》。

二十五日，同朱迥然等遊慈仁寺。

《朱迥然日記》“偕蕓客遊慈仁寺，適雲孫、清卿、緝庭至，席地茗談，頗得幽趣。晚至廣和小酌。”

四月十二日，鄧琛以《荻訓堂詩鈔》相質。

《日記》：“黃岡鄧獻之琛來，以所著《荻訓堂詩鈔》五卷來質。……詩雖不工，自非今之俗吏也。”五月二十六日：“鄧君錄示所題拙集七古一首。”三十日：“鄧獻之再送所作續集詩一冊及已刻詞一卷。”

《白華詩》卷壬收《題黃岡鄧獻之詩集即酬其見贈之作獻之以蒲縣令改官入都者》。

鄧琛《荻訓堂詩鈔》卷六有《讀李蕓客農部白華絳柎閣詩集》。

五月初十日，得譚獻書。

《日記》：“得譚仲修杭州書。中有言陶子珍生咸豐以後，而為嘉慶以前學問，掇拾補綴，勤則勤矣，大義微言，恐不在是。欲挽之以百家專門經師孱守，惜不能與之共學三年云云。其意蓋指公羊也。仲修，予舊交，質敏好學，近人中極難得，而心粗氣浮，不能研討。自剽竊陽湖莊氏、武進劉氏、邵陽魏氏一二之書，及其鄉邵位西《緒論》，遂以大言自欺欺人。夫學問惟求其是耳，漢宋且不必分，何論嘉慶以前、咸豐以後？吾不知今日之所謂學問者何在，又不知其所得之微言大義，果何在也？”

案：陶子綬方琦，越縵門弟子，同鄉，勤學崇古。譚獻，越縵二十四五歲時舊交，後又同司浙江書局校勘。藉此信札可知，越縵同陶方琦承襲乾嘉諸儒實事求是之學，而譚獻為時風所染，喜談《春秋公羊》之微言大義。

六月十一日，潘曾瑩贈以新刻詩詞集。

《日記》：“得潘星翁書，以新刻詩詞集見詒。” 九月三十日：“得星丈書，以新刻《小鷗波館詩集補錄》二卷為贈。”

《白華詩》卷癸有《潘星齋丈以新刻小鷗波館詩集補集見示率題二首》。

案：越縵與潘曾瑩詩詞唱和頗多，《日記》中附錄其詩數首，有未收入《小鷗波館詩集》及《補錄》者。

十八日，《弟子職集解》校畢，自跋之。

《日記》：“是日鈔《弟子職集解》竟。取程氏瑤田、孫氏同元說補正其未確者數條。又時下己意申釋之，後係以跋一首，將更寫清本梓行，此予欲為家塾四書之一也。”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弟子職集解校補》一卷，稿本。朱絲欄，每半葉十行，卷端鈐“越縵堂”朱文方印。跋尾署云“李慈銘書於京師鐵門寓舍”。

二十一日，歐陽修生日，潘祖蔭設家宴，與陳彝、張之洞、吳大澂、王懿榮、吳景萱、嚴玉森等同席。

《日記》：“晡時赴伯寅侍郎之招，坐有六舟、香濤、清卿、廉生、碩卿、顏六谿、顧緝廷及陳庶常寶、鮑知府康。二更歸。”

陳彝《文恪公日記手稿》：“伯寅司農家晚飯，歐公生日，而不焚香，同坐鮑子年、李蕊客、張香濤、王廉生、吳清卿、陳百生寶、顏六谿、顧緝亭、吳□□(原闕)。”

二十四日，撰《擬經進萬壽無疆賦》。

《日記》：“撰《擬經進萬壽無疆賦》一首並序。”

案：該文今未見傳。

閏六月十四日，以《越三子集》贈孫廷璐。

《日記》：“夜作致孫琴士陝西書，並寄去《越三子集》兩部。”

孫廷璐，浙江山陰人，越縵知友孫廷璋兄，由國子生授兩淮鹽庫大使，知陝西山陽等縣，以軍功保升知州。

十七日，傅以禮贈《同姓名譜》。

《日記》：“向永大信局取來今春傅節子所寄贈陳士莊《同姓名譜》鈔本十冊，共二十八卷……此書予與節子同見之沈氏味經堂，次日予往購，

而節子先取去，云仍以歸予，今竟能不食言，亦可尚已。”

三十日：“跋陳氏《同姓名譜》。”

《越縵堂讀書記·同姓名譜》末云：“閏六月晦李慈銘愛伯記。”

七月初四、十一日，得李少石、潘祖蔭贈書。

《日記》：“李少石太守自保定寄贈其從父杏村先生《左傳賈服注輯述》一部。”十一日：“得伯寅書，送其令叔《玉詮詞》一冊。”

八月十四日，以銀四兩壽馬淑人五十初度。

《日記》：“作致內子書，並寄家用銀十兩、壽禮銀四兩，以內子九月十八日為五十初度矣。糟糠之妻，百年倏半，南北異地，一椽未安。未辦王陽之金，聊比東方之肉，牛衣展淚，雁帛緘情，寄此區區，略勝從公終餓死耳。”

九月十二日，同呂耀斗、陳喬森、陳彝、鄧琛飲夕照寺，餞謝維藩督學山右。

《白華詩》卷癸收《重九後三日偕庭芷六舟逸山鄧獻之郎中琛飲城東夕照寺並餞磨伯督學山右酒畢同遊萬柳堂四首》。

鄧琛《荻訓堂詩鈔》卷六有《同呂庭芷耀斗陳六舟兩編修李蕤客郎中陳逸山主政集夕照寺觀廉野雲萬柳堂圖即送謝磨伯督學山右》。

十三、十八日，潘祖蔭囑撰文。

《日記》：“為伯寅撰《擬鄉試錄後序》及一滿洲人詩集跋。”

十八日：“得伯寅書，以新刻密縣王少芳郎中守基《鹽法議略》一冊屬校，且為之序。”

案：三文皆未見傳。潘祖蔭《鄭盦文存》收有《鹽法議略序》一文。

十月十八日，二妹夫張文溶殤於廣東。

《日記》：“得九月廿二日家書，言妹夫張文溶於七月十四日病殤廣東省城……張妹夫家已赤貧，微官赴補，客死萬里，年甫三十有一，尤可傷已。二妹身弱多病，一子一女，零丁何依？吾母九原，定為腸斷耳！”

二十七日，潘祖蔭、陳豪贈書。

《日記》：“得伯寅書並《玉函山房書》六函，再得伯寅書並林惠常《衣謏山房詩集》及《海天琴語錄》。……得陳藍洲閏六月二十日書，並寄贈浙江書局新刻《舊唐書》一部。”

《冬暄草堂師友牋存》越縵致陳豪劄第三十二通：“去冬之季，從紫泉處奉到手書，並承惠《舊唐書》一部，以年事匆匆，未即裁復。”云云。

十一月初六日，得董文燦書並《集韻編雅》。

《日記》：“得董芸盦書，送來其兄研樵所著《集韻編雅》一部並催題齋鑄

拓本。”

十二月十七日，寫春聯。

《日記》：“換大門春聯，一曰：‘何言漢樸學，正似楚枝官。’宋景文語也，以篆書之。一曰：‘聖代即今多雨露，新春先有好風光。’集高常侍、白香山語也，以隸書之。”

二十五日，為吳鳳藻代作題畫詩。

《日記》：“為吳蓉圃代作題畫七古一章。”

吳鳳藻，字蓉圃，號翔士。浙江錢唐。咸豐三年進士。見《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

除夕，與同鄉張錫中、史慈濟寓齋守歲，論學達旦。

《白華詩》卷癸收《癸酉除夕偕同里張孝仲舍人錫中史寶卿同年慈濟寓齋守歲論學達旦因再用東坡除夕寄段屯田韻示二君》。

張錫中，字孝仲，牧莊。浙江會稽人。著有《地理辨正得一說》，纂《蛟川耆舊詩續集》。卒於光緒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日記》：“得敦夫書，言昨得家書，牧莊以是月六日暴患氣逆，辰刻遂卒。”

是冬，有《京邸冬夜讀書四首》。

《白華詩》卷癸《京邸冬夜讀書四首》之四曰：“昨日中旨下，率錢修離宮。讀詔私太息，此舉宜從容。聖人秉純孝，不暇權始終。長樂樓百尺，積慶花千重。取足天下養，承歡良無窮。四海幸平壹，物力尤未充。島夷怙群醜，鼯睡長安中。誠宜法文景，勵治威諸戎。安可舍禁鑰，危照甘泉烽。臺疏問一上，未得還宸衷。賢傅造辟言，主德本至聰。豈不念民瘼？何難罷新豐。事關國根本，連章期諸公。冗官未食祿，涕淚徒沾胸。伏闕詎可效？草奏誰為通？負此讀書力，僅爭章句功。漆室夜深議，四顧無予同。”

案：是年同治帝親政，十月逢慈禧太后四旬萬壽，慶典鋪張，所在難免。越縵卻憂國家積貧，外患方深，恨不能草疏力諫，有眾人鼯睡漆室、我獨搖首歎息之憾。

是年，作《送楊理庵檢討重典試湖南》，論及湘學，以為武功有餘，文教未昌。

《白華詩》卷癸《送楊理庵檢討重典試湖南》：“楚南才為天下雄，文忠文正人中龍。提挈群賢霏氛霧，遂成一代中興功。其餘彭左亦奇傑，若羅若李勇無敵。一時驥首攀風雲，生畫麒麟死埋血。所惜文教猶未昌，剽竊理學成猖狂。先詆陽明及許鄭，欲以學究升明堂。甚者欲改六經制，奮筆議禮語尤恣。後生佻達習大言，塗抹以外無餘事。依草附木誠無



尤，妄校尉亦能封侯。功名凌獵到學術，不持寸鐵爭伊周。”云云。

編年詩：《癸酉人日立春賦詩懷故園曉湖慎齋杏泉梅巖蓮伯五學博梅卿梅仙同年秋伊眉叔子珍心雲諸子子宜及門》、《爲伯寅侍郎題邵鐘拓本》、《爲伯寅題建文鐵鎚拓本》、《庭中新植竹數十竿梧柳各一本芭蕉兩本夏夜坐其下待月上迎涼風賦此寄曉湖慎齋故山二首》、《送楊理庵檢討重典試湖南》、《孟鼎銘拓本爲伯寅侍郎賦二首》、《齊子仲姜縛二首爲鄭盒賦》、《潘紱庭丈以令子侍郎典試京兆賦紀恩述懷二詩索和即次原韻奉呈二首》、《題碩卿小像碩卿亦以無子買妾未遂故末韻戲及之》、《吳清卿編修大澂以手繪古器圖識屬題即送其視學秦隴二首》、《秋日大風偕陳六舟謝慶伯陳逸山戶部張研秋工部兆鼎出大通橋泛舟至三閘而迴逸山繪玉河秋泛圖以贈慶伯奉使山西屬子題詩》、《重九後三日偕庭芷六舟逸山鄧獻之郎中琛飲城東夕照寺並餞慶伯督學山右酒畢同遊萬柳堂四首》、《京邸冬夜讀書四首》、《潘星齋丈以新刻小鷗波館詩集補集見示率題二首》、《題黃岡鄧獻之詩集即酬其見贈之作獻之以蒲縣令改官入都者》、《題布衣張颺民詩集》、《紱丈以雪後遣懷用予問疾箋中天教微疾養維摩語賦絕句二章屬和即依原韻卻成》、《讀史感事二首》、《癸酉除夕偕同里張孝仲舍人錫申史寶卿同年慈濟寓齋守歲論學達旦因再用東坡除夕寄段屯田韻示二君》、《又疊前韻柬呂庭芷編修陳木夫主事》、《歲暮鄧獻之惠銀賦此東謝》。

編年文：《跋何氏學》、《送謝慶伯編修督學山西序》、《致孫子九汀洲書·子九老長兄坐右去歲中冬》、《與陶心雲書·心雲足下別後三載》、《古泉叢話跋》、《龐尚書文廟祀典考序》、《弟子職集解校補跋》、《擬經進萬壽無疆賦》(佚)、《同姓名譜跋》、《鹽法議略序》(佚)、《擬鄉試錄後序》(佚)。

編年詞：《長亭怨慢·慰香濤歲暮悼亡》、《憶舊遊·癸酉燕九節大風獨出西便門遊白雲觀謁長春真人像用玉田大都長春宮韻》、《探春慢·春夜尚寒月色奪畫盆中水仙花盛開於波黎窗下映月觀之香艷清發姑射仙人冰雪姿無此綺絕也》、《東風第一枝·去春寓庭新栽紅杏二株經年未抽一條以爲枯矣二月中旬忽著花滿樹老榦密英有團雲流雪之觀月夜賞詠其下香色雙絕徘徊風露倚以曼聲鐵骨冰心不令老梅獨擅耳》、《臺城路·癸酉上巳謝慶伯編修招同庭芷遊慈仁寺登昆廬閣憶自庚申閏三月偕庭芷宴集於此冉冉十四年矣》、《瑣窗寒·廳事前植垂柳一株裊那可愛春暄滿窗玩之終日迴風披拂亦足當小蠻一舞也》、《高陽臺·柬鄭盒侍郎尋城西海棠之約》、《長亭怨·朱肯夫侍讀屬題其婦翁錢曉庭大令聚朝所畫花卉小冊是庚申三月挈其女朱宜人卿藻避亂山中因以寓廬景物圖付左芬肯夫追感墜絃益懷傳研爲譜此曲略

寫悲懷》、《滿庭芳·暮春再偕肯夫遊慈仁寺坐丁香花下適吳清修編修顧輯庭工部亦各携茶具來遂同席地至晚而歸散賦柬肯夫》、《清平樂·春晚日同陳芝聲戶部蔡甫丞刑部兩同年招集極樂寺賞海棠酒畢同遊可園二首》、《賣花聲·登可園山閣看西山作》、《摸魚兒·後二日鄭盒再招集極樂寺鄭盒言庚申之歲寓直澄懷屢來遊讌花事之盛亦非今比因取其意譜之》、《摸魚兒·偕孝達磨伯諸子自極樂寺遊可園時孝達悼亡予亦見去年知識中有夫婦相值於此者其人旋亦有分釵之感因賦其意柬孝達》、《翠樓吟·同年宗室盛伯希孝廉盛昱肅恭親王曾孫協揆文愨公孫也家有園亭極勝其閨人及令妹皆能詩初夏招賞牡丹徘徊欄檻艷情欲語賦此贈之》、《瑤臺聚八仙·癸酉閏六月寓齋新植海棠重作花甚盛賦此紀之》、《臨江仙·潘紱庭丈以寓齋海棠重開賦詞見寄依韻奉酬》、《琵琶仙·用白石元韻有明州妓委身陳姓牙郎為適所嫌構之幾死某比部者新納吳姬與之有連以計脫之寓書於余將為紫雲之贈作此戲柬》。

【時事】 慈安、慈禧兩太后歸政，同治帝親政。

黃小配（—1913）生。梁啟超（—1929）生。

## 同治十三年甲戌 一八七四 四十六歲

正月初九日，為祖父母、妻室請封誥命，得准。

《日記》：“吳松堂送來誥命三軸。予以乙丑恭逢文宗顯皇帝升祔恩加一級，壬申恭逢皇太后加上徽號覃恩，應得誥命二軸，以本身及妻室誥命請賜封祖父母；癸酉恭逢皇上親政恩加一級，皇太后再加徽號覃恩，又請得本身及妻室誥命。三代皆得中憲大夫恭人階封。寒門先世，隱德不曜，今日乃藉貴郎追榮其先，而二親尚不及見，可悲也已。”

《白華詩》卷癸《妻初授恭人誥命即以爲五十之壽戲寄以詩二首》：“一封花誥下紅雲，暫慰齋鹽半世勤。削竹擬添新首飾，曳柴仍是舊襦裙。五旬不愧稱邱嫂，四品居然比郡君。唐制官四品者妻封郡君。腸斷二親都未見，虛銜天語待黃焚。”“遠典朝衫壽孟光，黔婁垂老作貴郎。豈真晚貴同翁子，且自齋居學太常。搔背牛衣終歲少，伸眉鸞鏡一時忙。待卿百髻僂觴日，滿試花釵九樹妝。唐宋命婦，一品釵鈿皆九樹，四品六樹。”

十四日，得張錫申贈書，後二日，回贈之。

《日記》：“牧莊以《洪北江遺書》見貽。”

十六日：“作片致牧莊，贈以《周易二間記》三冊，並還其《傳經表》及《冷廬雜識》。”

二月二十二日，黃維瀚贈《梨洲年譜》。

《日記》：“黃研芳同年維瀚來，以其尊人蔚亭所撰《梨洲年譜》一冊為贈。”

案：黃維瀚，黃宗羲八世孫。浙江餘姚人。與其父黃炳屋及越縵同中同治九年舉人。

二十五日，高濤贈《平浙紀略》。

《日記》：“高仲瀛來，饋蓮子一合、《平浙紀略》一部，浙中書局所新刻也。”

三月初八日，應會試。

《日記》：“辰刻入闈，先點京官，坐西場生字舍。”

二十五日，為鄧琛題畫。

《日記》：“為鄧獻之題《寒機授讀圖》三絕句，不存稿。”

案：所題三絕句今已不可考。

四月初三日，邀諸友小飲並贈以《越三子集》。陶方琦、樊增祥各以詞集見質，越縵評陶詞密麗，樊詞疏秀。

《日記》：“夜偕曉湖、梅卿、仲彝、子縝、雲門、少箕小飲，以《越三子集》分贈諸君。子縝以所著《蘭當詞》見質，雲門以所著《茗花春雨詞》見質，一密麗，一疏秀，各極其長。”

《霞川花隱詞》卷二有《念奴嬌·題陶子縝蘭當詞》、《摸魚兒·題雲門茗花春雨樓詞即送其還夷陵》。

初八日，以書贈陶方琦。

《日記》：“作書致紫畛，贈以伯寅所刻《太誓答問》等四種。”

十一日，陶方琦、樊增祥題《沅江秋思圖》，孫德祖題《桃花聖解盦填詞圖》。

《日記》：“子縝、雲門各以見題《沅江秋思圖》詞出示，孫彥清以見題《桃花聖解盦填詞圖》詞出示，俱極精妙，而子縝尤工。雲門並賦七律一章為贈。”

國家圖書館藏《杏花香雪齋詩集》附卷：“《樊雲門題沅江秋思圖七律一章》：郎官平揖對三臺，朝論多聞惜此才。積雨掩關塵夢少，幽禽啼竹好春來。明時獻賦趨金馬，花下翻書檢玉杯。爭怪故山猿鶴怨，獨因紅葉住豐臺。”越縵評云：“極俊爽之詣，似明之大復、子相也。癸酉四月十一日越卮李慈銘記。”樊詩收入《雲門初集》卷二。

陶方琦《蘭當詞》卷上《湘春夜月·題越縵先生沅江秋思圖》：“甚年年，夢醒都在愁中。幾點燕子春心，憔悴到西風。幾處澧煙湘雨，怎紫蘭江上，不長珍叢。奈楚雲萬里，靈修漸遠，何處相逢。靈妃那去，珠簾秋水，愁種芙蓉。玉魴窗前，曾幾見、漢皋珠佩，香影匆匆。瑤琴寄與，渺水花，都作秋客。正望裏、鶯沉思前事，芳音遼絕，波遠山重。”

孫德祖《寄齋詞問》卷四《憶舊遊·題蕪客桃花聖解齋填詞圖》：“記山陰二月，畫舫尋春，經過霞川。繫纜行酤去，江藍拖鑑水，騰染柯山。借它綠蘿庵下，醉倒艷陽天。筭客感三秋，愁心萬疊，舊夢難賤。蕭然。碧衫影，者一角江亭，曾住詩仙。問可禁春瘦，更殘雲佛龕，落日漁船。解識鶯花草草，流水自年年。定恨譜成時，滄波柳外飛暝煙。”

沈寶森《因樹書屋詩稿》卷一《題李蕪老沅江秋思圖》：“雲際蒼波接洞庭，懷人涕淚入騷經。祇憐宋玉秋無主，誰信迷陽客獨醒。飛雁細兼殘葉下，哀猿涼入曙鐘聽。重張越縵調湘瑟，畫裏寒山隔竹青。越縵，蕪客齋名。”

二十日，劉錫鴻來訪。

《日記》：“番禺劉雲生刑部來，名錫鴻，己酉舉人，今為鄰居也。”

劉錫鴻，字雲生。廣東番禺人。光緒二年隨郭嵩焘任駐英副使，次年改任駐德公使。著有《英軺日記》。《番禺續志·劉錫鴻傳》稱其曰：“魁岸負氣，有不可一世之概。……有小印鐫‘儒俠’二字，亦其志也。”

二十七日，譚獻來，不晤。

《日記》：“仲修來，為僕輩辭去。以《章氏遺書》一部為贈。”

譚獻《復堂文續》卷四有《章先生家傳》。譚獻主持浙江書局補刻本《文史通義》，但越縵對章學誠並不推崇。同治八年五月，他致書譚獻云章學誠之史學觀有不可解者四，《駢體文》卷二《與譚仲修書》（己巳五月）有云：“實齋之學自有獨得處，其議論可取者甚多，浙東西中當推一作家。僕非好詆鄉先生也，而其立言紕失，亦不能為之諱。”而又於同治十二年七月《跋何氏學》（《文集》卷六）稱：“章氏疏於經學，自蔽而嫉賢，好詆切並時江鯨濤、戴東原、汪容甫、洪北江諸君子，以自矜大，而其言又失之不考。”

五月初二日，撰劉有銘壽序。

《日記》：“撰劉鏞山師七十壽序，其高處頗逼韓、歐，非歸震川、惲子居輩所知也。文以申酉間成，別存稿。”

案：此壽序未見傳。

四日，潘祖蔭贈《曾文正集》兩部。陶方琦贈《龍龕手鑑》。

《日記》：“再得伯寅書，並贈《曾文正集》兩部。”“得子縝書，並贈新購

《龍龕手鑑》一部。”

十三日，譚獻題《沅江秋思圖》。後三日，復得其題《桃花聖解龕填詞圖》。

《日記》：“得仲修書，並題予《沅江秋思圖》《綺羅香》詞一闕，用梅谿韻。即復。”

譚獻《復堂詞》卷二有《綺羅香·題李愛伯戶部沅江秋思圖用梅谿韻》：“草瘦芳心，柳迷倦眼，回首佳人遲暮。一片愁魂，還被水雲留住。思故國、不隔西風，奈離緒、尚縈南浦。最憐他、松柏同心，往來寂寞鈿車路。  清秋江上望遠，祇恐回帆浪急。公今無渡。霧失峰青，蕉萃鏡中眉嫵。垂翠袖、人憶當年，倚簟牀、夢醒何處。恁禁得、彈冷箏絲，瀟湘和雁語。”

《日記》十六日：“得仲修書，以題予《桃花聖解龕填詞圖》《一萼紅》詞見示。即復。”

譚獻《復堂詞》卷二有《一萼紅·愛伯桃華聖解龕填詞圖》：“晝陰陰。待題爭呢酒，華髮謝冠簪。歌管東風，星霜別夢，前事都付銷沉。黛眉淺、厭厭睡損，又喚起、簾外怨春禽。杏子單衫，梨華雙靨，愁到而今。  猶有平生詞筆，祇空枝細草，日日傷心。木末關河，雲中殿闕，風雨無伴登臨。願重倚、如人寶瑟。數絃柱、芳歲其侵尋。記得班駘繫門，一寸花深。”

十三日，以書贈史慈濟。

《日記》：“作書致寶卿……且贈以凌氏《禮經釋例》及《曾文正集》。”

史慈濟，字寶卿。浙江會稽人。同治九年舉人。見《白華詩》卷癸《癸酉除夕偕同里張孝仲舍人錫申史寶卿同年慈濟寓齋守歲論學達旦因再用東坡除夕寄段屯田韻示二君》。

六月十三日，得陶方琦書。

《日記》：“得子績書，並新作《夏夜飲越縵記》駢文一首，紀前夕之聚也。”

樊增祥《樊山集》卷二《同仲彝子珍昆季過越縵堂飲紫藤花下作歌呈李愛伯丈》：“長安十日衣三澣，九遠坳坳黃塵滿。畫轂如流紫陌長，垂楊踈地青春短。平生讀書志淵默，姓字寧須要人識。越縵先生朝隱流，升堂特許瞻顏色。著述閉戶還寂寥，誰與從者唯二陶。看花每約同車出，置酒頻煩折簡招。失喜今朝風日好，款段同尋鐵門道。入門花竹交清森，古書素琴悅懷抱。紅藤一架陰四垂，纖條密葉含英蕤。頗怪虬龍落窗牖，頓驚瓔珞滿春衣。從容留客具杯斝，呼僮行炙當花下。金罇羽爵

一再行，衿上落英浩盈把。長安鼎鼎多貴人，長筵廣席間八珍。笙歌肯逐時人好，風雅終期我輩存。主人卻坐思鄉縣，東望稽山渺含嘆。菰菜蒹葭幾度遑，櫻桃竹筍尋常薦。執戟多年侍漢廷，手遮方朔避公卿。起居時復驚朝貴，樂府惟應付妙伶。越禽未歸燕草綠，眼前且可相追逐。爲約明朝辦裹糧，撻雲往踐西山麓。”

七月初八日，與胡壽謙同賃季邦楨保安寺街宅。

《日記》：“作書致季士周並銀十二兩，以賃居其保安寺街宅也。偕梅卿同居，每月各出銀四兩。”

《白華詩》卷癸有《移寓保安寺街留別鐵門舊居二首》。

袁昶《漸西村人初集》卷六有《和李愛伯臺郎移居》。

八月十二日，以《爾雅義疏》贈陶方琦。

《日記》：“作書致子縝，贈以郝氏《爾雅義疏》足本一部。”

十五日中秋，胡梅卿約譚獻、潘鴻、婁秉衡飲。

《日記》：“夜梅卿招仲修、鳳洲、婁秉衡小飲，予以點心左之。秋菱來奉觴，賞以錢十千，其僕八千。月出甚佳，小設鐙果作供。”

國家圖書館藏《杏花雪香齋詩集》附卷：“絨丈詢中秋夜飲詩篇，以一絕寄簡。絨丈聞秋菱言予肴饌頗精，其意爲秋菱發也。此老興復不淺。甲戌八月望慈銘記。”

十八日，王彥威請題《焦尾閣遺集》。

《日記》：“王弢甫彥威，本名禹堂。來，乞題其母盧孺人《焦尾閣遺集》，以新刻方正學《遜志齋全集》爲贈。”

案：《文集》卷六有《書焦尾閣遺集後》。

二十日，盛昱以《芸香館遺集》囑分送同人。

《日記》：“盛伯希來，以其先淑人《芸香館遺集》十餘部屬分送，且訂月杪遊西山。”

盛昱，字伯希、伯熙，號意園，滿洲鑲白旗人。光緒二年進士，官國子監祭酒。精金石掌故，著有《意園文存》、《鬱華閣遺集》。見楊鍾義《意園事略》。

案：盛昱請越縵序《芸香館遺集》，故有此囑。其書分贈陶方琦、陶澐宣、秦澹如、李竹樓各一部，季弟惠銘四部。

二十八日，送鄧承修，晤楊惺吾。

《日記》：“午後送鐵香行，並晤楊惺吾，久談，至夕陽時散步其籬落間而別。惺吾以早年所著《論語事實錄》、《三毫考》相質，並贈所鈎模漢張表碑、王純碑、戚伯箸碑、陳德碑，唐虞永興夫子廟堂碑、歐陽勃海醴泉

宮銘、化度寺塔銘，日本元明天皇和銅四年殘碑，定武榮苕本蘭亭、神龍半印本蘭亭，王居士塲塔銘各刻本。”

楊守敬《鄰蘇老人年譜》同治甲戌：“會試又報罷，是時錢唐譚仲修廷獻、山陰李越縵慈銘、桐廬袁爽秋昶皆在都，與孺初、鐵香、一山文酒往還，極一時之樂。”

案：楊氏記越縵為山陰人，不確。清時會稽、山陰同隸紹興府，1912年兩縣始併為紹興縣，而此時越縵已作古，故其籍貫仍是會稽縣。

楊守敬，字惺吾，號鄰蘇。湖北宜都人。同治元年舉人，光緒六年應何如璋招赴日本大力搜羅古籍，歸國後歷官黃岡教諭、《湖北通志》局編纂。著有《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日本訪書志》、《留真譜》等。見陳衍《楊守敬傳》。越縵是日《日記》稱其“為輿地金石之學，書法極工”。

九月二十九日，龍繼棟贈《古韻通說》。

《日記》：“龍翰臣布政之子繼棟送乃翁所著《古韻通說》一部來。”

十月十六日，校《世說新語》畢。

《越縵堂讀書簡端記·世說新語》卷上之上曰：“甲戌九月五日燈下校完此一卷，愛伯記。”卷下之下曰：“甲戌十月十六日清晨校畢，比日嚴寒，始擁爐作字，計所校正不下百十條，然尚多訛奪，明年當再取《太平御覽》諸書校之。李愛伯記。”

二十一日，署中知會保送倉監督侯引見，辭之。

《日記》：“署中知會保送倉監督侯引見，此非清流所為也。以不願保送復之。”

案：清廷於戶部設倉監督，司倉廩之政。

十一月十九日，題《容城訪書圖》。

《日記》：“為何竟山題《容城訪書圖》五律二首。……詩不存稿。”

案：該詩今未見傳。

二十一日，以書贈傅以禮。

《日記》：“作致傅節子閩中書，還其所撰《傅獻簡遺集序例》，並贈以《鹽法論略》、《消夏金石詩》二種。”

十二月初七日、二十八日，殷萼庭送書。

《日記》：“殷萼庭送來廣東新刻《四庫總目》一部。”

二十八日：“殷萼庭又送《四庫提要》一部、《翁注困學紀聞》一部。”

二十四日，潘祖蔭囑校《春秋左氏古義》並跋《禮記鄭注質疑》、《中庸章句質疑》。

《日記》：“得潘伯寅書，以長興臧壽恭伯辰《春秋左氏古義》六卷屬校，

並與湘陰郭嵩燾《禮記鄭注質疑》、《中庸章句質疑》各撰一跋。饋銀三十兩。”

《日記》光緒元年正月十四日：“作郭氏《質疑》跋尾文兩首，郭氏之書，一則疑所不可疑，一則質所不必質，蓋湖南人總不知學問也。即作書致伯寅。”

案：光緒十六年思賢講舍刊本《禮記質疑》卷首有郭自序、陳澧序、潘祖蔭序，《中庸章句質疑》有王先謙序、郭自序，《禮記質疑》潘祖蔭序蓋即越縵代作。

冬，校勘《晉書》。

《越縵堂讀史札記》之《晉書札記》卷首云：“甲戌之冬，京師杜門無事，取殿本勘校一過。”

編年詩：《題燕子箋後二絕句》、《題包棟為秦宜亭畫杜蘭香小影二首》、《妻初授恭人誥命即以爲五十之壽戲寄以詩二首》、《伯寅侍郎仍直南書房以詩柬之》、《伯寅招集夕照寺爲萬柳堂補柳索賦長歌》、《曉湖計偕入都留宿齋中二十餘日枉詩見贈奉答二首》、《題王廉生扇頭李香君小影三首》、《送施均甫同年補華落第後夏中赴隴謁左督相二首》、《閱舊唐書偶成四絕句》、《送同年王元椒麟書出宰江西》、《移寓居保安寺街留別鐵門舊居二首》、《秋夜讀書即事》、《寄懷陶文沖潛宣兼示孫生意孫》、《謝文沖惠菊英佳茗》、《貧甚炊將不繼戲賦一律》、《寄懷董峴卿觀察秦州並答其書問二首》、《涼秋月夜子縝邀聽歌者彈琴》、《送子縝南還二首》、《題張子中同年行孚荷鋤帶經圖兼送其赴補淮陽》、《雨止行花樹間有會而作》、《得子縝通州見懷詩卻寄》、《董雲舫太守麟爲其祖霽堂翁追繪撫膝肆書圖翁精書法年七十餘尚於膝上演波掠之勢因以屬題》、《手栽菊花數盆比日盛開欣然成詠》、《紱庭丈辱和賞菊詩走筆成四絕句柬之》、《題王退谷先生書先六世祖天山府君鑑湖垂釣圖記及退谷自作歌行後》、《題子縝墨蘭》、《東坡先生生日招潘紱庭封翁潘孺初戶部張牧莊舍人小集寓齋紱丈賦詩見贈即用元韻奉答二首》、《題容城訪書圖》（佚）。

編年文：《謝伯寅侍郎饋銀啟》、《李氏辛酉殉義傳書後》、《書蕉尾閣遺集後》、《殷君鄭姬墓志銘》、《送施均甫之蘭州序》、《南皮張氏兩節母傳》、《子曰君子坦蕩蕩》、《自誠明謂之性》、《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德化蔡編修二女貞烈詩序》、《誥封一品太夫人項城袁母郭太夫人百歲壽序》、《劉鏞山師七十壽序》（佚）、《宗室博爾濟吉特夫人芸香館詩集序》、《鑑湖垂釣圖記跋》。



編年詞：《綠意·夏日潘紱庭丈枉過草堂次日書來有柳絲花影恍到江南之語因演其意賦此奉酬》、《解語花·子縝小住春明屢尋歡墜初以琵琶佐飲眷昞桐郎近中微嗔移情雲侶適持所繪香草靈嬉小冊屬題其中託興蘭荃寓言柘舞騷情客感殆不自勝爲賦此解寫之浪蕪迷離微波綿邈非寄懷於翠被祇觸淚於青衫楊柳曩愁櫻桃新寵亦復誰能遣此也》、《摸魚兒·題樊雲門茗花春雨樓詞即送其還夷陵》、《臨江仙·爲子縝題桐枝畫扇》、《念奴嬌·題陶子縝蘭當詞》、《醉花陰·陶少箕同年招同仲修匡伯紫泉令弟子縝夏夜飲花下作》、《一萼紅·舊乞潘星齋侍郎畫沅江秋思圖寄意瀟湘實傷遲暮今年春試風影多奇湘瑟無靈焦桐已爨恨寒修之無力怨酖媒之不良偶逐吳歛少延楚思語擁楫以無歡懷采蘋而何已星丈復爲作菱花秋水圖因以曼聲譜之微波脈脈孤鴻冥冥不徒江上峰青之感也》、《高陽臺·詠李花》、《長亭怨慢·雨夜和子縝寄懷詞韻岑旅勘歡同此蕭索子縝閑情無寄託興騷蘭然予愁則更深矣》、《百字令·乞胡石查戶部畫湖塘邨居圖用金風亭長東曹秋岳畫竹垞圖韻》。

【時事】三月，日本寇臺灣，爭琉球主權。清政府命沈葆楨辦理臺防事務，賠償日軍五十萬兩令日本撤軍，日本獲得琉球宗主權。十二月，同治帝崩，嗣皇帝載湉即位，以明年爲光緒元年。

馮桂芬(1809—)卒。

## 清德宗光緒元年乙亥 一八七五年 四十七歲

正月，得潘祖蔭贈書。

《日記》初七日：“再得伯寅書，贈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一部、《日耕帖》一部，共十四函，可感之至。”初九日：“再得伯寅書，贈陳氏《明紀》一部。”初十日：“得伯寅書，贈秀水杜文瀾所輯《古謠諺》一部。”十一日：“再得伯寅書，贈河南所刻《經苑》一部，共十二函。”

二十七日，董文渙得越縵書並詩。

董文渙《硯樵山房日記》同日：“得蕪客書，因記(案：並詩一首)。”收入《硯樵山房詩稿》時名《答李蕪客寄懷作》，曰：“書來塞上見新詩，幾度沉吟費我思。卻怪馬卿身貧疾，還嗟李廣數多奇。關河渺渺音塵隔，歲月駸駸案牘馳。君抱名山宜著述，不應窮達計今時。”

二月十九日，潘祖蔭贈書。

《日記》：“得伯寅書，以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一帙見贈，雍正初世宗

憲皇帝借誠隱親王等所纂錄，伯寅之弟福建布政使霽新刻者也。作書復謝。又贈梁維樞《玉劍尊聞》一部、時人王霞舉詩一部，俱還之。”

四月十二日，撰彭蘊章碑銘。

《日記》：“撰彭公碑銘辭……稿別具，不錄。”

案：該文今未見傳。

六月二十六日，致書成都知府朱潮。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蕤客尺牘真迹》第一通：“海門先生仁大人閣下：夏初接奉賜函，並承惠廉泉一溢。仰叨厚貺，既感且慚，藉稔道履勝常，劾祉益懋。錦官飲水，千里誦弦，儒術循聲，百年僅見。此固蜀人之幸，亦吾越之光也。……慈年垂五十，貧病日深，質耗學荒，無可告知己，擬俟明年會試後歸卧故山，課童子數人自給，朝夕繩無，同於當世，求不辱其先人。執事賢勞之餘，鱗鴻有便，尚望有以教之也。茲張香濤太史典試入蜀，附奉一箋，署兩為珍，不及備述。敬請道安，伏維惠鑑不宣。慈銘頓首。六月二十六日。”

案：劄中言“張香濤太史典試入蜀”，考張之洞同治十二年七月充四川鄉試副考官，旋又簡放學政，光緒二年冬離任。劄末署“六月二十六日”，可能在同治十三年，或者光緒元年。而光緒元年五月二十八日《日記》中，有《復張香濤書》，中亦有“肯夫憂歸”，與此中“肯夫已丁憂歸”合，疑此劄即由張之洞轉達朱潮。故繫於此。又劄中言“擬俟明年會試”，次年三月入闈，亦合。

七月初五日，潘祖蔭贈滂喜齋叢刻十數種。

《日記》：“得伯寅書，以去年所刻續谿胡氏秉虔《卦本圖考》、《尚書序錄》、《說文管見》、《古韻論》及臧氏壽恭《春秋左氏古義》等書共十二種為贈。”

十一日，以書贈殷萼庭。

《日記》：“作書致殷萼庭，贈以楊惺吾新繙宋拓《醴泉觀銘》及伯寅新刻許海秋《玉井山房筆記》、《南苑唱和詩》。”

十三日，楊深秀來拜。

《日記》：“有聞喜同年新捐刑部員外郎楊深秀來拜。”

楊深秀，字漪村。山東聞喜人。光緒十五年進士，累官山東道監察御史。所著有《雪虛聲堂詩鈔》。見《晚晴彙詩匯》。

九月十三日，孫祿增贈《說文校議》。

《日記》：“鏡江贈嚴鐵橋《說文校議》一部。前歲揚州李祖望所刻《小學類編》本也。近日姚彥侍覲元復刻之重慶，以嚴氏原刻景翻，較李刻

爲工。”

孫祿增，字鏡江。浙江歸安人。同治進士，官翰林編修。《日記》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三日：“孫鏡江同年來，名祿增，辛未聯捷，官吏部主事，聞其所著有《說文蒙求》。”

十月十二日，向潘祖蔭索《小謨觴館集》。

《日記》：“作書致伯寅，乞新刻《小謨觴館集》……得伯寅復，贈彭集兩部。”

十九日，撰定家譜條例，定其名曰《山陰西郭李氏譜》。

《日記》：“改撰家譜條例。定其名曰《山陰西郭李氏譜》，以越中李氏多不同族也。”

二十日：“晨起撰定家譜條例迄。凡十五目：首《氏族》一卷。歷辯《北史》叙傳、《唐書》世系表之誤。次《世系》二卷，自老子叙至唐汝陽王爲上卷，自遷上虞始祖興宗公叙至遷山陰始祖懋齋公爲下卷。次《世表》四卷，自山陰一世至今十九世，皆書其名字妻妾子女及葬地。次《行次》四卷，亦自一世至十九世，先冠以字行，後乃按行列其人之生卒年月及官位科名，有一善可錄者亦附書之，皆以長幼爲次；其妻之受封誥被旌節者亦書之，妾之以子貴及以節旌者亦書之。凡十九歲以下之長殤、中殤、下殤皆載《世表》，不編入《行次》；其既娶妻或有名銜學行可稱及死難者便不爲殤，概編《行次》。八歲以下無服之殤並不載《世表》。次《傳》二卷，自《史記·老子傳》及《宋史·李諱孟傳》爲上卷，此史傳也。自莊簡公所撰《晏如公傳》至予所撰《李氏辛酉殉義列傳》爲下卷，此家傳也。次《內傳》一卷，婦女之賢者也。次《家廟》一卷，首爲廟圖，附以碑記及祭儀祠田。次《墓圖》一卷。次《像贊》一卷。次《家訓》一卷。次《藝文》一卷。次《事蹟》一卷。次《敘錄》一卷。共二十一卷。並辨舊譜體例之誤，先寫致季弟，謀重集資爲之。”

案：紹興圖書館藏光緒元年思永堂刻本《山陰李氏家譜》，八卷，首一卷，清李世法、李建煦等編，十六世、十七世孫續編。卷一、二、三《世表》，卷四、五《行傳》，卷六《列傳》，卷七《創建宗祠記》、《重建家廟碑記》、《廟圖》、《典禮》，卷八《墓圖》、《祀產》。存卷一至卷五。越縵撰《李氏譜略》，存《越縵堂未刊稿》中。

十一月十九日，跋《燕子箋》。

《日記》：“又以去年所購《燕子箋》付裝釘，加函帙，爲繫一跋尾並題絕句三首。此近年之消遣法也。”

《越縵堂讀書記·燕子箋》云：“予幼喜讀之，今得原刻本，爲跋其尾。

乙亥十一月中旬越縵書於白華絳柎閣。”並三絕句云：“小殿榴裙按舞迴，蝦蟇進後更傳杯。神兵十萬從天下，又自霓裳曲裏來。”“變相梨園老不羞，桃花扇底現風流。興朝別有韶謔樂，鞠部傳宜萬古愁。”“皖公山色黯煙霞，散盡歌姬別夢賒。祇有板橋雙燕子，猶銜花片覓君家。”並注云：“右甲戌燈節題詩，乙亥冬中寒夜圍爐閱此，復題三絕句。”此三絕句未收入《白華詩》。

十二月二十八日，寫春聯。

《日記》：“夜寫聽事及後堂臥室春帖子三聯，聽事云：‘芝草綠發三徑色，杏花紅發兩家春。’誦禱至此，可想見其無聊矣。”

**編年詩：**《劉鏞山師潘星齋丈小集寓齋星丈賦詩見贈奉答短歌》、《元夜懷星齋絳庭兩丈時星丈新得曾女孫絳丈有小恙未愈各得絕句一首》、《星齋侍郎雪後招飲次日賦謝》、《次日偕嚴六谿戶部玉森袁爽秋舍人昶濮紫泉比部子潼至龍樹寺眺城南殘雪久坐兼葭篴》、《星丈怡園晏集詩中言虞山之勝因憶昔年秦宜老曾相約移家悵然賦之》、《匡伯惠唐花牡丹兩盆下承以水仙賦兩絕句為謝》、《乙亥清明寓中祀先感賦二首》、《去年所移花樹半死今年復補栽之戲成兩絕句示後人》、《乙亥上祀日遊慈仁寺看花復至法源寺探丁香出飲酒家歷龍樹寺而歸》、《後種花兩絕句示家人》、《恭賦嘉順皇后挽詩二章》、《夏晚偕匡伯試茶龍樹寺》、《雨後竹下作三首》、《悼貓》、《絳丈枉過寓廬賦詩屬和依韻奉呈》、《乙亥九日偕張孝仲朱鼎甫一新袁爽秋昶三舍人濮紫泉比部子潼游白雲觀復至天寧寺登高二首》、《以先中書公鑑湖垂釣圖記拓本贈紫泉綴以絕句二首》、《雪夜月初校漢書地理志用陶徵君詩山海經詩韻》、《絳庭丈以初雪詩索和未有以答復得雪依韻卻寄》、《次夕月下仍校地理志復用前韻》、《第三夕望夜月明於晝同牧莊紫泉諸君圍爐久話三用前韻》、《題燕子箋三絕句》。

**編年文：**《籬豆花賦》、《蕉陰賦》、《銀燭賦》、《遊太學賦》、《紫薇花賦》、《復張香濤學使書》、《致海門先生書》、《致秦勉鉅書·勉鉅仁兄足下》、《紂之不善論》、《禮記鄭注質疑序》、《中庸章句質疑跋》（佚）、《宰輔錄跋》（佚）、《彭文敬公神道碑代潘祖蔭》（佚）、《燕子箋跋》。

**編年詞：**《十六字令·戲題蘭當所寄吳姬小景四幀人各得一闕》、《國香·乙亥暮春極樂寺看海棠》、《臨江仙·新種緋桃一樹試花正妍薄陰冑之宛然愁絕夜來風雨眷焉於懷賦此寫之》、《陌上花·久病客中忽夢所憶前塵宛在語之甚悲寫以曼聲譜以楚徵不自知其愁絕矣也》、《綺羅香·鄭齋中盆蘭作並蒂花賦詩索和為填此解》、《銀燭賦·以銀燭未消窗送曙

爲韻》。

【時事】 光緒帝載湉繼位，年僅四歲，慈禧太后再度垂簾聽政。

張之洞《書目答問》刊行。

陳天華(—1905)生。秋瑾(—1907)生。

## 光緒二年丙子 一八七六 四十八歲

二月初六日，朱迥然來訪。

《朱迥然日記》：“詣菴客談。並晤梅卿。”

十九日，作《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越縵堂時文書劄》第一篇，題作《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跋云：“丙子二月十九日自課作。此題絕無名作，漢宋二注皆不甚明皙，蒙存講章俱無以得其命意，故時文家不能措手。觀說後序引此二語，與鄭注正名之旨合，然於上下文義終難渾融，文字字注定許鄭之說，仍語語貫合通章之義，蓋必如此方是此題耳。至蓋闕自爲雙聲連語，亦作丘，蓋又作區，蓋與踧踏鞠窮等文法正同，段注不可易也。自記。”

二十日，作制藝《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信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越縵堂時文書劄》第二篇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信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並跋曰：“丙子二月二十日自課作。此題自須兼名物、名字兩義：馬注正百事之名，本於《國語》，黃帝正名百物，與許、鄭義殊。近儒強合馬、鄭爲一，似是實非。文參互其說，於此處頗費苦心，期於明孔教，通漢學而已。至此章自必也正名乎，下句以制藝家法論，不必明指衛事。文中入題處鑿鑿言之，以經旨宜如是爾，不爲場屋作式也。自記。”

二十三日，自課制藝。

《越縵堂時文書劄》第三篇《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跋云：“丙子二月二十三日自課作。經解史義包綜無疑，仍字字是時文家法耳。作此以示人，俾知經義非可率爾也。自記。”

路朝霖贈《登封縣志》。

《日記》：“得濮紫泉書，送來貴州路朝霖所贈洪北江《登封縣志》一部。”

二十六日，自課制藝。

《越縵堂時文書劄》第六篇《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自跋云：“丙子二月二十六日自課作之。猶是也。無恥之恥，謂無恥是恥也。不必作變字解。文意在救世子，亦與氏之不得已也。自記。”

三月初八日，入闈。後榜發，不中。知好陶方琦、朱蓉生、袁昶皆中。

《日記》：“晨入闈，坐西鹹字號。”四月十二日：“報春榜紅錄。子縝及朱蓉生、袁爽秋皆得雋。”

二十二日，同樊增祥及越中諸友遊慈仁寺，有詩紀事。

《日記》：“牧莊來，仲彝來，子縝來，雲門、秋伊、彥清來。……午偕諸子及梅卿同遊慈仁寺。雜花半落，丁香盛開，同坐花下，啜茗清談。好風徐來，香雪如海，綠陰漸布，鳥聲無人。復至後院，海棠正穠，梨花已將落矣。偕登昆廬閣，裴回小立，因覺腹餒，不及遊長春、法源諸寺而回。”《杏花詩》卷甲收《暮春微陰偕秦秋伊陶仲彝子縝張牧莊孫彥清坐慈仁寺丁香花下作》。

二十九日，孫詒讓來訪。

《日記》：“孫仲容孝廉來，琴西布政之子也，年少好學。言近為《周禮長編》，搜集國朝諸儒說經之書已得數十種。又言陽湖莊大久名獻可，方耕先生之曾孫也，著有《周禮集說》，尚未刊，已屬人借鈔。”

四月四日，與諸友集陶然亭，分韻賦詩。

張預《崇蘭堂詩初存》丁集下《四月四日同人集陶然亭分韻得詩字》詩注云：“會者會稽李愛伯、孫子宜、孫彥清，海寧羊辛眉，嘉興徐竹簣，黃巖王子裳、楊定夫、王弼甫，山陰潘伯馴、陶仲彝、子縝、心雲昆弟，仁和潘儀父，恩施樊雲門，桐廬袁爽秋，山陰胡梅卿，錢唐諸遲鞠及余，共十有八人。”前一首為《過李愛伯戶部寓齋一首》，有“三月宣南春色濃，輕車携酒一相逢”。

越縵有《夏初偕子縝雲門王子裳王弼甫工部彥威楊定敷舍人晨羊敦叔刑部復禮小集陶然亭》。樊增祥《樊山集》卷二十四文乙有《四月四日醺客龍樹寺啟》。

二十四日，得章壽康贈書。

《日記》：“得碩卿片，以揚州漆合大小三枚、吳中新刻《祝枝山集》及《野記》為贈。”

五月初一日，潘祖蔭贈《小謨觴館集》。

《日記》：“得伯寅侍郎書，惠銀二十兩，並《小謨觴館集》兩部。即復謝。”

初七日：“作書致牧莊、致改夫，各贈以《小謨觴館集》一部。”

初五日，遊龍樹寺。

《駢體文》卷四《重五日遊龍樹寺記》：“歲在游桃，月逢夏五，蒲英泛酒，榴火凝庭，小設羹餽，相邀裙屐，與胡匡伯比部東西分釀，南北夾厨，約恩施樊子雲門，黃巖王子改甫，會稽陶子仲彝、孝邈兄弟飲於寓齋。小戶易酣，佳興未已，遂同車入寺，憩於斯樓。輕陰匝檐，涼風在幌，佳茗數淪，清談不疲。”

初八日，潘祖蔭贈《平定粵寇紀略》。

《日記》：“再得伯寅書，贈秀水杜文瀾《平定粵寇紀略》一部，吳中新刻也。”

初十日，陶在銘、樊增祥來同居。

《日記》：“仲彝、雲門移具來同居。”

《杏花詩》卷甲《仲彝雲門携具來同居喜賦一詩並兼肯夫子珍》詩曰：“老屋三間學隱論，多君來此息風塵。已憐暮景催歸鳥，暫喜窮途對故人。濁酒一尊停夜月，庭花半架殿餘春。東頭爲問蓬瀛侶，官燭詩篇定倍新。是日子績亦移寓肯夫家。”

樊增祥《北遊集》(丙子至丁丑)卷三有《移寓愛伯師宅賦呈一首》：“寂寞城南屋數楹，升堂聊可慰生平。衣裝草草都無色，桃竹依依並有情。半榻殘書容病酒，一春歸夢爲啼鶯。上京得遂從遊樂，底用人間黯淡名。”

別後三年復聚，樊增祥與陶在銘留連越縵堂，酬贈詩詞甚夥，如樊增祥《北遊集》尚有《次韻答愛伯師雨中見寄》、《夏夜客散呈愛伯師》、《次韻愛伯師擬唐人詩三首》等。

陶在銘，字仲彝。浙江會稽人。與陶方琦、陶潛宣爲兄弟。同治九年舉人，官江西候補道。久宰銅山，創設通藝學社，以實學課士，風氣一變。所著有《通藝堂詩錄》。

十三日，致書鍾仲蘇。鍾贈《養自然齋詩話》。

《日記》：“作片致鍾仲蘇，並一紙寫《養自然齋詩話》應改者數條，屬轉致其兄雨人修撰。……得仲蘇書並《詩話》一部。”

鍾駿聲，字雨辰。浙江仁和人。咸豐十年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所著有《養自然齋詩話》。

閏五月初五日，得楊晨贈書。

《日記》：“楊蓉初舍人來，以江寧新刻南匯張孟彪文虎《舒藝室隨筆》六卷、戴子高《管子校正》二十四卷見贈。”

楊晨，字定敷。浙江黃巖人，光緒三年進士，授編修。著有《崇雅堂詩文稿》等。

十一日，與樊增祥、陶方琦、胡梅卿、鮑臨約爲夏課，立盍簪社。

《日記》：“爲雲門、仲彝、梅卿、弢夫評點制藝詩賦，予與諸君約今年爲夏課，此其第一會也。文爲《浴乎沂三句》，賦爲《錢勃遺朱買臣紈扇賦》，詩題《團扇風前衆綠香得前字》。”

樊增祥《樊山詩集自敘》：“丙子報罷，居李愛伯師齋過夏，與師及子珍、彥清迭相唱酬。”

《樊山集》卷二十四文乙《請李愛伯先生主盍簪社啟》：“比者碣館羈居，吟朋萃迹，遂建盍簪之社，將爲過夏之謀。先生八公招隱，作松桂之主人；五考爲郎，致公卿於門下。固宜講明絕學，引翼勝流。猥自謙冲，避居師席，既孤後進之望，抑非誨人之心。在昔扶風得士，幸吾道之西行；伊川授徒，嘆兩賢之晚遇。以方目前，殆不爲過。汝翼、敦叔，最號醇粹；紫潛、仲彝，並勵奇節。子珍內治樸學，外收藻譽。顧皆冲虛悅道，黽勉從師。若祥者，生本將家，夙嗜文藝，自違曲江之門，未遂高山之仰，既瞻日月，敢外宮牆。伏望先生俯鑑愚誠，咸加引掖，臨池而外，偶習房書，走藝之餘，兼遊小學。加以巷無南北，廨列東西。情話之洽，略比於家人；詩筒之來，較速於官馬。從此清風朗月，資乎夜談；柔史剛經，排爲日課。先生籤題甲乙，筆勒丹黃，顧而樂之，喜可知已。一月之內，會凡數舉，間携瓢杓，同討幽深。高屐練裙，續勝遊於蕭寺；白魚紫筍，擬風味於故鄉。載佳釀而來，以供函丈；扶籃輿而往，都是門生。花枝照乎琴樽，魚鳥艷其中服。固知業受河汾，將相乃適然之事；道同莊惠，濠梁真快意之遊。請事咸殷，主盟奚卻。庶幾斐然有作，許狂簡之可裁；來者方多，幸洙泗之不拒。”

余誠格《樊山全集正集叙》：“及丙子夏課，遂與陶子珍、仲彝昆季俱受業焉。”

鮑臨，字敦夫，浙江山陰人。光緒六年進士，官至侍講。

六月初八日，許景澂以《大戴禮記》、《管子義證》易《逸周書》。

《日記》：“初得竹簣書，以雅雨堂本《大戴禮記》、洪筠軒《管子義證》與予易抱經堂本《逸周書》。”

許景澂，字竹簣。浙江嘉興人。光緒二十四年進士，擢總理衙門大臣兼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二十六年因義和團事被殺，謚文肅。所著有《許文肅公遺稿》。



十二日，同諸友以瓜果梅糕祀黃庭堅生日。

《杏花詩》卷甲《丙子六月十二日寓齋作山谷生日祀以瓜果梅糕同彥清弢甫仲彝子縝雲門諸君作》。

二十五日，題《見青閣詩冊》。

《日記》：“爲許培之慶恩題其母鮑太孺人《見青閣詩冊》五律一首。”

案：該詩未存稿，今未見傳。鮑太孺人，鮑尊瑜，工詩。

七月初五日，與王彥威等集祀鄭玄。

《日記》：“上午詣安徽館，集於碧玲瓏榭，以慈仁寺無坐地，弢夫移席於此也。設鄭君虛位，偕諸君焚香，肅衣冠，行禮。”

王彥威，字弢甫，原名禹堂，字葉城。浙江黃巖人。同治九年舉人，官至太常寺少卿。著有《秋燈課詩室日記》、《十二國遊記》。見王舟瑤《太常寺少卿王君彥威行狀》。曾從越縵日記中輯《越縵堂駢體文》，越縵爲撰《秋燈課詩室圖記序》，撰其母《書焦尾閣遺集後》、其父《王菊人年丈七秩壽敘》。

初八日，題潘曾瑩畫冊。

《日記》：“爲潘星丈題詩意畫冊得《水調歌頭》一闕。”

案：該詞今未見傳。

八月初二日，陶在銘招集天王寺，時陳彝、陶方琦將赴津門，樊增祥將赴保陽。

樊增祥《樊山集》卷三《北遊集》、《八月二日仲彝招集天王寺和愛伯師韻時汝翼子珍將赴津門予亦有保陽之役》：“西來爽氣撲簾鉤，勝日看山踞上頭。樓殿參差爭碧落，風煙黯澹入清秋。暫携綠酒尋前迹，肯待黃花續後遊。一唱驪駒即千里，不堪裙屐此夷猶。”

案：樊增祥別後，尚有《奉懷李愛伯師二首》：“高名日下更無倫，珍重文園病後身。待詔幾時趨漢殿，懷歸何意戀京塵。詩篇大曆稱才子，朝士貞元少舊人。獨向金門甘吏隱，閉關花藥有餘春。”“百尺龍門得共攀，春風座上每開顏。執經東國諸生後，延譽中臺九列間。剪燭幾曾虛夜雨，登樓間與品名山。犢車此日看花出，少個門生撰杖還。”

十九日，鄉人徐樹蘭來拜。

《日記》：“鄉人徐樹蘭秀才來。”

徐樹蘭，字仲凡。浙江山陰人。光緒二年舉人。築古越藏書樓，以皮所藏，1903年捐爲紹興公有，今更名魯迅圖書館。曾傾心爲越縵謀葬地。

九月十五日，吳景萱贈《詩毛氏傳疏》。

《日記》：“得吳碩卿是月四日上海書，並寄來陳碩甫《詩毛氏傳疏》一

部，後附《毛詩音》、《毛詩說》、《毛詩傳義類》、《鄭氏箋考徵》四種，前有碩甫六十二歲小像。”

十八日，聞郭嵩燾、劉錫鴻被派使英國。

《日記》：“聞郭嵩燾、劉錫鴻以二十五日赴西洋，故十五日召見二人，以請訓也……此議發於粵人陳蘭彬，謂各國皆有夷官駐我都城，而中朝官無駐外國者，欲以知情僞、通信命，非此不可。謀國無人，曲意從之。不知夷人挾其虎狼之威、犬豕之欲，近據輦下，外扼各口，哇喋一言，上下惕息，要求劫協，無計不從。彼之監我，宜也；我之使彼，形同寄生，情類質子，供其驅策，隨其嘖笑，徒重辱國而已。雖有智者，無所施力，況皆駟儉奴隸之輩乎！蘭彬嗜利小人，敢為大言，自以翰林改官，潦倒不振，塗窮日暮，倒行逆施，祇以自便私圖，不惜賣國，言之可為切齒。郭劉銜命至英吉利，實以馬嘉理之死往彼謝罪，尤志士所不忍言也。”

案：郭嵩燾被派駐外公使赴英國，輿論紛然，保守派極力諷刺，越縵比為古之質子，即“弱國無外交”。光緒元年，英國駐華公使翻譯官馬嘉理在雲南境內被殺，英國就此向清廷施壓，李鴻章奉命善後，次年簽訂《煙臺條約》，向英賠款道歉並繼續開放通商口岸，遂有派駐英公使之議。

二十八日，撰陳謨父壽序。

《日記》：“夜為陳訐堂師撰其尊人北墅先生八十雙壽序。”

案：該文今未見傳。

十月初四日，為二伯父、伯母請正四品誥命。十二月二十七日，得封。

《日記》：“為先二伯父少泉公及二伯母孫孺人請正四品誥命，以今年兩宮加崇徽號覃恩也。”十二月二十七日：“吳松堂送二伯父二伯母誥命一軸來。”

《同治九年庚午科浙江鄉試硃卷·李慈銘》：“再從伯父傳洵，先大夫同產兄，早卒。伯母孫氏旌表節孝，覃恩敕封恭人。”

十一月初三日，樊增祥有《題愛伯師秋林著書圖》。

《日記》：“得雲門書，並惠題《秋林著書圖》七古一章，詩甚秀健。”《樊山集》卷三《北遊集·題愛伯師秋林著書圖》：“平林漠漠寒煙積，巖壑陰晴變秋色。霞西老屋常閉關，中歲著書到頭白。學如秋實始足珍，剛經柔史次第陳。乾嘉故是開風氣，吳越今知有異人。窮年握槩不知苦，黃葉打頭墮如雨。門外青山對畫橋，案頭玉杯間珠柱。一朝獻賦趨明光，異書捆載橐駝忙。黃塵白日倦奔走，歲歲秋風思故鄉。故鄉千山萬山隔，塵海端居謝賓客。祇聞執戟賦長楊，幾見談經坐重席。命工重寫柯山圖，清泉老樹何森疏。等身述作不可見，巾席固與常人殊。山中

秋雨生芳茵，畫手丹青發光彩。一榻雲山且自專，百年文獻遙相待。即今著錄滿巾箱，亦有高名北斗旁。詩篇不少兼金購，尺牘爭爲好事藏。好爲谿堂補松瓦，早晚田間賦桑者。我倘山陰踏槳來，相從問字秋林下。”

《日記》七月二十四日：“仲彝贈雪絹帳額一幅，並屬仁和馮子因繪《秋林著書圖》於上，今日再乞雲門、子鎮兩君各題一詞。”

初七日，孫詒讓贈《說文義證》。

《日記》：“孫仲容自湖北寄贈桂未谷氏《說文義證》一部。”

二十四日，復陳豪書，自述“杜門七例”。

《日記》：“作復陳藍洲書約數千言，皆論近日官吏之害及勵品守道之要，不知者以爲憤激，其知者以爲孤介，然實中庸不易之道耳。余自述杜門七例：一不答外官，二不交翰林，三不理名士，四不齒富人，五不認天下同年，六不拜房薦科舉之師，七不與婚壽慶賀。皆所以矯世俗之枉，救末流之失，其所謂翰林名士者，亦止指今日之館閣驅馬，江湖疥癩，稱情相待，實非過偏。”

十二月初四日，繆荃孫贈《斟注地理志》。

《日記》：“繆小山來，以章石卿貞新刻錢獻之《斟注地理志》附徐星伯《集釋》一部爲贈。”

繆荃孫，字筱珊，號藝風。江蘇江陰人，光緒二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著有《藝風堂集》、《藝風堂藏書記》等，編《續碑傳集》，輯《藕香拾零》。見其子祿保《四品卿銜學部候補參議翰林院編修繆府君行述》。

十四日，題朱霞芬蘭影。

《日記》：“爲弢夫題霞芬蘭影三絕句。”

案：朱愛雲，字霞芬，以善歌名京師，越縵甚爲眷顧，爲越縵《花部三珠贊》之一珠，稱其：“瓊枝擢苑，玉山映人，骨俊亭妍，膚清內朗。”三絕句今未見傳。

二十七日生日，楊晨、王彥威、殷萼庭、陶在銘、胡梅卿等過越縵堂，留之小飲。

《日記》錄《丙子生日定勇弢甫萼庭仲彝梅卿枉過留之小飲即席賦呈》：“知己相從慰歲寒，生辰聊復具杯盤。可憐孤子終天恨，猶博良朋一日歡。膝下伶仃同伯道，客中僵卧比袁安。奉觴難得雙花侍，強解衰顏倚醉看。謂朱、錢兩郎。”

樊增祥《樊山集》卷三《北遊集》有《愛伯師以生日即席示越中諸子詩見示奉答一首》，時樊在保陽。

是年，與曾之撰文。

曾之撰《越縵堂駢體文叙例》：“及光緒丙子，禮部試後，余與海寧羊辛楣復禮、會稽胡媚青壽鼎、陶仲彝在銘、子縝方琦數為文字飲，始獲交於先生。先生貌清癯，而神采逼人，目光如巖下電，意有不可，輒面加譏讓，雖貴官不少恕，以是人或畏而避之。顧不鄙棄余，謂可與道古，每相見必以日記見示，且與議論，往復不倦。因以先君子《山莊課讀圖》丐題，即走筆作駢文，序甚工，余感其意，交益親。”

曾之撰，字君表，號登瀛。江蘇常熟人，光緒元年舉人，官至刑部郎中。輯有《登瀛社稿初集》。刻《越縵堂駢體文》。

《駢體文》卷三有《曾退庵年丈明瑟山莊課讀圖序》。

編年詩：《正月晦日喜雪作》、《二月朔日作》、《憶南鎮春遊》、《暮春微陰偕秦秋伊陶仲彝子縝張牧莊孫彥清坐慈仁寺丁香花下作》、《夏初偕子縝雲門王子裳王弢甫工部彥威楊定敷舍人晨羊敦叔刑部復禮小集陶然亭》、《歸自城南晚坐花下子縝雲門見過欣然有作》、《寄子縝》、《仲彝雲門携具來同居喜賦一詩並柬肯夫子縝》、《寄伯寅侍郎》、《重五日遊龍樹寺》、《次日牧莊子縝紫泉見過夜偕仲彝雲門匡伯小飲客散後作》、《雨後喜弢夫子縝偕陳汝翼庶常翥見過同雲門仲彝匡伯夜話》、《寄秀水朱亮生采明經保定幕府二首》、《贈謝夢漁給事》、《夏日偕汝翼匡伯彥清弢夫仲彝子縝雲門飲滿洲某氏且園復從弢夫飲對門朱郎家夜歸即事呈諸君》、《章子厚題名》、《逃虛子集》、《鈐山堂集》、《三相國尺牘》、《夏晚偕諸子坐龍樹寺馬纓花下作》、《弢甫挈霞芬來同彥清諸君夜話聽歌》、《病中書感兼示仲彝子縝雲門三君四首》、《姬人張端以五月四日生今年逢閏示以示詩五首》、《丙子閏端午戲作俳體》、《戲書雲門江城子菱詞後》、《擬王右丞屋上春鳩鳴》、《擬孟襄陽松月生夜涼》、《擬儲太祝種桑百餘樹》、《齋中喜雨》、《雨中示仲彝雲門末韻兼懷子縝》、《哭王敬庭弟》、《哭劉鏤山師二首》、《夏夜靜坐和雲門》、《廟庭下新筍佐晚飯》、《雲門送絡緯兩籠媵以小文情辭清麗作一詩報之並係小引》、《題子縝畫蘭二絕句》、《仲彝贈雪絹帳額並屬仁和馮子因繪秋林著書圖於上因繫一絕》、《丙子六月十二日寓齋作山谷生日祀以瓜果梅饅同彥清弢甫仲彝子縝雲門諸君作》、《題羅兩峰當場出醜冊子四絕句》、《秋夜聽雨示諸同志》、《秋日對雨作》、《為潘星齋侍郎題秦宜亭歲晚江村小景三絕句》、《偶成》、《題山樓對讀圖》、《餘干江敬所孝廉式賦長歌見贈寒夜走筆答之》、《丙子九日敦叔彥清同孝仲紫泉仲彝弢甫瓊島登高訪遼后梳妝臺紀以二詩》、《仲彝招集天寧寺塔射山房是日秋陰眺望甚閑感而成詠》、《九月十三夜菊

花盛開雨後月出偕弢甫仲彝梅卿於寓齋燃燈看花小設杯勺並招霞芬芝秋諸郎即事有作》、《寄嚴菊泉教授師嘉榮嘉禾官舍二首》、《初冬菊花猶勝招文昌潘孺初部戶存夜飲不至以詩柬之》、《束紱庭丈》、《送伯寅侍郎冬日再奉使東陵》、《紱丈以喜雪見示走筆答之》、《夜得紱丈書以新作詠梅七律見示即走筆和韻答之》、《爲汪慧生舍人題星翁所繪菊花偶壽圖》、《先祖妣百歲生日感賦》、《觀伎》、《題朱郎霞芬並調弢甫》、《紱庭丈復示近詩即和其韻》、《伯寅侍郎秋冬間四上東西陵賦詩一卷見示即題其後》、《樂毅墓和鄭奩》。

編年文：《昆明湖望萬壽山賦有序》、《花部三珠贊並序》、《極樂寺看海棠記》、《夏日雨中集天寧寺記》、《五不娶七出說》、《復徐壽翁書》、《復樊雲門書》、《哀傅生文》、《重五日遊龍樹寺記》、《北墅先生八十雙壽序》(佚)。

編年詞：《臨江仙·極樂寺佛殿前有梨花一樹大幾蔭畝落花滿院蘭當茗樓皆有詞賦此和之》、《清平樂·緋桃晚花濃艷殆絕以此寫之》、《錦堂春·丙子端午》、《渡江雲·重午晚陰偕諸子登龍樹寺看山樓佳序難逢苦情多眷感時傷老渺渺余懷》、《長亭怨·雲門見示新譜惠蘭芳引感滇南李叔寶庶常所眷也綺情多觸言哀已深庶常子同年曾識之蓮花寺館選假歸抵黔而歿作此哀之並調雲門》、《買陂塘·夏日偕諸子十刹海探荷飲於一曲湖樓望瓊島景山煙樹迷濛苑牆繚繞水田風葉事事宜人譜此以堅看花之約》、《水調歌頭·伯寅侍郎饋洞庭碧螺春新茗賦謝》、《高陽臺·閏五月十六夜聽雨和雲門並柬子縝》、《尉遲杯·子縝招飲桐花館聽琵琶賦此調之且辭芳勺》、《臨江仙·夏晚讀書庭下花竹靜妍均由塵外翛然之意》、《踏莎行·羊提盒孫彥清約十刹海觀荷以病不欲往賦此柬諸君即用子縝茗樓提盒彥清影字之葉》、《踏莎行·即事同雲門再用影子葉》、《踏莎行·同人期飲天王寺塔射山房小極不往賦此柬諸君再疊影子葉》、《滿庭芳·汝翼邀同仲彝子縝雲門提盒飲惠蘭室徵笛選歌子縝雲門賦此解余亦和之》、《青衫濕》、《南柯子·和蘭當茗樓並示仲彝弢夫》、《雨霖鈴·夏夜坐月同茗樓感舊言愁欲愁且喚奈何矣》、《賀新郎·爲伯寅侍郎題羅兩峰當場出醜圖圖中爲毛延壽等丑脚十人皆元人院本中事也》、《渡江雲·子縝雲門賦此解記十刹海之遊皆託興芳華結情巾鳥將離恨抱未落悲秋雨窗誦之有煙水迷離之感因爲繼和然余愁則更深矣》、《月下笛·爲羊提盒題花谿漁笛圖卷》、《金縷曲·闌干和汪小竹詞偕子縝雲門同作》、《永遇樂·聞歌感舊》、《相見歡·冬夜有贈》、《賀新郎·冬夜偕匡伯弢夫仲彝飲葭香室賦贈錢郎兼悼傅生》、《賀新郎·題雲門茗花春雨樓填詞圖》、《揚州慢·同年王弢夫水部薄遊邗上有碧玉之眷約登第後

迎之別後三年未遂斯願。弼夫一日夢至蜀岡春人宛在，乞題其額爲書。如此江山四字而寤，乃續綠楊春夢圖以紀其事，屬余題詞。

【時事】六月，李鴻章與英使威妥瑪商訂《煙臺條約》。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刊行。顧太清（1799—）卒。

## 光緒三年丁丑 一八七七 四十九歲

二月十六日，於寓庭補栽花樹數種。

《日記》：“補栽紅杏一樹、紫丁香一樹、深紅樂枝一樹、榆葉梅兩樹。近日典質俱窮，厨煙不繼，厚祿故人，書問都絕，而買花貰酒，風味不忘，當使後人想其憤憤耳。”

越縵愛花，《杏花詩》甲集《後種花兩絕句示家人》“先生性癖祇耽花，紅紫閑庭丁倒斜。有地今朝還種樹，無錢明日便移家。”“莫笑囊中無一錢，園官圃老識經年。何時結就團蕉屋，萬樹花中自在眠。予嘗有‘桃花萬樹一蒲團’之句，屬畫師繪爲圖。”

二十一、二十三日，得孫詒讓、潘祖蔭贈書。

《日記》：“孫仲容送來湖北新刻《國策》一部、《稽古錄》一部。”二十三日：“得孫仲容書，贈湖北新刻《樂府詩集》一部。”

二十三日：“得伯寅書，贈《洗冤錄詳義》四部。”

三月初八日，應春試。

《日記》：“早起入闈。”

二十三日，姚覲元寄新刻書四種。

《日記》：“得繆小山書，送來川東姚觀察覲元所寄《類篇》、《集韻》、《禮部韻略》、《說文校議》共四種，皆姚君新刻者。作書復謝。”

姚覲元，字彥侍。浙江湖州人。道光舉人，官至廣東布政使。富藏書，刻有《思晉齋叢書》。

二十六日，曾之撰贈《瘍科心得集》。

《日記》：“曾君表同年送來《瘍科心得集》一冊。”

四月初八日，於《日記》中論好名有君子、小人之別。

《日記》：“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其言誠是也。然好名亦有君子小人之別。嚴流品，峻崖岸，崇名節，尚清議，主持絕學，不恥沈淪，拒絕非分，不顧貧賤，此君子也。雖或議論少激，意見少偏，不失爲聖人之徒。

廣邀結，爭聲譽，逞浮辯，恃客氣，索隱行怪，厚自標異，外驕內諂，敢爲詭誕，此小人也。雖或飾詐行方，露才揚己，終入於下流之目。”

案：汪辟疆《光宣以來詩壇旁記》評此段文字曰：“按此一段通論小人之尤，似爲張南皮而發，附記之。……然則此番泛論小人之尤者，必爲南皮無疑也。”

二十七日，又得姚覲元刻《咫晉齋叢書》。

日記：“得繆小山書，送來姚彥侍所刻《咫晉齋叢書》八冊。”

五月初三日，以書贈王彥威。十七日，以書贈孫詠裳。

《日記》：“作書致弢夫，贈以《滂喜齋叢書》一部、《洗冤錄》一部、《咫晉齋叢書》一部。”

十七日：“以岱南閣本《孫子十家注》、孫頤谷《讀書脞錄》、王伯申《經傳釋詞》、《字典考證》四種贈子宜。”

十七日，以《秋江菱榜晚霞時》團扇囑陶方琦與樊增祥、孫詠裳題詞。後又自題，並請張之洞題。

《日記》：“作書致子鎮，以《秋江菱榜晚霞時》團扇屬與雲門、子宜共題一詞。”

樊增祥《樊山集》卷二十一《東谿草堂詞上》有《金縷曲·爲愛伯題秋江菱榜晚霞圖》：“照影情波裏，映秋汀、菱花一翦，晚霞明麗。鏡裏春人紅裳薄，剛似芙蓉並蒂。有無限、夕陽詩思。蘸取明珠多少淚，染情天、一抹鮫綃紫。渾未隔，絳河水。瀟湘舊愛牽芳芷，甚新來、涼蘋罷採，玉璫雙繫。側帽花間填詞客，祇合香吟粉醉。早料理、雙鬢釵費。一舸霞川尋夢去，喚楊枝、作姊桃根妹。誰會得，五湖意。”

樊增祥《樊山集》卷三《北遊集》復有《酬愛伯師夏晚見寄》、《月夜同愛伯師過梁家園賦》。

七月十一日《日記》：“夜得詞一闕：《雙雙燕·自題秋江菱榜晚霞時圖意》。”十九日：“得張公束書並題《秋江菱榜晚霞時圖》二郎神詞一闕。”張鳴珂《寒松閣詞》卷二《二郎神·李蕤客慈銘屬題秋江菱榜晚霞時詩意畫扇用陶子鎮方琦韻》：“畫船載酒，剛趁著、晚霞明靚。正叩遍桐舷，携來簫侶，那管湖天弄暝。兩兩鴛鴦驚飛起，又悄傍、銀塘窺影。憐拂袖護香，推篷延爽，玉肩偷並。愁凝。山眉送黛，雙蛾低映。恨雁底煙涼，鷗邊夢醒。風露一作平。襟漸冷。佩擷蘅芳，歌傳菱唱，多少墜歡誰省？須記取一諾，微波拚扇，自羞鸞鏡。”

六月初五日，張鳴珂贈《陶淵明集》，越縵序其《寒松閣詞》。

《日記》：“張公束來，以近日安徽新刻《陶淵明集》兩冊見贈。”

張鳴珂《寒松閣談藝瑣錄》：“丁丑予入都，與君（指越縵）及黃漱蘭先生、樊雲門方伯、陶子鎮學使文酒之燕無虛日。”

光緒十年江西書局刻本《寒松閣詞》越縵序云：“丁丑仲夏，公束仁兄以將爲令江右入都待覲，枉過寓廬。相別八年，鬚髮各蒼。出此集見眎，所存甚夥。而選聲簡律，字字當家。綿邈之思，婉變之色，皆足駭蕩景光，感媿神志，非誇銜靡麗者所敢望也。繹誦再過，附識短言，雲樹相望，它日請念。會稽愚弟李慈銘。”並有題詞一首云：“絕倒張三影，新詞世必傳。清思能拔俗，綺語不妨禪。燕市鳴笳地，鴛湖擲笛天。祇應逢井水，爭唱柳屯田。”

十二日，趙銘請序《琴鶴山房詩鈔》。

《日記》：“得趙桐孫書，以所著《琴鶴山房詩鈔》五卷屬商定，且乞序。”

七月二十三日：“作致趙桐孫天津書，並爲其詩集作跋。”

案：趙銘《琴鶴山房遺稿》，今有民國元年鉛印本，卷首僅錢駿祥序，並無越縵序跋。

二十日，章壽康贈以所刻書。

《日記》：“同縣章石卿壽康本名貞，自蜀入都以知縣赴部來見，並贈所刻《絕妙好詞箋》一部、《會稽三賦注》一部、《華陽國志》一部、《漢書地理志斟注》一部、富順石刻三種。”

二十三日，作書復彭祖賢，辭修志之事。

《日記》：“得彭芍庭府尹書，並送來《畿輔通志》等九函，又鈔本《乾道臨安志》一冊，共三卷。……作書復芍庭。余以修志事既匪易，而經費又甚絀，且余名爲總纂，而共事者有一無知識之大興陳某、狂謬自銜之同年生潘某，分纂者有終日淫昏之杭人姚某、著名輕妄之粵人張某，又總纂之上又監纂者故按察謝膺禧等五人，意不得行，肘且多掣，已決計辭之，因先於書中言其略。”

彭祖賢，字芍庭。江蘇蘇州人。時任順天府尹，欲修《順天府志》。

夏，飲歌郎朱霞芬室，賦《三株媚·夏夕偕秋菱飲霞芬室》。

《霞川花隱詞》卷二《三株媚·夏夕偕秋菱飲霞芬室》：“鑪煙歌扇裊。又花間招携，金尊頻倒。翠管筵前，正袖霞低拂，鏡菱偷照。背了銀荷，雲衫暗並，端相嬌小。水樣湘簾，偏借銀蟾，映人雙笑。惆悵年時懷抱。看舊眷新嬌，一般風調。密字珍珠，算酒邊心事，抵伊多少？白髮催人，憤幾度、蛾眉低掃。但願歡紅愁翠，相依未老。”

七月初一日，陪祀太廟。

《日記》：“上親嘗太廟，慈銘陪祀。”



《東華續錄》同日：“上詣太廟行禮。”

十三日，王先謙來訪。

《日記》：“王中允先謙來，言浙江書局已罷所刻《三通》，僅十餘卷而輟，此巡撫梅（案：梅啟照）君意也，所為俱憤憤可笑，浙人轉思前政矣。王君又言江西先刻武英殿叢書，甫得半，而巡撫劉秉璋檄止之，可與浙事作對。余戲謂梅、劉皆翰林出身，何以其舉動不及前任楊（案：楊昌濬）、劉（案：劉坤一）兩秀才？足見貴衙門皆讀書種子也。中允大笑而出。”

王先謙，字益吾，湖南長沙人，同治四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國子監祭酒。所著有《虛受堂詩文集》，輯刻《續古文辭類纂》、《東華續錄》。見吳慶坻《王葵園先生墓志銘》。曾將越縵《湖塘林館駢體文》刻入《國朝十四家駢體文》，又欲刻《越縵經說》於《皇清經解續編》未果。

是日，題張鳴珂《說文佚字考》。

《日記》：“為公束閣所著《說文佚字考》，且題簡端數語，即作書還之。”光緒十三年刊本《說文佚字考》前越縵序曰：“自大徐補十九字於許書、國朝桂冬卉氏作《義證》，於每部下附載更多，然不可據者半。近時遵義鄭子尹輯《說文逸字》一書，別擇頗慎；公束仁兄復看此篇，其體惟列前人之說而不自為論斷，蓋其慎之又慎也。折衷一是，存乎其人，口蓋不言，達人通例。案讀一過，跋而歸之。光緒強圉赤奮若之歲厲相月會稽弟李慈銘識。”

二十一日，以書贈張錫申。

《日記》：“作書致牧莊，還《傳箋通釋》，贈以新駮注《漢書地理志》及《說文校議》。”

二十六日，王彥威轉交孫詒讓所贈《楚漢諸侯疆域志》。後二日，得許景澄贈書。

《日記》：“弢夫來，以孫仲容所贈劉孟瞻文淇《楚漢諸侯疆域志》三卷見交。”

二十八日：“得竹簣書，贈李敬堂集《鶴徵錄》、李既方富孫《鶴徵後錄》一部、李武曾《秋錦山房詩集》一部。”

二十九日，以書贈樊增祥、陶少篔、胡壽謙。

《日記》：“作書致雲門，贈以李雁湖注《王荊公詩集》及《秋錦山房詩集》。”

八月初四日：“作書致雲門，贈以陳碩甫《毛詩傳疏》、胡廷佩《訂訛雜錄》，以二書皆初印本，《雜錄》中又余有附注二十餘條也。作書致少

質，贈以《洗冤錄詳義》，以少質將試令廣東也。作書致梅卿，贈以宮定山《讀書紀數略》及新刻《樂府詩集》，以梅卿將南歸，此二書於應用辭藻深為有裨也。”

八月八日，傅哲生請代撰孫琴西壽序。

《日記》：“傅哲生按察饋銀百兩，乞為代撰其房師孫琴西布政六十壽序。”

二十九日：“撰孫琴西壽序。”

案：該文乃代作，今未見傳。

二十日，樊增祥乞假出都，贈之以詩。

《日記》：“為雲門書摺扇，並制長歌寫一團扇贈之。”

《杏花詩》卷乙收《送樊雲門庶常乞假還陵省親》。

樊增祥《樊山集》卷四收《丁丑八月乞假出都愛伯師以詩贈行久未奉報歸途無事懷舊抒情用志一時人文之盛兼寓身世之感云爾》。

十月初二日，得章壽康書。

《日記》：“得章碩卿書，以漢刻孔子見老子像拓本一紙，紙已甚舊，且半裂，黃小松以贈王石渠先生者，前年王氏物售出，於廠肆得之。《元遺山詩文集》一部張碩洲所校，靈石楊氏刻，然脫誤字甚多。（為贈）。”

初八日，得黃以周書。

《日記》：“黃元同八月四日杭州書，寄贈其新刻尊人薇香先生《傲居集》四冊及其自撰《禮書通詁》目錄一紙。”

十一日，作書致孫詒讓。

《日記》：“作書致孫仲容江寧，屬章碩卿自湖北寄之。以仲容藏有其鄉章逢之氏《隋書經籍志史部考證》四冊，此天下無第二本也，因力勸其刻之，且從與碩卿共成斯事。又邵南江先生《南宋事略》稿本向藏倉橋沈氏，前十年沈寄凡以呈曾文正，將刻於江寧書局，而文正移督直隸，事遂輟。今寄凡已殤數年，而聞其書尚在江寧，屬仲容物色之。此書關係猶鉅，儻能成文正之志，尤厚幸也。”

案：沈寄凡名昉，會稽人，言社成員，與越縵家居時老友。昉父沈復燦，字霞西，喜藏書，聚書數萬卷，編有《鳴野山房書目》，其書後多歸丁氏八千卷樓。越縵致孫詒讓書原劄今已不可見，惟《日記》中存其大意。

十一月初八日，得家書，知仲弟恭銘以八月十九日病卒。作家書。

《日記》：“得三妹前月廿八日書，驚聞仲弟之訃，痛哭欲絕。書言以八月十九日無疾而卒……弟年四十七，無子。嗚呼！我先人泉下之痛，更何如也……即去冠為位而哭。夜作致季弟書、致大妹三妹書，交輪船信

局寄去。”

《杏花詩》卷乙《哭仲弟二首》第一首曰：“噩耗傳來慟朔風，對窗前約竟成空。方期袁令生非晚，誰謂龐公日已中。弟今年四十七，無疾而卒，故用《南史》袁昂語及龐居士事。老境久思依骨肉，荒年從此了貧窮。三間破屋都分無，一領牛衣當飾終。”

《文集》卷十一有《仲弟百日祭文》，《駢體文》卷四《祭仲弟文》。

國家圖書館藏《越縵堂書劄》致季弟惠銘云：“十一月初八日是外祖母忌辰，兄方在寓供饌，得三妹十月廿八日書，驚悉相哥已於八月十九日去世，肝腸寸斷，無可復言。惟其書頗不明白，惟云無疾而終，而終究是何故，是否因煙癮而口，抑或先有小病？……祈吾弟即速詳細字知。現在天氣嚴寒，輪船已停，兄欲歸萬萬不得。……弟婦宜早和好，教兩侄讀書做人，得以安穩過日，便無他事。吾家勢已到此，萬事灰心矣。弟宜深思兄言，餘不盡。即問彥僑老弟好。兄慈頓首。初八日夜。僧慧何以仍遷柯山？聞其婦又有身，此亦吾家一綫之翼也。”

十二月初五日，題《海天琴嘯圖》。

《日記》：“為王子獻題《海天琴嘯圖》五律一首。”

案：該詩今不可考。

十七日，以《國朝文述》贈殷尊庭。

《日記》：“作書致殷尊庭，贈以《國朝文述》一部。”

二十六日，窘甚，稱貸度歲。

《日記》：“作書致牧莊，又致書知識數人，屬其代營數十金度歲，後出息以償，而皆不見答。余能忍寂寞、忍寒凍以讀書，而不能忍飢餓，以此嘆先儒三旬九食，立志之堅不可及也。”

二十八日，寫春聯。

《日記》：“大門云：‘放懷一百五日醉，回頭四十九年非。’枋間短聯云：‘金門大隱，白首潛郎。’聽事云：‘豈有文章驚海內，不將鵝鴨鬧比鄰。’堂柱云：‘常斟柏葉延年酒，自愛梅花奈冷香。’房聯云：‘閑庭花竹皆秋氣，老境文章繼道心。’”

編年詩：《歲首二日潘星齋丈以七十述懷四律見示奉和二首》、《先母生日前一夕大風獨坐京邸泣賦是篇》、《丁丑元夜孝仲提盒彥清弢甫匡伯仲彝小集寓齋並招錢朱蔣三郎》、《哭董芸龕舍人文燦》、《燕九節出遊白雲觀歸飲豐樓得五絕句》、《春陰瑟居有懷弢甫仲彝》、《聞孝仲長郎玉綸郡試第一詩以賀之》、《上巳日提盒招集極樂寺看海棠偕霞芬同往是日大風花尚未

開》、《偕諸同年長椿寺展鑄山師殯過師舊宅愴然賦詩》、《暮春秦勉鉏招同汝翼子縝兩庶常弢甫仲彝雲門文沖集天寧寺塔射山房憶去年春亦與勉鉏飲此會者八人以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分韻余得良字久而未作今爲補之》、《偕匡伯仲彝遊南頂》、《夏晚讀書簡弢甫雲門》、《夏夜獨坐待月思故山》、《自題湖塘邨居圖四首》、《偕雲門夜過梁家園》、《擬晉前谿歌二首》、《送樊雲門庶常乞假還陵省親》、《丁丑九月京邸大風感懷四首》、《秋夜聞鄰家兒讀書》、《丁丑九日京邸偕子宜慶樂樓聽歌即送其之官閩中》、《秋夜飲霞芬坐中作》、《雨後月出東王孫二首》、《夜夢叔弟至京二首》、《夜月甚佳獨行理詠意有所適如在山林邨落間賦詩懷故山子九曉湖眉叔秋伊子縝心雲諸子》、《子宜瀕行再來別賦詩送之》、《爲星齋丈題西庵探梅圖二絕句》、《立冬日再集同人飲寓齋對菊燃燈有懷仲彝子縝少質心雲子宜雲門諸子》、《得子宜津沽書卻寄》、《小雪夜菊花猶盛邀牧莊提盒彥清弢甫小飲寓齋即送弢甫還台州兼懷子宜越中雲門楚北》、《哭仲弟二首》、《題寒松閣詞》。

編年文：《小螺庵像贊並序》、《祭仲弟文》、《恥白集序》、《章氏式訓堂叢書序》、《王景瑗表兄六十壽序》、《漢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跋》、《漢析里郟閣頌跋》、《後魏咸陽太守劉玉墓志銘跋》、《後魏比丘法生爲文帝及北海王母子造像銘跋》、《魏驃騎大將軍定州刺史尚書令李憲墓志銘跋》、《東魏比丘洪寶造像銘跋》、《東魏輔國將軍齊州刺史高湛墓志銘跋》、《又跋》、《東魏太保太尉公劉懿墓志銘跋》、《又跋》、《東魏渤海太守王偃墓志銘跋》、《北齊定國寺碑銘跋》、《北齊雲門寺法勤禪師銘跋》、《隋鳳泉寺舍利塔銘》、《訓導連君傳》、《仲弟百日祭文》、《致趙桐孫書·執事之詩》、《謝樊雲門庶常惠先君子生日祭銀啟》、《寒松閣詞跋》、《說文佚字考跋》、《琴鶴山房遺集跋》(佚)、《孫衣言六十壽序》(佚)。

編年詞：《瀟湘夜雨·春將盡矣雨聲蕭瑟入夜彌繁燈下倚此東弢夫慰夢懷人知有同感也》、《南浦·連宵苦雨倚燭小眠賦此寄雲門子縝子宜文沖諸子寺廬》、《露華·京師天寧寺有綠牡丹一本間歲作花今春開時往看不得則前一日爲朱邸移去矣》、《漢宮春·春晚遍訪白紙坊諸寺觀金章宗李宸妃像不得》、《滿江紅·詠晚霞》、《玉漏遲》、《三姝媚·夏夕偕秋葑飲霞芬室》、《解語花·庭中千葉石榴雙花並蒂上又出重臺一花賦此索同人和》、《珍珠簾·霞芬以茉莉編綴秋葑所書團扇風香襲袖露顆沾衣密意重重素心脈脈采蘭贈若非所云開解佩緘璫方斯詎遠惆悵之結情見乎辭》、《珍珠簾·和茉莉團扇之詠》、《賀新郎·題秋江菱榜晚霞圖》、《雙雙燕·自題秋江菱榜晚霞時圖》、《新雁過妝樓·初秋既望皎月澄霄涼思滿懷悄然有憶不自知其言哀已深也》、《月邊嬌·前調既成幽深以怨因賦此闕東弢夫即譜弢夫今日書中

語也然曲終調苦意更深矣》、《壽樓春·初秋連夕偕諸子飲豐樓作此以紀一時人地恨不得倩凌人霞侶擬笛歌之也》、《一枝春》、《高陽臺·書碧桃舊譜事》、《花心動·秋海棠》、《齊天樂·萬花筒》、《無悶·小周后提鞞圖》、《沁園春·淚》、《沁園春·魂》、《百宜嬌·鳳凰山弔宋芙蓉閣故址》、《霓裳中序第一》、《桂香枝》、《高陽臺·樓梯》、《夏日燕覺堂·弔舊曲》、《望海潮·登六和塔》、《浣谿沙》四首、《生查子》、《卜算子》、《減字木蘭花》、《虞美人》、《南鄉子·月夜遊惠山》、《浪淘沙·鏡宜山莊重遊志感》、《金菊對芙蓉·丁丑九月二十日寓齋燒燈對菊邀同人小集作展重陽之飲並招秋菱霞芬兩郎即送少篋入粵子宜赴閩同弔夫作》、《解連環·酒邊感賦贈霞芬》。

【時事】 王希廉評《紅樓夢》一百二十回刊印。

王國維(—1927)生。

光緒四年戊寅 一八七八 五十歲

正月初七日，以詩索樊增祥、孫德祖、陶方琦和。

越縵有《又戲為人日雪仿唐人艷體詩寄子宜雲門彥清子縝和之》。

孫德祖《寄龔詩質》卷八《戊寅人日雪中蕓客投詩索和兼爲燈夕品花之約賦此奉答》。

十九日，潘曾綬來訪。

《日記》：“潘紱丈來，即留小飲，並招秋菱、霞芬左觴。賓主清談，花枝扶醉，肴點間進，晴日滿窗。紱丈言酒食間有此靜境，不可多得也。”

三月初五日，弔潘曾瑩。

《日記》：“下午走哭星丈，唁譜琴、味琴。味琴言星丈初一日尤力疾作書，欲與余訣，書成，自謂字迹太率，手毀之。烏虜！丈今已去，知我者誰也？晤伯寅出。”

《杏花詩》卷乙《輓星齋丈四首與厥配陸夫人以同日逝故有末章》。

春，作書致樊增祥，欲求蜀中尊經書院掌教，樊致函繆荃孫，請其鼎力玉成。

《藝風堂友朋書劄》樊增祥致繆荃孫，第一函：“茲有啟者：昨接蕓客先生京邸書，述及近況，殆岌岌不可終日。蓋自入春以來，僅得印結廿餘金，此外則典鬻自給，舊交邑子一無存問，言之可爲痛心。伏念蕓翁之在今日，論其所學，可云卓絕。徒以生不偶俗，嫉之者衆，又孤介性成，

罕通竿牘，以至五窮纏骨，百憂煎心。然猶杜門窮經，不廢鉛槧，可謂能自豎立者矣。今之公卿大夫，罕能汲引。朝中惟一潘侍郎是解事人，然亦竭忠盡歡去歲除夕以七十餘金見饋。外任如朱學使之款密，至於音書斷絕，其他更可無論。大抵得意之士，絕不留意冷局，相依為命者獨我輩同氣數人，而又皆處極窮之遇。但分潤雖則無力，而遊揚或尚能為。湖北局面狹小，不足回翔，因念蜀中尊經書院，自孝達師創建以來，未有掌教。名山講席，誠難其人，若以處菴師，則為兩有裨益。前輩曩在都中，亦嘗勸駕，此次菴師書來，頗復注意於此。蓋阨窮之極，不憚險遠，其志尤可悲矣。敢求執事鼎力玉成，切為推薦，大要以必成為主。夙知前輩玉堂清望，見重當途，又性情敦篤，接引氣類，不遺餘力，此事自能力任，無待祥之諄諄也。祥於午節後當赴荊州，比知張太和已升副都，《順天志》當議舉行，我輩入都，不無事矣。四月廿五日。”

案：尊經書院乃張之洞任四川學政時，於光緒元年在成都創辦。越縵《日記》光緒四年二月初三日云：“印結局送來十二月、正月兩月公費銀十二兩八錢。”三月初三日：“印結局送來前月公費四兩。”二十七日：“作復雲門書。”據此，越縵三月間共得印結銀十六兩八錢，確實窘急，故告樊增祥，願遠赴蜀中謀職。

是年秋暮，越縵有《寄懷雲門修志荊州》（收入《杏花詩》卷乙）詩，可知樊曾祥此年秋已在荊州修志，上引樊劄云“祥於午節後當赴荊州”，可知寫作時間當不遲於此年，姑繫於此。

二十六日，貧甚，欲謀稱貸。

《日記》：“比又憂枯魚甚迫矣，不得已，作書致鄉里舊識吏胥二人，告以稱貸，然書成遲疑不遽發也。向此輩周旋已大可羞，況遭白眼乎？‘饑來一字不堪煮，乃以性命付兒曹’，亦足發志士繫唏矣。”

四月初五日，撰徐桐壽序。

《日記》“撰徐蔭軒師六十壽序散文，當入外集。”

案：該文未見傳。徐桐生於一八一九年，今年恰六十。浙江圖書館藏《越縵堂駢散文類鈔》卷五有《太子少保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上書房總師傅蔭軒徐公七十壽序》。

初八日，得袁昶贈書。十一日，以書贈張錫申。

《日記》：“袁爽秋來，自全椒入都者。以揚州新刻《白虎通疏證》及江山劉氏景刻宋本《鄧析子》二卷、揚州翻刻平津館本孫吳《司馬法》一冊為贈。”十一日：“作書致牧莊，贈《白虎通疏證》一部。”

袁昶（1846—1900），字爽秋，號重黎。浙江桐廬人。光緒二年進士，官

至太常寺卿。義和拳興起，上疏言拳匪不可恃，被誅。宣統元年追謚忠節。工詩，所著有《漸西村人集》，《袁昶日記鈔》四十餘冊，未刊，現藏上海圖書館。與越縵唱和詩較頻繁，越縵亦推許之。見譚獻《太常寺卿袁公墓碑》、章梲《袁昶傳》。

是月，納姬席氏。

《文集》卷五《與王弢甫書》：“夏之四月，又納一妾，是天津高尚書家婢，年十六矣。貌甚粗醜，而價至百五十金，悉借貸爲之。”

樊增祥《樊山集》卷二十一《東谿草堂詞上》有《賀新郎·和愛伯師納姬》：“柳外星三五，繡簾前，娟娟月樣、似人眉嫵。十斛明珠連乾馬，才可輕盈換與。似解唱、微雲詞句。一點靈犀芳心透，是維摩、側畔拈花女。微笑處，散花雨。鶯年燕月休輕負。翦芳蘭、玲瓏結佩，小紅辛苦。漫說藏春須金屋，留伴焦琴玉塵，問賀監、乞湖歸否？回首霞西波如鏡，定何時、同聽春江鱸。團扇曲，爲伊度。”

五月初十日，張錫申贈《邵亭詩集》。後並蔣超伯詩文集還之。

《日記》：“得牧莊書，贈莫子偲《邵亭詩集》一冊，子偲自是近日學者，其詩則不能工也。”

二十六日：“致牧莊，還蔣叔起詩文集、邵亭集。”

蔣超伯字叔起，江蘇江都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官至廣東按察使。著有《通齋詩文集》、《南滄楮語》。

六月十五日，爲陶濬宣點定《修初堂詩集》並跋。

《日記》：“爲心雲點定其《修初堂詩集》。”十八日：“夜爲心雲詩集跋尾。”

案：陶濬宣《修初堂詩集》未刊行，其稿本今藏上海圖書館，未有越縵序跋文字。

七月二十九日，許景澄、袁昶、朱一新、濮子潼等以王應麟生日，爲越縵設宴松筠庵。

《日記》：“詣松筠庵，赴竹簣、爽秋、蓉生、紫泉之招。諸君爲設巨燭紅地衣，如偁壽之禮，且以金泥書燭上曰：‘禮堂寫定，傳與其人。’……稱情太過，汗體何勝。”

是日爲王應麟生日，而越縵私淑王氏，稱其《困學紀聞》咳綜甚博，一生讀之不盡。《杏花詩》卷丙《七月二十九日王厚齋尚書生日許竹簣朱鼎甫兩編修袁公履濮梓泉庶常觴予於松筠庵爲豫作五十之壽賦詩奉酬二首》：“甬江私淑自生平，困學樓居舊係名。異代經師尊伏勝，九流學海匹康成。讀書深愧知非晚，聞道還期炳燭明。勉接東南文獻派，坐中厨

顧一時英。”

袁昶《漸西村舍日錄》光緒戊寅七月丁丑晦：“同人公觴尊翁於松筠庵。”

《圖書館雜誌》2009年第5期刊載王燕飛所整理之《許景澄袁昶致李慈銘未刊手劄選注》之許景澄致越縵手劄（筆者與王句讀偶有不同）有云：“久不面公，咫尺馳仰。惟起居休嘉爲祝。歲次陞訾，五秩令辰，杜門纂述，年與德進。縑竹之壽，溉益無涯。近道光中梅伯峴郎中初度，都下群流有公觴伯峴於龍樹寺故事，景澄等景繹風徽，服之無斃。定於月之廿九，借深寧老人生日，拭松筠之丈席，竚軒車之近臨，想先生必俯從衆顧，鞵鞋竹杖，爲之留戀竟日。至夫迹履所寄，亦何必與道光之賢較其異同。各有心期，取證來日，皿簪之請，公無間然。景澄等頓首。”王文釋“松筠”爲瑪拉特氏之號，未當，應是同光時朝士常雅集之松筠庵。

濮子潼，字止潛。浙江錢唐唐人。光緒三年進士，官至江蘇布政使。見《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

朱一新，字鼎甫、蓉生。浙江義烏人。光緒二年進士，授編修，官至監察御史。疏劾李蓮英，降主事，乞歸，掌教廣雅書院。所著有《佩弦齋文存》、《無邪堂答問》。見宋慈抱《義烏朱一新傳》。

九月二十二日，爲張錫申題畫。

《日記》：“爲牧莊題顧晴芬侍郎皋墨畫竹石蘭菊小冊，得四絕句。”

案：此詩未存稿，今未見。

十月初六日，袁昶以日記送閱。

《日記》：“爽秋來，以近遊西山日記一冊送閱。”

初九日《日記》中，有《與某書》、《又與某書》、《復某書》，“某”即袁昶。

《日記》是日有《與某書》、《又與某書》、《復某書》三文。均收入《文集》卷五。《與某書》：“足下日記中，有擬簡鄙人書，讀之不勝駭異。弟閉門謝客，舉國皆知，往往數月不出戶，兼旬不見一人，而足下乃勸其息交絕遊，戒其與裙屐少年爲伍，豈癡語耶！抑本非簡鄙人，而誤書姓字耶？弟之一生困阨，神怒人怨者，政坐避俗若浼，不特熱客貴遊無從狎之，即高流名士亦罕能識面。……足下日記，字字用心，必傳無疑。惟此書不特厚誣弟，且恐世間尚有一二知者將以此並疑足下所言之無一實，亦爲足下累不小。謹塗去鄙人姓字，希改致他人之好交遊驚聲氣者，否則此亦似非足下上乘文字，不如竟削去之。恃愛妄言，伏惟鑒宥。”

袁昶《漸西村舍日錄》光緒戊寅九月廿八日，有擬簡□□，此處□□皆墨



釘，眉批云：“乙去”，文則如下：“處今日而與裙屐少年交際，往往當面輸心，背後供其訕議。陶公言‘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習俗儂薄，輦下尤甚。願執事息交絕遊，使胸中豁豁無一事，臧否不挂，外冲內動，泥中鬥獸，甕裏醞雞，偶付申眉一笑而已。昔馬文淵論前軒後輊，僕不佞，不願為悠悠之目所重，亦不欲為詭譎之口所輕，但敬避五交之釁，勿犯三端之戒，冀以免後世議坐解天弑。硜硜狂言，偶爾一發，不值道人一哂也。”

案：據越縵本月初六日日記，袁昶以所作日記送閱，其中有“擬簡□□”；初九日日記則有《與某書》。比照袁昶之《擬簡□□》，此“□□”，當是指越縵無疑，而越縵之《與某書》之“某”，當是指袁昶無疑，又有《又與某書》、《復某書》，“某”皆指袁昶。二人識於同治末年，往來較疏，此年袁昶入都引見，方過從漸密。袁文中所謂“與裙屐少年交際”、“願執事息交絕遊”，暗指諸位歌郎如朱霞芬、錢秋菱等，越縵未解其故，以為指貴家子弟，自與周星譽兄弟交惡後，越縵戒交絕遊，袁昶告誡勿與裙屐少年為伍，正觸越縵痛病，故怒不可遏，發函聲討。而袁昶亦呼冤枉，故十月初七日，袁昶日記有《答李君》：“來劄深責，似未察區區之愚，環攻多端，頗涉文深。”並述未解者九端，末云：“今日出門，本欲順道面詣一罄，然執事方摩子革之刃，僕亦不欲撻田巴之鋒。執事既入黑風吹船之國，僕則姑回帆小港，靜以避之。敢敬守君家柱下史守柔之義，它日相逢，故者勿失為故而已。此亦弟硜硜所守之分如此。率布不宣。”越縵怒氣未消，袁昶欲面談不得。

後經友人從中調停，二人前嫌冰釋。至光緒六年，袁昶居京，越縵新中進士，始往來如初。《漸西村舍日錄》光緒庚辰五月十八日有《復尊老書》，詩詞唱和，往來日密，較之前更為融洽。

二十九日，得陳倬書。

《日記》：“得陳培之書並所著《數經筆記》一冊。即復。”

陳倬，字培之，浙江元和人。咸豐己未進士，官至戶部郎中。所著有《隱蛛盒詩存》、《數經筆記》。

十一月初二日，跋劉有銘詩文集。

《日記》：“為劉鏞山師《蔗園自訂詩文集》繫跋尾一首。凡文二卷，詩二卷，續集一卷，師臨沒時以屬其壻陳主事授余作序，且為刪定者也。皮架上已三年，未及一展卷。今取閱之，詩文皆率意而出，然真氣流露，自為長者之言。其詩如《浙江闌中食蕪羹鱸魚》一絕云：‘鱸膾蕪羹未足誇，吳中原不是吾家。秋來我亦鄉心動，海蟹鮮螳蕪菜芽。’亦極有

風致。”

案：此跋未見傳，劉有銘集今亦未見諸著錄。

初七日，撰《蜀岡載酒圖序》。

《日記》：“爲戴和甫作《蜀岡載酒圖序》。……因信筆成儷體小序一首……文不錄稿。”

案：該文今未見傳。

十三日，得陶方琦書並《爾雅古注斟》。

《日記》：“得子鎮書，惠銀一流並贈甘泉葉蘭如女士蕙心《爾雅古注斟》一部。”

三十日，得羊復禮書，龍松岑贈《經德堂文集》。

《日記》：“得提盒書，爲龍松岑戶部致其尊人翰臣布政《經德堂文集》三冊。”

羊復禮，字敦復，號辛楣。室名傳卷樓。浙江海寧人。官刑部。喜刻書。纂《鎮安府志》。

十二月二十一日，寫春聯。

《日記》：“大門云：‘但來投刺皆佳客，暫自栽花作寓公。’又枋間短聯云：‘已有孚象，卯曰春門。’聽事云：‘常愛書窗滿晴日，偶緣客坐得新聞。’堂柱云：‘隨分讀書吾事了，多方種樹此心長。’房扉云：‘梅蕊漸消寒九九，桃花雙結閏三三。’”

二十七日，生日，諸友來賀，即席賦《百字令》。

《霞川花隱詞》卷二《百字令·五十生日鮑敦夫費曾聖楊斯大羊敦叔朱蓉生陶子鎮何達夫殷尊庭諸君枉過張燈夜飲霞芬爲之左鱸酒醞花醴陶然一醉即席賦此》：“瘦年前度，喜東暄、回暖春風催律。小試燈屏圍絳蠟，照遍梅花如雪。白髮龐眉，兒童指點，卅載填詞客。斯人猶在，東方游戲還劇。漫道鑄錯郎潛，三朝京輦，幾醉閑花月。同輩少年偏見愛，來作靈君生日。更喜尊前，一枝瑤樹，綽約依人立。笑它坡老，紫裘誇煞吹笛。”

二十九日，料檢節債。

《日記》：“今年歲事逋券至二百金，惟得鄭盒饋四十四金、養廉銀十六金，餘一無所抵。今日仲彝爲代還厨傳費百五十千，又與敦夫、子鎮共籌得二十金有奇，因付米錢五百四十千、石炭錢二百錢、酒食錢二十千，百孔千創，暫得支絀過去。治生之拙，深愧頗當。”

是年五十初度，家人寄金爲壽，感而有詩。

《杏花詩》卷乙《諸妹及舍侄皆寄金爲壽貧家拮据遠道辛勤得書悲來無

端詩以寫之：“劇憐作苦寄金來，鄭重封題忍淚開。孤露餘生何足算，飢寒諸妹獨相哀。十年骨肉分存沒，半世功名竟草萊。贏得向南增一慟，天涯誰與勸銜杯。”

編年詩：《戊寅第三歲日立春口號》、《人日至晚遇雪喜賦》、《又戲為人日雪仿唐人艷體詩寄子宜雲門彥清子縝和之》、《二月三日送彥清歸里二首》、《戊寅春日種樹詩》、《輓星齋丈四首丈與厥配陸夫人以同日逝故有末章》、《王氏妹書來言仲弟淺殯草間未得一抔之蓋賦此志慟二首》、《夢潘星丈》、《紱丈書來言新用杖不出門因以海昌白菊花仙居野朮為壽賦寄二首》、《寄王景瑗表兄二首》、《謝王景瑗饋猿桂野朮》、《上虞連明經兄弟以幣乞撰其先人訓導君仲愚墓表三年請亦堅文成寄去復饋白金酬之以詩》、《夏晚雨後月下坐涼作此東孝仲病中》、《陶文沖以手采新茗及其家人所制筍脯乾菜遠自越中寄惠賦詩為謝》、《酷暑中提盒來饋荷花且貺新詩約為什刹海之遊賦此奉答》、《雨後輕陰偕提盒携家人遊金鰲玉棟橋至什刹海看荷花飲興侍郎水榭作》、《七月一日奉簡孝仲病起且答其秋遊諸寺之約》、《鄭君生日欲具酒脯之祭苦無同志賦詩解嘲》、《七月二十九日王厚齋尚書生日許竹篔朱鼎甫兩編修袁公龐濮梓泉庶常觴予於松筠庵為豫作五十之壽賦詩奉酬二首》、《戊寅中秋時孝仲來寓齋中感賦二首》、《苦雨謠三首》、《招隱詩有序》、《秋雨忽晴東紱丈為酒壚之遊》、《題曾退庵舍人熙文明瑟山莊課圖》、《秋晴憶越中光相橋故居》、《送孝仲還里二首》、《戊寅冬初雜感四首》、《孝仲嘗饋白燭今夕用之盡矣孤坐有懷卻寄道中》、《立冬日東鄭盒侍郎》、《對菊作東紱丈》、《孟冬十七日雪晴後紱丈賦詩見簡用韻奉答》、《得孝仲滬濱書計近已抵里雪後訊之》、《秋末屢約提盒仲彝君表遊西山許竹篔為言翠微山祕魔崖之勝勸先遊之又以事阻近日得雪山思益深賦詩東君子》、《寄懷雲門修志荊州》、《冬晴早起再東紱丈和前韻二首》、《紱丈再次韻見東復疊前韻二首》、《仲彝為余贖羊裘詩以志謝兼寫所懷》、《紱丈三次前韻見東復疊和六首》、《諸妹及舍侄皆寄金為壽貧家拮据遠道辛勤得書悲來無端詩以寫之》、《十二月十五夜敦夫子縝月下見過次夕望月色尤皎作詩東之》、《東坡先生生日同年曾君表羊敦叔兩比部陶仲彝郡丞子縝編修鮑敦夫陳汝翼兩編修楊正甫舍人携厨傳過寓齋為予豫壽五十賦詩紀事三首》、《東紱丈病中時臘月二十二日》。

編年文：《徐蔭軒師六十壽序》(佚)、《蔗園自訂詩文集跋》(佚)、《蜀岡載酒圖序》(佚)、《答沈曉湖書·歲暮得十月下旬所寄書》、《曾退庵年丈明瑟山莊課讀圖序》、《送朱肯夫侍講視學湖南序》、《練祥兩祭異日說》、《喪服

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鄭注考》、《與某書·足下日記中》、《又與某書·昨承枉過》、《復某書·僕息交絕遊》、《與秦澹如書·別來幾將十年》、《姚叔怡墓志銘》、《花好箋贊》、《月圓箋贊》、《人壽箋贊》、《宜子孫箋贊》、《與王弢甫書·弢夫仁兄同年》、《修初堂詩集跋》(佚)、《福建試用直隸州知州殷君墓誌銘》。

編年詞：《醉蓬萊·燕九節借秋碧老人招錢郎秋菱朱郎霞芬小集寓齋薄暮霞芬爲朱邸迫入城固有趣中之語》、《暗香·以瓷盤蓄文石清泉取梅花浮之爲几案之玩》、《疏影·盤中浮折枝海棠及丁香間以白石紅鮮雪濯珊瑚珠霏石家七寶牀中無此觀也》、《賣花聲·七夕後二夜竹下作是夕加丑立秋》、《霓裳中序第一·秋曉聞寒鴉聲便覺暮歲頻催人霜雪將集賦此寄興》、《貂裘換酒·戊寅十二月二十七日余五十初度先夕姬侍輩爲置具作煖壽筵賦詞兩闕示之》、《百字令·五十生日鮑敦夫曾聖與楊斯大羊敦叔朱蓉生陶子績何達夫殷尊庭諸君枉過張燈夜飲霞芬爲之左鱣酒醞花穠陶然一醉即席賦此》、《百字令·戊寅除夕風雪大寒歲事甚窘賦此自遣》。

【時事】 清軍收復新疆和闐。

《何典》印行。

潘曾瑩(1808—)卒。

光緒五年己卯 一八七九 五十一歲

正月二十七日，撰羊復禮母壽序。

《日記》：“夜撰褫盒母太夫人八十壽序……爲散體文。”

案：該文未見傳。

二月，賀潘祖蔭升左都御史。

越縵《潘文勤公墓志銘》：“五十歲，轉左侍郎，升左都御史。”

《杏花詩》卷丙《賀伯寅擢御史大夫》：“漢廷亞相繼三公，首陟臺端一品崇。獨坐舊居中執法，六官仍蒞少司空。蘭陔日映宮袍紫，蓮炬春回苑樹紅。自有清明驚百辟，不須白簡已生風。”

三月十一日，妾席氏孕將九月，胎墮。

《日記》：“昨夜席姬所娠墮，已將九月矣……家運衰替至此，深可嘆悵。”

二十日，庭院花樹扶疏，賦詩記之。

《日記》：“比日丁香、杏花俱將開，櫻桃、欒枝亦垂垂舒蕊。時時循行花下，芟枝理葉，既妨讀書，亦甚勞勩，人生嗜好，不可有也。”

《杏花詩》卷丙《寓庭今年花事極盛得絕句四首》：“六年栽樹幸今成，紅紫濃香各擅名。爲照主人頭似雪，夕陽相映更多情。”“常擬娛親闢小園，卜居難定一枝安。即今半畝垂垂朵，不及閑居奉母看。”“迴環小徑綠生莎，別占春風錦一窠。贏得隸人沿路說，冷官無事種花多。”“海棠粉退柳絲斜，一樹穠桃爛似霞。蜂蝶不知人迹斷，也尋花事到貧家。”

閏三月初三日，與羊復禮、鮑臨、陶方琦遊慈仁寺。

《霞川花隱詞》卷二《滿庭芳·己卯閏三月三日小雨微晴偕提盒敦夫子縝游慈仁寺坐欒櫻花下追憶庚申舊事悵然有作索諸君和》：“花醒餘寒，柳蘇絲雨，閏春留作重三。倦遊詞客，芳序恨長淹。爲約薇壺俊侶，鳳城畔、閑趁珂驂。輕陰裏，朱廡一抹，松影轉幢南。那堪思往事，廿年再禊，曾款精藍。問咸豐朝士，幾共言談。二字用《世說》晉朝資洛水事。惆悵僧貧樹老，一株雪、猶照春衫。憑高望，斜陽燕麥，無恙是晴嵐。”

案：題中有“追憶庚申舊事”，今年爲薛珠嬰三十年祭。參見《年譜》咸豐十年庚申閏三月六日。

初八日，張行孚贈《白虎通疏證》、《述學》。

《日記》：“張子中同年來，自揚州解餉入都者。見惠《白虎通疏證》、新刻汪氏《述學》及銀一錠約五兩。”四月初二日：“張子中來，久談，以所作《說文引蒙》兩冊、雜文一冊、詩一冊乞閱。”

張行孚，字子中。浙江安吉人，光緒舉人。官揚州鹽官。著有《說文發疑》、《說文揭原》等。嘗以所著贈越縵，越縵稱其精六書五曹之學。

二十一日，唁徐壽蘅喪父，徐請爲撰墓志銘。

《日記》：“詣徐壽蘅師晤談，唁其太翁之訃。於苦次久談，乞撰墓表。”

案：未見越縵撰有徐壽蘅父墓表。

自序《荀學齋日記甲集》。

《荀學齋日記甲集》卷首：“自己巳九月至己卯三月爲《桃花聖解齋日記》二十冊，余年五十一矣。《史記》謂荀卿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顏氏家訓·勉學篇》亦言之。或以史言荀卿下逮李斯相秦，其年當至百三十餘歲，遂謂‘五十’當作‘十五’。無論古人就傅、入學，皆有定歲，無十五遊學之理。如其言，則史文何以有‘始來’二字？周秦漢初之間，如竇公、張蒼年，皆百餘歲，何獨於疑荀卿乎？周季大儒，孟荀並稱，而荀

卿傳經之功尤大，漢初六藝皆由卿出，即所傳《荀子》三十篇，醇粹美富，無所不包。夙志鑽研，冀紹微緒，過時爲學，希仰大齡。爰以荀學名齋，自今以後日記遂以係之，庶厲炳燭之光，竊附假年之義，阨窮終老，亦吾志焉。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日在大梁閏月慈銘自敘。”

四月初七日，得吳景萱書。

《日記》：“得吳碩卿三月二十四日廣州書，並寄贈《古經解小學彙函》一部。”

三十日，趙銘贈《學詩詳說》。

《日記》：“趙桐孫自津門寄贈平湖顧訪谿廣譽《學詩詳說》三十卷、《正詁》五卷、《悔過齋文集》七卷附《札記》一卷。”

顧廣譽，浙江平湖人，咸豐初舉孝廉方正。著有《學詩詳說》、《四禮權疑》。

四月，得樊增祥壽五十初度詩。

樊增祥《涉江集》卷五《寄壽愛伯師五十》：“聲華籍籍動天閭，閉戶虞卿歲月長。間與娉婷商茗事，全疏朝謁對鑪香。蚤專博士談經席，晚試仙人服玉方。多少貴游愁白髮，獨留青鬢照緜緜。”“四十曾吟楚客詞，集中《四十自敘》一首在鄂中作。十年京邑更淹遲。孝標自敘何多恨，中散高情未入時。宦味那如蕪菜美，俸錢難足草堂貲。淮南叢桂灑西水，都人先生自壽詩。”

國家圖書館藏《杏花香雪齋詩》附卷：“雲門書來，將返夷陵，壽余五十詩兩首，情文高緯，刻畫無鹽，殊可歎鼻耳。己卯四月，越卅記。”

五月二十四日，聞張錫申暴疾卒，悲之。

《日記》：“得敦夫書，言昨得家書，牧莊以是月六日暴患氣逆，辰刻遂卒。爲之驚愕，出涕不止。素心將盡，吾道益孤，悲哉！”

《杏花詩》卷丙《哭孝仲六首》第一、二首：“一別相思百日迴，隔年竟慟訃書來。抱經心苦宜遭忌，與我情親亦招災。差幸餘生見妻子，並無閑福臥蒿萊。一年老病知交盡，似此窮途倍可哀。”“去年寒雨出都城，我亦沉疴輟送行。常恐眼前成死別，相期夢裏話平生。君去冬書來，言自歸後無日不夢至余家。百年遂盡論交分，萬語難窮感舊情。愁絕草堂燈火下，照君形影尚分明。”第三首詩注云“君於《說文》、《蒼》、《雅》及人物氏族、經籍掌故之學尤所致意，而書皆未成。”

同卷並有《秋日對雨追悼牧莊之作》，意甚悲。

紹興圖書館藏《越縵堂贖詩》一卷，稿本，均爲李慈銘贈張錫申詩，當是張氏或其後人輯錄者。

六月二十一日，值歐陽修生日，與諸友小集。

《杏花詩》卷丙收《六月二十一日歐陽文忠公生日偕敦夫汝翼提盒子縝紫泉小集》。

陶方琦《湘廡閣遺詩》有《越師約同人作歐公生日集者王子藁城潘子伯循濮子紫泉羊子提盒陳子汝翼孫子寄龕樊子雲門胡子匡伯及仲彝與余凡十人》。

二十五日，跋《群臣上醜石》。

《日記》：“跋直隸永年縣趙廿二年《群臣上醜石》。”

案：此文未見傳。

十月二十四日，陳昌沂來辭行。

《日記》：“夜陳袞堂來辭行，即昌沂。爲其石墨兩本各繫一跋。”

案：該跋文未見傳。

陳昌沂，字袞堂。浙江會稽人，諸生。所著有《大麓吟草》，卷首有越縵題詞二首。越縵老友陳錦子，卒於光緒六年。《杏花詩》卷丁《同鄉陳晝卿觀察錦自濟南寄書告其子諸生昌沂夫婦之喪以所作烏啼曲見示並和余感遇詩六絕句酬以長句二首唁窮慰老情見乎辭》。

十一月初一日，與鄧琛、陳錦、王安定、敖册賢、許振禕集洪良品齋中消寒。

陳錦《蕉雪詩鈔》卷二《洪右臣招同王鼎丞許仙屏李尊客敖金甫鄧獻之小飲奇石軒酒間出長沙江中所得晉永和甄索賦》。

鄧琛《荻訓堂詩鈔》卷七《同人結消寒社十一月朔集右臣齋中觀所藏晉永和甄同敖金甫許仙屏振禕編修李蕓客慈銘郎中王鼎丞安定觀察陳雲舫分賦》、《消寒第四集金甫齋中題所蓄李嵩畫村娶圖》。

王安定，字鼎丞。湖北宜昌人。舉人，官至安徽鳳穎六泗兵備道，曾國藩幕僚。著有《塞垣集》、《曾文正公大事記》。

十八日，鄧琛、陳錦、王安定、敖册賢、許振禕、洪良品集越縵堂消寒第二集。

《日記》：“惺吾來，獻之、右臣來，仙坪來，金甫來，鼎丞來。夜飲至二更散。”

鄧琛《荻訓堂詩鈔》卷七《消寒第二集蕓客越縵山房送鼎丞分巡山西冀寧道兼贈楊惺吾守敬孝廉》有“越縵主人長閉戶，著書歲月感飄瞥。手把仲宣灞岸篇，離思長條爭攬結”。

初六日，撰姚寶勳祖母壽序。

《日記》：“爲姚寶勳撰其祖母八十壽序。”

案：該文未存稿，今未見傳。

十五日，題百鳥圖卷。

《日記》：“爲倪榮傳題彭子壽百鳥圖卷五古一首，且爲篆其匣蓋。”

案：題詩今已不可考。

十二月十五日，邀陳翥、鮑臨、羊復禮、王彥威、許景澂、樊增祥夜飲，是日鮑臨生日。

《杏花詩》卷丙《十二月十五日邀汝翼敦夫提盒弢夫竹簣雲門夜飲草堂是日敦夫生日前三日爲弢夫生日汝翼提盒雲門生日亦相先後因用東坡集中子由生日詩韻柬諸君》，有“中年求友得數君，高談瀛海羅典墳，各以所得抒爲文”。

二十四日，寫春聯。

《日記》：“夜書春帖子。大門云：‘春生門巷傳佳語，老戀京華讀異書。’客坐云：‘軒窗燕坐亦堪畫，賓主清談多人詩。’室戶云：‘履屐隨宜見經濟，草花無處不精神。’”

二十七日，生日，陳翥、羊復禮、王彥威、樊增祥携酒來賀。

《杏花詩》卷丙《己卯生日敦夫汝翼提盒弢夫雲門諸同人携酒枉過醉後放歌》：“我生總在憂患中，五十倏過頭已童。石槃鑽木百不遂，止坐骨相生奇窮。平生幸得文字友，一聞叩門笑開口。……嫣然霜落萬木表，猶能嫵媚生春風。眼前玉壺自傾倒，緩帶輕裘盡英妙。坐看紅燭高花摧，四照屏風玉顏笑。諸君通籍蓬萊宮，金門遊戲從衰翁。努力早用彭祖杖，同探王母桃花紅。”

陳翥，字汝翼。福建閩縣人。光緒二年進士。越縵《九哀賦》云：“閩縣陳汝翼編修，卒於癸未七月，年四十六。”

七月至十二月，得贈書十餘種。

《日記》七月十六日：“子鎮贈《詞律拾遺》四冊。”

八月初九日：“得雲門五月十五日武昌書，並寄贈湖北近刻《周易姚氏學》等九種。”

十月初九日：“吳玉粟贈台州新刻《水道提綱》一部。”

十一月初二日：“倪豹岑太守文蔚贈新刻其從曾祖迂存進士模《古今錢略》一部。”

十六日：“王鼎丞送來《曾文正公事略》四卷、《求闕齋讀書錄》十卷、《弟子記》三十二卷，皆鼎丞所編輯者。”

二十九日：“得張公束九月十九日南昌書，並寄來攸縣龍汝霖所刻新化鄒叔績《敦藝齋遺書》共六種。”



十二月初六日：“王侍讀先謙送來所輯《續東華錄》乾隆一朝，共四十八冊，計一百二十卷。”

初七日：“提盒來，以李壬叔善蘭新譯《几何原本》十五卷見贈。”

初十日：“得竹簣書，惠銀四十兩，並章碩卿新刻《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五卷、陳簡莊《經籍跋文》一卷，皆具《別下齋叢書》本也。”

二十日：“得弢夫書，以吳玉粟所贈《台州叢書》一函轉致余。”

倪文蔚，字茂甫，號豹岑。安徽望江人。咸豐三年進士，治河有功，官至河南閱兵大臣。著有《兩疆勉齋古今體詩文存》。

**編年詩：**《己卯元夜敦夫敦叔仲彝子縝小集寓齋》、《賀伯寅擢御史大夫》、《花朝夜飲霞芬新居》、《己卯三月三日偕敦夫提盒子縝集城南龍樹院餞仲彝之官吳中子縝有作即和其韻》、《同日提盒復以詩見示再和之》、《送仲彝試令江南二首》、《己卯清明後大雪連日積素平階有生所未見也賦此東故山諸子》、《案頭種麥一盆青青可愛水仙紅梅亦尚有花者以山桃雜插入瓶中作詩柬同志諸君》、《寓庭今年花事極盛得絕句四首》、《己卯看花絕句二十四首》、《山谷生日偕敦夫子縝鼎甫諸君小集》、《己卯歲鄭司農生日作》、《題順德梁福草封翁九圖仿鄭所南畫蘭冊二首》、《哭孝仲六首》、《寄懷程雨亭太守儀洛江寧去年以母老由吏部郎改外》、《答雲門自春中連得滬上書今未知消息》、《唁仲彝銜恤歸夷陵將謀返越》、《六月二十一日歐陽文忠公生日偕敦夫汝翼提盒子縝紫泉小集》、《七月三日獨遊十刹海荷花已盡小飲酒樓還至金龍玉竦橋看花作》、《仲弟再周忌日夜坐聞雨作》、《夜夢經會稽明桑邨見秋山紅樹其實邨本無山也》、《簡同人爲西山之游》、《秋日對雨追悼牧莊之作》、《包英姑歌有序》、《傷逝四首有序》、《續傷逝二首有序》、《觀宣府伶人侯紉珊演仕女圖劇》、《臘八日雪中獻之走使惠銀賦謝》、《竹簣自蜀中奉使歸厚致饋歲賦詩奉謝》、《冬日坐弢夫齋頭偕汝翼雲門茗話》、《弢夫雲門冬日饋海棠》、《十二月十五日邀汝翼敦夫提盒弢夫竹簣雲門夜飲草堂是日敦夫生日前三日爲弢夫生日汝翼提盒雲門生日亦相先後因用東坡集中子由生日詩韻柬諸君》、《己卯生日敦夫汝翼提盒弢夫雲門諸同人携酒枉過醉後放歌》、《謝敦夫太史饋歲酒二首》、《歲暮得子縝長沙書》。

**編年文：**《書南史孝義傳後》、《潘紱庭封翁七十家慶圖序》、《衛定姜論》、《趙新又同年左傳質疑序》、《致潘伯寅宮保書》、《羊母八十壽序》(佚)、《群臣上醜石跋》(佚)、《姚母八十壽序》(佚)。

**編年詞：**《滿庭芳·己卯閏三月三日小雨微晴偕提盒敦夫子縝遊慈仁

寺坐樂櫻花下追憶庚申舊事悵然有作索諸君和》、《一萼紅·庭中海棠一樹今年作花甚繁比日多陽紅萼可愛夕風大作恐有所損先倚曼聲臨之》。

【時事】 日本侵佔琉球，琉球遣使向清廷請援。

王先謙刻乾隆朝《東華錄》成。

## 卷五 騁才京津(五十二歲至六十歲)

光緒六年庚辰 一八八〇 五十二歲

正月二十四日，以書贈姜秉初。

《日記》：“姜仲白今日赴所館，贈以《經義述聞》兩函、《龔定盦文集》一部、《張皋文詞選》一冊。”

姜秉初(1840—1900)，字仲白，號雲舶氏，浙江會稽人。光緒四年起，歷署昌化、烏程訓導十餘年。所著有《姜徵君遺詩詞》。見《紹興圖書館館藏古籍地方文獻書目提要》。

花朝日，同樊增祥、鮑臨宴飲。

《杏花詩》卷丙有《庚辰花朝日作》。

樊增祥《樊山詩集》卷五《涉江集》有《庚辰花朝同李愛伯鮑敦夫臨前輩尋歌賞酒留連竟日即席次愛伯師韻》。

三月初八日，應春試。

《日記》：“已刻入闈。”

二十八日，許景澂邀同錢振常、王懿榮、劉恭冕、樊增祥花之寺賞海棠。

樊增祥《樊山詩集》卷五《涉江集》有《三月廿八日竹筴前輩招同李愛伯師錢筴仙振常禮部王廉生劉叔俛兩孝廉花之寺看海棠即席有作》。

王先謙《虛受堂詩存》卷十《同人楔飲崇效寺蕤客有詩題樸上人青松紅杏卷中次韻奉和》。

《杏花詩》卷丙有《竹筴邀同雲門飲花之寺晚遊白紙坊崇效寺觀智樸青松紅杏卷》。

二十九日，同秦秋伊、謝鉞、桑彬議王星誠歸櫬事。

《日記》：“秦秋伊來，商王孟調歸櫬事，公啟率資。余因作書致謝星齋鉞、桑叔雅彬，以惺齋壬申歲曾共議此事，叔雅是夢調疏戚，己未孟調棺斂事皆其經理，不可不告之也。”

桑彬，字叔雅。浙江會稽人，尚書桑儕子，曾主持京師浙紹鄉祠。《日記》光緒十七年七月十四日：“叔雅於初七日客死武昌矣。叔雅為柏儕尚書次子，性勤儉，善會計，昔年營先賢祠多得其力，其人亦恭謹有家法。”

二月至三月，得友人贈書多種。

《日記》二月十六日：“訪劉叔俛，久談。以其所著《廣經室文鈔》一冊及時人孔力堂廣牧所著《先聖生卒年月日考》二卷為贈，並出示所說《公羊》十餘篇稿本，大抵右左氏而駁何劭公諸家之謬，多與余意合也。”

二十六日：“梅卿饋……汪謝城《荔牆叢刻》一部。”

三月三日：“晤金甫及范鶴生鳴酥，由吏部郎改官江西觀察者，以所著《澹災蠶說》一冊為贈。”

五日：“得提盒書，饋浙局新刻《莊子》一部。”

十六日：“得子縝去年十一月廿八日書，由肯夫附來。並寄贈湖北新刻《太玄經》及陳氏《說文引經考》，二書尚未到也。”

二十一日：“胡肖梅孝廉來，以杭州新刻郭頻伽《靈芬館詞》及七紫三羊筆五枚為贈。”

二十九日：“絨丈贈吳中新刻鈕匪石等三布衣詩。”

劉恭冕，字公俛、俛叔。江蘇寶應人。光緒舉人。所著有《廣經室文鈔》、《何休注訓論語述》。

范鳴酥，字鶴生。湖北武昌人。咸豐二年進士。見《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

胡鳳錦，字肖梅。浙江仁和人。同治四年舉人，官宣平縣訓導。所著有《敬堂雜俎》。見《晚晴簃詩匯》。

關於三布衣，楊鍾義《雪橋詩話餘集》卷八有云：“吳縣西皋堯兩峰間，有碧螺墩，亦曰清明山。金蘭子春居封溪里，在皋峰之趾，自號碧螺山人，以詩名。嘗舉孝廉方正，與郡志之役。刻吳縣鈕樹玉、藍田張紹松、吳江徐筠三布衣詩。”

四月初十日，與胡壽謙、羊復禮主持浙江五科團拜。

《日記》：“詣文昌館，以是日合浙江辛酉、壬戌、甲子、丁卯、庚午五科團拜，演三慶部、外傳諸部名色。提盒、梅卿與余主其事，請張叔平給事為提調。同人雲集，選藝徵歌，備極一時之勝。至夜四鼓方散。”

十二日，春試榜散，中第一百名。

《日記》：“上午岑福（案：越縵舊僕）自闈中遣人報信，云內中已填榜，予中第一百名。日加午，琉璃廠報紅錄。加未，報喜人至，名數

皆同。”

越縵知好中式者有：龐鴻書、王詠霓、黃紹箕、徐琪、沈曾植、朱福詵、王頌蔚、丁立鈞、梁鼎芬、王懿榮、楊崇伊、左紹佐等。

《藝風堂友朋書劄》繆祐孫致繆荃孫第二十五札曰：“王蓮生、李蕊客、汪仲伊皆捷南宮春榜，可稱極盛。”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李慈銘》題作“中式第一百名貢士李慈銘，浙江紹興府會稽縣廩貢生民籍戶部候補郎中”，“同考試官翰林院編修加三級林閱，薦。大總裁兵部左侍郎加三級許批‘博大昌明，經策精密’，取。大總裁吏部左侍郎鑲白旗滿洲副都統左宗翼總兵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加三級室麟批‘骨峻采高，經策博奧’，取。大總裁經筵講官毓慶宮行走頭品頂戴工部尚書加三級翁批‘精深華美，經策淹通’，取。大總裁戶部尚書正白旗漢軍都統國史館總裁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軍機大臣加三級景批‘理超趣博，經策閎深’，中。”“本房原薦批：清微老健，迥不猶人。次隸事精嚴，三寄託深遠。《詩》俊逸，《易》藝樸實，詁經字字如鑄。《書》藝融會象算，簡嚴名貴；《詩》藝寫貌肖神，雅鍊名雋；《春秋》斷制精嚴，筆可屈鐵；《禮》藝簡潔精確，卓然漢學家法。五策名通奄貫，無美不臻。”“聚奎堂原批：老樹著花，穠枯俱秀絕塵外。次三沉博絕麗，詩妍雅合觀，後場定為老宿。二場謹嚴，是說經常例，其浩博非時手所能。三場通雅訓，函古今，是明體達用之學。”

此試大總裁為景廉、翁同龢、麟書、許應騷，內監試為廷禧、郭從矩，同考官為王先謙、鮑臨、龔鎮湘、廖壽豐、陳翥、陳啟泰、韓文鈞、龔履中、胡聘乙、陳琇瑩、裕德、李桂林、錢桂森、陸潤庠、林紹年、袁善、王祖光，內收掌為楊聯桂、閻錫齡。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四月十三日：“閱全錄，知季雅亦中式。直隸王懿榮，安徽汪宗沂，浙江李慈銘、黃紹箕並入珊網。”

翁同龢，字叔平，晚號瓶庵居士，又號松禪。江蘇常熟人。咸豐六年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參機務，以支持光緒變法免職，卒於家，謚文恭。著有《瓶庵詩稿》、《翁同龢日記》。又富藏書，其後人悉捐於上海圖書館。見唐文治《記翁文恭事》。

景廉，姓顏札，字秋坪。滿洲正黃旗人。咸豐三年進士。官至伊犁參贊大臣、兵部尚書、內閣學士。見《文集》卷八《誥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內閣學士前戶部尚書軍機大臣顏札公神道碑銘》。

十六日，至保和殿覆試，列入一等第十七名。

《日記》：“黎明赴中左門接卷，詣保和殿覆試，題為‘伊尹以割烹要湯’

一句，賦得‘日久蓬萊深’，得‘深’字。”“覆試報至，余列入一等第十七名。”

國家圖書館藏《越縵堂書劄》之《芳郊花柳編》陶潛宣注云：“此李越縵先生庚辰朝考試帖，回寓手暖錄稿也。心雲記。”詩曰：“共道郊行樂，春來遍是芳。沿途花影亂，到處柳絲長。蜜藻紅霞暖，柔條跪地涼。千家籬落艷，十里麥塵香。夕照紅侵塢，輕風綠繞堂。落英緣水見，飛絮過橋忙。蝶舞都如醉，鶯多不礙藏。御園知更好，茂樹豫幾康。”

《光緒庚辰同年齒錄·李慈銘》：“覆試第一等十七名。”

二十一日，應殿試。試策自填年齡四十六歲。

《日記》：“昧爽，赴中右門，接卷入殿。辰刻，跪受題紙。已刻對策，直書不起草，首尾俱不同俗例，灑灑二千餘言，不落一字。未刻，交卷，頗自喜也。申刻，出中左門。”

鄧之誠《骨董續記》卷二錄《李蕤客殿試策》，云：“有人得其試策，楷法不工，毫無館閣氣。自填年四十六歲，實少實年十歲。”

案：越縵此年五十二歲，殿試策填年四十六歲，少寫六歲，非如鄧氏所言少“十歲”。時科考陋習，所填年齡往往少於實歲。

二十四日，賜進士出身。

《日記》：“下午，知余名在二甲八十六名，同試者三百三十人，余得賜進士出身，已為幸矣。”

《光緒庚辰同年齒錄·李慈銘》：“殿試第二甲八十六名。”

五月初九日，奉旨以戶部郎中原資敘用，有詩述懷。

《日記》：“未刻報至，得旨，准以戶部郎中原資敘用。訾郎回就，桑榆之景已斜；流品既分，蓬瀛之路遂絕。虛望後車之對，長循選閣之名，雖出陳情，實非雅志。羞與少年為伍，乃與俗吏隨波乎？金榜一題，玉堂永隔，當亦知己所繫歎，後人所深喟者也。”

《杏花詩》卷丙有《殿試賜出身後乞翰林院陳情還郎中本班五月九日得旨以原資敘用感恩述懷二首》：“丹陛除書下，郎曹許卻迴。逮親無薄祿，溷俗便凡才。白髮心逾短，青雲眼倦開。一官寧自擇，朝論恤衰頹。”“敢薄承明選，清華讓少年。主恩容避席，吾意在歸田。魚麥平生夢，桑榆夕照天。任他三島地，百輩躡飛仙。今年得館者九十二人。”

案：原捐戶部郎中乃虛缺，今中進士，始補為實。

《光緒庚辰同年齒錄·李慈銘》：“朝考呈明本班引見，奉旨以郎中即用。”

是月，樊增祥、孫衣言、陳錦（字畫卿）、陳錦（字雲舫）、沈寶森、陶方琦均賀之以詩。

樊增祥《樊山集》卷六《金臺集》之《愛伯師中雋後仍以戶部郎候銓奉賀二首》：“桃李如雲萬物春，南宮今喜供儒珍。藝林自昔榮稽古，朝貴同聲賀得人。座主見來惟避席，房書傳出信無倫。少微移近文昌座，未許江東有逸民。”“十年執戟侍瑤京，郎署蕭然亦有情。公望豈緣金榜重？人間真覺玉堂輕。閒官自顧仍無恙，樸學從來肯近名。鸞鶴三霄齊悵望，蓬萊無福著先生。”

孫衣言《遜學齋詩鈔·續鈔》卷四《賀李慈銘登第》：“何自為郎漸白頭，十年鉛槧隱風流。得科已久經能富，上第初登譽坐收。學術於今多祿利，人才幾輩接春秋。稽山竹箭東南美，尚望書生有遠猷。”

陳錦（字畫卿），湖北羅田人，著有《補勤詩存》，以翰林改官刑部。《補勤詩存續編》卷二《答李蕪客戶部郎五十登第准就原資紀恩詩卻寄都中》六首，第二首云：“陡從郎署聽鴻臚，唱到龍眠榜不虛。一第莫名聲價長，十年前已等身書。”

陳錦（字雲舫）《蕉雪詩鈔》卷二《贈李尊客農部二首》第一首：“世俗不挂眼，忍飢能頌經。蓬深仲蔚宅，苔沒子雲亭。鑑水浮天白，稽山入夢青。長庚星炯炯，光燭草堂靈。”第二首“雲霄終折羽，萬古一長嗟”注云：“不與館選，時論惜之。”《杏花詩》卷丁有《陳雲舫員外錦賦二詩見贈奉酬一首》。

沈寶森《因樹書屋詩稿》卷六《聞李蕪老捷春官詩以志喜》：“荆山佳氣鬱連城，到此風塵有定評。天以仙才償樂育，人緣經術重科名。卅年著述無真賞，一代文章有正聲。煙雨湖塘春已晚，挂冠何日遂歸耕。”“老屋城西列綺楹，草堂亂後費經營。豈能花萼分樓住，定為松楸拜表行。小婦追隨增艷思，舊交零替續哀情。去年有《傷逝》、《續傷逝》等詩。王常本是雲臺伴，兩度看花到玉京。君與王子常兩次同年。”“貴郎那得掩平生，聖代從今識馬卿。日下但高名士價，霞西誰問舊家聲。別來期許兼師友，老去衷腸倚弟兄。檢點音書頻悵望，相逢一證十年情。”

五月十八日，得袁昶贈書。

袁昶《漸西村舍日錄》光緒庚辰五月十八日有《復尊老書》：“積淖閉關，回車絕少，塞帷小極，獨坐抽思。適使至口，示洱茶、橘脯二器，飴我客心，香冽競美。味逾淮而不變，厄非水而恒沉。雙井老人之惠，煎入薑鹽；三閩大夫之口，甘踰霜蜜。恭承嘉貺，頓觸深情。奉上新珮《河嶽英靈集》二冊，乞為檢入。俾知詩人達者，不口高適；都宦末秩，豈恩堯臣。

即事寓言，聊博軒渠而已。時尊客新得第，告就曹郎本秩，故云。”

《日記》五月十八日：“得爽秋書，贈揚州新刻《河嶽英靈集》一部。”

二十三日，得陶方琦賀詩。

《日記》二十三日：“得子縝四月十七日永州使院書……又寄詩一首云：‘思隨杖履集都門，花外琴書笑語溫。卜宅湖塘分柘柳，采風瀟水長蘭蓀。千秋中壘傳經業，一曲震川數醉痕。見說春城桃李艷，薰風何處不開尊。’”

案：該詩未收入陶氏《湘廡閣遺詩》。

國家圖書館藏稿本《杏花香雪齋詩》附卷：“得子縝永州使院書並詩一首。”並評曰：“子縝言試永州、寶慶，兩郡之士無通經者，欲以許、鄭之學振興之，其詞甚偉。庚辰五月廿三日越縵老人李慈銘記。”

六月十九日，錄行卷並付手民。

《日記》：“以刻行卷而二三場無草，託人從禮部借朱卷，命升兒錄出之，今日取校訖，以付梓人。”

案：即李慈銘《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附闈藝三篇，《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賦得靜對琴書百慮清得清字五言八韻》。

五、六月，得友人贈書數種。

五月二十四日：“得朱桂卿書，贈金誠齋《求古錄禮說》一部。”

朱福詵，字桂卿。浙江海鹽人，光緒六年進士，歷官河南、貴州學政，著有《復安室詩稿》。精於醫學，著有《醫方彙編》等，越縵每病必請其診斷。

六月十六日：“得雲門書，送來《書譜》一部。”

二十五日：“得仙居王月坡是月朔日書，並寄野朮四兩、《水道提綱》一部、番銀四圓。”

二十六日：“肯夫饋湘中器物七事，受碑墨、詩箋、茶葉、竹筍四事及所刻校士之牘名《湘英文挹》者一部。”

立秋日，與諸友約遊釣魚臺未果，飲於天寧寺。

陸廷繡《鎮亭山房詩集》卷七（庚辰）《立秋日同李越縵慈銘任秋田騰兩農部同年胡光甫舍人仁燿陳書玉夢麟鮑敦夫臨吳介唐講諸又騰可圻編修約遊釣魚臺未果選集天寧寺晚飲赤城寓廬即事有作次敦夫韻》詩，並附錄鮑臨、諸可圻詩。

任騰，字秋田。浙江會稽人。光緒六年進士。曾校閱《蘿庵遊賞小志》。



胡仁耀，字光甫。浙江上虞人。越縵《九哀賦》：“上虞胡光甫員外仁耀，卒於丙戌九月，年四十四。”

陳夢麟，字書玉。浙江上虞人。同治十年進士，官國子監祭酒。越縵至友。

七月十四日，王彥威請撰祖母壽序。

《日記》：“弢夫來，乞爲其大母林太淑人撰八十壽序。”八月十九日：“作書致弢夫，送壽序去。”

案：該壽序今已不可考見。

二十七日，題跋《荻訓堂詩鈔》。

鄧琛《荻訓堂詩鈔》卷末附越縵跋文：“獻老將歸楚中，携近詩一册屬閱，且命識數語以附贈言之義。談道孟晉，老而益摯，虛衷商榷，儕輩罕見。其詩古體取法韓、蘇，近體胎息中唐，於臨水送歸、登高賦物尤能推拓心胸，流連佳境。三致意焉。古人云：於情深見其文明，良非虛語。庚辰七月二十七日會稽李慈銘尊客。”

而卷末附錄題詞，其中“會稽李慈銘尊客”題詞云：“鄧君登科四十年，廿年作宰無一錢。掉頭大邑去黃綬，卻來京國棲寒氈。今日貲郎賤如鯽，車載斗量不可說。豈羨夾陛爭侏儒，爲愛談詩友枯寂。郊南古寺臨清漳，寒冬冰合一丈強。同龕佛火共無己，謂陳雲舫。哦詩夜拂蒲牢霜。春波走泛潞河粟，萬鷁桃花唾珠玉。歸來已及秋風初，忽念家山動征轂。君家齊安多好山，故廬無恙松菊間。從茲朝事不挂耳，日課諸孫夜聽泉。”

八月初一日，與諸友集天寧寺餞別鄧琛。後二日，餞別羊復禮。

《杏花詩》卷丁《八月朔日偕潘孺初袁爽秋兩戶部鄧鐵香洪右臣陳雲舫三御史許仙坪樊雲門兩翰林集天寧寺餞鄧獻之還黃岡》詩。

《杏花詩》卷丁《後一日再偕雲門及敦夫汝翼弢夫集寺之塔射山房餞敦叔》。

樊增祥《樊山集》卷六《初三日公饒辛楣於塔射山房同愛伯師敦夫汝翼蕙城子常》。

初六日，徐愨立請撰其大父墓志。

《日記》：“徐兵部愨立來，言其大父將葬，催撰志銘。”

案：該文未知作否。徐愨立字仲阮，湖南長沙人。

八月十三日，跋《七十二候表》。

《日記》：“閱錢唐羅鏡泉以智《七十二候表》……鏡泉錢唐諸生，爲阮文達話經精舍中弟子，咸豐初卒。此書僅有寫本。昔年提庵以見示，今來

索還，爲書一跋歸之。”

光緒八年刻本羅以智撰《七十二候考》卷首有越縵跋文，當應羊復禮而作。見《文獻》2015年第3期《李慈銘序跋輯釋》。

九月二十一日，得許竹簣書並馮芳緝所贈《顯志堂文集》。

《日記》：“得竹簣書並吳縣馮林一中允《顯志堂文集》四冊，中允之子申之刑部芳緝所貽也。”

馮芳緝，江蘇吳縣人，馮桂芬之子。

三十日，書天山府君家訓。

《日記》：“夜書先六世祖天山府君家訓楹聯云：‘多積德，多讀書，多吃虧，以多爲貴；寡意氣，寡言語，寡嗜好，欲寡未能。’”

十月十四日，沈曾植來送行卷。

《日記》：“沈子培來，久談，且送其行卷來。此君讀書極細心，又有識見，近日所罕覩也。其經文刻四首，皆博而有要，第五策言西北徼外諸國，鈎貫諸史，參證輿圖，辨音定方，具有心得，視余作爲精密矣。”

沈曾植，字子培，號乙盦。浙江嘉興人。光緒六年進士，官至安徽布政使。著有《海日樓札叢》、《海日樓詩文集》。見宋慈抱《嘉興沈曾植傳》。此爲越縵與沈曾植交往之始，雖同年及第，沈以弟子禮事越縵。

十一月初十日，謁桑柏儕、王先謙、徐桐、翁同龢、麟書、董恂、王文韶、奎潤。並送行卷。

《日記》：“詣桑柏儕尚書、王益吾祭酒。入城詣徐蔭軒尚書師、翁叔平尚書師、麟素文左都師、董尚書恂、王侍郎文韶、奎侍郎奎潤，皆送行卷也。”

徐桐，字蔭軒，漢軍正藍旗人。道光三十年進士。官至吏部尚書、體仁閣大學士。篤信宋儒理學，厭惡西學。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自縊死。見趙炳麟《徐崇合傳》。

二十七日，得龐鴻文贈書，後十七日，得黃彭年贈書。

《日記》：“同年龐編修鴻文來，以其尊人文恪公所撰《文廟祀典考》五十卷爲贈。”

龐鴻文，字伯綱，號綱堂。江蘇常熟人。官至通政司副使。見《重修常昭合志》。

案：龐鍾璐謚文恪。越縵代潘祖蔭作《文廟祀典考序》，收入《駢體文》卷三，故有此贈。

十二月十四日：“得雲門書並貴筑黃子壽寄贈保定書局新刻何願船《朔方備乘表》六卷。”

黃彭年，字子壽，號陶樓。貴州貴筑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官至江蘇、湖北布政使。所著有《陶樓詩稿》、《黃陶樓日記》。見姚永概《黃子壽先生墓表》。

十一月二十九日，以詩寄陳雲舫錦、陳晝卿錦。

《日記》：“是日得詩三首，以二酬晝卿，以一酬雲舫，兩君同姓名者也。詩皆強爲之，以其事亦一時佳話。”

《杏花詩》卷丁《同鄉陳晝卿觀察錦自濟南寄書告其子諸生昌沂夫婦之喪以所作烏啼曲見示並和余感遇詩六絕句酬以長句二首唁窮慰老情見乎辭》、《陳雲舫員外錦賦二詩見贈奉酬一首》詩。

陳雲舫錦《蕉雪詩鈔》卷二《慰陳晝卿觀察失子和李尊客》小序云：“余與晝卿，曾參毛遂，名姓偶同，故素未識面。憶兒時從房刻中讀賦數首，服其美才。後遊京師，知爲尊客舊交，著作甚富，持節東魯，政聲卓然，余益爲神往。今歲晝卿有失子之戚，尊客寄詩爲慰，余亦同作。”

十二月上旬，校閱《新唐書》卷八十一至卷一百。

《越縵堂讀書簡端記·新唐書》卷八十一：“庚申十二月初十日，蕤客閱一遍。”卷八十七：“庚申涂月初九日夜，定伯閱一過。”卷九十一：“庚申十二月初八夜，長孺讀一過。”卷一百：“庚申季冬初八乙夜，越縵生閱一過。”

二十二日，致書趙銘，力排修鐵路之議。

《日記》：“作書致桐孫，以近日開鐵路之議，中外紛紜也。先是，十一月朔日，前直隸提督劉銘傳奉召入都陛見，陳開鐵路之策，詔付李鴻章議。學士張家驥首疏爭之，言有三大弊，亦下其疏於合肥。近日合肥復奏力主劉策，言有九利……桐孫久在合肥幕府，爲所重，故寓書詢之，略云：此事當國老謀，自非耳食者比。然開千古之未有，費既不貲；法四夷之不經，事將益拙。故不必持莫山川之高論，爲正疆界之迂談。而途既捷，則溝渠益廢而不修；道既開，則盜賊且從而思逞。業舟車者無所得食，則患甚於裁驛遞；設戍守者無以爲險，則禍烈於夷城池。故古之大臣不貪非常之功，不爲驚人之事，利不變法，權不害經，而況尚無必是之見，虛設或然之利，貸強鄰以啟戎心，冀減息以懸厚報乎？此誠達者所慎言、愚夫所搯腕也。”

二十四日，得楊守敬日本書。

《日記》：“得楊惺吾十一月十九日日本書。言其國中古籍甚多，所見有唐人寫本《玉篇》，尚是孫強增加之舊，其次第與今本多不同，引《說文》尤備。又有釋慧琳《一切經音義》一百卷刻本，引證古籍，今不存者甚多，引《說文》並及從某從某聲，幾於無字不引，次及《字林》、《字統》、

《三倉》、《古今正字》、《文字典說》、《開元文字音義》諸書，書成於唐元和間，其重刻序文謂周顯德時中土已佚，此本蓋得之契丹者。又有《續一切經音義》十卷，補慧琳所遺。又有隋杜臺卿《玉燭寶典》、隋楊見善《太素經》三十卷，皆鈔本。其餘祕笈尚多。隋唐以下金石文字，亦美不勝收。彼國自撰之書，與中土可互證者尤夥。聞之神往，有懷鉛浮海之意。”

閻繼才《楊守敬學術年譜》（光緒六年四月）：“楊守敬携眷由天津至上海渡海到日本。”楊守敬在日本搜輯、收購中國古籍甚多，頗有唐宋善本，以此刻印《古逸叢書》，影響較大。

編年詩：《庚辰元日試筆》、《庚辰正月二日書春勝》、《庚辰元夜汝翼竹篔簹夫雲門提盒敦夫諸同人集寓齋》、《謝雲門惠怡邸舊造角花素箋用山谷次韻王炳之惠玉版紙韻》、《再題怡邸所造角花大箋》、《病起》、《同年趙桐孫太守自歷下還津門歲暮辱書問卻寄》、《昔昔鹽為始寧婦作也有序》、《寄唁王子獻子詒兄弟》、《香山二月五日花下詩云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霜聞有酒時須笑樂不關身事莫思量余今年五十二矣誦之有感亦係以詩》、《庚辰花朝日作》、《是日偕敦夫雲門兩太史尋歌賞酒逮夜而歸復用前韻》、《送放金甫郎中册賢還蜀省親二首》、《春夜飲豐樓酒家同提盒敦夫敦夫招霞芬》、《入城七日歸視寓園花樹示童奴》、《竹篔簹同雲門飲花之寺晚遊白紙坊崇效寺觀智樸青松紅杏卷二首》、《春盡藤花盛開日坐其下》、《張中允端卿備兵陝安索詩為別》、《偕提盒雲門心雲坐藤花下作》、《五月七日引見養心殿是日甘雨如注恭紀》、《紗袍一領是庚戌遊泮宮時所制服之三十年矣引觀被雨題詩志之》、《殿試賜出身後乞翰林院陳情還郎中本班五月九日得旨以原資敘用感恩述懷二首》、《答雲門見贈之作》、《答曉湖聞余得第寄詩勸歸之作三首》、《出榜後十日張子中同年自揚州馳書來賀以余久困名場謂為如彭昫王樓邨故事也余已過殿試所對策頗為時所傳誦都下同人亦多援次相待事後追感作詩寄子中二首》、《弔王子詒秀才繼毅並唁其兄子獻有序》、《贈胡匡伯即送其下第還越二首》、《書家書後示季弟五十韻》、《輓史寶卿二首》、《庚辰七月二十四日為亡仲弟五十生日以雞黍奠之感賦》、《相見》、《八月朔日偕潘孺初袁爽秋兩戶部鄧鐵香洪右臣陳雲舫三御史許仙坪樊雲門兩翰林集天寧寺餞鄧獻之還黃岡》、《日暮復同至南潯偕仙坪鐵香泛舟用落日放船好為起語》、《後一日再偕雲門及敦夫汝翼敦夫集寺之塔射山房餞敦叔》、《酒散欲同泛遊釣魚臺下不果歸坐庭樹根看夕陽作》、《送王平子樞歸里》、《病中雲門及朱桂卿同年福詵見過》、《秋陰偕敦夫雲門泛舟釣魚臺下循堤至行宮而回》、《三里河道中二首》、《送羊敦叔比部改官吳中郡丞二

首》、《有感》、《次日用前韻寄竹簣雲門》、《九月初三夜集飲韓家潭朱霞精舍以露似珍珠月似弓爲韻余得露字》、《又代人作得似字》、《庚辰重九作》、《書北周書宇文護傳後十四韻》、《十月十五夜步月籬下作》、《十月十六夜偕敦夫對飲朱霞精舍看月》、《十月十八夜招鄧鐵香許竹簣及敦夫雲門飲寓齋送朱桂卿庶常福詵沈子培比部曾植兩同年還秀州》、《詠史二首》、《同鄉陳畫卿觀察錦自濟南寄書告其子諸生昌沂夫婦之喪以所作烏啼曲見示並和余感遇詩六絕句酬以長句二首唁窮慰老情見乎辭》、《陳雲舫員外錦賦二詩見贈奉酬一首》、《賦得靜對琴書百慮清得清字五言八韻》、《題荻訓堂詩鈔》。

編年文：《三品銜候選同知葛君墓志銘》、《餐霞采芝曲引》、《王弼甫綠楊夢影圖序》、《樊雲門庶常夢谿老屋圖序》、《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荻訓堂詩鈔跋》、《七十二候表跋》、《林太淑人八十壽序》(佚)、《徐愨立大父墓志》(佚)、《說曳曳》(佚)、《說娣》(佚)。

編年詞：《三部樂·庚辰初夏春明待榜舊侶俊集官事多閑偕提盒諸君會浙中五科同年於文昌歌院合樂選舞錦簇雲團玉漏屢添玳筵未罷亦計偕之勝事期集之美談儻入摭言定傳韻賞賦此紀事並調提盒》、《換巢鸞鳳·調葉城》、《燭影搖紅·庚辰生日鄭盒尚書饋香積饌遂斟昔酒與鮑鏡予編修夜飲借花枝作酒籌賦此寄尚書並呈鏡予》、《臨江仙·是日酒次懷雲門保陽》。

【時事】 《古逸叢書》刊行。

光緒七年辛巳 一八八一 五十三歲

正月初一日，校勘《舊唐書》。

《越縵堂讀書簡端記·舊唐書》：“光緒七年辛巳元日甲子，天日清晏，早起敏先像後，竟日杜門謝客，校讀此卷，以寒故亦屢輟作，至夜二更始畢。慈銘記。”

《日記》：“校《舊唐書·郭子儀傳》一卷，取吉祥也。”

二月十九日，撰《金人避諱考》、《詩四始說》。

《日記》：“作《金人避諱考》一篇、《詩四始說》一篇。”

案：兩文皆未見傳。

二十五日，王先謙贈嘉慶朝《東華續錄》。

《日記》：“得王益吾祭酒書，送來新刻嘉慶一朝《東華續錄》五十卷。”

三月二十六日，干謁李鴻章。

《日記》：“至賢良祠投刺於李合肥，以近日窘甚，冀其隨例有酬應也。”

李鴻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光緒二十七年進士。官至直隸總督，贈文華殿大學士，封肅毅伯，謚文忠。所著有《李鴻章全集》。

五月十九日，聞王詒壽卒，哭之以詩。

《日記》：“聞王眉叔病殤。眉叔少予一歲，未得鄉舉，貧悴以終。……能詩詞駢文，著有《縵雅堂集》，近體小令，多有佳者。”

《杏花詩》卷丁《哭王眉叔》：“老來朋舊盡凋殘，又報王喬下玉棺。銜恤惟君勤問訊，讀書無日免飢寒。清才鄉里誰今繼，白首名場較我難。君少予一歲，嘗自言五十當得鄉舉，而竟不驗。有女傳詩兒識字，此心泉下定差安。”

二十日，撰《聽桐廬殘草序》。

《日記》：“為王孝子繼毅作詩序訖。”

王繼毅，字子詒。浙江會稽人，王繼香之弟。著有《聽桐廬殘草》。母病，乞以身代，遂死，妻殉義死，越縵為作《王秀才賢妻孫烈婦墓表》，見《文集》卷九。少從越縵遊，其《感知一首酬李愛伯先生》（見《晚晴簃詩匯》卷一百六十七）：“乘槎欲訪三神山，蓬萊咫尺風引還。煉石五色亦何有，誰信媧皇補天手。山林鐘鼎兩不成，何如獨坐援孤琴。醉折幽蘭彈古調，空山寂寞無知音。昨者別兄偶弄指，天風海濤入焦尾。餘音裊裊千里聞，誰識天涯有鍾子。先生當世推經神，主持壇坫三十春。忽聽巴音和白雪，喜舞奚翅登龍門。中散許傳《廣陵散》，一洗俗耳箏瑟新。瓦釜雷鳴奚足論，得一知己死何恨。一彈再鼓忘形骸，孤月寥天印方寸。”

二十五日，家祭。以祭品分致鮑臨等。

《日記》：“懸神位圖，祀曾祖考妣、祖考妣、本生祖考妣、先考妣，附以兩弟，肉肴三、菜餚五、梅饊一、瓠絲煎餅二盤、饅頭一大盤、杏子兩大盤、芡實湯一巡、酒三巡、飯再巡，晡後畢事，焚楮泉，收神位圖。作書致敦夫，饋以瓠餅、梅饊、杏醬、蝦淞四小疊，並酒一壺。以燂鳧、燂雞、筍菌、菽乳饋劉仙洲夫人。”

六月初三日，得平步青書並《明通鑑》。

《日記》：“得平景蓀花朝書並銀四兩、夏擘父所撰《明通鑑》一部，言是十年前擘父臨歿時以屬景蓀致予者也。”

國家圖書館藏《湖唐林館文鈔》之《復傅節子書》：“弟此書（案：指《明通鑑》）是擘父託平景蓀轉寄，且求為序文。擘父已歸道山，景蓀旋亦引疾，其書刷印未幾，以永寧作令有虧官帑，書版錄入江右潘庫，故外間印

行絕少。書既繁重，不便遠寄，又念謙父平生之言，至今序文未成，常□然於懷，是宜珍重其書，不敢遽以為贈也。”

案：夏燮字謙父，安徽當塗人。舉人，官江西永安等知縣。父兄皆耆儒，承家學，博極經書。著有《明通鑑》、《五服釋例》等。見張桂麗編著《夏燮年表》（《安徽文獻研究集刊》第六卷，2014年）。

十二日，沈寶森催序詩集。

《日記》：“得沈曉湖三月廿九日書，催其詩序甚急。”

沈寶森《因樹書屋詩稿》光緒二十三年刊本卷首越縵序，見《文獻》2012年第3期《李慈銘遺序輯釋》，又題詞《冬夜題曉湖因樹書屋詩集二首》：“松圓風格霽山思，冰雪梅花絕代姿。恰是夜窗寒月上，殘燈苦茗對君詩。”“彈鋏歌成客裏貧，登樓頭白為思親。鄉園兄弟兼師友，淪落天涯得幾人？”

七月二十五日，傅雲龍贈《藤蔭雜記》，後轉贈殷萼庭。

《日記》：“傅懋元來，以所作《順天志》、《方言考序》乞閱，贈戴菴塘《藤蔭雜記》。”

閏七月十五日：“作書致殷萼庭，贈以《藤蔭雜記》一部。”

傅雲龍，字懋元。浙江德清人。官直隸候補道。任《順天府志》分纂。著有《游歷日本圖經》、《方言考》。

二十七日，得王先謙題詩。

《日記》：“得益吾祭酒書，還詩文集，並和遊什刹海韻題拙集一首。”

王先謙《虛受堂詩存》卷十《題李蕊客詩文集次其什刹海看荷花韻》：“何年謫飛仙，凌風不能去。矯厲抗鸞鶴，清虛食風露。詞源挽銀漢，落筆紛欲雨。冥心闢天閭，濁世安肯住？侵晨把君集，掩卷月掛樹。斯文多迷津，仗此寶筏渡。宜入承明廬，黼黻壯皇路。郎官見白髮，奇骨天所妒。行將掄文竿，理楫傍沙鷺。霞川有老屋，知子夢遊處。高山動牙絃，珍重千載遇。”

閏七月十五日，潘祖蔭贈龍井茶。

《日記》：“得伯寅尚書書，再惠佳茗四瓶。作書復謝，並賦詩一章。”

周作人《名人書簡鈔存》之《潘伯寅與李越縵書》第六通曰：“畫詩及肴，無以為報，再贈龍井四瓶，今年當不缺矣。此謝，愛伯仁兄，蔭頓首。家君現服徐君藥，並按摩，尚未愈，知念附及，家君不欲服他人藥也。十五。”

先是，初九日《日記》：“病中口苦，極思龍井茶，不得，購之南物賈客鍾氏再易，無佳者，安得好事者餉我臙螺一斛耶！”十一日，潘祖蔭即贈龍

井茶四瓶，今日復贈四瓶，故有言“今年當不缺矣”。所云“畫詩”，當是越縵爲潘父壽辰張掛圖卷所題，周作人《藥堂雜文·名人書簡鈔存》之《潘伯寅與李越縵書》第四通：“畫二幅，乞賜題（旁注各題一詩）。家君五月初旬壽辰，以備家宴時張挂也，語祈吉祥字爲感。瀆深，容面謝。敬上愛伯仁兄，蔭頓首。”

《杏花詩》卷丁《謝鄭奩尚書惠龍井茶用山谷謝李右丞送碾賜壑源揀茶詩韻》。

九月三十日，撰左宗棠壽文。

《日記》：“夜撰左恪靖壽序。”

案：該文今未見傳。羅正鈞《左宗棠年譜》云左生於嘉慶十七年十月初七日，則越縵所作當是其七十壽序。

十一月初九日，爲孫祿增跋拓本。

《日記》：“爲孫鏡江跋中殿第廿八等回石拓本一通、永寧紅崖刻字釋文一通。”

案：所跋拓本二通未見傳。

十月、十一月，得友人贈書十種。

《日記》十月十四日：“孫鏡江來，以廣西同年王幼遐舍人鵬運新刻《白石道人詞》、《山中白雲詞》、《漱玉詞》及戈順卿《詞林正韻》共四種見誼。”

二十六日：“答詣沈子培，子培以仁和勞季言《讀書雜識》及《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見贈。……得沈子培書，以陳蘭浦《東塾讀書記》、黎二樵《五百四峰堂詩鈔》爲贈。”

十一月初三日：“得龍松岑戶部書，送其尊人翰臣布政《爾雅經注集證》、《經籍舉要》諸書來。”

初五日：“作片致敦夫，贈以《經籍舉要》一冊。”

龍繼棟，字松岑。廣西桂林人。同治元年舉人，官至戶部候補主事。

十二月二十五日，潘祖蔭代作應制詩。

《日記》：“得伯寅尚書書，屬代擬應制詠物七律十三首，下午成，即作書送去。”

是年，許景澂奉使日本，以詩送之。

《杏花詩》卷丁《許竹簣以待講賜二品服爲奉使日本大臣索詩爲別作長歌一章送之》：“聖清懷遠頓八紘，大瀛海內皆王程。皇華之遠極侍從，特賜金紫銜東征。日本名見自唐始，隋僞日出處天子。夜郎笑漢夷俗然，墨屎誇讞匪所恥。我聞倭北接馬韓，蠻觸百餘山島間。通譯漢魏三



十國，至今滅沒同飛煙。吾妻鏡事略可錄，天王繫院代相續。文物差與躋新羅，衣冠漸亦效華俗。狡爲邊患始有明，鯨魚跋浪吳會驚。朝鮮濟師幸告捷，舟山乞援終無成。方今外憂日孔棘，犄角大秦連漠北。東眈西睽相翕張，呿呿蛟龍視弱食。”

編年詩：《許竹簣以侍講賜二品服爲奉使日本大臣索詩爲別作長歌一章送之》、《三月十五夜月下看李花作》、《三月十七日雨後嫩晴柳絲舒翠迎春競花丁香亦有新綠掩映夕陽中非畫所能到也以二十八字寫之》、《霞芬饋木香花》、《夕陽時看半開海棠傍晚李花欲落各勝以一絕》、《暮春偕鏡予至極樂寺看海棠是日霞芬偕其婦治具於此賦詩二首》、《雨後晚霞看桃花》、《後二日夕陽中看桃花半落》、《立夏前一日藤花盛開陰微雨坐花下作》、《立夏日澹晴間陰竟晝坐藤花下》、《欹枕》、《漫興三首》、《哭王眉叔》、《六月初一日飲花下作》、《後三日再飲花下遇雨遂至曉即事十韻》、《小暑聞蟬》、《六月十五日酷暑中思故鄉邨居用朱子是日止水公庵遇雨作詩韻》、《夢孫子九》、《觀蓮節侵曉至什剎海看荷花入地安門書所見》、《七月十三日立秋雨中出西便門失道遍行玉河鄉野田中循土山出至釣魚臺湖邊看荷花欲登舟以積水不果小憩行宮外垣遂至天寧寺三首》、《天寧寺殿廡西偏一室機淨窗開山滿甚愛之用韋左司行寬禪師院詩韻題壁》、《謝鄭盒尚書惠龍井茶用山谷謝李右丞送碾賜壑源揀茶詩韻》、《得子鎮辰永道中書並辰州雜詩卻寄》、《閏秋飲集嵩雲草堂池北精舍河南士大夫新築宴賞處也》、《閏七月二十五日早起秋晴口占兩絕句》、《晚霞》、《寄趙桐孫同年以郡守攝易州牧》、《寄程雨亭攝守揚州》、《寄朱肯夫學士入蜀按試建昌道諸州郡》、《寄敦叔吳門時以試丞都知巡街》、《雜興四絕句》、《門前看晚霞至保安寺與友人遇徘徊而散》、《雜興三絕句》、《酬王益吾祭酒見贈之作並問其太夫人起居》、《益吾祭酒和詩見酬述其比年昆季子侄零落之感太夫人望孫之切情詞肫摯殆不自勝再賦詩二首冀廣其意兼道所懷》、《辛巳重九日偕敦夫汝翼兩編修遊城南諸寺登龍樹寺看山樓晚飲酒家歸》、《九月十三夜飲霞芬家賞菊是日暖甚月如春晝》、《辛巳十二月三日赴署過京察歸書感》、《前夕夢歸越中負郭有山蒼翠矗立屋隨山爲高下其外大湖煙水萬頃遠見青山如髮醒而記之》、《鄉人楊雲乘布衣作霖自吳門致書道懷卻寄兼謝其佳茶筆墨之饋》、《十二月十二夜月皎甚偕敦夫近步歸保安寺街二首》。

編年文：《跋舊拓武梁祠簇葵圖》、《跋昌陽石文》、《跋梁釋惠影造像》、《跋舊拓比干銅槃銘》、《王杏泉墓志銘》、《聽桐廬殘草序》、《與平景蓀書》、《金人避諱考》(佚)、《詩四始說》(佚)、《左宗棠七十壽序》(佚)。

編年詞：《一枝春·辛巳正月晦日密雪入夜時久苦晴竹宮太一齋禱甚虔賦此志瑞》、《賣花聲·詠楊花》、《臨江仙·四月望日坐月藤花下》、《朝中措》、《清平樂》、《錦堂春》、《清平樂·題江南初夏仕女圖》、《天香·詠夜來香》、《玉漏遲》、《賀新郎·辛巳閏七夕自甲寅至此二十七年矣是日直雨臥病寄感彌深》、《宴清都·辛巳臘月望夜偕同鄉翰苑鳳池諸公飲朱霞精舍燃燈賭月將旦立春》、《送入我門來·王逸梧祭酒母鮑太夫人高年就養望切含飴一日見左浣香女史所續明妃抱子圖兒白如瓠甚喜之命祭酒徵題詞余亦念深慕難因譜此調當張仙謀祝同識宜男也》。

【時事】 魯迅(—1936)生。劉熙載(1813—)卒。杜文瀾(1815—)卒。

光緒八年壬午 一八八二 五十四歲

正月初七日，沈寶森有懷越縵詩。

沈寶森《因樹書屋詩稿》卷八(壬午)《人日作有懷蕓老都中》：“地連甌  
栝繞東瀛，客邸煙雲照眼明。春信祇除山有雪，盛時不礙縣無城。檐交  
松綠琴書古，座對梅花意味清。可惜故人多遠道，題詩誰與寄離情。”

二十二日，潘曾綬約午集。

《潘紱庭自訂年譜》：“招亞陶、蕓客、九芝、六希午集。”

《日記》：“上午赴紱丈之招，坐有徐亞陶、嚴六谿及陸九芝封翁。”

徐寶謙，字亞陶，浙江崇德人。光緒六年進士。授貴州司主事，官刑部  
郎中。著有《琴言室詩稿》。光緒十一年越縵作《乙酉春晚即事絕句二  
十首》之九云：“石門徐叟愛詩畫，兩日上官一日閑。邀君花下一斟酌，  
聊當午夢歸故山。”之十云：“君年七十始通籍，榜題與我偶兩翁。道光  
朝士幾人在，廿年彈指杏花紅。”自注：“此二首贈同年徐亞陶員外  
寶謙。”

二月二十七日，得陶方琦書並《淮南許注異同話》。

《日記》：“得子縝去臘二十五日書，寄來新刻所著《淮南許注異同話》四  
卷，其書爲之積年，近更搜討紛綸，卓然可傳矣。又以三部屬分致潘、  
周、王三公。”

是月下旬，屢爲潘祖蔭代作應制詩。

《日記》二十一日：“爲伯寅尚書擬應制詩七律六首、七絕二十首。”二十  
二日：“再爲伯寅尚書擬應制七律三首、七絕二首。”二十六日：“爲鄭盒

代擬應制題畫蘭絕句二十首。”

三月初三日，同周壽昌、徐桐、王先謙、陳燾、朱一新至崇效寺觀畫並題詩。

《白華詩》卷丁收《壬午三月三日偕周苻農閣學徐壽衡侍郎王益吾祭酒陳汝翼朱鼎甫兩編修禊飲崇效寺題拙公青松紅杏圖卷六首》。

王先謙《虛受堂詩存》卷十《同人禊飲崇效寺蕓客有詩題朴上人青松紅杏卷中次韻奉和》。

十五日，潘曾綬邀法源寺賞牡丹。

《潘絨庭自訂年譜》：“招蕓客、六希法源寺看牡丹。”

《杏花詩》卷丁有《三月十五日潘絨庭丈招同嚴六谿法源寺看牡丹絕句六首》。

十六日，擬《條陳孝廉方正積弊請廢此科疏》。

《日記》：“擬《條陳孝廉方正積弊請廢此科疏》。”

案：該文今未見傳。

二十三日，校閱《春秋左傳注疏》。

《越縵堂讀書簡端續記·春秋左傳注疏》跋尾曰：“光緒壬午三月二十三日，讀此一卷，略校訖。是日清和無風。慈銘謹記。”

二十四日，為潘祖蔭撰《重刊宋監本說文解字序》。

《日記》：“為鄭盦撰《重刊宋監本說文解字序》。……再得鄭盦書，惠銀二十兩。”

案：時潘祖蔭刻沈濤《說文古本考》，越縵或為此而作。《潘鄭盦文存》收《重刊說文解字序》。

四月一日，王先謙請撰其母墓志銘。

《日記》：“祭酒乞撰墓志。”

《文集》卷九《王母鮑太夫人墓志銘》敘與王先謙之交往曰：“慈銘自同治壬戌與今國子監祭酒王君先謙相識，甚疏也。甲戌會試，卷在祭酒房，力薦之，俛得，而以文字違格，卒被擯，心感祭酒，然蹤迹益以逃。庚辰成進士，祭酒為鄰房同考官，揭榜時見慈銘名，以其老也，感唏之甚。既慈銘呈牒翰林院，乞守故官，祭酒力沮不能得，嘆惜累日。慈銘始益感祭酒，交日密。”

王先謙《王母先太夫人年譜》：“光緒七年三月，竟於十六日寅初長逝。”

初五日，撰胡壽謙父壽頌。

《日記》：“為胡梅卿撰其尊人七十雙壽頌。”

案：該文未見傳。同治十年，曾為胡撰《送胡光伯比部耆仲駕部兄弟乞

假歸祝堂上雙壽序》。

初六日，撰李鴻章母挽聯。

《日記》：“撰合肥相國李太夫人挽聯。以綾書之。云：‘槐鼎熊茵甲第雙迎武韓國，鞠衣蜜印養堂專祭定夫人。’”

案：《李鴻章傳》附錄李氏家族簡表，李鴻章父李文安曰：“妻，李門李氏（1800—1882）。”

初七日，撰《周易卦變圖考序》、《薛絲山館詩鈔序》。

《日記》：“為鄭盒尚書撰宋某《周易卦變圖考序》、靜濤相國柏菱《薛絲山館詩鈔序》。”

案：兩文均未存稿，今未見傳。

十九日，得羊復禮書。

《日記》：“得羊辛楣三月二日吳門書，並寄新刻《四六叢話》一部。”

案：《四六叢話》為清孫梅撰，此處言“新刻”。當是光緒七年重刊本，初刻於嘉慶三年。

二十九日，題克勒馬圖卷。

《日記》：“題克勒馬圖七古一章，即作書致鄭盒。”

案：該詩今未見傳。

五月初二日，題畫。

《日記》：“題錢文敏尚書畫紫藤、虞美人花兩絕句。”

案：該詩今未見傳。

初八日，於《日記》中痛批張之洞、張佩綸、李鴻藻。

《日記》：“又聞張香濤近日書薦中外官五十九員，居首者張佩綸、李若農師、吳大澂、陳寶琛、朱肯夫五人……近日北人二張一李，內外唱和，張則挾李以為重，李則餌張以為用，窺探朝旨，廣結黨援。八關後裔，捷徑驟進，不學無術，病狂喪心。恨不得言路，以白簡痛治鼠輩也。”

案：光緒八年四月二十日，張之洞上《臚舉賢才摺》，舉薦中外官員五十九人，中有張佩綸，越縵並二張以罵之，與張之洞從此分道。

六月十七日，撰景濂壽序。

《日記》：“撰景秋坪師六十雙壽序。”

案：該文今未見傳。

七月十一日，病。

《日記》：“下午腹痛，夜遂大病，胸塞口燥，身熱如火，二更吐利交作，達旦如搗。家人四處夜走，呼醫不來，望曙如年。”次日痢疾爆發，日夜計九十餘次，連飲湯藥，至本月二十九日始能出門。

八月二十一日，跋潘祖蔭古墳拓本。次日，序《遊岱記》。

《日記》：“跋鄭盒尚書古墳拓本。”二十二日：“為鄭盒序《遊岱記》。即作書並古墳拓本致之。得復。”

案：所序《遊岱記》及古墳拓本跋今已不可考見。

九月二十二日，陳夢麟續娶錢氏，認越縵為父。

《日記》：“資泉來，致其母夫人命，必欲余認新人為女，不得已而諾之，令兩姬為添嫁衣。”十九日：“書玉續聘上虞錢氏女至都，偕居寓中，擇日迎親，以今日夜來，舍之中聽西室，姬人輩設宴款之。”

陳夢麟，字書玉，與越縵同官京師，比鄰而居，往來頻繁。錢氏伯父為錢世敘，字蓉塘，上虞人，咸豐十年進士，福建龍溪令，著有《東樵詩文集》。錢氏父早卒，依伯父居閩，亂後歸越，續聘於陳夢麟。孤苦無依，陳氏母遂請以越縵為父。

十月初九、初十日，為潘祖蔭代作應制詩四十首。

《日記》：“得鄭盒尚書書，屬代擬供奉詩二十章。……為鄭盒擬黃白紅紫黑牡丹絕句十首。”初十日：“為鄭盒再擬應制牡丹詩十首。”

十二日，題劉焯《拙存集》。

《日記》：“劉拙庵書來，言連謁三次不見，索還其詩稿，蓋有怨意，然余實不知其屢來也。為書數語，且題一詩，作片還之。”前九月十六日：“有白下人劉焯致書，以所著詩名《拙存集》兩冊求閱。”

案：越縵題詩未存稿，今未見傳。

二十一日，與諸友飲聚寶堂，大醉歸。比日多醉。

《日記》：“晚詣聚寶堂，介唐諸君已至，招霞芬、玉仙、杏雲、月秋。酒旨人歡，不覺醉甚。夜一更後，介唐更邀飲霞芬家，更招諸郎送鉤賭勝，至四鼓歸。付車錢十千、酒保賞五千、客車八千、霞車二千。”十三日：“傍晚，光甫邀飲聚寶堂，為消寒第一集，招霞芬、玉仙，余連晉數鱸，醉甚。一更後，秋田邀飲霞芬弟子家荔秋處，三更後歸。”

案：越縵近日投刺李鴻章，不得引重；張之洞薦舉諸人，亦不及名。胸中塊壘，惟借酒以澆。

二十二日，撰《二十七松堂文集序》、董伴雲家傳。

《日記》：“為鐵香撰《二十七松堂文集序》。”“夜為慈谿董慎夫舍人圻撰其父伴雲通奉家傳。”

鄧承修，字伯訥，號鐵香。廣東歸善人。光緒十一年勘定廣西中越邊界，次年病歸，後主講平湖書院。所著有《語冰閣奏議》、《鄧鐵香遺詩》。激切言事，不避權貴，與越縵論見較合。見《國史館傳稿》之《鄧

承修傳》。

案：《二十七松堂文集序》未見傳。本月十五日有關於《二十七松堂文集》的讀書記：“此為去年何如璋使彼得之，歸以贈鐵香，鐵香以越中久無板，謀更刻之，屬余為之序，故志其略如此。”《二十七松堂文集》有康熙本、乾隆本，鄧承修所持者為同治間日本刻本，何如璋所贈，似未見鄧承修刊行，而越縵之序亦未見傳。

二十五日，同鄧承修赴梁星海之招，圍爐小飲。

《日記》：“鐵香來，夜同赴梁星海之招，圍爐小飲。……見南海方氏新刻北宋穆參軍、柳河東、伊河南三先生集，頗工整可喜。”

梁鼎芬，字星海。廣東番禺人。光緒六年進士，授編修，疏劾李鴻章罷歸。所著有《節庵先生遺詩》。

二十六日，袁昶以《高陶堂遺集》送閱。

《日記》：“得爽秋書，以新刻《高陶堂遺集》屬閱。”

袁昶《止齋文》稿本（今藏上海圖書館）有《與李莚老》云：“昨夕，吳中寄來新刻高陶堂大令詩集，寒燈昏花，略一展覽。大約其志在導原陸、謝，下稱山谷、後山，思力既雄，句律亦細，開江右二百年來未開之蹊徑，可謂異軍特起矣。然沉鬱處太多，而清麗之旨無聞焉；又往往過於鈎棘字句，反致有意理不暢、宗趣不融處。以示古人所謂章妥句適、文從字順、出奇偏於尋墨之中、寓深微於平易之內者，殆相逕庭矣。庚桑摻術淺，還乞苦懸老於文事者強披縵之，一定其品格為幸，毋使後來譏彈者掩真、隍附者過情也。廿六日早。昶惶恐頓首。”

十一月初四日，祀外祖父母及舅氏，以祭餘款友。

《日記》：“外王父仁甫倪公忌日，又初八日外王母孫太君忌日，今日合供饋果羹一、醬燒鳧一、肉肴六、菜肴二、火鍋一、饅頭一大盤、時果四盤、杏酪一巡、酒四巡、飯再巡、茗飲一巡，並饋三舅、四舅。傍晚畢事，焚楮泉兩挂。鏡江、子培、敦夫、介唐、光甫、秋田、心雲先後來，夜圍爐設飲，招霞芬、玉仙及霞芬弟子荔秋，談燕甚歡，三更始散。借饌餽之餘，為宴醞之樂，既饗外氏，遂速友朋。召及左鱗，則非禮矣。”

十七日，為母倪氏、大伯父、大伯母請封。

《日記》：“作書致光甫並書履歷一紙、沈子培印結一紙，以去年恭遇孝貞顯皇后祔廟覃恩，再為先考妣請封典。又請敕封大伯父、大伯母也。”

二十七日，以書贈梁星海。

《日記》：“作書致梁星海，贈以《說文五翼》及邵無恙《夢餘詩鈔》。”

十二月十九日，祀本生祖李鈺。

《日記》：“本生祖考蘊山府君生日，上午供饋，肉肴七豆、菜餚兩豆、火鍋一、饅頭、肉餡糖漿兩大盤、春餅一盤、時果四盤，淪麪一巡、酒四巡、飯再巡、茗飲再巡，哺後畢事。兩從侄隨拜，庶覺後顧有人。”

除夕，兩甥自保定來同度歲。

《日記》：“夜祀先。雞、鳧、豚、魚翅、海參五味共一品鍋、魚一器、煮肉一器、菜餚八器、藕果棗羹一器、煮栗一器、火鍋一事、時果四盤，蓮子湯一巡、酒三巡，樺燭一斤、中燭一對，令甥侄輩隨敬，二更畢事，焚楮泉，飲歲酒。是夕都中爆鞭甚盛，達旦闐填，遠勝往年。太平氣象，景星在天。”

十二月十五日：“從侄孝琰、孝瑩自保定來，余招之度歲也，是詩舫第三、第四子，一年二十七，一年二十六矣。”是年末，三妹之子亦來，遂共度歲京華。

六月至十二月，得友人贈書十餘種。

《日記》六月十三日：“柳門贈《四六叢話》一部及所刻宋末遺民舒天民《六藝綱目》兩卷，即復，以《四六叢話》還之。”

十四日：“得叟夫五月二十一日江南通州試院書，並寄甬上翻刻胡墨莊氏《毛詩後箋》一部。……是去年鎮海人方某所刻。前有其同邑張壽榮序。方蓋市人，為商於滬上者。張為余庚午同年，其人全不知學，序文拙劣，校勘粗疏，視原本遠遜，可惜也。”

八月十一日：“同年梁星海庶常自粵來，贈陳蘭浦《東塾讀書記》、王惕甫《金石三例》、翻刻汲古本仿宋寫《陶淵明集》、吳中滄浪亭石刻名宦先賢像拓本及近人馮竹儒焄光《西行日記》。”

二十五日：“上午答詣梁星海庶常，見贈陳蘭浦所著書四種：曰《漢儒通義》，曰《切韻考》附外篇，曰《聲律通考》，曰《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附《考正德清胡氏禹貢圖》。”

九月十七日：“得光甫書，贈新刻王汾原《說文五翼》兩部。王氏所著書版皆久毀，今光甫與書玉重刻此於都中，較原槧為精善。”

十月十七日：“得楊正甫同年書，贈《常熟三陶文集》一部。”“光甫來，以近刻邵無恙《夢餘詩鈔》見貽。”

十二月二十四日：“得王益吾祭酒九月十七日長沙書，並貽新刻《續古文辭類纂》三部，屬以二分鐵香、爽秋。”

歲末，樊增祥有和詩。

樊增祥《樊山詩集》卷六《金臺集》有《十二月廿五日發都門途次酬愛伯

師見贈》。

**編年詩：**《正月二日覽鏡見髭鬚添白十餘莖感賦》、《後雞鳴歌有序》、《吁嗟行》、《席姬生日戲作俳體示之》、《攝痾十餘日不出矣連日輕陰花朝前有小雨賦詩簡同志》、《折庭中花致敦夫媵以一絕》、《傷貓》、《仲春二十九日偕鄧鐵香鹿巖袁爽秋看花至慈仁寺觀近人所樵九蓮菩薩畫像晚入長椿寺觀明孝純劉太后繪像爲長歌紀之》、《壬午都下清明絕句》、《壬午三月三日偕周荇農閣學徐壽蘅侍郎王益吾祭酒陳汝翼朱鼎甫兩編修禊飲崇效寺題拙公青松紅杏圖卷六首》、《修禊次日荇農老以六金屬轉畀寺僧裝圖卷日落時復過寺再書二絕句圖尾》、《修禊次日夕陽出郭獨遊花之寺日落復至崇效寺用荇農閣學訪崇效寺詩韻》、《爲周荇老題東坡爲羅浮鄧道士守安臨文與可墨竹真迹》、《三月十五日潘紱庭丈招同嚴六谿法源寺看牡丹絕句六首》、《題舊畫北齊校書圖有序》、《文信國空坑敗後致人書真迹爲荇農閣學題有序》、《題林和靖像硯有序》、《徐壽蘅大理以林處士像硯拓本將致孤山再爲題詩》、《五月十六日夜起作》、《五月十七日夜四更有雨》、《五月十八日晚涼坐風前看霞寄紱丈》、《五月十九日夜晚風盼雨書感成五十四韻寄周荇農閣學並簡徐壽蘅侍郎》、《五月二十三日夜得大雷雨題荇農閣學所書春江夜泊團扇再簡荇丈並用見去夏喜雨詩積字韻》、《送張仲模侍講楷出守婺州》、《夏小雨後偕霞芬出城入天寧寺》、《偕霞芬坐天寧寺看山院》、《後十八日再至看山院題壁》、《偕孺初仙坪叔平鐵香仲模爽秋由天寧遊南荷花汭日落追涼是日有遊女飲池上》、《夏晚偕霞芬自陶然亭携酒登南郭敞樓二首》、《夜坐即事》、《子縝自湘南奉諱歸今年書來言以營葬故辭湘中書院之聘且分束脩爲饋卻寄》、《羊敦叔自吳門寄惠書籍卻寄》、《病起東紱丈亦小疾新愈》、《病起東敦夫敦夫亦患病下新起》、《病起紱丈書來謂余病後即能文詠當有無量壽荇丈書來謂余如瘦松古鶴必長留天地深感勤勤期祝之意爲詩柬二老》、《送許仙坪備兵河北》、《送施郎中啟宗出守興化》。

**編年文：**《王母鮑太夫人墓志銘》、《夢故廬記》、《與王弢甫書·弢夫老弟同年閣下》、《景秋坪師六十雙壽序》(佚)、《二十七松堂文集序》(佚)、《皇清誥授中議大夫晉贈通奉大夫董君家傳》、《遊岱記序》(佚)、《周易卦變圖考序》(佚)、《薛籛山館詩鈔序》(佚)、《胡梅卿尊人七十雙壽頌》(佚)、《擬條陳孝廉方正積弊請廢此科疏》(佚)、《說文解字序》(佚)、《周荇農七十壽序》(佚)、《交阯交州名始考》(佚)。

**編年詞：**《浪淘沙·可園倚山新起臨水迴廊一帶數折作一亭大有江南畫意》、《小重山·出遊諸寺歸看寓庭花樹便娟可愛賦此自慰》、《點絳脣·



兩日輕陰柳花如織寫以小詞》、《柳梢春·春暮讀書藤花柳蔭下即事》、《解蹀躞·壬午三月三十夜飲霞芬家餞春》。

【時事】 十月，清廷與俄訂立《伊犁界約》。

王先謙編撰《續古文辭類纂》成並刊刻。丁丙始設局補鈔文瀾閣《四庫全書》。徐鴻復、徐潤在上海創辦同文書局，采用石印技術影印古籍。

陳澧(1810—)卒。

### 光緒九年癸未 一八八三 五十五歲

正月初七日，致書陶澐宣，拒與朝鮮使臣酬應。

《日記》：“再得心雲書，言朝鮮使臣待余至晚始入城，約後明日復來，必欲見余。因復以書云：海外論交，固是佳事，然非愚所喜也。近來彼邦人物陋甚，不知朝廷之體制，不通古今之文辭。往年如張香濤、吳清卿輩啖名過甚，延接恐後，文酒之燕，亦相邀致。蚩詞鄙狀，深可嘆笑，而諸君視爲奇貨，明知其陋，姑以爲坐上之觀，博後日之譽。欲強附於白舍人之詩重雞林、柳誠懸之書傳回鶻，冀增光價，傳播風流。愚嘗告之曰，凡文字之見偶異域者，必非其至也，況今朝鮮爲吾屬國，一年三貢，使人如織，論其遠不及吾越，計其廣不及黔南。附此爲名，亦爲已隘。此言深中諸君之忌，後之絕交，亦以此也。自後一二謬偶風雅、逐臭海上者，亦間達殷勤，願接音吐，遂執鄙見，皆拒不見，非矯情也。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自問容貌祿位不足動人，門巷蕭然，居處龕陋，主客童僕又不通語言，既無以厭遠人之觀瞻，亦無可以盡吾意，徒取鬧耳。今日泥淖，實不出門，後若再來，希爲婉謝。荇丈優遊綠野，久絕朝謁，春風几杖，延納遠人，耆舊典型，足副所望。此爲通德，不在所論。”

二十三日，聞潘曾綬卒，爲書挽聯。

《日記》：“午聞紱丈於昨日寅刻溘逝，即走哭之，則已斂矣……悲哉！余辱丈知最深，近年所作必視余改定，手書間日即至，前日猶以書來還日記及所借零帙，書字精整如平時。彈指之間，遂成永訣，爲之涕泗，不能自己。去冬今春兩來過余，談笑如少年，方擬俟花開時小治果茗，邀丈及周荇老作花下清言。風獨不恆，已爲隔世，人生露電，垂暮同嗟。”

《潘紱庭自訂年譜》(潘祖年補訂)：“光緒九年正月二十二日丑初，竟棄

不孝等而長逝矣。”

二月十一日，夫人馬氏抵京。

《日記》：“內子至京。”十二月二十八日：“東箱爲內人誦經精舍。”

案：越縵自十四歲與馬氏成親，至今四十餘年。馬氏二十餘歲即隨太夫人潛修佛事，二人分室別居，聚時較少。今馬氏年已六十，越縵迎其入京，共度晚歲。

二十三日，夫人馬氏以蔬食祭父母，越縵勸更之肉肴，不從。

《日記》：“外姑馬孺人八十冥壽，內子以持長齋，祀其考妣亦蔬食。余前日再三曉之，不從，婦人之愚，不能以口舌爭也。”

正月至三月，得友人贈書十種。

《日記》正月十四日：“得心雲書，以杭人許增新刻《納蘭詞》、《靈芬詞》爲贈。”“沈子培來，以小琅嬛仙館所刻《述學》等三種見詒。此余舊物，後失之，子培數年前於廠市購得，見有余題識，仍以見反，可感也。”

二月十三日：“梅卿饋元繙金刻《五音集韻》一部、東洋鐘一架、龍井茶八瓶、鮫脯兩肩、青魚臘一尾、西洋餅餌兩匣、東洋縐布一匹、羊毫兩匣。”

案：蓋爲上年所作《胡梅卿尊人七十雙壽頌》潤筆。

二十五日：“黃同年維翰來，以新刻黎洲先生《明夷待訪錄》、《思舊錄》爲贈。”

三月十六日：“朱桂卿同年自浙來，以番銀三十圓並所刻《疇人傳》、《續疇人傳》兩部爲贈，固辭其銀不得。”

二十四日：“得蔡松甫書，並章碩卿所刻叢書、《南江札記》等十冊。”

二十六日：“黃研舫書來，以其尊人所刻《留書種閣集》見詒。”

春，遇陳衍。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十一：“癸未春，挈眷入都，小住陳汝翼編修處，數遇李尊客戶部慈銘，貌古瘦。……時未見尊客之詩。後得刻本，亦未細閱。識沈子培，乃亟稱其功；識樊雲門，則推服其師，等於張廣雅。實則清澹平直，並不炫異驚人，亦絕去浙派鉅釘之習，惟遇考據金石題目，往往精確可喜。”後又評越縵詩云：“越縵身丁亂離，遇復蹭蹬，而聲詩極乎和平，不特不抑鬱牢愁，亦並不矜才使氣，題詠金石書圖自其所長，而閑情之作偶亦所喜。”

四月初八日，向王懿榮索《過庭錄》。

《日記》：“作書致王廉生，索章碩卿所刻宋于廷《過庭錄》，得復。”

五月二十一日，潘祖蔭囑撰潘曾綬墓志。

《日記》：“得伯寅尚書吳中書，屬撰紱丈墓志，以銀二百兩爲潤筆。”

《文集》卷八《誥封光祿大夫追贈三品卿銜前四品卿銜內閣侍讀潘公墓志銘》，有云：“慈銘自歲己未入都，遭橫逆之禍，屏居草食，公獨先過訪，折節忘年，因得交於少宰及尚書，文字往復，投分日摯。及辛未再入都，以尚書方左戶部，引分自遠，修謁幾絕。公與少宰繼繼有加，析疑賞奇，書翰日接。及戊寅少宰薨逝，公亦老病，概絕往還，而慈銘所居保安寺街去公邸不半里，猶歲三四至，至於饋問，尤數於前，日或再三，幾疲童力。……公卒之前日，以書還日記及所借書，且索《通鑑目錄》。時已薄暮，室中卒不能檢書，告使者以明日將去，而公即於是夕逝矣。嗚呼！音翰在手，凶問繼至，言笑宴宴，曾不逾時。有生之悲，何能已哉！”

六月二十一日，得沈曾植書並錢辛甫所贈書。

《日記》：“得子培書，以其同邑錢辛甫明經所贈《衍石齋記事稿》十卷、《續稿》十卷、《刻楮集》十四卷、《旅逸小稿》二卷，共廿二冊，為之轉送。”

七月初二日，得張預贈書。次日，王先謙贈道光朝《東華續錄》。

《日記》：“得張子虞書，以楚中新刻《張太岳集》見貽。”

初三日：“得周苻翁書，送來益吾祭酒所寄道光朝《東華續錄》六十卷，共二十冊。”

二十二日，作書致陶方琦、王繼香，均論修越志事。

《日記》：“作復子縝書……作復王子獻書……子縝、子獻書後皆及吾越修志事，略舉體要，並論得失及先後之序、取裁之法，於子獻書尤詳。”

二十四日，復書沈寶森並錄《擬修郡縣志略例八則》。

《日記》：“作復沈曉湖龍泉學舍書，亦八百餘言，並錄《擬修紹興府志略例》八條寄之。”

《駢體文》卷二《復沈曉湖書》：“吾郡修志一事，諸子頗相牽輓，粉榆文獻，雅志所勤，及今不圖，後將難問。而挂冠無日，負郭誰資？且事競道孤，事大力小，亦不敢孤鳴衆狃之地，磨肋老拳之間。儻得三徑可成，四壁粗立，誓穆既畢，此願難誣。不求問人，惟求信己。事出私力，無假官修，當邀兄與景蓀及子縝、子宜、子獻諸君各殫見聞，務臻翔實。”

八月初三日，致書陳錦，論修纂《山陰縣志》事。

《日記》：“作復陳畫卿書，與論修志之難及吾鄉風俗之敝，凡數千言。此君拙於文辭，嘗於考據，而又輕視志事，兩與余書皆累累千餘言，意似求教，而實自負，念其老矣，故舉以答之。”初四日：“再作致畫卿書，與言詩集緣起，亦千餘言。”

《文集》卷四《復陳畫卿觀察書》：“至修志之事，誠為當務之急，弟懷之

久矣……嘗思鄉人可與論此事者，平景蓀、傅節子以禮，皆精於考據，而文筆非所長。景蓀杜門，節子遠宦。次則陶子縝、孫子宜、王子獻，皆份份著作之才。子縝、子宜專於經學詞宗，子獻視二君稍遜，然文章爾雅，勤力於學，以任采纂，有餘裕也。……今年胡、徐兩君及何秀才在都，弟屬其先為《越中科名表》一書，博問詳稽，附注三代及伯叔兄弟之曾登科者及官位籍貫，以存人物之梗概。然恐此尚非能為，況其它哉？”

《紹興公報》宣統二年七月一日載《李慈銘先生擬修郡縣志略例》，附編者言：“先生於越中郡縣志皆嘗點改塗抹，其所注意尤在人物一門。同治丁卯，署紹興府事李太守用宗侍御稷辰薦，以修山陰志請先生，侍御旋病，事遂不果。先生有《擬修紹興府志略例》八則，紹人僅有傳鈔本，為某年《經世報》載之，見者亦少，取而錄之，豈惟修越志者宜矜式也。”七月七日又刊載《李越縵先生復陳晝卿觀察書》。

初八，張嘉祿請傳其母。

《日記》：“鄞人張肖庵編修嘉祿來，乞為其母夫人作傳。”次年六月十七日《日記》：“為張肖庵編修撰其母節孝李孺人墓志，下午成。”

張嘉祿，字肖庵。浙江鄞縣人。光緒三年進士，官至雲南道監察御史。著有《困學紀聞補注》等。

案：該墓志未見傳。

初九日，撰麟書母壽序。

《日記》：“夜撰宗室尚書麟太師母棟鄂太夫人八十壽序。”

案：是文未見傳。麟書，字芝庵，滿洲正藍旗人。咸豐三年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越縵光緒六年進士時房師。

十日，陳啟泰請撰其母壽序。

《日記》：“陳伯平來，乞為其太夫人撰七十壽序。”

案：該壽序未知作否。陳啟泰(?—1909)，字魯生、伯平，湖南長沙人。同治七年進士。官御史。

十九日，傅以禮贈《復初齋文集》。

《日記》：“節子贈閩中新校正翁覃谿《復初齋文集》。是集本覃谿門人侯官李蘭卿兵備彥章所校刻，未半而歿，故集無序跋。近年兵備子以烜於錢唐丁松生丙處得所藏覃谿詩文手稿三十六巨冊，屬仁和魏稼孫錫曾補校印行，惜其詩尚未刻也。”

九月初七日，向繆荃孫索書。

《日記》：“作書致繆筱珊，乞其新刻《萬善花室文集》、洪幼懷符孫《齊雲山人文集》、蔣生沐光煦《東湖叢記》三種，得復並書。”

《藝風堂友朋書劄》越縵致繆荃孫第九通：“尊刻《萬善花室文集》等三種，求各賜一分，幸甚盼甚。”

《文獻》1986年第1期載薛英《李慈銘校繆荃孫所刻書》：“清光緒中，繆荃孫刻《雲自在龕叢書》，蔣光煦撰《東湖叢記》六卷是其所收書一種。九年《東湖叢記》刻成，次年三月即贈李越縵一部。李親筆於書衣題簽，並於目錄後朱筆題記：‘光緒甲申三月，繆筱珊編修刻意見詒。其中頗有誤字。越縵記。’所云‘頗有誤字’的情況，李氏均用朱筆校出，數量不多，或仍有遺漏，現按卷面行數列後，也可作讀《東》者參考。”

十月初九日，得趙銘書，言李鴻章欲延其主問津書院講席，辭之，趙復勸任之。

《日記》：“得趙桐孫是月五日天津書，言天津問津書院新設北學海堂，合肥使相欲延余主講席，歲脩約千餘金。然既去官，而仍住津門，非所願也。”十一日：“作復趙桐孫書，辭講席之招，以津沾地囂，性耽山水，所不耐也。”

趙銘《琴鶴山房遺稿》卷七《答李愛伯同年書》：“昨以問津虛席折柬奉詢，旋辱教言，過涉撝挹。在賢者洵不可測，微斯人，吾誰與歸？……曩者孝達中丞、幼樵學士並有見推之美、先入之言，先生為衆望所歸，賤子乃無心而合。津門大藩，人士所萃，比歲科第鵲起雲蒸，大府唱導於其先，哲匠陶鎔於其後，思延鴻達，開益俊髦，壯吾道之干城，振名山之絕業。小雅大雅，群材百五而非多；經師人師，公論一時而無兩。亦足下宏津逮，上答昇平。所欲商者三也。都轉向在農部，未有疇昔之雅，頃以虛佇高賢，俯謀下吏，識座中之小異，善堂下之片言，揆之深衷，足知好尚。……惟希鑒使相之渴賢，憫津人之待教，果謀解紱，幸出扶輪。通羔雁之先資，靡勝軫結；卜鱗鴻之近訊，不隔殷勤。手肅敦勸，敬請道安，續埃德音。不既。”

又《琴鶴山房遺稿》卷四《得李蕪客同年書以詩代簡述其來津》：“講苑春風席未溫，閑階新長碧苔痕。長安冰雪時相憶，渤海波濤且漫論。有約看花過上巳，微聞攤卷近黃昏。空庭老樹詩翁宅，踟月何人夜叩門。”“尺五城南乍放晴，禁煙佳節又清明。料量藝圃栽桃李，約略春厨配筍櫻。訓士培風期翮健，論文下水覺船輕。故人昨枉瑤華札，遲客臨江在此行。”

《駢體文》卷二《復合肥太傅伯相書》（癸未十二月廿二日）：“慈銘頓首謹上合肥太傅中堂閣下：慈銘能行無似，屏迹冗曹，不期以漁釣之姓。

名，上塵鈞聽，猥荷盛獎。以問津主講，采及葑菲，重辱臺教，寵飾備至。循誦汗絀，不知所云。伏惟明公勳德赫絀，光濟中興，當代具瞻，百流仰鏡。固已羅八紘於藥籠，定九品於龍門，而以節鉞所臨，右畿重地，將以冒明至教，振新雅材，爲之求師，若拯饑溺。此之厚意，足耀千秋。所愧慈銘非其人耳。然區區之懷，前致趙新又同年書中，實有未盡，用敢再陳其略。夫老不教誨，韓嬰所譏；好爲人師，宣聖明戒。慈銘贊郎寄迹，已閱廿年，牛磨鯨竿，寢將得調。雖羈棲曹局，難語施爲，然循資既可望諫官，試文亦可得同考。故金門之隱，雖曰潛郎；而日下之居，已同安越。非遊戲以慢世，實浮湛以取容。前此新又詒書，固亦無心爭席，且都中知好聞此信者，莫不沮其羔雁，繫其驪駒，勸蹤迹之少安，謂投効之何恕。慈銘自問故無用世之略，亦豈有造士之才？徒以感激下風，奉宣仁政，效愚者之一得，報知己於片言。竊念名公志學發舒，乘時總御，亦已盡括囊之韜略，被霖雨於蒼生。位業益崇，責備愈集，悠悠之論，頗有異同。所願持大保盈，慎終如始，導沖襟於廣莫，增衆美於崇高。以臨淮西平之勳名，運衛國梁谿之經濟。東山袞繡，爭望公來。北斗機衡，常依帝極。其爲欣幸，曷罄名言？”

案：越縵劄中言“循資既可望諫官，試文亦可得同考”，其自我之期許如此。他平日往來皆保守派之人，潘祖蔭、翁同龢若推薦他考御史，必然彈劾傾向洋務諸僚不遺餘力，故李鴻章及時拉攏。

曾樸《孽海花》第十九回，小燕（影射張蔭桓）與其子稚燕（影射張壇徵）之對話：“小燕道：‘姓李的就是李莚客，他是個當今老名士，收買了他，就是擒賊擒王之意。’稚燕道：‘這位老先生有什麼權勢？爹爹這樣奉承他呢？’小燕哈哈笑道：‘他的權勢大着呢，你不知道！君相的斧鉞，威行百年；文人的筆墨，威行千年。我們的是非生死，全靠這般人的筆頭上定的。況且朝廷不日要考御史，聽說潘、龢兩尚書都要勸莚客去考。莚客一到臺諫，必然是個鐵中錚錚。我們要想在這個所在做點事業，臺諫的聲氣，總要聯絡通靈方好。豈可不燒燒冷電呢！’”

二十八日，陶方琦鈔寄《日本佚存叢書》書目。

《日記》：“得子鎮兩書，言已由鄂反吳，並鈔寄黎莚齋新刻《日本佚存叢書》三十種之目。”

十二月二十日，值東坡生日，許景澂、樊增祥過訪，夜留小飲。

《杏花詩》卷戊收《癸未東坡生日竹筴雲門見過夜留小飲並次雲門韻》。樊增祥《樊山詩集》卷八《水浙集》有《東坡生日同竹筴集越縵堂愛師賜疊前韻奉同一首》。

二十七日，許景澂、陳夢麟、吳講、胡仁耀、任蒔、樊增祥等釀金爲生日之賀。

《杏花詩》卷戊《癸未生日竹筴書玉介唐光甫秋田雲門釀筵爲壽賦詩志懷》。

樊增祥《樊山詩集》卷八《水浙集·愛伯師生日同竹筴書玉介唐三前輩光甫舍人秋田戶部釀金爲壽愛師有詩即次元韻》：“苟學先生今通儒，閉門歌嘯回黃虞。人間明明見歲星，天上歷歷懸白榆。年光如羽春風急，生後東坡不十日。先生以廿七日生。同人釀金用周禮，蓬萊延閣多清秩。……十年看築草堂成，更種木奴盈八百。”“苟學先生今通儒”句對越縵極盡尊崇。

吳講，字介唐。浙江紹興人。同治十三年進士，官至侍讀學士。見《明清進士題名被錄索引》。越縵結義兄弟、至友。

二十八日，寫春聯。

《日記》：“大門云：‘一畝賃人亦安宅，十年樹木爲皇州。’聽事云：‘欲借年華供炳燭，不將官職參虛車。’中堂云：‘迎春花竹詩心境，不老煙霞佛影臺。’內堂云：‘七寶祥風占佩裏，百花春色在釵頭。’”

是冬，與樊增祥、鮑臨、羊復禮、袁昶、會生、盛昱听夕過從，飛箋賭韻。

樊增祥《樊山詩集自敘》：“癸未冬……與愛師、敦夫、辛楣、爽秋、會生、伯熙听夕過從，飛箋賭韻。”

是歲，清廷支援越南，與法宣戰，越縵關注時局，賦詩感事。

《杏花詩》卷戊《感都門近事答桂卿四疊山谷次晁無咎廖明略贈答詩韻》：“世事到前總緘口，但顧肘間印如斗。四塞以外紛處蠻，日望玉門生得還。東南一侯西北尉，何如移置眉睫間。白面少年書累上，禁幄頗聞屢稱賞。常僚驟擢躋公卿，或馳虎節蒞百城。朱匡棄地師賈策，阿佟駁議無周榮。我曹竊食百僚底，不能去逐玄真子。著書相戒絕罪讒，高歌互答寓憂喜。清流湛湛無激湍，修竹寧受甘蔗彈。老樹著花自嫵媚，孤桐半死無援攀。君不見十丈東華軟紅外，照人爽朗有西山。”

樊增祥有詩賦呈。

樊增祥《樊山集》卷八《賦呈李愛伯師一首時合肥相公延主天津講席》：“郎署公移祇等閑，嬾隨珂佩閣門班。官清爲抱神仙骨，屋小能容宛委山。不著緇塵腰扇底，小回風氣角巾間。談經苦被平章慕，書幣尋常到竹關。”

施補華有詩懷越縵。

施補華《澤雅堂詩二集》卷十二《寄蕤客農部四十二韻》（癸未）：“作客

叨青眼，爲郎漸白頭。十年魚海別，萬里鳳城秋。位枉軍諮忝，名虛庫部優。關山飛檄急，衣食賣文酬。野寺曾依託，官書共校讎。閉門春草長，比舍夜燈幽。誤字思常得，高談病不休。人遭劉四罵，詩許魏三留。秋榜聯翩喜，春闈蹭蹬愁。君因奉朝請，我欲試兵謀。粉署辭仙侶，金城謁壯侯。居然視岑范，不獨重枚鄒。遂與新疆役，誰分上相憂。將荷聊作柱，借箸且爲籌。牧地遊魂散，交河戰血流。持糧三月足，破竹八城收。報效憎腸熱，周旋愧舌柔。敢邀軍賞列，方避射工仇。命定居磨蝎，機生變狎鷗。辟書從出塞，罪狀自經溝。臣僅如蟻蝨，風何及馬牛。深文羅密布，偏聽杼驚投。舉舉彈章上，申申謫宦尤。今公湖海客，遇我弟兄儔。蘭芷芳終在，龍蛇道可由。關防巧鸚鵡，愛惜病驂騮。五稔依帷幄，三軍擁戟矛。雲銷月皎皎，風息水悠悠。意氣過嚴武，功名望馬周。九邊身未老，百練骨逾遒。分水猶爭嶺，籌邊尚倚樓。畫灰參部署，把酒話林丘。白雁聲初動，黃花蕊已稠。登高情悵惘，懷舊義綢繆。槎或天邊返，簪還日下抽。桑麻閑治圃，吳越近通舟。小婦工調食，嬌兒解學裘。一瓶堪互借，十石正新篋。論效潛夫著，奇借老衲搜。率真言相狗，作健笑扶鳩。墟墓留堅誓，衣冠謝貴遊。勞勞蟻旋磨，未悟此生浮。”時施補華從兵部尚書張曜駐新疆。

編年詩：《癸未四月五日夢舟行故里青田湖中樂甚醒而賦之次日是湖中競渡日也》、《坐藤花下作》、《得曉湖司訓龍泉書卻寄》、《贈同年黃仲弢編修紹箕》、《偶題江邨古木寒鴉小景二首》、《癸未六月京師苦雨有柯山戚友來與談故山之勝適吳編修講索書團扇編修故家州山與柯山鄰也其地山水尤佳因題其扇二首》、《近感二首》、《癸未六月之末連雨猛甚牆屋多圯二十九日得晴戲書一絕》、《同年朱桂卿編修用山谷上蘇子瞻古時二首韻見贈用山谷次晁補之廖正一贈答詩韻報之》、《胡匡伯以與朱桂卿酬唱詩見寄中有同事李夫子語再用山谷次晁廖贈答詩韻酬之並賀令嗣毓麒登第出宰滇南便道歸侍》、《感都門近事答桂卿四疊山谷次晁無咎廖明略贈答詩韻》、《京邸秋晴寄懷彤山人楊雲乘吳下》、《簡朱桂卿五疊山谷次無咎明略贈答詩韻》、《題王石谷畫停車坐愛楓林晚詩意》、《同年沈子培比部曾植次山谷用晁廖贈答詩韻見贈且約重九之游六疊前韻並柬令弟子封》、《癸未九日偕爽秋携酒邀同年朱蓉生黃仲弢梁星海三編修沈子培子封兄弟集崇效寺餞孺初歸文昌》、《題傅節子華延年室金石拓本即送其赴閩補官用冊首朱菽堂侍郎題金氏咸悅齋鐘鼎款識次飲丁香花下作韻》、《癸未十月二十九日寓齋菊花始盛點燈觴客即餞朱桂卿乞假歸省北堂桂卿復次山谷用晁廖韻志別七疊前韻酬



之》、《袁爽秋以冬夜直理俄館賦詩見懷並示館中即事四絕句酬以二首》、《病中待雪寄沈子培子封兄弟》、《書感次子培東余病中韻再示子培》、《嚴鹿谿自汭入都以魏齊碑數種爲贈時寓丞相巷僧寺酬之以詩》、《和雲門見贈詩韻》、《癸未東坡生日竹筴雲門見過夜留小飲並次雲門韻》、《癸未生日竹筴書玉介唐光甫秋田雲門醅筵爲壽賦詩志懷》。

編年文：《病狗文》、《越志略例》(佚)、《復陶澐宣書·海外論交》、《復沈曉湖書·曉湖老兄先生講席去今兩年比得手書》、《與王弢甫書·弢甫老弟足下別後忽將半載》、《復合肥太傅伯相書·慈銘頓首謹上》、《再復趙桐孫書·十月三十日續奉惠教》、《三復趙桐孫書·十五日奉手教並合肥使相書》、《復羊辛楣書·去歲秋暮》、《答傅節子書·承命爲所輯金石拓本序》、《送潘孺初還文昌序》、《暨艷論》、《王曾論》、《李沆論》、《書尹河南先生文集好惡解後》、《跋晉饜寶子碑》、《跋魏鄭道忠墓志》、《跋北周張端姑墓志》、《誥封光祿大夫追贈三品卿銜前四品卿銜內閣侍讀潘公墓志銘》、《復陶子鎮書·子鎮老弟太史閣下》、《棟鄂太夫人八十壽序》(佚)、《陳啟泰太夫人七十壽序》(佚)、《復陳晝卿觀察書·正月間奉去冬手書》。

編年詞：《減字木蘭花·初夏即事》、《臨江仙·詠案頭盆魚》、《臨江仙·癸未除夕作》。

【時事】十二月，法軍入侵越南，清軍援越，中法開戰。

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成。俞樾編《東瀛詩選》。

光緒十年甲申 一八八四 五十六歲

正月初六日，屠寄以詩送閱。

《日記》：“屠秀才庾來，以所作古今體詩一冊送閱，中多佳作，可愛也。”

二月初二日：“爲屠秀才詩冊首書數語還之。”

屠寄，初名庾，字敬山。江蘇武進人。光緒十八年進士，授淳安知縣。

所著有《結一宦詩略》、《駢體文》。

二十一日，陸學淵贈書，俱還之。

《日記》：“陸學淵主事來，以其從兄心源所刻吾邱衍《周秦刻石釋音》一卷、董道《廣川畫跋》六卷、張南軒《諸葛武侯傳》一卷、徐勉之《保越錄》一卷及新翻宋拓《聖教序》一通。即作片還之。”

陸學淵，字仲敏，號篤齋、竺齋。生於咸豐五年，卒於光緒二十六年。佐乃兄陸心源收藏古籍，所著有《領恭軒文存》。見《潛園遺事——藏書家陸心源生平及其他》。

二十二日，繆荃孫招飲晴漪閣，坐有許景澂、樊增祥、黃紹箕、王懿榮、梁鼎芬。

《日記》：“赴繆筱珊之飲，坐晴漪閣，朱菽堂侍郎所題也。晡設飲，肴核頗精。坐有竹箕、雲門、仲弢、王廉生、梁星海。”

二月初二日，跋所藏書。

《日記》：“跋爽秋所校《四十二章經》、《遺教經》各一通。”

案：所作跋文二通，今未見傳。唐微整理《袁昶致李慈銘未刊手劄廿通》之七：“《四十二章經》一帙奉覽。寫經功德無涯也，卞田居、傅蠶食之高燭令人遐企。昶頓首上越縵古德侍者。初七日。”唐微言此劄寫於光緒九年三月初七日，則越縵於一年後跋之。

初九日，黃紹箕贈《且甌集》。

《日記》：“仲弢來，以瑞安項叔明霽《且甌集》為贈，嘉道間布衣也，為詩十卷，頗老成。”

初十日，為陸學源題畫，陸贈《通鑑釋文》。

《日記》：“為陸篤齋題費曉樓丹旭所畫《西湖秋泛圖》……繫以二絕。”

二月十七日：“作片致陸篤齋，還其《西湖秋泛圖》，篤齋以其家刻宋本史氏炤《通鑑釋文》三十卷見諭。”

案：該詩今未見傳。

十一日，所用書包布乃竹邨公所贈，迄今五十年未易，睹物思親，感之以詩。

《日記》：“余所用書包布，是道光乙未春，余時七歲，始就外傅，先君子所賜也，僅方尺餘，疊之為複。至丁酉，受《詩經》，書冊稍寬，先君子欲為易之，先妣不可，曰：‘童子書包不宜數易也。’至今五十年，竟不敢易。朝夕對之，幅敝縫裂，色暗如漆，昨日始以縑為之裏。今日為之銘，以八分書之。”

樊增祥《樊山詩集》卷八《愛伯師書布一方云是就傅時先人所諭今五十年矣敝裂既甚乃以縑副之命題長句於上》：“昔裏楹書授衰師，白頭回溯倍依遲。一門清德胡公絹，五夜辛勤仇母絲。漆火枯青相映發，帽箱黃紙共離披。若循三世油拳例，更待嬌兒上學時。”“絲澀休令十指穿，儒家故物比青氈。卷舒五色雲霞氣，囊括平生內外篇。占對曾陪金殿上，寂寞長伴短檠前。殷勤為製青綾副，更可隨身五十年。”

二十二日，鄉友推主浙紹鄉祠。

《日記》：“上午詣浙紹鄉祠，以鍾六英太僕掌祠交代也。書玉、介唐、伯循、周介甫、婁秉衡、朱少萊皆已至，秋田後來。太僕欲以屬介甫，而諸君以推余，不得已受之。”

二十八日，題樊增祥《十韃齋詩集》。

涂曉馬、陳宇俊點校《樊山集》附錄之二有《樊山集題辭》：“自有高歌動鬼神，樊英才調信無倫。誰言北地多浮響，未許東川說替人。一入蓬萊依日月，七傳弓劍照麒麟。如今小試神明宰，種稻公田爲養親。”注云：“題雲門《十韃齋詩集》，時將出宰宜川。甲申二月晦慈銘。雲門詩得力於信陽，而兼取北地，其七律足追蹤唐之東川、義山，而古體勝之。”

案：題詩未收入越縵詩集。

三月初六日，周壽昌贈其所著書。

《日記》：“得周荇老書，並所著《後漢書注補正》、《三國志注證遺》一帙，以二書新刻成也。”

十三日，啟程赴天津問津書院。

《日記》：“午赴天津，僱大鞍車一，敞車一，携一僕一童一厨人。”

《杏花詩》卷戊《甲申三月十三日出都小住津門四月三十日還京絕句五十首》。

樊增祥《樊山詩集》卷八《奉懷愛伯師主講天津》：“主講北學待何人？破例春風到海濱。老愛蘭陵爲祭酒，世傳高密是經神。道高上相皆嚴事，日久門人乃益親。更憶浙西精舍好，東遊乘興欲抽身。”“星郎鍵戶十年餘，時草玄文賦子虛。猗頓何如素丞相，楊枝能事白尚書。文章蠶尾新編集，近日寫定散文一冊，坊巷覃谿舊賃居。風味長安殊不薄，藥前茶後望籃輿。”

屠寄《結一宦詩略》卷三《送李戶部慈銘赴天津》：“辭官向滄海，臨別會長安。老去憂風雅，深談出肺肝。帝城春色近，島日夜光寒。莫倚珊瑚樹，浮雲直北看。”

十七日，抵天津。次日答拜李鴻章、額勒精額。

《日記》：“晨泊天津北關。”十八日：“上午謁合肥督相，坐談一時許，出，答額運使，亦久談。……是日移居院中雙槐書屋，牀几粗具，井竈不完，苟安而已。”

《文集》卷九《誥授武義都尉四川駐防正黃旗滿洲佐領世襲雲旗尉封資政大夫直隸長蘆都轉鹽運使加三級鈕祜祿公墓志銘》敘二人交誼：“余始與都轉額勒精額君同官戶部，未相識也。歲甲申三月，余至天津主講

問津書院，則都轉實爲之主。相與談道德性命之學，持身居官之要，氣誼相合，情摯若弟昆。”

額勒精額，字瑞亭，滿洲鑲紅旗人。善騎射，性剛正。見《續碑傳》卷四十九所引《荊州駐防志》。越縵爲其父作墓志，收入《文集》卷九。

二十日，至三取書院、問津書院行釋菜禮。

《日記》：“是日課士。晨起，天津教諭韓來賀來見。巳刻，額運使來請，出北門，至三取書院行釋菜禮，晤運史及府學訓導武汝繩、縣學訓導王清林。三取書院者爲問津分設，以課河以東士子也，生童皆各命題。入城，回問津，行釋菜禮，復命生童題。此地士子皆馴謹知禮法，兩處各局門，試逮夜二更始放畢，踰於江浙士習多矣。”

《越縵堂時文書劄》介竹氏序：“時李越縵先生亦主講天津問學書院，提倡樸學，自姚薑塢先生以來，未之有也。其試經古之學者爲學海堂月試，五藝曰經解，曰史論，曰策問，曰律賦，曰古今體詩，蓋略同於浙之話經精舍、粵之學海堂焉，凡十日始受卷。”

案：問津書院是乾隆十年長蘆鹽運使盧見曾捐資督建，是爲天津較早、較有影響的書院，於制藝、試帖外，增設經古課。李慈銘受聘問津書院講席，也兼分院三取書院職。然因不願居津，故僅每月朔望出題試士、批閱課卷、評定甲乙。

二十二日，得繆彝、錢藩卿贈書。

《日記》：“繆恒庵贈上海同文書局石刻殿本《陳書》、宋本《切韻指掌圖》，均極精工可愛，較之點石齋尤遠勝矣。”“錢藩卿贈樂亭史香厓夢蘭《疊雅》十三卷，附《雙名錄》一卷。”

《杏花詩》卷戊《甲申三月三十日出都小住津門四月十三日還京絕句五十首》之四十一曰：“蘭陵繆襲領官書，隔院牙籤甲乙厨。卅載泉明風木感，覆巢流淚話銜鬚。”詩注曰：“溧陽繆恒庵太守彝時領官書局，借院中東屋以居。”

繆彝，字恒庵。江蘇溧陽人。官直隸候補道，訂《燕山書院條規》。

二十八日，陶濬宣贈《瑀玉集》。

《日記》二十八日：“得心雲書並燕窩一匣、於朮一匣、黎庶昌新刻日本舊鈔《瑀玉集》一冊，無撰人姓名，乃類事之書，拙陋無謂。”

清明後一日，樊增祥、濮子潼來訪，次日樊復訪。

樊增祥《樊山詩集》卷八《清明後一日同紫泉過越縵堂呈愛伯師一首》：“禮堂連日坐春風，細氈輕裘暖未融。茗事從容新火後，柳條蕭瑟禁煙中。莫嫌雙鬢參差雪，且喜諸花次第紅。辛苦著書明燭下，管城誰錄五

侯功。”又有《次日再過越縵堂清話竟日》：“畫堂清畫細論文，鳴鳥聲中發興新。飯軟茶甘真率會，柳青頭白奈何春。表章荀學才今日（公五十以後始以荀學名齋），羽翼蘇門復幾人。此後秦川成獨寤，始知有味是京塵。”

四月初六日，閱書院士子課卷。

《日記》：“閱課卷畢，約三百卷。津士制藝甚劣，不堪注目，爲一一評抹之，間加刪潤，亦良苦矣。”

瞿兌之《人物風俗制度叢談》：“李越縵曾爲李相國延主問津，考《越縵堂日記》，住院時極少，脩脯年約千金，已爲近畿有數優館。李閱卷極認真，諸生得益即在此。其所陶成之佳士頗不乏人，遺澤永矣。”

十一日，沈曾桐來，越縵薦其爲李鴻章幕賓。

《日記》：“沈子封曾桐自都門來，余薦之合肥相國筆劄也。……子封來，言合肥屬其今日即入幕。子封之大父故工部侍郎鼎甫先生維鎬，合肥之太翁愚荃先生入學座師也。侍郎有清節，合肥言初入翰林時嘗隨太翁數謁見之。”

沈曾桐，字子封。浙江嘉興人，沈曾植弟。光緒十二年進士。所著有《芝峰詩草》。見《晚晴簃詩匯》。

歐陽躍峰《李鴻章幕府》附有洋幕時期李鴻章所聘幕僚表，其中沈曾桐“入幕時間：1884”。

二十三日，周馥命三子學海、學銘、學熙來受業。

《日記》：“周玉山觀察命其三子來執贄門下，呈所業文字。長學海，字澄之，年二十六，去年已得選拔貢生。次學銘，字紳之，年二十四，已補廩生。季學熙，字緝之，年二十，去年亦食餼矣。”

周學熙《周止庵先生自敘年譜》：“光緒十年甲申，居天津，四月奉吾父之命，隨兩兄執贄李越縵先生慈銘門下，呈所業文字。時李越縵主講學海、問津等書院。”

周馥，字玉山，安徽建德人。官至兩廣總督。所著有《玉山詩集》。馬其昶《清授光祿大夫陸軍部尚書兩廣總督周愨慎公神道碑文》：“公雖舊族，起寒素，無資藉。少值寇亂，爲人治軍書，李文忠率師東征，見所爲書，奇其才，拔以自隨。”

四月三十日，返京。吳講、樊增祥、陳夢麟、沈曾植來。

《日記》：“暮抵家。庭樹過花，綠陰如幄，竹簾紗幌，夏景宜人。是日先本生王父忌日，家人設餚饌几筵，然燭以待，行禮奠醑，遂圍坐小談。介唐來，雲門來，書玉來，子培來。”

五月初六日，故友周星譽來訪，拒之。初十日，周復來。

《日記》：“周星譽來，言以安徽直隸州開復入都驗看者。本名灑孫，字素人，三十年舊交也；然其諸弟皆無行，得罪於余，余久絕之，自不便與之見，固謝之去。追念平生，爲之耿耿。”

初十日：“周素人來，不得已見之。其人老矣，衰尪散骸，意甚憐之，而語次屢及其弟星譽，余遂怒甚，不能自制，出言無次，狼狽走出。深悔學問不充，忿不思難，辱及人親，君子所深戒也。”

案：周星譽爲家居時所結言社社友，其中還有周星譽之弟周星譽、周星詒，彼時，與周氏頗善。自入京後，先與周星詒決裂，稍後又同周星譽絕交。周星譽卒於是年，周星譽登門拜訪，蓋爲此事。

十一日，得周壽昌書並王先謙新刻書。

《日記》：“得荇老書，以益吾祭酒新刻《雍正東華錄》二十六卷、新校正晁氏《郡齋讀書志》二十卷、《趙氏附志》二卷、《魏鄭公諫錄校注》五卷、《續錄》二卷、《魏文貞故事拾遺》三卷附新舊《唐書》本傳合注一卷、《鮮虞中山國事表疆域圖說》一卷，皆校刻精工。”

二十一日，與鄧承修夜談，二人皆深惡洋務。

《日記》：“鐵香來，久談，至夜二更後去。鐵香深惡洋務，又以其鄉人劉雲生言外夷屢欲推奉合肥，合肥挾以自重，故百計媚夷，遂甚不滿之。及雲生以劾合肥罷官，尤致憤憾，屢疏攻擊。今年和議之成，鐵香又過信人言，謂法夷將有內變，故欲求和，我能稍持其議，可以唯我所爲，更嚴劾合肥，言之憤絕。然劉之說極爲無稽，其罷官也，咎由自取，合肥受北洋之寄，極使相之尊，其深信夷人，動效夷法，廣作機器，久糜鉅資，又委任非人，開招商局，以厚資付粵僧唐廷樞、徐潤等擅入肥己，虧耗巨萬，誠亦無解人言。然身處危疑，事叢責備，力分勢掣，財匱兵驕，局外之言不中事。會近日法夷和約五事，不償兵費，不增難端，越南之朝貢如常，滇桂之邊防如故，自由法之總兵福祿諾尚識恩威，德之稅司德璫琳素承指使，故得無傷國體，速定盟言。自來款議，此舉差優，平情論之，功不可泯。而中朝士夫揣聽虛聲，囂張浮氣，覬敵人之有衅，謂越地之可分。鐵香又據新聞紙之謬言，信劉永福之忠勇，以潢池爲長城，以困獸爲卧虎，遂因合肥定和之疏，述及永福騷動之請，以爲合肥嫉其有功，惡其敢戰，乘間媒孽，因事驅除，大聲疾呼，深致痛恨。豈知永福本一草賊，驅烏合之衆，效鋌走之門，白徒亡命，誠何能爲？唐景崧一潦倒酒徒，亡賴措大，仕宦不遂，行險徼幸，豈能激勵憤將，墨守窮邊？去年之冬，山西未失，余屢語知好，謂此二人必不可恃，亦嘗爲鐵香言之。此

亦不幸而言中者也。鐵香以此數事頗與齟齬，然能深知二張之奸，列數諸人之佞，雖為小張所薦，厚與締交，而亦謂此輩譁張未可盡信。朋黨輕薄，事甚可憂，是則雅合吾心，無慚君子矣。”

鄧承修在“清流”中頗為激進，屢次彈劾樞臣，亦諷李鴻章之媚夷，劉錫鴻自英國公使副使彈劾李鴻章而罷官，鄧頗憤恨。越縵新為李鴻章所厚接，言辭間不免袒之。然於“二張”張之洞、張蔭桓均痛恨之。

二十三日，與樊增祥夜談。

《日記》：“雲門來夜談。近日南皮、豐潤兩豎以朋黨要結，報復恩怨，惡余之力持清議，深折奸萌，二憾相尋，欲致死力於我。遂廣引織子，誘以美官。南皮儉腹高談，怪文醜割，冀以炫惑一時聾瞽。尤惡余之燭其隱也，故日尋干戈，以雲門盛氣負才，益籠絡之，誘以隨往粵東為掌書記。甘言重幣，煽惑百端，許以捐升同知，或登之薦牘，擢以不次，幸其叛我，多樹敵仇。……雲門雖不然余言，然亦因此自阻。觀於交際之變幻，可以驗世會之睚刺。世無尼父，豈有顏回？況余與雲門本無定分。翟公署戶，豈爭一雀之入羅；陰生授徒，未有雙鳳之投贊。既欲割寧之席，不彎穀羿之弓。我豈容心，彼何過計！”

案：樊增祥欲棄既有之官從張之洞入粵為掌書記，因越縵近與張論見不合，故來商之。越縵勸其勿從張入粵，而樊計已定，越縵徒慨而已。

閏五月初二日，以《郡齋讀書志》等賀樊增祥娶婦。

《日記》：“雲門來。以酒兩壺、描金蠟箋楹帖一副、金面牙柄團扇一柄、《郡齋讀書志》一帙、爆仗四千枚、燭十斤賀雲門。作書致之。”

初四日：“雲門今日娶婦。”

十一日，批閱問津書院課卷。

《日記》：“閱學海堂經古卷畢，《五畝之宅解》、《馬援論》、《浴佛散花賦以金花映日寶蓋浮雲為韻》、《擬蘇定方擒百濟王義慈露布送春詞七絕》。生員取朱塘第一。閱三取書院諸生文。”

十三日，邀繆荃孫、繆彝、陳夢麟、濮子潼、吳講、潘適等集宴。

《日記》：“作書致恒庵及繆筱珊，均約今日晚飲，並約書玉、資泉、介唐、潘伯循。以新刻《疇人傳》贈恒庵。……作致桐孫書，並贈以《東塾讀書記》、《爾雅單疏》。”

潘適，字伯循。浙江會稽人。官編修。

十四日，陸學淵贈《爾雅單疏》。二十二日，袁昶贈書。

《日記》：“陸學源刑部以其從兄心源所刻宋本《爾雅單疏》見詒。”

二十二日：“得爽秋書，贈揚州李氏新刻柳興恩《穀梁大義述》、歸安石

氏新刻高郵夏寶晉《山右金石錄》、杭州丁氏新刻周淙《乾道臨安志》三卷、宋人董嗣泉《西湖百詠》、厲樊榭《湖船錄》。即復書謝。”

六月七日，同吳講、陳夢麟、胡仁燿爲樊增祥餞行。後十日，胡仁燿復招集陶然亭餞樊。

《杏花詩》卷戊《六月七日同人出城至南荷花片餞雲門遂泛舟花中至日暮而歸》、《後十日光甫招集陶然亭餞雲門》。

樊增祥《樊山詩集》卷八《六月七日愛伯師同介唐書玉光甫公醮余於南花泡子即席有作》、《後十日光甫復觴愛伯師及余於陶然亭更志一律》。

十四日，致書王繼香，言欲八月辭官，先至天津，明年即回鄉。

國家圖書館藏《越縵堂書劄》下冊，致子獻有云：“弟自三月赴津門，承乏講席。五月初還京，人事冗擾，兼以口困向津門兼三講舍經解、古作、制藝通及三百餘卷，一月兩課，略爲刪改。目昏手疲，略無暇晷。署中自二月請假，至今未銷。擬自此挂冠，八月中當盡室出都，暫寓津門，明年覓江浙間一書院，即南還矣。中外假援，聞見日非，銅臭一官，棄之何惜。法夷鴟張，閩海終師相和，惟甬上人情有無聲恐。華居已定，重還通德，甚可欣賀。先太夫人葬志即日寄呈，當不遲也。肅復，即請撰安，不盡欲言。弟慈銘頓首。六月十四日。”

十五日，撰胡仁燿母八十壽序。

《日記》：“爲光甫撰其母郭太宜人八十壽序。”

案：該文今未見傳。

七月初一日，錢振常寄贈書數種。十一日，得沈曾桐贈書。

《日記》：“得錢筮仙寄書，贈南匯張嘯山所著《舒藝室隨筆》六卷、《續筆》一卷、《餘筆》三卷、《雜著甲》、《雜著乙》、《勝稿》共五卷、《詩存》七卷、《索笑詞》二卷，儀徵劉孟瞻《青谿舊屋文集》十卷、詩一卷。”

錢振常，字仲彝、筮仙。浙江吳興人。同治十年進士，官吏部主事。

十一日：“得沈子封書，並贈震澤楊列歐復古《遼史拾遺補》五卷，上海同文書局石印內府本《家語》一帙。”

八月二十日，閱陳夢麟所藏邵晉涵友朋尺牘，於日記中手錄數通。二十七日跋之。

《日記》：“閱書玉所藏乾隆中諸老致邵二雲先生尺牘一冊。凡段茂堂書三通、周書倉書三通，兩書署名之側皆有墨印八字云‘相約從古，但各稱名’。盧抱經、王石渠、李南澗、邵楚帆自昌、曹地山、二雲乙酉鄉試座主。王爾烈書各二通，姚姬傳、劉端臨、紀文達、朱文正、金海住、魯山木、平餘山、家松雲先生、邵海圖洪，鄞人。書各一通。又一書失去尾葉，似是翁覃谿；一書僅署



花間堂手劄，似是成哲親王；一書祇署太平使院字，似是朱笥河。……又羅臺山一紙，祇末葉。又一紙無稱謂姓名，祇鈐一小印曰‘西霞手書’，吾鄉王方川辛卯榜眼，與二雲同年。先生增也。書云：‘穉存札中皆泛文畏衝，祇淡淡一語，其實緊要，恐將來得罪人。若前任交待語亦不露，恐穉存爲我心急也。至禱至切。’蓋是書之別紙。所云乃西霞由翰林出爲河南知縣時事，洪穉存是西霞辛丑會試分房所薦士也。”

二十七日：“跋邵南江尺牘冊子。”

案：其跋文未見傳。《顧廷龍文集》有《邵二雲友朋手劄跋》：“此冊在博山案頭見之，據云從李玄伯處借來。其中段懋堂三劄劉盼遂所輯，段文錄自《荀學齋日記》，有脫誤，因携歸校補。並別備錄他家手劄，皆與邵二雲論學之書，彌足珍也。一九四二年十月廿八日。”顧廷龍先生所言李玄伯處有《邵二雲友朋手劄》，今未知尚存否。

二十八日，跋金農畫卷。

《日記》：“跋冬心蔬果卷。”

案：該跋文未見傳。

三十日，同吳講、陳夢麟、桑彬經理修葺浙紹鄉祠事。

《日記》：“介唐來、書玉來，下午詣桑叔雅，以修鄉祠事屬其經理。遂偕三君同詣鄉祠相度，一周敞漏，蓋半將圯。循視後垣外，見南窰積水一頃空明，風吹粼粼，微波如畫，塵思爲之一滌。”

九月初一日，日人岡千仞携楊守敬書來訪，並贈書。

《日記》：“日本人岡振衣千仞來訪。携有湖北楊惺吾閏五月八日書，並所刻景宋紹熙本《穀梁傳》。書中言岡君爲彼國博洽之士，著述甚衆，早歲挂冠來遊中國，欲一見余爲幸，前日鐵香又爲之先容，不得已見之。其人年五十餘矣，號鹿門，本仙臺藩籍……人亦誠篤，見余始終去冠。久談而出，以《米利堅志》爲摯。”

岡千仞《觀光遊記》明治十七年甲申十月十九日（光緒十年九月一日）：“訪李愛伯慈銘。問我邦沿革。我邦學者無不涉中土沿革，而中土學士矇然我邦沿革，譬猶用兵，我瞭敵情，敵矇我情，非中土之得者。”

岡千仞，字振衣，號鹿門，日本臺藩人，任東京府書籍館館長。光緒十年來華，遍訪各地名流，寫成《觀光紀遊》。

九月初四日，致書桑彬，爲先賢祠事。

《日記》：“得桑叔雅書，並木石工程細賬，即復。”

國家圖書館藏《八家詩翰書劄》越縵致桑彬第一通：“木料俱爲堅實，今鄉祠公款太拙，必須再從減省，或先擇要興修。弟以頽敝已正，後更難

爲。幸有執事主持，時不可失。至方向土王，弟素不深信，苟無大礙，不必拘忌。俟口體粗愈，即邀諸君奉詣公口熟商之也。病榻支離，率爾奉復，不及覩縷。即請叔雅仁兄世大人午安。弟慈銘頓首。邵子長大理處尚求便時致言，弟擬即日公致邵小邨觀察書也。九月四日。”

第二通：“叔翁仁兄世大人閣下。頃奉手示並油漆清單，敬悉。此事弟決意舉辦，容即與書玉諸君商定奉聞。諸荷偽勞，無任感愧。弟感冒漸愈，而咳嗽甚劇，兼以齒痛，不能食飲，痔發，不能起坐，極爲焦悶。俟小痊後即當口詣拜托一切也。肅復敢請台安，不宣。小弟慈銘頓首。九月六日。同鄉諸君之意，頗多不同，甚矣，公執及口難辦也。”

修葺資金主要是廣西巡撫張曜、蘇松兵備邵友濂資助，越縵《越中先賢祠目序例》中稱：“祠館所存公使錢僅千餘金，不足濟用。適兵部尚書廣西巡撫大興張曜自喀什葛爾奉召入都，尚書本上虞人，因告以祠事，尚書居杭州館，亦近祠，一日過之，見其荒陋，慨然出千金爲創。慈銘復以書告蘇松兵備餘姚邵友濂，出四百金。於是決計爲之。”

初六日，致函岡千仞。

《近代中國》第十一輯收錄越縵《致岡鹿門函》一通、贈詩三首，其書云：“鹿門先生執事：昨承枉顧，深慚鞘衰。惠賜大著各種，略一披讀。詩格清綺，雅近中唐，國志、筆記諸文，亦俱簡淨。惟既志在史學，則英、法、俄、普、米五國宜先以貴國記年之秣及中朝甲子爲主，按次古今世代先爲一表，旁行斜上，首中國、次貴國，以後五國，各係興衰，繼續大事於下，以年爲經，以國爲緯，大須詳載氏姓名諱。中國史學首重此事，《史記》中《三代年表》、《十二國諸侯年表》，司馬文正《通鑑》目錄，皆可爲法。足下好古深思，以表若成，卓然不朽。奉去鄉里書三種，希察存。詩文小道，聊以見意而已。敬請著安，不宣。弟李慈銘頓首。甲申九月六日。”

初八日，岡千仞復來訪。

岡千仞《觀光遊記》明治十七年甲申十月廿六日（光緒十年九月八日）：“余以約愛伯重陽同遊，往訪，曰：日來病在蓐上，致言而出。……愛伯官戶部，晚年登第，學殖德望爲時流所推，惜會病，無由暢談。”

二十二日，岡千仞偕友再訪，越縵次日贈之以詩。

岡千仞《觀光遊記》明治十七年甲申十一月九日（光緒十年九月廿二日）：“至李愛伯，門者曰方在病蓐，致言而出。一人追踵致書曰：‘不幸在病，不得設饌宴聲鄙懷，爲百年慊事。’愛伯晚歲登科，爲當時耆宿。”

《杏花詩》卷已收《日本仙臺人岡鹿門名千仞字振衣舊直史館來遊中國

持湖北人楊惺吾書介鄧鐵香來訪余其行也持卷索書爲詩三首送之》。

《近代中國》第十一輯收錄越縵致岡千仞贈詩三首，自注云：“鹿門先生仁兄遠自海邦，來遊中國，枉軫見訪，兩接清談。僕旋遭沉疴，卧不能起。於其行也，持縑索書，力疾伏牀，爲詩三首送之。光緒十年歲在甲申九月廿三日，浙東李慈銘。”

秋，樊增祥出任宜川令，有書致越縵。

樊增祥《樊山詩集自敘》：“甲申春，得宜川令，秋孟出都，愛伯師謂余曰：‘子之詩信美矣，而七古少弱，關中漢唐故都，山川雄奧，感時懷古，當益闢其襟靈、助其奇氣，老夫讓子出一頭矣。’……嘗以《春興》八首寄愛伯師，報書曰：‘子詩日益邁上，曩所許不虛矣。’”

十月十一日，得陶方琦贈書。

《日記》：“得子鎮書，饋……日本朱砂印泥一合、黎蕪齋新刻正平本《論語集解》一部、殘本顧野王原本《玉篇》兩冊，又日本得能良介新刻續出《玉篇·系部》一冊、《瑠玉集》一冊。”

十一月初五日，馬蔚林來談顧炎武、黃宗羲入祀文廟事。是日家祭。

《日記》：“馬蔚林來，以春間陳寶琛奏請以黃梨洲、顧亭林兩先生從祀文廟，禮部堂司各官莫知誰何，紛紜至今……蔚林商於余，余曰：‘兩先生本不爲今日從祀計，況出於福建子之請，辱已甚矣，而尚欲求山東不識一字之尚書屈意議准，何以爲兩先生地耶！’蔚林一笑而去。”

案：“福建子”指陳寶琛，“山東不識一字之尚書”指孫毓汶，時官禮部尚書。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甲辰稿卷二《三儒從祀錄》：“梨洲、亭林則有光緒十年江西學政陳寶琛奏，均由禮部議駁。”

《日記》：“祀曾祖考妣、祖考妣、本生祖考妣、先考妣肉肴六豆、菜肴六豆、蓮子百合羹、藕棗羹一、火鍋一、肉餛飩、鱠餛飩各兩盤、春餅一盤、饅頭一大盤、時果四盤、栗子湯一巡、酒三巡、飯再巡，附以兩弟。逮闈畢事，焚楮鏹六挂。夜收神位圖。”初八日：“外祖父仁甫倪公初四日忌日、外祖母孫太君今日忌日，並供饋，附以三舅、四舅，肉肴六豆、素肴四豆、火鍋雜俎一、餅餌餛飩等點心五盤、饅頭一大盤、春餅一盤，蓮子湯一巡、酒三巡、飯再巡、茗飲再巡。晡後畢事，焚楮泉三挂。”

初八日，繆荃孫贈新刻《唐子潛書》。

《日記》：“得繆筱珊書，以新刻《唐子潛書》一部爲贈。”

《藝風堂友朋書劄》越縵致繆荃孫第十一通云：“手教承賜《潛書》，敬謝敬謝。”

十六日，撰周壽昌挽聯。

《日記》：“撰荇丈挽聯，以吉貝布一丈書之，云：‘仕宦皆虛祇平生三史千秋豈特補遺刊貢父，風流頓盡想地下七賢再續也應後至孝王戎。’並送奠儀朱提四金。”

《續碑傳》卷八十有《誥授光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周公荇農府君行狀》（周禮昌作）曰：“卒光緒十年甲申十月二十七日。”

十九日，書春聯。

《日記》：“夜寫春聯，大門云：‘已去官猶題戶部，更生人亦過新年。’客坐云：‘佳客偶來還掃榻，好花開處亦臨窗。’內堂云：‘柳絲花影留春塢，經卷鱸香逸老堂。’”

二十四日，陶方琦卒。

《日記》：“上午子縝家人來告，以已刻化去矣。不及握手一訣，哀哉！子縝今年四十，有七子，長者十九矣。”

《續碑傳》卷八十一有《陶編修家傳》（譚廷獻作）曰：“光緒十年十二月卒於京邸。”

《杏花詩》卷己《送荇老靈輻還湘並追悼子縝二首》第二首：“交舊今餘幾？相銜出國門。泉塗折楊柳，祖帳奠芳蓀。楚些頻招鵑，湘弦欲斷猿。最憐陶澹少，先慟素車奔。子縝以湖南學使奉諱歸，甫服闋人都即卒，其柩以前十日歸故鄉。”

二十九日，錄同治八年迄今文武諸臣賜謚。

《日記》：“夜手錄同治八年迄今文武諸臣賜謚，以鮑康《謚法考續編》止於己巳春也。今屬光甫於內閣檔鈔得之。”

案：據《日記》所載，越縵對明清兩朝的謚法皆有考證。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有《國朝武臣謚錄》、《國朝文臣謚錄》一卷。

是年，與王仁堪往還契洽。

王孝緝《先公（王仁堪）年譜》光緒十年：“是時……與執友李蕤客、樊雲門、盛伯希諸先生往還極契洽。”

編年詩：《甲申元日柬周荇丈》、《甲申人日荇老枉和元日詩韻用高常侍人日寄杜拾遺詩韻再柬荇老次日立春》、《甲申三月十三日出都小住津門四月三十日還京絕句五十首》、《樊山集題辭》、《六月七日同人出城至南荷花泚錢雲門遂泛舟花中至日暮而歸》、《後十日光甫招集陶然亭錢雲門》、《再後十日齋中坐雨適雲門詩來即用其韻》、《追錄咸豐壬子暮秋雜憶詩呈荇老乞繪春湖采蕤圖》、《雨中聞蟬有感》、《聞馬江之敗三首》、《再酬爽秋詩道會

稽富春之勝》、《日本仙臺人岡鹿門名千仞字振衣舊直史館來遊中國持湖北人楊惺吾書介鄧鐵香來訪於其行也持卷索書爲詩三首送之》、《題揚州李梅生育焦山圖儀徵嚴六谿所贈也》、《甲申十一月初十日夜展讀苻丈秋暮手書數同泫然成詠時文化去十二日矣》、《寒冬夜坐閱赭畫山水箋宛似故鄉西偏小邨落題之以詩》、《追題遊東關天花寺詩有序》、《書先莊簡公千巖亭詩後有序》、《甲申生日書玉敦夫介唐三編修光甫戶部携酒見過夜張燈召樂與諸君飲即席賦呈》、《甲申除夕懷雲門宜川卻寄》。

編年文：《誥授武義都尉四川駐防正黃旗滿洲佐領世襲雲旗尉封資政大夫直隸長蘆都轉鹽運使加三級鈕祜祿公墓志銘》、《節孝李孺人墓志》(佚)、《四十二章經跋》(佚)、《遺教經跋》(佚)、《跋邵南江尺牘冊子》(佚)、《郭太宜人八十壽序》、《誥封太宜人胡年伯母郭太宜人八髯壽序》、《與潘伯寅尚書書·鄭盒仁兄尚書閣下兩月不得音問》、《焦山圖跋》(佚)、《跋冬心蔬果卷》(佚)、《致桑叔雅書》(二通)、《致岡千仞書》、《致王子獻書》。

編年詞：《浪淘沙·甲申花朝病中飲霞芬室》。

【時事】 七月，下詔與法宣戰。法陷馬尾，寇臺灣，臺防督辦劉銘傳敗之。

四月，同文書局以石印縮本殿版《古今圖書集成》，同時重印《二十四史》。五月，《點石齋畫報》在上海創刊。王先謙刻《續東華錄》成。

蘇曼殊(—1918)生。劉師培(—1919)生。吳梅(—1939)生。

周壽昌(1814—)卒。周星譽(1826—)卒。趙之謙(1829—)卒。陶方琦(1845—)卒。

## 光緒十一年乙酉 一八八五 五十七歲

正月初一日，作《乙酉元日走筆調同年翰林諸公》，樊增祥和之。

《杏花詩》卷己《乙酉元日走筆調同年翰林諸公》：“興慶千行簇內家，九華燈映紫宸霞。頗聞鈞樂天街徹，已見東風御柳斜。立杖豈須西極馬，隨班不及上林鴉。要知奉敕村梅格，宮體何曾學杏花。”

樊增祥《樊山詩集》卷十《關中集》有《和愛伯師乙酉元日感懷》：“今上朝正御紫宸，泰階十一見陽春。紅雲自簇千官仗，白日休揚四海塵。金馬門邊容避世，銅駝陌上莫沾巾。始終不與開天事，臣甫當時

是幸民。”

初九日，王先謙來勸銷假。

《日記》：“益吾來夜談。比以爽秋來，告戶部有一郎中缺次，須余補，勸余銷假，余不為意，而爽秋復屬介唐來說。朋友相愛，不忍固違，因祭酒尤勤於余，去冬入京屢勸起官也，乃託其代詢之徐員外樹鈞，員外祭酒同鄉，在戶部廣東首領司筦補缺事者也。今日徐君復言尚須俟五選缺，余遂決意投簪矣。祭酒今日冒朔風兩次往來徐及余家，其情可感，要諸君勤勤之意，不過望余得御史，奮發為天子言事，裨助萬一。即不然，銜命主文，出所學為國家，翹材必當有興起者。而天之將廢，吾道不行，老病侵尋，志意灰沮，此亦氣數為之。然祭酒孜孜為國之心不可沒也。”

二月初一日，與袁昶、施補華、瞿鴻禨、沈曾植等集宴於陶然亭。

《杏花詩》卷己《乙酉二月一日偕爽秋鼎甫飲施均甫及瞿子九學士王者香庶常沈子培刑部四同年於陶然亭時均甫新自喀爾至》紀遊。

施補華《澤雅堂詩二集》卷十五有《愛伯同年招飲即席有作》。時施補華初回京，與越縵往還甚密，並有《答愛伯》、《感事三首視愛伯》，其《雜詠》之五云：“朝籍尤留五品官，年年閉戶守叢殘。病中自識天台路，手曬僧鞋尚未乾。謂愛伯。”之八云：“夭桃幾樹倚風斜，齊放劉郎去後花。輪與天台窮衲子，年年飽看赤城霞。愛伯喜霞芬，時時呼飲。”

瞿鴻禨，字子九。湖南善化人。同治十年進士，授編修，擢內閣學士，著有《超覽樓詩稿》。見劉宗尚《瞿鴻禨傳》。

十五日，梁鼎芬來並贈書。

《日記》：“梁星海來，以粵東學海堂新刻阮文達《石畫記》等六種為贈，皆瑣雜不足觀。”

十六日，為徐寶謙題《環翠軒賞菊圖》，次日，得徐和詩。

《日記》：“得徐亞陶書，乞題曹嵐樵給諫所畫《環翠軒賞菊圖》，即書二絕句，作書還之。”十七日：“得徐亞陶和昨日韻詩。”

案：越縵題詩及徐寶謙和詩均未見傳。

十八日，陸學淵贈《靖康要錄》。

《日記》：“陸篤齋送其從兄所刻《靖康要錄》來。”

二十三，撰王繼香母墓志銘。

《日記》：“為子獻母俞恭人撰墓志銘並書。”光緒十二年三月初八日：“得子獻書並其母夫人志銘，余所書也。”

案：該墓志未見傳。

三月初五日，作《再疊山谷以雙井茶送子瞻詩韻柬桐孫二首》，趙銘有和詩。

《日記》有《再疊山谷以雙井茶送子瞻詩韻柬桐孫二首》，第二首：“齊年趙岐長我歲，官貧聽鼓專著書。每有佳獲輒示我，遂令窶人解衣珠。楊柳青青遍津沽，河豚大上玉不如。招我東下相怡娛，飲水一勺知江湖。”趙銘《琴鶴山房遺稿》卷四《李蕤客同年用山谷以雙井茶寄子瞻詩韻疊寄三首依韻奉答》第一、二首云：“我鄉詩老屬朱李，梅里並時徵鶴書。看君用意直相仿，時與朱桂卿太史疊山谷詩韻唱和。光焰欲奪明堂珠。春明雅集洵可圖，漁蓑宮錦恣所如。何必挂帆始言隱，身在魏闕心江湖。”“陶侯絕學繼越縵，先生自號越縵山人，陶子綬太史其高弟也。廿年手讎汶長書。鞭心入微恣幽討，冥若縫海探驪珠。爲文傷命古有諸，豈徒茂陵病相如。紅蟬已化素編在，仙魂飛渡來鏡湖。”注云：“時以子綬遺書四冊見贈，賦此志感。”

十六日，陸學淵贈《乙巳占》。

《日記》：“陸篤齋送其從兄澄齋所刻《乙巳占》來。”

十八日，送周壽昌柩南返，以詩悼之，兼悼陶方琦。

《日記》：“晨起至賈家胡衛，送周苻丈靈輻南反。”

《杏花詩》卷己《送苻老靈輻還湘並追悼子綬二首》：“竟送先生返，淒涼薤露歌。白頭成寂寥，初服悔蹉跎。官爵銘旌在，鶯花淚眼多。平生尊酒約，回首隔山河。”

王先謙《虛受堂詩存》卷十一《自庵先生靈輻南歸送至通州賦挽詞一章次李蕤客韻》。

二十二日，以書贈嚴玉森。

《日記》：“作書致鹿谿，贈以子綬《淮南許注異同話》三冊。”

二十九日，得陳錦書並《詩韻釋音》。

《日記》：“得陳畫卿十月十三日濟南書，並所著《詩韻釋音》一冊。”

陳錦，字天章，補勤，號畫卿。浙江山陰人。官山東鹽運使。所著有《詩韻釋音》、《山東孔廟孟廟考》、《補勤詩存》。

四月十五日，抵天津問津書院。

《日記》：“下午抵天津……桐孫以肩輿來迎，遂入城，住書院。”

天津小住間，晤袁昶。

袁昶《漸西村人初集》(丙戌)《津門晤李尊客》：“浩浩津沽塵似海，斜簪散髻又相逢。身如華表千年鶴，心在雲門一畝松。已薄東方高祿隱，還同元晏帶經農。後堂猶欠張絲竹，待擷菖蒲花紫茸。”注云：“時棄官來

主問津講院。”

楊鍾羲《雪橋詩話三集》：“袁忠節公乙酉《津門晤李尊客》云云，時越縵主問津講院也。問津書院創於乾隆十二年，盧雅雨任長蘆運使時，錢香樹尚書題學海堂額。嘉慶二十四年，阮文達總督兩廣，創開學海於廣州，人尠知津門有此名矣。”

五月初一日，胡燏棻贈《史記》。

《日記》：“得雲楣書，饋點石齋新刻《史記》一部。”

十五日、二十三日，兩得潘祖蔭書。

《日記》：“得伯寅書，贈新刻《功順堂叢書》一帙。”二十三日：“得伯寅書，再贈功順堂所刻沈西洛《論語孔注辨偽》二卷、沈文起《左傳補注》十二卷、《左傳地名補注》十二卷，滂喜齋所刻沈西洛《說文古文考》十三卷、蘇州局刻張秋水《西夏紀事本末》三十六卷。”

二十六日，題陸游像。

《日記》：“題紗扇上放翁像兩絕句。”

案：所題絕句未見傳。

六月十五日，檢得去年三月張行孚寄書。

《日記》：“於牀前程几積紙下檢得去年三月張子中揚州所寄書，余時在津門，家人不以告，至今未敢封也。中有《說文發疑》稿本，是乞余作序者，又見贈七律一章。”

案：此處所記“去年三月”張子中揚州書事，則指光緒十年三月事，蓋光緒十年張先以稿本《說文發疑》求序，久未見復。《說文發疑》有光緒九年《知不足齋叢書》本，卷首有俞樾序及張行孚自識，未見越縵有序跋文字。

八月初五日，得王詠霓柏林書。

《日記》：“得王子裳同年二月廿二日德國柏林使館書，並寄金表一枚。”王詠霓《函雅堂集》卷八有《柏林七夕四首》、《柏林中秋月夕》，卷二十二有《致李蕤客書》云：“自別國門，倏經改歲。追憶祖道，能不依依？敬惟撰述康娛，興居多福，以忻以頌。弟遵海而西，舟車纒易，塗次所見，亦復猶人，適館以後，俯仰隨俗，耳濡目染，莫非殊風。篋中書卷所携無幾，偶得疑義，檢析末由，無奇文異籍，足以祛其鄙蔽。生平於西域語言文字苦未通曉，往來晉接，全恃舌人，筆述見聞，借資口譯，徒自苦累，不獲裨益。樓居隔塞，罕得清氣，偶爾日涉，惟有樹林，無名山佳水、園亭精舍足以暢其懷抱。……比諒山戰勝，稍壯聲威，彼族凶狡，仍圖肆擾，濟師添餉，憂正未艾。又聞別議將成，弭兵在即，津約不改，越地



全虛，不識劉軍駐守一隅，何以爲計。”

初十日，浙紹鄉祠修葺一新，與桑彬同閱，後撰祠位、匾額、楹聯。

《日記》：“下午詣叔雅，同詣鄉祠。遍行前後，門墻窳宇，百有餘間，丹碧煥然，臺榭照耀，下及庖湑，井井一新，頗顧而樂之。余固不敢自以爲功，然百餘年無此規模矣，後人當見思也。”

二十一日：“撰次先賢祠位訖，自漢安遠穆侯鄭吉至國朝湖南按察史傅重庵肅訖，凡二百人。”二十二日：“撰《先賢祠位凡例》，將勒成一書，亦可訂郡縣鄉賢祠之謬濫。”二十五日：“書鄉祠聯額。大門額曰‘越中先賢祠’，二門分書曰‘紹興會館’，廳事曰‘典錄堂’，祠屋曰‘瞻仰景行’，眼藥庵堂曰‘靈汜分祠’，文昌龕額曰‘光騰越紐’，張謝諸水神龕額曰‘遠績禹功’。廳事楹帖曰：‘一曲似明湖，便是六朝修禊飲；九歌賡白石，不須重聽叩舷人。’”又有《乙酉仲冬四日都門新建越中先賢祠落成釋奠和樂賦詩紀事二首》，收入《杏花詩》卷庚。

《許壽裳全集·亡友魯迅印象記》之十《入京和北上》：“《越中先賢祠目序例》，會稽李慈銘編撰。祠目以西漢的西域都護鄭吉爲首，直至清代爲止。自言選擇審慎，惟其擯斥王充，見解殊嫌迂陋。祠屋門口的楹聯，也是慈銘所撰，徵引鄉邦文獻，自鑄偉詞，可見工力。現在鈔錄如下：‘溯君子六千人，自教演富中，醪水脂舟，魁奇代育，有謝氏傅、賀氏贊，虞古典錄，鍾離後賢，暨孫問王賦以來，接迹至熙朝，東箭南璆，三管豪崑長五色；表鎮山一十道，更瑞圖王會，簣金盒玉，鍾毓尤靈，況漸名江、鏡名湖，宛委洞天，桐柏仙室，應婺宿斗維而起，翹英遍京國，殊科合轍，一堂輦下共千秋。’”

十五日，得王先謙贈書。

《日記》：“得益吾祭酒書，贈所刻《郡齋讀書志》一部，其從弟先泰所刻《天祿琳琅書目》十卷、《續編》二十卷。作書復謝。”

二十八日，聞總理衙門會議設海部尚書、開鐵路、設銀行。

《日記》：“合肥以二十三日至京，今日軍機總理衙門會議三事，一設海部尚書，一開鐵路，一設大銀行，皆西洋各國法也。以寫小楷、製墨合之俗，而忽學建民主、奉教王之政，謂師此三術，便可自強，吾不信也。”

《駢體文》卷二《復趙桐孫太守書》：“方今事勢，全屬北洋；津門相衙，天下所繫。舉足之頃，視爲安危；立談之間，便相輕重。然交涉之局，低心棘手，至於如此，已可謂極古今之至變，負華夷之大垢。豈尚患有不用西法、不慕夷俗之人？而使相媵媵，務揚其熾，電綫電報，北至通州，南極甬上，爲之不已，意果何居？此誠食肉之秘謀，腐儒之大惑也。”

九月初九日，約繆荃孫、袁昶、沈曾植小集崇效寺爲王先謙餞行。

《藝風堂友朋書劄》越縵致繆第二十一通云：“前日盛叨佳設，謝謝。明日偕爽秋、子培薄治具於崇效寺，點綴客中重九，奉攀僂從，幸早枉臨。寺有西來閣及藏經閣，可以登高野眺，句留半日也。專此奉訂，即請筱珊仁兄年大人開安。弟慈頓首。初八日。”

《杏花詩》卷己《乙酉重九日偕袁沈繆三子宴集崇效寺登西來閣餞益吾祭酒視學江左二首》。

《文獻》2008年第1期《王先謙書劄十一通》之十一《乙酉歲視學江蘇重黎仁兄大人及越縵子培兩兄以重陽日餞於崇效寺途次賦詩奉簡錄呈教正》(之一)，此詩收入《虛受堂詩》卷十一，云《沈曾植子培爽秋蒞客重陽日餞飲於崇效寺施國華均甫暨蒞客贈詩奉酬兼呈子培爽秋》。

施補華因事未往，有詩紀之，其《澤雅堂詩二集》卷十六有《乙酉九日袁重黎昶沈子培曾植邀同王逸吾先謙李愛伯慈銘及余遊崇效寺即送逸吾江蘇督學余以事未赴作詩道意》。

是日，得朱福詵贈書。

《日記》：“得桂卿書，言病未愈，以海鹽新刻《王隴谿先生集》見惠。”

二十三日，得王懿榮贈書。

《日記》：“得王廉生書，並新刻唐王郎中《麟角集》、《黃御史滔集》。”

十月初三日，周馥贈《九華紀勝》。

《日記》：“得周玉山書，並陳梅緣蔚《九華紀勝》一部。”

十七日，撰浙紹鄉祠先賢祠釋奠祝版。

《日記》：“撰《先賢祠釋奠祝版》，文別存稿。”

案：該文收入《越縵堂駢散文類鈔》卷五，即《越中先賢祠春秋告祭祝版文》。

十月二十七日，以書贈沈曾植，得回贈。

《日記》：“作片致子培，贈以子縝《淮南許注異同話》，並以姚薑鵬《援鶉堂筆記》送閱。得子培復，以其曾叔祖雙湖吏部叔埏《頤綵堂集》爲贈。”

十一月初四日，越中先賢祠團拜，邀沈曾植、袁昶觀劇。

《杏花詩》卷己有《乙酉仲冬四日都門新建越中先賢祠落成釋典和樂賦詩紀事二首》。

《袁昶日記鈔》十一月四日：“夜，尊老邀觀燈劇，偕子培昆弟同往。伶官演蔡恭惠公洛陽橋故事，甚新翠，實則泉州萬安橋之訛也。”

十二月八日，於朱霞精舍餞施補華赴山東。

《杏花詩》卷已有《乙酉臘八日招同人集朱霞精舍餞均甫之山左》詩。

施補華《澤雅堂詩二集》卷十六有《偶作一首柬愛伯》、《答愛伯見贈即用其韻》、《和愛伯風雪書感之作》，即在《乙酉九日袁重黎昶沈子培曾植邀同王逸吾先謙李愛伯慈銘及余遊崇效寺即送逸吾江蘇督學余以事未赴作詩道意》之後，應是在京日酬贈者。施補華和越縵別後十年相聚京師，又逢中法之戰，二人談論此事頗為投機，施《和愛伯風雪書感之作》詩有“滄海波瀾近漸平，旄頭仍作五更明”，即言中法戰事。施補華此行隨尚書張曜赴山左，佐理河務，越縵與張曜亦相善。

十九日，徐琪以詩來壽，自稱門人。

徐琪《花磚日影集》卷三(乙酉)有《臘月十九日壽李越縵詩》第一首曰：“一年好景此相宜，艷說西湖雅集詩。偶對芳辰懷往哲，卻將詞客比經師。吾曹管領推前席，是日以師為壽星，推居首座，余有聯書於燭上云：“東坡生日，南極老人。”老輩風流託酒卮。不覺座中和氣滿，庭梅催放兩三枝。”

《咸同間名人詩箋》有徐琪《乙酉臘月十九日同人即東坡生日携尊為先生大人壽席間出示甲戌年舊作謹用原均奉成二律錄請誨政以當敝裘吹笛之一聲也》，末署“徐琪呈稿”，鈐有“花農”、“臣徐琪印”朱文方印。

徐琪，字玉可，號花農。浙江仁和人，光緒六年進士。歷官山西鄉試副考官、廣東學政、兵部侍郎。所著有《玉可齋詞》，越縵序之。

二十日，蘇軾生日，徐琪、朱福詵、繆荃孫、黃紹箕、王彥威、沈曾植、朱文炳過越縵堂為預作生日。

《杏花詩》卷已有《乙酉東坡生日同年徐花農編修琪邀同朱桂卿繆筱珊黃仲弢三翰林王弢夫沈子培兩都曹及朱虎臣秀才文炳偕行厨過寓齋為余壽招五雲郎捧觴花農桂卿皆有詩因次東坡除夕寄段屯田詩韻為謝》。朱文炳，字虎臣，號慕庵。浙江仁和人。越縵曾序其所作詞，惜詞集及越縵序皆未見。朱曾序王詒壽《花影詞》。

二十四日，書春聯。

《日記》：“書春聯，大門云：‘帝里尚容方外吏，我生再見歲朝春。’客次云：‘偶聞客年驚我老，常聞僧寺報花開。’中廳云：‘一室經綸在花竹，四時憂樂驗陰晴。’”

是冬，與繆荃孫、沈曾植、沈曾桐、施補華、朱福詵消寒集會唱酬無間。

繆荃孫《藝風老人年譜》：“光緒十一年冬，與李慈銘、沈子培、子封、施均甫補華、朱桂卿福詵聯消寒會，唱酬無虛日。”

是年，王先謙與袁昶書，提及越縵。

《文獻》2008年第1期《王先謙書劄十一通》之七（寫於光緒十一年）王先謙贈詩袁昶，“《重黎以書與詩來寵飾過望作此答之次前韻》：‘李侯長安作中隱，謂尊客。廿載高名溢觴俎。閉居氣壓萬家侯，僕遯諸曹誰復數。先生卑官意不樂，頃亦遲遲思去魯。文壇二妙世所稀，不放銜書入天戶。固知得失互盈絀，幾見鴛鴦甘腐鼠。’”

案：此詩收入《虛受堂詩存》卷十一，題《硤秋答詩復次韻》，並注云：“老人治《漢書》，成札記十卷，來詩及之。”“文壇二妙”指袁昶、樊增祥。

編年詩：《乙酉人日追感去年與苻老用杜少陵高常侍韻唱酬之作東益吾祭酒》、《書徐星伯太守唐登科記考後五十韻》、《乙酉都門觀燈口號四首》、《試燈前夜招同書玉敦夫介唐桂卿四太史飲朱霞精舍燈月甚佳》、《乙酉二月一日偕爽秋鼎甫飲施均甫及瞿子九學士王者香庶常沈子培刑部四同年於陶然亭時均甫新自喀爾至》、《題姚某伯燮龍女行兩圖四首道光庚子五日為葉潤臣作題曰龍自在瑤臺女》、《揚州人程漱泉壽齡為儀徵程定甫按察贊清繪秋夜讀書圖中有洪北江法梧門吳穀人山尊諸公題詩益吾祭酒購得之屬補題圖右》、《前圖中有吾鄉茹古香尚書茶題詩用史望之尚書致儼韻七古一首茹公先曾祖同年友誦之慨然再題二絕句》、《桂卿同年疊山谷以雙井茶送子瞻詩韻連寄三章奉答二首》、《書憤四首》、《再疊山谷以雙井茶送子瞻詩韻東桐孫二首》、《桐孫所寓地名雙井五疊前韻寄之》、《沈子培以怡邸凸花小箋索書疊山谷韻詩精絕可愛為更作一詩六疊前韻》、《前日庚辰同年公謙孫駕部為團司余屬其招樂部紫雲不至余以小疾不往子培以為恨七疊前韻調子培兼戲孫駕部》、《雜詠二首八九疊前韻》、《坐中客言故明袁督師崇煥墓在右安門外草橋粵人旅葬處也粵士夫歲以三月祭之感而賦此》、《酬施均甫酬子招飲之作三首十二疊前韻》、《偶檢舊箋有字三行是數年前記寓廬花事約同人出遊諸寺者因係以二十字柬書玉》、《舊存半箋有無數花飛四字蓋昔年詞稿尾句也今日東風甚驟杏花落盡桃李柳藥亦有零落日晚徘徊樂枝紫丁香花下足成四十字致敦夫西鄰館中》、《寓廬西院藤花小樹新添碧檻東偏小圃設紅闌一曲紀之以詩》、《庭中手植紅杏緋桃各一樹皆佳種也今春枯矣以詩惜之》、《三月十五夜均甫招飲朱霞精舍》、《即事》、《送苻老靈輻還湘並追悼子鎮二首》、《偕嚴六谿坐揚州館花下懷儀徵阮太傅作》、《春晚由慈仁寺入崇效寺久坐藏經閣下薄暮至聖安寺坐瑞像亭看花二首》、《次日出右安門至花之寺看花入城再遊崇效寺登藏閣晚復登西來閣望曇花聖壽寺》、《偕內子兩姬登崇效寺藏經閣閱經》、《三月十九日自花之崇效寺歸得子培見贈用山谷

書字韻詩四章三十四疊前韻酬之二首》、《酬子培兄弟答予見調之作十五疊前韻》、《答子培索書近詩十六疊前韻》、《春晚遊極樂寺》、《晚自極樂寺歸見寓庭藤花開有作》、《乙酉春晚即事絕句二十首》、《出都抵通州絕句三首》、《乙酉重九日偕袁沈繆三子宴集崇效寺登西來閣餞益吾祭酒視學江左二首》、《暮秋晚興》、《秋晚屢約均甫遊西山不果》、《秋暮過什刹海入地安門望景山作二首》、《乙酉再展重陽日出門訪菊花欲約均甫遊城西諸寺不果均甫邀同桂卿子培夜飲赤城精舍賞菊作詩紀事二首》、《京邸風雪書感柬諸同志》、《夜坐讀海國圖志疊前韻》、《再疊人字韻贈均甫》、《均甫從張尚書赴山左視河瀕行以烏梁海柳花爲贈答以詩三首》、《送張朗齋尚書巡視黃河時尚書治都城濠新竣二首》、《邑人李奇峰福雲從軍出塞積功至提戎自疏勒從張中丞入都固請與余聯族今復從中丞出治河贈之以詩》、《乙酉仲冬四日都門新建越中先賢祠落成釋奠合樂賦詩紀事二首》、《乙酉臘八日招同人集朱霞精舍餞均甫之山左》。

編年文：《誥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內閣學士前戶部尚書軍機大臣顏札公神道碑銘》、《越中先賢祠目序例》、《陳業傳》、《越中先賢祠春秋告祭祝版文》、《上閩丹初尚書書·戶部郎中李慈銘頓首謹上丹初尚書執事》、《復合肥傅相書·自春抵津門》、《俞恭人墓志銘》(佚)。

是年無詞。

【時事】六月，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在天津正式簽訂《天津條約》，中國以戰勝國身份簽訂屈辱和約。

張文虎(1808—)卒。左宗棠(1812—)卒。薛時雨(1818—)卒。

## 光緒十二年丙戌 一八八六 五十八歲

正月二十六日，《越中先賢祠目》刻成，分送諸友。

《日記》：“《先賢祠目》刻成，遣館人分送同郡京官五十本。”二十八日：“以《祠目》分贈綱堂、劬庵、醉香、筱珊、蓉生、爽秋、子培、花農、桂卿、虎臣。”三十日：“作書致伯寅尚書、致壽衡侍郎，各贈以《祠目》一冊，並寫去歲生日詩與之。”二月初四日：“作書致翁尚書師，借先莊簡公集，送去《祠目序例》兩冊。”三月十九日：“以《祠目》分致邑館，以心雲等屢索之也。”四月十七日：“遣人持片送邵筱村行，再詒以《祠目》三冊。”

徐琪《花磚日影集》卷四有《李越縵師以所輯越祠序目臚次韻成此》。

案：《越中先賢祠目》刊於光緒十一年，版藏邑門虎坊橋越祠，卷首《越中先賢祠目敘例》凡二十六條。

二月二十一日，朱文炳來稱弟子。

《日記》：“朱虎臣來，執贊稱弟子，以番銀十六圓代脩脯，固辭之不得。”

三月二十四日，翁同龢來訪，催越縵銷假。

《日記》：“翁叔平師來，不能見，益催余銷假也。余之衰病，復何所求？然其意可感。”

四月初五日，俞樾來訪。

《日記》：“下午答詣俞蔭甫、詣朱蓉生，俱不值。”初五日：“俞蔭甫來，二十年不相見也，已皤僂老翁矣。近歲海內如陳蘭浦、張嘯山等皆已零落，經學殆絕，師承益稀，始嘆吾道之衰，彌動後凋之懼。蔭甫所著雖或病其多，然實有突過古人處，世人貴遠忽近，不可以理說也。今日言昨見余所刻《先賢祠目》中東漢之謝夷吾似宜入祀，據第五倫薦賢一疏推崇備至，不可以范史入方伎傳而略之，其言極有理致。余本擬兩漢人物皆入祀，以限於地不得，然謝公之為經儒循吏，《序例》中已言之矣。”

十五日，翁同龢囑代撰魁玉神道碑。

《日記》：“得翁叔平師書，屬代撰江寧將軍魁玉公神道碑。即復。”六月初四日：“為翁叔平師代撰成都將軍魁果肅公魁玉神道碑銘。”

案：此文不存越縵文集中。《續碑傳》卷五十二有《魁玉傳》，出自《荊州駐防志》。

十六日，得何澄書並《湖塘林館駢體文》。

《日記》：“得何竟山福州書，寄來《湖塘林館駢體文》十冊，是甲申歲竟山從孫子宜得傳鈔本為刻之閩中者，文止二卷，中有已刪去及未改定之作，且多誤字，然其意可感。”

《藝風堂友朋書劄》繆祐孫致繆荃孫第二十一通：“往者見黃巖王彥威為人書扇，錄李蕪客小文，頗能追武徐、庾，在國朝正似卷施、玉芝一輩人，心甚愛悅。聞其所著《湖塘林館集》已付梓，吾兄能為弟索一分否？”

案：是書刊於光緒十年冬，扉頁有“湖塘林館駢體文鈔，山陰何澂屬檢”，內封有“光緒甲申仲冬開雕”。

十九日，得家書知季弟惠銘卒，痛徹心扉。

《日記》：“得族弟品芳書，知季弟於是月六日未時病歿，以初八日丑時大斂，哀哉！哀哉！自此骨肉盡矣！我生何罪，天之酷罰，鍾於一身？弟臨終時，我所發二十六日手書適到，請從弟詩舫誦之，甫及半而溘然

去矣，哀哉！自春聞弟病日劇，未有以一字問之，而今至於此，尚何言哉！弟生於道光乙巳三月十七日未時，得年四十有二，有兩子一女，長男僧壽，今年十六，三月二十八日以弟病甚已娶婦矣。”越縵胞弟三人，至此盡矣，季弟惠銘尤為全家支柱，歿後，其家衰敗至極。

唐微《袁昶致李慈銘未刊劄記通》之十：“掾曹煩冗，不獲以時起居。昨夕子培兄相遇，談及尊狀，不意彥僑通守遂爾即世，老懷摧哽，何以堪居？伏維順時澹哀，善為排遣，至以為念。謹奉慰不次。蒞客先生座右。袁昶叩頭。廿三日。”劄中“彥僑”即惠銘字。

跋王繼香《醉庵詞別集》。

國家圖書館藏縮微膠卷《醉庵詞別集》卷首：“詞至今日，窮工極妍，造物凋搜，殆將盡矣。其託寄深遠者，往往空而不切，支離其言；務為新巧者，遂入里俗。止軒以集白石句及詞之調名，獨出新言，如天衣無縫，可謂善變而不離宗者矣。人或視為斗巧，不知此所謂雅馴也。光緒丙戌四月，以計偕來都，屬閱一過，為題數語歸之。越縵李慈銘。”

案：此文作於光緒十二年，是年春王繼香入都應試，以詞集就正，故有此跋。

正月至四月，得友朋贈書九種。

《日記》正月十六日：“得子培書，以周稚圭中丞之琦《金梁夢月詞》及《懷夢詞》一帙為贈。”

十九日：“朱蓉生送來義烏道光間所刻《駱賓王集》，籤題‘駱文忠公集’。”

二十七日：“得姚子湘書，以令兄彥侍布政所刻《咫晉齋叢書》三集為贈，作書復謝。”

三月初二日：“徐仲凡來，饋所刻王士雄《四科簡效方》兩冊。”

初六日：“杭人許益齋以所刻《姜白石詩詞》、《張玉田詞》見詒。”許增，字邁孫，號益齋。浙江仁和人。光緒六年輯刻《榆園叢刻》，姜詞、張詞均收入。

二十日：“理庵贈寧波新刻宋元《四明六志》。”

四月十二日：“楊惺吾以《文館詞林》五冊見贈，共十四卷，出於《讀畫齋叢書》所刻四卷之外，惺吾得訪之日本人而黎蕪齋刻之者。”

五月初七日、十九日，吳穎炎、陳適聲先後來隸門牆。

《日記》：“諸暨吳澹甫孝廉來，執摯稱弟子，以陽明先生與王定齋論學手書為束脩。孝廉名穎炎，丙子舉人，年已四十二矣，醇謹好學，留心史事。”

《日記》十九日：“陳雲衢庶常適聲來稱弟子，以蘇州印本《古逸叢書》一部共八函爲摯，固辭之不得。”

吳穎炎，字澂夫。浙江諸暨人。光緒二年舉人。

陳適聲，字駿公，號蓉曙。浙江諸暨人。光緒十二年進士，官至重慶關監督，民國後歸里。著有《畸園老人初集》。

六月初十日，撰朱福詵母壽序、《蒼菊花室詩詞集序》。

《日記》：“爲朱桂卿撰其太夫人八艷壽序。”“爲徐花農撰其尊人若洲先生鴻謨《蒼菊花室詩詞集序》。”

案：朱母壽序未見傳。徐鴻謨字若洲，貢生。著有《蒼菊花室詩詞集》，光緒十四年刻本，有越縵序。

十三日，得汪鳴鸞贈書。

《日記》：“得汪柳門書，贈武梁祠畫像拓本一匣、桂未谷《說文統系圖》拓本一幅、聊城楊氏刻《蔡中郎集》、畢恬谿亨《九水山房文存》、《助字辨略》、《惜抱尺牘》。作書復謝。”

汪鳴鸞，字柳門，浙江錢唐。同治四年進士，官至吏部侍郎。主講詒經精舍、敷文書院。所著有《郎亭日記》。見葉昌熾《誥授光祿大夫前吏部右侍郎總理各國事務大臣郎亭汪公墓志銘》。

七月十九日，聞胡壽謙卒。

《日記》：“是日聞胡梅卿於六月下旬感暑病卒，爲之驚嘆。梅卿性極篤厚，於余尤摯。……年僅四十有九，悲哉！”九月二十八日：“以白綾二丈書聯輓胡梅卿云：‘長爾十年同榜登科師事我，別今三載秋風一慟訃音來。’”

九月十三日，撰王彥威父壽序。

《日記》十四日：“昨夜爲叟夫撰其尊人七十壽序。”

案：《浙江黃巖西橋王氏譜》外編卷四存越縵《王菊人年丈七秩壽敘》一篇。

十月十二日，請周澄之代購書。

《日記》：“作書致周玉山，屬其長郎澄之回皖之便，代購江寧新刻《太平寰宇記》、蘇州蔣氏新刻《小萬卷樓叢書》、同文書局新刻《佩文齋書畫譜》。”

二十八日，得王繼香書並印石。

《日記》：“得王子獻是月初八日書，並閩人尹峻齋所刻壽山印石三方，文曰‘李某字愛伯’白文、曰‘湖塘林館山民’朱文、曰‘越縵’白文，又別刻一小黃石爲贈，文曰‘己丑生’朱文。刀法殊佳。”



王繼香，字子獻、止軒。浙江會稽人。光緒十五年進士，官河南知府。著作豐富，皆未刊行，有《醉吟草》、《王繼香文稿》、《王子獻先生日記》等。從越縵遊，以弟子自稱，刻《白華絳樹閣詩集》。

十月，復書呂耀斗，述喪弟之悲。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越縵堂雜著·函稿》之《復呂庭芷觀察書》(丙戌十月)：“……弟曹中注假，瓜期三及。今春常熟尚書屢見敦促，辭不獲，已約四月之朔赴曹受事。而季弟在南，凶問忽至，古人期功有去官者，弟雖無似，何心再出？常熟聞之，亦不相強。此則焚林窮鳥，不足喻其哀鳴；竭澤枯魚，無以延其响沫。吾生至此，志業何言？聊布區區，不盡萬一。”

十一月十一日，邀諸友消寒，三更始散。

《日記》：“夜邀書玉、敦夫、介唐至寓齋，張燈小飲，招霞芬，以昨日厨人司馬士容饋肉肴一品鍋及素饌十二盂、餅飴四盤，因小加果菜，為消寒之集。三更始散。”

十三日，季弟出殯，以詩遙哭。

《杏花詩》卷己《十一月十三日是季弟出殯之日以詩遙哭之》：“辛苦營居宅，頻年待我歸。風霜存兩地。生死總相違。薄榷趨荒殯，孤兒泣落暉。首丘吾願畢，終與爾相依。”

二十八日，周馥書贈《佩文齋書畫譜》。

《日記》：“得周玉山書並學海堂課卷，以點石齋刻《佩文齋書畫譜》兩卷為贈。”

十二月十三日，作書致繆荃孫。

《藝風堂友朋書劄》越縵與繆荃孫第十四通：“手示敬悉。承嘉招，自當趨陪。弟近患咳嗽甚劇，兼發寒熱，咽痛氣喘，不能飲食。早欲奉邀一叙，至今未能耳。蒙假《大唐郊祀錄》，平生未見，不啻一真珠船矣。謹珍護，並讀訖即奉璧也。敬請筱珊仁兄年大人開安。弟降期慈頓首。十三日。”

《日記》：“得繆筱珊書，以所鈔唐王涇《大唐郊祀錄》見借。”

二十五日，寫春聯。

《日記》：“大門云：‘時人謂是我宅，父老何自為郎。’門柱云：‘丁期添賦，亥有疑年。’廳事云：‘藏書粗足五千卷，開歲便稱六十翁。’中堂云：‘縱談萬古舌常在，約食一家心太平。’內室云：‘杏花倚日桃和露，楊柳生稊竹有孫。’”

是歲，周學熙仍從越縵問學。

《周止庵先生自敘年譜》光緒十二年：“仍從李越縵先生看課，並時從

講論。”

同繆荃孫、陶澐宣、徐樹蘭遊西山。

《藝風老人年譜》：“光緒十二年，李越縵、陶心雲澐宣、徐誦凡招遊西山。”

編年詩：《乙酉東坡生日同年徐花農編修琪邀同朱桂清繆筱珊黃仲弢三翰林王弢夫沈子培兩部曹及朱虎臣秀才文炳携行厨過寓齋為余壽招五雲郎捧觴花農桂卿皆有詩因次東坡除夕寄段屯田詩韻為謝》、《後六日敦夫書玉昆季介唐光甫復置酒朱霞精舍為壽再次粲字韻》、《乙酉生日越縵堂點燈宴客即事有作》<sup>①</sup>、《桂卿三疊粲字韻見贈復次韻酬之》、《花農令其愛女出拜四疊粲字韻簡花農》、《為光甫畫山水團扇並題一絕》、《贈舜臣司業治麟君居喪百日後移疾去官頗傷毀悴故末韻記之》、《送同年朱鼎甫一新左官歸義烏省親時繪漁邨圖贈之故有末韻》、《題白門女士辛聰為蕖城繪綠楊春影圖卷五首》、《仲弟女冰玉到京泫然賦此》、《冬夜邑士大夫合樂郡祠即席有作》、《送陳六舟中丞巡撫皖中》、《送吳清卿副都出撫粵東》、《十一月十三日是季弟出殯之日以詩遙哭之》、《至日前三夜作佛事追薦先靈並季弟泫然有作四首》。

編年文：《復王益吾祭酒書·自昔歲九月旌節南發》、《成都將軍魁果肅公魁玉神道碑銘代翁同龢》（佚）、《朱桂卿太夫人八歸壽序》（佚）、《蒼菊花室詩詞集序》、《復呂庭芷觀察書》、《王菊人年丈七秩壽敘》、《景秋坪神道碑文》（佚）。

是年無詞。

【時事】 清廷與英簽訂《中英緬甸條約》，承認英侵佔緬甸。

黃侃（—1935）生。

光緒十三年丁亥 一八八七 五十九歲

正月初四日，為陳夢麟題畫。

《日記》：“為書玉題查梅壑《皖淮秋色圖卷》絕句七首。即作書還之。”

案：所題絕句七首，今僅存四首，收入《杏花詩》卷庚。

① 案：此乙酉詩三首，乃光緒十二年正月初八日補作，故繫於此。

二月二十一日，以書贈殷萼庭。

《日記》：“作片致萼庭，贈以閩刻《駢文》及繆刻《萬善花室文集》、《齊雲山人文集》。”

案：“駢文”即《湖塘林館駢體文》。

三十日，休妾席氏。

《日記》：“夜遷席姬去，事我十年矣，傷哉！無德蓄此癡療，閉戶自搗，悔之何及！”

三月初十日：“答爽秋見詒絕句三首：‘自誤平生上叟辭，室中魑醜當光施。一朝束緼青唇去，強擬昌黎放柳枝。’‘卻笑南陽梁父歌，欲憑承女輓陽戈。誰知五十三年了，黑色黃頭奈爾何。’‘禪榻嬖娒尚有情，詩人老去望鶯鶯。驅鴉打鴨尋常事，卻費袁宏月下聲。’”

袁昶《漸西村人初集》（丁亥）有《菀老遣妾戲作小詩調之》。

案：未知休棄席貞緣由，席氏曾妊娠，九月胎墮。

三月初六日，得陳錦書並《山東孔廟孟廟祀位考》。

《日記》：“得陳晝卿二月望日濟南書，言尚署運使事，並以所著《山東孔廟孟廟祀位考》四冊見詒，晝卿嘗監修孔林、孟林也，書僅一卷，考證甚略。汪鳴鑾序。”

案：陳錦所撰即《文廟從祀位次考·鄒縣孟廟從禮位次考》，光緒橘蔭軒刻本。

十一日，同黃紹箕、沈曾植、繆荃孫、王頌蔚等飲宜勝居。

《日記》：“晚仲弢邀同子培及繆筱珊、王芾卿飲宜勝居。”

王頌蔚，字芾卿，號蒿隱。江蘇長洲人，光緒六年進士，官至戶部郎中。工詩文，所著有《寫禮廟詩文集》。見葉昌熾《清授資政大夫三品銜軍紀章京戶部湖廣司郎中王君墓志》。

四月初一日，撰《季弟周忌祭文》。

《越縵堂駢散文類鈔》卷五《季弟周忌祭文》：“光緒十有三年夏四月戊午朔，越祭矣。伯兄慈銘以果醴肴羹致奠於季弟彥僑之靈曰……”

初三日，與吳講結昆弟。

《日記》：“是日與介唐通譜，結兄弟之好。介唐少於余七歲，必欲師事余，固辭不得，乃請以兄禮見施。今午先書蘭牒一通，往詣不值，夜初過我，仍以帛二端見詒。”

初九日，翁同龢以刺詢近狀。

《日記》：“翁尚書以刺來詢近狀，作書復之，並告以此後不赴署接見。”

二十日，納妾王氏。

《日記》：“買妾王氏，盧溝橋人，年二十歲，戊辰二月十六日辰時生。銀一百八十兩。無父母兄弟，有其姊采育劉氏及中人張子修，媒媪夏氏、尹氏所立文券。已刻入門，敬三世神位圖，率之敬拜，獻饅餌，並見諸親。”

閏四月初十日，沈曾植贈《神僧傳》，還之。

《日記》：“得子培書，以明刻本《神僧傳》見贈，即復還之。”

十八日，撰朱鳳毛壽序。

《日記》：“為朱苗生撰其尊人竹卿訓導鳳毛六十雙節壽序，一時許成，即作書致苗生，得復。”

案：該文今未見傳。朱鳳毛，號竹卿，浙江義烏人，朱一新之父，著有《虛白山房詩集》。生於道光九年，與越縵同歲，今年六十。朱一新與越縵同年中舉，素相善，朱鳳毛也曾以文字質於越縵。

五月十三日，引見養心殿，補授戶部江南司郎中。

《日記》：“辰刻赴乾清門排班，已初引見養心殿，口奏履歷云：李慈銘浙江進士，年五十三，戶部候補郎中。是日吏部三十七人，戶部十三人，余獨為一班。午刻旨下，補授戶部江南司郎中。即歸。”

案：越縵引見時奏五十三歲，因其光緒六年會試時所填年齡少於六歲，今所報年齡亦少六歲。

二十五日，傅雲龍來拜。

《日記》：“傅懋元來。聞懋元此次試《自明以後中外交涉論》，引證甚博，且推原化學、重學、汽學之法，實本於《墨子》，此近人鄒叔績等嘗言之。國家考試至有出洋遊歷一途，而應之者不乏考據之才，亦近日風尚使然也。”

案：是年閏四月二十四日，通商衙門考試，以選拔能辦理洋務人員，題目為《邊防海防論》、《各海口緊要形勢論》、《鐵路應開不應開論》、《明代以來中外交涉論》，傅雲龍得第一。

六月初三日，評閱問津書院課卷。

《日記》：“是日評閱三月望學海諸童課卷訖，凡五十四人，取內課四名：華承運、王樹昌、陳澤寰、莊德榮。諸童實無能作經古者，四卷中賦論書啟頗有可觀，皆不知何人所為。其餘妄鈔經解，惡札荒謬，甚不可耐，雖多用大筆濃墨抹勒之，然卷卷為之改潤虛字，且指其謬處，亦可謂盡心矣。”

初四日，至戶部江南司上事。

《杏花詩》卷庚《丁亥六月四日戶部江南司上事迄感賦》：“襪襪何來策

蹇忙，都廳上事暫登牀。並無公案三條例，聊具袍鞮一劇場。大隱豈真希曼倩，廢材誰復惜馮唐。自憐六十龍鍾叟，虛領頭司戶部郎。江南爲戶部第一司。”

九日，與鮑臨、陳夢麟、沈家本遊南河，以宿雨不果，移席江亭。

沈家本《沈寄篔先生遺書》卷九(丁亥)《六月九日鮑敦夫陳書玉二太史邀李越縵農部遊南河泡宿雨不果移席江亭》詩曰：“宿雨驅炎歊，開軒綠萬頃。清風四面至，習習吹衣領。觀荷願未遂，來此賞幽迥。酒深客忘歸，敲冰復煮茗。回望城西山，白雲接溟滓。”

沈家本，字子惇。浙江歸安人。光緒九年進士，官至法部左侍郎。所著書匯爲《寄篔先生遺書》。見王式通《吳興沈公子惇墓志銘》。越縵序其父丙瑩《春星草堂集》。

二十九日，王懿榮請撰其夫人墓志銘。

《日記》：“得王廉生書，以明刻《文苑英華》及蜀中蕭氏新刻《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爲贈，乞撰其元配黃宜人志銘。”

案：該墓志銘未知作否。

夏，與徐寶謙、徐琪、龐鴻文等遊什刹海。

徐琪《花磚日影集》卷六有《丁亥夏日陪亞陶伯父及越縵師龐綱堂劉雅賓兩前輩龐劬庵楊正夫兩同年同遊什刹海因作圖於扇即用明方外懿修題什刹海詩韻賦呈一笑》。

七月初七日，父竹邨公八十冥壽，延僧人做法場，京中諸友饋禮，司馬士容掌厨。並撰《先考八十冥壽追福疏文》。

《日記》：“先考八十冥壽。晨起視供具，延玉皇廟僧九人誦經，追福撰疏文。敬書高祖以下諸親瑜伽道場神位及寓庫封條。……夜以素饌款書玉、介唐、敦夫、花農、萼庭、儒粟、伯榮、益甫及諸夫人。請僧九人作瑜伽箬口道場，設高祖以下宗親神位，供素饌，親自行香。三更畢事，復出道東躬送神牌。哀泣之甚，天明始寢。付玉皇廟僧銀八兩，付司厨銀六兩，付陳宅食物銀四兩二錢，付各家送禮犒使錢三十千，付寓廂寓人等錢二十千，付厨人賞錢十八千，付本家僕媪賞錢十三千，付族弟果餌銀二兩。”其下有《先考八十冥壽追福疏文》題目，文則闕如，今未見傳。前一日有《先大夫生日賦詩志慟》：“虛從孤露數星霜，饋食淒然在此堂。地下一杯危鬻水，先人葬頂里山，近日，里中徐仲凡太守書來，言其地恐有水。方擬改卜西鬼山。人間五度隔稱觴。先大大卒於道光乙巳，年三十有八。至今年歲在丁亥，計八十矣，江浙間謂之冥壽，其事蓋起於宋。楹書盡入橫流劫，田里都爲異姓莊。三世三人今日在，謂從子孝毅及從孫友蘭。天涯南北各相望。”

二十三日，作書致傅以禮，贈《越中先賢祠目》十冊。

《日記》：“作書致傅節子閩中，節子今攝知建寧府也，屬其代購閩人文集數種及陳樸齋《齊魯韓三家詩遺說考》十五卷，以《祠目》十冊遺之。”

二十六日，偕諸友爲繆佑孫、傅雲龍出洋錢行。

《日記》：“即至萬福居，偕爽秋同邀蔡松甫、繆筱珊、傅懋元、王芾卿、介唐、子培飲，傍晚始散。是日繆右臣不至，懋元頗欣欣有得色，可謂人各有志矣。”

《袁昶日記鈔》：“偕越縵先生招同嵩隱、子培、介唐小集，爲傅、繆兩君餞行。”

繆祐孫，字右岑。江蘇江陰人。光緒十二年進士，考取總理衙門外國遊歷員，次年出遊俄羅斯。著有《稽玄詩存》、《俄遊匯編》。

傅雲龍出遊美國、日本等，撰成《遊歷日本圖經》。

八月初三日，吳穎炎請序《經策總錄》。

《日記》：“得吳澂夫六月廿三日上海書，言滬中將石印《經策總錄》，分前後二編，曰《經學輯要》，曰《策學備纂》，鈔寄略例，乞余爲序。”二十九日：“作復吳澂夫滬上書，略與言輯《經學要錄》宜去宜刻者約數十種。”

案：《經策總錄》，光緒十四年上海點石齋石印。《文集》卷二有《經策通纂序》。

初六日，病甚。

《日記》：“病甚，肝厥歐逆，請書玉來診。”初九日：“病甚，書玉來診，自病起以來醫藥雜投，咽以下皆不相關，要（腰）腹楚痛，不能轉側，不知昏曉，不內溢米。惟口乾苦渴甚，屢飲龍井茗，香甘如玉液，間以枇杷露藕汁而已。心神所注在天台華頂間，飲澗泉，食松花，非特雲門、若耶，猶厭塵滓，即國清、天姥猶覺近人，所期一旦脫然，聳身丹崖翠嶠間，侶蛟鶴，食佳果，畢吾世焉。”至十九日始復蘇，“泄利漸止，胸腹尚鼓張，桂卿來診。是日對客稍能語言，氣息尚甚微也”。

十九日，季邦楨催撰其母墓志銘。

《日記》：“得季士周常熟書，告其母夫人三月之訃，言將以十月合葬，具行述來催墓志。”十月十六日：“作致季士周書並墓志。”

《越縵堂駢散文鈔》卷五《四品銜翰林院編修季君暨配蘇夫人墓志銘》：“子二人……邦楨，同治辛未進士，長蘆鹽運使。慈銘與邦楨爲庚午鄉舉同年，同官於朝，相得甚。及歲甲申，慈銘主講天津之問津書院，適邦楨由兵部員外郎備兵天津，未幾擢長蘆鹽運使，與慈銘爲賓主。方喜春

明同志復聚一方，而邦楨旋奉諱歸，慈銘亦入都補官矣。慈銘都中所賃保安寺街之宅，即君宅也。君雖席華口，而處境甚貧，辛巳之歲，君將以宅鬻於人，已成券矣，有鄉人告以慈銘方居之，遂折券不復言。嗚呼！此亦可以知君矣。”

三十日，跋梁同書真迹。

《日記》：“爲倪儒粟跋梁山舟行書《心經》卷。”

案：未見跋文文字。

九月初二日，王先謙刻《唐登科記考》，來書索詩。

《日記》：“寫昔年題徐星伯《科名記考》五古致逸梧，以逸梧祭酒已刻此書，有信來索余此詩也。”

案：光緒十一年作《書徐星伯太守〈唐登科記考〉後五十韻》，光緒十四年王刻《南菁書院叢書》收徐松《登科記考》三十卷。

二十四日，以駢體文三十二篇寄王先謙。

《日記》：“儷生爲寫積年駢體文三十七首，去其《書沈清玉先生文集殘本後五首》，共三十二首，已得紙七十二番，即以寄王益吾學使刻之。”

婁儷生，浙江紹興人。貢生。

《王先謙自訂年譜》光緒十五年：“輯刻劉開孟塗、董基誠子詵、董祐誠方立、方履錢彥聞、梅曾亮伯言、傅桐味琴、周壽昌自庵、王闓運壬秋、趙銘桐孫、李慈銘愛伯《十家四六文鈔》成。”

案：王先謙所刻《國朝駢體文鈔》收有《越縵堂駢體文》，計三十篇。

十月初一日，點評袁昶贈詩。

國家圖書館藏《杏花香雪齋詩》附卷：“袁爽秋見贈七律一章：‘淨名示疾轉充然，乍起寧資服散緣。知見香沉消蕙嘆，句文身在異蕉堅。人間鸞翮留中散，池上楊枝伴樂天。更約窮探翠微勝，試携竹杖已輕便。’”並評曰：“名雋可味。丁亥十月初一日，聖解齋主李慈銘記。”

十一日，得吳穎炎贈書。得陳適聲書並《經解續編》擬目。

《日記》：“得吳澂夫九月二十日滬上書，並寄長洲蔣氏所刻《鐵華館叢書》六冊、上海新印日本影北宋本《千金要方》十冊。”

“得陳蓉署九月六日書，並《經解續編》擬目。”二十六日：“作復陳蓉曙書，略與商《經解續編》中當去之書及宜移置次第。”

十七日，徐琪贈《蒼蘊花館詩集》，前有越縵序文。

《日記》：“得花農書，以其尊人《蒼蘊花館詩集》三冊爲贈。”

案：道咸間，仁和徐氏一門風雅，徐鴻謨字若洲，浙江仁和人，貢生。其父徐鼐，道光二十五年進士，著《小腆紀年》、《小腆紀傳》等。徐鴻謨夫

人鄭蘭蓀，錢唐人，著有《鄭太宜人遺集》五卷。徐琪有詩呈越縵，自稱門下士。越縵此序乃應徐琪而作，徐鴻謨《蒼荀花館詩詞集》光緒十四年刊本卷首，云：“右《蒼荀花館詩詞》一卷，仁和同年徐花農編修尊人若洲先生所著也。……其中間有漫字，付之闕疑，尤足徵玉碎之皆珍、弓遺之善守。寸縑尺素，碎佩叢鈴，政不以多為貴也。光緒十有二年歲在柔兆閏茂六月會稽李慈銘謹序。”

二十一日，得王先謙書。

《日記》：“得益吾祭酒是月十三日松江試院書，言《續經解》中如洪北江《左傳詁》，宋確山《周禮故書疏證》、《儀禮故書疏證》，邵位西《禮經通論》，戴子高《論語注》俱已刻，今以余言去載注矣，桂氏《說文》亦以余言緩刻。”

案：《文集》卷五《復王益吾祭酒書》，論《皇清經解續編》宜刻宜去之書頗詳。

十一月二十日，錄《越縵堂經說》，將寄王先謙刻之。

《日記》：“夜得介唐書，以昨屬其寫出日記中經說，將寄益吾祭酒刻之。今日未暇檢出，介唐誠實人，來見催取，即作復謝，先以詩集初編第十卷乞其寫完。”

《文集》卷五《復王益吾祭酒書》：“蒙索拙著經說，本多口耳之學，無可采者。以散在日記及經籍眉端，一時輯錄不易。又苦乏寫官，擬俟病愈，招邑子及門生一二人處之寓齋，寫出數卷，名曰《越縵經說》，奉正台端，以待別裁。”

案：光緒十一年，王先謙刻《皇清經解續編》來索稿，越縵方病，僅擬編數卷名為《越縵經說》，而終未刻。吳講（介唐）鈔本《越縵經說上》今藏天一閣。

十二月二十二日，胡燏棻以《說文段注訂補》請序。

《日記》：“得胡雲楣書，惠炭銀十六兩，並以新刻南陔先生《說文段注訂補》首一卷見視，且屬為之序。”

案：王紹蘭，人稱南陔先生。越縵文集中未見有此序。

二十五日，徐定超、殷萼庭、楊晨、王詠霓、郎仁譜、沈曾植、袁昶來祝生日。

《日記》：“徐班侯來，殷萼庭來，楊定專來，子裳來，郎仁譜來，以今日五君携具來為做生日也，子培、爽秋來作陪。肴饌不佳，而諸君俱盛服見過，彌增光寵。”

《沈曾植集》卷一《越縵老人六十壽詩》：“高柳蕭森學士居，頻年几杖近



相於。珩璜新論書堪誦，薑桂剛腸老未舒。仕隱半世詩史在，家儀一卷禮箋餘。周南留滯翻多幸，到及香山社集初。”“金粟前生有勝因，偶憑絲竹遣蕭晨。卧遊名嶽常隨障，燕語天花不著身。刪定禮堂千載業，從容洛社九皇民。露觴一酌彰眉壽，春向江梅日日新。”又有《再祝越縵壽》。

袁昶《安般筵詩續鈔》有《菴老生日》：“六十爲郎未厭遲，銅駝陌上墊中宜。巋然風節和應寡，妙得天機知者誰？鑑曲籬筇追賀老，鐵崖樂府冠元詩。由來越國山川逸，借取才名重聖時。”“猩紅花照鵝黃酒，破臘年前已得春。晚覺方瞳健勝昔，坐忘帶孔瘦移旬。讀穿饑朔三冬史，生後髯坡九日身。腰脚明年問何似，南郊鳴玉侍祠臣。”

國家圖書館藏《咸同間名人詩箋》有《越縵先生初度敬呈俚句佑觴知不足當有道者一叟聊以將區區之意而已》一箋，末署“丁亥臘日昶再拜上”。《咸同間名人詩箋》乃後人輯錄越縵及其友人互相酬贈、切磋之詩，匯編而成。

國家圖書館藏《杏花香雪齋詩》附卷：“爽秋壽余生日詩。”評曰：“二詩字字新警，愧不敢當耳。丁亥十二月念五日，聖解齋主李慈銘記。”

寫春聯。

《日記》：“大門云：‘自覺閉門多歲月，祇慚報國託文章。’客次云：‘漫云拄腹五十卷，已是平頭六十人。’中堂云：‘聖代即今多雨露，逸妻相共老煙霞。’集唐人句。”

冬，致書施補華。

國家圖書館藏《湖唐林館文鈔·復施均甫書》：“不得音問，忽已半年。緬想興居，與時多福。春間承示《山東治河私議》，洞悉地勢，鑿鑿可行，指駁諸條，深中利害。時置之坐右，以備講求。乃八月中忽聞鄭州大決，此固官山左者雖有神禹之力，亦不能施。而中朝士夫頗籍籍歸咎，且有謂朗公（案：指張曜，字朗齋）陽爲之者。……都人議論，不明是非，大抵如是，可太息也。弟自比年公私感憤，肝氣逆上，今春三月又遭家變，深愧不能化導閨門，修容私室，鬱怒憤盈，病日益甚。夏秋之季，大半困卧，八月初旬遂遭危疾，肝厥疝逆，重以責豚泄，瀕死者屢。諸醫束手，自分亦必不起。九月以後，喘息少蘇，迄今腹中猶時時作痛。六十之年，下無子嗣，近房子姓亦無可繼者。里中經亂之後，田宅久盡，而天復以病厄之，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吾子知我，略發其凡，不能一一。嚴冬沍寒，想已還歷下。惟加攝自然。”

案：“八月初旬遂遭危疾，肝厥疝逆”云云，指今秋病危事；“今春三月忽

遭家變”，指休席姬事；“六十之年，下無子嗣”，可證爲此年所作。時施補華從張曜治理黃河。

是歲，周學熙仍從問學。

《周止庵先生自敘年譜》光緒十三年：“仍從李越縵遊。”

老友陳燾、陶方琦、胡壽謙相繼去世，季弟惠銘亦病卒，樊增祥有詩寄慰。

樊增祥《樊山集》卷十《關中集》（起甲申十月迄丁亥十月）有《丙子丁丑間祥與陶子珍陳汝翼胡匡伯從愛伯師於京邸朝夕談讌樂且無央既而汝翼告殂子縝繼逝比得師二月寄書則匡伯又物故矣書稱曩日同遊惟兩人在又云季弟病歿里中歸已無路是何言之悲也賦感是律即以寄慰》：“山陽笛裏幾斜暉，賀監東還計總違。四子及門三嘆逝，十書叙別九思歸。琴尊契闊成今古，骨肉淪亡果是非。賸有著書關尹在，東瞻紫氣倍依依。”

編年詩：《題查梅壑士標山水長卷四首》、《正月二十四日寓齋張燈集知好十九人夜飲用東坡二月三日點燈會客詩韻》、《題黃尊古山水畫冊二首》、《題韓冶人鑄山水》、《丁亥春盡日遊慈仁崇效兩寺絕句四首》、《浴佛日夕陽時入崇孝寺坐經壇下作》、《自城南寺歸坐紫藤花下作》、《答爽秋見詒絕句三首》、《和爽秋見懷絕句》、《爲徐亞陶繪補石圖》、《陳雲舫鴻臚歿後其子孝昌述君遺言以所藏陳章侯西園雅集圖卷屬書米元章所撰記且昔年宴集之樂爲後日故事書訖愴然係之以詩》、《吳澂夫孝廉書來言二月間至郡爲余卜葬地石泉山鳳望山之間山下有王梅谿祠此地平生所常遊也山水秀絕欣然成詠》、《夏初醺飲陶然亭看花農去年所種柳二首》、《四月望後偕同人携酒崇效寺賞牡丹已落看楸花而回二首》、《次日再集崇效寺賞楸花》、《日午入天寧寺看山院望西山》、《爲慈谿洪雲軒舍人九章題釣隱圖三首》、《丁亥六月四日戶部江南司上事訖感賦》、《六月十三日雨中獨坐寓中遣興》、《雨後看夕陽》、《立秋次日早起甚涼》、《圃中竹筍入秋尚怒出以詩詠之並索子培和》、《先大父生日賦詩志慟》、《昆明湖望萬壽山賦有序》。

編年文：《復陳畫卿觀察書·八月初得手書》、《軒翠舫記》、《書三朝要典後》、《九哀賦》、《夫之諸祖父母報說》、《重訂周易二間記序》、《玉可盦詞存序》、《復王益吾祭酒書》、《朱鳳毛六十雙節壽序》（佚）、《先考八十冥壽追福疏文》（佚）、《四品銜翰林院編修季君暨配蘇夫人墓志銘》、《梁山舟行書心經卷跋》（佚）、《復施均甫書·不得音問》。

編年詞：《金縷曲·朱霞小妹締姻梅下戲用吾家合肥相國韻東花農》、《前調·花農同年新納一姝卻扇初朝細詢姓里乃其舊桃葉之妹再用前韻調

之》、《翠樓吟·丁亥六月酷暑中遊十刹海飲酒家池亭鄰有榮氏樓窗檻靚深人影如畫賦此紀之》、《臺城路·丁亥觀蓮節過金龜玉蝨橋看荷花》。

【時事】 二月，光緒帝親政。十二月，奕劻與葡萄牙全權代表羅紗在京訂立《中葡和好通商條約》，割澳門與葡萄牙。

柳亞子(—1958)生。李元度(1821—)卒。

### 光緒十四年戊子 一八八八 六十歲

正月二十四日，得沈曾植贈書。

《日記》：“得子培書，以鄉人章碩卿新刻施北研《金史詳校》為贈。”

二十九日，唁繆荃孫丁母憂。

《日記》：“下午詣繆筱珊，唁其丁母憂。晤其尊人仲英觀察，年七十六矣，尚健甚，此其三娶也，慰之而出。”

《藝風老人年譜》：“光緒十四年，先繼母薛恭人向患嗽疾，自冬至今不愈。荃孫稍痊，而恭人陡加喘逆，遂不起，時二十七日也。暫停觀音院。”

二月十四日，得何澂福州書並《湖塘林館駢體文》，贈與陳夢麟、沈曾植。

《日記》：“得何鏡珊正月中福州書，並所刻拙著《駢文》十冊，又新增書三首，不知傳鈔於何人也。”

十八日《日記》：“作書致書玉、致子培，各贈以《駢文》一冊。”

十五日，得陸心源書並《皕宋樓藏書志》。

《日記》：“得歸安陸澄齋觀察書，並所著《皕宋樓藏書志》一部。”

陸心源，字剛甫，號存齋，晚號潛園老人。浙江吳興人。咸豐舉人。官至福建鹽運使。陸氏購書十五萬卷。築皕宋樓、守先閣、十萬卷樓以庋之。著有《皕宋樓藏書志》、《儀顧堂題跋》、《金石學錄補》等。見繆荃孫《二品頂戴記名簡放道員前廣東高廉兵備道陸公神道碑銘》。

四月初三日，撰徐桐壽序。

《日記》：“夜為徐蔭軒師撰七十壽序。”

案：是文存《越縵堂駢散文類鈔》卷五。

十九日，胡祖蔭贈書，請序《家淑集》。

《日記》：“得邑人胡幼良祖蔭是月二日里中書，並寄其族祖稚威先生《春秋夏正》及《制藝餘映錄》、《家淑集》兩種，胡君所新刻者。求為《家

淑集》作序。”

案：胡天游字稚威。宣統元年國學扶輪社印《石笥山房詩文集》，並無越縷序。而《家淑集》僅見於《張淩胡氏譜家傳稿》（《紹興縣志資料》所引）。

二十七日，夫人馬氏病危，二十八日卒。

《日記》：“夜內子病危甚，家人兩夕皆坐守，四更，為梳洗易衣，五更，督童僕汎掃內外，徹堂中器具，為帷堂之需。”二十八日：“昧爽，內子少安，語言如平時，晨能安睡。余急出門答拜數客，日加已歸，已不能言矣。午刻屬續，遣人走告諸戚友，介唐、敦夫、弢夫、書玉及介唐夫人、書玉夫人皆來視，申刻溘然遂逝，哀哉！內子生於道光甲申九月十六日午時，今年六十有五，歸我家者四十七年，貧賤凶喪，備嘗艱苦。及癸未，始來京師，甫逾五年，遽至於此，命也。……酉刻遷尸於堂，設喪帷，晚為始死之奠，延僧九人誦經，鄞人黃叟元琳繪遺像。”

案：五月十六日作《悼亡絕句十四首》，見《杏花詩》卷庚。六月作《祭內子馬淑人文》，見《駢體文》卷四卷。

五月二十日，撰夫人挽聯。

《日記》：“始撰內子挽聯二，以洋布書之，云：‘自幼育重闈到老分歧無一語，平生遺萬憾蓋棺營奠已虛文。’又云：‘暮景泣么絃風霜慘澹人間世，空房愴遺掛燈火淒迷佛影臺。’”

二十三日，致書吳講，辭其為馬淑人四七請僧誦功德。

《日記》：“是日以熱甚，再作書致介唐，辭誦經功德。”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蕤客尺牘真迹》第八通：“明日亡室四七，極承眷注，寵以功德，已淺備伊蒲之饌，伏候台從暨嫂夫人便服枉過，幸求弗復枉賜行禮，庶存沒之心稍安。頃敦夫在此，亦已約其便衣來一敘也。三七敦兄枉過，亦令便衣。專此敬請介唐老弟宮允年大人簡安。愚小兒期慈銘頓首。廿三日。”

第九通：“鈞示敬悉。極知執事及嫂夫人厚言，然此實萬萬不可當。不特慈歉仄萬狀，即內人泉下亦萬分不安也。幸希鑒及，諸容晤叩。酷暑，幸加言彌攝。敬請介唐老弟宮允年大人軫安。愚小兒期慈銘頓首。”末鈐“李慈銘字愛伯”朱文方印。

二十五日，僧喜至京。為馬淑人作四七。吳講送祭禮。

《日記》：“內子四七之期，介唐中允及其夫人送禪經一日，並素饌一筵、楮箱兩對、燭一對、楮緜四掛、供佛香燭一副。”“晡後，從子僧喜及族子念萱到京，心雲之僕王福送之來。僧喜生十四年矣，名孝璘，為更名曰孝球。於內子靈牀前易縗服，撫之哀慟。”

《杏花詩》卷庚《從子僧喜聞訃冒暑南來生十四年矣撫之泫然成詠二首》：“不見汝生長，間關冒暑來。形容真我弟，先後襲重緘。始見衰門寶，彌深逝者哀。靈牀有喪主，一慟告泉臺。”“六月風濤惡，瑩滌泣倚閭。乍看疑是夢，痛定益憐渠。怕問家門事，差完骨肉居。吾衰今已甚，成立待何如。”

案：僧喜此次來京，乃為馬氏持重服，蓋與南中宗族已商定以僧喜為嗣。

六月初十日，夫人馬氏六七之期，延僧誦經，諸友來祭，王綦書室。

《日記》：“內子六七之期，書玉及其夫人送來朱提八兩，為誦經齋祭之費，答以代帛銀四兩、代果合番銀二圓，書玉來奠祭。延玉皇廟僧九人誦經，敦夫來，介唐來，尊庭來，楊莘伯來，胡枚良來，伯榮來，王子裳來，謝贊臣來，方小雅濟寬來，儷笙來，劉世講曾枚來，詹世講樹敏來，饋祭菜一筵。花農來，饋祭菜一筵。弢夫、仲弢來，合饋祭菜一筵。”

十一日，殯夫人馬氏於崇效寺藏經閣，楊崇伊、龐鴻文、黃少箕、徐琪、翁同龢等為點主，繆荃孫以祭席來奠，京中諸親友皆來。

《日記》：“辰刻發引，率僧喜及家人行祖奠禮，秉衡、介甫贊禮。作文告內子，哀慟不自勝。巳刻柩行，步送，由閻王廟街、南橫街、粉坊琉璃街，至大街易大輻，舁者四十八人，吉凶威儀百餘事，送者車數十輛，弢夫、尊庭、子裳、班侯、仲弢、子培、紫泉、爽秋、芾卿、花農、仁圃、苗生、書玉、敦夫、介唐、秉衡、介夫、伯循、枚良、謝贊臣、胡伯榮各設道祭，為兩棚於道旁。午初抵崇效寺，安殯於藏經閣之東室。諸賓客先待於寺，子尊、叔雅、章黼卿、李玉舟、楊定勇、鄭雨卿、周紳之亦至，繆筱珊具祭席來奠，黼庭、伯循、介唐、書玉、尊庭、慧叔諸夫人皆哭盡哀。午、未間，叔平師來，先弔，後行點主禮，劬庵、莘伯、花農、仲弢四同年太史贊禮，晡後畢事，賓客皆散。敦夫、介唐、伯循、秉衡、儷笙留至傍晚，同歸。晚縣三代神位圖，祭曾祖考妣、祖考妣、本生祖考妣、先考妣畢，虞祭內子，奉其主人龕。”

《翁同龢日記》：“午正登車，路難行，循西外城根至崇效寺，為李蕤客夫人之題主。曩題者楊莘伯、龐劬安、黃仲弢、徐花農也。……即在彼午飯，極豐腆，陪者皆庚辰門人。”

《藝風老人日記》：“李蕤客夫人移殯棗花寺，詣寺上香。”

案：棗花寺，唐代所建，寺中有棗樹千餘棵，故名。至清改稱崇效寺，丁香牡丹甚盛。

楊崇伊，字莘伯、正甫。江蘇常熟人。光緒六年進士，官漢中知府。

十五日，授僧喜讀《春秋左傳》

《日記》：“授僧喜讀《春秋左傳》，用道光御定《春秋左傳讀本》，黃左田、程春海、祁文端諸公所纂者。”

七月十六日，拜沈曾植母七十壽。九月，為撰七十壽序。

《日記》：“下午至粵東新館，拜子培太夫人壽，送禮紹酒十斤及桃麪燭。子培固留飲。”

《沈曾植年譜》七月十七日：“母韓太恭人生日。”

《日記》九月初三日：“撰子培母夫人韓太恭人七壽壽序訖，凡一千四百餘言，頗費營構，不失醇實之風。”

案：該文未見傳。

二十九日，聞何澂五月中病歿。

《日記》：“弢夫來，言余昨致何竟山書，有台州人陳拔貢新自閩來者，言竟山已於五月中病沒，為之慟然。竟山名澂，山陰諸生，於予為後進，能書畫，有才藻。後入資為郡丞，需次閩中，以能吏稱。頗留意金石，所收藏漸夥，亦精鑒別。嘗攝浦城令二年，宦橐頗充，而民不惡之。其識余也，在乙丑以後，竟山日自親於余。其攝浦城，於孫生子宜處得十餘年前所鈔余《駢文》一冊，亟為開雕，且妻來求全集，將次第刻之。去年冬，重致書申前請，余方作書報之，而已為古人矣，悲夫！”

案：越縵與何澂相識於同治九年，何珍視越縵文字，光緒十二年輯刻《湖塘林館駢體文》成，可見交誼。見本年二月十四日譜。

八月一日，簡放各省學政，復落選。

《日記》：“是日簡放各省學政，外論紛然，無不為余不平。……余一生偃蹇，不與人競，當軸袞袞，皆以簡傲目之，濟寧尤銜余甚，至此中得失，何足置懷？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案：濟寧指孫毓汶，山東濟寧人，越縵譏諷為“山東不識一字之尚書”。光緒朝局，派系紛爭，越縵與潘祖蔭、翁同龢往還較密，而與李鴻藻、張之洞、孫毓汶等北籍達官較疏。李、張權勢日重，此時越縵與張之洞已分道，故受排擠，憤憤不平。

二十二日，作《山雨欲來風滿樓圖》。

《日記》：“為鐵香作《山雨欲來風滿樓圖》訖，書夏初崇效寺餞行詩二律。”

案：畫作今不可考。越縵晚年偶以山水寫意，頗有逸趣，其畫作則未見流傳。

九月至十一月，得友人贈書數種。

《日記》九月十九日：“繆右臣戶部自俄羅斯遊歷歸，來訪不值，以所著《俄遊彙編》四冊見贈。”

十一月十三日：“王可莊誥《金陵詩徵》一部，朱述之撰，僅刻國朝。”

案：後朱紹亭、陳作霖等輯《金陵詩徵續》。

王仁堪，字可莊，福建閩縣人，光緒三年一甲一名進士，官至蘇州知府。所著有《王蘇州遺書》。

二十五日：“得敦夫書並陳畫卿所寄翻刻《有明越三不朽先賢圖贊》一冊。”越縵有《跋三不朽圖贊》，存《文集》卷六。

十二月十二日，繆煥章贈楹帖為壽。

《日記》：“繆仲英觀察煥章以余生日將至，送楹帖為壽云：‘著書十餘萬言，此後更增幾許；上壽百有廿載，至今纔得半云。’佳句也。”

繆煥章，字仲英。江蘇江陰人。繆荃孫父。《日記》光緒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繆筱珊來，告其尊人仲英觀察於昨日捐館。”

是年冬，復書傅以禮，慰其喪妻之痛，並述近況。

國家圖書館藏《湖唐林館文鈔》之《復傅節子書》：“八月得手書，縶幅慙慙，情辭溢楮，具承近狀安吉，潭眷燕舒，方擬報書，苦纏痰疾。九月復奉書，並嫂夫人訃狀，忽悲垂暮，同愴鼓盆，異地晨星，吉凶均氣，追循身世，嘆愴何言？是月續奉惠書，並《左海文集》，樸齋《齊詩遺說》、《詩四家異文考》、《禮堂遺經說》及尊刻《保越錄》，辱以騎省之戚，時婁荷蹠之遠寄，三千里外頻折疏麻，見題劄之殷勤，徵暮年之矍鑠。顧得書未及十日，聞其同年陳、鮑兩太史已出都，蓋外吏避人惟恐不速。令侄輩惟七口至，九月三十日始獲晤面，言引見後即之官浙中，不特書冊之繁，無由寄奉，即嫂夫人生芻之奠，亦未由達。循誦來翰，日不去懷。落月空梁，暮雲三逕，尋思意旨，罄竹難書。裁答稽遲，定蒙鑒囿。弟自甲申之歲，主講津門，稍藉津門，得資朝夕，而文字簡束，疲於丹鉛，舊疾日新，重感疹疾，屢瀕危殆，與死為鄰。去歲之秋，一夕身入冥中，前見鬼役之迎，後聞家人之哭，負債未滿，既絕而蘇。雞骨在牀，室人已病，三冬之月，百變驚心。迨迫歲除，凶儀盡備，入春以來，增減不恆。始患血枯，繼苦脾泄，至孟夏二十八日奄然化去。年垂七十，膝下空然，悲慘蕭條，較之嫂夫人，殆有人天之別。弟窮途耄齒，遭此仳離，自嘆一生，窮民兼四。仲弟之沒已十餘歲，止有一女，近亦在都，令服箭總，以主喪事。季弟身後有兩子一女，因飛電寄書南中，召其次子僧喜來持重服，以五月下旬到京，生十四年矣。六月間，暫出殯於白紙坊之崇效寺，藏

經閣側精舍三楹，玉梨一株，蔭滿庭院，得以少安靈坐。掩翳銘旌，法鐘鼓魚，不離左右，翼憑佛力，略憊浮生。逝者如斯，我生何樂？……”

《日記》九月十五日：“得傅節子八月廿九日書，並其配李夫人訃。”

二十七日，京中諸友爲六十壽，得壽詩四十八首，輯爲《李越縵六十壽詩》。

張預《崇蘭堂駢體文初存》卷下《李越縵六十壽詩後序》：“光緒戊子十二月二十有七日，日下諸子以詩爲會稽越縵先生六十壽，都爲四十八首，共二十有二人，桐廬袁昶既序以張之。夫耆英同甲，昔以賦詩爲歡；廬陵南豐，往有壽人之什。自宋逮今，相沿益盛。大抵挾張簿閱，緜繪聲名，始以供其觴謨，究或流爲楛飾。至乃削趾爲履，老子屬於韓非；易面而冠，宣尼混於陽虎。捫槃求日，陳鼓忘雷，甚無謂也。越縵先生，吾浙雋老。平揖鄉哲，右石筍而左西河；折衷昔賢，述汶長而祖高密。尊古師說，以嚴家法，別今儒流，而長士林。然且浮湛爲郎，損益學術。杜陵詩興，賦漫與以憂時；涑水史才，薈紀聞而述事。諸餘述造，猶多義法之歸；雅好談諧，不廢讌遊之勝。今觀諸子所作，貫串其體，瓏玲其聲。丹青藝林，非優孟所敢貌；弦謳樂府，豈巴渝之能消？用以敦黃耇之祈，永青緇之壽，不亦盛歟？爾乃蓬萊聚仙之月，玉清望燦之辰，詣子雲以酒來，拜龐公於牀下。投轄盈井，客問陳遵之居；墊巾入門，人識林宗之至。壺柏迎歲，流霞而珠傾；庭梅笑晨，戴雪而玉立。陳越絕之古書曰紐，誦燕鄙之方言爲梨。先生既畢諸子所爲詩與袁君之序，謝以爲弗克當，而意甚美之，蓋曰無溢辭、無枝談也。謂有餘轡，宜伸後言。諸子乃乞余更爲之。夫蛇足之畫，或放我酒卮；驪頷之探，所遺者鱗爪。且幸孟反之能殿，無責防風之不前。君本壽宗，請披博大真人五千言之著錄；歲爲賓會，記後永嘉太守三十日之生辰。載稱彼觥，仍張諸壁。是日會而未爲詩者又若干人，某，某。詩後至，別錄爲幅，又若干首，並著於篇。”

吳慶坻《補松廬詩鈔》卷二《壽李莼客先生六十》：“儒林文苑兩稱雄，海內心傾越縵翁。東觀史材勤補逸，西河經說薄談空。影鈔秘籍羅千軸，響拓遺篇過百通。但看須臾知長者，家家團扇畫圖中。”“粉署潛郎坐嘯清，臺官夜奏歲星明。草元澹雅揚雲思，橘頌芳馨楚客情。鐵限門容人問字，金曹牘謝吏箝名。白頭學士看花興，范揭才名遜伯生。”“東華久踏軟紅塵，疏影詞翻白石新。散髻斜簪見標韻，迂辛瘦沈集朋賓。庭栽珠樹成佳實，庵榜桃花有別春。家世由來重真隱，年年歸夢鑑湖莼。”“曾向經神下拜來，不須濬社結宗雷。著書佛遜無量壽，住世天留有數



才。鐵笛歌新驚客至，玉梅花好爲公開。自憐四十飛騰過，狂簡生平倘許裁。”

吳慶坻，字子修，號悔餘生、補松老人。浙江錢唐。光緒十二年進士，官至湖南學政。所著有《補松廬詩集》、《悔餘生詩集》、《蕉廊叢脞》。見姚詒慶《湖南提學使吳府君墓志銘》。

案：越縵日記本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三十日闕，張、吳所記六十生日盛大集會，謹此可考。

編年詩：《戊子立春試筆》、《上巳前二日偕子培花農兩同年晚遊崇效寺》、《樂枝花開日約介唐司業子培比部來坐花下並看屋角紫丁香》、《月下看梨花作二首》、《朱藤花下作》、《題窗下桃花》、《期弢夫子裳看藤花書玉適來欣然延坐》、《送鄧鐵香鴻臚還粵二首》、《謝同年王弢夫惠天台萬年籐杖》、《悼亡絕句十四首》、《夏晚遣懷三首》、《從子僧喜聞訃冒暑南來生十四年矣撫之泫然成詠二首》、《秋晚偕子培同年挈子侄輩遊陶然亭》、《寺僧於江亭外新添碧闌一帶頗增麗矚爲題一絕》、《題秀水潘生爲余畫錢江舫影圖》、《題錢唐倪上舍爲余畫魯墟夜歸圖》、《戊子六十初度先一夕家中上壽同人惠詩文屏障感賦二首》。

編年文：《致陶仲彝書·仲彝老弟同年閣下》、《復樊雲門書·自聞銜恤》、《致張朗齋尚書書·未通箋謁》、《與許仙坪方伯書·久不奉聞》、《致吳介唐劄》(兩通)、《復傅節子書·昔歲所寄尊藏斷碑硯銘拓本》、《祭內子馬淑人文》、《經策通纂序》、《徐蔭軒撰七十壽序》、《復傅節子書·八月得手書》、《韓太恭人七黷壽序》(佚)。

是年無詞。

【時事】慈禧太后挪用所借德國海軍經費五百萬馬克重修清漪園，改名頤和園。

孫衣言、詒讓父子在浙江瑞安築“玉海樓”，陸心源在浙江歸安築“皕宋樓”，丁丙在杭州築八千卷樓，以收藏古籍。王先謙刊刻《皇清經解續編》成。王鵬運輯刊《四印齋所刻詞》。

## 卷六 浮湛諫垣(六十一歲至六十六歲)

光緒十五年己丑 一八八九 六十一歲

正月十五日元宵節，祭先。同王彥威、沈子培、子封兄弟、袁昶飲黃紹箕家。

《日記》：“先賢祠供粉團三百枚，命僧喜往，代予拈香。又詣崇效寺，謁亡室殯宮。祀先，肉肴、菜肴各五豆，湯圓子一巡、酒再巡、飯再巡，張鐙，放花爆。”“晚偕弢夫、子培、子封、爽秋詣仲弢家，赴元夕之飲，僧喜亦與其末，夜二更後歸。”

正月二十四日，光緒帝大婚，越縵同諸友至乾清門觀禮。

《日記》：“四更起，盥漱。子培來，五更介唐來，偕入正陽門，進東長安門，已味爽矣。夾道新列雙喜字鐙，絳燭猶晃。入東華門，道中列峙波黎龍鳳鐙，直接乾清。天明，燭已盡息，朝官畢至，偕諸子立談殿陛間。卯刻日出，宮門懸綵，五雲四映，觀迎皇后妝奩。先以四亭黃紬冒之，皆首飾服玩之屬；次以陳設之具，凡一百昇；最後為達鏡屏兩架。自古銅彝器、白玉瓶盃、碧玉槃合以外，鏡奩几案之物，大率如民間；卓倚箱厨，皆粵中所製，紫檀交木，不加瑠飾。聞明日尚有百昇，則匡匱、帷幕、牀幃類矣。辰刻，謝恩摺始發下，偕同鄉孫子授、徐小雲兩侍郎及紫泉、花農、仲弢諸君三十餘人向乾清門行禮，畢，出景運門，詣太和殿，觀演筵宴禮，鐘磬在縣，樂舞畢具，惟琴瑟僅具虛器而已。”

二月初二日，陪祀社稷壇。

《日記》：“上親祀社稷壇，臣慈銘陪祀。”

十六日，得張鳴珂書，知族弟鼎銘卒。

《日記》：“得張公束書，言族弟李鼎銘已旅殤南昌，為之驚痛。寡妾弱息，漂泊何依？房族凋零，至此極矣。弟嘗從余讀書，今年已五十餘，久以錢穀佐江西縣令，比數年無館，日貧老，余方為之道地，而遽至於是，

命也。張公束寄所選《續駢體正宗》，內錄余文一首，慚愧之甚。”

案：張鳴珂所選《國朝駢體正宗續編》八卷，光緒十四年刊本，卷八選越縵《張公束校經圖序》，故有此贈。

初九日，聞賀幼甫卒。

《日記》：“聞賀幼甫以初五日暴疾歿於興聖寺，可駭之甚。”十三日：“得額裕如書並課卷。”

賀幼甫負責將天津問津、三取書院課卷、每年束脩、年敬節敬寄給越縵，此後寄由額裕如接辦。

十三日，跋明人山水小幅。

《日記》：“下午風日清爽，體中小佳，讀畫自遣，跋明人錢禹功等山水小幅。”

案：該跋文今不可考見，越縵晚年書畫跋尾鮮見流傳。

十四日，撰許應騷六十壽序。

《日記》：“撰許筠庵師六十壽序訖。”

許應騷，字筠庵。廣東番禺人。道光三十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越縵光緒庚辰科房師。所作壽文未見傳。

二十日，楊越携其師平景蓀書來訪。

《日記》：“楊寧齋孝廉越來。得平景蓀觀察去臘十五日里中書，並以朱提四金爲余壽。四千里外，三十年前故交，尚能記錄生辰，遠將饋問，深可感也。寧齋言比年爲景蓀編錄所著書，其《四部考》皆考證古義，訂補經籍，凡百餘種，高至數尺許。而目錄尚未肯出。近刻《葛園叢書》十餘種及《樵隱昔嚶》，皆經籍書後之文，凡二百餘首。又《國朝文藪題辭》六百餘首，皆論國朝人文集，目錄至三十家。”

四月十八日：“楊寧齋來，以平景蓀所校補《顧亭林年譜》及唐人孫郎中樵《經緯集》見詒。顧譜校補，《香雪庵叢書》之一種；《經緯集》、《葛園叢書》之一種也。”

楊越，浙江紹興人。平步青門人。民國十六年編輯《越縵堂駢體文類鈔》。

二十一日，蔣廷黻來隸門牆。

《日記》：“海寧蔣孝廉廷黻來，執贊稱弟子，送贊儀四金，固辭之不得。蔣爲生沐明經光煦幼子，丙子舉人。”

蔣廷黻，字稚鶴，號盥廬。浙江海寧人。光緒十八年進士，官至廣東潮州知府。著有《隨扈紀行詩存》、《麻鞋紀行詩存》。

四月初九日，自贊西洋照影。

《文集》卷十一《六十一歲小像自贊》：“是翁也，無團團之面，乏姍姍之

容，形骸落落兮謹畏矍矍，鬚眉怱怱兮天懷暢通。故其貌豁刻兮而心猶五尺之童，其言謇訥兮而辯爲一世之雄。不知者以爲法官之裔，如削瓜而少和氣兮；其知者以爲柱下之胄，能守雌而以無欲爲宗。烏呼！儒林邪？文苑邪？聽後世之我同。獨行邪？隱佚邪？止足邪？是三者吾能信之於我躬。雨瀟風晦，霜落葉紅，悠然獨笑，形行景從。待觀河之將皺兮，扶桑海而曲終。故俗士疾之，要人陋之，而杖履所至，常有千載之清風。”越縵是年照相，背靠竹圃，嗣子僧喜旁立，成像後寄回南中弟妹及陶潛宣。並有《自題小景寄里中親知》、《自題竹下挈僧喜小影二首》。是文即爲此像而題。越縵自注性情“其貌豁刻兮而心猶五尺之童”。平步青《掌山西道監察御史督理街道李慈銘傳》稱：“君性簡略，胸無城寓，然矜尚名節，意所不可，輒面折人過，議論臧否，不輕假借苟同。雖忤樞輔不之顧，是以人多媚之。”而曾樸在《孽海花》中也視他爲一個“老孩兒”。

文中“儒林邪？文苑邪”之反問，實則自問自答，因爲他生平最致力者在於史，而最得意者莫如詩文，儒林、文苑兩兼，但後來《清史稿》入之《文苑傳》，其治學水平爲人所疑。無論其自我期許，還是《清史稿》之歸屬，要評價其學術成就，必然根據其學術研究成果，實事求是。

十五日，考試差。

《日記》：“侵晨，詣中左門接卷，與試者二百二十八人。與若農師久談，泊入保和殿，已加辰矣。偕敦夫諸君坐殿東。上命首題《菉竹猗猗有斐君子》，次題《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詩題《一覽衆山小得衆字》。午後小飲於中和殿陛間，晡後繳卷，傍晚仍偕諸君宿滿本堂。”此次鮑臨力勸考差，勉強應之，同人考，又不與選，鮑臨選福建鄉試主考官。

二十一日，撰翁同龢六十壽文。

《日記》：“撰翁叔平師六十壽文。”

案：王重民《李慈銘先生著述考》列於待訪之目，今尚未見。

二十八日，夫人馬氏周年忌日，偕家人詣崇效寺設奠。

《日記》：“亡室周年忌日，偕家人詣崇效寺設奠，延僧十三人誦經。介唐、心雲、萼庭、書玉、敦夫、子尊及其夫人皆來弔慰。”

五月初一日，與王繼香談木客山先墓被侵佔之事，並作書。

《日記》：“傍晚子獻復來，與言高祖木客山墓地事，夜復作書致之。”

國家圖書館藏《越縵堂書劄》下冊，致子獻有云：“子獻仁世姻兄大人閣下：奉去先壟節略一紙並圖，敬求代致曾公以爲幸。弟久離桑梓，缺展

松楸，罪積豐深，禍及先人體魄，不孝之咎，上通於天。十餘年來，客中魂夢，無夕不在。當壤春秋之季，尤難爲懷。柳子厚所謂不得如夏畦馬醫，猶能澆一盃麥飯者也。自舍弟不祿，門戶益衰，子侄不肖，致百餘年一坯之土都不能謀，言之痛心，何能言喻！素聞曾公有神明之頌，倘能哀而憐之，則幸甚矣。弟服官廿載，從不一與人事，自辛未再出，十有九年，從未有一書於本籍官長。此事則一息尚存，所當出死力爭之，不遷不止耳。前日往拜曾公所寓，巷口極隘，弟車稍大，般解踰時，至不能進，遂遣小僕投刺而回。方擬過節從容，再圖暢敘，而昨日突接家信，爲之神魂飛越。伏乞先致鄙忱，即日再趨詣，晤罄一一。瑣嬪無任主丞。即請台安不既。弟期慈銘頓首。五月朔。”末鈐“李慈銘字愛伯”朱文印。

六月初七日：“得心雲六月二十一日里中書，言於十五日抵家，里黨平安。又聞仲凡言先高祖木客山塋地被盜葬事，李幅籌已知改悔，自願遷移。此祖宗之靈，有以默相之，果能如此，吾家之福也。”

國家圖書館藏《越縵堂書劄詩翰》致子獻云：“再聞木客山先塋李幅籌盜葬，其柩雖已遷，其石槨尚在。晤仲凡時務祈力□之，勒其速遷，兄不追究其事。及賄賣之塋戶主唆之陳姓□三月，已爲格外從寬矣。”

案：越縵先祖葬地木客山被鄉人李幅籌盜葬，與王繼香、陶潛宣、徐仲凡，以及時山陰令曾壽椿多次論及、交涉，終令李幅籌遷葬。

初六日，跋小李將軍畫一通。

《日記》：“爲胡孝博跋小李將軍畫一通。”

案：該文未見傳。胡薇元，字孝博，浙江山陰人，光緒三年進士。《日記》光緒十五年三月十二日：“有大興人胡進士薇元來見，先以書及所著古文兩冊爲贄，言本山陰之張漚人，……其文已刻者曰《玉津閣文略》。”

十一日，請王舟瑤課僧喜。

《日記》：“上午以車迎塾師王星垣到館爲僧喜上學，弢夫之子伯澐來附學。”

王舟瑤《默齋居士自定年譜》光緒十五年曰：“入都朝考，館會稽李蕤客戶部慈銘家，爲課其子孝琰，兼爲評閱天津書院課卷。”

王舟瑤，字星垣。浙江黃巖人，光緒十五年中舉。主九峰精舍、清獻書院等。所著有《墨齋詩存》，編有《台州府志》。見汪兆鏞《二品銜廣東候補道員王君家傳》。王舟瑤僅館月餘，六月十九日即以南歸應試解館，越縵送以脩金八兩。

十三日，得黃以周江陰書並《儆居行略》。

《日記》：“得同年黃元同江陰書，寄其尊人薇香先生《儆居行略》四冊。”

二十五日，為陶澐宣跋石碑拓本兩通。

《日記》：“為心雲跋舊拓史晨碑、近拓趙郡王碑兩通。”

國家圖書館藏《越縵堂書劄》致陶澐宣書云：“奉還史晨前後碑、趙郡王兩碑、《聖教序》共四本，希檢入。比日事冗不可言。兼以潮濕感疾，今日力疾延見出口，想亦人極形券劬。晚間蓮史嘉懷見招，不能奉陪矣。敬請文沖仁弟同年撰安。小兄慈銘頓首。廿五日。”

案：所跋拓本兩通今未見傳。

是日，薛福成來辭行。

《日記》：“薛叔耘福成來辭行，以銀一流為別，並送先賢祠團拜費五十金。”

薛福成，字叔耘，號庸齋。江蘇無錫人。隨李鴻章辦外交，出使英法比意四國大臣。所著有《庸齋全集》。見夏寅官《薛福成傳》。

二月至五月，得友朋贈書十餘種。

《日記》二月二十八日：“得宗三相文書，饋……《汪梅村集》一部、照拓《漢華嶽碑拓本》一冊及所刻《右文掌錄》等書數冊。作書復謝。”

三月初三日：“漱蘭通政詒林教授春溥《竹柏山房叢書》一部。”

黃體芳，字漱蘭，晚號慈山老人。浙江瑞安人。同治二年進士，授編修，官至兵部左侍郎，為清流派魁首，晚年主講金陵文正書院。

二十五日：“歸安錢學嘉恂來，以所撰《中外交涉類要表》、《光緒通商綜覈表》見贈。”

錢恂，字念劬，別號受孳室主人。浙江歸安人。光緒十六年隨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纂有《天一閣見存書目》。

三十日：“陸鳳石侍讀來，以所刻《佩文詩韻釋要》及《山左校士錄》見詒。”

陸潤庠，字鳳石。祖籍江蘇元和。同治十三年狀元，官至東閣大學士。見吳鬱生《賜進士及第誥授光祿大夫太保晉贈太傅東閣大學士陸文端公行狀》。

四月十八日：“楊寧齋來，以平景蓀所校補《顧亭林年譜》及唐人孫郎中樵《經緯集》見詒。”

五月二十八日：“得錢念劬書，並薛叔耘新校刻全樹山氏《七校水經注》四十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及叔耘《庸齋文編》。”

六月初一日，作書致王子獻，請代閱三取書院課卷。

國家圖書館藏《越縵堂書劄》致子獻云：“……茲送上三取書院生卷五十七本、童卷三十八本，敬求評定（生員內外課取十名，童生內外課取七名）。其內外課乞擬一批語，附課不必有評。其甲乙希於卷尾分○△記之。弟依以填寫也。生卷已閱過十九本，其五名內有拔優貢等，不得不稍假借之。頃為敦老撰《擬鄉試後錄序》，傍晚當走談。子獻姻世仁兄太史。弟慈頓首。六月一日。”

初二日，撰《福建鄉試錄後序》。

《日記》：“為敦夫撰《福建鄉試錄後序》。”

案：該文未見傳。

二十九日，楊越訂館。

《日記》：“作書致楊寧齋孝廉越，並聘金二兩，約其月吉上館。”

《越縵堂讀書簡端續記·春秋左傳讀本》題識曰：“庚寅十月十四日讀起，館客楊生，教讀一年有餘，僅得兩冊，讀如未讀，荒功怠課，實為可惡。”

《越縵堂駢散文類鈔》卷首楊越序曰：“憶己丑余館越縵堂，為先生代閱閩津、三取兩書院課卷，兼教其嗣子承侯。”

國家圖書館藏《越縵堂書劄》致陶潛宣書云：“數日未晤，甚念。今日如有暇，希約楊寧齋兄過寓一談。寧齋館事正為關心，一時苦乏□耳。此請文沖老弟同年撰安。小兄期慈頓首。十九日。”

七月初八日，簡放學差，復不得命。黃體芳、黃紹箕父子、王葵、鮑臨為謀考御史。

《日記》：“是日簡放試差，余又不得命。兩年兩試，兩取第一，而皆付沉淪，此自來所無，非政府力沮之不至此也。”“毀夫來，言漱丈、仲弢喬梓與可莊、敦夫謀為余捐試俸，為考御史地。向例進士補官無試俸，廩生計捐納者則有之，其先到部後中進士者仍須試俸，然既奉旨以原官即用，且先給半俸，則例應免之。而絹納者得一小差幹，保補題缺及任子恩賞選缺得官者反不試俸，此吏部胥吏舞文最不平之事也。余補缺已二十有八月，將屆三年，而捐免試俸仍以三年計，需實銀五百十八兩，不繳此銀則不得保送御史。昔年伯希、仲弢、介唐、可莊、子培、毀夫諸君已有此議，余力止之，今諸君不以告余，先自集貲，俟今日試差已竣，即具呈戶部，其意甚盛。又以近日臺諫闕寂已甚，自寶廷、陳寶琛、張佩綸行事敗露，佩綸尤名節掃地，朝廷久厭薄言者。今年屠御史罷斥，科道益不能自振，其在職者大率猥鄙頑鈍，發蒙振落，茶然待盡，冀余一旦入

臺，矯舉風棱，以言盡責，此其意亦甚厚。然吾衰甚矣。憂患餘生，尚能有幾？且此輩當軸，必不使之入臺；即幸點班聯，而柴立頹波，獨弦下里，積嫌叢怒，亦必不能有為。徒負知己之期，何補國家之事？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先哲之達言也。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古人之通義也。故堅屬毀夫為告漱丈、仲弢亟寢此議。”

二十四日，王棻以所著《說文釋例補正》見示。

《日記》：“得黃巖王子莊孝廉棻書，以所著《說文釋例補正》一卷見示。其書言二十餘年不相見，特以近著相質，其意甚誠。子莊老矣，聞里居授徒，專心著述，亦吾黨之僅見。”

王棻序張鳴珂《說文佚字考》（光緒十三年刊）稱：“同治丙寅，余客杭州，始與嘉禾張君玉珊相識……方是時，會稽李莚客慈銘、仁和董仁甫慎言以經術名錢唐。”

王棻，字子莊。浙江黃巖人。所著有《柔橋全集》、《卧虎山人日記》。見王舟瑤《王子莊先生傳》。同治間越縵司浙江書局總校勘，與王棻相識。

八月初五日，費念慈來訪。

《日記》：“費杞懷庶常念慈來，吳中績學士也，與之言經史，皆有軌轍，識趣亦甚正，近來少年所難得者。”

費念慈，字杞懷。江蘇武進人。光緒十五年進士，官編修。越縵彈劾其浙闈舞弊，罷歸。所著有《歸牧集》。

十八日，聞趙銘卒。

《日記》：“是日聞趙桐孫同年卒於冀州署任，為之驚嘆。桐孫長余一歲，溫溫恭人，精神周至，忽至奄化，同年同志，又失此人，吾道之衰，晨星將盡。人生六十以外，風燭可危，既痛逝者，行自念也。”九月廿九日始得訃，十月二十四日：“書挽詞一聯挽桐孫云：壯歲佐戎旃，迨桑榆三縮，銅符琴鶴，遽同仙儷去；高文本經術，數吳越卅年，石友典型，今有幾人存。”

二十日，斥責張之洞在粵行事。

《日記》：“張之洞者，僉人也。在廣東貪縱驕恣，甚虧公帑至千萬，以進奉求媚，而刻剝粵人。凡官吏之臧賄發露者罰以多金，仍任事如故。專用小人為耳目，奸商猾胥，肆意橫行，日以獻計誅求漁利。為事不足，則借洋債重息以餌之。土木繁興，廣施營建，於城外強買民地百餘畝為廣雅書院，且欲拓城十餘里包以入，以布政游智開固執不可始止。其署中營造尤侈，內為洞房曲室，瑠飾奇麗。以兼署巡撫，為飛橋以通兩署，上



爲樓觀，亘數里餘，日携姬妾，往來其間。”

《碑傳補》卷十七《黃子壽先生墓表》(姚永概作)：“是時張文襄公方督兩湖，與先生故人也，銳意興作，規模張大，用財無校量，先生每以爲不可靳之意，稍齟齬，不自得。”

案：是日爲黃體芳生日，越縵往拜，黃示以《開鐵路借洋債利弊疏》，坐間必然談及張之洞。時張之洞任兩廣總督，銳意進取，興建廣雅書院，佔地一百二十餘畝，耗銀十三萬，頗惹爭議，故友皆勸其低調行事。越縵此時對張之洞嫌隙未消，大加責備，二人至此決裂。

二十七日，先賢祠秋祭，浙籍京官十六人與祭。

《日記》：“巳刻詣先賢祠，先以特羊祀至聖先師，午刻以少牢祀先賢，皆用俎、豆、簠、簋、銅、敦、尊、壘，與祭者章黼卿鴻少，鍾六英僕少，介唐侍讀，子尊、伯循兩兵部，介夫舍人，婁秉衡、陸蓮史、莫堅卿三刑部，伯祥庶常，叔雅太守，朱少萊刑部，陳心齋吏部，馬介眉工部，王子獻庶常，共十六人。未刻飲胙，申刻散。”

九月初一日，評閱問津書院課卷。

《日記》：“是日評點五月望課問津、三取兩書院課卷訖。問津生題《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四句》，詩題《向水覺蘆香得香字》。凡百三人，取內課李鳳池、陶喆牲等二十名。童題《而王子若彼者》，凡七十四人，取內課王德純等十五名。三取生題《魯君之宋五句》，詩題《竹醉小池前得前字》，取內課李芬、林向滋等十人。童題《守者曰》。”

十五日，伊立勳爲刻印石兩方。

《日記》：“伊峻齋爲刻印石兩方，一曰‘會稽李氏越縵堂鑑藏金石書畫記’，一曰‘道光庚戌秀才’等二十四字，皆朱文，精美甚可愛玩。”

伊立勳，字熙績，號峻齋。福建寧化人。善刻印。

十月初六日，拜潘祖蔭六十壽。

《日記》：“上午詣伯寅尚書，拜其六十壽……傍晚書楹聯爲壽，並酒兩壘，作書致伯寅。聯語曰：‘早歲千縑曾叨晉國，它年五老仍伴祁公。’”

十三日，撰《硯影序》。

《日記》：“爲子獻作《硯影序》。”

《醉盦硯銘》稿本，今藏浙江圖書館，卷首越縵序曰：“銘辭樹骨於《選》而左以《世說》、《語林》之名，雋精之密，察發爲光，無美不臻，與題悉稱。上之足與鍾嶸《詩品》、懷瓘《書斷》等並絮天芬，次之亦足與蘇黃題跋、米岳評贊等同標禁臠。題下小序，亦皆峻潔雅令，有不盡之旨。崑山之玉，片屑皆珍，即此孤行，已爲卓絕。京師冬夜，寒雪滿窗，燭火

霜清，茶光月綺，點讀一過，筆舌俱香。戊寅十月二十一日丙夜越縵李慈銘識。”

十九日，刪定沈丙瑩詩文集並序之。

《日記》：“爲沈子敦尊人菁士太守評閱所著詩兩冊、雜文一冊，文頗有馴雅之作，略爲刪改，即作序一通還子敦。”

沈丙瑩，字菁士，浙江歸安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官安順知府。著有《春星草堂集》，光緒十六年刻本，前有越縵序云：“《春星草堂集》文二卷、詩五卷，歸安沈菁士太守所著也。……令子子惇比部，與余同官京師，屬爲審定，爰敘之如右。光緒己丑冬十月會稽李慈銘撰。”

二十六日，作家書，商量僧喜立嗣事。

《日記》：“作書致族中弟侄，皆處分家事，寄大妹二妹銀各十兩，三妹十二兩，僧慧十兩，四弟婦八兩……適得四弟婦書……復以僧喜立嗣事各作一紙致三妹、四弟婦、品芳及敦夫，以敦夫在都時屢與心雲勸余早定此事也。”

周作人《藥堂雜文·名人書簡鈔存》：“去年秋天，偶從杭州書店得會稽李氏藏書簡三十三紙，整理之乃越縵老人家書兩通，潘伯寅書廿七通。”其第一封即《與四妹書》，略云：“妹獨力支持門戶，深爲辛苦，宜小將養，略略點補，身子最爲要緊，切不可過惜錢物。”周作人在《附記》中說：“唯越縵文中常稱吾家三妹，又《日記補》已集末附錄三代忌日記，後列記家人生辰，亦祇有長、次、三妹三人，無四妹之稱，或是從妹，越縵晚年爲在家中代司家政者乎？”

案：此“四妹”當即指四弟婦。越縵以四弟惠銘之子僧喜爲嗣，於四弟婦格外尊重，稱爲“四妹”，亦合倫序。此時越縵胞弟三人皆卒，僅靠四弟婦持家，故有“妹獨力支持門戶”語。

十一月初三日，考御史差，次日旨下，取中。

《日記》：“清晨接卷，入試保和殿。上命題《居敬行簡論》、《同律度量衡策》。”初四日：“上命吏部尚書麟書、戶部尚書翁同龢、兵部尚書許庚身、禮部左侍郎徐郃閱卷，翰林六部內閣共六十四人，臣慈銘取第二名，王懿榮第一，楊崇伊第三，龐鴻文第四。”

曾之撰《越縵堂駢體文叙例》：“己丑冬，朝旨令部院大臣保送人員試御史，先生以俸淺不及格，瑞安黃漱蘭副憲體芳、長白盛伯熙祭酒昱謂，當今翰林院六部中宜爲御史者莫先生，若不得先生，此舉爲無光。遂援例代爲輸金，報俸滿。先生曰：‘諸公意良厚，然馬齒日增，臣精已銷亡矣，恐終負雅意。’堅臥不起，試之前一日，黃巖王弼甫工部彥威走告所以，且曰：‘庚辰入試，惟子言是賴，盍再一言。’余亟往請曰：‘先生平願爲

御史，以發抒志業，見於詩文中者不一而足，一旦避不敢往任，如初志何？且瑞安、長白兩公皆石交，古道無它腸，若虛其意，天下將謂先生深負兩公。’先生瞿然曰：‘君言是也。’遂入試。”

《翁同龢日記》：“閱御史卷。上問：‘二卷內擴北四表誤否？’臣對云：‘無誤’。折彌封寫名單，李慈銘第二。”

《藝風堂友朋書劄》繆祐孫致繆荃孫第七札有曰：“王廉生考御史第一，院部同場。蕓客次之，楊振甫、龐勛安、袁爽秋又次之。”第十札有曰：“蕓客得御史，甚自得也。”

十二日，黎明進乾清宮覲見。

《日記》：“五更，排班候內傳，偕諸子佇立乾清門外。黎明進乾清宮引見，蒙上記名。晨出景運門，朝霞滿天，舒緋散采，五雲樓閣，金碧相鮮，真壺嶠之丹輝，神都之麗矚也。”

《杏花詩》卷庚有《晨自乾清宮退朝口號二首》。考中御史後眾友皆來賀，書劄飛越，不勝其繁。問津書院門生張大仕甚至為越縵推祿命兩紙，稱七十歲以後當位至卿貳。

是日，得傅懋元贈書。

《日記》：“傅懋元自日本回，以所著《遊歷日本圖經》三十卷、《遊歷古巴圖經》二卷，所刻《纂喜廬叢書》四種見詒。”

二十六日，周式如請題乾隆八句萬壽詩冊。

《日記》：“周式如來，以其曾祖慕蕝員外嘉猷《雲卧山房詩集》兩卷見贈，並以乾隆庚戌所進高宗純皇帝八句萬壽頌詩冊乞題。”

周嘉猷，字順斯，號慕萱。浙江海寧人。乾隆四十四年舉人，兵部主事。著有《雲卧山房集》。越縵《杏花詩》卷庚《題海昌周慕蕝駕部乾隆庚戌所進八句萬壽頌冊》題注云：“萬壽盛典中選詩頌十人，駕部列第七。其頌集《洪範》中字。近歲其曾孫式如太守景曾於廠肆購得此冊。”

二十九日，冬至，祭祖。

《日記》：“敬懸三代神位圖，祀曾祖考妣、祖考妣、本生祖考妣、先考妣，祔以仲弟、叔弟、季弟，肉肴六豆、菜肴六豆、火鍋一、饅頭一大盤、春餅一盤、肉餛飩兩盤、餛飩一盤、時果四盤、栗子湯一巡、酒三巡、飯再巡、茗飲一巡，速闔畢事，焚楮錠六千、楮鏹一千、楮錢六帖，別以素饌、時果祀亡室於寢。”

十二月初五日、十七日，得王仁堪、蔡松甫贈書。

《日記》：“可莊旋京，以粵東新刻《史記志疑》一部……見詒。”

十七日：“蔡松甫贈羅鄂州《新安志》一部，前年黔人李宗燭新刻本，共

十卷，前有鄂州自序及趙不悔序。”

十五日，邀施補華、繆仲英、繆祐孫、王仁堪、王仁東、王彥威、沈曾植、徐琪夜飲越縵堂。

《日記》：“傍晚均甫來，繆仲英封翁來，繆右臣來，可莊、旭莊來，弢夫、子培來，仲弢來，花農來。夜點燈設飲，至二更罷，月皎如晝。”

王仁東，字旭莊，號完巢。福建閩縣人。光緒二年舉人，官蘇州糧道。所著有《完巢臚稿》。王仁堪兄弟。

二十四日，黃體芳設宴於畿輔先賢祠爲預作生日。

《日記》：“午詣畿輔先哲祠，赴漱丈之飲，爲余豫作生日也。坐客兩席，有均甫、君表、莘伯、可莊、旭莊、梓泉、定尊、班侯、弢夫、子培、佩蕙、爽秋、萼庭、芾卿諸君，日晚始散。”

二十五日，題畫。

《日記》：“爲廉生題袁思鞞蘭菊小幅三絕句。”

案：該詩未存稿，未見。《白華詩》卷癸收《題王廉生扇頭李香君小影三首》。

是日，書春聯。

《日記》：“夜書春聯。大門云：‘又見春光動梅柳，尚期衰職補桑榆。’根聯云：‘來歲六十二，廣廈千萬間。’客次云：‘張筆韓論與我習，太常奉禮此廳宜。’”

二十六日，李文田招飲，同坐爲施補華、王懿榮、徐琪、傅雲龍、張叔憲等。

《日記》：“午赴若農師招飲，坐爲均甫、廉生、花農、傅懋元、張叔憲諸子，觀慈禧皇太后御繪山水圖扇，筆法精麗，極似馬遠，人臣得此，榮絕古今矣。”

二十七日，生日，諸友來拜。

《日記》：“余生日。古人以周歲爲一歲，今日是周甲之辰也。早起盥漱，焚燭，敬拜先人，放爆鞭，家人設伎樂會戚友。……均甫來，子培來，紫泉來，儷甥祝卿來，蓉曙來，莘伯來，芾卿來，萼庭來，爽秋來，介夫來，君表來，可莊來，介唐來，佩蕙來，弢夫來，周式如及其郎邦翰來，子敦來，繆仲英丈來，右臣來，班侯來，伯循來，周生澄之來，劉生條甫來，謝贊臣來，徐亞翁來，黃漱丈來，子尊來，花農來，子虞來，仲弢來，旭莊來，慧叔弟來。……君表賦五律一首，均甫賦七古一章爲壽。……夜與諸君合宴聽事中，花農力推余居首坐，固辭不得，牽輓甚苦。……二更後散。”

袁昶有《越縵生日》（己丑）：“誅宥三朝粉署郎，沈洋適志故難量。豨苓雞癰俄衰旺，楚屢凡弓孰在亡。閱世長安真似弈，迂時中散不嫌狂。看

君素髮迴成黑，未用烏麻續麗方。”《日記》光緒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得爽秋書，以去臘余生日詩補錄見詒，其用意甚新雋。”

編年詩：《己丑元日太和殿朝賀恭紀二首》、《乾清門觀迎皇后鳳奩恭紀》、《徐石甫戶部麟光以其大父鐵孫觀察榮梅花畫冊屬題二首》、《題唐子畏寒林獨立小景為族弟慧叔四首》、《同年徐亞陶比部以道光乙巳冬新繪雨香室雅集圖卷屬題》、《題柯丹邱墨竹為王弢夫四首》、《夜夢歸故園作》、《題季弟數年前所寄山水小幅》、《庭樹入秋始聞蟬鳴以詩詠之》、《子獻太史將南歸索余今年竹圃照相一紙為題絕句二首》、《秋月同人集槐市斜街綠勝庵散後至種花人家門外看西山晚霞》、《自題小景寄里中親知》、《自題竹下挈僧喜小影二首》、《己丑重九日偕諸子坐陶然亭北窗下看夕陽》、《暮秋寒夜聽雨絕句五首》、《夜雨不寐懷故人平景蓀觀察沈曉湖學博二首》、《種菊》、《落葉》、《冬日夢歸故里見亭山夕陽醒而紀之》、《己丑十一月三日大風偕翰林省閣諸君入試保和殿出過東華門三道橋作二首》、《夜夢至一處朱樓翼然下通方舟青山萬疊近列屏障吾鄉州山之文昌閣湖雙之中堰皆有此景里中會龍橋去山稍遠樓閣尤麗因賦長句紀之》、《同治己丑丙寅間余賃廡郡城新河本莊簡公所居里也欲題洞霄舊廡一額而未果頃閱嘉泰會稽志古第宅門叙及先事慨然有懷並題長句》、《晨自乾清宮退朝口號二首》、《己丑臘八前一日夢至故里》。

編年文：《徐母金太恭人六十壽序》、《答王玫伯牋》、《六十一歲小像自贊》、《瘞墨貓文》、《硯影序》、《跋北齊標異鄉義慈惠石柱頌》、《示孫文跋》(佚)、《春星草堂集序》、《松雲先生手書白石詞帖跋》(佚)、《明錢禹功山水小幅跋》(佚)、《許筠庵六十壽序》(佚)、《翁叔平六十壽文》(佚)、《小李將軍畫跋》(佚)、《福建鄉試錄後序》(佚)。

是年無詞。

【時事】翰林院編修王懿榮奏請續修《四庫全書》，得旨，俟《會典》纂輯告成後由翰林院奏明請旨，後未成。

汪士鐸(1802—)卒。

光緒十六年庚寅 一八九〇 六十二歲

正月十九日，題畫。

《日記》：“題王遜之素《龍舟競渡圖》兩絕句，縣之齋壁。”

案：該詩未見傳。

二十四日，署中知會派會典館協修官，極意辭之。

《日記》：“是日署中知會，余派會典館協修官，以此區區餌七十老翁，是解事僕射所爲矣。坐間向子授侍郎極口辭之。”子授孫詒經，時官戶部右侍郎。

二月初六日，校李光《莊簡集》。

《日記》：“夜校莊簡公集，詩龕本悉依《四庫》行款，其訛舛甚多，末兩卷幾不可讀。去年借浙中丁、陸兩家藏本未到，今就其形義因行草致誤者推測之，十改得六七，其文義顯然而聲形無可據者，不敢輒改也。”

案：李光詩集至清初方從《永樂大典》中輯得，流傳不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莊簡集》：“其集目載於《紹興正論》者四十卷，載於《宋史·藝文志》者前、後集三十卷，載於焦竑《國史經籍考》者二十六卷，錯互不合。錢溥《秘閣書目》、葉盛《菴竹堂書目》俱載有《莊簡集》八冊，是明初尚存，其後散佚，原目多寡，遂無可考證。今從《永樂大典》中掇采編次，共詩四百二十五首，詞十三首，雜文二百六十五首，釐爲十八卷。”越縵從翁同龢處借得《永樂大典》輯本《莊簡集》，雇人鈔寫，故文中有空格若干，乃不能確定者，越縵復校閱，並作校勘記若干條。其手校《莊簡集》，今藏上海圖書館。十八卷，三冊。鈔本，工整清晰，每半葉十二行，行大字二十一，小字雙行同。卷首無序跋識語，鈐有“越縵堂”、“慈銘私印”。批校語皆另寫簽條，粘附眉端，偶有錯雜。內附《影印越縵日記》二葉，佚名注云：“此書批本與日記筆記一式無二，確係晚年筆。”

二十九日，邀衆人雅集，盛昱携《睢陽五老圖冊》約諸君分韻賦詩紀之。

《日記》：“黃再同來，爽秋來，芾卿來，君表來，莘伯來，仲弢來，子培來，伯義來，下午設飲。伯義携《睢陽五老圖冊》來觀，傍晚始散，約諸君分韻賦詩紀之。”

《袁昶日記鈔》：“尊老招集。伯義祭酒携來宋《睢陽五老圖》。……尊老命坐客以‘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十字分韻賦詩，予得素字。”《二月廿九日客齋中宴集伯義祭酒出睢陽五老圖共展觀之以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分韻作詩記歲月予得素字》：“座客各肅然，呼童斥寒具。就中同甲生，盛楊沈三君齊年又皆以是日生。古心鞭咄咄。”云云。

閏二月初一日，楊晨請撰壽序。

《日記》：“定尊傍晚復來，乞撰其尊人七十雙壽序。”八月二十六日：“爲定尊撰其尊人壽昌訓導蔣谷先生七十雙壽序，夜初脫稿，即作書致之。”

案：該壽序未見傳。

初四日，陸樹藩來投行卷。

《日記》：“湖州新舉人陸樹藩來投行卷，以其尊人存齋觀察所著《元祐黨人傳》為贊。”

陸樹藩，字伯純，號毅軒。陸心源子。光緒十四年獲賞國子監學正銜，晚年寓居滬上，有“湖州善人”之雅號。光緒三十三年將碩宋樓藏書售與日人。所著有《忠愛堂文集》、《詩集》、《救濟日記》等。

十三日，蔡元培、徐維則來訪。

《日記》：“同邑新舉人蔡元培、俞蔭森、徐維則來。俞為子獻之內弟，徐為仲凡之猶子。蔡年少知學古，雋才也。”

《蔡元培全集》第十七卷《自寫年譜》：“那時候，我們同鄉京官有鮑敦甫、吳解唐、王止軒諸翰林，李越縵、婁炳衡諸部曹。越縵先生是我在徐氏的時候常常讀他的詩文與尺牘的，又常聽楊寧齋先生講他的軼事，所以到京後最崇拜的自然是他了。”

楊越《越縵堂駢散文類鈔·序》：“先生常問里中後起孰為好學，余以蔡君鶴廡對。是年，鶴廡鄉試中式，明年會試，揭曉日，鶴廡有書抵余，適某君在坐，因言鶴廡闢中文甚怪，而捷音旋至。先生即命余索其文，讀之，大加讚賞，余遂為介而見先生。鶴廡榜後南歸，壬辰補殿試，入翰林，於是先生館之越縵堂。”

蔡元培，字鶴卿，浙江紹興人。光緒十六年進士。民國間歷任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著有《蔡元培全集》。曾坐館越縵堂，印行《越縵堂日記》。

徐維則，字仲咫。浙江會稽人。徐樹蘭從子。光緒十五年舉人。藏書頗富，輯有《會稽徐氏鑄學齋叢書》、《越縵筆記》等。越縵《日記》是年四月十三日：“年少喜刻鄉先輩書，可嘉也。”

閏二月十七日，以知不足齋本、汲古閣初印本對校《中吳紀聞》。

《越縵堂讀書簡端續記·中吳紀聞知不足齋叢書本》：“光緒庚寅清明後一日，取汲古閣初印本校一過，越縵記。”

案：是年閏二月十六日清明節。

十九日，陳常夏來稱弟子。

《日記》：“陳星白常夏來，執贊請受業，饋斃脯一肩、魚乾一尾、棗兩筥、銀二兩，固卻之不得。”

三月初三日，於陶然亭宴請浙籍計偕諸人。

《日記》：“午至陶然亭宴客，到者余壽平、王星垣、李鳳威、胡潛、陳星白、

吳澂夫、孫模、秦德埏、堵煥辰、俞蔭森、胡道南、朱戴清、沈元豫、陶家堉、沈寶琛。心雲以昨日至京，亦邀之，寧齋同往，僧喜亦與，共十九人。”

案：是年春試，浙籍舉子計偕人都者，均至越縵堂呈闈藝，故有此宴。

初六日，試差命下，復不得選，悒悒不樂。

《日記》：“是日會試主考、同考官命下，家人色沮，以余兩次考差第一，竟不獲與一分校之役，士友相愛者亦皆知非出上意，爲之邑邑。”

十九日，孫詒讓來訪。

《日記》：“孫仲容孝廉詒讓來，聞所著《周禮正義》八十六卷已成書，張之洞爲付粵東書局刻之。少年好學，又得暇日，富財力以聚書，深可羨也。”

案：《周禮正義》光緒三十一年刻本八十六卷，前有“光緒二十有五年八月瑞安孫詒讓叙”，蓋此時孫氏方成初稿。

二十三日，徐珂來問業。蔡元培、楊家駉、楊家驥拜見。

《日記》：“徐孝廉珂來，花農之從弟也，執摯請受業，固辭之不得。”“蔡孝廉元培來。”“楊孝廉家駉、家驥兄弟來，理庵之子也。以慈谿新刻《姜西溟先生詩文全集》一部及海艷、紫菜各一合、雲片糕兩苞爲饋。”

徐珂，字仲可、仲玉。浙江錢唐人。光緒舉人，官內閣中書。工詞，博通掌故，著有《清代詞學概論》，輯有《清稗類鈔》、《越縵堂詩話》。

楊家駉、家驥是越縵故友楊泰亨之子。楊泰亨《飲雪軒詩集》卷首《誥封通奉大夫原任翰林院檢討楊公墓表》有：“子家駉，同治十二年舉人，候選知縣。”“家驥，光緒十一年舉人，十六年進士，翰林院編修。”

四月初八日，題邵雍像並跋。致書吳講，商談約飲邵友濂。

《日記》：“爲筱邨題康節先生小像且繫以跋尾，即作書致之。”

案：跋尾文字未見，題詩則有《邵康節先生小像筱邨中丞友濂將奉歸餘姚家祠屬題二首》。

邵友濂，字小村。浙江餘姚人。同治四年舉人，官總理衙門章京、蘇松太道、臺灣巡撫等。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蕤客尺牘真迹》致吳講劄云：“手示敬悉，極思過談，而連日冗卒，未有暇。今日午前得敦兄書，適將入署，不及作復，頃始自內城歸，正欲致書執事及敦兄，商訂公請邵中丞之期，緣慈昨日酉刻已在寓齋觴之，因有芍翁、六舟諸公，非是專請。比擬約同鄉再作一局，可否以十五日午間，或在江蘇、湖南、粵東三館，或全浙老館，以此地太偏，三館則甚無謂，似以江蘇爲最妙。或陶然亭，即請與敦、獻兩公商之，並可否請拜□翁，諸希裁定。敬請介翁老弟宮端年大人簡安。愚小兒慈銘頓



首。初八日。”劄末鈐“李慈銘字愛伯”朱文方印。

初九日，瞿鴻禨邀飲蒲城館，同坐繆佑臣、葉昌熾、吳慶坻、陶澐宣等。

《日記》：“午詣蒲城館赴同年瞿子九學士之飲，坐有繆右臣、葉庶常昌熾、吳子修編修、心雲諸君。”

葉昌熾，字鞠常、鞠裳，號緣督廬主人。江蘇長洲人。光緒十五年進士，官至甘肅提學使。所著有《藏書紀事詩》、《緣督廬日記》。見曹元弼《葉侍講墓志銘》。

十九日，以書贈陳常夏。

《日記》：“作書致陳星白，贈以楹帖及《顧亭林年譜》、《越三子集》、《祠目》。”

二十三日，撰褚伯約父壽詩。

《日記》：“爲褚伯約尊人撰七十雙壽七律兩首。”

案：該詩今未見。

五月初二日，吏部知會補山西道御史。六月二十一日始得補缺引見。

《日記》：“前日吏部知會，明日引見山西道御史一缺。”六月二十一日：“晚得戶部知會，明日御史一缺引見。作書致定粵、致介唐，俱借紗蟒袍。”

《清朝御史題名錄》光緒十六年有：“李慈銘號蕤客，浙江會稽縣人，庚辰科進士，由戶部郎中補授山西道御史。”同年授御史者有馮鏡仁、謝雋杭、張廣颺、高燮曾、謝希銓、丁之栻。

《申報》光緒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山西道御史員缺，著李慈銘補。”

樊增祥《樊山集》卷十五《京輦題襟集上·入都呈愛伯師時新入諫院》：“詔遣英儒備諫垣，秋來無恙雀羅門。禮堂故有鱸魚瑞，朝列今知獬豸尊。御史裏行應得路，春風中坐欲忘言。函關關尹知何幸，重覲猶龍問道源。”越縵有《雲門以長安令服闕入都有詩見贈奉答二首》，第一首云：“賃廡經營十笏寬，蕭蕭白髮臥長安。聖明豈拒涓埃納，老病真成去住難。閤裏自尋孫寶傳，鏡中羞見惠文冠。此心欲與盟鷗說，猶得君來共歲寒。”而樊增祥復和之，見《樊山集》卷十五《京輦題襟集上·次韻愛伯師二首》。

樊增祥入都，越縵招之，辭以家宴，越縵《雲門生日治具奉邀以家宴不至用前韻調之》，而樊《京輦題襟集上》有《旅中生日內人治具爲壽愛伯師疊韻見調再次二首》。師弟二人反覆疊和，雅興匪淺。

初五日，以百合、白木耳贈沈曾植，得復書。

《日記》：“作書致子培，詒以百合、白木耳，得復。”

上海圖書館藏沈曾植致越縵手劄：“久病疲茶，嘉節不能趨賀。忝來，承

手割垂詢，並荷佳惠，謹拜登。感謝感謝。今夏之熱，幾為近數年所無。尊體木火拚強，尤易為其所動，歸舊恙一發洩，較錯出別證為佳。但咯血後，千萬宜少親藥餌，靜攝數日，為大願耳。弟腰臂已伸，瘧恙亦什去八九，惟咽痛大略猶如故，氣力日疲，極無聊賴。問醫不少，竟無有能斷言何術必效者，治療大抵如冥行耳。一嘆。敬叩越縵先生同年節安。弟植頓首。端節。”

觀越縵光緒十六年日記，正月至三月，二人往還繁密，三月十二日：“晡詣子培，則感時氣驟病。”十五日，越縵致書問疾，則病愈。四月二十日，沈仍病，二十七日，越縵復“作書問子培疾”，五月端節，越縵贈其百合、白木耳，二物皆有潤肺之效，與沈割中“惟咽痛大略猶如故”相應。且是夏炎熱難當，《日記》五月初二日“酷暑，寒暑表至百十餘分”，初四日“酷暑，寒暑表至百十餘分，近年所未有也”，與割中“今夏之熱，幾為近數年所無”亦合。故繫於光緒十六年端午節。

十二日，得潘衍桐書並《兩浙輶軒續錄》條例，附俞越書。

《日記》：“得浙江學使潘嶧琴庶子衍桐三月二十八日書，並所刻擬輯《續輶軒錄》條例，又附致俞曲園同日湖樓書，俱以搜采浙東文獻相屬也。曲園今年七十矣，並以近作《湖樓雜詩》四律見示。”

潘衍桐，原名汝桐，字葦庭，號嶧琴。廣東南海人，同治七年進士。編《續兩浙輶軒錄》，著有《緝雅堂詩話》等。

案：俞樾《春在堂詩編》卷十三（庚寅年）收《西湖雜詩》四律。越縵復俞、潘兩書，見本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譜。

是日，張士珩請題《冶城竹居圖》。

《日記》：“合肥張楚寶士瑜，李傅相之甥也，以道員居江蘇，喜刻醫方書，以藥施人。比託孫仲容《冶城竹居圖》寄都乞題，持所刻李氏《本草綱目》四帙為贈，可謂好事矣。”

案：“張楚寶士瑜”疑是越縵有筆誤。張士珩，安徽合肥人，字楚寶，號韜樓，李鴻章外甥。早應禮部試不售，留於李幕，以道員領軍械局兼武備學堂，後主江南製造局六年，辛亥後寓居青島。著有《勞山甲錄》、《元和篇》、《易行錄》。

十五日，撰《陶淵明集》序。

《日記》：“為心雲新購仿蘇體大字本《陶淵明集》作序。”

案：《越縵堂書目》有“三冊陶氏稷山樓重刻汲古閣本”，稷山樓影宋寫刻本《陶淵明集》刊於光緒十四年。1944年1月16日《古今》39期刊載周作人《陶集小記》，附錄越縵《陶淵明集跋》。

六月二十六日，以升御史買馬一匹。

《日記》：“是日買馬一匹，付銀二十四兩。又鞍鐙轡勒等銀八兩。行年六十有二，始以正五品左轉從五品，強號遷官，始具輿服，衰頹冠瓣，潦倒桀驁，草創威儀，屏當匡區，未曾上事，已欲傾家。亦可笑矣。”

二十七日，廖平來訪。

《日記》：“廖季平進士來見。”

廖平，字季平，初號四益，晚更號五譯、六譯。四川井研人。光緒十六年進士。主講尊經書院。專治公羊經學，所著有《經學四變記》、《古學考》、《知聖篇》等。見廖宗澤《六譯先生行述》。

五月末至六月十一日，京師晝夜霖霖十餘日，墻傾屋倒無數，飢民遍野，以詩紀之。

《杏花詩》卷庚《自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十一日晝夜霖霖都中官廨民房十傾八九自城外至天津汪洋成海作歌紀異》：“運河倒注城欲搖，雷轟電掣驅莽濤。人家十萬失昏曉，鬼神慘暗魚龍驕。朝見滂沱走江海，夜聞漆沛衝虹霄。墻傾屋倒不知數，老壯奔走兒童號。天子疇咨補救術，輟懸減膳勤吁宵。司農仰屋籌積穀，監倉輓粟傳飛艘。賢哉司空領京兆，一心日夜哀鴻嗷。請帑募金啟百廠，上下呼籲屑爲焦。朝官往往裹糧出，以桴載食壺繫腰。掀天洩水不時至，汪洋萬頃難容刀。眼前村落忽深谷，猶聞婦女相呼晷。存者骨立氣僅屬，露棲林杪無槽巢。嗟我老病坐觀變，竊食大官無寸勞。長安誰有一間屋，何論風捲三重茅。作詩紀變聊諗思，綢繆牖戶毋重漂。須知天怒不輕發，又聞驟雨無崇朝。我思此事必有故，得非口腹恣貪饕。殘酷習慣成惡業，以償物命同牛毛。人思自警召和氣，永平災沴聞簫韶。”

《東華續錄》光緒十六年六月己亥：“諭：京師自上月二十九日以後，大雨滂沱，連宵徹旦，河流驟長，誠恐近畿一帶禾稼受傷，朕心實深焦慮。著直隸總督、順天府尹查明各屬地方有無被災之處，速即馳奏。近日，京城內外倒塌房屋甚多，有無損斃人口，並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確切查明，即行奏聞，以慰厪係。”

周馥《玉山集》卷二《光緒十六年六月永定河大漲水由蘆溝橋下北決淹及京南三百里中旨嚴催速堵李傅相奏派余督籌塞決七月赴工九月初十竣事歸途作二律寄同事諸君》。

七月初四日，履任山西道御史。又詣關帝廟及土地祠行禮。午詣陝西司。

《日記》：“辰刻入署，詣山西道上事，具朝服拜印；又詣關帝廟及土地祠

行禮。午詣陝西道，與湖廣道共一聽事，頗宏敞，十三道公所也。”

二十九日，跋陸秀才詩集。

《日記》：“爲其（案：指沈寶森）塢山南陸秀才詩文集略加評語，繫以跋一通，作書致子獻，託其附去。”

案：陸壽民，字一諤，浙江仁和人。能詩，越縵老友沈寶森婿。該跋文亦未見。

八月十九日，爲黃體芳作壽筵，兼爲許景澂餞行，爲繆荃孫、樊增祥接風，邀袁昶、徐定超、楊晨、王彥威、殷萼庭等作陪。

《日記》：“夜治具，爲漱蘭通政作壽筵，並餞許竹簣出使俄、美、奧諸國，爲繆筱珊及雲門接風，邀爽秋、萼庭、班侯、弢夫、定敷作陪。傍晚客悉集，張燈飲於綠香精舍，二更後始散。”

《藝風老人日記》：“李莖客招飲藤花榭，許竹簣、黃漱蘭、樊雲門、殷壽謙、徐班侯定超、楊定甫、王弢甫全席，三鼓方歸。”

九月初四日，奉命司武會試監試。

《日記》：“下午奉武會試監試之命，治裝三車入城，至德勝門淨業湖邊，館於淨業寺文室。”

案：此差至十二日始畢，《日記》中有《庚寅九月奉命監試武闈宿淨業寺作》、《九月十二日闈事畢別西山作》詩。

十月初六日，繪《秋燈課詩圖》。

《日記》：“夜爲弢夫續《秋燈課詩圖》，其母盧恭人嘗有詩云‘矮屋數椽燈一點，吾家喜有讀書兒’也。弢夫乞其師趙之謙爲之圖，所寫荒涼，不合景狀，故爲圖以正之。又爲之作說。”

《駢體文》卷四收《王弢甫工部秋燈課兒圖記》。此時趙之謙已作古五年，越縵不再稱其爲“天水妄子”。

初十日，兼屬山東道御史。

《日記》：“署中知會，兼屬山東道御史。”

二十一日，繆荃孫來告其父卒。

《日記》：“繆筱珊來，告其尊人仲英觀察於昨日捐館。”

《藝風老人年譜》“光緒十六年十月，先大父病……二十日壽終。”

二十六日，詣給孤寺飯廠放飯。

《日記》：“詣給孤寺飯廠放飯，男婦九百九十人，每人三合而已，然婦孺歡然，裹持以去。世間下箸萬錢者獨何人哉？”

清代京師之日常救濟，每年農曆十月初一起，至次年三月二十日止，按城設廠，煮粥散放，其米穀經費皆由官府撥付。是年春夏，京師、直隸霍

雨成災，河堤多處決口，流民四散，哀鴻遍野。延至秋冬，瘟疫大行，故京師益加重視飢民的賑災，煮粥發放。越縵爲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視北城，督理街道，皆其職務。

三十日，聞潘祖蔭卒，十一月初二日往弔，後撰挽聯、哭詩。

《日記》：“一更後聞潘伯寅尚書以酉刻卒，爲之驚惶，走使問之，則凶儀已設矣。余與尚書交契三十餘年，都門舊雨，無先之者，推襟送抱，冷暖熱關。比雖蹤迹闊疏，至數年不相見，然彼此休戚，時通寤寐。尚書每見子培、弢夫，輒殷殷詢余近狀。乃里閭相望，邈若山河，至於病死不相聞問，幽明遽隔，一見無期，不謂斯人風流頓盡。追尋曩契，萬緒紛然，孤燈熒熒，泫然欲絕。”

十一月初二日：“傍晚走弔伯寅尚書，哭之甚慟。”二十六日：“挽潘文勤公：‘事業佐中興溯當年抗疏千言四海獨推名相略，志銘商後死想此日凌雲一笑九原應見故人心。’”

案：國家圖書館藏《越縵堂書劄》之《潘伯寅尚書挽聯》上聯自注云：“尚書於咸豐間三疏力薦左文襄，時文襄尚爲舉人也。”下聯自注云：“十年前尚書忽書平生志事十餘紙見詒，屬身後爲志銘之用。”

《杏花詩》卷庚收《哭潘伯寅尚書四首》。

《潘文勤公年譜》（潘祖年補訂）：“光緒十六年十月三十日申刻，痰聲驟湧，酉刻遂薨。”

三月至十月，得友朋贈書十餘種。

《日記》三月二十一日：“得心雲書，以舊刻《華陽國志》、知不足齋本《晁具茨集注》、仿宋刻《陶淵明集》……爲贈。”

五月初一日：“沈子陰曾樾饋杭州汪氏新刻汲本《宋六十名家詞》一部。”

初十日：“吳碩卿詒……《張曲江集》一部。”

七月十三日：“陸篤齋來，以其從兄存齋觀察所著《儀顧堂題跋》十六卷爲贈。”

八月初九日：“得楊生鳳藻津門書，並寄其八世從祖耕夫先生賓《柳邊紀略》鈔本一冊、其曾祖六士先生夢符《心止居詩文集》兩冊。”

二十一日：“繆筱珊來，以儀徵劉伯山毓松《通義堂集》、《王船山年譜》、筱珊所輯《三水小牘》、歐陽叔弼《集古錄目》、山謙之《吳興記》、《元和郡縣志逸文》及李少溫篆書‘聽松’二字拓本爲贈。”

十月十三日：“庚午同年孫佩蘭葆田自山左寄來所補輯書三種：一《孫明復小集》，一《孟志編略》，一《明文正氣集》。”

孫葆田，字佩南。山東榮城人。同治十三年進士，輯刊《孫氏山淵閣叢刊》，著《漢學傳經記》。見毛承霖《孫佩蘭先生傳略》。

十一月初八日，袁昶以詩集請品評。

《日記》：“得爽秋書，以新刻舊詩八卷見貽。”

案：光緒十六年夏袁昶自刻《漸西村人詩初集》十三卷，而贈與越縵僅八卷，或是次第印出。

《杏花詩》卷辛《爽秋雲門各以詩集見祝欲余定其優劣爰賦長歌貽兩君》：“袁子清言琢冰玉，樊子秀語奪山綠。乾嘉以後將百年，二妙一時壓尊宿。桐廬梅花三百株，夷陵清峭天下無。盛年隨計旋通籍，各搜奇傑研京都。……漸西詩板傳玉京，爽秋《漸西村人詩鈔》刊行都中。茗樓十集東南行。雲門《樊山詩集》亦曰《茗花樓詩》，已分十餘集寫定。華嚴合有長者論，卮言聊取鍾嶸評。譬之山耶，袁如峻崖裂冰瀑，樊如白雲生澗曲。譬之水耶，袁如清湍激盤渦，樊如明湖翻碧波。譬之木耶，袁如奇松偃地覆，樊如黛柏參天秀。譬之花耶，袁如苞紫含丁香，樊如猩艷開海棠。譬之果耶，袁如脆梨寒沁齒，樊如蒲桃爽無滓。譬之茗耶，袁如界茶清而妍，樊如越芽翠且鮮。罕譬既窮喻之食，雋永兼論味與色。一則江珧兼蝓蚌，一則玉鱠金齋洩。世間奇味不常有，安得日日供膳羞。南能北秀並肩出，獅吼龍吟善知識。謬推蘇學稱秦黃爽秋請余評其集，謂視雲門何如。雲門論以詩有云：‘小扇銀鉤絕妙詞，秦郎刻意織秋絲。逼人咄咄黃雙井，更著功裘七字詩。’爽秋和之有云：‘縵堂老作黃梅宿，警歛風雷出病顛。誰是南能誰北秀？稱量試喚沈傅師。沈謂子培。敢比韓門論湜籍。鳴珂粉署行珥蟬，花封鳧鳥飛秦川。輦下琴尊暫相聚，門詩寫貴青鸞箋。愧我跛胖附不朽，品鶻雲龍笑開口。彩樓更問沈佺期謂子培，嚼雪吟香賭千首。’

樊增祥《樊山詩集》卷十五《偶從愛師處見爽秋詩札有云先生試評之當復減雲門否戲書二絕句貽之》，又《愛伯師評騭袁樊兩家詩格以山水花木茗果為喻敬答一首柬爽秋兼柬子培》：“袁詩如食欖，我詩如噉蔗。世有知味者，甘乃居苦下。袁詩黍稷馨，我詩桃李花。古人亦有言，秋實勝春華。袁詩為帛我為錦，袁詩為酪我為茗。袁為冰柱為雪車，我為丹曦為紫霞。袁詩好處無人愛，我詩愛好皆驚嗟。早年把臂得陶君謂子珍六兄，晚歲齊名遇袁子。七寶樓臺屬化城，千尋石壁橫江水。秦黃並受蘇門知，能秀俱是黃梅師。吾師兼愛何分別，得失心知寧自私。少年紅燭照清歌，宛轉春風競綺羅。邇來漸欲歸平澹，奈此餘波綺麗何。此事推袁非一日，可畏隱然臨大敵。更門東陽瘦沈來，三交不覺蛇矛失。”

上海圖書館藏鈔本樊增祥《樊山老人文錄》有《乙庵先生七十壽序》：

“余識越縵在庚辰榜後，至庚寅而交愈篤。爾時越縵堂中恒有袁、沈、樊三人綦迹。”

十一月，病甚。王彥威、沈曾植、樊增祥、黃紹箕等來探望。編《庚寅病榻小草》。

《日記》初八日：“身熱益甚，已成傷寒熱症，蓋近日都中疫病大作，余以肝疾感寒兼染時氣也。”初十日：“氣喘不止，勺飲不進，身熱作痛，欬不絕聲，胃腎兩窮，肺氣上逆，蓋將不治矣。”十三日：“是日氣喘略平，能強倚牀小坐對客，而軟如故，且痰逆，不思食，肺胃之氣上攻，口中苦惡，時時以茗漱之。叟夫、子培、雲門、仲弢皆留至夜初更始去。”

十二月十三日：“並作書屬其(王仁堪)書近日所編《病榻小草》。”

案：國家圖書館藏有《庚寅病榻小草》一冊，錄該年病中所作詩。病愈後以詩柬各為知交，竟有重生之感，可見病時之劇。

沈曾植《恪守廬日記》(轉引自錢仲聯《沈曾植集校注》)光緒庚寅十一月廿七日：“蕪老示病起詩三首。”廿九日：“答蕪老三詩。”即《越縵老人寫示病起詩三章奉和》，其一曰：“驚顏才一定，詩板便相知。示疾從容後，垂簾寂照時。茗香深靜晝，竹閣響寒枝。為憶旬朝事，屏營尚不持。”

樊增祥《樊山詩集》卷十五《京輦題襟集上》有《答愛伯師病起三首》，其一曰：“夫子金門隱，清孱強著書。腰圍憐沈約，肺病擬相如。禱佛求方藥，傾都問起居。歲寒扶杖起，松竹景森疏。”

十一月初三日，越縵感到腹痛，似為中寒，此後身體每況愈下，《日記》初八日：“身熱益甚，已成傷寒熱證。蓋近日都中疫病大作，余以肝疾感寒，兼染時氣也。”初十日：“氣喘不止，勺飲不進，身熱作痛，咳不絕聲，胃腎兩窮，胃氣上逆。”十五日：“徹夜咳嗽，吐痰至數升，氣弱而促口中枯臭，尚憂不濟。”十八日：“是日喘雖少而咳急如故，吐痰輒升許，胸中煩熱，氣愒如絲，不更衣者已十餘日，昨又竟夕不寐，慮終不濟。”他自認此劫難逃，已然安排身後事，《病甚三首》：“嗒若枯枝卧，居然杜德機。君親成兩負，生死總皆非。寒熱中交戰，呼晷力漸微。殷勤慚執友，病榻日依依。”“尚有平生習，牀頭數疊書。不知何日起，仍與此君俱。未午猶開卷，先師早徹予。《法華》無用殉，一冊《孝經》儲。”“死後商量事，青山葬此身。北南難自定，遲速稱家貧。巖壑三生舊，煙霞一榻新。春陽與秋月，終古伴閒人。”請汪文樞診脈開方，二十七日方痊癒。故《病起酬李侍郎汪吏部文樞枉診惠方藥》詩注：“近日疫疾大行，都中十室九病，投以寒散，無不斃者。侍郎及汪君皆以參茸治余疾云。”《病中聞伯義祭酒同年亦病甚近日皆起以詩柬之》詩注：“比來京師大疫，如怡

親王載敦、潘伯寅尚書、孫子授侍郎、寶侍郎廷、馮大理爾昌及翰林臺諫郎署諸君病歿者數十人。”

據姜鳴《一時耆舊凋零盡——光緒十六年冬季的傳染病》（《東方早報》2013年3月22日），當時京師瘟疫大行，而宗亮《光緒十六年冬季傳染病補說》（《東方早報》2013年4月7日）轉引《萬國公報》1890年第15期第55—56頁：“近日疫氣自俄而西，流行於歐洲各國。又由俄而東傳染於日本、中華。環一地球，幾無一國之境一種之民不觸是氣而成病者。”可見這場傳染疾病之肆虐。

十二月初一日，張之洞饋歲銀百兩。

《日記》：“得湖北張蕪濤制府武昌書，並饋歲銀百兩。”

黃潛《花隨人聖齋摭憶·樊增祥致張之洞密劄》：“李莼翁得御史後牢騷漸平（欲有所陳，尚未封上，但談時政，不事搏擊）。函丈之意，祥已轉達，渠甚感幸也。”黃潛云此劄作於光緒十六年九月十三日，時越縵方補御史，尚未及奏摺。樊轉達張之洞修好之意，未幾越縵覆函，張、李關係漸緩；次年張之洞子張權至京，拜見越縵。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越縵堂雜著》之函稿《答張蕪濤制府書》庚寅十二月：“……慈銘年逾耳順，老病日臻，後嗣孑然，骨肉幾盡。浮湛僚底，尚復何求？惟歸無一椽，入無四壁，天涯視息，飾巾為期。近自潛郎改官臺諫，值諱言之日，處立仗之間，合口噤聲，俛眉承睫，加以羸疾，十旬九臥，注假滿百，時欲退休。……京師自夏間霪雨連旬泛濫，十室九空，飢餓之餘，繼以疫癘，達官朝士，徂謝相繼。鄭奩司空遽作古人，追想風流，已歌誰嗣，孤寒八百，熱淚同傾。執事情深雅比，當亦嘆息彌襟也。慈銘入冬屢遭危疾，及今小愈，猶不能出。歲暮沍寒，蟄蟲坏戶而已。惟順時節宣頤衛百福不盡欲言。”

初八日，以詩贈樊增祥，樊依原韻奉答。

《杏花詩》卷辛收《臘八日東雲門》：“隱几南窗透紙明，護經簾裏靜琴聲。金人盤露疑無分，玉女妝敷尚有情。魚粥香教寒晝暖，煮茶煙傍早霞生。紅鑪商略過三九，留取梅花十日晴。”

《樊山詩集》卷十五《京輦題襟集上·次韻酬愛伯師臘八日見寄》：“雪窗開卷眼逾明，撩亂花光與竹聲。閣上松風頻有夢，天邊柳宿可無情。蹉跎寒事嫌官冗，打點清譚怕客生。釜粥香中聞佛笑，諸天花雨一時晴。”

十三日，為王仁堪題畫。

《日記》：“為王可莊題杭堇浦《嶺南詩畫冊》四絕句。即寫致之。”



案：鄭國《杭世駿及其嶺南詩畫冊》（《文物》1991年第5期）載有越縵此四絕句，畫冊現藏吉林省博物館。

十八日，袁昶贈《桐谿耆隱集》。

《日記》：“得爽秋書，以所輯《桐谿耆隱集》一卷見詒。”

十九日，值東坡生日，邀樊增祥、陸黼廷、鮑臨、吳講、沈曾植、曾桐小飲。

《杏花詩》卷辛《庚寅東坡生日喜雪時余病起東同人小飲用東坡密州立春日病中邀客謂雖不能飲當杖策倚几於其間觀諸公醉笑以撥滯悶故事即用其韻二首》。

陸廷黼《鎮亭山房詩集》卷十二有《十二月十九日微雪李愛伯病中招同王韜甫水部彥威沈子培比部曾植敦夫介唐雲門過飲屬用東坡立春日病中邀客韻各賦一律即效其體》其二云：“下車直造卧牀前，猶共豪談似少年。病有間時原是福，老無狂態更增妍。勸予小戶添三爵，愧爾豐筵費萬錢。仙李蟠根期不遠，重携壺榼話寒天（廿七日為君生日）。”

《樊山詩集》卷十五《京輦題襟集上》有《東坡生日喜雪愛伯師招同漁笙敦夫介唐子培子封集越縵堂用東坡立春日病中邀安國禹功韻各賦二詩時師病新愈》、《用前韻寫未盡之意呈愛伯師二首》。

二十二日，作書復俞樾並賀其七十生日。

《日記》：“作復俞蔭甫編修書，並賦七律二章，壽其七十生日。作復潘嶧琴學士書，並贈以七律一章。二君皆於夏間枉書問輯《續輶軒錄》事，久無以報，今屆卒歲，始作答書，故各附詩酬之。”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越縵堂雜著》稿本，有《復俞蔭甫先生書》（庚寅十二月）（“荀學齋”、“李慈銘印”）：“蔭甫先生經席：自秋間辱惠手書，適患涇痺，未能肅復。旋以被命監試武闈，二旬方畢，即遭肝疾，困卧經月，強起一句，疾復大作；重以都門時癘，兼病傷寒，沉篤萬狀，已分不起。比幸稍愈，猶足弱畏風，不能出戶。注假將滿百日，如過年不愈，即請開缺。六十外人，本無所求，老病洊臻，更復何戀？計今歲自夏及冬，未嘗得一握管，久稽箋謁，職是之由，伏稔先生今臘上旬筵開八秩，海內知識仰企禮堂，莫不願鞠脣稱觴與介壽之末。慈銘生同吳越，早獲拂塵，頗思撰一小文，如研六之祝高郵、定盦之敘儀徵，推演鴻著，附以不朽。既苦痼疾，僅擬撰聯奉祝，又以腕力久廢，不能大書，茲僅賦長句二章，淺淺小言，不足發揚萬一，聊申愚管，以博一粲莞爾。附呈復潘學使一書，並希便時轉致，且乞為道遲滯之故，至幸至幸。《輶軒續錄》盛事千秋，兩浙士流皆當仰鏡。慈銘家經兵火，先世所藏詩文遺集及姻黨友朋篋衍題襟，盡付劫灰，不遺一字（先六世祖、先曾祖、先本生祖皆有詩

集)。比又久客都下，宗親零落，十無一存。已屬敝友陶心雲孝廉轉致平景蓀觀察悉心搜訪，心雲頗采獲不少，當已送學使處，並呈左右矣。慈銘近年久廢吟詠，頃以病後不能看書，偶與士友篇什往還，輯為《病榻小草》一卷，即日刻竣再當寄呈。祇請道安，並賀壽喜。惟鑑不備。”

又，《答潘繹序學使書》（庚寅十二月）一通。越縵贈俞樾、潘衍桐之詩，今未見傳，俞潘二人集中也未有相關文字。

二十七日，生日，觴陸黻廷、王彥威、樊增祥、沈子培、沈子桐等於杏花香雪齋。

《杏花詩》卷辛《庚寅十二月二十七日余生日觴漁筮敦夫介唐弢夫雲門子培子封仲弢於杏花香雪齋張燭至夜分始散作詩紀之》詩。

三十日，書春聯。

《日記》：“是日書春聯五副，福字五方。大門聯云：‘松筠閱世已知老，桃李無言亦自春。’中堂云：‘插架漸侵三徑竹，巡檐常看四時花。’後堂云：‘楊柳濃蔭鄰巷共，杏花晴雪一家春。’”

歲暮，以詩懷徐寶謙、鄧琛、沈寶森。

《杏花詩》卷辛《歲暮病起寓松竹梅懷三老友有序》序云：“懷石門徐亞陶比部寶謙、黃岡鄧獻之農部琛、山陰沈曉湖學博寶森三叟也。三叟年皆七十餘，沉潛冷官，黯然而自守，婁遭人厄，終以天全。雖所趣不同，而秉性無異。又皆嗜吟詠，聚圖史。冬貞之質，春華爛然，霜雪之中和風自知。余年少於三叟，而早衰多病，支頤負曝，穆然有懷，爰賦三詩，以當晤語。嗚呼！人生疾病，則思親戚；既老矣，親戚漸盡，乃思其友。而三叟之老又過於余，尤宜其思之深也。詩不能盡，以物喻之。得余詩者，當曝然而笑矣。”

編年詩：《庚寅首春初暄坐南窗下聞梅花香有作》、《春暖卸衣敝羊裘欣然成詠》、《同年王可莊修撰以錢籀石侍郎八十歲元旦永安湖山中畫梅詩卷屬題取卷中丙午除夕至丁未人日詩依韻和之四首》、《徐健庵尚書憺園圖康熙丁卯新落成時宛陵梅瞿硯清所繪同年黃仲弢編修屬題次卷中潘稼堂詩四首》、《哭女琳三首有序》、《示僧喜》、《閏二月二十五日小庭花甚盛偕家人小飲鸞枝花下作》、《庚寅三日挈僧喜至陶然亭宴客大風不得見西山書示坐客》、《客散後風小止至亭外野眺》、《邵康節先生小像筱邨中丞友廉將奉歸餘姚家祠屬題二首》、《苦雨中聞蟬聲喜賦》、《自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十一日晝夜霖霖都中官廨民房十傾八九自城外至天津汪洋成海作歌紀異》、《庚寅九月奉命監試武闈宿淨業寺作》、《被命借熙尚書白侍郎校張字闈馬射感

賦》、《連夕五鼓出城外赴關口號》、《九月十二日關事畢別西山作》、《校藝竣事歸淨業寺小坐門外別寺僧作》、《病起過爽秋不值答其見贈之作並題其近日詩卷三首》、《雲門以長安令服闕入都有詩見贈奉答二首》、《雲門生日治具奉邀以家宴不至用前韻調之》、《哭潘伯寅尚書四首》、《病甚三首》、《病起柬漱蘭丈敦夫介唐弢夫子培雲門仲弢諸君子三首》、《讀雲門冬初遊翠微山諸詩有懷丙戌初夏靈光寺卧病之作》、《病起酬李侍郎郎汪吏部文樞診脈惠方藥》、《雲門和余病起詩有促歸之語賦此答之》、《王可莊同年殿撰出守潤州賦贈》、《黃再同編修國瑾日餉所畜黑牛乳一器賦此奉謝》、《雪中柬雲門》、《雪中柬子培》、《病起酬黃漱蘭丈銀臺時兼攝中丞》、《病中聞伯義同年祭酒亦病甚近日皆起賦此奉柬》、《吳介唐庶子今秋避危疾甫愈余病大作起後賦贈兼簡敦夫編修》、《題徐筱雲侍郎用儀竹隱圖》、《和雲門雪後望西山寄靈光寺僧之作》、《爽秋雲門各以詩集見示欲余定其優劣爰賦長歌詒兩君》、《病起呈翁叔平尚書師》、《病起柬瞿子玖學士同年並謝病中枉過》、《弢夫生日詒詩壽之》、《臘八日柬雲門》、《聞伯寅尚書出殯日夾道饑民爭進麥餅果茗感賦一律》、《病中喜陸漁笙太史廷黻還京屢承見過晤後賦贈》、《病起簡張子虞編修預有懷廿年前靈鷲之遊》、《告雲門相戒斷詩》、《漁笙見和余詩兩章且訂生日携尊見過賦此辭謝》、《謝漁笙饋蠶脯》、《冬暖》、《炊黍》、《答子培述懷見寄之作》、《雲門以感懷長句見詒即步其韻酬之》、《庚寅東坡生日喜雪時余病起東同人小飲用東坡公在密州立春日病中邀客謂雖不能飲當仗策依几於其間觀諸公醉笑以撥滯悶故事即用其韻二首》、《題張楚寶冶城竹居圖》、《雲門再答余斷戒詩復戲酬一首》、《歲暮病起寓松竹梅懷三老友有序》、《薄薄酒戲反東坡詩》、《庚寅祀竈日病尚未愈聞爆竹聲感賦》、《輓章黼卿光祿》、《輓陳畫卿觀察》、《敦夫補作東坡生日用密州立春日病中邀客詩韻二首見贈賦一律奉酬》、《辛卯立春》、《立春日示僧喜》、《庚寅十二月二十七日余生日觴漁笙敦夫介唐弢夫雲門子培子封仲弢於杏花香雪齋張燭至夜分始散作詩紀之》、《庚寅除夕偕家人小飲微醉再疊春字韻示僧喜》、《題杭堇浦嶺南詩畫冊四絕句》。

編年文：《王弢甫工部秋燈課兒圖記》、《瘞鴨銘》、《復俞蔭甫先生書》、《致吳介唐劄》、《答潘繹岑學使書》、《答張蕪濤制府書》、《楊鶯谷先生七十雙壽序》(佚)、《陸一諤秀才詩文集跋》(佚)、《〈三體陰符經〉拓本跋》(佚)。

是年無詞。

【時事】 張之洞在武昌設立兩湖書院。施補華(1835—)卒。

光緒十七年辛卯 一八九一 六十三歲

正月一日，王仁堪酬以《辛卯元旦和越縵老人吉祥詩韻》。

王仁堪《王蘇州遺書》卷十二《辛卯元旦和越縵老人吉祥詩韻》：“緇塵二十載，前絨好開春。隨喜懸花勝，偷閑署散人。舉觴吳釀美，裁句蜀牋新。除日酬吟債，奚囊未是貧。”

越縵和作《可莊疊前韻賦辛卯元旦詩見示五疊前韻酬之》。王仁堪復作《再疊前韻上越縵先生》：“今年尤矍鑠，杖履一家春。即事足娛老，遊名坐付人。花光迎日麗，山色渡江新。余亦能蠻語，先生善饋貧。”

十二日，樊增祥月下過訪。

《日記》錄《正月十二日雲門過談月下寒甚歸後十五疊前韻東之》詩。

樊增祥《樊山詩集下》卷十六《京輦題襟集下》有《正月十二日夜過越縵堂月下寒甚明日愛師見示一詩十二疊韻奉報》詩。

二十三日，飲樊增祥寓齋，同席有黃體芳、沈曾植、王彥威、黃紹箕等。

《杏花詩》卷壬《正月二十三日飲雲門寓齋讀畫至晚而歸紀以長句十七疊春字韻》。

《樊山詩集》卷十六《京輦題襟集下》有《正月廿三日李愛伯師黃漱蘭丈子培子封止潛子虞韜父仲弢小集寓齋酒竟復縱觀書畫愛師賦詩見惠十九疊韻奉酬》。

二十五日，赴濮子潼之約飲全浙館，坐有黃體芳、黃紹箕、王仁堪、王仁東、樊增祥、張預、沈曾植、沈曾桐。

《日記》：“詣全浙館，赴紫泉之飲，坐有漱翁、仲弢喬梓，可莊、旭莊昆季，雲門，子虞，子培，子封，餽饌豐美。觀壁門所懸鄉先正書畫。金冬心松樹直幅為盧雅雨畫者，氣力雄厚。梁文定公行書絕句直幅，筆勢超秀。餘真贗相半，亦有佳者，皆紫泉經營得之，可謂勤矣。飲至夜，小設燈燭，四廊皆懸花卉畫燈，映帶朱欄，亦成佳觀。談至二更始歸。”是日《日記》有《後二日紫泉招飲槐市斜街浙江舊館十八疊春字韻》。

《樊山詩集》卷十六《京輦題襟集下》有《廿五日止潛招同可莊旭莊仲弢子虞子培子封陪愛師漱丈飲全浙館二十疊韻》。

二十六日，沈曾植等邀觀劇廣東館。

《樊山詩集》卷十六《京輦題襟集下》有《廿六日子虞子脩止潛子培子封招同愛師漱丈過粵東館觀劇廿一疊韻》。

越縵有《翼日紫泉子虞子培子封吳子修慶坻邀飲粵東新館觀察演燈劇十九疊春字韻》，見二十九日日記。

正月，題樊增祥《西山集》。

《樊山詩集》卷十六《京輦題襟集下》(辛卯正月)附越縵《讀雲門西山集題後》：“昔年三宿靈光寺，永晝松濤一枕知。身繞幡風孤塔影，手分澗水萬花枝。時寺中芍藥甚盛，引澗水灌之。樓臺勢附層城迴，鐘鼓聲傳別院遲。絕羨翠微紅葉好，詩中畫到九秋時。”

是月，與沈曾植、樊增祥疊和金危危詩。

越縵有《俗以日直危宿又直建除之危其德在金謂之金危二日祭之獲福去年九月中直此日子培可莊皆祭之各賦詩相嘲今年穀日又直之雲門和兩君韻亦戲效其祭余亦繼作》、《雲門再疊春字韻二首見詒十二十三疊韻酬之兩首》、《雲門談初八日遊白雲觀之勝十四疊前韻》、《正月十日雲門過談月下寒甚歸後十五疊前韻東之》、《再和子培祭金危生日詩疊前韻》、《辛卯元夜家宴十六疊春字韻》、《雲門六疊監字韻祭金危危日詩愈出愈奇三疊前韻答之》、《正月二十三日飲雲門寓齋讀畫至晚而歸紀以長句十七疊春字韻》、《後二日紫泉招飲槐市斜街浙江舊館十八疊春字韻》、《翌日紫泉子虞子培子封吳子修慶坻邀飲粵東新館觀察演燈劇十九疊春字韻》、《又次日雲門偕其夫人過棗花寺閱青松紅杏卷賦詩見詒二十疊春字韻》、《為弢夫新喪第六女二十一疊春字韻》、《辛卯仲春三日文廟監百官行禮畢歸途看曉霞作廿二疊春字韻》、《仲春七日雪後寒甚擁爐東雲門子培漁笙諸君廿三疊春字韻》、《贈雲門小女阿頻二十四疊春字韻》諸詩，皆存《日記》中。

樊增祥《樊山詩集》卷十五《京輦題襟集上》有《世俗遇危星乘危日而日主又恰逢金則相與祀金危危祭法用一羊頭或一鴨夜半潛起散衣垢面而拜取祭品盡食之勿令人見云以祈財時有驗者辛卯穀日家人輩從俗致祭禱之以詩先是去年九月可莊子陪亦於祀日作詩即用其韻》、《愛伯師疊韻禱金危危再和一首》、《越日愛伯師復出一詩語益奇麗三疊前韻奉柬》、《四疊韻禱金危危》、《五疊韻禱金危危》、《六疊韻禱金危危》、《余嘗以雞汁滷龍井茶餉客子培寵以佳什七疊前韻》、《旬月以來金危危詩和者亦衆子培仲弢各疊至十餘首可謂盛矣八疊韻禱之》、《九疊韻禱金危危》、《十疊韻禱金危危》、《金危危詩盛傳都下有笑其貪者十一疊韻解嘲》、《十三疊韻呈愛伯師》等詩，至《二十二疊韻》。

沈曾植《海日樓文集》有《正月初八日直金危危雲門用去年可莊詩韻作詩植和之》、《金危危詩盛傳都下有笑其貪者樊山疊韻解嘲余再和之》、

《雲門和越老金危危詩韻至六疊越老復出兩章漁笙編修亦疊輒復效作》。

黃紹箕《二黃先生詩葺》有《今年正月八日直金危危戲效俗例設祭並紀以詩用去年可莊贈子培詩韻七首》、《越縵丈有祭金危危詩八疊前韻》、《去年九月七日子培祭金危危神未幾而其弟子林鹽大使在粵有攝事之信可莊戲以詩和之今讀越縵丈及雲門前輩詩叙似未詳其緣起因十疊前韻聊證明之他日採本事詩者或有取焉》、《雲門前輩有祭金危危詩九疊前韻》、《今年五月初二日又直金危危一歲兩直向所罕觀廉生丈以未及祭為惜十一疊前韻簡之》、《曆書於日值金危危多注云宜祭祀疑即俗例所自起蓋建除家所謂神在之日凡祭皆宜不必專指祈富言也今用越縵丈立春日詩章推廣祝詞語涉貪癡見者當發大噓也》

陸廷獻《鎮亭山房詩集》有《和雲門金危危詩韻》、《雲門子培賦金危危詩蒐奇競巧余亦繼作》、《今年正月八日直金危危戲效俗例設祭並紀以詩用去年可莊贈子培詩韻七首》。

瞿鴻禨《超覽樓詩稿》有《危星與危日相值納音又屬金為金危危俗以是日為祈財之祭莼客漁笙雲門諸君皆有詩用鹽字韻七疊予亦繼聲》。

正月，作《王守仁燕居授書小像跋》。

吳慶坻《蕉廊陞錄》卷七錄越縵《王守仁燕居授書小像》並作識語云：“王文成公燕居授書小像，幕客蔡少壑畫，文成弟子張子蓋藏。……卷為黃再同前輩藏，光緒己卯得之秀水金爾珍者。卷中明人數跋外，本朝惟嘉慶壬申山陰茅豫觀款二行，最後有李越縵先生長跋，考證既詳，兼之感喟。越縵於金石書畫題跋皆經意為之，多在日記中。沒後日記數十巨冊，若存若亡，不可蹤迹，無人理董，遂至亡佚，可為雷嘆。因錄此跋，以存千百之一云。”

案：彼時吳慶坻尚未見到《越縵堂日記》影印發行，乃有“亡佚”之說。越縵跋文曰：“吾友貴筑黃再同編修以此卷見示，整襟再拜。……此卷實於吾浙學派所系至重。再同以重價得之京師，而余鄉里末學，限於貲力，不能購以還之越祠。展卷摩挲，能無嘆息！然公之教澤遠被天南，黔土謳思轉有過於越人者，此卷既得所主，又以永貴陽之思，知公之靈爽在天，亦當忻然以笑也。謹為跋，而歸之編修。光緒十有七年正月，會稽李慈銘識。”

黃國瑾，字再同，貴州貴筑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授編修。精金石學。所著有《訓真書屋詩文存》。越縵次月二十六日即聞再同卒訊，《日記》：“聞再同以二十四日病殤武昌，盛年玉折，可哀也。”

二月初一日，爲樊增祥題畫。

《日記》：“爲雲門題金壽門紅白梅花長卷，得五古二十韻，不存稿。又爲跋《揖石圖卷》一通。”

案：詩、跋皆未見傳。

花朝日，招陳彝、黃體芳、王仁堪、王仁東、沈曾植、沈曾桐、王頌蔚、張預、徐定超、陸黼廷、黃紹箕飲浙館紫藤精舍。

樊增祥《樊山詩集》卷十六《京輦題襟集下》有《辛卯花朝日適值春分愛伯師招同陳六舟黃漱蘭丈兩中丞可莊旭莊子培子封爽秋芾卿子虞班侯漁笙仲弢夢華集浙館紫藤精舍愛師賦詩贈行二十八疊韻奉酬前二首紀是日遊宴後二首則出都叙別之作云爾》詩。

陸黼廷《雲門以二月廿一日出都先一夕聚越縵堂見示和蕪老槐市宴集詩再次奉別》(附見《樊山詩集》卷十六《京輦題襟集下》)：“今朝真是別離長，入夜猶留一刻春。琴底尚流絃外響，扇頭應記畫中人。時蕪老畫團扇爲贈。燕臺風雨關情舊，秦地山川入望新。贏得長安詩滿匣，此行無慮壓裝貧。”

三月初一日，王繼香以《白華絳柎閣詩集》樣本見示。

《日記》：“子獻自里中來，以新刻余《白華絳柎閣詩集》樣本見示，凡十卷，每葉二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字畫甚精，款式皆雅，共十萬言。子獻獨任其力，上虞連擷香爲選杭州佳手刻之，甚可感也。”

案：今見光緒十六年《白華絳柎閣詩集》刻本版式行款與越縵描述同，扉頁有篆體詩集名，署“弟子王繼香謹署”，又有“每部紋銀貳兩”。

十二日，撰朱文炳詞序。

《日記》：“爲朱虎臣所作詞作小序，還之。”

案：越縵序文今未見傳，朱炳文之詞集亦未見諸著錄。朱，越縵門人，見光緒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譜。

十七日，撰徐芸渠壽詩。

《日記》：“爲徐芸渠京卿撰書八十壽詩七律一章。”

案：該詩例不存稿，未見。

五月二十日，告病開缺。

《日記》：“是日決計去官。移牒本道，告病開缺。居得言之地，值禁謗之時，上下一心，以言爲諱。權臣擅政，宦豎竊權，官以賄成，事由中制。疆臣跋扈，醜夷眈視，而酣飲漏舟，熟眠厝火。蕪湖、丹陽、黃州、寧國、九江等處夷教肆害，鉅案迭起，督撫媚夷，殺戮妄行，民人憤怒，勢極必變。而當軸宵人，煬竈固位，忌嫉益甚，惟恐言者或發其覆，脅制朝廷，

鈐押百司。沖聖柔仁，恭默不事。余入臺將一載矣，小者不屑言，大者不敢言，寒蟬瘖啞，仗馬趨蹌，趨起具僚之中，奔走簿書之末，俛首閉目，天下其謂我何！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七十老翁，龍鍾衰病，既無所求，將欲何為！惟有潔身而去，不尸厥職已耳。聖賢有作，知我此心。”

國家圖書館藏《越縵堂書劄》收《奏為瀝陳病狀懇恩開缺恭摺》：“仰祈聖鑑事：竊臣年垂六十，氣體素弱，自□□詞林二十一年，蒙恩擢至今職。雖時感霜霧之疾，勉自支撐，不敢一日請假。突於本月中旬，忽患咯血，連延三日，吐至數升。委荼之作，百病交作，正思請假調理，十八日恭讀邸鈔，祇奏上諭於本月二十六日考試翰詹。伏念臣自通籍以來，未曾遇此鉅典。雖蒲柳之質，向不如人，而葵藿之忱，彌殷向日，尚思披擔踐朽，勉答其成。乃數日以來，多方調理，而血疾時作，氣弱更甚，始則終夜不寐，繼則坐臥不安，漸至行動需人扶掖。既不敢以病軀戀棧，尤不敢以非材濫竽，惟有瀝陳病狀於聖主之前，伏乞天恩準予開缺調理。庶幾枯株蔭栢，仍叨雨露之恩；寒谷回春，終藉旃幃之德。倘蒙聖主福庇，病體稍蘇，即當泥足宮門，叩求補試。所有微臣因病懇請開缺下情謹繕摺呈陳。伏乞皇上聖鑑。謹拜。”

案：劄中有“自□□詞林二十一年”，計越縵自同治庚午中舉此，恰二十一年。又，五月十二日，簡放學政，越縵未得其列，次日至關帝廟求籤詩問差事，得云“與君宿昔結成冤，今日相逢那得緣。好把經文多諷誦，祈求戶內保嬋娟”。故將此折繫於此。其告病開缺並未得允，稍後八月，得順天鄉試內監試，則又欣欣然。

六月二十八日，沈曾植來訪，言《唐律疏議》前薛允升序乃其代作。

《日記》：“子培來，久談，至晚去。子培言《唐律疏議》薛序其所代作，沈序則徐乃秋侍御兆豐作也。”

案：《唐律疏議》潘祖蔭據宋本刊刻，有薛允升《唐明律合編例言》。又，沈家本《寄移文存》卷六也有《重刻唐律疏議序》。

七月二十七日，撰黃體芳六十壽序。

《日記》：“下午力疾撰湫老壽序訖，凡千數百言。……命僧喜錄稿訖，即作書致仲弢。”

案：該壽序今未見傳。越縵有《壽黃湫蘭侍郎六十暨賢儷陶夫人四十》二首，存是年九月二十六日《日記》。

四月至七月，得友朋贈書十種。

《日記》四月十九日：“錢唐吳縣令志道來，其銜帖自署曰‘分發廣東知



縣’，以其尊人廣東潮州太守均所著《潮乘備采錄》、《東江借著錄》兩冊見諭。”

五月初二日：“周生紳之……又以新刻昆明林紹清文伯所撰《合數述》兩卷見諭。”

六月二十日：“再得文宿書，仍送書物，又以滌樓師所著《四書體味錄》殘稿一冊見諭，受之，並《壽州志》及茶一銖。”宗能徵，字文宿，宗稷辰子。

二十八日：“沈子敦以所刻《唐律疏議》兩帙及潘霽惠如中丞所刻陶臯鄉侍郎《紅豆樹館書畫記》一帙見諭。”

沈垚，字子敦。浙江吳興人，道光十四年優貢生。精輿地學，著有《落颿樓文鈔》。

七月一日：“得王芾卿書，饋洞庭碧螺春茗兩瓶並其從叔祖井叔秀才嘉祿《嗣雅堂遺詩》一冊。”

初四日：“得鄧獻之六月十日黃州書，並寄來新刻詩集三冊。”

鄧琛《荻訓堂詩鈔》李慈銘跋云：“通閱已刻初集及續集，流麗之外，別露清華，平易之中，時含飛動。雖取法東坡，而亦與東川為近。盅襟朗裒，高視等夷，猥示虛衷，辱承商榷。略以瞥見，貢其芻言。傳不在多，篇不取博，惟其簡貴，乃為老成，儻再刪去凡近，益務謹嚴，清而愈醇，真而彌摯，自當才人捧足，古宿俛眉矣。會稽李慈銘尊客。”

鄧琛，字獻之。湖北黃岡人。道光二十三年舉人，官刑部郎中。著有《荻訓堂詩鈔》。

二十日：“得平景蓀是月五日越中書，並寄來所刻朱海門太守《寶善堂集奏疏》。”

二十七日：“蔡癩客來，以所著《經窺》十二卷見諭。”

蔡啟盛，字癩客。俞樾高足，浙江諸暨人。

八月初六日，奉命順天鄉試內場監試。

《日記》：“被旨派順天鄉試內場監試官……午初料檢行李畢，入闈。車馬擁闕，幾不能行。監試者滿漢十人，惟文侍卿郁已到，居至公堂東屋，余居至公堂西屋。”

案：正考官許庚身、廖壽恒，副考官霍穆歡、徐樹銘。十八日出闈。

九月初八日，周福清贈《續刻皇朝謚法考》。

《日記》：“周介夫來，以王幼遐《續刻皇朝謚法考》一冊見贈。”

十二日，知族侄珊園中進士。

《日記》：“知珊園侄中一百二十五名，此甚可喜。吾家衰落，得此稍振。

自六世祖天山府君至今已七世登科矣。珊園名湘，小圃之第二子，年甫二十五歲。小圃今科亦充河南監試官。”

十月十六日，批閱問津書院課卷。

《日記》：“評閱三月學海堂諸生課卷訖。《經禮爲周禮曲禮爲儀禮解》、《旗旂考》、《馬融蔡邕論》、《大富貴亦壽考賦以二十四考中書令爲韻》、《曲水湔裙三月三賦以湔裙撲蝶水之涯爲韻》、《丁沽春柳詩用王漁洋秋柳詩韻》、《擬宋元憲景文兄弟落花詩》。生三十七人，取內課李鳳池、張大仕、張昌言、費登太、楊鳳藻五名，張煦林《旗旂考》訓詁名通，卓然可傳。”十七日：“評改學海堂諸童卷，爲李奎光改《曲水湔裙三月三賦》凡二百餘字，此賦便可入選。”

十九日，潘祖年贈《秦輶日記》、《瀋陽紀程》，催作潘祖蔭墓志銘。

《日記》：“潘仲午祖年來，以新刻伯寅尚書《秦輶日記》、《瀋陽紀程》兩書見詒，以催余爲撰墓志也。”

潘祖年，字仲午。江蘇吳縣人。以兄祖蔭官刑部雲南司郎中。著有《拙速詩存》，編《潘文勤公年譜》。

二十九日，王詠霓以《書序考異》、《書序答問》索序，婉辭之。

《日記》：“子裳以所著《書序考異》、《書序答問》二書索序。……作書致子裳，還所著《書序考異》等兩冊、詩兩冊、詞一冊，且告之曰：‘尊著證左縱橫，其辭甚辯，足以獨樹一幟，然鄙意拘墟，實未敢信爲然也。’”

十二月初三，撰《王文恪畫像記》。

《日記》：“撰《王文恪畫像記》成，即書於卷後，別存稿。”

清宣統刻本《太原洞庭王氏家譜》卷二十三《王文恪畫像記》（李慈銘）：“右震澤王文恪公畫像五，後有自書贊及辭免閣臣等十疏，公之十世孫惕甫先生合而裝之。……此卷後由嘉興金氏入霍邱裴氏，今裴氏以歸公裔芾卿同年，此固公之靈爽實式憑之，而裴之風誼亦可紀也。先儒謂子孫不寶祖宗之彝訓而寶先世之畫像，以爲不揣其本，然僂然如見，非像曷著？以公之心，畫宜尚有神物護持，況重以自少至老，須眉儼然，神容如生。芾卿之子孫世世寶而藏之，較之兕觥歸趙更當珍重矣。光緒十有七年歲在重光單闕季冬之月，後學會稽李慈銘謹跋。”

案：此文爲好友王頌蔚作。王鏊（1450—1524），字濟之，號守谿，學者稱震澤先生，江蘇吳縣人，頌蔚先祖。著有《王文恪公文集》。

初五日，轉掌山西道。

《日記》：“署中知會，余轉掌山西道。”

初八日，樊增祥有詩寄懷。

《樊山詩集》之《涿水集》(辛卯)有《臘八日寄懷愛伯師都門即用去年是日唱和韻》：“花瓷對淪綠昌明，屐齒難忘隔歲聲。藥裏拋來箋《素問》，梅花發後譜紅情。關中自望青牛氣，闕下人知白虎生。依舊雪窗齋粥罷，不教蠻榼遞新晴。”

十四日，引見於勤政殿。

《日記》：“黎明入西苑，偕同官十六人詣勤政殿引見。”

二十一日，增注《縉紳錄》。

《日記》：“夜增注今春《縉紳錄》中內外官遷除一過。士夫以不談官簿為高雅，然既仕矣，豈得並此不知？況官於中朝，尤宜留意。余自辛未再入都以後，必蓄是錄，置之案頭，遇有遷改革除，輒增注之，至所注滿行，則更買新者，率三年一易，皆繩頭小字，已積十餘冊，嘗謂此是官簿之學，足為它日史料，後人能保守之，將有重金購之者。”

案：越縵增注《縉紳錄》，今未見傳。

二十六日，詣朱福詵，以沈曾植、曾桐、王頌蔚、王仁東、王彥威、黃體芳、徐定超釀筵為壽。

《日記》：“午後詣桂卿家，以是日桂卿偕子培、子封、芾卿、旭莊、弢夫、班侯諸君釀筵為余壽也，坐有漱翁，飲至夜歸。”

王仁東，字旭莊，號完巢。福建閩縣人。光緒二年舉人，官蘇州糧道。所著有《完巢賸稿》。

王繼香贈壽聯。

《日記》：“得子獻書，以余明日生日，集句篆書楹聯為壽，云：‘名高北斗星辰上，春在先生杖履中。’”

二十九日，書春聯。

《日記》：“大門云：‘豈有文章驚海內，略無塵土到花陰。夏英公句。’中堂云：‘可傳家業惟書卷，漸喜吾廬入畫圖’，內堂云：‘花近庭階春晝永，樹當簾幙夏陰多’。”

是年，梁鼎芬有懷詩。

《節庵先生遺詩》卷三《李侍御補官三年未有所言夜涼不寐奉懷一首》：“天街驄馬競遊嬉，六十頭顱負此奇。咋舌吞聲誰不愧，剖心見血可無時。舊廬飄蕩輪歸計，浮世升浮付小詩。琴上星殘教一哭(自注：謂鐵香)，應從滄海念王尼。”

案：“補官三年”，當是指越縵補御史，越縵於光緒十五年補此官，至今已三年，姑繫於此。

編年詩：《辛卯元日三疊立春日韻》、《可莊疊前韻賦辛卯元旦詩見示五疊前韻酬之》、《雲門再用前韻和可莊元旦詩六疊韻詒兩君即以志別》、《漁笙太史人日携尊枉過疊前韻爲謝》、《雲門再疊前韻見詒八疊前韻酬之》、《敦夫欲聘小星漁笙雲門各以詩促之且爲代制贈姬人及姬人答詩九疊前韻申兩君之意》、《俗以日直危宿又直建除之危其德在金謂之金危二日祭之獲福去年九月中直此日子培可莊皆祭之各賦詩相嘲今年穀日又直之雲門和兩君韻亦戲效其祭余亦繼作》、《雲門再疊春字韻二首見詒十二十三疊韻酬之兩首》、《雲門談初八日遊白雲觀之勝十四疊前韻》、《正月十日雲門過談月下寒甚歸後十五疊前韻柬之》、《再和子培祭金危生日詩疊前韻》、《辛卯元夜家宴十六疊春字韻》、《雲門六疊監字韻祭金危危日詩愈出愈奇三疊前韻答之》、《黃再同以南康蔡少壑世新所繪陽明先生深衣燕居小像屬題言勒之貴州龍岡書院祠壁爲繫長跋並題詩四首即送其奉諱還黔》、《正月二十三日飲雲門寓齋讀畫至晚而歸紀以長句十七疊春字韻》、《後二日紫泉招飲槐市斜街浙江舊館十八疊春字韻》、《翌日紫泉子虞子培子封吳子修慶坻邀飲粵東新館觀察演燈劇十九疊春字韻》、《又次日雲門偕其夫人過棗花寺閱青松紅杏卷賦詩見詒二十疊春字韻》、《慰叟夫新喪第六女二十一疊春字韻》、《辛卯仲春三日文廟監百官行禮畢歸途看曉霞作廿二疊春字韻》、《仲春七日雪後寒甚擁爐東雲門子培漁笙諸君廿三疊春字韻》、《贈雲門小女阿頻二十四疊春字韻》、《題錢松壺仿唐六如本輞川圖卷是雲門令長安時其配祝宜人購以壽雲門生日者雲門屬題二首》、《辛卯春分適直花朝置酒槐市斜街浙館紫藤精舍邀陳六舟中丞黃漱蘭侍郎陸漁笙馮夢花張子虞楊莘伯吳子修沈子封黃仲弢七翰林袁爽秋王芾卿徐班侯三戶部濮紫泉兵部沈子培刑部王旭莊舍人集飲並餞王可莊修撰出守鎮江樊雲門庶常補官陝右是日大風疊春字韻四首》、《二月十五夜漁笙邀夜飲酒家歸而感疾次日戲簡漁笙二十九疊前韻》、《二月二十夜漁笙敦夫同過杏花香雪齋邀雲門話別至四更始散三十疊春字韻紀之》、《次日紫泉携酒榼邀余偕漁笙敦夫挈僧喜至城外天寧寺留雲門小餞集於塔射山日旰而別賦詩二首》、《題黃鶴山樵夏目山居圖四絕句》、《題趙松雪颯波亭圖二首》、《春晝睡起行花下作》、《酷暑中種竹栽紫薇成三絕句》、《夏日雨後晚興偶得二十字》、《書雙松雁來紅扇面贈漱蘭侍郎》、《大暑奉命稽查公事畢由東直門外沿朝陽門至東便門一路水光樹色悠然有會即事成詠》、《酬許仙坪河帥寄贈所撰河防局條規和其去年工次唱和詩韻》、《爲子培扇頭繪老杜白沙翠竹江邨暮二句詩意賸之以詩》、《再寄仙坪河帥用前韻》、《觀音院》、《畫雙松雁來紅扇面贈漱蘭侍郎》、《五更入紫禁城有事太廟口號》、《辛卯九月二十二日集郡士大夫十五人釋菜越中先賢祠憶去年

八月集者十八人今章黼卿光祿桑叔雅太守及潘陸兩庶常皆已逝傅子尊郎中改外郡孫檢討憂歸陳舍人里居而張朗齋尚書昔年與余力營創築者又新薨於山東節署酒間相對慨然作此詠諸君》、《爲文式周侍御以紫筆畫雁來紅兩株並題一絕》、《鄉祠秋祭分豬體一胎羊體兩腴以賦家人各持刀切肉喧笑竟夜以詩紀之》、《雨中東子培病起》、《壽黃漱蘭侍郎六十暨賢儷陶夫人四十二首》、《秋盡日暮出門眺望偶然成詠十二韻》、《立冬前夕菊花盛開偕家人夜飲朱霞精舍試魚花火羹有作》、《紀夢三首》、《重感》、《十月二十五日引見戶科給事中以注病假不與賦詩自嘲》、《憶昔》、《感事》、《寒夜夢歸故山二首》、《遣山題倦繡圖云可憐憔悴田家女促織聲中對曉燈題曉行圖云羨殺田家老翁嫗瓦盆濁酒火鑪頭戲反其意二首》、《張樵野副都蔭桓以昔年奉使英法兩國日便道還粵東倪豹岑中丞文尉餞之撫署運甓齋所繪話別屬題二首》、《徐壽衡侍郎今年主京兆試以余奉命監視外簾用聚奎堂壁間王衷白詩韻見懷依韻奉和二首》、《爲雲門題金壽門紅白梅花圖卷得五古二十韻》。

編年文：《蔡千禾恒園勘書圖序》、《白華絳柎閣詩集自序》、《王守仁燕居授書小像跋》、《揖石圖卷跋》(佚)、《朱文炳詞序》(佚)、《黃體芳七十壽序》(佚)、《王文恪畫像記》、《復王益吾祭酒書·辱示經解續編目錄編》、《致王弢甫書·頃得老弟復書》、《奏爲瀝陳病狀懇恩開缺恭摺》。

編年詞：《小重山令·峭寒雨止落花如雪餘霞澹映小窗轉明念明日寒食矣賦此寄感》、《高陽臺·辛卯清明後三日微陰綺畫小園花事初濃傍晚倚闌淺吟薄醉爲賦此解悵觸彌深矣》。

【時事】 春，康有爲在廣州開設萬木草堂講學所，八月《新學僞經考》刊行。

郭嵩燾(1818—)卒。

光緒十八年壬辰 一八九二 六十四歲

正月初一日，太和殿朝賀，越縵司監禮。

《日記》：“辰刻進太和門，梁柱粗立，營構未半，露立楹間，衣上雪積至五寸餘。巳初一刻，上始御殿，余立西班品級山監禮，天樂三終，朝班始退。顧視群公，貂裘皆玉色矣。”

《杏花詩》卷壬收《壬辰元日太和殿朝賀監禮喜雪成詠》。

二十六日，撰潘祖蔭墓志銘。

《日記》：“夜撰潘文勤銘辭。余與文勤始合終睽，然其始也，雖蹤迹時

繫，亦相視落落，不甚以余爲然；其終也，往還幾絕，或竟歲不相聞，而意中時有此人，蓋余不能忘勢，文勤亦不能無望也。今以此文報之，余事畢矣。”

王闓運《湘綺樓日記》是年五月初二日：“看李老友撰潘伯寅墓志，雖不得體，亦尚不俗。”

案：是文不存於越縵文集，國家圖書館藏有其碑帖，題名《皇清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頭品頂戴工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府尹南書房翰林贈太子太傅潘文勤公墓誌銘》。另有一冊行世，近年拍賣會上見之，鈐印：“越縵老人”、“子孫寶之”、“慈銘印信長壽”、“大本珍藏”、“道光庚戌秀才咸豐庚申明經同治庚午舉人光緒庚辰進士”。又見《碑傳集補》卷四《潘文勤公墓志銘》。

是年初春，許增以書詢《憶雲詞》，越縵轉詢王鵬運。

《南宋四名臣詞集》卷首，越縵致王鵬運書曰：“杭人許益齋增深於詞學，近擬校刻浙西後六家詞，中有項蓮生《憶雲詞》，有甲乙而無丙丁，益齋春初寄書相詢。弟蓄詩詞甚少，尊藏有傳本否？如可，借鈔以寄益齋。其人老矣，好事彌甚。倘有先莊簡公集，更能假一閱，感幸尤多，餘容晤談。即請箸安。不宣。愚弟慈頓首。閏月十一日。”

王鵬運，字幼遐，號半塘老人。廣西桂林人。同治舉人。工詞，著有《半塘定稿》等。輯有《四印齋所刻詞》。見況周頤《禮科掌印給事中王鵬運傳》。

二月十七日，得家書，族弟品芳、楚材俱卒。

《日記》：“得四弟婦正月二十三日書，告品芳弟於除夕前一日病故，楚材弟於元旦繼逝，聞之慘絕，淚落沾襟。族姓凋零，弟兄垂盡。”

十八日，王繼香贈詩集，越縵復自刻五十部。後二日，得陸心源、桂坵贈書。

《日記》：“子獻來，以新校刻余詩初集一部見詒。”九月十三日：“又以銀六兩托子獻以刷印所刻余詩初集五十部。”

二十日：“歸安陸澂齋觀察以所輯《千巖亭古磚圖釋》二十卷見詒，其子孝廉樹藩附來。前日仁和許益齋增寄來所刻《唐文粹》一部，合宋刻殘本三四本校之，又附刻郭頻伽《文粹補遺》二十六卷，託其同邑丁孝廉立誠附至。……許仙屏河帥寄贈所選《明文》、《國朝文才調集》各一部，皆時文也。”

案：越縵手批《唐文粹》今藏上海圖書館。

二十三日：“南海桂孝廉坵來，字南屏，浩亭縣令之次子也。去年新舉於

鄉，以行卷及其尊人所著《禹貢川澤考》並蕉扇一柄見詒。”

桂坵，廣東南海人，桂文燦子。光緒二十年進士，後任廣東通志館總纂，著有《晉磚宋瓦實類稿》、《說文簡易釋例》等。

二十五日，曾樸來執弟子禮。

《日記》：“常熟曾孝廉樸來見，君表同年之子也，贊儀二十金，卻之。樸字孟樸，年二十一，去秋舉於鄉，以對策得雋，行卷刻其第二道問元史輿地，所對甚可觀。曾氏自其高祖濟以進士宰縣，至樸五世登科矣。”

曾之撰《越縵堂駢體文叙例》云：“壬辰，兒子樸赴春官試，令執贊受業於門。越縵固屬弢甫從《日記》中錄出駢文稿兩冊，畀樸寄示，余受而藏之。”

曾樸，字孟樸，號銘珊，筆名東亞病夫。江蘇常熟人。光緒十六年舉人，十八年捐內閣中書。所著有《孽海花》，其中李治民之原型即越縵。曾校訂《越縵堂駢體文》。曾樸去年秋試時履歷受業師欄填李慈銘。

三月初七日，御史臺推薦巡視北城。

《日記》：“聞臺中推署巡視北城，……臺中知雜，最號繁要，北城奸猾所聚，尤為難治，余老矣，何苦代人息眉，明當入署辭之。”次日入署，辭之不允，十一日乃入城辦事：“午入城，詣北城察院上事，晤滿巡城訥侍御，共識十一案、笞一人、羈一人，晡後畢事。”

四月十二日，邀蔡元培等人飲廣和居。

《日記》：“夜邀游、蔡兩進士、鮑士僦、婁儷生、張詩卿、侄詢等飲廣和居，命僧喜往陪。”

蔡元培《自寫年譜》：“四月到北京，補復試，曾訪李慈銘先生。”

六月二十七日，訪翁同龢。

《翁文恭日記》：“李蕤客來。”

八月七日，致書王繼香。

國家圖書館藏《越縵堂書劄詩翰》致子獻書云：“兄病稍可支持，恐難復元。頃聞壽陽祁尚書捐館，尚書長於我四年耳，老年風燭，何可恃也。奉去青豆一盤，越茗一瓶，希笑存。即請子獻姻世老弟太史著安。小兄慈銘頓首。八月七日。”

“壽陽祁尚書”指祁世長。世長字子禾，念慈，號敏齋。山西壽陽人，祁雋藻之子，官至工部尚書。著有《思復堂集》。

八月二十五日，訪翁同龢。

《翁文恭日記》：“李蕤客來。”

九月初一日，詣安徽館赴王修植宴，途中墜車，傷右股及脛。

《日記》：“詣安徽館赴王畹生編修修植觀樂之宴，甫至門下車，人騎擁闕，余穿騎中行，馬忽蹉躑躅，余墜車轍中，傷右股及脛，強起整衣入，小坐觀劇，一終即歸。”

王修植，字苑生，號儼庵。浙江定海人。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中進士，官編修。後調任直隸省道員，創辦水師學堂。著有《行軍工程測繪》。

初三日，贈沈曾植、鮑臨、黃紹箕《周易小義》、《周易二間記》。

《日記》：“作書致子培、致敦夫、致仲弢，贈以茹氏《周易小義》、《周易二間記》各一冊。”

黃紹箕，字仲輻、仲弢，號鮮庵。浙江瑞安人。光緒六年進士。官侍講、湖北提學使。

初八日，王鵬運贈《天籟詞》。越縵還其南宋名臣詞。

《日記》：“得王幼遐鵬運書，以新刻元人白太素樸《天籟詞》為贈，即復謝。以命僧喜所錄先莊簡公詞並幼遐所錄李忠定、趙忠簡、胡忠簡三家詞還之。”

《南宋四名臣詞》卷首越縵致王鵬運劄：“手示敬悉。承惠新刻白蘭谷《天籟集》，平生未見書也。謝謝。《四名臣詞》、先莊簡公詞，小兒早已錄出，因尚有誤字，再校兩過，重命繕錄，頃尚有兩闕未竟，容午後並原冊送上。拙序亦當於明早奉繳耳。兄孜孜文獻，此舉尤足廉頑立懦，非僅聲音感人。哀病久稽，無任惶恐。弟自痰厥後，久未復元。前日有鄉人強邀皖館樂宴，下車時馬驚，被蹶傷脛，幸無大礙。復請箸安。弟慈銘頓首。重九前二日。”

十月初八日，黃家麟乞撰其父墓志銘。後二日，請序《周易貫注》

《日記》：“大興人黃伯昭家麟來謁，以其父河南候補道振河行狀持鄉人傅蓮舟書乞為墓志。”

初十日《日記》：“黃伯昭來，以其尊人所著《周易貫注》乞序。”

案：黃振河墓志、《周易貫注》序未知作否。黃振河，字海樓。直隸大興人。舉人，由知縣歷官河南候補道。著有《勵齋詩草》、《周易貫注》，越縵堂有鈔本。

十一月初七日，作書致吳慶坻，為資助鄉人吳傑裔孫事。

《日記》：“作書致吳子修，為吳梅梁侍郎家贍養孤嫠事也。子修大父仲雲制府與侍郎甲戌同年交契，子修聞越之同鄉率資事，言尚有甲戌世誼數家可以告助，故今日從介唐取率錢月摺付之。”



浙江圖書館藏《名流手劄》，題“凡四十一通，存二十六通，庚申初夏慶坻識”。其中越縵致吳慶坻五通，其第四通云：“弟自前月廿六日奉派入關監試，初三日早始出關。本患傷風，重以久嗽咯血，近日甚憊，不能見客。前月爽秋、仲弢兩君來，亦未能見也。敝同邑梅梁侍郎身後蕭零，其孫於今年五月病殤，有一婦兩子居口草園文帝廟，飢寒可念。茲將同鄉奉助月摺送上，伏希酌奪。有樂善肯助者即書摺上，無任感希。餘容晤談。不盡一一。敬請子修仁兄世大人開安。弟慈銘頓首。十一月七日。”（箋紙上書嘉禾畫壬辰元日稷山製。）

第五通云：“前送上梅梁先生家月摺，想已承高風勸奏。仁問所及，足振孤寒。雖越中同鄉向以每月之望按摺收捐，今已將踰旬，此係介唐學士處丁卯長班效力，已來取過數次，希先付為幸。拙作《四君詠》，舍侄過錄甚遲，茲將稿本一冊呈上，中多塗乙，本不示人也。敬請子修仁兄世大人著安。弟慈銘頓首。十一月廿二日。”

《日記》十一月二十二日：“作書致吳子修，取梅梁侍郎家率錢月摺。”

案：吳傑，字梅梁。浙江會稽人。嘉慶十九年進士，官至御史。配袁氏，無子，嗣子慶燾，不為所喜，被逐，有孫繼勳。吳傑卒於京師，繼勳遂無所依，偕母居野廟中，會稽京官如越縵、吳講等集資贍之。吳慶坻祖父吳振械與吳傑有同年之誼，聞梅梁侍郎之孫流落京師，慨然資之。

十日，王鵬運催序《宋四名臣詞》，並以詞集名相商。

《日記》：“得王幼遐侍讀書，以所刻《宋四名臣詞》樣本一冊見示，並催余序文。”

《南宋四名臣詞》卷首越縵致王鵬運劄：“幼霞仁兄同年大人閣下：久苦俗冗，兼年老多病，未克相晤，甚念。前承雅屬為宋四賢詞序，於風雅中激揚名教，甚盛事也，錄錄久未下筆，然稍暇必為之。頃辱手教，欲改為《炎興三賢詞》，以趙、李、胡三公同朝合為一集，知人論世，亦足令讀者興感。然鄙意‘炎興’二字究犯蜀漢年號，況高宗之中興，實不足言。以今日而目以‘炎興’，亦似未妥。先莊簡公諱光，與忠定同朝至好，與趙忠簡同年，後與胡忠簡同在海外，往還甚密。集無刻本，弟於《四庫書》鈔得之，是從《永樂大典》掇拾而成，弟久擬付刊，以無善本可校，脫誤甚多。集中附詞十三闕，雖苦太少，然與三公真一家眷屬也。若並而刻之，名為《南宋四名臣詞》，似較穩妥，未知尊意以為何如？”

《南宋四名臣詞》卷首，越縵致王鵬運手劄：“幼遐仁兄同年侍讀閣下：頃奉手教，並校刻《四名臣詞》樣本一冊敬悉。先莊簡詞當即命小兒謹取原本再校一過，並拙序明日奉上。……十一月十日。”

十二日，《南宋四名臣詞序》繳奉王鵬運。

《南宋四名臣詞》卷首，越縵致王鵬運手劄云：“委撰《南宋四名臣詞序》，比日小極，兼以校訂《宋史·藝文志》，紛紜數日。今日大風掩關，匆匆撰成，即命小兒錄奉，伏希察正。……十一月十二日三鼓作。”

二十二日，孫寶琦贈書，并請撰其父墓志銘。

《日記》：“孫慕韓來，乞撰其尊人子授侍郎神道碑，以上海石印《西清古鑑》、碧筠草堂本《笠澤叢書》、王逸樞祭酒新刻《南菁書院叢書》共八集四十一種、石印黃石齋先生墨迹兩種及龍井茗、密漬桃、吐鐵、醴卵為潤筆之需。”

案：孫詒經有墓志二種，一為魯燮光作，一為譚廷獻作，未見越縵為孫詒經作墓志。

十二月初七日，以書贈朱福詵。

《日記》：“作書致桂卿，贈以《南宋四名臣詞》、《賀東山詞》各一冊。”

十七日，孫同康贈以所著《師鄭堂集》。

《日記》：“昭文孫秀才同康來謁，以所著《師鄭堂集》為贄。”

孫同康，原名雄，字師鄭。江蘇昭文人。光緒二十年進士，官學部主事，工詩文，並治考據。所著有《師鄭堂集》、《眉韻樓詩話》、《舊京文存》等。見俞壽滄《常熟孫吏部傳》。曾輯錄《杏花香雪齋詩》。越縵序其《師鄭堂駢體文存》。

《師鄭堂駢文》卷端題有“會稽李慈銘先生鑑定”，卷首《駢文例言五則》：“一、是編皆壬辰、癸巳兩年客居直隸及都下時所撰為多，前在家鄉時舊作祇附存一二。癸巳年冬留京，居翁叔平師邸第，與李慈銘師時相過從。越縵師索觀駢文，因檢行篋，錄此數篇以應。師為之點定，推為正宗，嗜痂之癖，不免阿好。……”今上海圖書館藏光緒二十一年刻《師鄭堂駢體文存》，收文十六篇，每篇皆有圈點，越縵撰《師鄭堂駢文贈言》。

十八日，擬《請舉行臨雍以光大典疏》、《請嚴核保舉以杜倖門而清流品疏》。

《日記》：“夜草《請舉行臨雍以光大典疏》、《請嚴核保舉以杜倖門而清流品疏》。《臨雍疏》附一片請勤聖學，《保舉疏》附三片，一請停止廢員開復，一劾前任山東運河道鐸洛崙、前任安徽蕪關道雙福、前任四川東道丁士彬、前直隸候補道楊鴻典等四人，復用一劾現任順天府府尹孫楫。”二十二日：“黎明晤爽日出時旨下，余兩疏一交議，一允行。”

《翁文恭日記》二十二日：“即退李慈銘封事二件。”

《清史稿》卷四八六李慈銘傳：“時朝政日非，慈銘遇事建言，請臨雍，請整頓臺綱。大臣則糾孫毓汶、孫楫，疆臣則糾德馨、沈秉成、裕寬，數上疏，均不報。”

《申報》十二月二十日：“奉上諭：御史李慈銘奏滿員保送御史，可否仿照漢員之例，先儘進士、舉人，次及廩生、筆帖式，一體保送考試，俟補御史二年以後，概予截取等語，著吏部奏議。欽此。”

《東華續錄》光緒十八年十二月乙亥：“李慈銘奏：治國之要，惟賞與罰，馭臣八柄，二者為先，罰固不可稍踰，賞亦豈可或濫。臣溯康熙、乾隆兩朝，享國久長，慶典武功，縷指難盡。其時內外臣工，雖屢逢恩詔，論功行賞，而班序秩然，未有越等者。今則外官之道員多至二品，其封皆至一品矣。知府同知，多加三品，其封皆至二品矣。牧令大半四品，簿尉大半五六品，其封率至三四品矣。甚至一捐班之丞倅，或夤緣出洋，或挂名海運，一保兩保，已道員而紅頂矣。此猶言在外者也。內而翰林之編檢，預名一典禮之末，即加侍講銜，其優者加花翎，有京察者保簡放後加二品銜，且驟然而冠珊瑚頂，以七品而換二品矣。六部之主事，得一小事之議敘，即加四品銜，其優者加花翎或三品矣。夫宵人竊位，則志士傷心；倅者冒功，則勞臣奪氣。爵賞者，人君之所以進退賢愚，人臣之所以奔走吏士。得之太易，則人不知恩；與之太驟，則士無由勸。遂至尊卑不別，等級不明，長僞士之浮器，惑小民之視聽，甚非所以尊朝廷、清流品也。蓋倅門不塞，則士習無由端；流品不分，則人心無由正。人心日壞，士習日凌，小臣以此為能，大臣以此為市，而欲求官吏之守法、天下之致治，是猶背日而求景、北轍而圖南也。近日恭奉上諭，舉行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恭欽獻皇太后六旬萬壽慶典，龐鴻遞佑，歡洽普天，下慶施恩，自有成憲。風聞工部於未奉旨之先，已派司員六十人，近日派至八十餘人，甚至堂官互相詬爭，傳為笑柄，各衙門大率如是。伏讀懿旨有云：此次辦理慶典，王大臣等於應行典禮查明舊章請旨遵行外，其餘一切用款，務當力求撙節，勿得稍滋靡費。仰見皇太后聖懷謙抑，念切民依，燭照幾先，無微不至。臣恐諸臣相沿積習，不能仰體聖心，踵事增華，惟務博大。近以為鑽營者侵蝕之地，遠以為夤緣者保舉之階，所關風氣，實非淺鮮。伏望嚴飭各部院堂官慎選司員，力杜情面，勿長浮僞而啟覬覦。嗣後，如遇有保舉，務當謹守成例，按照官階，弗得越級躐等，以厚風俗，以惜名器。並飭下各督撫，稟遵舊章，不得以朝廷官爵為屬吏夤緣之門，虛張力役，濫保多人，再有效尤，予以嚴處，則天

下幸甚。上諭：御史李慈銘奏，各衙門恭辦。”

二十三日上諭：“御史李慈銘奏各衙門恭辦萬壽慶典，風聞工部於未奉旨之先，已派司員六十人，近日派至八十人，預為夤緣者保舉之階，所關風氣，實非淺鮮。請飭各部院堂官慎選司員，力杜情面等語。著各該堂官等於應派司員務須揀派熟悉禮儀之人，敬謹襄辦，不得瞻徇情面，率派多人濫竽充數，以昭慎恪而重禮典。”

越縵劾奏孫楫，命徐桐、翁同龢查辦，至十九年正月十一日旨下，稱孫楫應辦公事，檢查文簿，並無積壓，所參不實，越縵嘆言：“余去年附片參孫楫前在臺垣及守廣州劣跡甚衆，近官京兆，時與其胞叔軍機大臣孫毓汶及兵部侍郎洪鈞等微服冶遊，皆耳目衆著，人人能言。乃奉旨查辦時樞府刪去大半，僅以郝聯薇自戕一事交出，上下相蒙，朋比欺詐，深堪髮指。所上《嚴劾保舉》一疏，內閣鈔出，亦被政府刪去十之二三。凡言鄭工保舉之濫、朝陽軍功之虛妄、太和門工程之廢弛，皆匿而不發，此十餘年前秉權固位者未敢如此悍然無忌也。”

二十三日，朱震芬卒。

《日記》：“震芬之家來，告昨夕玉隕，其稚子望門敬頭去，為之慘然。遣人賻以十金。”

二十四日，黃體芳、徐定超、王仁東、朱福詵、袁昶、沈曾植、沈曾桐、吳慶坻等為豫作生日。

《日記》：“詣漱丈家，以今日漱丈喬梓偕班侯、旭莊、桂卿、爽秋、子培、子封、夢花、子修為余作生日，夜飲至二更歸。”

《藝風老人日記》：“李蕤客招飲，孫寶琦、濮子潼同席。”

二十七日，作《立繼嗣書》。

《地方新聞》1949年刊，有《越縵堂立嗣書》一篇，云：“嗣復見其手書《立嗣書》一冊，寫用東洋皮紙，凡五頁，頁方尺許，孫仲容篆簽（記憶稍忽，或有誤），黃繼香（案：此黃疑為王之誤，王繼香子獻，是年與越縵往來最密）隸書扉頁，皆‘會稽李侍御立嗣書’八字。內列告曾祖考妣、祖考妣文一首，告考妣及亡弟亡婦文三首，餒而懼之，悲溢楮墨，殿以《立嗣書》，署名畫押，蓋以傳之子若孫，永為世寶者。其裔孫迫於飢寒，將以易米，余不忍得之，而又不能釋然焉，遂借錄一遍，俾資考據。茲先以《立嗣書》錄供本刊，儻有後緣，當以各告文為續，或亦為關心浙中掌故者所樂聞歟？棋園附記。”

《立嗣書》內尚有曾祖考妣、祖考妣文一首，告考妣及亡弟、亡婦文三首，今未見傳。

《日記》二十六日：“二更席散後盥洗，撰告曾祖考祖考文，告先考先妣文、告亡室馬淑人文、告季弟彥橋文，以明日祭先，立僧喜爲嗣也。”此下日記闕四日。

九月至十二月，所得友朋贈書三十餘種。

《日記》九月初八日：“得子培書，以李木齋編修盛鐸所刻《木犀軒叢書》共二十七種見貽，文芸閣編修轉贈者也，即復謝，以茹氏《易》學二種屬轉貽芸閣。”

文廷式，字道希，號芸閣、純常子。江西萍鄉人。光緒十六年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所著有《文道希先生遺詩》、《雲起軒詞鈔》、《純常子枝語》等。見胡思敬《文廷式傳》。

十一日：“蘇戶部玉霖來，以其尊人文庵監丞宗經《醜江詩草》爲贈。”

十月初一日：“得張子中揚州書，寄贈光緒九年淮南書局翻刻元元統本《古今韻會舉要》一部。”

二十一日：“劉曾枚自武昌來，以近日合肥李氏所刻叢書共二十八種（見貽）。”

十二月初三日：“出詣王幼遐同年談，幼遐以新刻賀方回《東山樂府》並《補鈔》一卷見贈。”初五日：“幼遐送來《南宋四名臣詞》二十冊。”

十三日：“得陸鳳石祭酒書，以其尊人九芝翁所著《世補堂醫書》三種見贈。”

**編年詩：**《壬辰元日太和殿朝賀監禮喜雪成詠》、《朝正大雪歸東湫蘭侍郎》、《壬辰正月六日立春訪湫蘭老歸得手書見和元日喜雪詩韻再依韻和答》、《壬辰人日湫老和余所贈詩獎許過深再和二首奉柬》、《題王遂東先生梅花書屋圖立幅卻寄王弢夫同年》、《弢陶茹二叟有序》、《壬辰九日偕同人飲皖館山亭》、《九月一日出門馬驚墜車下傷足戲成長句》、《有僕人南來言其鄰會龍堰農人徐家浩舊爲余家服田已五世矣尚念相待之恩致聲問訓爲之慨然以布帛寄之》、《暮秋夜望月皎如畫巡行圃中率爾成詠》、《秋晚玩庭樹有作》、《四君詠有序》、《寒夜夢歸故里雨中花林夾岸有精舍數楹綠蕉出屋門有榜題崢嶸二字以詩紀之》、《湫蘭侍郎爲消寒第一集以是日爲太母忌日不往賦詩奉柬》、《陳德夫猶子炎右來謁持德夫遺稿一冊求爲審定冬夜對之泫然有作》、《湫蘭侍郎再和余紀夢瀟字韻詩甚有故鄉之思仍以長句奉答》、《再柬侍郎約爲消寒第二集》、《湫翁近以尊隱自號戲效俳體奉簡》、《慈谿楊氏比部翰林兄弟爲其尊人作壽筵合女樂夜宴余以守官不往戲柬敦夫太史及坐上諸君》、《敦夫和余觴字韻詩有絲竹

清音隔後堂及敢叫泥絮逐風狂之句再次前韻以釋其意》、《冬曉入苑門待覲有作》、《關中答訥澂之侍御訥清河》、《關中贈褚百約同年侍御成博》、《冬日閑居戲效宋人小詩》、《漱蘭侍郎再用尊字韻詩兩首言兩人署號之故語益清新依次答之二首》、《十一月二十八日被旨赴午門偕諸大臣驗看月選官大風寒甚爲口號示同官》、《荷香蝶影閣詩稿本序》、《睢陽五老圖跋》。

編年文：《潘祖蔭墓志銘》、《薛母郭恭人墓志銘》、《南宋四名臣詞集序》、《與王鵬運劄》（四通）、《師鄭堂駢體文贈言》、《與四妹書》、《請嚴核保舉以杜倖門而清流品疏》、《請舉行臨雍以光大典疏》（佚）、《與僧喜書》、《越縵堂立嗣書》、《告曾祖考祖考文》（佚）、《告先考先妣文》（佚）、《告亡室馬淑人文》（佚）、《告季弟彥僑文》（佚）、《荷香蝶影閣詩稿本序》、《睢陽五老圖跋》。

是年無詞。

【時事】 清政府頒佈國籍法。

陳廷焯（1853—）卒。

## 光緒十九年癸巳 一八九三 六十五歲

正月一日，赴太和殿朝賀。

《日記》：“黎明入內至太和門，辰正三刻，上御太和殿受朝賀，臣慈銘立三品班，監百官行禮。禮畢，偕諸同官坐朝房，久談。”

十三日，繆荃孫邀飲。

《日記》：“赴繆筱珊之飲，集者子培、子封、仲弢、王芾卿、龐綱堂、葉菊裳昌熾。”

《藝風老人日記》：“請李蕤客、黃仲弢、沈子培、子封、王芾卿、葉菊裳、龐綱堂小飲。”

十六日，孫師鄭來稱弟子。

《日記》：“孫師鄭來，執贊稱弟子。”

十八日，赴乾清門奏事。

《日記》：“二更入城，由東華門步入景運門，月皎於晝，寂無一人。殿閣參差，間有樹影，此境頗清絕也。遞覆奏冬季甲米放竣一摺，獨坐朝房待旦，賦一詩紀之。”

有《癸巳正月十八日夜以奏事詣乾清門朝房假寐作》詩。

二十八日，咯血。

《日記》：“夜中忽咯血，近日疲茶，病又深矣。”

二月初十日，得張之洞書。

《日記》：“得張蕓濤尚書武昌書，其言鐵廠工程辦法及利弊，凡千餘言，甚為詳盡。然江夏、大冶等處煤井皆須掘深數十丈方能取出佳煤，又須作爐數十座，煉成焦炭，約至七月井工方能告成。然後采鐵煉鋼，可以製造槍炮、輪船及各種機器，庶奪洋鋼洋鐵之利，非僅為修造鐵路用也。其苦心籌畫，甚為周至，然事屬創辦，其頭緒繁密而工力浩大，所費不訾，近日徐季和廷尉已有疏糾之，此以嘆任事之難耳。”

《張文襄公年譜》光緒十八年十二月曰：“漢陽煉鐵廠之機器廠、鑄鐵廠、打鐵廠及大冶運礦鐵路五十餘里先後告成。”

案：越縵對洋務派推行之學習西方、圖謀自強之法，起初甚不以為是。隨著洋務運動之深入發展，興建實業工程，確有所成，越縵亦逐漸轉變態度。

十二日，屠仁守向繆荃孫索越縵近日奏疏。

《藝風堂友朋書劄》屠仁守致繆荃孫第二劄云：“近時言路，似頗發舒，特未審施行實際如何，私衷猶不無過慮。聞徐季老、李蕓客均有大文，可否並林贊虞所作錄寄數篇，以破岑寂，千萬之幸。癸巳二月十二日。”

二十四日，小園花事繽紛，賦詩樂之。

《日記》：“緋桃、桼梅、櫻桃俱盛開，梨花、李花半放，紫白丁香相間發，山桃已落，小庭春事極盛時矣。……傍晚與家人小飲花下，一年一次，點綴春光而已。夜復點燈照之，賦一詩紀事。”次日又云“老去看花，惟日不足，東坡云‘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可一唱也。”

《癸巳花朝後十日寓圃桃杏梅櫻桃梨花俱盛開偕家人有集小飲花下示僧喜》：“春風一度到我家，小園次第爭開花。六十五人豈長在，對花不飲空咨嗟。……我何功德汝何福，一家團坐春風廬。風動杯盤花簌簌，百遍巡檐幾時足？此日居然圖畫中，它年御我湖山曲。”

三月初六日，僧喜南歸就婚，以詩送之。

《日記》：“僧喜早登車去，執別泫然，不能自己。老年怕與人別，況相與有瓜葛者耶？”有《僧喜南歸就婚兼為其母五十壽作詩送之三首》，存三月初四日《日記》。

致書吳講，謝其為僧喜送行。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蕓客尺牘真迹》第

二通：“昨僧喜等行，承大駕枉送，明已先南。慈至晚始知之，比晡時出門，不及詣謝。慈老矣，此事承執事與敦兄極力周旋，又承遠帆見信，得借貲集事，而費此鉅數，數轉改道，雖有欄門，仍在它人之室。登車之別，不勝泫然，自顧衰殘，生意盡矣。前夕爲僧喜畫扇，書二詩示之，今以錄呈請覽，並望便時轉視敦兄，以知人生末路，悲涼如此也。敬請介翁老弟學士年大人簡安。小兒慈銘頓首。癸巳穀雨日（案：初五日）。”案：僧喜完婚一事，本由李氏族人護送高氏女至京，然族人藉此欲入京者衆，往返所費甚巨，遂命僧喜回籍畢婚，吉期訂在三月初三日。僧喜行前兩日，越縵爲僧喜扇面繪桃花、蘭草，題曰“宜家之花，多孫之草”，寓意多子多孫。

初九日，公錢袁昶，繆荃孫邀越縵作陪。

《藝風老人日記》：“公錢袁爽秋，約蕪客作陪。”

是時袁昶新授命徽寧池太廣道，將赴任，故有此舉。先六日，越縵已在槐市斜街浙館置酒，邀沈增植等餞別袁昶，袁昶夫人親至越縵堂拜別，並畫淡墨山水帳額一丈贈越縵。

十八日，與諸侄言家世舊聞。

《日記》：“夜招三侄、四侄共飯，與言家世舊事。先世清儉，以謹飭保家，以勤苦治生，讀書爲應世之學，而不廢治經，入仕營代耕之祿，而不敢殖貨，居鄉以交官府爲戒，故秀孝無預公事者；出鄉以涉江湖爲危，故商旅無久客居者。自先大父行以上富者惟買田積穀，而不與市人爭錐刀，貧者惟應試訓蒙，而不爲幕客求館穀。國課於季春畢完，以催稅爲大辱；田租於仲冬畢入，以中歲爲定科。祭先必誠，雖荒歲必備五牲；宴客毋侈，雖大事毋過十簋。族必聚居，客必親速。和睦鄰里，見高年者雖屠沽亦事之如長；敬畏官司，遇公門者雖胥隸亦遠之如鬼。不多飲酒，以宿醉爲敗類；尤戒貪色，以狎妓爲匪人。遇卑幼甚嚴，雖長大亦以名呼；有吉凶必共，其賀賻不過錢百。尊師重士，而不輕結交；節食縮衣，而不惜施捨。期集宴會多服玄衣，雖有官者未嘗章服。傭僕客作皆加體貌，居下輩者概呼伯叔，生監以下雖年老亦祇稱相公。新婦入門，凡臧獲皆呼爲娘子。子弟雖有才，未嘗眩詩文、驚書畫，以名士相標榜；產業雖無恃，未嘗爲雜職、充吏胥，以雜流潤衣冠。至嘉慶以後，枝派日繁，資生不給，於是富者開質庫、其次立邸店，才者爲幕賓、其次營小官，至於今而句者隸者兵者無所不有。其能者求充吏而不得，干犯名義，恣行不肖，祖宗禮法掃地盡矣。諸子侄生晚，耳目所及，多即匪彝，族中老成已盡，無有相提撕者，余故時以暇日諄諄言之，庶稍知吾西郭李氏家



法二百年來爲越中郡邑推重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三月二十二日，所參陳鼎、費念慈、周錫恩、陳光宇四人，費念慈落職。

《申報》光緒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三月廿二日奉聖諭，前據御史李慈銘奏，編修陳鼎等素行詖邪，不知自愛，當經諭令麟書、徐桐嚴加察看。嗣據奏稱，俟察有實在劣迹，再行據實參劾。茲復據奏，留心察看，陳鼎、費念慈、周錫恩、陳光宇四員現供館職，兼有編纂各差，尚無貽誤，該御史所參詳加訪察，亦無實據，可否銷去察看字樣，一體與考等語。陳鼎既經查明並無實在劣迹，即著銷去察看字樣，照舊供職。所有考試翰詹及試差均著準其一體與考。欽此。”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越縵堂雜著·函稿》之《答傅節子書》有云：“去冬所彈費翰林，乃臺長城北公之婿，其人頗知學問，素相往還，祇以事系科場，浙人公論，不能舍而不問。”

張鳴珂《寒松閣談藝瑣錄》載本年夏越縵曾上一疏，曰：“於一疏中劾得試差而簞簞不飭者，多至一二十人，疏雖留中，有聞風內愧、相率引避不敢供職者。”

案：所參費念慈，原與越縵有交往，因任光緒十七年浙江鄉試副考官，出賣關節，舞弊科場，越縵劾之，未幾，費念慈回鄉。

二十五日，陸心源贈《皕宋樓叢書》。

《日記》：“陸存齋觀察心源入都，饋所刻《皕宋樓叢書》一部，並代土儀朱提五十金。受書反銀，犒使十二千。”

四月初一日、七日，得羊復禮、張行孚書。

《日記》：“得羊辛楣桂林三月三日書……並寄所修《鎮安府志》一帙及所刻陽明先生朝服小像一紙、陳仲魚《新阪土風》一冊。”

初七日：“得張子中揚州書並所著《說文揭原》兩冊。”

十四日，鮑臨、吳講、王繼香、沈曾植來邀考學差。

《日記》：“敦夫來，介唐來，子獻來，皆邀余考差者。子培來，固勸余入試……然今日事勢，豈所論乎？翰林至三百餘人，得差不過十之一，而人人尖錐鑽孔，腸肥足捷，各自占缺，以期必得。居要路者橐鑰大張，多方以招之，甚至倖門四啟，懸價互諧，大賈爲之居奇，羽流爲之請問，相爭相軋，人如病狂。遭此橫流，丈夫不能再辱矣。”

十七日，得陸樹藩贈書。

《日記》：“陸純伯孝廉樹藩兩次來謁，以其尊人所著《儀顧堂續跋》、《群書校補》、《穰梨館過眼錄》、《三續疑年錄》、《金石學錄補》見詒。”

案：《文集》卷六有《書陸光甫觀察〈儀顧堂題跋〉後》。

十八日，張鳴珂請序其詩集。

《日記》：“張公束來，並持書以詩集乞序。”

七月二十九日：“為張公束作《寒松閣集序》。”

案：上海圖書館藏有《寒松閣詩》稿本，版心有“寒松閣鈔本”字樣，卷首有越縵手序，並注云：“鄙文多不起草，近注病假中，書字尤口為。中凡塗改一字，添注十字。並記之。”鈐“李慈銘字愛伯”、“湖塘林館山民”二印。

十九日，邀陸心源、張鳴珂飲浙紹會館，贈以詩集。

《日記》：“作書致陸存齋，東訂二十一日飲浙館，贈以詩集兩部。作書致張公束，亦東訂二十一日飲，贈以詩集一部。”

張鳴珂《寒松閣詞》卷三《百字令》題注云：“吾浙會館之在下斜街者，趙吉士先生寄園舊址，竹垞老人曾居之，初白集中有詩可證。丙寅夏，予携朱亮生采過此，愛其幽寂，將以榻焉，僉謂荒廢已久，弗宜僑寓而止，忽忽二十八年矣。比來都門，李蕤客折簡招飲，至則門庭堂廡，修治一新，且廣旁舍，植花木，蔚然深秀，喜而賦此。”

案：題中“丙寅”當是同治五年，二十八載後故地重遊，當在此年。故繫於此。

二十九日，宗能述贈以《躬恥齋詩文集》。

《日記》：“得宗加彌書，以其尊人《躬恥齋詩文集》一部見詒，又以一部屬刪定。”

宗能述字文宿，宗稷辰子。光緒間任亳州知州，修《亳州志》。著有《南陵小志》、《勝國宰輔錄》。見《紹興圖書館館藏古籍地方文獻書目提要》。

五月十二日，得朱之榛贈書。

《日記》：“得歸安朱竹石觀察之榛書，饋所刻《李衛公集》一部。”

朱之榛，字仲蕃，號竹石。浙江平湖人。官至江蘇按察使。所著有《新安文集》、《常慊慊齋文集》。

十六日，赴刑部會審盜犯。

《日記》：“上午詣刑部，會審盜犯于十兒等五案。”

十九日，李鴻章饋銀三百兩續刻詩集。作書復謝，並寄《白華絳柎閣詩集》四部。

《日記》：“得季士周書，送來銀三百兩，合肥傅相屬鹽務中籌此為余續刻詩集也。作書復謝，寄去詩集四部。”

《白華絳柎閣詩集》光緒十六年刊印，此後尚有《杏花香雪齋詩二集》待

刊。時越縵雖考得御史，仍主講天津問津、三取書院，故李鴻章饋銀為續刻詩集。

二十四日，得周馥書並題詩。

《日記》：“得周玉山按察書，並題余詩集七律兩首，亦頗成章。”

周馥《玉山詩集》卷二有《李尊客侍御寄白華絳柎閣詩初集讀罷感題二首》：“曾於齋壁睹雄篇，豹采驚窺恨未全。今日華柎煩遠寄，始知風雅有真傳。百年家國樽前淚，千里湖山夢裏天。尤見詩人敦厚意，陳雷肝膽照重泉。”“祿養當年不逮親，與君同是亂離人。滄桑閱盡頭成雪，枕藉功深必有神。戴仲講經曾奪席，張綱抗疏欲埋輪。文章報國儒生事，珍重千秋著作身。”

夏，樊增祥有詩見懷。

《樊山詩集》卷十九《紫蘭堂集》有《夏日寄題越縵堂二首》，同年尚有《奉懷愛伯師都門》、《用舊韻寄愛伯師》、《愛伯師曩評袁樊兩家詩集余既嘗答和刻入題襟集矣頃居渭南歲晏稍暇檢視曩什殆難為懷因次其韻寄愛伯師都門》。

六月初七日，復書許振禕，並贈以詩集。

《日記》：“作致許仙坪河督書，並寄以詩集兩部，余不答仙坪者五年矣。”

中科院圖書館藏《越縵堂雜著·函稿》有《答許仙坪河帥書》（癸巳六月）：“自旌從出都，於今七稔。相思雲樹，無間暑寒。屢荷惠書，歲分廉俸，久無一字之報，而不絕十朋之語。非相契至深，豈能有此？比想宣防多暇，建樹益崇，與時弛張，悉可久遠。前承示《河防條例》，本原經術，備籌通變，得治河之上策，鞏堅隄以百年。永為行水之程，非出救時之計。又時於邸報得讀奏疏，皆言之為科律，字載精神，足使群薺效靈，萬流仰鏡。豈特外繇著敬，屬吏承風而已。”

案：光緒十七年許饋炭銀三十兩，越縵視為橫財，十九年正月又饋三十金，故云“屢荷惠書，歲分廉俸”。是年七月二十一日得許振禕復書，“得許仙屏河帥六月十三日書，手劄殷勤，語辭鄭重，天涯老友，念之怦然。”越縵二十三日即復函千餘言，可見交誼之深。

是日，復書張之洞，贈以詩集兩部。

《日記》：“作致蕪濤尚書書，亦寄以詩集兩部，不答書者亦兩年矣。”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越縵堂雜著》之函稿《答張蕪濤制府書》（癸巳六月）：“……慈銘入臺三載，錄錄無聞，既不敢如張綱之直擊豺狼，亦不忍效谷永之專攻主先。陽瘡立仗，隱憤填胸，上負聖明，下慚知己。去冬

連上四疏，薄效涓埃，一擊不中，益以自廢。比來衰病，幾不成人，入春以來，益無醒目。盡寸之效未展，崦嵫之景已窮，深恐一旦溘然，長愧黃壤，兼持殘喘，勉待秋風。得閑伺便，檢遺補闕，總無裨於國是，差自安其平生。……”

十七日，咯血。

《日記》：“是日作字太多，夜復咯血。”案：是日，越縵作書致許振禕、張之洞、王先謙，以新刻《白華絳樹閣詩集初集》分贈各友。此皆數年未通書者。越縵自是春起，強撐病體處分南中家事，後謝絕人事，惟閱說部雜著以消遣。

七月初五日，王鵬運邀飲松筠庵，同坐有張鳴珂、繆荃孫、況周頤等，坐間談周錫恩恣淫無行事。

《日記》：“午詣松筠庵赴王幼遐同年之飲，坐有張公束、繆筱珊諸君，況某中書者亦與坐。飲間余言及周編修事，筱珊談之尤悉，以去年亦客楚中親見之也，余因戟手痛詆，以爲人倫不齒，不有人誅，必有鬼責，亦取瑟而歌之意，然此輩非口舌所能爲力耳。傍晚歸。”

《藝風老人日記》：“王幼霞約松筠庵小酌，張玉珊、李蕓客、陸純伯、況夔星同席。”

案：周錫恩，湖北羅田人，光緒九年進士，爲張之洞提學湖北時所取士，以編修假歸，強納同邑雷姓兩女，雷氏訟之官，周錫恩反告之張之洞，謂雷姓會匪通賊，張竟發兵緝拿，以邑令力阻始罷。周錫恩狡詐，鄉人皆惡而畏之。

十七日，言有章來，呈范當世題越縵詩集七古一首。

《日記》：“言有章自津門來……又呈有人題余詩集七古一紙，署姓名曰范當世，不知何人，詞意率傲，而語多不可解，蓋妄人也。此輩往還，皆江湖惡少年耳。”

《越縵堂時文書劄》致言有章劄云：“午間承過我，適以疾小卧，未得見。來試京兆，想功力益深，金羽飛騰，在此時也。所携示詩，其姓名是否范當世？當世素不知其名，觀其詩甚有才藻，然細按之，多未了語，此質美未學之病也。詩集已早盡，俟小兒回京，有賓來者，當以詒之。承惠松花鹽卵，謝謝。龍眼璧還，場前服之，可助精神。餘不一一。此問齋博仁弟居祉。慈頓首。七月十七日。”

言有章，字齋博。江蘇常熟人，寄籍宛平。光緒十七年優貢，官新安知縣。越縵主講天津問津書院時門生。所著有《堅白室詩草》。見《晚晴移詩匯》。

范當世，初名鑄，字無錯，改名當世，字肯堂，號伯子。江蘇通州人。歲貢生，曾入李鴻章幕。工詩，所著有《范伯子文集》、《范伯子詩集》。見金鉞《范肯堂先生事略》。《范伯子詩集》中未收錄題越縵詩集詩。

八月初一日、二十六日，得孫同康、陸寶忠贈書。

《日記》：“孫生師鄭來，以其高祖子瀟居士《天真閣集》見詒。”

二十六日：“伯葵贈所刻《沅湘覽秀集》一部。”

陸寶忠，字伯葵，號峰石。江蘇太倉人。光緒二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纂輯《沅湘覽秀集》。見唐文治《陸文慎公墓志銘》。

初六日，派充順天鄉試內簾監試，令兩侄迴避。

《日記》：“黎明，午門聽宣，派內簾監試。昨一無準備，今日買物辨嚴，匆擾之甚。……作書致兩侄，令其迴避。……午後束裝，入闈。”

越縵族侄文紉跋《越縵堂詹詹錄》：“文紉於光緒癸巳秋入都應京兆試，得見侍御公於保安寺街旅邸，侍齋聆訓，極承獎飾，自謂：‘予亦先取伯而後得紉，且亦取古學第一，汝今階與予同，願汝以後事事步塵也。’期許之殷，溢於勛表。是年侍御公欽放內簾監試，文紉回避不得入場，遂亟亟南旋。”正考官翁同龢，副考官孫毓汶、陳學棻、裕德。

初七日，作《闈中呈翁尚書》。

翁同龢《翁文恭日記》：“蕓客贈詩一首。”九月八日：“和蕓客詩。”《瓶廬詩鈔》有《癸巳秋闈和李越縵慈銘韻》。

初十日，翁同龢以《秋燈課詩圖》見示。

翁同龢《瓶廬詩鈔》有《秋燈課詩圖》自注云：“癸巳重九，榜將發矣，越縵先生為弢甫水部徵詩，草草題此奉正。翁同龢。”

九月十二日，出闈。得許桐書並《彤焯集》、《白香亭詩》。

《日記》：“得許仙坪八月廿五日書，並寄其悼亡姬梁淑人《彤焯集》一冊、所刻武岡鄧彌之輔繪《白香亭詩》三冊。”

十五日，羊復禮卒，悼之以詩。

《日記》：“昨日見邸鈔，廣西巡撫張聯桂奏報，請補泗城府知府，羊復禮病故，為之驚愕。”《哭羊提盒二首》之一：“忽報灘江怪鵬來，廿年交契促泉臺。平生清爽猶期夢，遠道音書孰手開。一曙星終成語讖，雙條脫已殉釘灰。俱見四月間寄詩中。蒼梧淚點知何限，苴杖無人更可哀。”

十六日，陸純皎贈《宋詩紀事補遺》。

《日記》：“陸純皎孝廉來，以其尊人存齋觀察新刻《宋詩紀事補遺》見詒。”

二十一日，聞周福清科場案發，欲與同鄉京官聯名說項，未果。

《日記》：“作書致敦夫，以聞周介夫已被獲，是月二日由紹興速赴省垣對簿矣。自作之孽，夫將誰懟？然念桑梓之誼，且十餘年來同官京師，一旦塗地至此，朋友急難，不能已也。”二十二日：“得敦夫書並介唐書，余初約與兩君致書浙臬趙君及越守霍君，以介夫之事果真，自有國法，乞飭獄吏少假借之，勿致狼藉，且護持其家屬。兩君以與趙無素分，其人法吏，天資近刻，又聞介夫連引副考官及前兩科副考官，不便為言也。”

十月初三日，吳士鑑贈《黔語》。翁同龢約飲西雙閣，坐有繆荃孫、吳士鑑等。

《日記》：“綱齋來，以令祖仲雲尚書《黔語》一冊見詒。”

《藝風老人日記》：“翁叔平師招飲西爽閣，順往。師、莛客、靜階、玉梁、綱齋同席。”

吳士鑑，字綱齋，號九鍾老人。浙江錢唐人士。光緒十八年進士，歷任編修、江西學政。所著有《含嘉室詩文集》、《晉書斟注》。吳慶坻子，吳振械曾孫。

初六日，陸寶忠贈《蘊真居詩集》。

《日記》：“伯葵以其曾伯祖子若孝廉《蘊真居詩集》六卷為贈。”

陸學欽，字子若，號敦書。江蘇鎮洋人。嘉慶五年舉人。從錢大昕學。

初八日，孟潤奎及第，來謝師禮。

《日記》：“同邑孟曉蓮潤奎來見受業三套帖，送贊敬四金，新中順天試一百四十名者。”

孟潤奎，字曉蓮。浙江山陰人。光緒十九年進士。

作書致傅以禮，並懷之以詩。

國家圖書館藏《越縵堂書劄》：“《奉懷節子仁兄太守福州即請祭正》……弟李慈銘，時光緒癸巳十月八日夜三鼓，自都門寫寄。”

案：此詩存《日記》中，題作《老友傅節子太守以禮去年攝守福州今夏遠承饋問賦謝卻寄二首》，劄中詩為第一首，文字小差。

十一月初十日，繆荃孫來訪。

《藝風老人日記》：“拜李越縵。”

十五日，黃體芳邀消寒集，盛昱、沈曾植、曾桐、徐定超、林紹年、黃紹箕同席。

《藝風老人日記》：“黃漱蘭丈約消寒，李越縵、盛百熙、王子香、沈子培、子封、徐班侯、林紹年、仲弢同席。”

林紹年，字贊虞。福建閩縣人。同治十三年進士，官至雲貴總督，民國後歸鄉。陳三立《文直閩縣林公神道碑銘》：“言事益切直，屢指斥閹臣

及權貴。”

二十五日，邀黃體芳、鮑臨、朱一新、王繼香、林紹年、沈曾植、沈曾桐、徐定超、丁立鈞消寒。

《藝風老人日記》：“越縵招銷寒，漱丈、鮑敦夫、朱桂卿、王子香、林紹年、沈子培、子封、徐班侯、丁叔衡同席。”

丁立鈞，字叔衡，號恒齋、雲樵、小跛道人。江蘇丹徒人。光緒六年進士。曾主南菁書院，編有《南菁文鈔》。見鄭孝胥《清故沂州府知府丁公之碑》。

十二月十八日，鮑臨約消寒。

《藝風老人日記》十二月二十八日：“鮑敦夫約銷寒，伯熙、越縵、漱丈、子培、子封、叔衡、子香、班侯、仲弢同席。”

是年，以《白華絳柎閣詩集》遍贈諸友。

《日記》三月九日：“送叔容《詩集》一部。”

十三日：“作書致季士周，並三月兩書院開課題目。以《詩集》五部分致士周、呂庭芷、繆恒庵、合肥傅相，以兩部發院中示諸生。”

四月初四日：“作書致王旭莊，贈以詩集一部，贈珊園、嘯梅兩侄《詩集》各一部。又以一部屬嘯梅轉致大興劉容伯家，以其家子女俱能詩也。”

十五日：“作書致陳梅坡，還昨所借墨合，並贈以《詩集》一部。”

十九日：“作書致張公東，亦東訂二十一日飲，贈以《詩集》一部。”

二十四日：“作書致王幼遐，贈以《詩集》兩部。作片致尊庭，贈以《詩集》一部，又贈沈子敦、婁秉衡各一部。”

五月初十日：“是日欲送戚聖懷行，不能出，作書致之，贈以詩集一部。又作致閩中傅節子、致族弟芸舫書，各寄《詩集》一部，託聖懷附去。”

二十日：“作復羊辛楣梧江書，並寄去……《詩集》兩部、《駢文》一冊、《祠目》兩冊。”

六月初七日：“作致許仙坪河督書，並寄以《詩集》兩部。……作致薊濤尚書書，亦寄以《詩集》兩部，不答書者亦兩年矣。作致益吾祭酒書，並《詩集》一部。”七月初九日：“作書致毀夫，詒以《詩集》三部，其二分致鹿門、定尊。”

二十九日：“寄妹繡袖、繡帕及《詩集》一部、《駢文》一冊、《祠目》一冊，以詒其長郎。聞公東言此兒頗能讀書，亦能為詩文，可喜也。”

《藝風老人日記》十一月二十日：“李越縵送《詩集》來。”

樊增祥贈以壽詩，並請序《樊山集》。

樊增祥《樊山集》卷十九《紫蘭堂集》（癸巳）有《寄壽愛伯師二首》：“下

值欣開問字亭，忍飢仍草《太玄經》。斜飛身自躋霄路，正諫人猶憚歲星。廐馬久乘非夜白，庭柯手種是冬青。香山廣大稱盟主，無取三閭號獨醒。”“勾管群仙住大羅，春花秋月極婆娑。蕭閒鳳味重監試，前後《雞鳴》兩作歌。舊疾蠲除辭百藥，新詩收掌付雙荷。風流儒雅前無古，漫以西河儷老坡。”

樊增祥《杏花香雪齋詩序》：“光緒癸巳，余宰渭南，初刻《樊山集》，以書抵李會稽師求序，先生諾之，二年未下筆。”

案：越縵未曾序跋《樊山集》，有題詩一首，見光緒十年二月二十八日譜。

編年詩：《聞去臘江浙奇寒越中大湖皆凍菜芋俱絕》、《癸巳正月十八日夜以奏事詣乾清門朝房假寐作》、《癸巳二月同人集越縵堂小飲喜賦一律》、《吳仲雲尚書振械花宜館輯詩圖卷令孫子修編修慶坻屬題》、《癸巳花朝後十日寓圃桃杏櫻桃梨花俱盛開偕家人小飲花下示僧喜》、《僧喜南歸就婚兼為其母五十壽作詩送之三首》、《送爽秋備兵皖南瀕行畫扇贈之》、《得羊敦叔太守復禮上巳日桂林書並寄由葛椰杯賦詩奉懷三首》、《送黃叔容編修紹第典試湖南》、《為鄭鹿門同年士倫畫山水便面即送其出宰和平二首》、《癸巳中秋瑣院會經堂看月寄僧喜》、《癸巳中秋夜瑣院懷雲門奉中時宰渭城》、《次日聚奎堂夜坐再寄雲門》、《瑣院直先妣忌日感賦》、《詠闌中雞》、《聚奎堂讀香山放翁兩家詩有感而作各一首》、《試院堂東海棠一樹百餘年物矣有野棘蔓其上命隸人去之》、《九月初三夜瑣院紀夢淒然有作》、《寄僧喜》、《闌中呈翁尚書》、《闌中賦贈孫萊山尚書毓汶》、《闌中為常熟師題錢籛石侍郎墨蘭三首》、《哭羊提盒二首》、《黃兵備來還五月間託寄提盒書幣泫然賦此》、《後瘞貓詩》、《老友傅節子太守以禮去年攝守福州今夏遠承饋問賦謝卻寄二首》、《寄懷孫生子宜》、《偶成》。

編年文：《與言齋博劄》、《寒松閣集序》、《書陸剛甫觀察儀顧堂題跋後》、《請飭整頓臺綱申明職掌摺》、《答張蕪濤制府書》、《答許仙坪河帥書》、《黃振河墓志》(佚)。

是年無詞。

【時事】 孫中山與陸皓東等籌建興中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宗旨。

毛澤東(—1976)生。



光緒二十年甲午 一八九四 六十六歲

正月初一日，詣太和殿朝賀。拜訪翁同龢。

《日記》：“黎明入內，由東安門詣太和殿，朝賀監儀。”……“詣翁尚書師。”越縵族侄文紉序《越縵堂詹詹錄》：“惟予小子讀侍御公《越縵堂日記》已七番矣，惟光緒己丑七月初十日以後至甲午冬絕筆共八冊，固被樊雲門久假不歸而冤佚。”

樊增祥《杏花香雪齋詩序》：“自光緒己丑後訖甲午六月，尚有《日記》八本存敝篋中。”樊增祥是越縵最後日記的保管者，他最熟悉此間日記內容，所云至本年六月仍有日記，則李慈銘日記遺失者有半年之久。蓋輾轉衆手導致散佚。

案：據友朋記載，此年越縵與諸友雅興不減，詩歌唱和、消寒集會、書函往復，甚至頻頻作謎詩；與諸後生談古論今、月旦人事。且不廢鉛槧，讀書依舊，手編詩集，親筆序之。

初四日，王繼香祈錄詩稿。

《王子獻先生日記》：“晨致愛師函，並初韻二首。又乞錄稿付裝。元詩爲敦轉去，又示仲午詩五，皆如以爲可，乞暇時接見。”

初五日，訪王繼香不值。

《王子獻先生日記》：“愛師至，坐不值。敦示再和愛師五言一律，又示解和一律。”

案：《王子獻先生日記》稱呼人名，喜用一字，如鮑敦夫臨稱作“敦”，吳解唐講稱作“解”。

初八日，得王繼香書，復之。

《王子獻先生日記》：“致愛師函。附去河字疊韻詩一、元旦詩二，又仲午詩二。問請見定日。”“得愛師復函，言喘嗽止，三月必挂冠，庶至津門首較易耳。仲午詩明雋似李東川云云。致仲午函，示以愛伯元函。”

初九日，王繼香答張仲午書，知越縵病喘甚急。

《王子獻先生日記》：“答仲午函，聞李喘益急，云云。”

十四日，繆荃孫約越縵等消寒第五集，小飲雲自在龕。

《藝風老人日記》：“約黃漱蘭前輩、李越縵、盛百熙、林紹年、徐班侯、王子香、沈子培、子封、丁叔衡消寒第五集，小飲雲自在龕。”

《王子獻先生日記》：“繆筱珊前輩同年荃孫消寒五集，愛師、漱蘭、盛伯義、林貽年、徐班侯、予、沈子培、子封、丁叔衡。”“愛師三張後入席，漱蘭極譽愛師。”

二十一日，王繼香來訪。

《王子獻先生日記》：“忽意動，便衣訪越縵堂。延入小書室，承侯出陪。又久之，愛師出。令承侯午飯。師嗽止，延至外舍花香中坐。抑聞後庭歌者，避之耶？即令承侯赴陳滋泉，會天津館已來數書至。滋泉過，久之，略及封奏事。予乞錄稿，並請錄古文及詩，請月內消寒日期，則云不如下月，蓋盛昱將舉行也。問其蘭期，云每月初二、十二、廿六，總之單日，署中無事，街道呈曰忘之矣。久之，辭出。”

二十六日，沈曾植約消寒第六會。

《藝風老人日記》：“子培、子封約消寒第六會，黃漱丈、仲弢、李越縵、徐班侯、王子香、盛百熙、林紹年、丁叔衡、鮑敦夫同席。”

二十八日，王繼香來訪。

《王子獻先生日記》：“愛師久談，至十下鐘數。”

二月初一日，致王繼香書，詢消寒日期。

《王子獻先生日記》：“愛師函問消寒初七否。”“愛師一再函至。”

國家圖書館藏《越縵堂書劄詩翰》致子獻：“王老爺：昨夕說消寒會，是否在初七日？兄擬初六日在浙館或江蘇館請客。此問子獻姻世仁弟大人開安。弟慈頓首。”

初二日，邀王繼香初六日宴江蘇館。

《王子獻先生日記》：“愛師柬招初六午江蘇館宴。”

初七日，赴消寒第七集。

《藝風老人日記》：“銷寒第七局，黃漱蘭、仲弢、李越縵、盛伯熙、沈子培、子封、林紹年同席。”

二十四日，與同人飲浙館，坐陪廖慶豐。

《王子獻先生日記》：“至浙館，則敦、解、徐又臣、王黼臣皆早到，分散列坐。愛師與漱老、葛詠裳等坐左席，強余旁坐。已而李、黃不讓，及廖至，黃漱翁外，庚辰口相去，予亦退至敦、解、璧臣等席同飲。……強令往陪廖中丞、愛，不得已旁坐。”

璧臣，越縵從侄，民國時官嘉興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管理《越縵堂日記》。

廖壽豐，字穀似，又字暗齋，晚年自號止齋。江蘇嘉定人。同治十年進士，官至浙江巡撫。有《廖中丞奏議》。

二月，林紹年出守昭通，越縵書團扇並詩爲別。

《中國嘉德2006年春季拍賣會》古籍善本專冊載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於2006年春，以二萬四千二百人民幣成交《李慈銘書扇面》一柄，直徑二十七釐米，鈐有“慈銘私印”、“白樺絳柎閣清課”。審其筆墨，當是越縵手書無疑，詩云：“詞臣銜命去臺中，特畀專麾六昭雄。諫草扶霜驚赤棒，蠻花迎雨導烏蒙。帝心自卜邊氓福，吾道何憂直節窮。祖帳東門珠濟濟，馬頭萬里赴清風。光緒甲午中春奉送贊虞夫子大人出守昭通。慈銘。”

陳三立《文直閩縣林公神道碑銘》：“光緒中有御史一人，疏請罷營頤和園事，連疆吏納鉅金助工，忤皇太后，被嚴飭，後復言事益切直，屢指斥閹臣及權貴，人側目者衆，遂外授雲南昭通府知府。其人則閩縣贊虞林公也。”

黃濬《花隨人聖盦摭憶》之《龔定庵李蕓客均不工小楷》：“（蕓客）其後某日造謁，贊老敦勸之曰：賢契學問雖佳，而字殊欹斜，恐朝殿考差尚須努力。蕓客唯唯，退則大詬，遂久不通問。及贊老以直諫忤西后意，謫雲南昭通府，聲名動天下，蕓客大歎服，亟進謁，致慰餞，執弟子禮甚恭。”

是年春初，致書季邦楨。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越縵堂雜著·函稿》之《答季士周都轉書》：“履歲獻春，想勳祺多福。……去年上疏，雖慚戇拙，皆出至誠，觸忤乖違，皆不暇顧。頗聞北洋一疏，當國亦已爲然。私計所言必有廷寄，恐聞者不察，以爲賣直沽名，故前書微及之，謂實以上貢戇言，下酬知遇。今讀來教，言傳相動容咨嘆，不以爲迂，足見古人相待，感德彌昭。即承德音，命小兒錄稿並《請整頓臺綱》一疏寄塵清覽。留中之奏，本不當宣，以皆出公言，絕無私見，凡所別白，可質鬼神，知己之前，不敢隱諱，幸勿以示外人也。敬請勳安，惟鑑不宣。”

案：《請整頓臺綱申明職掌摺》上於光緒十九年十二月，而此劉首言春初，當作於二十年春，故繫於此。

三月初三日，致書王繼香。

《王子獻先生日記》：“得愛師函。”

初四日，得王繼香書。

《王子獻先生日記》：“午答愛師函。”

初五日，約王繼香唁婁秉衡。

《王子獻先生日記》：“愛師使人約同唁婁宅，予煙後步往詔地，亦不如，承侯往。愛出，謝《詩集》，並示心雲函。久之，與承侯各以車唁秉衡。”

清明，至崇效寺祭馬淑人，題寺藏《訓雞圖》。

民國二十七年雙筆樓刊本《北京崇效寺訓雞圖志》越縵題跋：“光緒甲午清明，放衙門一日，率兩姬兒婦來寺祭正室殯宮。寺之住持慈上人出示寧公《訓雞圖》……越縵老人李慈銘書於靜觀堂，時年六十有六，兒子孝球侍硯。”

十一日，黃體芳約越縵等消寒第十集，飲浙江館。

《藝風老人日記》：“黃漱丈約銷寒第十集，在浙江館，越縵、班侯、子培、子封、叔衡、詒重同席。”

十五日，東招王繼香十七日飲寓中。

《王子獻先生日記》：“愛師東招十七日寓中飲。並招張、孫。”

十七日，宴王繼香。

《王子獻先生日記》：“煙後出至保安寺街，途遇俞伯常，云尚須回寓邀沈子庚同赴李席，屬其從速也。比至李宅，瑞、陶早至，愛師及承侯亦口刻相陪。贈承侯幢經拓本。愛師謂《越中金石記》為沈子培假去，未歸。數語後，愛師入，不出矣。愛師宴，將設席而愛入，令承侯送酒。酒酸，菜亦平平。”

十九日，得王繼香書。

《王子獻先生日記》：“致愛師函，兼明日先賢祠祭。”

春，編訂《杏花香雪齋詩集》，附錄友朋酬贈之作。

國家圖書館藏《杏花香雪齋詩集》附卷卷首：“予自辛未春復北上，寄寓京華，迄今已二十五年矣。凡與海內文彥英豪唱和惠贈之作，不下四五百篇。佳章錦葉，美不勝收。有關故鄉山川文獻、閭巷故事者摘錄於附卷，以備後之有所考證焉。甲午春越縵老人附記。”藉此可見越縵晚年有意整理自己《杏花香雪齋詩》，以續《白華絳樹閣詩初集》，至甲午春，大致卷目已確定，復選錄友朋唱酬之作，評論而附錄之，以備文獻之徵。

春夏間，復傳以禮書，備言浮湛諫垣窘狀。

中科院圖書館藏《越縵堂雜著·函稿》之《答傅節子書》云：“……弟在臺中亦頗浮湛隨俗，而事有不能忍者，例有陳論，十九留中，然亦時見施行。蓋上意頗向之，而執政扼之也。兩年來彈劾稍多，已為人所指目。去冬所彈費翰林，乃臺長城北公之婿，其人頗知學問，素相往還，祇以事係科場，浙人公論，不能捨而不問。北洋任事監司本人彈事，中外積怨，固亦多矣。自去年被旨督視五城街道，公事紛如，日視敲朴。此官向名膏腴之地，大率恐獨，取贏鄉黨，自好者不為，自矢潔清，一塵不染，乃反致陪纍，而竭蹶益甚。小兒去春回里娶婦，冬中還都，所費日繁，酬應日

大，家無一隴之殖，一瓦之覆，不知如何了局耳。覩縷言之，不盡百一。敬請勳安。惟鑑不宣。”

案：據劄中“小兒去春回里娶婦”，僧喜光緒十九年春回紹興，可知此劄必寫於光緒二十年。且越縵並不言自己身體病狀，想必無大恙。推測此書約作於光緒二十年春夏間。

四月初六日，應王繼香等人邀飲。

《王子獻先生日記》：“九人合請愛師，承侯往陪。是日公宴山會公車於江蘇館，共包六桌，實到五桌。”

十三日，意欲考差。

《王子獻先生日記》：“李承侯久談，愛師變又動考差，已許見矣。”

十四日，考差。

《王子獻先生日記》：“與敦偕至愛師處久談，約至五鐘麪後始行。至東華門，與愛、敦衣冠步入內閣，仍是大考所寓室。愛師言麼擾，終夕不合眼。愛命僕呼車將回，同人亦不止勸，遂不得已自行。少頃，愛、敦至，予方撐几，又為愛代撐。愛早告成，予瀏覽一過，俾其自交，又為敘。”

二十一日，蔡元培來上館。

《王子獻先生日記》：“蔡鶴廬是日上館，愛師宴，同席。”

五月二十二日，送王繼香燈。

《王子獻先生日記》：“李越縵送燈一。”

二十九日，宴王繼香、汪鳴鸞、文廷式等於全浙館。

《王子獻先生日記》：“赴愛師宴全浙館，陪劉椿堂、張少原、汪柳門、文芸閣、馬壽臣。”

六月初三日，自序《杏花香雪齋詩鈔》。

國家圖書館藏《杏花香雪齋詩鈔》九卷，前有越縵手書自序云：“……今年三月間，已故藍如三弟之子維榮侄來京引見，候部執分發，寄住於予寓聖解庵中。林竹叙別，晨夕言歡，韋家華樹，謝氏烏衣，先芬可誦，巢痕難尋。西郭橫河故居，辛丑之變盡付劫灰。每詢故鄉戚族，歷祖松楸，山川間巷，春事秋光，不禁愁喜交並，根觸離情。後顧前塵，徒灑老淚，誦白雲龍首之篇，亦思莼鱸之味。此次榮侄來京，戚族至好多丐其鈔錄《杏花香雪齋詩集》。因予自《絳柎閣》之後，在鄉者多未窺全豹，故渴望之殷，無自喻焉。榮侄盡月餘之力，已全鈔十卷竣工，請予自注校訛。余病大作，始而復輟。今榮侄南回有朝，復請予首序數言，徵異日尋巢之先券，情固殷而不可卻。然予病憊，未能握筆作文，聊寫數段，以備一生艱歷之狀。其先我者宗之，則歷歷可指也；其後之采者，亦當有所知予

一生景遇行歷，文字祿位，及家國滄海之變故，徵閭里之見聞，鄉邦之文獻，而國事朝局之是非，亦備於斯，能壽與不朽歟？非所厚望焉。甲午六月三日越縵老人慈銘並記，病中強出試筆於翠舫軒中。”

六月初十日，送王繼香瓜。

《王子獻先生日記》：“愛師送西瓜八枚，謂街道衙門例送第一次。”

十五日，王繼香來。

《王子獻先生日記》：“詣愛師，人陪有頃。”

十七日，王繼香和越縵蟬柳詩。

《王子獻先生日記》：“燈下和愛師蟬柳詩三首。”

十八日，友人以越縵覆函示王繼香，附《庭柳為風雨所折》並謎詩二首。

《王子獻先生日記》：“□□示愛師復函，附來《庭柳為風雨所折》五律。又謎詩七絕二，予猜是蚊拂、蟲籠二物。”

十九日，致王繼香書，示以謎詩三首。又以新作詩二首示蔡元培。

《王子獻先生日記》：“愛師又以三謎詩見示。下午答愛師函。呈和蟬柳詩二律，附去敦和詩。又乞書謎詩入紈扇，又呈所改正詩集樣本。即答一函，許以《憫雨嘆》寫入紈扇，並將繳還詩集印直。”

案：越縵出資請王繼香再印《白華絳柎閣詩集》數十部，以贈親友，故有“繳還詩集印直”之說。惟所言“又呈所改正詩集樣本”，疑是《杏花香雪齋詩》。

蔡元培《自寫年譜》：“越縵先生見示《庭樹為風雨所折嘆》五律、《憫雨嘆》七古。五律止軒先生和二首，鮑丈和一首，予亦步韻兩首，啞啞學語，可笑咤也。”並附錄越縵詩曰：“自種庭前柳，依依十七年。一株久枯槁，半又殉風煙。天意誠難必，吾生祇自憐。始知桓司馬，終勝仲文賢。”

蔡元培和詩兩首，第一首注云：“讀越縵《憫雨歌》，有感東鄰兵事，故云耳。”

二十一日，為王繼香畫《柳谿春泛圖》並請代閱問津書院課卷。

國家圖書館藏《越縵堂書劄詩翰》致子獻云：“委書團扇，以謎詩終，恐貽笑大方。別作二詩奉上，並畫《柳谿春泛圖》，臨吳興小景，並博一粲。兄日來病甚，小兒又患瘡，心緒極惡。有三取生童卷兩東，尚是去年之夏欲求代初評閱，如此酷暑，以此相嬲，甚不安也。敢請子獻老弟姻世太史軺安。小兒慈頓首。廿一日。”

下一通：“兄病時劇時減，至今不能出戶。輾轉牀簀，百苦備嘗。余生幾何，厄之至此！昨夕又忽大嘔，甚形危篤。數日以來，至不能作一字。

屈指知好中無一得言者，奈何奈何。比作何消遣？甚念念。此請止軒姻世老弟太史軺安。小兄慈頓首。敦老均此致念。廿五日。”

二十三日，還王繼香紈扇，並畫柳。王復函，祈謄錄《憫雨嘆》，以資模仿。《王子獻先生日記》：“得愛師函，送還紈扇，已非元篇。並畫柳。又乞校四養、三取生童二柬。又贈敦老紈扇，畫芋瓜豆茄，亦乞校卷。即答謝，並乞另鈔錄示《憫雨嘆》，以資模楷。”

二十七日，與蔡元培談論《歷代名人年譜》。

《蔡元培日記》：“越縵先生言吳荷屋《歷代名人年譜》粗口（原闕），嘗欲為之改定。當自周始，大事據《通鑑目錄》而訂補之；國朝武功及宰輔拜罷皆記焉，謂之《邸鈔》。凡殉難者並記於大事年譜，自孔、孟始，凡韓、柳、李、杜之屬原本未采者，皆當補。”

案：越縵早年即讀此書，頗譏其詳略錯雜、缺漏不當，同治甲戌正月十四日《日記》：“於寶經堂得吳荷屋《歷代名人年譜》一部。……其法甚善，而詳略錯雜，有載所不當載者。……甚至廟諱陵名，亦俱闕如。蓋吳氏雖以著述名，而譜學非深於史載不能得其要領。吳氏不過翰林名士，封疆雅吏，實不足語於大雅宏達。”

月初，聘蔡元培課承侯，並代閱天津問津書院課卷。

蔡元培《自寫年譜》（光緒甲午六月）：“李莼客先生請我為塾師，講其嗣子承侯，並為代閱天津問津書院課卷。塾課每日講《春秋左氏傳》十餘行，每十日課試帖詩一首。”

六月，復張行孚書。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越縵堂雜著》之《答張乳伯同年書》（甲午六月）：“自去歲秋冬兩承惠翰，綢繆申喻，鄭重將情，落月清風，何時不憶？所示瓜期將屆，儋石俄空，五斗所資，八口焉給？深推清況，彌軫遙襟。祇以俗冗紛如，老病洊至，自去春以後精神蹇劣，漸不自支，夏秋之間大半羸臥。百憂麇集，諸苦備嘗，加以去冬被命巡視五城街道，驟膺繁劇，力疾趨公。小兒以去夏南歸就婚，冬中携婦來還京邸，食指頓增，需用日鉅。故於兄事雖不啻己身，而營謀既甚為難，求人尤極不易，以致無可還報，裁答杳然。常以我輩積瘁之軀，當垂盡之歲，溘然朝露，旦夕意中，屈指舊交，或年稍長於我，或素為弟畜之人，三四年中，俱已怛化，既悲逝者，彌念厘存。吾鄉梨洲先生所謂‘碩果寒花嫣然於霜落猿啼之日’者，尤可痛也。今捧是十月十日所發手書，欣詎道履頤和，安貧無恙，不啻空谷之中蹇然足音。常熟尚書今年尚未相見，去秋弟奉命監試京闈內廉，常熟為主文，曾一言及尊況，實不便再瀆之。袁君爽秋雖文

字深交，以其備兵於湖，恐與淮揚鞭長莫及，且自去秋行後，曾得其三書，尚未一報。今當為兄鄭重託之。至所惠之銀，不特兄數米炊珠，釜塵將積，弟愧無勺泉之濟，尺絹之詒，每念德齋方謀裹飯，豈得尚以饑朔遠繫於陵？雖紉盛情，萬無受理。常熟師素嚴取與，尤不可以此相干，恐於尊事有損無益。是以仍託來郵寄還尊貺，伏維原宥，深鑑苦心。袁君之書，即日馳寄，儻晤常熟，定致所懷。弟待罷臺中，已將五年，封事數上，十九留中。彈劾既多，中外側目，賴上明聖，有以保全。凡所進言，漸見施用。特事由中旨，不可告人。至於邸鈔流傳，乃出明發，事非甚急，不足言也。比日東夷構警，倭氛甚急，北洋調發，不愜人心，言者紛然。當國悠悠，尚主和議，幸上心開悟，洞燭事幾，惟斷乃成，所恃宸畫耳。都中久雨，兼以酷暑，弟病亦日甚，竟日昏昏臃體，若不相關。揚郡口濕，惟著書娛樂，強食自愛，餘不一一。敬請道安，諸惟愛鑑。”

案：光緒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日記》：“得張子中是月朔日揚州書，並惠墨一囊。”

劄中稱：“東夷構警，倭氛甚急，北洋調發，不愜人心，言者紛然。當國悠悠，尚主和議，幸上心開悟，洞燭事幾，惟斷乃成，所恃宸畫耳。”當日日本挑釁，慈禧太后欲和解，而越縵分析情勢，力主迎戰，故有彈劾北洋水軍一事。李鴻章時任北洋大臣，極力避戰，其疏必然指摘李鴻章，所以，疏上後即告訴季士周，並有至天津請罪之說。可見當日輿論紛紛，越縵儘管感恩李鴻章，也不得不考慮時局彈劾李鴻章。

七月初五日，與蔡元培談官服掌故。

《蔡元培日記》：“越縵先生說，令甲五品官以下，非翰詹科道不得用貂褂。至貂馬褂，則王公以下並不得用。此無明文，以親王聽訓出差皆用白出風馬褂推知之。繒文有所謂萬代江山者，近日召見引見者不敢服。相傳同治中，一朝官服以見，上問此何文也，對曰：‘萬代江山。’上曰：‘幾個江山？’是人揣測上意，嫌不協大一統之義，遂相戒不敢服云。”

初六日，王繼香來探病。

《王子獻先生日記》：“愛師病，過視。桂卿開方，愛卧內不出，承侯陪有頃。旋出。”

初九日，蔡元培復陶潛宣函，云越縵近病。

《蔡元培全集》第十卷《電函》（光緒二十年）復陶潛宣函，有云：“越縵先生近亦多病。”，末署七月九日。

七月十五日，以詩送孫雄。

《越縵堂詩後集》後附《甲午中元前二日送師鄭弟館選後省覲還吳》。



二十五日，王繼香復越縵書。

《王子獻先生日記》：“答愛師函。”

二十七日，邀蔡元培、樊景增、游三立、姚寶卿等飲寓齋。

《蔡元培日記》：“越縵先生邀飲於寓齋，坐有樊仲銘、游九雲。”

《王子獻先生日記》：“姚寶卿自越縵所散席來談。”

樊景增，字仲銘。江西進賢人。光緒十六年進士。見《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

游三立，字九雲。江西奉新人。光緒十八年進士。見《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

二十八日，王繼香呈問津書院生童課卷。

《王子獻先生日記》：“致愛師函，呈三取、四養生童九十本。”

八月十五日，王繼香、鮑臨贈節物。回贈之。

《王子獻先生日記》：“致愛師函，與敦合饋蟹廿敖、鴨一器，愛師即答一函謝。”

《越縵堂書劄詩翰》與鮑臨、王繼香書：“奉去蒸甕一器、蟹二十七敖。客邸中秋，聊以點綴。賞月之宴本哂，因痼疾在瘳，不能持一尊過陪為悵。此上敦夫十二兄中允、子獻姻世弟太史坐右。慈銘頓首。”

案：箋紙中印有“光緒二十年太歲甲午造東魏代郡太守程哲碑文伊臣次字。”內容又與《王子獻先生日記》光緒二十年八月十五日所記合，故繫於此。

十九日，知會王繼香先賢祠秋祭。

《王子獻先生日記》：“愛師知會先賢祠。”

九月初三日，致書樊增祥。

樊增祥《哭李愛伯夫子十首》第十首有“傷心九月初三字，即是鱣堂絕筆時”，自注云：“東事起而公已病，欲有所敷奏而稿不屬。九月三日與祥書，云此當歿而猶視者也。”

初四日，與蔡元培談掌故。

《蔡元培日記》：“越縵先生說故事：鄉會試進呈前十卷，以九月四日朔。同治甲戌會試，進呈穆宗，未啟封即發復勘，第四名卷詩長二韻，即越縵先生卷也，乃易以錢君。是年鄉試始以初七日進呈，以便審閱，遂為成例。”

初十日，致書王繼香。

國家圖書館《越縵堂書劄詩翰》致子獻云：“頃見小兒書，並承惠祝君篆刻印石，捧持歡喜。屢損佳貺，慚感之任。祝君篆法入古，奉刀猶老，希

爲轉謝。兄病終不愈，奈何奈何。此請止軒姻世老弟著安。愚兄慈頓首。九月十日。”

《王子獻先生日記》十月初三日：“致李承侯。並祝刻五印，並爲代印印花。”

二十三日，以《傳忠肅集》贈繆荃孫。以病不至先賢祠秋祭。

《藝風老人日記》：“越縵送傅節子刻《傳忠肅集》三冊。”

《藝風堂友朋書劄》越縵致繆荃孫第三十一通：“未識台從何日還都，是否決計携眷南還？茲奉去《傳忠肅公集》一部，希察入。《大唐郊祀錄》將寫完，即可奉繳也。此請復弭仁兄年大人箸安。弟慈頓首。九月廿三日。柚岑遽做古人，彌可悼念，病不能往弔，其眷屬何日歸？念念。”

案：劄末“柚岑遽做古人”，柚岑乃繆荃孫從弟祐孫，《藝風老人日記》光緒二十年九月初十日有云：“又聞柚岑於前月廿六日逝世。”知是劄作於此年。

《王子獻先生日記》：“愛師託疾不至（先賢祠）。”

二十八日，鮑臨、王繼香來探病。

《王子獻先生日記》：“偕敦出訪愛師病，出陪，示腹上已堆胃陽，面色已壞。愛又示王廉生函，久之出。”

二十九日，邀繆荃孫、蔡元培飲。

《蔡元培日記》：“越縵先生邀飲，坐有繆筱珊前輩。”

《藝風老人日記》：“李越縵招飲。”

秋，趙士琛序《越縵堂時文書劄》。

《越縵堂時文書劄》趙士琛序曰：“自李蕓客師來吾邑主講席，博學能文，士習始一變。迨師由農曹轉臺諫，年益高，事益繁，閱卷乃益遷延，引領者不能無觖望浸有後言矣。師嘗聞之，乃標舉士琛與言賽博同年以自解，士琛在院肄業，受益良多。賽博則冒吾津人士姓名與試，近來日下數從師遊，於其擬選集句諸篇獎許備至者也。賽博嘗以八比文見餉，諷詠數四，皆鎔鑄經說，不落恒蹊，真作手也！因志數言，以歸諸賽博。光緒甲午秋天津趙士琛。”

十月十六日，繆荃孫索還《大唐郊祀錄》。

《藝風老人日記》：“……交李越縵信與靜三，均索書。……李：《郊祀錄》。”

秋，樊增祥和越縵詩。

《樊山詩集》卷二十《染香集》（甲午）《秋夜和愛伯詩韻》：“芳蘭盈一握，此際奈情何。天上明星夕，花間玉露多。香銷重蕪麝，衣重不勝羅。青翰橫秋水，無爲擁楫歌。”

十一月二十四日，病卒。“厄於六十六”竟成詩讖。臨歿以日記付沈曾植。

《日記》是年正月初一日有《甲午元日東敦夫介唐約繪越中三老圖》有云“敢比宋賢重六厄”詩注曰：“王仲言《揮塵錄》言：本朝名公多厄於六十六。呂正惠、呂文穆、韓忠獻、歐陽文忠、王荆公、蘇翰林皆然。余今年亦六十六矣。”

平步青《掌山西道監察御史督理街道李慈銘傳》：“今年夏，中日啟釁，敗問日至，知君者頗訝何以無所論效。蓋君戍削善病，至是獨居深念，感憤扼腕，咯血益劇，遂以十一月二十四日竟卒。”

《蔡元培全集·自寫年譜》（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冬十一月二十四日，越縵先生病故，承侯輟讀，我移居南半截胡同之山會邑館。”

王蘧常《嘉興沈寐叟先生年譜初稿》：“光緒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慈銘臨歿，以所為日記七十餘冊付公，公哭之慟。”

陶存煦《姚海槎先生年譜》：“光緒二十年甲午十一月二十四日，會稽李慈銘愛伯卒於北京。慈銘擅詞章之學，與先生塗轍微殊，然兩人交亦極相契。”

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十二月二十九日，聞越縵先生病歿京邸。……大有老成凋謝之感。”

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光緒二十年甲午十二月十八日，唁越縵先生之喪。”

文廷式《越縵堂日記鈔序》：“蕤客以甲午秋卒。晚年多病，雖居言職，有所欲言，而精力每不逮矣，亦可惜也。”

曾之撰《越縵堂駢體文叙例》：“甲午東瀛事起，議戰議和，中外交關。先生已臥病，自憾不能強起為國家熟籌利害，裨補萬一，疾益甚，竟以是冬捐館舍。嗚呼！先生素為中外任事大臣所禮重，使其不病，必能出一言以策其萬全，俾之同心共濟，事或不至糜爛若此，此一二深識之士所以嘆息於先生之病且歿也。”

樊增祥《哭李愛伯夫子十首》詩注曰：“歿於十一月二十三日，今年正月始得訃書。”《樊山集》卷二十五（起甲午七月迄乙未四月）。蓋次年正月方得訃，故是年仍為越縵作《壽愛伯師六十晉六生日》詩四首，其中尚有“閱盡紅羊兼白馬，歲寒留得後凋身”等句。

《樊山集》卷二十五《哭李愛伯夫子十首》（乙未）：“彼蒼何意喪斯文，木壞山積不忍聞。北斗一星寒吏部，東流諸水赴河汾。彌留室裏聞香氣，奄忽空中降鶴群。老去侯芭慙負土，天西無路哭揚雲。”“茂陵秋雨卧相

如，多病時時賦子虛。身似芭蕉叢衆疾，心如椰子納群書。蔽賢兩府能無過，問字諸生慟有餘。爲問南園籬下犬，何心不作仲宣驢。”“朝回深閉草玄亭，四海儒流見典型。郎欲潛時師漫浪，學從困後識深寧。公所居曰困學樓。叩門使者求遺稿，就木奄然執《孝經》。贏得傾都冠蓋集，焚香齊拜草堂靈。”“深衣久染禁城塵，身是蒼姬柱下臣。元相格詩經御覽，鄴侯鎖骨本仙人。老來服食需靈照，身後巾箱付阿新。驄馬入臺餘五載，蓋棺縹緲不勝貧。”“一入南臺著直聲，霜棱震動漢公卿。屢陳政要師貞觀，未覺衣冠速廣明。宣室夜虛梁傅席，東窗陰記李光名。歿而猶視扶桑島，銜石千年恨未平。東事起而公已病，欲有所敷奏而稿不屬。九月三日與祥書云‘此當歿而猶視者也’。”“廣大宗門用意深，並包文苑及儒林。自舒聞見成遷史，人以膏肓待鄭箴。箋啟每如江夏意，篋書能轉贊皇心。殷勤勸付麻沙木，闕尹年來俸有金。”“自叙平生說苦甘，詩家仙聖得同龕。公自道所學，以詩爲第一。堂堂日月端明殿，戀戀江湖老學庵。百戰健兒居廡下，公嘗引虞道園語，目余爲百戰健兒，而自居漢廷老吏。讀書種子斷江南。虞山駁雜新城淺，持較先生總未堪。”“風流承旨愛煎茶，玉塵絲絳似道家。太白已歸鯨海月，小紅休嫁馬塍花。夢中割斷江郎錦，酒畔銷殘定子霞。朱生先一年化去。華髮門生張水部，忍聽二婢泣琵琶。”“三十年來骨肉情，禮堂言語記分明。仙山他日從余隱，家事而今聽子行。坐久春風成隔世，立殘夜雪付來生。董陵下馬公知否，悽絕山丘痛哭聲。”“北望煙雲總淚垂，春風塔院把離卮。辛卯出都之前兩旬，無日不共談讌，即路之日，公與漁竿、止潛送至天寧寺，抵暮始別。坐看朗月還思我，欲理玄言恰共誰。執紼那能千里送，招魂已覺五旬遲。公歿於十一月二十三日，今年正月十日始得訃書。傷心九月初三字，即是鱣堂絕筆時。”

沈曾植《海日樓集》卷四有《越縵先生挽詩四首》：“茫茫賢劫竟何如？海內靈光不慙餘。名世半千生幸見，阨年重六識非虛。長懷劉向憂時奏，未竟康成寫定書。高柳蕭條門巷在，自今腹痛永回車。”“來去東坡似有期，平生磨蝸更無疑。孝標自敘牢愁極，曼倩爲郎遇合遲。驄馬風生名德見，冥鴻心遠石交知。蒼涼秦佚三號出，無復猶龍變化思。”“同歲論交十六年，知公知我兩聽然。神超齒德形骸外，意得談諧諍論先。師魯讀文情最評，秀之寫韻願終懸。難忘臨絕裴公願，懷抱冥冥竟未宣。”“丹旄飄搖指朔風，遠郊夕照慘悲翁。叙銘事豈遲傳正，志記成將付小同。神理綿綿泉壤在，交期忽忽輓歌終。他生玄度誠難必，精爽何應接夢中。”

袁昶有《弔侍御李越縵先生》四首：“柳生肘怛君俄化，茆蓋頭憐予未

歸。不堪再過藤花下，腹痛何年雞酒持。”“洛中時變觸倉皇，攢室應依蕭寺傍。聚散交遊如墮雨，沈狸藁草發宵光。君令人前卒，旅殯藁花寺中。”“主張似挾銜官宋，理趣曾推僕命騷。後死豈容輕落筆，瓣香祇為寤匡燒。寤匡子，先師劉中允自號也。”“時艱何術致風雷，回憶南牀試日咍。撒手君今返何處，豐干院里洞門開。先生自述前身為天台國清寺衲，己丑十一月與君同取考御史，引見記名，試之日，大風震殿瓦。”

張鳴珂《疑年廣續》卷一：“李愛伯慈銘六十六，道光九年己丑生，光緒二十年甲午卒。”

嚴玉森《虛閣遺稿》卷三甲午末《寄樊山》：“滑稽何敢學東方，寒拾天台話石樑。故舊凋零同一哭，近聞越縵消息。斯人憔悴本非狂。傳來弟子芬芳久，忍聽風塵羅網傷。鸞鳳應巢霄漢上，自知鷗鷺倦翱翔。”

又，《翁同龢日記》乙未閏五月初九日有記越縵事，乃張冠李戴之事。

《翁同龢日記》“李蕓客來，長談。此君舉世目為狂生，自余觀之，蓋策士也。”

案：翁同龢光緒二十四年罷官後，懼與康有為等主張變法者有牽連，曾改繕日記。金梁《近世人物傳·序》云：“翁記似有重繕改易處，如李蕓客卒於甲午十一月二十四日，而翁次年閏五月初九日尚記‘李蕓客來’，初頗不解其故，繼思翁自戊戌罷歸，不無顧忌，甲乙數年，正值樞要，凡所記載，尤慮觸諱，自取刪繕，亦屬常情，甲午之事，誤入乙未，蓋一時疏忽耳。”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翁文恭公日記〉稿本與刊本之比較——兼論翁同龢對日記的刪改》有云：“金梁所揭出的，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初九日‘飯後李蕓客先生來長談，此君舉世目為狂生，自余觀之，蓋策士也’，此處‘李蕓客’三字，係挖補貼上去的，但做工十分精細，幾乎看不出明顯挖補痕迹，但是，如將日記原頁以強光透視，即可清晰看出挖補輪廓，該處原應為‘康祖詒’或‘康有為’三字。當時康氏因高談闊論，久已被京師官僚視為‘狂生’。”

然後人論及越縵時，常引用翁記此則材料，稱其“舉世目為狂生”。越縵性情狷介，傲視群流，然而遺世獨立，學有本源，三朝耆宿，海內文宗，非胸無點墨、目中無人之狂生可比。當時文獻亦未見有品評越縵為“狂生”者，友人嚴玉森有詩云“斯人憔悴本非狂”。此則記載失實，已被揭露，後人閱讀引用時應謹慎。

是年歲末，平步青撰《掌山西道監察御史督理街道李慈銘傳》。

平步青《樵隱昔癡》卷十八《掌山西道監察御史督理街道李慈銘傳》：

“君姓李氏，初名模，字式侯，後更名慈銘，字愛伯，號尊客。浙江會稽人。生有異才，年十二三即工韻語。集中所存遊蘭亭諸詩是也。長益覃思幼學，於書無所不窺。時越多高才生，咸推君爲職志。道光庚戌吳縣吳晴舫侍郎再督浙學，侍郎漢學大師，得君文，偉愛之，以第二人補縣學生員。次年，食餼，而應南北試凡十一，屢薦屢報罷。咸豐己未北游，將入資爲部郎，而爲人所給，喪其資，落魄京師。母恭人亟鬻田成之。李氏越中巨賈，以財力滋殖雄里閭。君授產不豐，至是儼然寒士矣。同治乙丑，請急歸奉母諱。庚午始舉浙闈。五上春官，光緒庚辰始通籍。君才望傾朝，右僉謂其宜擢上第，而顧不遇，以原官久次，補戶部江南司。貲郎大都尚聲氣交遊，造謁報謝無虛日，暇則徵歌狎飲以爲常，鮮治事者。而君獨鍵戶，讀書吟詠，蒔藥種花，非其人不與通，經年不一詣署。尚書朝邑閻公，方嚴覈名實，下教諸曹郎分日入謁，尚書坐堂皇旁，一司官執簿唱名堂下，聲諾如點隸呼囚者然。吏持牒至，君手書縶千言，責其非政體，不當辱朝官而輕量天下士。忤直激切，若昌黎與張僕射書，走筆付吏去。閻公得書，頗善之，事遂已。己丑，試御史。庚寅，補山西道監察御史，轉掌山西道，巡視北城，督理街道，皆舉其職。數上封事，洞中利弊，不避權要，被旨允行，或報聞，君項項不自得。今年夏中，中日啟釁，敗問日至，知君者頗訝何以無所論效。蓋君戍削善病，至是獨居深念，感憤扼腕，咯血益劇，遂以十一月二十四日竟卒，年六十六。

君自謂於經史子集，以及稗官梵夾、詩餘傳奇，無不涉獵而模放之；而所致力者莫如史，所爲散文、駢體、考據、筆記、詩歌、詞曲積稿數尺，而所得意者莫如詩，讀者以爲定論。

君性簡略，胸無城府，然矜尚名節，意所不可，輒面折人過，議論臧否，不輕假借苟同。雖忤樞輔，不之顧，是以人多媚之。然虛中樂善，後進一言之合，諷之不容口，所指授成名者爲多。門下著錄甚衆。平生故人有改而北面者，他可知已。君於經學有《十三經古今文義彙正》、《說文舉要》、《音字古今要略》、《越縵經說》，於史學有《後漢書集解》、《北史補傳》、《歷代論贊補正》、《歷代史賸》、《閩史》、《唐代官制雜鈔》、《宋代官制雜鈔》、《元代重儒考》、《明謚法考》、《南渡事略》、《國朝經儒經籍考》、《軍興以來忠節小傳》、《紹興府志》、《會稽新志》，又有《越縵讀書錄》、《越縵筆記》、《柯山漫錄》、《孟學齋古文內外篇》、《湖塘林館駢體文鈔》、《白華絳柎閣詩初集》、《杏花香雪齋詩二集》、《霞川花隱詞》、《桃花聖解盒樂府》，凡百數十卷，可謂碩學鴻文，蔚爲著述者也。友人

僅刻其《駢體文鈔》二卷、《白華詩》十卷，餘未禮堂寫定，傳之其人。娶馬恭人，無子，以弟之子孝珠為嗣。

論曰：吾越奇才，近代推石笥胡徵君，御史後出，所學與徵君微不同，其論定國朝古文以徵君為六家之一。徵君性剛任氣，豪傷自憊，不類循咫獲，為朝貴所報連，卒以窮死。御史晚達，入臺，差遇矣，而亦不克大褻所蓄，卒蕉萃佗僚以歿，不可謂非窮也。然徵君有言，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於虜，誰謂御史而竟死哉？

案：文中有“今年夏中，中日啟豐，敗問日至”，則該文寫於是年越縵卒後之未幾。

傅末平步青以越縵比於胡天游(1696~1758)。胡字雲持，又字稚威，號松竹主人，又號傲軒。浙江山陰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補試因病作罷，已巳舉經學，又因病再罷。後客死山西。善作駢體文，有《石笥山房文集》傳世。越縵服膺其古文、經學。

平步青所列越縵著述可謂詳盡矣，然獨不及《越縵堂日記》，蓋彼時不以日記為著述。

編年詩：《甲午元日東敦夫介唐約繪越中三老圖》、《甲午元日即以詩論敦夫介唐復柬子獻》、《庭前樹為風雨所折嘆》、《憫雨嘆》、《光緒甲午中春奉送贊虞夫子大人出守昭通》、《甲午中元前二日送師鄭弟館選後省覲還吳》。

編年文：《杏花香雪齋詩鈔自序》、《答季士周都轉書》、《答傅節子書》、《答張乳伯同年書》、《致王子獻書》(數十通)、《致吳講書》(二十餘通)。

是年無詞。

【時事】 六月，日本於豐島沖襲擊清軍艦，於牙山襲擊陸軍；七月一日，清政府宣布與日本開戰；八月，與日軍戰於平壤，清軍敗績，戰於大東溝外，亦敗績，管帶鄧世昌死之；九月，日軍進駐遼東、九連、安東等城；十月，陷鳳凰城、旅順；十一月，陷海城；十二月，陷蓋平，寇山東，陷榮成、威海衛。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刊行。

孫衣言(1814—)卒。薛福成(1838—)卒。

## 譜 後

光緒二十一年夏，靈樞南返會稽，鮑臨、吳講、蔡元培送行。

《蔡元培全集》第十卷《函電》之《致陶潛宣函》（一八九五年夏）云：“越縵先生觀已於前五日回南，凌晨往送，惟見吳、鮑兩先生而已。翟公死生之感，羊曇知己之痛，百感交集，黯然銷魂。”

是年，袁昶致書繆荃孫，有懷越縵。

《藝風堂友朋書劄》袁昶致繆荃孫第十九通有曰：“上年張廉卿、李莚老、朱鼎父、孫琴西先後物化，海內知舊政值兵火時零落，尤令人短氣。”

光緒二十三年，《越縵堂駢體文》刊行。

王彥威輯，曾之撰編，曾樸校。曾之撰《叙例》：“壬辰，兒子樸赴春官試，令執贄受業於門，先生固屬弢甫從日記中錄出駢文稿兩冊，畀樸寄示。余受而藏之，以先生方奉職諫垣，懼涉聲氣，未付劖劂。自甲午東瀛事起，議戰議和，中外交閱，先生已卧病，自憾不能強起為國家熟籌利害，裨補萬一，疾益甚，竟以是冬捐官舍。……嗚呼！余聞耗，亦惜先生志事未顯，為之一慟，既而曰：向之以著述見託者，今可以踐諾矣。乃發篋所藏駢體文若干篇，編次為四卷，原冊中誤入散體文若干篇，別為一編附後，校付手民。”

是年，清秘閣購越縵所造《湖塘林館村居圖箋》數十番。

《蔡元培全集》卷十五《日記》一八九七年九月十四日：“清秘閣購越縵先生自造《湖塘林館村居圖箋》數十番。”

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蔡元培簽《越縵堂日記》。

《蔡元培日記》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十九日：“十有九日丁未，始簽越縵先生日記。”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簽《越縵堂日記》畢。”

四月初三日：“李先生日記：《越縵堂》六冊（乙卯至庚申），又一函六冊（庚申至癸亥），《孟學齋》一函六冊（癸亥至乙丑），《孟學齋》、《籀詩學疋之室》、《受禮廬》、《祥琴室》、《息茶庵》一函凡六冊（乙丑至己巳），《桃花聖解盒》一函十冊（己巳至甲戌），又《後集》二函十冊（甲戌至己巳）。



卯),《荀學齋》二函二十冊(己卯至己丑),凡六十三冊,存知服堂。”

案:知服堂,蔡元培書齋。

十二月六日,葬應家湖。

《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日記》:“李承侯以是日葬厥考越縵先生於應家湖。以根兒病,未能往也。”

樊增祥《樊山集》卷二十六有《聞愛伯師窀穸有日感賦》:“傳聞得地賀家湖,窆石爲鄰道不孤。夫子骨爲藏櫝玉,門生淚盡感恩珠。潼亭大鳥悲楊震,江左微星失謝敷。吏部有文光日月,更將銘志付吾徒。”

案:《日記》光緒十四年三月初一日:“夜作復徐仲凡書。正月中得仲凡書,言爲覓得蘭渚橋外小山名殷家鷗者,可營葬地,惟僅可容四五穴,且價至二百金,故日久未作報書,意欲俟品芳所購棲鳧山地成再定去留。今棲鳧未有後信,乃託仲凡先購之,它日幸得首丘,千秋萬歲,魂魄常在禊亭矣。”賀家湖乃鑑湖之別稱,蘭渚橋近鑑湖,則越縵卜葬地當在蘭渚山之殷家鷗,地近蘭亭。

《紹興縣文物志》之第四章《陵寢墓冢》之李慈銘墓:原在紹興蘭亭鎮殷家塢村農田中,坐西朝東,平面呈“凹”字形,墓身高大,通體泥封,左右壘“靠手”,20世紀50年代平整農田時被毀。

是年,王世裕從傅以禮處鈔得《李慈銘先生雜著》。

國家圖書館藏《李慈銘先生雜著》封面題“龍集光緒二十有四年九月霞廬主人志庚甫假傅氏鈔本錄竟署面”。卷首有“志庚珍藏”印。

王世裕,字子餘,浙江山陰人,越縵弟子王繼香的子侄輩,搜輯越縵遺著頗爲用力。官嵊縣知事,光復會會員,《紹興公報》主編。

光緒二十五年,《霞川花隱詞》收入《二家詞鈔》刊行。

同樊增祥詞合集。有越縵自序。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初三日,樊增祥賦《金縷曲》懷越縵。

樊增祥《樊山集》卷二十八之《五十麝齋詞賡·下》有《金縷曲》二首,其一題云:“笏卿見示近詞,中有詠榴花五闋絕佳。因憶丙子榜後居愛伯師宅過夏,賦重臺榴花詞,稿已佚去。師姬人張氏以午日生,故小字曰端,師有句云:‘剩有一庭紅醋醋,供人插戴滿頭花。’爲張生日作也。今師歿已八年,重際花時,不勝根觸。笏卿於師爲庚午同年,賦此寫心,且索和也。辛丑四月三日。”又《金縷曲·笏卿有詞悼愛伯師疊前韻答之》云:“檻外榴花蹙。繞珠叢、嫣紅一點,動人春日。二十六年重臺夢,絳樹雙聲再續。約略似、霞川花木。血色羅裙真珠字,是三郎、親爲端端錄。團扇句,倩誰讀? 桃根莫唱當時曲。鏡臺邊、無心插戴,鬢

雲凋綠。白石仙人歸何處？爲馬塍花一哭。剩燕子、樓中人獨。狼籍一庭紅醋醋，問藤陰、今是誰家屋？知己淚，灑庭竹。”

左紹佐，字季雲、笏卿，號竹笏生。湖北應山人。光緒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官至廣東南韶連兵備道，所著有《竹笏生詩鈔》。

光緒三十年，張鳴珂有詩懷越縵。

張鳴珂《寒松閣詩集》之《寒松老人懷人感舊詩》（自題光緒甲辰正月十八日脫稿）曰：“索米居長安，杜甫吟詩瘦。世事漸淪胥，聞之雙眉皺。試彈獬豸冠，原是觸邪獸。”詩末注云：“會稽李蕓客侍御先生慈銘。”

宣統三年，《越縵堂時文書劄》刊印。

介竹氏序曰：“甲午，睿伯曾出所存蕓客先生《越縵堂時文》示余，蓋越縵發科遲，成進士後以授其老友千禾學博，以授其嗣子璈，璈以授其婦兄仲遠，余受而讀之。……今科舉停而校舍立，予陳人也，舊習未忘，重溫故夢，爰取越縵先生時文付印。凡自記與眉批均仍其舊，附以與睿博往還墨蹟，更以當時傳頌八比鈔存者殿焉。追溯前遊，渺如隔世，曩時儔侶，大半黃墟。強拈退筆，表而出之，同於雲煙之過眼已。宣統辛亥秋滿洲介竹氏識於京師。”

民國元年，蕭山鍾氏崇實齋影印《桃花聖解龔樂府外集》，鍾駿文校刊。

有越縵自序及周星譽跋三篇。

是年，沈氏晨風閣《蘿庵遊賞小志》刊行，後周作人得鈔本，校閱並跋之。

顧廷龍亦有跋。越縵自序。

周作人《蘿庵遊賞小志跋》（見民國《古今半月刊》）曰：“《越縵雜著鈔本》一冊，從杭州書店得來，內爲《蘿庵遊賞小志》、《霞川花隱詞鈔》、《樂府外集》共三種，書面題‘龍集光緒二十有四年九月霞廬主人志庚甫假傅氏鈔本錄竟題面’，朱文長印曰‘太原公子’，內又有印曰‘志庚珍藏’。卷首附粘任秋田手劄，文曰：‘志庚仁仲如握：月前由潤田交到《越縵堂雜著》一冊，見係手鈔，足見恣意文囿，孟晉無量。記此三種曾於都門奉讀一過，假鈔未果，今復展讀，彌覺尋味不置。間有校訛處、訂正處，筆之簡首，請閱後一印證之，即撕去可也。手此鳴謝，借頌著祺，不盡縷縷。愚小兄滕頓首。’審其語氣，當是師弟關係。案任君《倚舵吟遺稿》章琢其跋語中說及王君子余爲昔日門下士，然則志庚即王子餘世裕無疑。王君關心越中文獻，曾於紹興公報社印行《文獻輯存書》第一二集及《越中三不朽圖贊》。此稿云從傅氏傳錄，或是節子原鈔本歟？《霞川花隱詞》刻入《二家詞鈔》，《樂府》有蕭山

鍾氏刻本。《遊賞小志》僅由番禺沈氏刊入《晨風樓叢書》甲集，鉛字光紙，脫誤滿目。今得此本，據以校正，佳處甚多。共改正百三十餘字，添小注九處，又本文一則，差可披誦矣。任秋田批注八條，最重要者為第四，文云‘破產一節是先生恨事，曩在都談此，每裂眦言之。然余以為事關前定，既不結社、不交一人，未必不破家也。煙雲過眼，付之太空最妙。此注似亦可刪，秋田注。’案：此蓋指壬子二月條下原注‘斷斷訴比匪破家事’，似當時讀《小志》者多注意及此，《越縵堂日記補》壬集同治十月二十三日項下錄有《復潘祖蔭書》起首云：‘頃奉手諭，並蒙擲還《蘿庵小志》。獎飾逾恒，遂使腐削回榮，枯詞溢潤。《語林》未出，見賞庚郎；《本論》初成，折衷叔夜。方之鄙作，深愧昔流，雖知過情，能無感發？承示《志》中宜刪一節，具承風義，免我古賢，刻狀虺蛇，誠污簡牘，當如來旨，即事芟除。’但以後接敘二周前事，凡費四百餘言。豈獨裂眦，且復切齒，其無意於刪削注語，蓋已顯然可知矣。”

顧廷龍《顧廷龍文集》有《越縵生〈蘿庵遊賞小志〉跋》。

是年，魯迅購《中國學報》，以其有節選《越縵堂日記》文字。

魯迅《魯迅全集·壬子日記》十二月二十八日：“赴琉璃廠購《中國學報》第二期一冊，四角，報中殊無善文，但以其有《越縵日記》，故買存之。”

民國二年，《越縵堂文鈔》刊印。魯迅寄給周作人《白華絳跗閣詩集》，又買得《越縵堂駢體文》。

民國二年鉛印本，《禹域叢書》第一種，禹域新聞社印行。不分卷，無序跋。

魯迅《魯迅全集·壬子日記》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寄二弟書兩包，計……《白華絳跗閣詩集》兩冊。”十二月初七日：“買得《越縵堂駢體文》附《散文》一部四冊，一元。板心題‘虛霏居叢書’，其全書未見，當是未刻成，或已中輟矣。”二十五日：“上午寄二弟信並《蘿庵遊賞小志》一冊。”

民國四年四月十九日，繆荃孫撰越縵傳。

《藝風老人日記》民國四年十月廿九日：“撰李慈銘傳。”

案：繆與越縵知交多年，敬重越縵才學，及其病卒，嘆息再三，其所為傳，必有感而發，惜今未見傳。時繆荃孫任清史館纂修官，此“李慈銘傳”，疑或是為《清史稿·文苑傳》而作。

是年，樊增祥校閱越縵遺集並題詩。

《咸同間名人詩箋》有《承侯世兄以愛伯師遺集屬為校定中有賀已中秋夜鎖闈懷雲門秦中之作感愴之餘敬次原韻》詩，末署云：“承侯世仁弟吟

正。兄增祥時年七十。”

同上《疊韻題越縵堂集》：“尾聲不返此爲寶，氣格猶高天寶中。冊府瑀鑄群玉白，露川渲染萬花紅。”“從公久聽長安雨，老我猶希正始風。伊春當年瞻紫氣，如今真作霸城翁。乙卯十月既望樊增祥謹題。”

生平將入《清史·儒林傳》。秋，承侯至京師。

李文紉《夢湄室詩存》卷一《承侯弟爲侍御公越縵叔列入清史儒林傳晉都兼謀事賦此志別》（乙卯）曰：“長征萬里值新秋，前路請纓志願酬。執友纂修承漢魏，纂修清史繆小山、樊雲門皆叔氏門弟子。先人列傳續王劉。昔年趨鯉成陳迹，今日登龍謁小周。周玉山制軍馥之子緝之學熙，現任財政總長，爲叔氏受業弟子，承侯弟蓋有所干而謁之。難得萼輝堂下別，屬君珍重覓封侯。”

同卷有《和承侯客居京師寫愁》（丙辰正月），附承侯原韻曰：“四海紛紜日，飢軀北走燕。離家逾兩月，客路計三千。傲骨貧難易，孱軀賤益堅。升沉無介意，食肉始稱賢。”承侯在京至次年仍未回

案：李文紉此處記爲“儒林傳”，而實際選入《文苑傳》，關於越縵之入儒林、文苑，也許當日即有爭論。繆荃孫時任《清史》之《明遺臣》、《儒林》、《文苑》、《孝友》、《遺逸》等傳之分門類、定功課。《倡廣生友朋書劄》有繆荃孫致昌廣生劄云：“李莛客列一傳於《文苑》，以陶子綽附之，似乎公道。其子力爭《儒林》，問經學有著作否？鈔來日記數十段，皆掇拾陳言，萬不能謂之經學。莛客曾自言經學少功夫，祇可不管。所上摺子（全鈔來），亦不如朱蓉生、屠梅君，《文苑》尚不愧也。兄以爲何如？”

民國六年，《越鐸日報》連載《杏花香雪齋詩》。

袁夢白鈔校。張鍾湘序曰：“右《杏花香雪齋詩》八集，合古今體得八百二十八首，莛老後《白華絳村閣集》而作也。甲寅冬，湘於袁夢白詞丈歐鉢羅室獲睹鈔本，寶之，亟借鈔甲乙丙丁戊五集，寄莛老之哲嗣澄侯世丈，丐其讎校，餘以它故不竟。乙卯秋，湘在滬輯《大夏叢刊》，錄載不數十章，叢刊以忤項城帝政而殤，深惜不獲以全豹示世。今年春，吾友陳子瘦厓於《越鐸報》有《國學選粹》之輯，索稿於湘，乃出向所鈔者實之，時夢丈已參軍皖省，復馳東索已庚辛三集，歷時數月，始克成書，匆促付槧，魯魚豕亥，間不能免。……”

次年，越縵族侄文紉讀《越鐸日報》、《杏花香雪齋詩》，有題詩。《夢湄室詩存》卷一有《讀越縵叔杏花香雪齋詩稿感賦》（閏二月初六日）：“先正垂典型，於邑難卒讀。如對六朝人，一字一珠玉。神州遍馳譽，雅俗皆折服。越國多山川，靈秀獨鍾毓。天香祖澤谿，天山府君在西郭橫河有天香書屋，今久圯矣。產生在我族。甲午大星殞，後起無繼續。什襲千萬

言，太息久高束。予季阮婁人，謂承侯無力印遺著。罪莫百身贖。潛德不發光，死者胡瞑目。蒼蒼埋奇文，未免太嚴酷。我今日日誦，是年《越鐸報》日登遺詩。句句生感觸。天未喪斯文，或不成秘錄。”

民國八年，浙江公會議購買越縵堂藏書。

《申報》民國八年五月三日：“開議第一案：購置已故會稽李慈銘侍御遺書藏書籍經費案，陳幹以所購目的無非欲得李慈銘手澤，代價一萬元，並不為多。姜恂如云須先問有無好書，任鳳岡擬將書冊逐一審查，再定買否。議長付表決，多數贊成公決，付特務審查。”

民國九年，商務印書館影印《越縵堂日記》前五十一冊，蔡元培、張元濟等極力促成。

蔡元培《印行越縵堂日記緣起》：“是年九月，綜各處預約之數已達三百部以上，於是，自《孟學齋》至《荀學齋》五十一冊之日記遂得付印。二十年來經若干人苦心之計畫，有此結果，後死者之責稍稍盡矣。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孟學齋》以前尚待編錄之十三冊、《荀學齋》以後尚諸樊山書篋之八冊，尤不可不致意也。盟諸息壤，以待來年。十一月十七日蔡元培識。”

《張元濟日記》1920年10月19日：“王幼山交到一百元，並定《越縵堂日記》預約訂單一紙。前三日鶴嶺來，將《越縵堂日記》交付，約今日午後往運群社，與發起人晤商。到者鶴嶺、慕韓未到，已回浙矣。王幼山、書衡、童峙青，張岱杉之代表。商定以王幼山新購五部，又岱杉售出四百部應續收之千六百元抵過外，約尚欠四千餘。擬函慕韓，並由同人設法歸清。余聲明前售出三百四十七部及岱杉售出之四百部，找款不知何時可交，如將到期仍不取書，屆時令商辦法。此外，又商定售價五十元，淨收三十五元。又將書稿交與浙江圖書館，由浙江公會函達省長。另有紀載，茲不詳記。”

民國初年，入祀浙江先賢祠。

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藏有光緒十一年越縵所撰並刊刻之《越中先賢祠目》，卷末有壽鵬飛之識語曰：“章實齋先生學誠、湯文端公金釗、葛莊節公雲龍、李愛伯侍御慈銘，皆於近年列祀，重印祠目依次增入。辛酉十月壽鵬飛謹識。”

案：辛酉當指民國十年（1921），據此可知此時越縵已入祀浙江先賢祠。

民國十年十二月，樊增祥序《杏花香雪齋詩》。許壽裳贈魯迅《越縵堂日記》一部。

中華書局民國二十八年排印《杏花香雪齋詩》，卷首樊增祥序，末署“辛

西臘日受業樊增祥謹序”。此“辛酉”當指民國十年辛酉(1921)。

《魯迅全集·日記第十》之“書賬”記有：“《越縵堂日記》五十一冊，許季猷贈，九月三十日。”又十二月十六日：“許季市來，贈以《湖唐林館駢文》一冊。”

民國十一年，胡適讀《越縵堂日記》並題詩。

《胡適全集·日記》民國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日：“讀李慈銘的《日記》，很有趣味，晚間在床上作了幾首六言的詩，題這部書。《病中讀〈越縵堂日記〉戲題》：

五十一本日記，寫出先生性情，還替那個時代，留下片面寫生。  
三間五間老屋，七石八石俸米，終年不上衙門，埋頭校經校史。  
寧可少睡幾覺，不可一日無書，能讀能校能注，先生不是蠹魚。  
前日衙門通告，明朝陪祭郊壇，京城有那麼大，向誰去借朝冠？  
最恨孝廉方正，頗憐霞芬玉仙，常愁甕中無米，莫少諸郎酒錢。  
這回先生病了，連個藥錢也無，朋友勸他服藥，家人笑他讀書。  
豬頭私祭財神，圖個文章利市，祭罷放串爆杖，趕出一窩窮鬼。  
買了一雙靴子，一著就是十年，當年二十四弔，今回二兩幾錢？  
鐵路萬不可造，彗星著實可怕，四十年前好人，後人切莫笑話。

七月二十六日，又寫道：“連日病中看《李慈銘日記》，更覺得此書價值之高。他的讀書札記大部分是好的。他記時事，也有許多地方可補歷史。”

民國十四年，商務印書館排印《越縵堂詩話》，蔣瑞藻編，徐珂校。

蔣瑞藻序。

民國十六、十七年，魯迅讀越縵日記，以為非日記之正脈。

《魯迅全集》第三卷《華蓋續集·馬上日記》(一九二六年)曰：“吾鄉的李慈銘先生，是就以日記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學問，下迄相罵，都記錄在那裏面，果然，現在已有人將那手迹用石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這樣的年頭，不必說學生，就是先生也無從買起。那日記上就記著，當他每裝成一函的時候，早就有人借來借去的傳鈔了，正不必老遠的等待‘身後’。這雖不像日記的正脈，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貶，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卻不妨模仿著試試。”

第四卷《三閑集·怎麼寫》(一九二七年)曰：“《越縵堂日記》近來已極風行了。我看了卻總覺得他每次要留給我一點很不舒服的東西，為什麼呢？一是鈔上諭，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響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覽’。二是許多墨塗。寫了尚且塗去，該有許多不寫的罷？三是早給人家看，鈔，自以為一部著作了。我覺得從中看不見李慈銘的心，

卻時時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騙。”

民國十七年，越縵藏書入藏國立北平圖書館。

《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的第一卷第一號（民國十七年五月）之《本館略史》第六條曰：“會稽李愛伯先生慈銘為同光著名學者，於史學致力尤勤。其藏書共九千一百餘冊，內中手批手校之書，共二百餘種，約二千七百餘冊。考證經史，殊可珍寶。本館經地方當局之介紹，全部收入，另將李氏批校文字，編為讀書札記，布於本刊。”

《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第三卷第三期《圖書館界·北京圖書館購越縵遺書》（民國十六年）：“會稽李慈銘先生讀書治學，著聞海內，片簡隻字，靡可珍寶。李氏故後，其遺書全部歸紹興陸氏。北京圖書館慮其散佚，曾與陸氏確商，以一萬一千餘元收歸藏皮。凡為書八百六十七種，九千一百十九冊云。”

《前漢書札記》即刊於第一卷第一號、第二號。王重民題識云：“會稽李蕓客先生海內碩彥，近世績學。本館購得其越縵堂藏書，即著手移錄眉校，輯為專書，以永其傳。夫學者之於讀書，務在求其通，初非有意於著述也。然其校一字，釋一義，每豁然貫通，有便後學。但為學日益，時覺今是昨非，今吾為之移錄，雖片辭隻字，不敢擯棄。若先生得及見之，或有所斧削也。讀是書者，當能明之。先生博極群書，尤精乙部，茲輯其遺書，擬從正史起，仿王趙錢三家書，為《讀二十二史札記》，其或先生之遺意乎？適本館有館刊之發行，摘要公之海內，為述其緣起於此。十七年五月十八日，王重民記。”

但第三號《本刊啟事》云：“《李慈銘漢書札記》自本期起一律停載，現擬與李氏其他雜著合刊為叢書，出版有期，再行通告。此啟。”

王重民輯錄《越縵堂讀書記》即刊於第一卷第二、三、四、六號，題識云：“蕓客先生每治一書必序其源流，考其作者，辨其章句，撮其指歸，而詳記之於日記，若哀棗成帙，當能繼晁陳二氏以傳，固不讓周中孚之《鄭堂讀書記》也。本館既購得先生藏書，檢其題記，有出於日記外者，亟備錄之，略加銓次，署曰《越縵堂讀書記》，世之君子以觀覽焉。北京圖書館識。”

據《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六卷第五號王重民《李慈銘先生著述考》稱“《越縵堂讀書記》二卷，重民輯錄，載《北平圖書館月刊》第一卷二三四六期。”則知是書為王重民先生輯錄。

第一卷第五號《徵求李慈銘先生遺著啟事》（民國十七年九月）：“會稽李蕓客先生藏書萬卷，著述等身，學術文章，久為海內所欽仰。本館既

購得其所藏書，爰錄其批校各書爲《讀史札記》、《讀書錄》、《讀書記》等各若干卷，將次第告成，公之於世。唯先生著述中之未刊行者尚多，據平步青所撰傳，則有《十三經古今文義彙正》、《說文舉要》、《音字古今要略》、《越縵堂經說》、《後漢書集解》、《北史補傳》、《歷代論贊補正》、《歷代史膳》、《閩史》、《唐代官制雜鈔》、《宋代官制雜鈔》、《元代重儒考》、《明謚法考》、《南渡事略》、《國朝經儒經籍考》、《軍興以來忠節小傳》、《柯山漫錄》、《孟學齋古文內外篇》、《杏花香雪齋詩》等，凡百數十卷，皆未印行。其他長編未就，想已淪於劫火；若此縹緲已具，猶或存於故家。本館擬訪其遺著，徵其學行，輯爲全書，以成李氏一家之學。深望海內珍藏李氏遺著者，無論將稿本出讓，或允錄副以存，均所歡迎。其他贈序碑銘，往來書割，亦當在徵求之列。敢布區區，伏祈恭鑑！”

案：此啟事復於民國十八年二月於第一卷第六號、第二卷第二號再次刊布。

黃華《越縵堂藏書讓渡記》（見鈔本《越縵堂書目》卷首，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曰：“先生捐館，所藏書皆歸嗣子承侯，其人謹厚有餘，開展不足，先人之物，不忍隨意蠲棄。愚前記其售書納官一節，得諸傳聞，恐非事實。承侯既歿，藏書遂不克終守。民國八年已有全部出售於浙江圖書館之議，評價萬金，當經圖書館備文呈請省長核准撥款，事已垂成，而省議會議阻橫生，出而中梗，雖浼議員兩次提案，均不得當。爾時教育廳曾派省視學沈步洲先生蒞紹查勘，旋據覆，稱藏書校勘綦精，尤以前、後《漢書》及《元史》，已全部丹黃竣事，彌堪珍視之。然以議會不獲通過，圖書館購藏之議因而作罷。在昔越縵謂濠湖陳氏家有盧抱經氏手校殿本《十三經》、《二十二史》及馬氏《繹史》，此皆人間之寶，在在皆有神物護持。若然，則越縵手校之前、後《漢書》，《元史》，亦當作如是觀也已。越中有市僧胡某者爲錢肆經理，嘗販骨董往外部銷售，某歲，挾名人書畫至滬售諸日人，察爲贗鼎，拒不受，因漫詢曰：貴邑爲東南文獻之邦，文人學士代有奇人，華族世家，藏書必富，脫有善本出讓，願沽善價，幸留意焉。胡固胸無點墨，不識版本精粗，值李氏有售書意，亟斥萬金，捆載而去，往見日人成約，詎彼所求者爲宋元精槧，越縵藏書俱非珍籍，雖經一度校勘，雅非日人所喜，弗克成交。越三四載，約當民國甲子、乙丑間，錢肆閉歇，胡虧公款二三萬金，無力彌補，爰以此書作價三萬金，轉抵於股東陸姓。此時浙江圖書館尚有購藏之意，惟以索價亦昂，事仍未成。然陸姓亦非好古者，坐擁書城，轉虞資金不復流通，亡何，遂貶價售於北平圖書館，諧價一萬二千金。嗟乎！越縵謝世四十年，生前心血稍



耗於舊籍者不少，此僅存之手澤，其子姓終不能保，浙人復視爲無足輕重，置之度外。幸而日人棄若敝屣，楚弓楚得，未淪落於異國，非然者，甬宋樓之往事，足爲寒心，悔將奚及乎！”

民國十八年五月、六月、十月，《漢書札記》、《後漢書札記》、《三國志札記》、《越縵堂文集》印行。

民國十八年五月《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第二卷第五號《李慈銘漢書札記出版廣告》：“本館既購得李慈銘手校書，擬爲大規模之整理。以李氏精研乙部，故先從諸史入手。《史》、《漢》、《三國》下迄南北朝諸史，均已輯錄成書。《漢書》一種，先爲付印。按清儒治史，於《漢書》用力最勤，王先謙集其大成，爲《補注》百卷。咸同之際，李氏亦頗名家，惟無專書，故王氏《補注》中，未能畢采。此輯於移錄原書眉批外，又補以日記及《補注》所引共得數百十條，釐爲七卷。毛邊紙精印，綫裝兩冊，定價一元，想亦治班書者所欲快觀也。北平北海圖書館啟。”

民國十八年六月《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第二卷第六號《後漢書三國志札記出版預告》：“會稽李慈銘先生，嘗自謂於兩《漢書》用力最勤。其《前漢書札記》，本館既爲刊布於世，世人當已知其言之不誣矣。《後漢書札記》七卷、《三國志札記》一卷，本館茲又爲之寫定印行，抑更有海內學人告者。李崇賢注《後漢》、裴松之注《三國》，多徵舊事，頗存異聞，乙部之中傳爲二絕。先生是書，更踵前例，拾麟爪於類書，採斷簡於舊注，旁及金石，兼搜逸籍，爲陳范之功臣，作裴李之諍友。蓋先生本欲爲范書作集解，故《後漢》一書較之《前漢》，其精審尤有過之。精裝兩冊，定價一元，下月初即出版，謹此預告。”

民國十八年七月《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第三卷第一號，再次發布《後漢書三國志札記出版廣告》，而將“定價一元”，提升至“定價一元六角”。

民國十八年十月《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第三卷第四號《越縵堂文集出版廣告》：“有清同光之際，會稽李慈銘莼客先生，主盟文面，領袖詞壇，凡所擬作，甫脫稿即鈔遍士林，傳相諷誦。於詩有《白華絳跗閣詩初集》，於詞有《霞川花隱詞》。先生歿後，常熟曾氏又爲輯刻《越縵堂駢體文》四卷，唯所爲古文，獨無人爲之哀錄者。敝館既購得越縵堂藏書，移錄批校爲《讀史札記》等編，已遞次刊布於世矣，茲又博徵海內，旁稽群書，得先生所爲古文百許篇，釐爲十二卷，爲《越縵堂文集》。先生專精乙部，尤詳禮制，邃於小學，亦擅金石。史事之論，考據之篇，固其所長；碑碣之跋，說禮之文，更屬當家。蓋先生學術詞章兼而有之，讀是集

者，可以觀其全矣。毛邊紙精印，綫裝四冊，定價三元，書存無多，購者從速。國立北平圖書館啟。”

王重民序曰：“右文百三十四首，從《越縵堂日記》、《越縵堂日記鈔》、《新古文辭類纂》稿本、《續碑傳集》及王書衡先生假得《越縵叢稿》哀錄，又據日記所記，刺諸他書，以及徵求所得，編爲是集。……”

十一月，《乾隆紹興府志校記》刊行，王世裕編輯。

蔡冠洛序。

民國十九年，《山陰縣志校記》刊行，王世裕編輯。

俞奇曾跋。

民國二十一年，北平圖書館印行《越縵堂讀史札記》，王重民輯錄越縵所批十一史之校語。

王重民序曰：“右《越縵堂讀史札記》十一種，都三十卷，移錄纂輯，彙爲一編。先生自謂平生致力莫如史，於跋趙翼、錢大昕、王鳴盛三家書，每致其仰止之意，可以借窺先生之志矣，而三家之後，亦實唯先生足以繼之也。兩《唐書》以下批校不多，擬入《讀書錄》；《明史》所究雖深，而稿本不傳，零說散在日記內。但即此十一種，已足與趙、錢、王三家書並傳。其有裨於後學者亦非淺鮮也。民國二十年七月十五日王重民記。”

並有王式通序、楊樹達序、高步瀛序。

是年九月，王重民發表《李慈銘先生著述考》。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六卷第五號，刊載《李慈銘先生著述考》，並有識語云：“會稽李慈銘先生，宗許、鄭之家法，有徐、庾之藻翰，文苑儒林，兼而有之，在清代學者中可稱後勁。顧造作鴻富，刊行者希，近數十年來，始稍稍流佈。北平圖書館既購得越縵堂遺書，余即司整理之役，移錄纂輯，三年之中，計成書十四種，校定者復若干種，共百十萬言，先生爲學之大端略具於是矣。以遺著多未經先生手訂，茲撰爲著述考一文，於諸家輯刻本，略爲論列。世之留意先生之學者，或亦有取於斯歟？二十一年九月一日。”

民國二十二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越縵堂詩續集》，由雲龍輯。

由雲龍序曰：“會稽李蓴客先生，詞章考據之學爲清季冠，讀書餘暇，尤工爲詩歌，自髫髻迄於老不輟，而其手定刊行者僅《白華絳跗閣初集》十卷，自甲辰至甲戌八百五十首，自乙亥以後所爲《杏花香雪齋詩二集》，迄未付梓。歲壬戌，得北京浙江公會景印先生《越縵堂日記》五十一冊，公餘瀏覽，則先生未梓之作悉散見於日記中，因順次編錄，自乙亥至甲

申之詩都爲十卷，以繼《白華絳跗集》之後，於是，先生平生所作殆十得八九矣。先生一生倍歷艱屯，家國變故，一寓之於詩，自謂：‘存之足以徵閭里之見聞，鄉邦之文獻，而國是朝局之是非，亦或有可考焉。’至其沉酣典籍，摘詞淵雅，氣息醇粹，功候湛深，讀者當自得之，無俟卮語之導揚也。共和十一年冬姚安由雲龍識於涵翠樓。”

民國二十三年，越縵侄文紉輯錄《越縵堂詹詹錄》成，由紹興印刷局排印。

扉頁題“癸酉年中秋之月校印本”，越縵族侄文紉序。

是年，北平邃雅齋排印《越縵堂菊話》。

首有趙元禮題詞四首曰：“一老都門宦隱身，蒔花藝竹費精神。更分餘暇談今樂，笑罵衣冠瑣屑人。”“侈談精舍闢朱霞，老眼模糊愛看花。不畏人譏與鬼妒，莼翁心境本無邪。”“一官骯髒不隨時，話到科名淚似絲。更似曝書亭上客，風懷留得早年詩。”“我與公無一面親，文章曾荷品題頻。及門最羨樊山老，刻燭攤牋共買春。”注云：“公曾主講天津學海堂，拙作詩賦頗得佳評。樊雲門先生，公入室弟子也。甲戌十年幼梅趙元禮初稿。”

云史題詩曰：“零落人間越縵堂，春明舊事溯同光。而今誰爲徵文獻，歌舞原來有典章。”

孫雄題詩云：“題《越縵堂菊話》七律一首，應次谿仁兄、肇瑛女史雅屬：‘絕代風流越縵堂，秦徐嘉耦蕙心香。仙心鶴翼賡同夢，楷法蠅頭認密行。史料梨園鈔脫腕，歌聲檀板聽回腸。豐樓往日陪清宴，曾挹騷壇杜若旁。’甲戌孟冬，師鄭孫雄初稿。”

民國二十四年，族四世孫李濟鏗跋李承侯手鈔、樊增祥校本《杏花香雪齋詩》。

上海圖書館藏《越縵堂杏花香雪齋詩》稿本，有云：“春初，族祖璧臣公歿，發遺笥，得此本以歸公家。而承侯族祖早卒，後人昧昧不復知文，輒流落坊肆。夏歸里，以重金訪得之。觀其書蹟修整，非尋常鈔胥所能。求鑑於噓塵族祖，識爲承侯公手筆，而以民國四年隨《日記》携以之平，由樊雲門先生校定者。予既幸後卷之出，又獲觀承侯公之楷法與樊先生之校字，發石渠之秘笈不是過矣。所缺憾者，則公之原草竟佚亡不可得見，而前八卷之鈔本又於前年輾轉入杭人王君之手，乃不勝其悵悵耳。但即以此賡續張君之刊，俾成完璧，亦無憾矣。雖然，典我敝裘，易此遺迹，再欲謀梓，何可希冀？嗟乎，以白屋爲名山，固公之幸而不幸，荒齋有遺編，亦寒而不寒也已。抱殘守缺，以待梓者。二十四年九月李濟鏗謹識。”

民國二十五年，商務印書館影印《越縵堂日記補》十三冊。魯迅購得一部。

蔡元培《印行越縵堂日記補緣起》：“……爰與袁副館長同禮商由本館仿九年間浙江公會之例主持印務，而印刷發行則亦仍五十一冊之例，由商務印書館任之。所印者自甲寅春至癸亥三月三十日，凡十三冊，正與《孟學齋日記》甲集相銜接，而按之月日，雖似所缺尚多，然除丙辰九月十五日至丁巳四月十九日已據傳錄本排印補充（傳錄本二冊，甲冊前半為甲寅日記，月日起訖與第一冊手寫定本同而文字稍有違異，故不復印。後半冊起丙辰九月十五日訖丁巳四月十九日，乙冊亦起丙辰九月十五日訖十二月二十五日，文字互有詳略，故並存之），外餘如乙卯秋冬、己未夏秋，先生自言以落解伊鬱，或入都冗廢之故而闕之，且不及補也，甲寅秋冬、丁巳夏雖各有一冊，而均被毀於辛酉里宅被焚之時（均見《越縵堂日記壬集·自序》）。然則自此次印行以後，除樊樊山君所藏八冊以外，已可謂應有盡有矣。甚希望樊君後人能檢出最後八冊，以餉愛讀越縵遺著之學者焉。二十二年十月一日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蔡元培。”

魯迅《魯迅全集·日記二十五》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初三日：“夜三弟來，並為買得《越縵堂日記補》一部十三本，八元一角。”

四月，許國霖輯《越縵堂東都事略札記》一卷成，刊於《北平圖書館月刊》。

民國二十五年《北平圖書館月刊》第十卷第二號《越縵堂東都事略札記》。許國霖識語。

民國二十八年，中華書局鉛印《杏花香雪齋詩》，樊增祥、吳道晉編校。

樊增祥序曰：“《越縵堂詩文集》，凡一再刻，而《日記》數十冊，直至庚申歲，始經蔡鶴嶺太史集資付印，起同治癸亥四月，訖光緒己丑七月，凡二十七年，得書五十一本，分為八函，劬學之士幾於家置一編矣。先生詩文集刊至同治甲戌歲秋季止，後此所作皆在《日記》中。同門孫君師鄭晚隸門牆，篤於風誼，舉先生未刻稿，手自編錄，注明年月，自同治甲戌十二月，訖於光緒己丑七月，釐為十卷，以將付諸剞劂。以余與先生積有數十年性情文字之契，屬為弁言。……自光緒己丑後訖甲午六月，尚有《日記》八本存敝篋中，其中約有詩文百餘篇，會當檢出付師鄭續鈔，以成全璧。辛酉臘日受業樊增祥謹序。”

是集十卷，樊增祥校勘者壬癸二卷。

周作人讀新印本《白華絳柎閣詩》，卷首有平步青識語。

1939年4月27日刊《實報》署名藥堂的《越縵堂詩》：“《白華絳柎閣

詩》十卷，光緒十六年刻，而印書似不多，市價乃踴貴。近年杭州抱經堂朱氏書肆覓得舊板，重印行世，字畫完好無缺，且卷首多有平步青撰傳一篇，尤為可喜，可見新印本有時亦較舊者為勝也。傳後有自記八行，中有云：‘君嘗言文非予所長，最為知己。自聞惡耗，雪涕沾衿，即思為誄及哀辭，以舒四十五年同案之悲，苦不成一字，江郎老尚才盡，況不通如予乎。’語頗談詭，李君如地下有知，亦當干笑。平步青這樣寫了，王繼香亦遂刻在詩集裏邊，都不愧為達者，俗人便不能知道這些，以為不雅馴，乃抽去不印，如不是此次舊板新印，我們將不知有此一回事矣。甚矣，俗人之誤事。而舊書之後印本亦有時會有用，不可一筆抹殺也。”

民國二十九年，許壽裳在金大理學會演講《李慈銘與翁同龢二人日記之比較》。

《許壽裳日記》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四日：“至金大理學會演講，題為《李慈銘與翁同龢二人日記之比較》。”

民國三十一年，周作人跋《李慈銘先生雜著》。

國家圖書館藏《李慈銘先生雜著》，周作人跋（鈐有“知堂書記”朱文長方印）：“《李慈銘先生雜著》鈔本一冊，從杭州書店得來，定價二百元，折實為北京通行幣四十五元也。署名志庚，又有太原公子印，當係王氏。卷首附有任秋田手劄，察語氣當是師弟關係。案任君遺稿《倚柁吟》，章琢其跋中說及王君子餘為昔日門下士，然志庚即王子餘世裕無疑。王君關心越中文獻，曾於《紹興公報》紹興公報社印行《文獻輯存書》一二輯，及《越中三不朽圖贊》。此稿云從傅氏傳錄，或是節子原鈔本歟？《樂府》有蕭山鍾氏刻本，《小志》僅有晨風樓鉛字本，他日如有機緣，頗思重付剞劂，作為《一蕢軒叢刻》之一也。民國壬午大寒後二日，知堂識於北京。”

《李慈銘先生雜著》收《蘿庵遊賞小志》、《霞川花隱詞鈔》、《樂府外集》三種。《蘿庵遊賞小志》首有“苦雨齋藏書印”、“知堂所藏越人著作”及“志庚珍藏”三印。此書為越縵友人傅以禮（字節子）鈔撮，王世裕（字志庚）從傅氏本再錄。周作人跋語中所推測皆準確無疑。但卷首已無任秋田手劄，任膝字秋田，越縵鄉友，同年進士。

民國三十二年，《古今·半月刊》第31期刊載《越縵老人詩劄》。

輯者周炎虎自云：“余近亦偶從書店故紙堆中得越縵堂詩劄十餘紙，係致山陰姚海槎先生振宗者……凡此數紙，恐世無多見，願與同好共讀之。”

案：其第一部分《乙未二月師石山房小集以四古命題勉成四律呈在留諸公斧削》四首，分別為《古琴》、《古劍》、《古鏡》、《古研》。第二部分為《乙未重陽後三日師石山房小集是時黃花初綻因以命題拈得四律勉成呈教》四首，分別為《憶菊》、《訪菊》、《供菊》、《殘菊》。綜合越縵與姚振宗生活年代，“乙未”年有兩種可能，一是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即公元1895年，然此時越縵已經作古；另一種可能是道光十五年乙未，即公元1835年，然此時姚振宗尚未出生，而且此年越縵也僅七歲。可見此八首詩不可能是越縵所作。

又有第三部分為《小詩奉題寄嘯樓九日聯吟圖即請海槎尊兄大人吟壇謚正》，末綴款為“丁酉九月下浣小弟李慈銘待定草”，同上證，在越縵與姚振宗生活範圍內“丁酉”年或為光緒二十三年，時李氏已逝；或為道光十七年，時姚氏尚未生。此首亦非越縵之作。詳請參看《中國學研究》第10輯張桂麗《越縵老人詩劄辨偽》。

民國三十六年，周作人以詩懷越縵。

《老虎橋雜詩·往昔四續六首》之四曰：“往昔論鄉人，吾愛李慈銘。詩語所不曉，文喜雜駢散。日記頗可讀，小文記遊覽。一卷蘿庵志，書齋自清玩。流派雖不同，風味比文飯。惜哉性褊急，往往墜我慢。益甫與景孫，趙之謙與平步青。粗語恣月旦。瞋目罵季周，星論。祇是由私怨。豈因山川氣，豁刻成疾患？喜得披遺編，勝於生對面。其四季慈銘。”《後記》云：“去年五月末自北平移南京，居於老虎橋，長夏無事，偶作小詩……三十六年一月二十日知堂記於南京。”

## 附錄一 李慈銘綜論

李慈銘曾說“古今無學問外人才，天下無讀書外事業”，他讀書博而識見高，交遊廣而見聞多，意氣盛而文辭美，其才氣、學問、人品，素為學界所重。本章即年譜編撰完成後之簡要述論。

### 一、家世盛衰

#### (一) 先世貴冑

山陰李氏之始祖，為唐汝陽郡王李璿（見《李慈銘年譜》之《譜前》）。璿父憲，唐睿宗李旦長子、玄宗李隆基長兄，本應繼位為帝，因隆基佐父推翻韋后及武三思，保位有功，而李憲素性謹慎，遂讓帝位於三弟隆基，卒得善終，獲封“讓皇帝”。李憲長子璿，初名嗣恭，又名淳，性嗜酒，自稱釀部尚書，杜甫《飲中八仙歌》說他：“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與賀知章、杜甫等交善，擅長弓及羯鼓，深得玄宗垂愛，封為汝陽郡王，卒後獲贈太子太師。

五代時，汝陽郡王李璿後裔李興宗任浙江金華令，遂遷居上虞五夫鎮，始籍越中，宗潢高望，甲於浙右（見《李慈銘年譜》同治十年正月六日譜）。南宋時有李光，崇寧五年進士，宋高宗時累擢吏部尚書參知政事，以忤秦檜罷去。李光與李綱、趙鼎、胡銓號為“南宋四名臣”<sup>①</sup>，至此越中李族始壯大。李光以下十二世，至明李德聚、德賢遷至山陰之郭婆漚趙氏家（見《譜前》），李德聚生三子：喻、義、顏。德聚以下七世至李文忠，遷至會稽縣城西郭之橫河，世居焉（見《譜前》），乃越縵十世祖。文忠以下四世至登瀛，越縵六世祖，始偕族人創建宗祠於直河之陰，置祠田，設祭器，立條教，嚴職守，子孫奉

<sup>①</sup> 光緒十四年王鵬運刻《南宋四名臣詞集》，特意請序，李慈銘欣然應允。

令，生生不息，乃廣有田地，鄉里稱盛（見同治十年正月六日譜）。登瀛作家訓云：“多積德，多讀書，多吃虧，以多為貴；寡意氣，寡言語，寡嗜好，欲寡未能。”（見光緒六年九月二十九日譜）<sup>①</sup>。登瀛康熙五十一年進士，充武英殿纂修官，授內閣中書，分校《月令輯要》、《御選唐詩》，書成議敘，授江西安仁縣知縣。雍正元年充江西鄉試同考官，旋兼攝萬年，署鄱陽，以與上官不合，罷歸。登瀛是“龍山詩巢二十子”之一，與時人唱和頗多，著有《梅谿詩集》。是為李氏遷居越中以來第一位顯赫人物，功業文章，皆有所成，故李慈銘在著述中一再提及，深以為榮。

李登瀛生杜，杜生熙，熙生策堂、策堅，策堂生欽，策堅生鈺。鈺乃越縵祖，工詩，常偕越縵遊越中舊址，即景賦詩，命其步韻（見道光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譜），故越縵少時即以詩詞名越中。鈺生傳洙、傳洵、泰，泰即越縵之父，出嗣欽，亦能詩，不常作，專以舉業嚴督越縵，深望他能光耀門楣（見道光二十三年、二十四年譜）。相家云其祖墓風水較好，當出兩個開府，但到李慈銘這一輩尚無出四品以上的官，所以，族人集資修葺祖墓，渴望顯達。而李慈銘也帶著這種使命感，醉心於功名。

對於曾經輝煌的家世，李慈銘屢屢提及，他先後撰《六世祖天山府君事略》、《重建宗祠碑記》、《三代忌日記》、《三山世隱圖記》、《李氏譜略》、《李氏譜略後論》、《西郭李氏辛酉殉義諸人列傳》、《書李氏辛酉殉義傳後》、《告廟文》等系列文章敘述家族史。李慈銘幼時，山陰李氏富甲一方，計族田一萬有奇。其堂兄葆亭以商致富，聚財鉅萬，“越中稱貨殖者，遂有徐、李、胡、田之目”<sup>②</sup>。李氏一族聚居會稽城西郭門外橫河之旁<sup>③</sup>，俗稱李家臺門，面城帶市。其時，兄弟輩有一百二十餘人，舉人及進士各一人，是江南典型的耕讀世家<sup>④</sup>。李慈銘兄弟四人，家有田二百餘畝、屋三十間，弱冠之前，生活頗為優裕，尤其是少年時代家族的興旺，使他在中年後每每潦倒不支之時頻頻念及，《夜夢歸故園作》有云：

① 清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以下簡稱《日記》）光緒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廣陵書社2004年影印版。

② 《日記》同治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③ 《日記》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吾家自明世以來，聚族越之西郭，迄今宗黨數百人，分二十餘宅以居，庭舍園墅，城內外相環也。予家居門外橫河直河間，宗廟重器皆在其地。”

④ 李慈銘《越縵堂文集》，民國十九年北平圖書館排印本。卷八《六世祖天山府君事略》：“昆孫一百廿餘人。國琇，進士，官兵部主事。國彬，舉人，官刑部主事。國惠，官河南汝寧府通判。國和，拔貢生，官八旗教習。庚丙、炎葆、辰丙、煇國、守謙、壽嵩、從龍、壽銘皆諸生。”案：該文作於同治七年，後李慈銘中光緒六年進士，族侄湘中光緒十七年進士。



夜來何所夢？夢歸故山廬。山陰西郭外，聚族橫河居。宅後十頃地，旁臨官瀆湖。竹圃各自開，袤延半里餘。家家有高樓，朱翠相縈紆。吾宅割半畝，面城開里間。後有樓五間，青苔黯金鋪。時節偶一登，憑欄俯佃漁。湖光收不盡，平野連茨蒲。<sup>①</sup>

“慈銘家居三十年，衣食百需，仰給老母，如嬰兒然。”<sup>②</sup>大家士族的公子生活可以想見（見道光九年至二十一年譜）。越縵祖母六十壽辰頗為鋪張：

祖母之稱六十觴也，先君子大集僧徒誦功經，即其寺張筵受賀。維時予家全盛，戚里濟濟相應和，伯叔姑舅以次祝嘏，猶歷歷憶其笑語，默記其升降拜舞之節也。予時八歲，嶄然露頭角，著新製大紅緞襖、繡鞵，跳踉於前。祖母持數珠，顏丹玉然，望者以為四十許人。於是，諸戚屬長者咸撫予稱慶，曰：“此子更二十年當大成，將見官袍稱老人八十觴也。”時祖母固健甚，回視先君子、先姑母皆盛年，嘻噱然侍立，則莞然笑曰：“識之。”<sup>③</sup>

他曾讀洪亮吉《外家紀聞》頗有感觸，“故家承平之態、毗陵繁盛之觀，第宅清華，子弟蘊籍，俱可想見。余嘗欲編家世舊聞，亦此志也”<sup>④</sup>。然而，這種優裕的生活十分短暫。道光末年，英國侵略者、太平軍先後都曾陷浙，紹興府危急，李慈銘隨家人顛沛流離。十三歲時，英兵侵浙至會稽，全家避難外家（見道光二十一年譜），十月始還；十四歲時，祖母病逝（見道光二十二年譜）；十七歲時，父病逝（見道光二十五年譜）；二十歲，患咯血症（見道光二十八年譜）；三十歲，為捐官而售良田三十七畝（見咸豐八年十二月）；三弟早逝，四弟出嗣，胞妹二人所適皆貧，常需周濟，他二十歲之後的生活總與窮困糾纏。他不斷追憶、書寫少年時的世家生活，每次都不免傷感，愴然神往。譬如《蘿庵遊賞小志》是山水遊記，然而寄意更深的則是對那段無憂無慮時光的回味，此書寫在他人生最失意之際，以此慰藉人生之酸辛。

## （二）道光之衰

李慈銘先世以讀書入仕為本，不涉商，不入幕，不坐館，產業雖不多，但

① 李慈銘《杏花香雪齋詩二集》卷庚，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年排印本。

② 李慈銘《越縵堂駢體文》卷二《與平景蓀觀察書》，光緒二十三年刻本。

③ 《日記》咸豐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④ 《日記》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決不為雜職、充吏胥，以雜流溷衣冠。而道咸以來，國事頻仍，生存艱難，不免開質庫、立邸店，或為幕賓，或營小官，至淪落為甸為隸為兵，可謂斯文掃地。他同子侄輩談家世舊聞：

夜招三侄、四侄共飯，與言家世舊事。先世清儉，以謹飭保家，以勤苦治生，讀書為應世之學，而不廢治經，入仕替代耕之祿，而不敢殖貨。……至嘉慶以後，枝派日繁，資生不給，於是富者開質庫，其次立邸店，才者為幕賓，其次營小官，至於今，而甸者隸者兵者無所不有。其能者求充吏而不得，干犯名義，恣行不肖。祖宗禮法掃地盡矣。諸子侄生晚，耳目所及，多即匪彝，族中老成已盡，無有相提撕者，余故時以暇日諄諄言之，庶稍知吾西郭李氏家法二百年來為越中郡邑推重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sup>①</sup>

李慈銘生於清季，國運日衰，自然災害頻發，李氏家族亦在社會動盪、生產不繼中日益敗落。尤其是太平軍，對浙江世家大族的打擊最為致命。太平軍對代表儒家教義之宗族、祠堂、典籍重點破壞，所至之處必焚毀宗祠、藏書、族譜，越中世家巨室經其亂後，宗譜亡佚者十之八九。錢唐振綺堂汪氏以藏書著稱，太平軍亂之後，汪氏宗門死難者一百四五十人；振綺堂萬卷藏書，其稿鈔本尤為珍稀，兵燹後收拾餘燼，僅餘數十種而已。山陰沈復燦之鳴野山房藏書，遭遇亦同於此。李氏宗祠居宅被毀，李慈銘因學樓藏書經劫蕩然無存，族人死難者數十人、被俘者數十人、陷沒者十餘家，幸存者輾轉徙居。李慈銘母親携一家八口寄居柯山（見《年譜》咸豐十年三月），此後家無定所，隨時遷居。而他在同治四年至九年間賃屋而居，凡易八次，可見窘狀。他感嘆家族式微曰：

慈銘兄弟，仕者不能沾寸祿，讀書不能得一第。死者死，病者病，娶婦生孫，大半零落。兩妹嫁者亦頗單薄，一妹未嫁，一弟未昏。居宅毀於兵。薄田二頃，已去其半，兩世未葬，八棺在殯。內外子姓，式微殆盡，祭器家俱，百無存一。<sup>②</sup>

人丁不旺也致其家族衰敗，在封建土地制度中，人口數量是家族影響力

① 《日記》光緒十九年三月十八日。

② 《日記》同治五年八月十七日。

的指向標。六世祖李登瀛有子一人、孫八人、曾孫二十四人、玄孫四十七人、來孫八十餘人、昆孫一百廿餘人，至越縵行已達巔峰，合族三百餘人，但他兄弟輩中“其中早死及無後者十之七八”<sup>①</sup>，其仲弟生三子，以次殤；三弟早殤，育一子亦早殤；四弟出嗣，育二子，其一孝球，出嗣越縵，後生一子，頗不肖（見《譜前》）。其宗支之衰替，可見一斑。他同治四年歸鄉奉母時竟然“耕無寸田，居無尺埴，露棺三世，賃屋半椽”<sup>②</sup>。彼時，其先世仍有六棺未葬（見咸豐六年正月十六日譜）。

李氏族人力圖重振，讀書入仕已經不能立顯成效，則學賈、入幕以謀求財富，而李慈銘也通過修家譜、請封誥來宣揚族威。同治四年，李慈銘由京返鄉，訪問族黨死難者名姓，呈採訪局請卹，撰《西郭李氏辛酉殉義諸人列傳》（見同治十三年十一月譜），以傳後世。又與族人合力重建宗祠，撰《重建宗祠碑記》以紀之（見同治十年正月譜）。復編族譜（見光緒元年十月譜），以傳久遠。又為母倪氏、妻馬氏、節母張氏、大伯父伯母、二伯父伯母請封（見同治十三年正月初九日、光緒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譜），為沒落的家族謀求榮耀。

另一方面，李慈銘還通過嚴肅的家祭來慎終追遠。每年上元、中元、端午、冬至以及曾祖父母、祖父母、本生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舅氏等人之生辰、忌日，均要設祭，遇有應酬，均辭以家祭。按照先世家訓，祭先必誠，雖荒歲必備五牲，李慈銘都親自準備祭品、洗滌祭器，祭具必潔淨，祭品必新鮮時令，葷菜素菜、饅頭糕點、果羹茗酒，繁而有序。從早到午後，默不出聲，祭畢還要焚楮緘、放鞭炮，整個過程莊嚴肅穆，不容一絲冒犯。這種家禮李慈銘躬身奉行三十餘年，從未間斷，徹底實踐尊親重禮的士大夫家規。如光緒七年的一次家祭：

懸神位圖，祀曾祖考妣、祖考妣、本生祖考妣、先考妣，拊以兩弟，肉肴三、菜肴五、梅糕一、瓠絲煎餅二盤、饅頭一大盤、杏子兩大盤、芡實湯一巡、酒三巡、飯再巡，晡後畢事，焚楮泉，收神位圖。作書致敦夫，饋以瓠餅、梅糕、杏醬、蝦淞四小疊，並酒一壺。以燂兔、燂雞、筍菌、菽乳饋劉仙洲夫人。<sup>③</sup>

① 《日記》同治九年閏十月十五日。

② 《越縵堂駢體文》卷二《與潘鄭齋副憲書》。

③ 《日記》光緒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李氏歷來有存裕戶田，以備修理祖墳及水旱凶荒、辦祭振窮之用，後來沒落，連義田也瓜分殆盡。李慈銘的季弟惠銘先後經營錢鋪、當舖<sup>①</sup>，又曾在上海某釐局司會計，捐鹽運使提舉銜，在四兄弟中較有能力，也最富財力，但四十二歲就病故，李家遂失支柱。李慈銘居京師日久，名動朝野，其子弟輩多欲來京相依，他也盡力為之謀劃，然又怒其不爭。如與季弟惠銘書有云：

十一月初八日是外祖母忌辰，兄方在寓供饌，得三妹十月廿八日書，驚悉相哥已於八月十九日去世，肝腸寸斷，無可復言。惟其書頗不明白，惟云無疾而終，而終究是何故？是否因煙癮而□，抑或先有小病？兄自春間得三妹書，言相哥欲北來，請兄速付一信為定。兄以其時方將入關，又以盤纏不易，故回書止之。後孫子宜言是去年相哥屢欲入都，兄知其光景萬難度日，然癡心妄想，兄有一日之際遇，必當兄弟團聚，共娛老境，不料造物不仁，一旦萎去。既不知其病之消息，而今日得信時已在其故去八十日之後。手足之痛，令人欲絕。其身後之事，一切自全靠吾弟。兄忝為兄長，不能稍盡一分之心，尤令人慟哭。未知其棺現停何地，其家尚居何處？其婦近來行事如何？其女計今年已七歲，知人事否？將來何以糊口？祈吾弟即速詳細字知。<sup>②</sup>

此處“相哥”為越縵仲弟恭銘，蓋素性頑劣，又嗜鴉片煙，不事生產，欲到京師依長兄，彼時越縵也稱貸度日，非有餘力能照拂諸弟諸侄，即使胞弟暴卒，他也無力營葬，一切託付給季弟惠銘。

### （三）但認長安是故鄉

然而，李慈銘對物質生活的追求，並未因家族衰退而改變。他生活起居講究營造，衣羨華麗，食想精美，居求闊氣，以貸置妾三人（見同治四年八月、光緒四年四月、光緒十三年四月譜）。四十六歲後租居保安寺街故閩浙總督季文昌舊邸，每月收入約一半都付諸房租（天津問津書院東條不計），營屋二十餘楹，花木繁盛，氣派宏闊，內置軒翠舫、碧交館、花影廊、小東園等（見同治十三年七月）。李慈銘喜歡花，譬如菊花、梅花等一次都購置數十盆，點綴

① 《日記》同治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夜作復季弟書，以季弟與馬春暘之封翁共開正德典鋪，西郭久絕此業，利入甚微，日用甚繁，又須別割田以濟，故勸其停開此鋪，並入柯橋也。”

② 李慈銘《越縵堂書劄》，稿本，國家圖書館藏。

小園風光。而狂風惡雨，吹打花枝，陡增憐香惜玉，京師軟紅塵中之僻靜小院成就了不少園林詩。京城著名厨子司馬士容，擅長燒南菜，李慈銘家宴客、祭祀均請他掌勺。他飲宴應酬、冶遊娛樂活動頻繁，除非卧病不起或者家族忌日，否則無日不訪友閑談，深知“人世甘美享用”<sup>①</sup>，他曾談京師生活曰：

三惡：臭蟲，老鴉，土妓。三苦多：天苦多疾風，地苦多浮埃，人苦多貴官。三絕無：好茶絕無，好菸絕無，好詩絕無。三尚可：書尚可買，花尚可看，戲尚可聽。三便：火爐，裋房，邸鈔。三可喫：牛嬾蒲桃，燻栗子，大白菜。三可愛：歌郎，冰桶，萱席棚。三不憂：不憂蚊，不憂蛇，不憂久雨。<sup>②</sup>

李慈銘家鄉會稽郡城，離杭州城亦不遠，杭城已是通都大邑，但總不如京師繁華。雖然如上所述，京師有三惡、三苦、三絕無，但實際他還是很鍾意京師便捷、時尚的生活。尤其是京官知好間之詩文酒會，消夏消寒，暇則遊逛京城名刹幽境，時招歌郎行樂。李慈銘的名氣很大，常被邀請入局，他也深陷於京官的糜爛生活圈中，流連忘返，雖偶爾清醒，終難自拔。所以，即使債臺高築，他也不願回鄉，更毋庸說遠赴四川、湖南、福建等窮鄉僻壤，甚至拒絕曾國藩的邀請。他客居北京達三十年之久，自嘲“可憐越客安燕久，但認長安是到家”（《甲申三月十三日出都小住津門四月三十日還京絕句五十首》）。

李慈銘親自掌管家政，雖然他有一妻三妾，僕媪長班吏役七八人，晚年時多達十一人，但他事必躬親，人情往來、日用消費、僕從打賞等細碎瑣屑，均不憚其煩地記錄在帳，一絲不苟，故而張德昌能據此撰寫《清季一個京官的生活》<sup>③</sup>。他富於情趣且極意營造雅趣生活，文房佈置如筆墨紙硯、紈扇印泥、書帖畫卷、案頭盆景等等，所費不菲，但都有極為濃厚的雅緻氣息。他喜歡養貓，每死傷必作詩文詠之，可見赤子情懷。此外，還要購置書籍，以為研究之用。李慈銘一生藏書約千種，無一善本，自不入所謂鑑賞家之目，但在讀書人眼中頗受矚目，因為一卷一冊，均為節衣縮食所得，而丹黃手校，又極具學術價值。

① 《日記》光緒十一年六月十三日，譏諷安貧厲節、拒絕宴飲、徒步回鄉葬父之李用清曰：“一無才能，惟耐苦惡衣食，捷足善走，生長僻縣，世為農氓，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

② 《日記》同治三年十月二十日。

③ 轉引自《李慈銘傳記資料》，臺灣天一出版社，1979年。

清季京官之窮，士大夫並不諱言，甚且反覆哭窮，不以爲恥，子曰君子固窮，窮表示清廉、清高，不輕易干謁。李慈銘常抱怨窮愁，此亦文人通病。他又喜歡與人交際，雅集文會，均要體面登場，時不免寅吃卯糧，甚至稱貸度日。不過，李慈銘雖然在同治年間的確非常窘迫，但同治九年中舉、光緒六年進士及第、光緒十年主講問津書院，收入漸豐，但他依舊習慣告窮，也是朝士風尚。

李慈銘另一煩擾是體虛多病。他幼即體弱，二十歲得咯血症，即所謂肺結核，後陸續又患腸胃炎、痔瘡、疝氣、風濕，這些慢性病伴隨其一生，小病則自開藥方，讀書消解，重則服丸藥。所以，藥錢也花費不少。他作《四十自序》云：

十旬九病，一日半瘳。革帶量腰，孔距踰尺；小冠宜首，廣僅盈規。行篋積其方書，藥煙交乎舊帳。涉夏則氣息不續，涉冬而肢體皆冰。幼即憂生，今爲已壽。昭苞歐血，傳者以爲毀亡；山松行歌，道中疑其虞殯。而況謝莊家世，本乏高年；范雲脈微，難期強仕。每飾巾以待盡，幾叩刀而自裁。<sup>①</sup>

通過李慈銘《日記》可見，他常感乏力、胸悶、咳嗽，時而咯血，時而痢疾，幾次病危將死。二十六歲時病咯血，至蘿庵禪院靜養數月方癒。咸豐十一年十月獨居京師爲疫所染，上吐下瀉，時被周星詒詐騙，而太平軍又肆虐杭州，李慈銘與家人失去聯絡，悲憤交集，病情加重，幾乎不治。光緒十六年冬，京師瘟疫肆行，潘祖蔭、孫詒經以及怡親王載敦、寶廷、馮爾昌等皆病歿。而李慈銘也大病幾殆，甚至擬好遺言，幸得汪文樞惠方藥復蘇。但是，四年之後，終以積弱之身，喘息劇烈，不治而終。

然而，他自誠“勿安於病”，病不廢讀，尤其是身體不適之時，臥牀讀書，反爲療法。王星誠稱他“臥病剛兩旬，讀書已一尺”<sup>②</sup>。他以身體多病，常請假不至署衙，或告病開缺，或注假休養。病重時輟寫日記，稍一痊癒，即追寫日記，嘗自警曰：“終日飽食甘飲，又不能出門一步，使並禁書不觀，昏昏度日，將何以爲生耶！”<sup>③</sup>其學識之淵博，決非一日之力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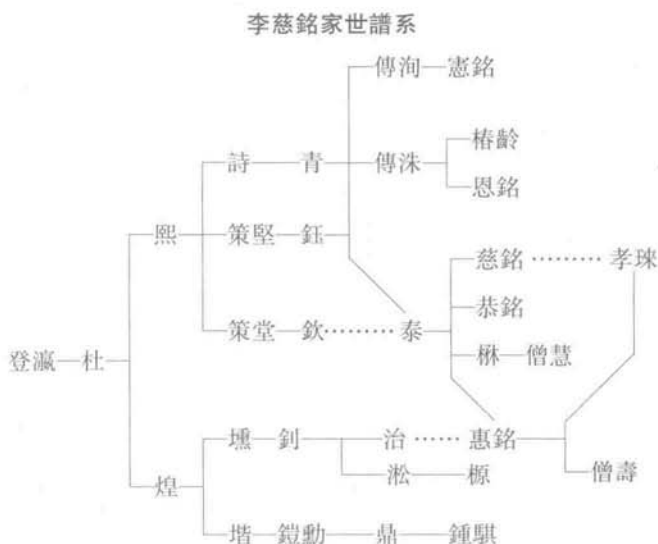
李慈銘進士及第，官至山西道監察御史，著述宏富，總計達五百餘萬言，是山陰李氏一族的輝煌人物，在晚清歷史上留有重重一筆。光緒二十年，李

① 《越縕堂駢體文》卷三。

② 清王星誠《西臯淺草》卷一《甲寅秋初自姚江歸東季晚並寄蕓客》。

③ 《日記》咸豐八年九月初二日。

慈銘病卒京師，嗣子孝球護柩返葬紹興。孝球未得科名，曾入張之洞幕，民國六年病逝，育有一子，不能讀書承先人業，逐漸與普通百姓無異。李慈銘遺產、著述、藏書等均由族人打理，經蔡元培籌劃，《越縵堂日記》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見《譜後》民國九年、二十五年），越縵堂藏書售與當時國立北平圖書館（見《譜後》民國十七年）。



【說明】此表據《山陰李氏家譜》及《越縵堂日記》，僅擇與李慈銘有關者；……表示繼子；斜綫表示出嗣。

## 二、愛情婚姻

### (一) 初戀

曾樸《孽海花》第十九回寫張小燕拜見李純客云：“掀簾進去，卻見一個稚結小童，正拿著把破蒲扇，在中堂東壁邊煮藥哩，見小燕進來，正要立起。祇聽房裏高吟道：‘淡墨羅巾燈畔字，小風鈴佩夢中人！’小燕一腳踏進去，笑道：‘夢中人是誰呢？’一面說，一面看。祇見純客穿著件半舊熟羅半截衫，踏著草鞋，本來好好兒一手捋短須，坐在一張舊竹榻上看書。”<sup>①</sup>這則惟妙惟肖的人物描寫，李純客的風雅形象頓時躍然紙上，而“李純客”的人物原型即是

<sup>①</sup> 清曾樸《孽海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38頁。

曾樸的老師李慈銘(號尊客),所吟詠的詞句也有據可查。

曾樸的父親曾之撰與李慈銘是同年舉人,有交誼,後來曾樸到北京應試,便到越縵堂請教闡藝,稱弟子。曾樸將李慈銘寫入他的小說,有非常深刻的生活基礎,所以人物形象很逼真。至於李純客所吟“淡墨羅巾燈畔字,小風鈴佩夢中人”,則出自李慈銘《雨夜戲效義山無題四首》:

畫簾疎雨隔微塵,獨夜房櫳易愴神。淡墨羅巾燈畔字,小風鈴佩夢中人。難銷碧玉當年恨,留得文簫舊日貧。除卻小敷山下路,天涯何處更尋春。

潭水閑門倒影斜,金鋪深掩玉窗紗。驕驄日夕偏知路,乳燕春深未定家。銀燭慣侵三五月,銅壺低隔一分花。江湖側帽填詞客,長與年年減鬢華。

小別東風不自由,香車油壁幾勾留。難忘玉手拏簾笑,誰遣蛾眉滿鏡愁。鶯語畫屏人倚瑟,蛛絲小幔月當樓。銀河有信誰相待,瀉作瀟瀟暮雨秋。

咫尺青鸞便斷聞,漫書花葉寄朝雲。燈前秋扇留殘滴,雨後春衫發故熏。楊柳長為牽恨物,薜蘿新著惱愁文。多應終古沅湘水,翠被蘭舟怨鄂君。<sup>①</sup>

詩中充滿對“當年”“夢中人”的懷念。李慈銘對愛情的詠嘆貫穿一生,直至去世前一年,仍對初戀——時間跨度已逾五十年——念念不舍。在其現存詩詞集中,有關愛情主題作品有百首之多,居十分之一,詠懷對象主要是初戀——表妹薛珠嬰。

薛珠嬰,字攸嬪,李慈銘嫡系姑媽之女,遲李慈銘一月而生<sup>②</sup>,幼隨弟輩入塾就學,《爾雅》、《列女傳》、《廿一史蒙求》皆能成誦,且通曉音樂,擅長度曲,可謂才女。二人放紙鳶,蕩秋韃,舫中鬥草,燈下填詞,情愫暗生。十四歲時候,因為祖母沖喜,李慈銘奉命迎娶馬表姐。二人最後一次見面是在珠嬰十七歲,時李慈銘父親病亡,薛珠嬰來弔唁,悲戚中相對無言,此後惟有在

① 《白華絳樹閣詩集》卷庚,光緒十六年刻本。

② 《越縵堂駢體文》卷四《外妹薛宜人權厝志》:“宜人生於道光庚寅二月,櫻桃映曉,紫燕投懷,花果簇於銀盆,門巷盈其珠履。余時生甫彌月,大母倪太恭人喜中外之得孫,合姻黨以稱慶,瑤華對語,比美蘭蓀,繡葆雙擎,並誇玉雪。”



夢中相會，以訴衷腸。薛珠嬰十八歲時，嫁同鄉張存齋<sup>①</sup>秀才以增，李慈銘與張亦有姻親，“以兩家親姻重累，恩誼周浹，而內外別嫌，從不相見”<sup>②</sup>。李慈銘感於綺懷，不能自己，是年作《惆悵》，詩題注“戊申二月，予此年作詩最多，時喜效馮班、袁枚，半為美人香草之作，今存一首以見其略”云云，全詩如下：

畫堂南畔曲闌東，柳下毬場盡日風。細草色從人去綠，小桃花為燕來紅。收簾院落釵聲裏，燒燭樓臺雨影中。惆悵此情誰更見，玉璫絨割總難通。<sup>③</sup>

這首詩回憶二人兒時嬉戲的場景，如今雖然風景如昔，但“此情誰更見”？惟有詩人徘徊舊時地，懷念舊時人，獨自承受悲傷。

李慈銘對初戀的詠嘆，較多是重建他們兩小無猜的片段，如《外妹薛宜人權厝志》描繪兒時舊事：

清明上河，同乘畫舫；中隅下壘，倦倚籃輿。賭探陌上之花，戲鬥峰頭之草。娥娥紅粉，艷照青溪；簇簇翠裙，時趁遊蝶。偶徵節物，手和香餠；閑上秋韃，泥尋墜珥。<sup>④</sup>

苔陰小院歌秋千，記得年時趁簸錢。十載斜陽芳草地，泥人曾此覓花鈿。<sup>⑤</sup>

二人少年時純情溫馨的生活片段，歷經歲月洗磨，已經沉澱在他的內心深處，稍有觸及，就會勾起無限的思念：

廿年前事，正銀屏、鶯語嬉春時節。壓鬢熏香都貼妥，替掩畫羅裙褶。翠幌分香，玉奩吹絮，一晌難輕別。打簾剛出，新妝鸚武能說。

欣看臨水朱門，映門楊柳，柳下船如月。小扇低箏同載去，十里人家寒食。酒榼桃花，鈿囊燕子，霎是成追憶。舊歡如夢，唾絨襟上猶濕。<sup>⑥</sup>

① 《日記》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前日史寶卿言新得鄉信，張存齋於去冬病卒。存齋與予兩世中表姻也。少子一歲，幼慧能文，先君子極愛賞之，竟不第以死，為之快恨。”

② 《越縕堂駢體文》卷四。

③ 《白華絳樹閣詩集》卷甲。

④ 《越縕堂駢體文》卷四。

⑤ 《白華絳樹閣詩集》卷乙《偶興》。

⑥ 《霞川花隱詞》卷一，民國二十九年鉛印本。

(《念奴嬌·癸亥寒食岑旅病眠熨夢添衣淒然有憶不止天上人間之感也》)

少年時代，每到春季，薛珠嬰都隨母歸省兩三個月，其間二人隨大人外出，自娛自樂。這首詞寫薛珠嬰裝扮妥帖，與之同船遊春，“酒榼桃花，鈿囊燕子”，風光爛漫，未料“霎是成追憶”，何等痛心！李慈銘病逝前一年，尚有《九月初三夜瑣院紀夢淒然有憶》，此日距薛珠嬰祭日僅十餘天<sup>①</sup>：

露似珍珠月似弓（用香山句），前塵猶在夢痕中。明妝仿佛平生見，幻影依稀涕淚同。嬉戲髫年情宛似，滄桑玉骨久成空。傷心睡覺燈殘後，落葉虛廊碎佩風。<sup>②</sup>

弗洛伊德認為，夢是願望的表達，人在熟睡中被抑制的本我欲望進入意識，便形成了夢，而且，夢中充滿象徵。李慈銘做了無數次這樣的夢，就今日所見其詩詞來考察，每年夢到好幾次，對十幾歲時的一樁情感如此念念不忘，實屬罕見。除了確實是對初戀的懷念，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可以來解釋這種永久的記憶，那就是對自己少年時代優裕生活的懷戀。李慈銘在京師三十年，賃屋而居，未育子嗣，這種現實生活的壓力，使得他時時想回到無邪童年時代，暫時陶醉，與表妹的青梅竹馬恰好凝結了少時優越無慮的生活，因此，這段朦朧的戀情不僅是兩個人之間私情的回憶，也是對那段極盛時期世族生活的眷戀。

## （二）愛情詩本事考

憶昔斑駁餞里門，離筵曾與捧金尊。手調爲勸魚羹美，眉羽能添翠被溫。一自齋廚消玉骨，虛憑杯琖駐芳魂。燭光鬢影真如夢，不見羅襟漬酒痕。——《憶昔》<sup>③</sup>

重感魚書一斷魂，此情哀比慟靈芸。杜鵑欲化猶啼血，警雁無依尚待群。風慘一簾停絮詠，塵昏半臂罷蘭薰。誰知天末斜陽影，虛望紅樓駐碧雲。——《重感》<sup>④</sup>

① 《越縕堂駢體文》卷四：“咸豐壬子……竟以九月之望，溘然而逝，得年二十有三。”

② 《杏花香雪齋詩》癸集。

③ 《杏花香雪齋詩》壬集。

④ 《杏花香雪齋詩》壬集。

李慈銘此類作品頗多，一般題為《惆悵》、《無題》、《感舊》、《紀夢》、《憶昔》、《重感》等，不標出具體指向，細細品讀，纔能破解迷霧，獲得本事。雖然作者為避嫌刪去不少，留存仍較可觀，且情感真摯淒婉，動人心扉。在清代來說，可以與黃仲則、龔自珍的愛情詩媲美。

李慈銘寫給表妹薛珠嬰的愛情詩詞，有幾個比較特殊的專屬意象及時間節點值得注意。

夢是李慈銘愛情主題作品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意象。李慈銘少時，家有似《紅樓夢》之大觀園，一馬姓姑表姐長於其中，表妹薛珠嬰每年亦有數月流連於此，祖母乃一家之主。李慈銘與表妹兩情相悅，卻依命迎娶表姐，經歷居如同賈寶玉一樣。他十四歲始讀《紅樓夢》，雖未能通讀，但對其中“一二事一二語，鏤心鈇骨，錮惑已深”<sup>①</sup>，概是感同身受。李慈銘常夢到薛珠嬰為他添衣蓋被，叮囑他善加珍攝，莫因思念成疾，並許以來生。所謂紅樓一夢煙雨中，夢醒後的傷懷，祇有譜之詩詞以消解，如《紀夢三首》、《九月初三夜瑣院紀夢淒然有憶》、《秋夜夢逝》等等。

其次是“雪”、“影”、“鶯”，實乃薛珠嬰名字之諧音；當然，出現“雪”、“影”、“鶯”字的詩詞並非皆暗指薛珠嬰，但如果與“夢”字、“廿年”、“舊事”等同時出現，則大即指薛珠嬰。如《陌上花·久病客中忽夢所憶前塵宛在語之甚悲寫以曼聲譜以楚徵不自知其愁絕也》：

穗燈夢膩，無端相見，淚痕凝袖。影事煙空，依約訴來如舊。鈿蟬仍試新妝好，祇有黛眉微瘦。尚相憐老去，惜離傷逝，萬千僝僽。斷腸癡絕語，檀樂願得，生小花紅人壽。鬥草歸來，長傍畫堂春晝。卅年幾慟人間世，還問玉簫生否？詎纏綿、未化夜臺塵鏡，斷香還守。<sup>②</sup>

至於特殊的時間，一則為薛珠嬰生日——二月初二日<sup>③</sup>，如《買陂塘·丙辰二月初二日感舊》：

舊今朝、仲春初二，玉晨重見瑤侶。鈿蟬細蝶新梳削，回首那人風度。青鳥去，看碧落、高寒又恐嬌難住。夢雲慣阻，記夜雨重門，畫堂燈畔，雙髻唱金縷。東風驟，吹墮瓊華如許，秦臺零落珠樹。小庭香

① 《日記》咸豐十年八月十三日。

② 《霞川花隱詞》卷二。

③ 《越縕堂駢體文》卷四《外妹薛宜人權厝志》：“宜人生於道光庚寅二月。”

霧回廊月，都是舊經行處。花底語，問花上、流鶯也爲儂悽楚。鳳笙漫譜，指柳下闌干，共伊憑後，十載胷飛絮。<sup>①</sup>

一則爲九月之祭日——薛珠嬰卒於咸豐十年九月，故如《九月初三夜瑣院紀夢淒然有憶》、《秋夜夢逝》等所指即爲薛珠嬰無疑：

初涼就蘭夜，病懷愜枕簟。合衣遂成夢，前塵忽在眼。芳魂趁雨至，映燭故掩斂。欲即翻復離，慎倒睡中厭（俗作壓）。猛醒心惛惛，餘香鼻苒苒。風葉颭虛廊，隔簾數秋點。（《秋夜夢逝作》）<sup>②</sup>

一則爲清明節——清明思已故之人，觸景生情，他免不了“自擘蠻箋，自熨新詞”<sup>③</sup>，如《滿庭芳·庚申閏清明日客中扶病小遊坊曲聞月下歌聲悵觸舊懷含淒成詠憶自辛丑閏後再逢今日廿年夢影三月愁根憊往傷今殊難自己耳》云：

廿年前舊恨，柳枝共挽，私語調鶯。舊東風回首，獨自飄零。料得小窗今夜，映梨花、一樹冥冥。可能把、斷腸詩句，月下念教聽。<sup>④</sup>

“廿年夢影”、“廿年前舊恨”，貫穿李慈銘一生數十年的情事，祇有表妹薛珠嬰。當某種意象反復出現後，它便成爲一種象徵，象徵着作者過去的經驗，譬如，“夢”“雪”“影”“廿年前”等，在李慈銘的作品裏已經成爲初戀的象徵。這些充滿象徵的作品，讀者祇有熟知其情感經歷，方能解析真相。

李慈銘懷念初戀，基本上是回憶兒時嬉戲遊玩的畫面，對方早已過世，所有內容都是獨自的追憶，沒有十分熱烈的感情噴涌，看似平靜，波瀾不驚，實則是柔腸百折，魂牽夢繞。其愛情詩的動人之處就在於這種陰柔的悲哀的情調。

### （三）妻、妾

李慈銘的妻子，是年長他五歲的表姐馬氏，生三月而母見背，自小生長

① 《霞川花隱詞》卷一。

② 《白華絳樹閣詩集》卷庚。

③ 《高陽臺·辛卯清明後二日微陰綺畫小園花事初濃傍晚倚闌淺吟薄醉爲賦此》，《霞川花隱詞》卷二。

④ 《霞川花隱詞》卷一。

外家。李慈銘著述中沒有描繪她幼年之事，故成長狀況與名字亦無從得知，但性情溫順敦厚，故祖母病危時，遺命以配長孫慈銘。然而二人原無男女之情。在四十六年的夫妻生活中，有三十年分居兩地，夫妻間感情更似姐弟，李慈銘曾云“與君生小為兄弟”（《寄內二首》），又《悼亡絕句》之第五首云“閨門相敬儼朝廷，分手無言即化城”<sup>①</sup>。李慈銘後來在北京時寫信給她，稱其為“大姊”。他們的感情並不融洽，在內心深處痛苦至極，他作《四十自序》，自述五悲，其一則是閨房不協，有云：

德非許允，配以孫恒。牛衣寒夜，乏垂淚之慰；鮭單朝設，絕舉案之歡。乃至郡聞勃谿，室無傾視。雖齊醮於卯歲，實塊處者卅年。朝雉之曲將終，暮翟之徵尚香。此其可悲者四也。

馬氏婚後不育，未幾皈依佛教，李慈銘後接她到京師共度晚歲，另辟一室供其念經，畢竟是髮小、原配，雖無愛情，卻有感情。況且馬氏侍奉姑婆，撫育侄輩，太平軍踞紹，全家顛簸流離，三餐不繼，馬氏作為長房媳婦，挈老扶幼，辛苦操持，李慈銘心存感激與愧疚，《寄內二首》云：

蠶室田居分隱淪，三年誰遣事風塵。亂離莫更傷羈客，寒餓多煩慰老親。可使士安終失學（謂僧慧），漫疑孺仲未安貧。與君生小為兄弟，法喜維摩本宿因。（姑母馬孺人生內子後即病歿，予與內子幼皆育於祖母。）

絳趺閣上焚修地，齋版經帷大母傳。廿載米鹽貧裏淚，一家燈火佛前緣。（大母建絳柅閣供大士像，臨歿，以閣屬內子焉。家慈及內子皆未三十即長齋奉佛。）客居久懣閑情賦，鄉夢常依淨室天。記取白頭山水裏，打鐘掃地補當年。<sup>②</sup>

後來當李慈銘為家人申請朝廷的誥封時，為馬氏請封“恭人”，實現了夫貴妻榮：

一封花誥下紅雲，暫慰齋鹽半世勤。削竹擬添新首飾，曳柴仍是舊襦裙。五旬不愧稱邱嫂，四品居然比郡君。（唐制，官四品者妻封郡

① 《杏花香雪齋詩》庚集。

② 《白華絳柅閣詩集》卷己。

君。)腸斷二親都未見，虛銜天語待黃焚。

遠典朝衫壽孟光，黔婁垂老作賞郎。豈真晚貴同翁子，且自齋居學太常。搔背牛衣終歲少，伸眉鸞鏡一時忙。待卿百艷俱觸日，滿試花釵九樹妝。(唐宋命婦，一品釵鈿皆九樹，四品六樹。)<sup>①</sup>(《妻初授恭人誥命即以爲五十之壽戲寄以詩二首》)

同治四年，李慈銘納妾張氏珊，以五月初四日生，故名之曰端。越中貧家女，能彈琵琶、古箏，善於調製精美小食。《二集》有《姬人張端以五月四日生今年逢閏示以詩五首》。但性格彪悍，常觸怒李慈銘，至有被休棄之危。

光緒四年納席氏，字曰貞。揚州人，時年十六歲，溫柔多情。曾兩次有孕，已近臨產而胎墮，後遭休棄。

光緒十三年，李慈銘舉債一百五十金，納妾王蘭娘，盧溝橋人。時年二十歲，慈銘字以纏男，以寓生男意，然竟未孕。

對這些妾侍，李慈銘偶爾給她們寫一些應景詩，如生辰、壽辰、悼詞等，中規中矩，相對缺乏真情實感，如《席姬生日戲作俳體示之》：

汝生在癸亥，我已爲賞郎。及今二十稔，額外猶潛藏。自汝入我門，積歲亦閱五。兩次徵夢蘭，所任皆不舉。我日在西崦，汝年方嫁時。我謝孔明德，汝擅黃家姿。勉循游房日，庶幾上叟辭。……<sup>②</sup>

但是，她們和李慈銘一起經營京師時尚風雅的生活，賞花、聽戲，善於交際應酬，點綴了李慈銘的風流生活。

#### (四) 歌郎

李慈銘喜歡年輕貌美的歌郎，衆所周知，亦不諱言。彼時盛行男風，京師尤爲嚴重，以至有歌童而無名妓，清談冶遊，豪華宴會，皆有“相公”陪坐。他們貌美善歌，工於結交，出入士大夫酒宴，亦置私第招士人，獲財不菲。李慈銘以爲酒邊左史，小寄閑情，老輩風流，賢者不免：

余以冗官病廢，勞心著述，同人過愛，時以食酒相邀，冀爲排遣，雖甚勉強，偶亦追從。秋霞兩郎，實所心賞，杖頭稍足，花葉時招。而魑魅

① 《白華綠樹閣詩集》卷癸。

② 《杏花香雪齋詩》丁集。

喜人，浮游撼樹，遂疵瑕顏叔，癥垢魯男，增飾惡言，快弄利口。其相愛者復勸泯其事蹟，隱厥姓名。豈知野馬滿空，何傷白日，雜花亂倚，奚病孤松？既爲之矣，諱之何益？<sup>①</sup>

李慈銘喜愛歌郎，但並不狎褻，尊重他們的才藝，也爲歌郎所敬重。他常往來之歌郎有時琴香、朱霞芬、錢秋菱，作《花部三珠贊》讚美三位伶人的美貌與才藝，他還寫了不少詩詞直接送給他們。此類作品直抒胸臆，情意綿綿，雖然將其歸納爲愛情作品並不妥帖，但單純從內容上分析，抒寫的是愛情經驗。如：

爐煙歌扇嫋，又花間招携，金尊頻倒。翠管筵前，正袖霞低拂，鏡菱偷照。背了銀荷，衫暗並，端相嬌小。水樣湘簾，偏借銀蟾，映人雙笑。

惆悵年時懷抱，看舊眷新嬌，一般風調。密字珍珠，算酒邊心事，抵伊多少？白髮催人，償幾度、蛾眉低掃。但願歡紅愁翠，相依未老。<sup>②</sup>  
（《三株媚·夏夕偕秋菱飲霞芬室》）

這首詞將朱霞芬、錢秋菱之名都譜進去，脂粉氣濃厚，須知本事，方能品其妙處。然而，這些歡場陪酒歌郎敬重他，甚至以理學名儒、道學先生待之，李慈銘也以此自豪：

余始招霞芬，蕙仙戒之曰：此君理學名儒也，汝善事之。今年夏，余在天寧寺招玉仙，玉仙適與蕙仙等群飲右安門外十里草橋，蕙仙謂之曰：李公道學先生，汝亦識之，爲幸多矣。此曹公議，遠勝公卿，然余實有愧焉。<sup>③</sup>

非才子無以多情，李慈銘的情感描述纏綿而典麗，耐人尋味。這種癡情也爲他嚴肅的學者身份平添了幾分可愛。

### 三、交 遊

李慈銘一生識見多而交遊廣，與朝中重臣、僻鄉宿儒、文壇名流、鄉邑後

① 《日記》光緒三年四月初七日。

② 《霞川花隱詞》卷二。

③ 《日記》光緒八年十一月初七日。

輩多有來往。他是晚清名聲昭著的大名士，才高氣傲，自我標榜“杜門七例”云：“一不答外官，二不交翰林，三不理名士，四不齒富人，五不認天下同年，六不拜房薦科舉之師，七不與婚壽慶賀。”（見光緒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譜）雖然自詡門檻高，不濫交，但京師繁華之地，士子文人雲集，難免雅集應酬，故能知交半天下，上通下達。而其所交之師友門生，詩文、學術、抱負皆一時之選，本節僅擇其要，敘述其交遊大概。

### （一）文字交

李慈銘少以詞章聞名，十八歲時與王星誠相識，二十三歲後始往來頻繁，詩詞唱酬無間，互相標榜。王星誠著有《西臯殘草》，李慈銘序之。之後二人同入京師，星誠暴卒，慈銘哭之以詩，將其遺稿鈔入日記中，為其校勘付梓，又為作傳。

李慈銘二十五歲時，與浙中青年文人周星譽、星譬、星詒、陳壽祺、丁文蔚、孫垓、王星誠、周光祖、徐虔復、端木百祿、孫廷璋、沈昉、楊師震、余承普、陳潤、許械創建言社，以詩文相切磋（見咸豐三年秋譜）。周星譽、星譬、星詒三兄弟本河南祥符人，寄籍山陰，周星譽科名早著，乃言社主創人，慈銘頗敬重之。陳壽祺乃慈銘中表，丁文蔚、孫垓、王星誠乃其結義兄弟。言社每年秋冬兩大會，或課詩文，切磋詩藝；或遊舊址，臨風暢懷。諸友之間互相品評，社友目慈銘為“清剛”、“才子”（見咸豐五年四月譜），這是他早年較為得意之時。

咸豐五年結識譚獻，讀譚獻詩集，摘錄傑句。後二人同在浙江書局供職，酬贈詩句，書函往復，關係較好。但兩人在論學上稍有分歧，譚獻曾好常州公羊學之微言大義，李慈銘並不以為然。

傅以禮喜網羅明季史料，與慈銘惺惺相惜。傅居閩中，二人經常書函商榷明史研究，乃文字交。

咸豐九年在京師結識陳驥。陳，江西新城人，究心《詩》、《禮》。此乃李慈銘患難之際所交，引為第一知己，未幾陳驥病卒，李慈銘淒然淚下，自謂平生為朋友第一把眼淚，並撰《陳德夫墓志銘》敘二人交誼曰：

予之識君在咸豐己未，時同應京兆試被放。一日，廣場聽樂，杯酒間數語，了了見肝鬲，恨相得晚，即相訂為兄弟。自是居京師者五年，道誼相勸，學問相成，節氣相期許。或幽憂疾病，困厄侘傺，相慰藉勸勉，或質衣賣書相資給。……蓋至君卒後，而予理君手劄，多至千百函，其在此兩年中者又十之八九，大率文字質疑，至情悵悵，不可卒讀。予為



流涕，緘而藏之。……所謂“鮑叔知我者”，則惟君一人而已。<sup>①</sup>

同治初年結識平步青，二人同鄉好友，以學問相切磋，互相引重，越縵卒後，平步青撰《掌山西道監察御史督理街道李慈銘傳》。

同治二年，交桂文燦，時桂以所著《經學叢書》四函入京進奉，李慈銘應潘祖蔭委託校閱桂著《群經補正》。二人書信往來討論經學。後桂文燦來訪，“此後於經或有寸進，亦執事擊蒙之功也”<sup>②</sup>。桂文燦是李慈銘的第一位經學知友。後桂書未蒙嘉賞，李慈銘慰之以書。

同治六年結識趙銘。李慈銘序其《左傳質疑》。趙銘後為李鴻章幕賓，推薦李慈銘出任問津書院講席，與慈銘書經過反復函商，終於說服之。

光緒三年結識王先謙，二人談學甚相得，王欽慕李慈銘的詩文才情，將《湖塘林館駢體文》刻入《國朝十四家駢體文》，又欲刻《越縵經說》於《皇清經解續編》而未果。光緒十三年李慈銘《復王益吾祭酒書》，就王先謙寄閱《皇清經解續編目錄編》孰刪孰略，力陳己見。後王著《漢書補注》，也與李慈銘反復商訂，並採取其觀點十餘條。

光緒六年，沈曾植以行卷來訪，二人喜談詩，是忘年交，詩歌酬贈較多。沈曾植服膺李慈銘學問，事以弟子禮。李慈銘卒前，以畢生鉅著《越縵堂日記》委之。

光緒十八年，結識王鵬運。王鵬運《四印齋所刻詞》之《宋四名臣詞》收李慈銘先祖李光詞集，請李慈銘作序。

李慈銘以讀書治學、談論詩詞之旨趣來擇交，譬如嗜好詩詞酬唱、研經治史，嗜藏書，喜雅集，形成了較為固定的交際網絡。這些知友，或天各一方，僅憑書信，亦能維持良好的關係，而彼此間的互相推賞、標榜，對名氣也有一定的影響。李慈銘雖然好交際，但並不隨意接納，如陸心源，因貪污被劾，聲名頗為不佳，初李慈銘拒與其來往。同時遭李慈銘拒交的輕薄文人為數不少，也是其鯁直性格使然。

## （二）門弟子

樊增祥、袁昶是李慈銘最得意的門人。樊增祥與李慈銘同治十年初見，稍晚，袁昶介樊來訪，共隸門牆，詩詞唱和最頻。樊、袁中進士均早於李慈銘，但終身恭執弟子禮，甚為難得。樊增祥《二家詞鈔序》：

① 《越縵堂文集》卷九。

② 《復桂浩亭書》，《越縵堂文集》卷四。

余少先生十六歲。辛未春為登龍之始，一見若平生歡。及丙子報罷，居先生宅過夏，遂與汝翼、毅夫、仲彝、子珍同受業焉，先生尤重余。是冬居保陽書局，先生寓書曰：“文章骨肉之契，微吾子無可語者。”<sup>①</sup>

李慈銘逝後，樊增祥取走《越縵堂日記》後八冊，欲刊印未果，由其後人收藏，有訛言謂《日記》中有詆樊之語，已遭銷毀。1988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影印樊所携日記，傳聞不攻自破。樊增祥是李慈銘最交心的詩弟子，師弟唱酬之作最多，李慈銘卒後，樊增祥校勘其遺稿，頗作詩詞弔念，推揚李慈銘，可謂不負乃師。

李慈銘和袁昶曾一度失和。光緒四年十月，袁昶以所作《遊西山日記》送乃師，後三天，李慈銘忽於日記中連作《與某書》、《又與某書》、《復某書》，諷刺“某”，言辭犀利，如《與某書》：

足下日記中，有擬簡鄙人書，讀之不勝駭異。弟閉門謝客，舉國皆知，往往數月不出戶，兼旬不見一人，而足下乃勸其息交絕遊，戒其與裙屐少年為伍，豈寢語耶！抑本非簡鄙人，而誤書姓字耶？弟之一生困阨，神怒人怨者，政坐避俗若浼，不特熟客貴遊無從狎之，即高流名士亦罕能識面。<sup>②</sup>

初看這段文字，不知所指，後於上海圖書館閱覽袁昶《漸西村舍日錄》同年九月廿八日有《擬簡□□》一通，此處“□□”皆墨釘，眉批云：“乙去。”文中有云：

處今日而與裙屐少年交際，往往當面輸心，背後供其訛議。……硜硜狂言，偶爾一發，不值道人一哂也。<sup>③</sup>

李慈銘《與某書》中“足下乃云‘不肯為悠悠之目所重，亦不肯為詘詘之口所輕’”，恰恰是袁昶《擬簡□□》中“不願為悠悠之目所重，亦不欲為詘詘之口所輕”。此“□□”，當是指李慈銘無疑，而李慈銘《與某書》之“某”，毋庸置疑是指袁昶，其《又與某書》、《復某書》，“某”皆指袁昶。兩處文字對

① 《二家詞鈔》卷首，光緒二十五年刻本。

② 《日記》光緒四年十月初九日。

③ 袁昶《漸西村舍日錄》光緒四年九月廿八日。

照，知二人也曾生怨。

李慈銘喜歡歌郎，予人口實，袁昶敬仰李慈銘，不能徑行直言，將勸誡之詞寫入日記中，呈交給他看，可謂用心良苦。如所稱“裙屐少年”暗指諸位歌郎如朱霞芬、錢秋葭等。而李慈銘未解其故，以為“裙屐少年”指貴家子弟，自與周星譽兄弟交惡後，他與此類人原不來往，而見袁昶復勸其“息交絕遊”，正觸其痛處，故怒不可遏，連函譏諷。後經朱亮生、樊增祥諸人調停，誤會冰釋，再修師弟緣。（見光緒四年十月譜）

同治九年，得鄉後輩陶方琦、潛宣。二陶兄弟是李慈銘的問學弟子，在治學方面多承其經史考據之法，陶方琦尤其擅長小學，編有《許君年表》，李慈銘望之甚高，惜早逝。陶潛宣著述亦多，均未刊刻。

王繼香與越縵有姻親，常出入越縵堂，李慈銘晚年與其書劄往還最多。他刊刻《白華絳村閣詩初集》，又欲刊《杏花香雪齋詩》而未果。他收藏李慈銘晚年寫給他的信劄數十通，是了解李慈銘最後一年生活的可信資料。

曾樸與父之撰都獲交李慈銘，曾之撰為慈銘同年舉人，屢致仰慕之情。曾樸主要以舉業相質，後與其父一同校訂並刊刻《越縵堂駢體文》。

鄉後輩如蔡元培，曾館於李慈銘家，有詩唱和。後為影印《越縵堂日記》，將李慈銘藏書售予國立北平圖書館，可謂功德無量，是李慈銘晚年所交最為有力的後輩。

李慈銘門人以浙籍人士居多，據《日記》所載尚有孫雄、周學海、周學熙、孟慶綸、吳穎炎、陳通聲、蔣廷黻、徐珂、孟潤奎、朱文炳、徐琪等，主要從學八股制藝。

李慈銘善於交接，在光緒十一年主持修葺京師之浙江紹興先賢祠，從選料用工、撰寫祠位匾額楹聯、《越中先賢祠春秋告祭祝版文》、擬定祭祀及團拜條例、管理先賢祠基金的收支等，事事親力親為，其組織能力及人際關係盡現於此。他親自撰寫並刊刻《越中先賢祠墓序例》，分發南北諸同鄉知好，厥功甚偉。自此浙江士子文人到京師，均至李慈銘堂叩拜，而顯達鄉人則捐助祠堂公費銀；李慈銘則邀集眾知好到浙館接風餞行，團拜演劇，他在浙人中聲望極高。

### （三）宦途交

咸豐九年，李慈銘變賣家產，北上捐官，被友人周星詒竊取捐資，頓時破產，無以自立。時江浙籍京官喜延接文士，李慈銘幸以詩文得吳縣潘氏曾瑩青睞，大學士周祖培聘他作館師，月束脩六兩，白日課徒，晚間為周祖培代擬

奏章，繕寫書牘，十分繁忙，致以無暇讀書作詩。但假館相府三年，熟知朝中大事，結交志同之友，知名度大增。所以，周祖培卒後，李慈銘爲他作墓志銘，有云：

予館公家，久課公之幼子。公虛己下詢，日久益敬，常稱譽不出口。<sup>①</sup>

同治三年，李慈銘由京師返鄉。地方官徐皋、高次封、詹儀桂等交相推賞，故李慈銘在地方鄉紳中頗引人注目。經好友呂耀斗之介，結交時浙江巡撫馬新貽，馬新貽聘他爲浙江書局總校勘，又請爲蕺山書院講席，有知遇之恩。

同治六年，李慈銘司浙江書局總校勘，與局中孫衣言、薛時雨、孫尚紱、高均儒、張景祁、譚廷獻、王麟書、汪鳴皋、胡鳳錦、沈景脩、陸元鼎、陳豪、張預、朱昌壽、黃立彬等以校書之役，結友朋之緣。與陳豪、譚廷獻、孫衣言、張預、薛時雨最善（見同治六年四月譜）。陳豪《冬暄草堂師友牋存》收錄李慈銘三十餘通信函，多論及五局合刻二十四史之事。此中，又交黃元同、俞樾、施補華、王詒壽、曹壽銘等，詩詞唱和較多，與黃談禮最相得。而李慈銘由此漸以經術名錢唐（見光緒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譜）。

李慈銘先與潘祖蔭父曾瑩爲忘年交，時其居京落落寡合，潘曾瑩先過訪，後常以詩索和，極爲推愛。李慈銘《誥封光祿大夫追贈三品卿銜前四品卿銜內閣侍讀潘公墓志銘》敘與曾瑩之交往：

慈銘自歲己未入都，遭橫逆之禍，屏居草食，公獨先過訪，折節忘年，因得交於少宰及尚書，文字往復，投分日摯。<sup>②</sup>

同治十年李慈銘再入京，時祖蔭爲工部尚書，析疑賞奇，書函日接（見同治十年五月譜）。潘祖蔭常請他捉刀，以所刻書贈之。日常接濟饋問，亦殷勤周至。後因趙之謙以擅談金石爲潘座上客，而李慈銘素惡趙，漸與潘疏離。光緒十年之前，李慈銘居京頗爲窘迫，潘祖蔭每贈以十數金接濟之，且有求必應，李慈銘感之甚深，潘亦深許其文，卒前以墓志銘相託。故李慈銘撰《潘文勤公墓志銘》有曰：

① 《越縕堂文集》卷八《太子太保體仁閣大學士周文勤公神道碑》。

② 《越縕堂文集》卷八。

余自己未以選人入都，公時居海澱賜園，聞聲致契，折節下交。庚癸之間，余窮悴不振，公亦貧甚，時或質衣致饋。余性狷急，小不可意，輒言觸公，公久而益敬。及長戶部，余為屬官，形迹自嫌，往還幾絕，而公歲時饋問，殷拳彌甚。壬午之夏一日，公忽手書數十紙，具言平生志事，以身後之文相託。<sup>①</sup>

劉有銘是李慈銘同治九年鄉試座師，慈銘終身事以弟子禮。且兩家女眷也來往親密，劉有銘卒後，其子婦常往來越縵堂，每以家事相託。

李慈銘對科名早著之張之洞較為欣賞，而張亦事之以禮。同治六年，李慈銘曾到張之洞武昌幕中襄校文案兩月有餘。同治十年二人再聚京師，張之洞評論李慈銘之詩“明秀”、王闈運之詩“幽奧”，稱都下詩人王李。李慈銘不願與王闈運相提並論。光緒六年，李慈銘中進士，張之洞未有文字相賀，光緒七年三月李慈銘探望樊增祥，適逢張之洞亦來，李慈銘遂“避之歸”，可見已生嫌隙。光緒八年四月二十日，張之洞上《臚舉賢才折》，舉薦中外官員五十九人，卻不及李慈銘，使得新中進士、言論急切的李慈銘非常不滿：

又聞張香濤近日書薦中外官五十九員，居首者張佩綸、李若農師、吳大澂、陳寶琛、朱肯夫五人……近日北人二張一李，內外唱和，張則挾李以為重，李則餌張以為用，窺探朝旨，廣結黨援。八關後裔，快捷驟進，不學無術，病狂喪心。恨不得言路，以白簡痛治鼠輩也。<sup>②</sup>

這種口誅筆伐的攻擊，就涉及到晚清時著名的清流派，清流內部因政見不合分為南北二派，李慈銘素以清流自居，喜彈劾大臣、抨擊俗吏，與黃體芳、鄧承修等一批京官聲應氣求；光緒九年的中法戰爭，張之洞、張佩綸等因主張迎戰，遭到李慈銘等人的抨擊。當日以李慈銘為北派，張之洞居南派。實則兩派之爭，李慈銘不佔優勢，體國經野並非其所長。光緒十五年他升任御史，清廷也廣開言路，他的言論更加激烈，逐漸有影響力，於《日記》中稱張之洞為“僉人”：

張之洞者，僉人也。在廣東貪縱驕恣，甚虧公帑至千萬，日以進奉求媚，而刻剝粵人。凡官吏之臧賄發露者罰以多金，仍任事如故。專用

① 《碑傳集補》卷四，上海書店，1988年。

② 《日記》光緒五月初八日。

小人為耳目，奸商猾胥，肆意橫行，日以獻計誅求漁利為事，不足則借洋債重息以餌之。土木繁興，廣事營建，於城外強買民地百餘畝為廣雅書院，且欲拓城十餘里包以入，布政游智開固執不可始止。其署中營造尤侈，內為洞房曲室，瑯飾奇麗。以兼署巡撫，為飛橋以通兩署，上為樓觀，亘數里餘，日携姬妾，往來其間。<sup>①</sup>

時張之洞任兩廣總督，銳意進取，興建廣雅書院，占地百餘畝，耗銀十三萬，頗惹爭議。又於武昌開礦煉鐵，浪擲經費，大理寺卿徐致祥劾之。時李慈銘官御史，張之洞委託時任其幕客的樊增祥居中調解，次年底，他修書千餘言，與論所行事宜之艱難，並饋炭銀一百兩，李慈銘接受贈金並復書，乃修好如初。

翁同龢是李慈銘會試座師，後又保舉他考得御史，越縵終身事之以弟子禮。光緒十九年，二人同監順天鄉試，闈中唱和頗頻。惟《翁同龢日記》於光緒二十一年仍記越縵來訪，且稱之為“舉世目為狂生”，實乃記康有為事，翁懼戊戌變法牽連，遂將原文“康祖詒”（或“康有為”）挖改為“李尊客”（見光緒二十年末譜）。

光緒十年，李鴻章經趙銘之介，聘李慈銘為天津問津書院講席，歲脩千金。李慈銘有《復合肥太傅伯相書》，極為卑躬。李慈銘素以清流自居，抨擊洋務派不遺餘力，時人皆謂李鴻章欲以此封其口。他對李鴻章所辦洋務，如修鐵路等皆全盤否定（見光緒十一年八月譜），僅於日記、書信中提及。光緒二十年甲午，日本侵略中國，清廷海軍潰敗，李鴻章的洋務強國夢瓦解，眾口交攻，翰林院聯名彈劾李鴻章，而李慈銘身為監察御史，默不出聲，遂遭鄙薄。

李慈銘結識的仕途友人，以見解守舊居多，如潘祖蔭、李文田是京師較有勢力的保守派，徐桐視西學為仇、拒絕洋貨洋藥，鄧承修深惡洋務，盛昱反對修鐵路，朱一新不信日本變法強國等。而李慈銘雖仕途不順，卻以詩文傾動朝野，又以大名士氣質周旋於朝野之間。他依附翁同龢，力持清議，日閱邸報，批評朝政得失，品評官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朝政決策。

## （五）交惡

周星譽、星詒祖籍河南祥符，寄籍浙江山陰縣，兄弟八人均能詩詞，影響較大。李慈銘十二三歲即以詞賦揚名紹興，與周氏兄弟惺惺相惜，組建“言

<sup>①</sup> 《日記》光緒十五年八月二十日。

社”，書劄往復頻繁，詩詞唱酬，意最契合。李慈銘科場屢不得志，周星譽爲其謀劃異途，即捐納。清政府經過太平天國衝擊，國庫虧空，遂加大賣官的力度。對於家道小康的李慈銘來說，這未必不是一條捷徑。太平軍盤踞江南，英法軍不斷騷擾沿海地區，江浙皖之地難民四處流離，物價倍增，而人心惶惶，飢民強索錢米，釀成民變，田園荒蕪，士子靠科舉進入宦途的希望非常渺茫。所以他決定賣田捐官，湊足八百餘兩，向福建捐局捐報戶部郎中。咸豐九年，他同周星譽入都捐官，福建地方官收捐項之後遲至秋季纔上報戶部。而戶部責其久不上報，反罰他補繳三百餘兩罰金。這種意外，對初到京師、寄人籬下的李慈銘打擊很大，其母倪恭人毅然賣掉壽田，得銀三百兩，委託周星詒轉交，以繳納罰款。而彼時周星詒亦苦於捐資不足，便萌生私念，挪用這筆錢捐得福建某縣丞，立即上任而去。李慈銘沒有及時得到家書，也不知道母親將錢委託周星詒。其間，他還寫信殷殷詢問遠在福建的周星詒，卻不知早已爲對方所騙。

周星詒賣友求榮，李慈銘在日記中屢屢譴責，兩次售田以後，家道破產，居無定所，未幾，其母病逝，他更歸罪於周星詒，恨之入骨，塗抹日記中有關周氏兄弟的文字，在眉端稱周星譽爲“大蠹”，周星詒爲“小蠹”，在塗抹處眉注云：

此一段皆載某人規予多情之言，謂甚緊學問，而此人真口蜜腹劍、蟲蠹不若者矣，故盡塗去之。<sup>①</sup>

此處塗抹之字乃某人姓名也。此人十年來爲予執友，常以道義性命之交自命，而含沙下石，極力擠予，致予流離困苦，屢瀕於死。又給老母壽田金三百餅以去。……李生而終貧賤則已，如其否也，以直抱怨，豈無其時乎？特記於此。”<sup>②</sup>

至於竊取李慈銘捐資一事，周星詒也供認不諱，劉成禺《世載堂雜憶》云：

季貺抵福建，即補汀州本缺，託傅節子（名以禮，與李慈銘友善）入京引見之便，帶還李款。傅見李作詩辱罵季貺，且逢人訕詛，醜不入耳，乃匿款不交。問李曰：“如季貺金款奉還，尚存友誼否？”李曰：“雖本息

① 《日記》咸豐六年三月二十七日，當是咸豐八年重閱先前日記並加以塗抹時所記。

② 同上。

加倍，亦不為友。’傳遂決不代還。<sup>①</sup>

但周星詒是否願意如數還款，不得而知。隨之，李慈銘與周星譽的關係也出現破裂。周星譽跋李慈銘《秋夢》云：“僕昨夢糞穢盈廁，占其兆，謂當獲財，不知於六夢七情當為何屬也。請越縵生為僕詮之。”<sup>②</sup>跋文沒有收入周星譽的集子。《秋夢》刊刻時二人已分道，但李慈銘未因人廢言，仍然收錄周跋。不過，周星譽獲財一夢，果成現實，李慈銘希望他能代周星詒還錢，遭到拒絕，二人逐漸斷交。

李慈銘曾致書潘祖蔭，詳述與周氏兄弟決絕之始末：

但弟與二周，憾深創巨，迹其射影，直可滅宗。……至庚申之冬，老母知慈尚阻吏銓，時寇氛逼江，越中危甚，衰親弱弟，猶于蒼黃之中鬻田數十，得四百金，將謀寄都，而□□（案：周星詒）公肆無良，劫斃而去。老母痛恨逆豎，兼念遠人，積憂成疾。京師識與不識，無不駭嘆。而□□（案：周星譽）洋洋自得，若為不聞；弟猶強與周旋，未遽棄絕。迨今夏五月，□□（案：周星譽）忽得重賞，儼然安富，弟適纏災疾，宛轉簀牀，連函呼救，深拒不應。至秋初，乃始投書告絕。此弟與二周之始末也。<sup>③</sup>

上海圖書館藏手稿本《越縵堂日記·戊集》此處粘有蔡元培批條云：“第四行去‘季炘’二字，第五行、第六行去‘叔雲’二字。”則是《越縵堂日記》影印時，蔡元培檢閱後隱去這些不雅之詞。

李慈銘與周家兄弟由親善到決絕，甚至勢不兩立，這與李慈銘的性格也有很大關係，與人相交，傾心傾力，若遭背叛，絕不原諒，並在日記中大加批判，舌攻筆伐，導致他同周氏兄弟的矛盾一直不得冰釋。光緒十年，他已五十六歲，周氏大兄星譽來拜訪，他仍有怨氣，如：

周星譽來，言以安徽直隸州開復入都驗看者。本名灝孫，字素人，三十年舊交也；然其諸弟皆無行，得罪於余，余久絕之，自不便與之見，固謝之去。追念平生，為之耿然。<sup>④</sup>

① 劉成禺《世載堂雜憶》，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3頁。

② 《桃花聖解齋樂府》之《秋夢·跋》，民國元年刻本。

③ 《越縵堂文集》卷四《致潘伯寅書》。

④ 《日記》光緒十年五月初六日。



周素人來，不得已見之。其人老矣，衰尫猓，意甚憐之，而語次屢及其弟星譽，余遂怒甚，不能自制，出言無次，狼狽走出。深悔學問不充，忿不思難，辱及人親，君子所深戒也。<sup>①</sup>

平情論之，他責罵周星詒，事出有因，而遷怒於其兄，不免量狹。目前，李慈銘著述中關於周氏兄弟文字尚為數不少，而周氏兄弟著述中則未曾提及李慈銘。然而這場沒有被告辯詞的公案，李慈銘雖在事理上贏得同情或支持，然在氣量上終覺輸人一籌。至於周氏兄弟的一致封口，斷然抹去與李慈銘交往的一切文字痕迹，以免狡辯之譏，則誠為大憾。

另一方面，李慈銘將家道中落歸罪於周氏兄弟，也有不妥。咸豐末年太平軍佔據越中，山陰李氏受創最大，死傷近百人，屋宇焚毀，田野荒蕪，他的母親也在憂鬱中辭世。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不過，周星詒的作為，對衰敗的李氏家族的確雪上加霜，他對周氏的憎恨正源於此。

與趙之謙的結怨，李慈銘自有文字剖析之：

若天水妄子，本無深隙，徒惡其佻狎卑鄙，奸險翻覆，又不通一字，而好為大言，故拒絕其人，不稍假以辭色，遂激小人之怒耳。或疑其爭名致競，則未聞西子與無鹽比美、黔婁與盜跖鳴高，予縱不自愛，亦何至是乎？

妄子之師，予從兄星橋秀才，予屢向從兄言之，此成隙之始也。又妄子之姑為予從叔祖望樓教習之配，妄子屢乞貸於教習，一日教習謂之曰：汝故家子弟，今所為頗不相似。妄子以為予所言者，因此隙遂成，而終構之不可解者。<sup>②</sup>

趙、李均山陰人，里居時便素不相能。《日記》同治二年七月十六日記：“（宗）晚年里居，門下士稱最契者又為周白山、趙之謙等，皆誕妄不學之人。”但彼此間也有往來，趙之謙還評點李慈銘當時的詩詞，《日記》有一處塗抹痕迹：“余壬癸兩年詩詞曾屬□□叔雲點勘”，在眉端注曰：“惡客者，趙之謙也，今與周星譽往還甚密，將為都下之患。安得一賢京兆一頓杖殺之！”<sup>③</sup>

① 《日記》光緒十年五月初十日。

② 《日記》光緒元年九月十四日

③ 《日記》咸豐四年五月初三日。

後來，兩人同至京師，趙之謙時為潘祖蔭的門客，以能金石考證得重用，當周星譽與李慈銘決裂後，趙之謙反與周星譽交往日密，故越縵愈發恨之，甚至坐不同席。同治十年春張之洞、潘祖蔭發起著名的龍樹寺雅集，因李慈銘與趙之謙不合，張、潘恐其不願同局，周旋備至，頗費心思。張之洞《致潘伯寅》云：

李、趙同局，卻無所嫌。此兩君不到，此局無色矣。尊客晚囑其不忿爭，執事能使搗叔勿決裂，度萬不至此，則無害矣。若清辯既作，設疑送難，亦是韻事。<sup>①</sup>

而鄭逸梅《趙搗叔與李尊客兩賢相扼》云：

文勤金石考證輒就商於搗叔，而於詩文則殊佩越縵主人李尊客為不可及。故文勤於搗叔、尊客倚為左右手者也。然搗叔與尊客以學術上之爭執，幾為水火之不相容。文勤春秋佳日往往招集名流觴詠為樂，搗叔知尊客在座避不來，尊客知搗叔到席亦不至，參商不見者有年。<sup>②</sup>

李慈銘對趙之謙的厭惡在日記中有所體現，而趙之謙對此事並無回應。所以，他與趙之謙的意氣之爭，仍舊無法對質。客觀而言，在金石方面，李慈銘終不敵趙之謙之專門。李慈銘晚年氣量稍平，不再如早年之刻薄，提到趙之謙時直書其名，而不是“天水妄子”。

總之，李慈銘知交滿天下，反目者亦不少。常與人結異姓兄弟，不免官場陋習；而晚年所交鄉後輩如蔡元培、徐維則、楊越等，於其著述之刊刻、聲名之流播積極推揚，不遺餘力，則又其幸矣。

## 四、仕途

李慈銘執著於宦途，然進退有度，立身有本。他在《上閩丹初尚書書》中自述仕途追求，有云：

<sup>①</sup> 清張之洞《張之洞全集》第12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sup>②</sup> 鄭逸梅《藝林散葉》，齊魯書社，1985年。

少誦鄉先生蕺山劉子之書，以嚴辨義利為處世之要，以艱苦讀書為立德之本，以難進易退為入仕之法，而尤以激揚名教、嫉遠邪佞為己任。……然慈銘本心頗欲整齊物類，申明典章，以尊朝廷而清風俗。其次，亦欲自效一隅，以禮義廉恥振飭人心，使其日漸於教化，而稍興於禮樂。即不然，亦冀為天子諫官，守正觸邪，裨助百一。<sup>①</sup>

### （一）書院講席

李慈銘生於耕讀世家，本生祖父鈺生三子，父李泰行三，出嗣族伯欽，鈺、欽皆望孫心切，李慈銘出生時本生大伯父、二伯父尚未育子嗣，故身兼兩房之寵。他幼即聰穎，讀書尤有天賦。李鈺好吟詠，喜山水，常偕越縵出遊，祖孫唱和，佳什屢傳。父親卻管教甚嚴，日日課藝，禁讀小說詩詞。他早露頭角，幼懷蟾宮折桂之志，對仕途充滿信心。然八次鄉試不中<sup>②</sup>，不免心灰意冷，而失意後狂傲罵座，性情日趨偏激。二十三歲鄉試落榜，作《壬子秋賦落解述懷二首》，其一云：

秋風又報三年息，從此藏修未悔遲。出處豈關天下重，窮愁深恐老親知。平生敢習逢時技，醉後徒添感遇詩。得失寸心都自了，譚言罵座總吟癡。<sup>③</sup>

其家有田二百畝，老母菽水，子侄婚娶，綽而有餘。所不甘心者名心未死，也是傳統文人學而優則仕觀念所致。三十歲時第四次應鄉試失敗，誓絕科名，周星譽慰之曰：

邇年貴宗門祚稍落，家食必不能久，非經營一第，不足以動流俗。且登賢書後，則升斗之養為途較寬，以一身為全家之盛衰所係，不當任

① 《文集》卷四。

② 關於李慈銘應鄉試次數，清平步青《掌山西道監察御史督理街道李慈銘傳》“而應南北試凡十一”，董叢林《論晚清名士李慈銘》說越縵“十一次鄉試不中”，此說不確。同治三年落榜後自云“蓋南北八試矣”，其後僅同治九年再參加一次，並於是科中舉。李慈銘分別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咸豐元年（1851）、咸豐二年（1852）、咸豐五年（1855）、咸豐八年（1858）、咸豐九年（1859）、同治三年（1864）、同治九年（1870）參加鄉試，其中咸豐九年、同治三年是應順天鄉試，餘皆浙江鄉試，並中同治九年庚午科舉人。前後共計九次，非十一次。

③ 《白華絳樹閣詩集》卷甲。

情高尚，薄此不為。<sup>①</sup>

李慈銘為求異途，賣田捐報戶部郎中，分至戶部學習行走。衙署寂寞，差事無聊，而他潛心苦讀經史，結識學友，學問日漸長進。周星譽薦其為相國周祖培西席，其事雖無足輕重，但他以餘力為周草疏、謄稿，遂漸聞朝中大事。辛酉政變，慈禧太后欲垂簾聽政，周星譽請他檢歷代賢后臨朝故事（咸豐十一年八月四日譜）以迎合，又作《臨朝備考錄》備言垂簾聽政之合理合法，交周祖培上呈。太平軍破壞其家族甚重，他曾為鎮壓太平軍出謀劃策，為潘祖蔭、朱潮草疏獻計。

屢試不第，家世漸敗之際，李慈銘已三十四五歲，便欲謀書院講席為退路之一。他二十六七歲起便有意為經史之學，尤其窮居京師六年間，食貧力學，名聲漸遠，對講席一職極有自信；同時也好為人師，指授一二，以此為樂。從京師回紹興後，便謀蕺山書院，後又謀東城講舍、尊經書院、紫陽書院。時紹興知府高貢齡對他也較為禮待。他期望以講學整頓學風，曾上書兩江總督馬新貽，《與馬毅山中丞箋》云：

慈一生酷好，惟在文章。十載以來，稍研經史。深慨近時人士漸不讀書，科名之外，無復事業。父兄以是為教，子弟以是為學。五經本文，鮮能誦習，浮華相尚，剽襲爭能，學術人心，未由自正。釀斯寇禍，非為無因。嘗思出其一得之愚，與鄉塾秀髦朝夕講論，讀經讀史，分立課程，勿涉空虛之談，務為根本之學。<sup>②</sup>

李慈銘慨嘆學術於世道人心之重要，自薦願與鄉後生日課經史，務為根本之學。這是較為樸素的立身之道，學以致用；而且清代書院對學有所成的知識分子有極大的容納空間，許多布衣學者賴以自活，甚至舉人、進士都以此為生。浙撫馬新貽也很重視李慈銘，請他主講蕺山書院。但當時他雖然詩文名動南北，卻尚未取得科名，書院士子不服其資歷淺薄，他憤然辭職，《與高次封太守辭蕺山講席書》：

弟讀書無似，然於學問文章，性所酷好，固思出其所得，切嗟後生。此山又絃誦所歸，自子劉子創證人社以後，鄉賢僑彥，疊主臬比，先哲清

① 《日記》咸豐八年九月十七日。

② 《越縕堂駢體文》卷二。

風，夙所私淑。幸值執事爲郡，山川重秀，菘竹蔚生（蕺山有菘竹亭）。弟依藉主人，下帷山上，琴書互答，童冠與偕，仰其束脩，歸奉甘旨，杜門不出，亦足終身。無如越俗侏張，搢紳多昧，但論資格，不論文章。狃狃投骨之爭，談談燒城之舌。二十年前，宗滌甫觀察師嘗攝斯席，鄉人以其乙科，不由翰林，群而譁之。況僕以久次諸生，而儼然課三舍士，以銅臭貲郎而抗顏爲一郡師，將見鷓鴣休鬼車，飛空群噪，乘間抵巇，禍及太守。於僕無豪芒之利，而累執事及中丞以邱山之名。用是遣人，具還前件。<sup>①</sup>

雖然李慈銘謀求蕺山書院、東城講舍講席都未成功，但他的性格魅力、學術造詣吸引了一大批年輕讀書人來登門求學，以門弟子自稱者近百餘人。

自光緒十年春至光緒二十年冬，李慈銘任天津問津書院、三取書院講席。最初他計劃辭官，定居天津，專任此職，而實地考察後，覺得天津的生活比京師差很多，與李鴻章面談後，得到首肯，即不需辭官居津，按時出題、批改課卷即可。所以，他在京師爲書院生童每月朔望擬題、評判，定期郵寄課卷、題紙。既在京師做官，又能函授於百里之外，束脩按季發放，每季二百五十兩左右，另有年敬、節敬、冰炭銀，待遇可謂極厚。

他爲書院諸生、學童出題、批卷，一絲不苟，評判優秀學生的文章，前幾名的生童都能從書院那里領取津貼。他曾批閱一位五十歲的諸生的卷子，儘管答題並不出色，他憫其不易，爲之改潤，可見以嚴肅刻薄著稱的李慈銘也有通情的一面。如：

閱學海堂諸生經古卷訖，《說文菡萏菊三字與月令爾雅異同解》、《朱子謂魏晉陳氏風節之卑自漢太邱始論》、《登慈恩塔獻菊花酒賦以天子登高群臣上壽爲韻》、《擬唐德宗貞元四年五月續圖凌煙閣功臣褚遂良至李晟等二十七人詔》、《擬陶淵明庚戌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詩》、《擬王漁洋秋柳七律四首》。生員取李鳳池第一、陳澤霖第二、孟繼壘第三、張大仕第四、高振岡第五、華承勛第六。前十本多有可觀，《秋柳詩》外，課卷中亦有佳者。

夜閱學海堂諸童課卷訖。有于長茂一卷，《秋柳詩》知切定金陵南渡，得阮亭本意，其第一首末聯云“斜陽總是傷心處，丁字廉前舊六朝”，

① 《越縕堂駢體文》卷二。

佳句也，餘不能稱。余改其十之七八，卓然可以傳矣。<sup>①</sup>

介竹氏曾說：

其時李尊客先生亦主講天津問學書院，提倡樸學，自姚姜塢先生以來，未之有也。其試經古之學者為學海堂月試五藝，曰經解，曰史論，曰策問，曰律賦，曰古今體詩，蓋略同於浙之詒經精舍、粵之學海堂焉，凡十日始受卷。<sup>②</sup>

經其陶鑄的學生，名弟子有周學熙、周學海、楊鳳藻、趙士琛、言睿博等，他在京津人士中的名望越來越高，其課士範文被輯錄為《越縵堂時文》。總之，問津書院講席一職，徹底實現了李慈銘以學術人心正世道之抱負，而豐厚的報酬也改變了他的潦倒境況，晚景漸腴。

## （二）學政

越縵更遠大的抱負，是成為能惠及更多後學的學政，俗稱“學差”。清廷從翰林院學士和在京衙門中進士出身的中級官員中選拔官員，委以各省學政，掌一省學校、士習、文風之政令，督察省內教職官員。

光緒六年庚辰，五十二歲的李慈銘進士及第，京師內外門人知交咸來道賀，實至名歸，無不歡欣。越縵及第後本可入翰林院，可是他狷介的脾性令他做出反常決定，因當日翰林院中多年輕人，他“羞與為伍”，甘為俗吏，奏請以戶部郎中原資敘用，寧做一名戶部冗官。其《殿試賜出身後乞翰林院陳情還郎中本班五月九日得旨以原資敘用感恩述懷二首》有“白髮心逾短，青雲眼倦開。一官寧自擇，朝論恤衰頹”句，又《答曉湖聞余得第寄詩勸歸之作三首》有“羞以贊文隨後輩，何曾虛譽到公卿”句（見光緒六年六月譜）。光緒六年五月初九日《日記》：

未刻報至，得旨，准以戶部郎中原資敘用。訾郎回就，桑榆之景已斜；流品既分，蓬瀛之路遂絕。虛望後車之對，長循選閣之名，雖出陳情，實非雅志。羞與少年為伍，乃與俗吏隨波乎？金榜一題，玉堂永隔，當亦知己所繫歎，後人所深喟者也。

① 《日記》光緒十年十一月初四日。

② 《越縵堂時文書札》卷首，宣統三年印本。

這種書生意氣的抉擇注定他宦途多坎。光緒十四年，他第一次考差，八月一日《日記》：

是日簡放各省學政，外論紛然，無不為余不平。……余一生偃蹇，不與人競，當軸袞袞，皆以簡傲目之，濟寧尤銜余甚，至此中得失，何足置懷？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先是戊子歲考差，余卷為福協揆取第一，潘文勤從臾之，都下喧傳，人人快意，江南士夫尤欣欣望余之持節彼邦，以為得人慶也。<sup>①</sup>

濟寧指孫毓汶，山東濟寧人，越縵曾譏諷為“愚而悍”之“山東不識一字之尚書”。晚清朝局，派系之爭較烈。越縵與潘祖蔭、翁同龢往還較密，而與李鴻藻、張之洞、孫毓汶等北籍達官較疏。李、張權勢日重，此時越縵與張之洞關係已經惡化，受到排擠。光緒十七年五月二十日，他告病開缺，《日記》：

是日決計去官。移牒本道，告病開缺。居得言之地，值禁謗之時，上下一心，以言為諱。權臣擅政，宦豎竊權，官以賄成，事由中制。……余入臺將一載矣，小者不屑言，大者不敢言，寒蟬瘖啞，仗馬趨蹌，趨起具僚之中，奔走簿書之末，俛首閉目，天下其謂我何！

事實上，本月初十日考差，十二日邸報即刊出名單，中有瞿鴻禨、段友蘭、徐致祥、周樹模、劉玉珂、宋育仁，李慈銘雖筆試第一，竟不得列名。次日至關帝廟求籤，云：“與君宿昔結成冤，今日相逢那得緣。好把經文多諷誦，祈求戶內保婬娟。其下解云，此籤主有夙冤，雖有好機會終於無成，所謂無緣對面不相逢也。貴人占此不吉，宜謙恭以保之。……此籤於戊子八月，余亦以不得志有休官意，命僧喜詣神乞籤，亦得此詩。今相隔三年，事猶未變。”<sup>②</sup>

然而，他對學政一職仍孜孜以求。就在病逝前七月，第三次考差，這次主要由幾位浙籍京官力薦，他自念年暮，不願為此無聊事，然經王繼香、鮑臨、吳講等人從臾，半推半就，帶病參試。王繼香《王子獻先生日記》光緒二十年四月十三日稱越縵已經應允考差，次日：

① 《日記》光緒十七年五月十二日。

② 《日記》光緒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

與敦偕至愛師處久談，約至五鐘麪後始行。至東華門，與愛、敦衣冠步入內閣，仍是大考所寓室。愛師言麼擾，終夕不合眼。……愛早告成，予瀏覽一過，俾其自交，又為敘。

此處“愛”是對越縵字“愛伯”的簡稱。

江南京官，尤其是與越縵有交誼之同輩或鄉後輩，急切盼望他能以學政惠及一方士子。所以他每次考差，都有一批同人為他出謀劃策。這一次仍以失敗告終，心情極度低落，也加重病情，半年後蕭然即世。客觀上說，李慈銘經史才學以及聲望，足副此任。然而，當時京官中派系之爭激烈，受到排擠。壓抑日久，他的心理不免有所扭曲，恃才傲物、嬉笑怒罵，與儒家所云“溫柔敦厚”所差甚遠。且第一次考差失敗，辛辣嘲諷孫毓汶，得罪當局，必難如願。曾樸在《孽海花》裏描述他說：“這個老頭兒相貌清臞，脾氣古怪，誰不合了他意，不論在大庭廣坐，也不管是名公巨卿，頓時瞪起一雙穀秋眼，豎起三根曉星須，肆口謾罵，不留餘地。其實性情直率，不過是個老孩兒。”<sup>①</sup>如此率真之人，其宦途必難順遂。

### （三）御史

李慈銘少懷整齊人倫、澄清天下之志，雖屢不得遂，復遭謗議，但老而彌厲，窮且益堅，仍以扶植名教、激揚廉恥為己任，其致友人劄有云：

弟窮於世久矣，世亦無一人知我者。然自辛未再入都，至今十餘年，雖貧悴冗散，衆謗群疑，而以身屹立于波靡之中，扶植名教，激揚廉恥，竊冀自附於大過獨立不懼之君子，而上為朝廷裨助風化之百一，往往於義利之關、邪正之辨大聲疾呼。風雨如晦，誠知其愚，區區之心，不能已也。<sup>②</sup>

李慈銘關心朝政，善於分析，剛正不阿，敢於評論，故而御史一職頗足以實現其匡政救世的政治抱負。他早年捐官，後中進士，補官，按照吏部規則，進士補官無試俸，若考御史，則須補交試俸，即李慈銘須交五百八十兩捐免試俸，方能報考御史。光緒十五年，在京鄉友鮑臨、吳講、王可莊、黃體芳、曾之撰、盛昱等紛紛解囊，為其集資捐俸，復經翁同龢力保，終於考得山西道監

<sup>①</sup> 清曾樸《孽海花》第十九回。

<sup>②</sup> 《越縵堂文集》卷四《復陳晝卿觀察書》。



察御史。時光緒帝新親政，廣開言路，激發臺官上疏言事。越縵為時風所染，且素懷匡救時弊之志，遂彈劾大臣，不遺餘力。

他劾奏前任山東運河道鐸洛崙、前任安徽蕪關道雙福、前任四川川東道丁士彬、前直隸候補道楊鴻典、順天府尹孫楫：

前據御史李慈銘奏順天府府尹孫楫有訶斥屬吏、積壓公事等情，當派徐桐、翁同龢確查。茲據查明覆奏，前任東路聽同知郝聯微係屬因病出缺，並非被辱自縊。至該府尹署中應辦公事，檢查文簿，亦無積壓，即著毋庸置議。<sup>①</sup>

以李慈銘彈劾孫楫各項均無事實。其時，光緒與慈禧忙於辦六十萬壽慶典，刑部尚書孫毓汶奉命恭辦慶典事務，深得信任，而孫楫乃孫毓汶侄子，不免有所關照。李慈銘祇能於日記中痛斥之：

余去年附片參孫楫前在臺垣及守廣州劣蹟甚衆，近官京兆，時與其胞叔軍機大臣孫毓汶及兵部侍郎洪鈞等微服冶游，皆耳目衆著，人人能言。乃奉旨查辦時，樞府刪去大半，僅以郝聯微自戕一事交出，上下相蒙，朋比欺詐，深堪髮指。所上《嚴劾保舉》一疏，內閣鈔出，亦被政府刪去十之二三，凡言鄭工保舉之濫、朝陽軍功之虛妄、太和門工程之廢弛，皆匿而不發。此十餘年前秉權固位者未敢如此悍然無忌也。<sup>②</sup>

李慈銘還先後奏有《請飭整頓臺綱申明職掌摺》、《請嚴核保舉折》等，彈劾孫毓汶、孫楫、德馨、沈秉成、裕寬等，然數上疏，均不報。事實上，監察道御史之職雖重，但朝中“上下一心，以言為諱”，無以施展抱負，居此雞肋，不如隱去。他曾上《奏為瀝陳病狀懇恩開缺恭摺》（國家圖書館藏《越縵堂書劄》）曰：

既不敢以病軀戀棧，尤不敢以非材濫竽，惟有瀝陳病狀於聖主之前，伏乞天恩准予開缺調理。庶幾枯株蔭枿，仍叨雨露之恩；寒谷回春，終藉旃幟之德。倘蒙聖主福庇，病體稍蘇，即當泥足官門，叩求補試。所有微臣因病懇請開缺下情謹繕摺呈陳。伏乞皇上聖鑒。謹拜。

①② 《日記》光緒十九年正月十一日。

開缺之請雖未獲准，其心灰意冷則可見一斑。

李慈銘之官御史，有言責，不能不言及朝野矚目之洋務運動。晚清關於修鐵路，議論紛紜。同治十三年，朝廷組織海防大討論，李鴻章上奏《籌議海防折》，提出修建鐵路，遭保守派大力駁斥；光緒六年，他又授意劉銘傳上奏《請籌造鐵路折》，請求在臺灣及國內大興鐵路，再激軒然大波。李慈銘在政治見解上比較保守，反對修鐵路（見光緒六年十二月譜），曾說：

此事當國老謀，自非耳食者比。然開千古之未有，費既不貲；法四夷之不經，事將益拙。故不必持莫山川之高論，為正疆界之迂談。而途既捷，則溝渠益廢而不修；道既開，則盜賊且從而思逞。業舟車者無所得食，則患甚於載驛遞；設戍守者無以為險，則禍烈於夷城池。故古之大臣不貪非常之功，不為驚人之事，利不變法，權不害經。而況尚無必是之見，虛設或然之利，貸強鄰以啟戎心，冀減息以懸厚報乎？此誠達者所慎言、愚夫所扼腕也。<sup>①</sup>

合肥以二十三日至京，今日軍機總理衙門會議三事，一設海部尚書，一開鐵路，一設大銀行，皆西洋各國法也。以寫小楷、製墨合之俗，而忽學建民主、奉教王之政，謂師此三術，便可自強，吾不信也。<sup>②</sup>

他否定洋務派通過學習西方而能達到自強的主張，以為不符合國情，但是隨著洋務運動之深入發展，且逐見实效，其態度亦逐漸轉變。認為李鴻章、張之洞等推行之自強運動，事屬創辦，無經驗可依，費心費力，自不待言，如若失敗，又為異己所攻，可謂同情之理解（見光緒十九年二月初十日譜）。

光緒九年十一月，法國侵略越南，進逼中國，朝中形茂主戰主和兩大派，以翁同龢為首之清流派主戰，以李鴻章為首之洋務派則認為中國積弱，勝算幾無。越縵閱讀邸報，洞曉局勢，廣發議論，素以“清流”自居。李鴻章簽訂《越南條款》，與論嘩然，遂拉攏一些好言朝事之“窮京官爛名士”以避時鋒，李慈銘即被羅致。他雖然批判洋務派，於日記、信劄中多次否定洋務政策（見譜光緒十一年八月），但對李鴻章卻不敢肆意月旦，文廷式曾諷刺道：

李尊客以就天津書院故，官御史時於合肥不敢置一詞。觀其日記，是非亦多顛倒。甚矣，文人託身不可不慎也。然尊客秉性狹狹，故終身

① 《日記》光緒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② 《日記》光緒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要無大失。<sup>①</sup>

光緒十八年，李慈銘曾疏劾北洋水師，諫言未被採納，但他上疏後即寫信給李鴻章的幕僚季邦楨，稱：

去年上疏，雖慚顛拙，皆出至誠，觸忤乖違，皆不容顧。頗聞北洋一疏，當國亦已爲然。私計所言必有廷寄，恐聞者不察，以爲賣直沽名，故前書微及之。<sup>②</sup>

尤其是光緒二十年中日海戰，北洋水師之堅船利炮一潰千里，清廷的強國夢破滅，物議沸騰，友人期望他能建言獻策（見光緒十七年譜）。曾之撰《越縵堂駢體文叙例》：

甲午東瀛事起，議戰議和，中外交關。先生已卧病，自憾不能強起爲國家熟籌利害，裨補萬一，疾益甚，竟以是冬捐官舍。嗚呼！先生素爲中外任事大臣所禮重，使其不病，必能出一言以策其萬全，俾之同心共濟，事或不至糜爛若此，此一二深識之士所以嘆息於先生之病且歿也。<sup>③</sup>

光緒二十年，是李慈銘的最後一年，他沒有上疏言事，也沒有日記留下，他寫給知友傅以禮、張行孚等的信中，一再傾訴自己的矛盾與沮喪，實則世局至此，非臺諫所能挽，非名御史所能挽。

李慈銘聲名早著，官運不濟，而矢志不渝，卒前數月尚謀學政一職；但實則僅靠文名影響朝野，不得展“尊朝廷、清風俗”夙志。光緒十六年升山西道監察御史，已是六十二歲，且時局日非，朝士噤不敢言，他徒以自守爲務，並未能“守正觸邪，裨助百一”。他又鄙視沽名釣譽、爾虞我詐，曾說“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故以著述爲業。潘祖蔭、翁同龢、李鴻章等人之賞識，既推助他晉升，又使他進退維谷。他自命清流，又與洋務派關係微妙，謹慎維持平衡，於其“激揚名教、嫉遠邪佞”之理想有所偏離。故其仕途抱負實爲空中樓閣，周祖培說他“能讀書，卻不能做官”，洵爲的論。

① 清文廷式《文廷式文集》之《聞塵偶記》，中華書局，1993年，第723頁。

② 李慈銘《致季士周都轉書》，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越縵堂雜著·函稿》。季邦楨時爲長蘆都轉鹽運使，與李鴻章素近，李慈銘即賃居其祖宅。

③ 《越縵堂駢體文》卷首。

清代會試每科得賜進士及第者不過二百餘人，絕大部分的士子文人都被排除在正途外，或謀異途，如捐官、入幕，或以布衣、諸生終老。李慈銘在晚清之際，捐官、及第、入臺諫、做講席，言論在朝野中均有一定影響，身前文字廣為刊佈流傳，置於晚清士林中，不失為讀書人中盡其才、盡其用之典型。

## 五、學術成就

### (一) 李慈銘的治學經歷

李慈銘早年以詞章名越中，喜作詩歌駢文，以為至業。道光二十四年吳鍾駿視學浙江，教導諸生治漢學，以形聲、訓詁為窮經之根本，《史記》、《漢書》為經傳之羽翼，對他影響匪淺。自此，李慈銘逐漸開始有系統地閱讀乾嘉諸儒考據之作，吳鍾駿實為其啟蒙老師：

(吳)嘗舉為學之方，分經學、小學、史學、文學、詩學、字學六條為告教，頒所部郡縣學以招諸生。其經學、小學二條尤詳慎，得讀書之法，予之稍知向學，實源於此。<sup>①</sup>

清代不少著名學者都有類似經歷，即早年以詞賦贏得聲名，繼而鑽研學問，克制文學創作，以保證有充分的精力來讀經史，學人的意識比較強烈。譬如乾隆之際的洪亮吉、孫星衍，最初都被袁枚譽為天才詩人，後則傾力於經史考據；詩人黃仲則也曾為這種時代風氣所薰染，以至於要棄詩而為考據<sup>②</sup>。這種特殊的現象，正是清代以來知識主義的反映。不過，李慈銘十一歲鈔《歷代帝王譜》，二十三應鄉試，策對第二道為《史志策》，議論諸正史諸志以及三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言之鑿鑿，如指諸掌<sup>③</sup>。二十八歲又撰《崇禎五十相考》、《莊烈帝論》，等等。故雖自稱三十歲以後稍涉經史之學，實則只是早年未全力於此，亦不以之聞名，並非當真一無所知。

李慈銘咸豐九年入京。京師的學術氛圍非常濃厚，士子雲集，購置、借

① 《日記》咸豐十年十月初九日。

② 黃葆樹等編《黃仲則研究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1頁。袁枚《答黃生》云：“近日海內考據之學，如雲而起。足下棄平日之詩文，而從事於此，其果中心好之也？亦為習氣所移動，震於博雅之名，而急急焉欲冒居之也？”

③ 案：李慈銘是科雖落榜，此文卻是他措意所為，五年後加以修改，錄入《越縕堂日記》。

閱書籍也較方便，他結識了治漢學者如周壽昌、桂文燦、張星鑑等，交相討論、影響。這個時期對李慈銘非常關鍵，他正是在窮愁中開始以密實求是的漢儒家法鑽研經史，奠定了他一生的治學路向。此外，他在京師時受到潘祖蔭引重，潘喜金石收藏鑑定，越縵亦漸涉金石，潘舉消夏之會，他題詠金石頗多。

李慈銘同治四年、三十七歲時南歸故里，受聘葢山書院講席，旋主浙江書局，校勘《禮記》、《通鑑輯覽》等。他以校書之役，結朋友之緣，與譚獻、黃以周、王棻、潘鴻、俞樾相交，漸以經術名錢唐。晚年主講天津問津書院，提倡樸學，多所陶鑄，士子皆服膺其學，影響遍於京津。

李慈銘生平用力最勤者乃史學。他研讀歷代官修史書，自少至衰，手不釋卷。他長於人物研究，有《紂之不善論》、《衛定姜論》、《暨艷論》、《王曾論》、《李沆論》、《唐宣宗論》等。他於浙江文獻用力較多，校勘《乾隆紹興府志》、《山陰縣志》、《越風》，提出《擬修郡縣志略例》八則；為多位浙人作碑傳墓志文字，主持修葺京師浙紹鄉祠，撰《越中先賢祠目序例》，等等。總的說來，其史學研究主要屬於錢大昕考證史實之一派，研究成果相對比較零散。

在李慈銘的時代，分別文學家、學者身份的意識與界限並不清晰，但他本人還是有所偏重。這位高自標置的文人，三十五歲撰臥室春聯有云“餘事祇修文苑傳”，《六十一歲小像自贊》則曰：“是儒林耶？文苑耶？聽後世之我同。”<sup>①</sup>三十歲以後，其經史研究漸有成果，世人亦以考據家目之。但他秉持“詞章乃學人之遊藝”<sup>②</sup>，孜孜以求者仍在於經史，故志在儒林。民國初年修清史，最初擬定入儒林，其子李承侯為此專赴京師，然終以詞章入文苑。《清儒學案小傳·尊客學案》云：“尊客洞明三禮，尤精小學，博極群書，勤於考訂，兼尊宋學，謂可以治心。生前為詞章之名所掩，歿後遺書漸出，學者服其翔實，翕然稱之。”<sup>③</sup>張舜徽顯然對學人身份略有異詞，《清人筆記條辨》<sup>④</sup>卷九云：

李氏少時偃蹇鄉里，徒騁詞華。及至京師，益徇聲色，以羸弱之軀，逐歌舞之地，親邇卷軸，為日無多，故於樸學家堅苦寂寞之功，無能為役，《清史稿》置之《文苑傳》末，實為平允。

① 《文集》卷十一。

② 《文集》卷六《書沈光祿起元題水西書屋藏書目錄後》。

③ 清徐世昌《清儒學案小傳》卷十九，臺灣世界書局，1965年。

④ 張舜徽《清人筆記條辨》，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38頁。

李慈銘致力於窮經研史，酷暑寒冬，病牀羈旅，未嘗一日去手。他初涉經史之時，深知其難，曾說“漢學固不能無蔽也，而其爲之甚難，其蔽亦非力學不能致也，特未深思而辨之耳。予亦非能爲漢學者也，惟深知其難，而又喜其密實可貴耳”<sup>①</sup>。張舜徽稱李慈銘“於樸學家堅苦寂寞之功，無能爲役”，並不符實。

李慈銘的學術成果則以《日記》及後人輯錄成果著稱，如《越縵堂讀書記》、《越縵堂讀史札記》、《越縵堂讀書簡端記》等。而其專門的經史著作如《越縵經說》<sup>②</sup>、《明臣謚錄》、《國朝文臣武臣謚錄》、《受禮廬喪服經傳節要》等皆未刊；其自視甚高者若《正名》、《說文舉要》、《元代重儒考》等又未見傳。故而較長一段時間內，世人並不以樸學家視之。

更重要的是，李慈銘總結清代學術史的《國朝儒林經籍小志》也並不爲人所知，陳鴻森先生、漆永祥先生曾多方訪查，似皆未見<sup>③</sup>。本人近期有幸閱讀到這部書稿，它不僅體現了李慈銘對清前中期兩百年學術史的思考，也展現出他經史研究的成績，對於客觀評價他的學術地位、學術立場來說，意義至關重要。

## （二）《國朝儒林經籍小志》的編撰

李慈銘在咸豐初年已有意爲本朝學者立傳，他跋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自稱欲爲《國朝儒林小傳》，擬收入乾嘉諸名儒如錢大昕、惠士奇、惠棟、戴震等<sup>④</sup>，後讀《戴震遺書》，綜述清前中期學者達百餘人。同治二年五月，他讀阮元《國朝儒林傳稿》稿本，詳細鈔錄入選者，並評論道：

文達此稿，本未盡善，……王而農說經不甚醇，高紫超、曹欣木學業不概見，然王氏著述頗多，高氏接派東林，曹氏遭逢聖祖，蔚爲儒臣，爲立專傳猶可也。他若謝秋水、嚴永思、潘錫疇俱可附孫鍾元傳，李剛主可附毛西河傳，薛儀甫可附梅勿庵傳，錢飲光可附王而農或黃梨洲傳，以三君皆明遺臣，而錢氏學術又不足爲桐城倡。劉崑石可附其鄉人張稷若傳，范彪西可附陸桴亭或高紫超傳，以學術相近也。邵念魯可附黃

① 《日記》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② 《文集》卷五《復王益吾祭酒書》：“蒙索拙著經說，本多口耳之學，無可采者，以散在日記及經籍眉端，一時輯錄不易，又苦乏寫官，擬俟病癒，招邑子及門生一二人處之寓齋，寫出數卷，名曰《越縵經說》，奉正台端，以特別裁。”

③ 漆永祥《江藩與〈漢學師承記〉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43—344頁。

④ 清平步青《霞外攬屑》卷一所錄李慈銘撰《儒林小傳》，民國六年刻本。

梨洲傳。武虛谷可附朱竹君傳，李耜卿自應附其兄文貞傳，而文貞在大臣傳中，不能照覆，姑為立傳以存其人。<sup>①</sup>

除此之外，就阮書專傳、附傳失宜方面，李慈銘還提出：如邵晉涵、王鳴盛、凌廷堪、汪中皆是不間出之學者，自當獨立專傳；朱筠雖然著述無多，然提倡儒林有功樸學，不應附其弟朱珪，須專傳；萬斯同成就過於其兄斯大，自當以兄附弟；惠氏三代自當以惠棟專傳而其父其祖附焉；而將桂馥、馬驢、張爾岐因籍貫而強合傳，太無端緒；任啟運經學實勝徐文靖，反以任附徐。凡此等等，皆有失考量。可見李慈銘對清前中期學者學術源流了如指掌。如此反復地推論《國朝儒林傳稿》的缺失，可以理解為他有計劃重編一部。

同治元年，他開始動筆，《日記》同治元年二月十七日：“輯《國朝儒林小志》。”同治七年十二月他致書平步青，言《小志》已編撰完畢<sup>②</sup>。成書的《國朝儒林經籍小志》稿本<sup>③</sup>，今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簽條、眉注、夾注滿篇。其自序云：

說經之學，國朝最盛，有漢唐所不及者，皆漢儒之學。其著書滿家而無當古義者，如桐城方侍郎苞、安谿李秀才光坡、光山、胡文良煦、嘉善陸清獻隴其、高安朱文端軾、桐城姚郎中鼐，皆在所屏。雖以安谿相國李文貞之遍注六經，一時稱名儒名臣者，亦不及也。而歛程編修晉芳、大興翁學士方綱，雖名古學，出入無主，編修至詆《說文》，尤不可訓，蓋從刪削<sup>④</sup>。至於應氏摛謙、姚氏際恒、王氏夫之、焦氏袁熹、程氏廷祚，皆當有撰述，多可取裁，而學無家法，自出新意，存備石渠之藏，未容經師之席。凡茲等類，寧略無詳。若夫吾越黃梨洲為明遺臣，其書亦未專研訓詁，故以崑山顧氏始。崑山雖以勝國遺老自命，而南渡授司務、唐藩拜職方，皆未嘗赴，考正經注之學又自先生始，不可不以為冠云。

① 《日記》同治二年七月初二日。

② 《越縕堂文集補》卷二，劉再華校點《越縕堂詩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再答平景蓀書》：“舊所輯《國朝儒林經籍小志》，時擬增訂之，人為一傳，而最其所著書要旨及得失大略。顧出都後見聞更隘，越中無一家可借書，一人可語此者，深悔爾時不與景蓀共成之耳。”

③ 清李慈銘《越縕堂雜著》之一。卷首鈐“荀學齋”、“蕤客”朱文長方印。朱絲欄，每半葉十行，小字雙行。

④ 案：實際成書時則有翁方綱，以其金石之學終屬專門，越縕藏有《復初齋文集》，曾棄之，後思其金石專門，復購之。

該書共收一百四十四人，附傳二十三人，計收清前中期二百年間經學名儒百六十餘人，其去取較為嚴苛。首先，宋學家不取，如方苞、李光坡、光山、胡煦、陸隴其、朱軾、姚鼐，皆在所摒。其次，雖名古學而出入無主者不取，如程晉芳不錄。再次，雖有經學撰述而於古義無益，亦不錄，如應搗謙、姚際恒、王夫之、焦袁熹、程廷祚等。清儒治經學者不下數千人，若非胸有成竹，嚴遵體例，便易遺漏或闖入。李慈銘雖未有系統的理論闡釋，但從其選取經學名儒，而擯棄理學家甚至今文經學家，已然可明其旨趣。

《國朝儒林經籍小志》列人物籍貫字號、經學著述書名卷數，不列行事，不作引述、評介，可謂精簡之極。這種體例不同於學案：李慈銘注重的是“經籍目錄”，意在存書，是一部清代經學經典著作目錄。他原擬以黃宗羲開始，以其開乾嘉漢學之風氣，而撰寫時以黃未專研訓詁而不錄；顧炎武著《日知錄》、《音學五書》等，實為造漢軌者，故以其為始。其首條云：

顧炎武，初名絳，字忠清，又名圭年，字寧人，號亭林。江蘇崑山人。著《日知錄》三十二卷，《音學五書》共三十八卷，《左傳杜解補正》三卷，《石經考》一卷，《九經誤字》一卷，《五經同異》三卷，《求古錄金石文字記》六卷。弟子潘耒，字次耕，吳江人，官檢討。校刊顧氏遺書，著有《類音》。

此書為李慈銘初稿，其內容尚待進一步修訂，如趙佑、惠棟之間眉注云：“惠氏宜移在沈彤之下、江永之上，徐文靖宜移在江永之下。”段玉裁、戴震之間眉注云：“戴氏宜移在畢沅下、謝啟昆上，段氏宜移在王氏念孫下、武氏億上。”又有待增入者，如閻若璩條眉注云“閻下附張弼”，褚寅亮條眉注云“褚下附嚴長明”等。又有另頁夾入增補者。後來他曾計劃為每人寫一傳、每書寫一提要，若能如此編撰，價值不言而喻，然而費時耗力，並不易為。彼時他丁憂賃居，負債纍纍，賣文為生，無暇為此；且經太平軍亂後，越中私家藏書多被焚毀，欲精讀漢學者著述並撰寫提要，很難完成。但他後來藏書漸富，並沒有繼續修訂完善，或撰寫日記、讀書記已經耗費大部分心力。

與李慈銘同時總結清儒成績的有張星鑑、桂文燦、趙之謙。張星鑑《國朝經學名儒記》收錄以漢儒家法治經者一百三十五人，專錄其經學著述，與李慈銘《國朝儒林經籍小志》旨趣相同，李曾序之。咸豐末，桂文燦繼江藩《漢學師承記》而編成《經學博采錄》，錄乾嘉道咸四朝經學名家，既言“博采”，宋學家的經學著作亦闖入，故達千餘人。同治初，桂、李因潘祖蔭之介相識，後書劄往來討論經義；但李慈銘似乎並未寓目《經學博采錄》。又同時



趙之謙撰有《國朝漢學師承續記》，依江藩體例，專人專記，也僅是稿本流傳。而李慈銘與趙之謙雖有鄉誼姻親，但各不相能，亦未曾寓目趙書。比較而言，李慈銘的《國朝儒林經籍小志》比桂文燦《經學博采錄》、趙之謙《國朝漢學師承續記》略顯簡略，與張星鑑《國朝經學名儒記》篇幅略等。

值得注意的是，稍後曹允源有《國朝經師撰述錄》，梅毓有《續漢學師承記商例》，可以說，《國朝儒林經籍小志》的編撰，也正代表了自《漢學師承記》以來對當朝漢學進行總結、梳理的風潮。它集中體現李慈銘獨尊漢學的學術立場。他認為經學昌盛固然由於朝廷稽古右文，但即便如乾隆朝之開四庫館，儒士也不得重用，中進士拜官者很多都辭官歸里，如梁同書、許宗彥、汪憲、金榜、錢大昕、王鳴盛等，轉而窮經治學；而那些終身布衣者則生前飄零，身後更寂寞無聞。李慈銘同樣經歷仕途齟齬、食貧力學，故編為一書以備後世之徵。

### （三）李慈銘的清學史觀及漢學立場

李慈銘生在道光末年，時經學漸衰，大師凋零；而出土文物不斷湧現，治金石學者日多，學風為之一變。其實，李慈銘在金石學方面也有涉獵，王欣夫先生從《越縵堂日記》輯有《越縵堂金石題跋》，皆就碑文以補史闕。但他對不讀經書原典、僅憑斷碑殘石而輕疑甚至篡改經典的古董學多有批評：

嘉慶以後之為學者，知經之注疏不能遍觀也，於是講《爾雅》，講《說文》；知史之正雜不能遍觀也，於是講金石，講目錄。志已偷矣。道光以後，其風愈下，《爾雅》、《說文》不能讀，而講宋版矣；金石目錄不能考，而講古器矣。至於今日，則詆郭璞為不學，許君為蔑古。偶得一模糊之舊槧，亦未嘗讀也，瞥見一誤字，以為足補經注矣。間購一缺折之贗器，亦未嘗辨也，隨模一刻畫，以為足傲漢儒矣。金石則歐趙何所說，王洪何所道，不暇詳也，但取黃小松《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數冊，而惡《金石萃編》之繁重，以為無足觀矣。目錄則晁陳何所受、焦黃何所承，不及問也，但取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一書，而厭《四庫提要》之浩博，以為不勝詰也。若而人者，便足抗衡公卿，傲睨人物，游談廢務，奔競取名，然已為鐵中之錚錚、庸中之佼佼，不可痛乎。<sup>①</sup>

李慈銘極力稱讚阮元能引領風氣，惠及天下學人，對其推崇備至，至謂

<sup>①</sup> 《日記》同治十一年十月初八日。

阮元之卒為學術之衰。毛奇齡在清初並不為學人所重，全祖望作《蕭山毛檢討別傳》稱其道德文章為儒者所不為，阮元序《西河全集》時卻備稱之，李慈銘在同治元年作《書鮚埼亭集外編蕭山毛檢討別傳後》<sup>①</sup>云：

西河固非醇儒，而謝山罵之不遺餘力，至訐發其陰私，亦幾為市井無賴之叫囂矣。……予嘗謂西河史學實疏，又因惡宋儒性理空疏之學，不讀其書，遂並宋以後之史俱以未讀，此所以來後人之譏彈。要其經學、文章，不特吾郡之冠，亦天下之傑也。善乎阮文達之序《西河全集》……“其引證間有訛誤，則以檢討強記博聞，不事翻檢之故。恐後人欲定其誤，畢世不能也”云云，可謂先得我心者。

學術內部的發展、學者的自主選擇會影響學術風氣，但在封建專制時代，儒士之講求終不能勝朝廷之功令。清初治漢學者詆宋學，至同光之際經曾國藩、倭仁等人之推揚，宋學轉而風頭直上，而漢學末流舍難求易，積弊日深，漢宋之爭，自然而至。鑑於經學極盛而衰的現象，李慈銘早在咸豐末已開始有計劃地編撰當朝經學家著述目錄，以批判當日的輕浮學風，欲以區區一己之力障其橫流，扭轉風氣，重建漢學氣象。而時人也以“實學苦宗守，義理芟清玄。力挽滄海流，將以障百川”勉之<sup>②</sup>。

李慈銘撰寫《國朝儒林經籍小志》亦責任感使然。咸豐末年太平軍起，江浙遭受蹂躪最為嚴重。鎮江文宗閣《四庫全書》盡毀，錢唐文瀾閣《四庫全書》僅餘半部，世家大族遭毀滅性打擊比比皆是，私人藏書樓如錢唐汪氏振綺堂藏書樓，會稽李氏困學樓，山陰沈復燦鳴野山房，海寧蔣氏別下齋藏書樓、吳氏拜經樓，等等，均毀于兵燹，不少學者的未刊稿就此失傳，喪身戰亂的學人也不在少數。藏書蕩然、學人飄零，必然導致學術的衰弱，在這一方面，李慈銘有著極強的責任感。他關注普通的布衣學者，擔憂其著述散佚。他曾經熱情推薦有力刻書的朋友多刊刻一些稀見、珍貴稿鈔本，以免文獻之闕。

李慈銘曾讀《戴震遺書》而發長篇大論，幾乎是一篇濃縮的清代學術小史。他同情漢學家的遭遇，清初治漢學者如顧亭林以遺民終，閻若璩以布衣死，毛奇齡、朱彝尊憑藉博學宏詞廁身文學侍從，但不久即遭廢退，胡渭、臧庸、萬斯大、斯同兄弟等皆布衣終身。而淵源宋學者如李顥講學關中，朝廷

① 《文集》卷六。

② 清王詠霓《函雅堂集》卷四《贈李愛伯戶部》。

屢召引；湯斌、陸稼書受推崇，享大名；李光地、朱軾以理學侍臣名位並隆。漢宋之遭遇勝負如此。至乾隆朝，顧棟高、陳祖範、吳鼎、梁錫璵學參漢宋，未稱專家。而專研經學者，如江聲不聞於朝，惠棟及其弟子余蕭客、江良庭不入仕途。四庫館開，實為儒林一大際會，戴震、金榜、錢大昕、王鳴盛，皆入朝，名聲大噪，但旋即掛冠，著述林下。又如孫星衍、洪亮吉、邵瑛、汪中、錢大昭、江藩等等，皆不得志，其中能以儒術顯用於世者惟阮元、紀昀、郝懿行、張惠言、陳壽祺等數人。他如鈕樹玉、顧廣圻、陳鱣、凌曙、陳奐等終身默然無聞。故其感嘆道：

嗚呼！由斯以觀，則諸君子之抱殘守闕，斷斷縑素，不為利疚，不為勢詘，是真先聖之功臣，晚世之志士。夫豈操戈樹幟，挾策踞座，號召門徒，鼓動聲氣，嗷嗷陸王之異辭，津津程朱之棄唾者所可同年語哉？<sup>①</sup>

桂文燦《經學博采錄》錄乾嘉道咸四朝經學名家千餘家，張星鑑《國朝經學名儒記》、李慈銘《國朝儒林經籍小志》則刪繁就簡，擇其要而存之。與李慈銘同時的趙之謙有《國朝漢學師承續記》、曹允源有《國朝經師撰述錄》、稍後梅毓有《續漢學師承記商例》。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編寫經學小史，表明乾嘉漢學成就在學人心中是無可逾越的高峰，雖呈衰敗之象，更值得傳承、探索。晚清之際，在純學術研究領域，漢學仍是主流。

李慈銘不排斥宋儒的義理推闡，尤推崇《詩》之歐本義、朱集傳，《書》之蘇傳、蔡傳；但就治學而言，他認為宋儒顯然不能與漢儒並論，其師心自用尤不可取，學人勿繼之而推闡理學。所以，理學名臣如陸隴其、沈德潛、程晉芳、程廷祚、朱仕琇、翁方綱、方東樹等人，都被李慈銘譏諷為愚而自用，謬種遺患。李慈銘遵循乾嘉諸儒的實事求是，許鄭家法是其不二法門。他對乾隆朝經學的千載一時無限留戀，內心存有振復漢學之志。既然不能、也不屑和“操戈樹幟，挾策踞座，號召門徒，鼓動聲氣，嗷嗷陸王之異辭，津津程朱之棄唾者”爭口舌之長，惟有著書備忘以昌明來學，通過對清代學術的總結來體現他尊崇漢學的立場，這就是《國朝儒林經籍小志》的編纂緣起。

需要指出的是，李慈銘對清代學術史的總結，並不僅限於《國朝儒林經籍小志》，還有較多詩文、書劄可以互相發揮，如《答王子常同年詠寬見贈之作》<sup>②</sup>：

① 《日記》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② 《白華綠樹閣詩》卷壬，光緒十六年刻本。清王詠寬《函雅堂集》，光緒二十二年刻本，卷四《贈李愛伯戶部》有：“念子富文史，並世推經神。七略祕津逮，斗室安誦絃。實學苦宗守，義理艾清玄。力挽滄海流，將以障百川。”故越縵有感而引申論之。

聖清勵實學，經訓勤疏治。閭顧朱胡陳，筆路先驅馳。碩儒啟小惠，摭宿窮娥羲。一傳得良庭，寫經參籀斯。盧褚實驂靳，王錢共維持。孔邵孫洪凌，繼起分畚菑。元明積壅蔽，悉辭而闢之。萬彙索奧蹟，千秋絕攀躋。是皆宗高密，經神無它師。洙泗恃一綫，微言接緇帷。別出有江戴，金段相追隨。稍遜惠學宓，未與鄭志違。幸際高宗朝，千載開昌期。大典搜秘逸，石經正訛遺。翹材列四庫，章逢賡委蛇。典禮及名物，爬梳咸受比。訓詁及章句，斟董罔弗釐。粲然六經籍，鉅細長昭垂。中天竟再覩，幪漢凌蒼姬。家法貴墨守，大道詎有歧。世儒好銜鬻，立異不知歸。通藝務博物，味經標正辭。制度勇臆改，科旨紛訛滋。此雖名古學，實已招瑕疵。桐城遂猖狂，捐本升其枝。擢擗八家語，小文炫群兒。斯藩一以壞，雷鳴聒龜龜。聲替厭摘索，虻蠹肆警警。鶉褸傲鞞冕，豕盆蔑尊彝。空言講性命，聖道日陵夷。不學為知本，師心恃可欺。六書屏不講，三禮紛致疑。馴至釀大亂，癘潰連心脾。五斗各立教，天主奉泰西。痛茲謬種害，遷流忘其非。有識或疾呼，楚咻舌為疲。碩果已盡落，弦誦聲何稀。京師盛冠蓋，杖杜貫雌霓。講章秘枕寶，兔園不敢窺。其間號才俊，佻達矜羽儀。亂抹尤侗集，高誦袁枚詩。孤鳳偶一出，環臬驚群鴟。予生夙嬰疢，許鄭心所歧。健忘屢迷復，望洋憚鈎稽。……漢學或復振，大廈群支楮。痿茶庶自策，跛驢追駿騏。秋風儻載酒，說經解我頤。光采勉韜蓄，斯文將在茲。

僅用六百字就基本概括了二百年間經學盛衰、漢宋優劣以及學者得失。又如《國子監宜改立專經博士議》<sup>①</sup>對經學名家了若指掌；《復王益吾祭酒書》<sup>②</sup>以數千言討論《皇清經解續編》應增刪名錄；《復桂浩庭書》（《文集》卷四）、《書沈清玉先生冰壺集殘本後》（《文集》卷六）、《崑山張緯餘明經星鑑國朝經學名儒記序》（《文集補卷二》）、《游太學賦》（《越縵堂駢體文》卷一）等等，評論當朝經儒，精論迭見。

李慈銘卒於光緒二十年，《國朝儒林經籍小志》之下限至光緒前中期，但

① 《越縵堂詩文集》之《越縵堂文集補》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② 《文集》卷五。李慈銘和王先謙是較為知心的文字之交，他們曾就荀子研究、《東華錄》討論過，王先謙還刻了李慈銘駢體文，並題李慈銘詩集，而李慈銘也為王母作墓志銘。光緒十三年八月他《復王益吾祭酒書》，就王先謙所編《皇清經解續編》所選諸家，提出自己的建議，認為首先應該刪去者數十家。王先謙復書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光緒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云《續經解》中洪亮吉《左傳詁》、宋確山《周禮故書疏證》、《儀禮故書疏證》、邵懿辰《禮經通論》俱已刻，無法刪去。參考李慈銘的建議，抽去戴望《論語注》，桂馥《說文義證》也擬緩刻。

他與俞樾、繆荃孫、沈曾植、黃以周、王先謙、孫詒讓、平步青、譚獻、張之洞、傅以禮、桂文燦、楊守敬、劉恭冕等交誼匪淺，對他們的著作都曾涉獵和評判<sup>①</sup>，所以，他對清代學術發展的脈絡把握非常全面。《國朝儒林經籍小志》連同未刊稿《受禮廬喪服經傳節要》、《明臣謚錄》、《國朝文臣武臣謚錄》的發現，使得李慈銘經史大家的學術地位得以確立。他畢生孜孜不倦研經治史，是同光之際主流學派的中堅力量，被譽為“清學殿軍”，實至名歸。

## 六、詩文創作及批評

李慈銘在家族濃厚的文藝氣氛中成長，他沉迷吟詠，十餘歲即登詞壇，二十五歲與諸同志創立言社，篇什流播浙中。中年後居京師，交名流新秀，酬贈無間，辭章之名，譽滿海內。他主張創作“不名一家，不專一代”，既宗法前賢，也兼學近人，學古而不泥於古，在晚清宗唐學宋之風氣下，獨樹一幟。其詩文皆以讀書學問為底蘊，富於書卷氣，而長於創造，意從胸出，情溶於中，故而超越同儕，成就斐然。

### （一）詩歌理論

李慈銘的詩學主張，可總結為如下幾點：

其一，不名一家，不專一代，轉益多師。他列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絕、七絕之師法對象，包括漢魏六朝至唐宋元明清之著名詩人，意在打破家數，學習各人最擅長之體：“學詩之道，必不能專一家，限一代……作詩者當汰其繁蕪，取其深蘊，隨物賦形，悉為我有。”<sup>②</sup>對前人廣采博取，擇優而學。

清季詩壇復古、擬古之風盛行，或宗唐學宋，或主魏晉六朝，而李慈銘力求“陶冶古人，自成面目”，不偏某朝，不專學一家，這同杜甫“轉益多師”的詩學主張一脈相承。他又認為古人學習亦應有選擇，比如杜甫，七古七律皆佳，但絕句則非學習典範。他對自己能駕馭各體也頗為自豪，他曾對樊增祥

① 《越縕堂詩文集》，《文集補》卷二《再答平泉蓀書》評同時浙江學者云：“近日浙江學者有嘉興鍾孝廉文孫子勤、歸安汪教諭曰楨謝城、德清俞編修樾蔭甫、定海黃秀才以周元同、仁和譚廷獻仲修，皆綜研群籍，多所論著；而黃君承其父薇香先生式三之學，潛心說經，實事求是，視俞、譚諸君為優。”可謂確論。

② 《日記》同治十一年四月六日。

說：“今作者雖多，皆僅有其一體，倘雜試十體，鮮不縮手噤口者。”<sup>①</sup>他主張學盡著名詩人的路數而自成一家、獨步詩壇，充滿理想色彩。

其二，以學識助詩才、文才。他勤於讀書，經史子集無不涉獵，以為詞章不可無考據，必本之以經籍，密之以律法，否則氣力薄弱，語意淺易：

余謂吾輩眼力意境皆出明以來詩人上，而究之不能超越尋常者：資質有限，讀書不多；氣太盛，心太狠；出句必求工，取法必爭上故也。<sup>②</sup>

述庵學詩於歸愚……總其大要，實勝歸愚。蓋源流雖同，而讀書與不讀書異也。

他強調筆力與才氣之分，主張應多讀書增強筆力，助長才氣。他認為龔自珍“文筆橫霸，然學足副其才”<sup>③</sup>。他批評當時學風日下，不勤讀書，缺乏才力，道咸以後詩歌遠不如乾嘉<sup>④</sup>。他與當時同光派代表詩人沈曾植關係密切，詩歌互答頻繁，沈亦重視學問修養，標榜“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合一。

其三，反對模擬，鼓勵獨創。他嘗說：“凡規規模擬者，必其才力薄弱，中無真詣，循牆摸壁，不可尺寸離也。”<sup>⑤</sup>

學詩之初，必經一模仿階段。古人學詩，皆先讀前人詩，擇其所好者專心模仿，其所作亦不免前人影迹，不足為怪。然而，始終模仿前人，不思獨成面目，則很難脫俗。他批評專事模仿之詩人，而論詩者又以之比附前人，大概作者與評論者互相影響，以故當時詩歌創作每況愈下，他曾說：

蓋今之言詩者，必窮紙累幅，千篇一律。綴比重墜文字，則曰此漢魏也；依仿空曠之語，則曰此陶韋也。風雲月露，堆砌虛實，則以為六朝；天地乾坤，佯狂痛哭，則以為老杜；雜填險字，生湊硬語，則以為韓孟。作者惟知剽襲剽竊，以為家數；觀者惟知影響比附，以為評目。<sup>⑥</sup>

其四，求雅。李慈銘所追求之詩歌境界可概括為醇雅。其詩吸收“格調

① 錢仲聯主編《清詩紀事》，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776頁。

② 《日記》咸豐五年正月二十日。

③ 《日記》光緒四年九月十二日。

④ 《日記》同治十一年四月初六日：“欲救乾嘉諸家之俳諧卑弱，而才力轉復不逮，此風會所以日下，而國朝之詩遂遠不如前代也。”

⑤ 《日記》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九日。

⑥ 《日記》同治十一年四月初六日。

說”與“神韻說”較多，辭旨安詳，聲希味永，山水閑適之作清新，憂憤詠史之作則勁健。雖遭遇坎坷，但發為歌詩，中正平和。他常以聖人之徒自稱，恪守儒家禮儀，其詩由國及家到個人，極少見抑鬱牢愁之思，金石題詠亦不矜才使氣。他還要求詩歌語言典雅，如批評楊萬里之詩“粗硬油滑，滿紙村氣”<sup>①</sup>，批評袁宏道“集中打油釘鉸之作甚夥，幾有同於戲劇科譚、不成文字者，竟可焚棄”<sup>②</sup>。他曾說作詩“不難於奇思雋語，而難於音節自然，直起直落，不煩繩削”，所以其詩內容渾成精實，音律自然，醇實爾雅。

因主張兼容並蓄，他批評前代文學作品，如對臺閣體、前後七子、公安派、桐城派等，均持論較為公允。他還主張以人品定詩品，認為不肖之徒雖有才華，但不能舒揚理奧，託興風雅。李慈銘的詩論主張在門派林立、交訐不已的近代文壇，呼籲打破疆界，不拘成見，有大家氣象。《中國歷代文論選新編·晚清卷》評曰：

以朝代、門派、家數來判斷詩歌優劣，論定其創作高低，評介文學遺產的種種論調和做法，都被他一掃而空，代之以一種對古今兼容並包的宏遠之見。……在近代文壇上，不傍門戶，轉益多師並不是祇有李慈銘一家之論，但以他的闡釋較為圓滿和具體，較有影響。<sup>③</sup>

錢仲聯先生是清詩研究專家、大家，論越縵詩歌時前後持論迥然，如《近百年詩壇點將錄》，其“詩壇舊頭領”託塔天王晁蓋初許以越縵（油印本），認為王闓運與張之洞皆不能奪其席，這是其最初之看法，定稿公開發表時卻將此席屬之陳三立，而越縵僅得四寨水軍頭領之一，兩相比較，地位懸殊如此之大。錢仲聯又將李慈銘歸入浙派，因越縵為明七子翻案，並將厲鶚作為師法對象之一，與浙派詩人關係密切，且詩集有幽秀鮮妍、極似浙江詩派風格之作。李慈銘於浙派有地緣之近，但他自言：“予詩與先生（厲鶚）頗不同軌，而生平偏喜先生詩。”<sup>④</sup>認為厲鶚一派僅學宋人，境界狹隘，讀書不多，未成格調，所以，絕不會認同將自己歸為浙派。他曾說：

子虞少年頗有才氣，而不肯致力，故所作甚淺率。杭之詩人，本以江湖塗抹為事，如厲樊榭、杭大宗、陳授衣、符彙林、趙谷林、金冬心、梁

① 《日記》光緒十一年十月初四日。

② 《日記》咸豐十一年九月初七日。

③ 黃霖、蔣凡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新編·晚清卷》，第113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

④ 《日記》咸豐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山舟、陳雲伯諸君已不免此。後進承之，略無真詣，近益頹喪，不復能成格調矣。<sup>①</sup>

李慈銘的詩作雖然早期規模浙派，但終究跳出浙派藩籬而自成一家。

## (二) 時事詩

這裏僅論述李慈銘的時事詩。李慈銘自序兩部詩集時都曾提到其詩歌的意義在於“存其詩亦足以徵閭里之見聞、鄉邦之文獻，而國是朝局之是非，亦或有可考焉”<sup>②</sup>。卒前五個月編輯詩續集，他又重復這段話，“存其詩亦足徵閭里之見聞，鄉邦之文獻，而國是朝局之是非，亦或有可考焉”<sup>③</sup>，可見非常重視詩歌的歷史價值。

李慈銘生活在晚清時局動盪之際，數十年如一日閱讀邸報，洞曉時事，不免義憤填膺，時發悲天憫人之嘆。他二十五歲作《村居雜感九首》，除前二首、最後一首自悲身世外，其餘均詠林則徐、李星沅，以及太平軍之勢如破竹、清廷之束手無策等事。又如《癸丑除夕六首》（時二十五歲）末一首：

薄海苦多事，連年勤師征。漁陽國根本，賊騎猶縱橫。殺氣連晉齊，重陰薄日精。江淮迫歲暮，蕭條無人行。君王正宵旰，我憂耿難平。流民鮮伏臘，何以紓皇情。日夕望星次，行當掃欃槍。旭旦啟閭闔，萬戶皆春聲。<sup>④</sup>

此後就太平軍相關事件，李慈銘作有《點民兵》、《近聞》、《喜聞官軍收復武昌黃州漢陽三郡賊勢日蹙》、《弔金陵向帥》、《寇亟》、《聞括州兵變創兩大帥賊已逾桃花嶺入婺州境》、《寇逼》、《伏日聞官軍拔縉雲取處郡浙事漸解》、《紀鄞縣東鄉史逆之變》、《聞賊陷六合縣弔觀察溫公紹原》、《毗陵阻兵數日後聞賊退廣陵復決前進題家書後》、《悲丹陽》、《悲吳門》、《病中聞賊陷紹興》等等，以紀述當時情境。這些詩往往有大量詩注，記錄兩軍交戰事勢、清廷之調兵遣將、將領事迹等，是作者當時見聞，故可以補闕國史。

他憂慮時局，譜之歌詩，自覺地追求“詩史”。他中年以後居京師，閱讀邸鈔更及時便利，對朝局時事多有評論，《庚申八月感事》描述英法聯軍侵

① 《日記》同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② 《白華絳樹閣詩初集》卷首。

③ 《杏花香雪齋詩自序》，稿本，國家圖書館藏。

④ 《白華絳樹閣詩初集》卷甲。



華、京師官民倉皇慘狀，《京邸冬夜讀書四首》寫慈禧太后鋪張萬壽慶典，《戊寅冬初雜感》寫清軍收復新疆和閩事，《近感》寫清朝在與法國爭奪越南的宗主權中失敗，《書感》諷刺崇厚簽署《中俄密約》被彈劾後居然復官，《吁嗟行》寫董誥卿不孚衆望被罷免事，《後雞鳴歌》諷刺萬青藜無能又戀位，《詠史》寫綿宜與禮親王始鐸奢飲無度，《有感》抒萬青藜、董誥卿被罷免之人心大快，《庚午書事》抨擊曾國藩辦理天津教案之賣國，《聞馬江之敗》直言清廷敗給法軍是開門揖盜，等等。《讀史感事》隱含諷刺：

瀛海空環大九州，覆棋全局幾時收？河流東走魚龍壯，烽火西連鳥鼠秋。臺築軒轅誰敢射？圖觴穆滿已難留。被衣一睡渾閑事，便解鈞天萬古愁。<sup>①</sup>

《雜詠二首》更直言當局不作爲：

島夷索虜鄙夷等，賊操盜備翻覆書。上京降冊拜臣構，蒜山詭報擒烏珠。自來出入紛主奴，大一統說久棄如。披難竊位祖石碣，勃海名家首高湖。<sup>②</sup>

然而這類作品，較之先前寫太平軍相關詩作，詩注大大減少，或因其身居京城，發言較前謹慎。

除此之外，李慈銘喜爲鄉人可傳者、友人早逝者、大臣有名節者立碑傳，又時常懷念、悼念諸親人、友人，此類詩作有《弔陶茹二叟有序》、《歲暮病起寓松竹梅懷三老友》、《傷逝四首》、《續傷逝二首》、《四君詠》等等。其同人酬贈之作，則可視作交遊史，最見他的“詩史”追求。

總之，李慈銘的詩歌創作足稱一家，他擯棄當時詩人宗唐、宗宋的狹隘做法，反對模擬，取法百家，轉益多師，又以杜甫的“詩史”來規範詩歌內容，形成醇雅的詩文風格，成就突出，詩弟子衆多，在清代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然而，較之同時之詩人，他卻備受冷落，大概是其詩論主張比較寬泛，很難把握，在講宗尚、立門派的晚清詩壇，其詩論特立獨行，和者甚寡。即使他最得意的詩弟子樊增祥也未能繼承其衣鉢，而是專心學習中晚唐詩人，在晚清詩家中亦算一派；而李慈銘本人則無門無派，故郭延禮在鳥瞰晚清詩壇

① 《白華絳樹閣詩初集》卷癸。

② 《杏花香雪齋詩》卷己。

時，在同光體、宋詩派、中晚唐詩派之後，纔提到一句“不名一派的李慈銘”<sup>①</sup>。從這個角度而言，他的詩論主張對當時文壇風氣有積極作用，對後人則影響不大。

另一方面，李慈銘的文學創作幾乎完全是傳統的內容與思想，他居京三十年，經歷時局變化，也接觸洋務派官僚、日本、朝鮮人，但西學東漸的時代氛圍對其生活、著述、思想似乎沒有影響，在他所擅長的詩詞中也未反映出他曾思考過這樣一個時代風氣。他讀過龔自珍詩，並討論其文筆、造語，對其詩歌內容、思想之新變則從無談及，或其思想過於保守，對時代新思潮不以爲然。

### （三）日記散文

李慈銘是文章大家，本節著重分析《越縵堂日記》中的文學性較強的散文片段，從內容上大致有山水遊記、自嘲自省、臧否時事、友朋交遊、民情風俗等幾類。他的日記體散文內容豐富，文筆生動，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特點：

其一，寫實的手法。日記體散文，因爲源自日記這種寫實的文體，確有其人其事，因此日記體散文具有寫實的風格，記人敘事，寫景抒情，皆捫心而出，信口而談，直筆而書，尤其是生活瑣事，朋友交往，不平之鳴，不假修飾。這在一定程度上，與道光以後知識分子所處的相對寬鬆的社會環境有關，此時清廷的文網已逐漸鬆弛，士人可以有相對的自由言論。李慈銘憤世嫉俗之語，時而不免過激，但當時就允許別人傳閱鈔錄，而不懼遭禁，臧否得失，月旦人倫，暢言無忌。可以說，他的日記體散文忠實地記錄了生活經歷，也是日記生命力之所在，如：

聞夷人僅焚園外官民房，又聞夷首額爾唎期以明日進城換約，從德勝門入，即以夷兵守門。連日都人紛紛奔避，朝官多盡室行，常熟、壽陽二舊輔皆去。今日出城者猶衆，車馬絡繹，坊市爲空。其自海淀逃入城者，扶老襁幼，係路不絕。貴官有先避居海淀者，前夜忽聞夷人至，多棄家屬裝裝而逃。都御史沈兆霖宵行迷路，奔竄百餘里，始狼狽入城。軍民被焚之家，焦爛四竄，哭聲震郊。以萬餘島夷孤懸深入，而致輦轂之下，慘變至此，可爲長慟。<sup>②</sup>

① 郭延禮《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頁。

② 《日記》咸豐十年八月二十四日。

這則寫火燒圓明園的時事，當時咸豐帝北走熱河，京師一片混亂，達官貴人傾家而逃，百姓流離。“萬餘烏夷”竟令清廷束手無策，棄都城而逃，“可為長慟”，更令人深思。李慈銘時坐館尚書周祖培家，聽到不少內幕消息，尤其是咸豐帝貪生怕死、百般拒絕回北京之種種醜態，信而可徵。

其二，性靈的筆調。所謂“率真則性靈現，性靈現則趣生”，李慈銘的日記體散文即是如此。其謀篇布局長短不拘，自由活潑，《日記》中部分即興文字，酷似晚明小品，如：

下午遊湖南山村，桃李盛開，與瘦生花間覓徑行，拾級直上，忽已至頂，蓋去平地二里許。眺視州山、蔡堰諸村，菜畦麥隴，錯翠散金，煙水如繪。前面花林，高下接繞，真湖山勝絕處也。……嘗謂“會稽諸山如名士，山陰諸山如美人”。余家西郭，每携舟出青電湖，即巖壑羅列滿前，澄波萬頃中，如十萬長眉遠黛，列侍明鏡。由是溯湖桑墟、清水關、晏釀村、柯山、州山、湖塘，以至越王崢，飽餐酣卧，真令人足一世流連也。人事牽擾，終年不得一二遊，苦惱欲絕。然不能結屋，亦當浮家，山水有知，終券斯語。<sup>①</sup>

是真名士自風流，山水情韻當然離不開名士。“會稽諸山如名士，山陰諸山如美人”之語洵有趣味。李慈銘在山水遊歷之中，情與景會，神思隨性而發，在山水美景的描摹中融入了自己的情思與逸致，使得簡短的文字中透出一種悠遠飄然的意韻，達到所謂“幅短而神遙，墨希而旨永”<sup>②</sup>的審美意境。

其三，駢散結合的語言。日記的書寫一般較為隨意，但李慈銘的日記體散文有駢化傾向，語言多用整句，以散句連綴，張弛有度，文詞乾淨，如記陶然亭之遊：

傍晚，登城看夕陽，霞芬挈酒榼，寺僧送茶具。倚女牆，擲櫺樓，四眺蒼然，山天一碧，雲物錯采，絢以晚煙，林薺濯青，繪茲遙郭，俛數諸寺，如浮翠浪之中。橫帶墮宮，隱見紫霞之表。暝色漸逼，還飯亭下。樹借餘映，盡納一窗，山襯夕霏，遞見重嶺，蔚藍勝畫，麗矚莫名。已聞寺鐘，始理歸騎，循聲出寺，載暝還家。<sup>③</sup>

① 《日記》咸豐五年二月十三日。

② 《媚幽閣文娛》卷首唐顯悅序，明崇禎刻本。

③ 《日記》光緒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京師陶然亭向來是士大夫的風流聚會場所，李慈銘此段文字一氣呵成，收放自如，短短數十字間風景無限。

又如自天津回京師途中所見：

夕陽時過二牖方塘，數十區，引水種荷，小葉浮青，間以蘆葦，沿堤放鴨，時避行舟，撒罟兜魚，亂牽落日，黃綠上袂，莎平藉輪，鳳城晚霞，相映增麗，彌令騷人餒目、羈客醉心矣。傍晚入東便門，曛暮抵家，庭樹過花，綠陰如幄，竹簾紗幌，夏景宜人。<sup>①</sup>

此段依然是多用四字短語，描寫舟行中的荷葉、蘆葦、魚鴨、晚霞、花樹，節奏明快，讀來朗朗上口，讀者領略美景的同時，也能體會到作者輕快之心。

李慈銘日記體散文在語言上的駢散結合，一方面源於其本身是駢文大家，有較高的文學修養，語言慣性必然在日記中有所體現，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他有意著述的目的，有將日記當成文學創作的傾向，行文看似漫不經心，實則遣詞造句大有講究，這也是他的日記文學性較高的重要原因。

## 七、藏書、校書

### （一）藏書世家

李慈銘還是一位是學者型藏書家。《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稱他：“訂疑補缺用功深，字細如蠅密似針。酒誥原來稱脫簡，焦琴何幸得知音。”<sup>②</sup>

李慈銘六世祖李登瀛曾任武英殿校官，祖父皆能為詩文，家境小康，插架亦頗可觀。《夢故廬記》：“余故居在越西郭門外橫河之旁，面城帶市，有屋三十間，為重屋者十間。制狹地囂，房族錯處，更歷七世，柱移石確。”<sup>③</sup>李宅有白華絳柎閣、水香書屋、天香樓、壯改齋等書齋，而困學樓是藏書之所，累世所積達萬卷之多，惜咸豐十一年太平軍攻陷紹興，盡為劫灰。《霞川花隱詞自序》：“辛酉九月，粵賊陷紹而故里盡焚，家藏困學樓書萬卷無一存者，所為《松下集》者亦已化焦土之一廬矣。”<sup>④</sup>李慈銘沒有專文記述困學樓藏

① 《日記》光緒十四年四月三十日。

② 倫明《藏書紀事詩·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2頁。

③ 《越縕堂駢體文》卷四。

④ 《霞川花隱詞》民國二十九年中華書局本，卷首。

書，據其日記知藏有《文獻通考》、《通志》、《史記》、《藝文類聚》等。

越中乃文獻淵藪，讀書世家層出，書籍流通較他處為便。李慈銘居於紹興城郭，常去城中的沈氏味經堂購書，其友周星詒、孫廷璋、傅以禮等家富藏書，彼此聲氣相通，也以所藏互換，如：

以《秦淮海全集》八冊、張清恪刻《司馬溫公集》六冊、《謝疊山全集》兩冊、《鄒訐士文》一冊與蓮士易孫淵如《平津館叢書》甲集六冊、湯文正公《擬明史分修稿》八冊。大吃虧而出此者，司馬非《傳家集》，秦、謝兩集紙槧不佳故也。然所易者皆係全部中之一集，終讓他便宜，真大吃虧。<sup>①</sup>

他們嗜書成性，也深以為戒，然彼此競逐，難以止步。

蓮士常規予曰“買書雖似雅事，實人生嗜欲之一端，其無裨於俯仰則一也”；節子（傅以禮）亦謂“以急需之錢易緩讀之書，去揮霍浪費僅一間”：皆足稱藥石之言，沉而不改，吾末如何？同人中犯此病者惟予與季旣兩人，往往相悔相戒，而卒相營且相競，其亦癖不可醫者耶？<sup>②</sup>

沈麟書秀才持《殿閣詞林紀》、《緯略》及葉澐所輯《郡國官制沿革考》來，予以直一番金。比來窮甚，日有不舉火之憂，而尚買此不急，不能自解也。<sup>③</sup>

李慈銘有時拿家中器物典錢置書，“以舊藏書畫聯障數事質得番錢七枚，即換《唐書合訂》一部”<sup>④</sup>。讀書人都夢想坐擁書城，囊中羞澀時偶爾典當物品，古代許多文人都曾試此法，如著名學者焦循，就以夫人的首飾換取《皇清經解》一部。

李慈銘三十歲進京謀官，自此所得收入多用於購書，但入不敷出，好在書賈同他關係不錯，肯賒給他。有時愛不釋手而無力置買，惟喟嘆而已：

遊廠閱市，見有崇明施彥士樸齋所著《春秋朔閏表發覆》四卷，前有與張丹邨太守作楠往復書數通，其書多正陳厚耀之誤，固專門學也。又

① 《日記》咸豐六年五月十日。

② 《日記》咸豐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③ 《日記》同治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④ 《日記》咸豐七年十一月一日。

《歷代編年大事表》一卷，《推春秋日食法》二卷，買之不成，因倚櫬觀逾時而罷。<sup>①</sup>

是日購得《樂府詩集》，諧價銀七兩五錢。汲古印本，已不甚佳，第三冊有模糊者十數葉，然近日已為難得矣。憶咸豐丁巳秋里居時，於倉橋味經堂書肆以番銀一餅購得初印一部，紙寬字黑，精整絕倫，當時已謂其值太昂。比年屢覓之都門，間有見者率已曼患，而索價皆十餘金，設有如曩購者非三十餘金不辦，然則今以準昔，書價幾貴至五六十倍，此亦世變之大、五行之妖也。<sup>②</sup>

同治至光緒初年，天下承平已久，富貴之家附庸風雅，群思蓄書，相習成風，書價驟增，《清稗類鈔》記京師書肆云：“宋槧本以葉計，葉五錢；殿版及孫錢黃顧所刊均以冊計，冊需銀一二兩；康乾舊版亦以冊計，冊五六錢；其新梓各書之值，悉視板紙之美惡、道途之遠近以定之。”<sup>③</sup>如此高價，好書如李慈銘者祇能望洋興嘆。

同治九年李慈銘中舉，次年入都，此後其藏書纔有規模，因為慕名贈書之人漸多，他常幫人代筆，也得到許多贈書。光緒十年，李鴻章聘他作天津問津書院講席，每年束脩千金。但宋元舊本也上漲幾十倍，所購仍是新刻普通之書。他寓居京師保安寺街，內設環翠舫專門蓄書：

於中室環翠舫新作兩高架三層，督僕輩整比書籍，移度其中。<sup>④</sup>

又作兩高架三層。一置之中堂之右，盡度經部，與是月朔日所置儲史部者相對；一置之臥室，以度金石小學諸書及朝夕所觀者。<sup>⑤</sup>

他晚年坐擁書城，優遊卷中，所以手校題跋、題簽鈐印，樂此不疲，也成就了《越縵堂讀書記》、《越縵堂讀史札記》等。

李慈銘喜以印章遍識諸書。據其日記載印章有：臣模、菀客詩詞、越縵堂、慈銘、越縵三十以後作、長孺印信、絳樹閣、霞川花隱、郎潛、李某字愛伯、湖塘林館山民、越縵、愛伯、李愛伯、慈銘私印、霞川老人、霞川花隱老人、蘿庵黃葉院客、桃花聖解盒小印、秀才異等費為郎、會稽李氏困學樓藏書印、慈

① 《日記》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② 《日記》光緒十六年五月九日。

③ 清徐珂編《清稗類鈔》，中華書局，1984年，第2294頁。

④ 《日記》光緒十五年六月十三日。

⑤ 《日記》光緒十五年六月二十二日。

銘印信長壽、會稽李氏越縵堂鑑賞收藏金石書畫記、道光庚戌秀才咸豐庚申明經同治庚午舉人光緒庚辰進士。其常用之印有越縵堂、湖塘林館山民、會稽李氏困學樓藏書印、慈銘私印等。

李慈銘六十歲時自書廳事春聯云：“藏書粗足五千卷，開歲便稱六十翁。”<sup>①</sup>可見他的藏書規模，曾樸在《孽海花》中以他為原型所塑造的李純客，府第門聯曰：“保安寺街藏書十萬卷，戶部郎中補缺一千年。”越縵堂藏書已經名揚士林，傳為佳話。

## （二）越縵堂藏書來源

越縵堂藏書近千種，多半為他人贈送。李慈銘青年家居時多到紹興府城沈氏味經堂購書，在京則常到琉璃廠書肆，經香閣、文棗閣、寶森書坊、翰文齋、修文堂等，時亦託外地的友人代購。所以，一有錢就買書，或者賒購。碰到稀見的鈔本稿本，就借閱。他購書乃治學所需，史部之雜史、野史，子部雜考、筆記都是首選。關於他購書的經歷，在《越縵堂日記》中有詳細的記述，下面僅談談他藏書之絕大部分，即他人所贈者。李慈銘有不少朋友，都是因書結緣，據此也可瞭解他的交遊。

首先，為人校勘、作序所得潤筆。

潘祖蔭與李慈銘的交往，也是從書開始。潘祖蔭喜歡刻叢書，常請李慈銘校勘寫序，如刻《滂喜齋叢書》、《功順堂叢書》、《越三子集》等，即以所刻之書為潤筆。“得伯寅書，復以所刻滂喜齋十六種，自《易消息圖說》至《壬申消夏詩》共為一帙見贈。”“得伯寅書，贈新刻《功順堂叢書》一帙。”<sup>②</sup>“得伯寅書，贈《越三子集》廿部。”<sup>③</sup>“得伯寅書，再贈功順堂所刻沈西洛《論語孔注辨偽》二卷、沈文起《左傳補注》十卷、《左傳地名補注》十二卷，滂喜齋所刻沈西洛《說文古文考》十三卷、蘇州局刻張秋水《西夏紀事本末》三十六卷。”<sup>④</sup>總計潘贈李慈銘書有五十餘種。

王鵬運與李慈銘的交往，源於輯刻《南宋四名臣詞》，因四名臣之一李光是李慈銘先祖，故請他作序。“得王幼遐侍讀書，以所刻《宋四名臣詞》樣本一冊見示，並催余序文。”<sup>⑤</sup>“幼遐送來《南宋四名臣詞》二十冊。”<sup>⑥</sup>刻成之

① 《日記》光緒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② 《日記》光緒十一年五月十四日。

③ 《日記》同治十三年正月九日。

④ 《日記》光緒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⑤ 《日記》光緒十八年十月初十日。

⑥ 《日記》光緒十八年十二月五日。

後，不過是送給李慈銘若干冊，以分送諸友。

其次，賣文所得報酬。

李慈銘刻有《賣文條例》，為人作文，明碼標價，也可饋以佳槧古籍為潤筆。如王懿榮請撰其夫人墓志，“得王廉生書，以明刻《文苑英華》及蜀中蕭氏新刻《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為贈，乞撰其原配黃宜人志銘”<sup>①</sup>。

孫寶琦請撰其父親墓志，“孫慕韓來，乞撰其尊人子授侍郎神道碑，以上海石印《西清古鑑》、碧筠草堂本《笠澤叢書》、王逸梧祭酒新刻《南菁書院叢書》共八集四十一種、石印黃石齋先生墨迹兩種及龍井茗、蜜漬桃、吐鐵、醴卵為潤筆之需”<sup>②</sup>。

第三，刊刻者所贈。

陸心源未見李慈銘之前，就託其弟贈書越縵。最初遭到拒絕，因為當時士林，陸心源名聲不佳；但陸堅持送，後來又送畫卷等等，纔開始交往，而陸也投其所好，常以書贈之。如：“得歸安陸澄齋觀察書，並所著《碩宋樓藏書志》一部。”<sup>③</sup>“陸純伯孝廉樹藩兩次來謁，以其尊人所著《儀顧堂題跋》、《群書校補》、《穰梨館過眼錄》、《三續疑年錄》、《金石學錄補》見貽。”<sup>④</sup>李慈銘共得陸心源所贈書十餘種。

姚觀元則是慕名送書給李慈銘，二人未曾謀面，僅通書信數通而已。“得繆小山書，送來川東姚觀察觀元所寄《類篇》、《集韻》、《禮部韻略》、《說文校議》共四種，皆姚君新刻者。”<sup>⑤</sup>“得姚子湘書，以令兄彥侍布政所刻《咫晉齋叢書》三集為贈。”<sup>⑥</sup>

王先謙與李慈銘交誼頗深，常以所刻之書分贈。“得王益吾祭酒九月十七日長沙書，並詒新刻《續古文辭類纂》三部。”<sup>⑦</sup>“得荇老書，以益吾祭酒新刻《雍正東華錄》二十六卷，新校正晁氏《郡齋讀書志》二十卷、趙氏《附志》二卷，《魏鄭公諫錄校注》五卷、《續錄》二卷，《魏文貞故事拾遺》三卷、附新舊《唐書》本傳合注一卷，《鮮虞中山國事表疆域圖說》一卷，皆校刻精工。”<sup>⑧</sup>王先謙校刻之《續東華錄》亦分贈他。

第四，著者或其後人所贈。

① 《日記》光緒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② 《日記》光緒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③ 《日記》光緒十四年二月十五日。

④ 《日記》光緒十九年四月十七日。

⑤ 《日記》光緒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⑥ 《日記》光緒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⑦ 《日記》光緒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⑧ 《日記》光緒十年五月十一日。



傅雲龍向李慈銘請學，即以所著書相贈。如：“傅懋元來，以所作《順天志》、《方言考序》乞閱，贈戴蕨塘《藤蔭雜記》。”<sup>①</sup>“傅懋元自日本回，以所著《遊歷日本圖經》三十卷、《遊歷古巴圖經》二卷、所刻《纂喜廬叢書》四種見誥。”<sup>②</sup>

而安徽當塗夏燮，遠在江西，病逝之際以所著書託平步青轉贈李慈銘，“得平景蓀花朝書並銀四兩、夏嘽父所撰《明通鑑》一部，言是十年前嘽父臨歿時以屬景蓀致予者也”<sup>③</sup>。後來，研究晚明史的傅以禮想借此書，李慈銘不忍故人之書輾轉，竟未應允。同治、光緒之際，李慈銘在士林的名氣之大，藉此可想。

前輩學者如黃宗羲、顧廣圻、楊賓之後人，亦常以其先人之書贈李慈銘。原因除了敬重越縵的才學，或也與其名望與影響力有關。李慈銘喜歡記日記，且當時即公開傳閱，但凡其所記載，都為士人津津樂道。如：

黃同年維翰來，以新刻黎洲先生《明夷待訪錄》、《思舊錄》為贈。<sup>④</sup>

得定子書，並元和顧河之孝廉瑞清以其祖澗蘋先生廣圻《思適齋集》見贈。<sup>⑤</sup>

得楊生鳳藻津門書，並寄其八世從祖耕夫先生賓《柳邊紀略》鈔本一冊、其曾祖六士先生夢符《心止居詩文集》兩冊。<sup>⑥</sup>

另外，吳士鑑、陸寶忠、倪豹蔚、龐鴻文、平步青等都曾以其先人著述贈李慈銘。

第五，門弟子所贈。

李慈銘弟子上門請業者數十人，以書籍為束脩也是常見之事。如樊增祥“贈《詞律》一部”<sup>⑦</sup>，“寄贈湖北近刻《周易姚氏學》等九種”<sup>⑧</sup>等。

如陶方琦，“得子績書，並贈新購《龍龕手鏡》一部”<sup>⑨</sup>，“子績贈《詞律拾

① 《日記》光緒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② 《日記》光緒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③ 《日記》光緒七年六月三日。

④ 《日記》光緒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⑤ 《日記》咸豐十年八月一日。

⑥ 《日記》光緒十六年八月九日。

⑦ 《日記》光緒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⑧ 《日記》光緒五年八月九日。

⑨ 《日記》同治十三年五月十四日。

遺》四册”<sup>①</sup>，“得子鎮書，饋……日本朱砂印泥一合，黎蕪齋新刻正平本《論語集解》一部，殘本顧野王原本《玉篇》兩册，又日本得能良介新刻續出《玉篇·系部》一册，《瑠玉集》一册”<sup>②</sup>。

如陶潛宣，“得心雲書，以舊刻《華陽國志》、知不足齋本《晁具茨集注》、仿宋刻《陶淵明集》……為贈”<sup>③</sup>。

如孫同康，“昭文孫秀才同康來謁，以所著《師鄭堂集》為贄”<sup>④</sup>，“孫生師鄭來，以其高祖子瀟居士《天真閣集》見詒”<sup>⑤</sup>。

如陳遜聲，“陳雲衢庶常遜聲來稱弟子，以蘇州印本《古逸叢書》一部共八函為贄，固辭之不得”<sup>⑥</sup>。

#### 第六，友人所贈。

李慈銘好結交，朋友之間互相往來，也多以書作緣，彼此互贈，當然，他受贈居多。傅以禮是李慈銘青年時好友，後居官福州，常以新刻書寄贈。如：“得傅節子八月廿二日福州書，並陳恭甫先生《左海文集》兩函，及樸齋《齊詩遺說考》、《四家異文考》、《禮堂經說》。”<sup>⑦</sup>“得傅節子六月廿一日福州書，寄來黃忠端公《漳浦集》一部、陳樸齋《今文尚書考》一部。”<sup>⑧</sup>傅以禮贈李慈銘書有十餘種。

沈曾植早年常出入李慈銘門下，服膺其學，在書肆看到李慈銘散落之書，購之以歸，《日記》光緒九年正月十四日日記：“沈子培來，以小琅嬛仙館所刻《述學》三種等見詒，此余舊物，後失之，子培數年前於廠市購得，見有余題識，仍以見反，可感也。”“得沈子培書，以陳蘭浦《東塾讀書記》、黎二樵《五百四峰堂詩鈔》為贈。”<sup>⑨</sup>“得子培書，以周稚圭中丞之琦《金梁夢月詞》及《懷夢詞》一帙為贈。”<sup>⑩</sup>“得子培書，以鄉人章碩卿新刻施北研《金史詳校》為贈。”<sup>⑪</sup>沈曾植所贈書約十餘種。

袁昶也常贈書給李慈銘，如“揚州李氏新刻柳興恩《穀梁大義述》、歸安石氏新刻高郵夏寶晉《山右金石錄》、杭州丁氏新刻周淙《乾道臨安志》三

① 《日記》光緒五年七月十六日。

② 《日記》光緒十年十月十一日。

③ 《日記》光緒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④ 《日記》光緒十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⑤ 《日記》光緒十九年八月一日。

⑥ 《日記》光緒十二年五月十九日。

⑦ 《日記》光緒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⑧ 《日記》光緒十五年七月十四日。

⑨ 《日記》光緒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⑩ 《日記》光緒十二年正月十六日。

⑪ 《日記》光緒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

卷、宋人董嗣泉《西湖百詠》、厲樊榭《湖船錄》”<sup>①</sup>等，計約十種。

又如梁鼎芬，先後贈李慈銘“陳蘭浦《東塾讀書記》、王惕甫《評點金石三例》、翻刻汲古本仿宋《陶淵明集》、吳中滄浪亭石刻名宦先賢像拓本及近人馮竹儒焄光《西行日記》”<sup>②</sup>，“陳蘭浦所著書四種：曰《漢儒通義》，曰《切韻考》（附外篇），曰《聲律通考》，曰《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附《考證德清胡氏禹貢圖》）”<sup>③</sup>等。

繆荃孫、許曾、吳大澂、孫詒讓、張鳴珂、平景蓀、汪鳴鸞、王頌蔚、王仁堪等晚清著名學人都曾贈書與李慈銘。李慈銘也以書贈其友人及弟子，如“作書致雲門，贈以陳碩甫《毛詩傳疏》、胡廷佩《訂訛雜錄》，以二書皆初印本，《雜錄》中又有余附注二十餘條也”<sup>④</sup>。

考察李慈銘的藏書來源能反映出當時士人交往的風氣，除了分韻聯句、書劄往復之外，互贈書籍也是風雅之事。像李慈銘這樣，陸續得到朋友如此多的贈書，除了良好的交遊關係，自身對書籍的閱讀使用能力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 （三）越縵堂藏書特色及歸宿

李慈銘多病，薪俸所入，米藥之餘，所剩無幾，明本尚不敢問津，何況宋元佳槧。而他人所贈，也僅是通行易得之書。其藏書千餘種，僅十餘種明本，清人著述占半數以上。他長於考據校勘之學，於此類書籍，隨見隨購，故所藏以考據著作居多，雜考雜記約三百種，別集約一百五十餘種，叢書約五十種。少量稿本、鈔本，或至今仍未刊行，可稱寶貴。

越縵堂藏書多有批注，非汗牛充棟、束之高閣者能比。胡適有詩詠嘆他云：“寧可少睡幾覺，不可一日無書，能讀能校能注，先生不是蠹魚。”<sup>⑤</sup>他是為讀書而購書藏書，每一本書都有親寫題簽，有批語，有題跋、評論、校注、圈點，或眉批，或夾批，或粘附紙條，其頗有影響之《越縵堂讀書記》即此零散批語之歸納潤色。

清代眾多的藏書家都為所藏編寫書目，或是請人編寫，一時成為風氣。而李慈銘購書是從實用角度出發，他無力添置宋元舊槧，也無意成為藏書家，從他幾乎沒有做過系統的書目整理即可看出。儘管他曾做過三次臨時

① 《日記》光緒十年閏五月二十二日。

② 《日記》光緒八年八月十一日。

③ 《日記》光緒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④ 《日記》光緒三年八月初四日。

⑤ 胡適《胡適日記》民國十一年七月十八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胡適全集》本。

性的檢點，寫書目數紙交與家人，然在日記中並未錄副本，其書目內容也不得而知。第一次整理書目是在同治元年，困學樓藏書已毀於戰火，他在京三年，窮困潦倒，所置之書僅三十六種，又篋中所存若干卷整理成目。“重理書目，自去年越變，家中舊藏已盡付一炬，此特泡影之所留耳，對之腹痛。”<sup>①</sup>

同治六年第二次整理書目。當時他應張之洞之邀赴武昌，行前整理書籍，部分隨身攜帶，部分寄回家中，並寫書目一份交與妾張氏：“料理書籍，以習見者七十六種共三百零八本置一大匣，寄回家中。”<sup>②</sup>“寫所留書目一紙，並繫以四言韻語一首致張姬，屬其視之。”<sup>③</sup>

第三次是在同治十年。其時，他將再次入都，以不當用之書寄回紹興，並囑咐弟輩多加照料。“夜檢覆諸書並寄回家中者屏當兩匣迄，共三十種，計五百五十冊。寫書目四紙寄舍弟。”<sup>④</sup>連同同治六年之書，總計一百零六種，八百五十八冊。

李慈銘身後，藏書由其子承侯繼承保管。民國六年，承侯投水身亡，越縵堂藏書遂不能保，漸有出售之意。民國七年，族人李鐘駿與古越藏書樓主人徐樹蘭之侄徐維則整理越縵堂藏書，裝成二十八箱，並鈔錄書目，待價而沽，即鈔本《越縵堂書目》，流傳僅數部而已<sup>⑤</sup>。首先接洽的是浙江省立圖書館，陶承杏《關於越縵堂藏書》：

當時，浙江省當局聞悉，即派委員沈鏡蓉，會同紹興縣教育會長茹秉銓至李宅開箱察看，並與商籌估價。家屬因係公家收購，允以一萬元出讓，省公署據復後，以是項書籍攸關地方文化，應由公家購置，發交圖書館，庶保全文獻與嘉惠後學，一舉兩得，所需書價，即擬在八年度特別預備金項下直撥，鈔附書目，坊間所售《越縵堂書目》即由此傳鈔。咨請省議會議決施行，詎竟遭議會否決，不果購。<sup>⑥</sup>

越縵堂藏書將出售的消息傳遍士林，李慈銘弟子陶潛宣曾聯係過金梁，

① 《日記》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三日。

② 《日記》同治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③ 《日記》同治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④ 《日記》同治十年五月一日。

⑤ 詳見《越縵堂書目箋證》，張桂麗箋證，中華書局2013年9月版。是書依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抄本《越縵堂書目》整理，將二十七箱依經史子集叢五部排次；每條依舊為書名、冊數、纂著者、版本，將《日記》中藏書材料與《越縵堂書目》所著版本信息符合者，列於每條之下；僅見於《日記》、《越縵堂讀書簡端記》中者，則附列於每部之後，以見李慈銘藏書之全部。

⑥ 《古今半月刊》四十九期，民國三十三年。

並附送目錄一份，金梁有《越縵堂書目跋》一文稱：

癸亥孟秋，陶心雲先生之公子殷勤作介，索直萬金，余以書在會稽，取讀非易，不能遽決去留。頗思他日南歸之便，泛舟東湖，遊蘭亭，謁禹陵，還登越縵堂，訪菴客先生故居，盡假以觀。<sup>①</sup>

惜金氏終未之購。越縵堂藏書後售之於同郡胡某，胡本係一錢儉，並非讀書好古之士。他原計劃轉售與日人，以獲取厚利，如甬宋樓之故事；不料日人所重者在宋元精槧，而李慈銘藏書皆普通習見之本，故未能成交。未幾，胡某破產，遂將所購越縵堂藏書抵押於陸某，陸某再度輾轉欲售時，事為蔡元培所聞，乃力為經紀，越縵堂藏書因得出售於北平圖書館。但其藏書也有部分散失，據筆者所知，散落到臺灣者有《班馬字類》、《閩百詩年譜》等數種，上海圖書館所藏有《通雅堂詩鈔》、《通甫類稿》、《笠澤叢書》等十餘種。

北平圖書館購得越縵堂藏書後，館員始有序整理：

本館既購得李慈銘手校書，擬為大規模之整理。以李氏精研乙部，故先從諸史入手，《史》、《漢》、《三國》，下迄南北朝諸史，均已輯錄成書。<sup>②</sup>

王重民據其藏書批語輯錄成《越縵堂讀史札記》三十卷。許國霖輯錄《越縵堂〈東都事略〉札記》及王重民輯錄之《越縵堂讀書記》二卷均刊於《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王利器又據此輯成《越縵堂讀書簡端記》、《越縵堂讀書簡端記續編》。

① 金梁《瓜圃庵叙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九輯第287冊。

② 《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民國十八年二月第三卷扉頁《李慈銘〈漢書劄記〉出版廣告》。

## 附錄二 著述目錄

民國十七年，越縵堂遺書入藏國立北平圖書館，時王重民為該館館員，司整理之役，遂錄纂輯成書十四種，校訂者若干種，並撰《李越縵先生著述考》（載《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六卷第五期），分為已刊者十五種、未刊者二種、未見傳本者三種，著明版本，附有按語。同時，北平圖書館努力搜求越縵著述，發現未刊稿十三種，見《大公報》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之《圖書副刊》：《喪服經傳節要》一冊，《越縵經說上》一冊，《復社紹興姓氏錄》一冊，《柯山漫錄》一冊，《困學樓叢抄》一冊，《越縵山房叢稿》一冊，《知服堂讀書學略》二冊，《庚寅病榻小草》一冊，《越縵筆記》一冊，《蘿庵日抄》一冊，《日記》一冊，《越縵堂外集》一冊，《越縵箋牘》一冊。而李慈銘廣為流傳的詩文札記等則一刊再刊，《越縵堂日記》亦被後人分類纂輯，新增多種版本。本章搜集越縵著述，包括已刊本、未刊稿、未見傳世者，分類簡述如下。

### 經 部

#### （一）《孝經》節注一卷

民國二十五年上海漢文正楷印書局鉛印，越縵堂節注本，同治間注。見於《中國古籍總目·經部》，未寓目。

#### （二）《禮記校注》一卷

《日記》同治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校《禮記》一卷，付手民。”此書乃迫於生計，應書坊要求而作，今未見傳。

#### （三）《受禮廬喪服經傳節要讀本》一卷

是稿現藏於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未刊。封面題“《喪服經傳節要》受禮

廬讀本”，鈐“會稽李氏困學樓藏書印”朱文長方印。封面並有目錄《儀禮喪服經傳記》附《節小記》、《禮記問喪篇》、《禮記問傳篇》、《禮記三年問篇》、《禮記喪服四制篇》。李慈銘手題，前有自序。

#### （四）《說文舉要》

丁福保《說文目錄》著錄，今未見傳。又據《越縵堂日記》有《說文偶得》，未知二書關係。

越縵於嘉慶二十年經韻樓刊本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眉批萬餘字，每條有“慈銘案”字樣，為讀《說文舉要》之札記。是書現藏國家圖書館，鈐有“會稽李氏困學樓藏書印”、“越縵堂”、“會稽李慈銘愛伯印”“越縵堂藏書印”，王重民、王利器輯錄越縵堂藏書校語均未采及。

#### （五）《越縵經說上》一冊

《大公報》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之《圖書副刊》稱新發現越縵著述十三種，其中有《越縵經說上》一冊。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越縵堂雜著》中一冊封面題“《越縵經說》上”，鈐“會稽李氏困學樓藏書印”，而卷首題“《越縵筆記》”，鈐“越縵堂”、“湖唐林館山民”兩枚朱文方印。朱絲欄，每半葉九行，版心下鐫“松竹齋”。其內容自《越縵堂日記》讀經部著作輯錄而成，起洪頤煊《讀書叢錄》，終艾暢經解四種。疑是應王先謙《皇清經解續編》所需而輯出者。

## 史 部

#### （一）《同治九年庚午科浙江鄉試硃卷》一卷

同治九年刻。是為同治九年應浙江鄉試時所填六世履歷表，並《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未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賦得門對浙江潮得潮字五言八韻》以及策問第一問、第二問。是科中第二十四名。

#### （二）《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一卷

光緒六年刻。是為光緒六年應順天會試時所填六世履歷表及科場時文《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尚論古人

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賦得靜對琴書百慮清得清字五言八韻》。會試中試第一百名、覆試第一等第十七名、殿試第二甲八十六名。

### (三)《乾隆紹興府志校記》不分卷

蔡冠洛輯並序，李鴻藻鈔錄。民國十八年鉛印本，1983年成文出版社《中國方志叢書》、1993年上海書店出版《中國地方志集成》皆據此影印。

### (四)《山陰縣志校記》一卷

俞奇曾輯錄並跋。民國十九年鉛印本，1993年上海書店出版《中國地方志集成》據此影印。

### (五)《越中先賢祠目》一卷

光緒十年，越縵主持修葺京師浙紹祠館，並作是書，前有自序，《序例》二十六則。其稿今藏上海圖書館。刊於光緒十一年，版藏都門虎坊橋越祠。2004年江蘇廣陵書社之《中國祠墓志叢刊》據此影印。

王重民輯《越縵堂文集》卷十二收錄，名為《越中先賢祠目序例》，實為全書。

臺灣“國立”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陳淑惠著《李慈銘及其文學批評》第二章第三節《著述》稱《越中先賢祠目序例》、《越中先賢祠目》、《北京越中先賢祠目序例》是三種不同的書，實則同書異名。

### (六)《越縵堂日記》

《越縵堂日記》，包括《孟學齋日記》七冊，《受禮廬日記》三冊，《祥琴室日記》、《息茶庵日記》一冊，《桃花聖解盒日記》十冊，《桃花聖解盒日記二集》十冊，《荀學齋日記》三十三冊，《荀學齋日記後集》九冊。民國九年蔡元培影印時，統以《越縵堂日記》名之。

《日記》之刊行，幾經波折。李慈銘逝後未久，其子李承侯携《日記》手稿南歸紹興。民國六年承侯去世，《日記》交由族弟璧臣管理，時璧臣官嘉興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蔡元培早年曾為承侯塾師，對越縵著作極為留心，李璧臣聯絡他，希望能刊印《日記》，蔡元培即著手整理。李慈銘忌諱《日記》與周星譽、星詒兄弟往還親密之迹，故不欲此段日記刊印行世<sup>①</sup>，蔡元培遵

① 《孟學齋日記甲集序》云：“平生頗喜驚聲氣，遂陷匪類而不自知，至於接牘連章，魑魅屢見，每一展開，羞憤入地……二十八卷中，當取其考據、議論、詩文、蹤跡稍可錄者分類書之，以待付梓。凡所餘者，或授之烈炬，或錮之深淵，或即藏之鑿檻，以為子孫之戒。”



其意願，民國九年刊印時略去咸豐甲寅至同治壬戌之十三冊《日記》，故先影印同治癸亥至光緒戊子之五十一冊，並同傅增湘等發起影印事宜，徵集印資，沈曾植、繆荃孫等皆捐資，以浙江公會名義，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發行（見《譜後》民國九年）。

民國九年《日記》印行後，人以未見全璧為憾。蔡元培又親自批閱咸豐甲寅至同治壬戌間《日記》，印行《越縵堂日記補緣起》，序曰：

錢君玄同曾檢閱一過，謂不妨循五十一冊例，仍付影印，同人咸贊成之。蓋先生所引為深咎者，此十餘冊中恒有與周氏昆弟相徵逐之記載，然屢被剪截迭加，塗抹所餘，亦復無幾，且凶終之故，其咎不在先生，正不必為之諱也。<sup>①</sup>

但是，《日記補》中咸豐六年九月至七年四月十九日，李慈銘手稿未見，乃據傳鈔本鉛印，鈔本有兩種，內容多寡不均，故兩種並錄。其中之一為沈悅明提供，上海圖書館藏《越縵堂日記·戊集》內夾有沈悅明致蔡元培親筆信曰：

元培先生均鑒：尊書敬悉一切。茲將越縵先生日記半本檢出，交郵掛號寄奉至，祈查收，並乞迅賜收據為盼。敬此順請鈞安。柯鎮第五國民學校沈悅明敬啟。十月廿六。

《日記》後九冊曾被樊增祥携去，久未刊行，有人疑樊氏居心難測。1988年3月《人民日報》海外版刊載《關於李越縵〈郇學齋日記〉》一文，作者稱發現並已閱覽《日記》後九冊，恰是昔年樊氏所携去者，是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將之影印出版。七十三冊《日記》終成全璧。2004年廣陵書社合前後三次影印本《越縵堂日記》為一體影印出版。

《日記》稿本亦有零星散佚者，如光緒十九年九月初一日至初十日闕如，此間越縵被派充順天鄉試內監試，不便攜帶日記本，蓋另外記錄，稿現藏上海圖書館。陳左高整理的《李慈銘〈癸巳瑣院旬日記〉未刊稿》即此散落者，刊於《古籍論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20頁），後收入1992年上海書店《中國近代文學大系·書信日記集1》。

上海圖書館藏有鈔本《越縵堂日記拾遺》，封面題“一九五七年十二月

① 《越縵堂日記》卷首。

據稿本傳鈔”字樣，無序跋、題識，閱其內容，即《癸巳瑣院旬日記》。

晚清至民國間，士人頗好節選《日記》，且多名為《越縵堂日記鈔》，如：

《越縵堂日記鈔》不分卷，清宣統二年、三年《紹興公報》連載，後經剪貼成三冊，收入《越中文獻輯存書》。

《越縵堂日記鈔》二卷，國粹學報社《古學匯刊》本，民國十二年鉛印本，無序跋、題識，多是讀書筆記，共輯六十條。

《越縵堂日記鈔》不分卷，清平步青鈔本，一冊，今藏國家圖書館。

《越縵堂日記鈔》，越縵門生陶方琦鈔，今藏天津圖書館，收入1999年北京市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之《天津圖書館孤本秘笈叢書》。

《越縵堂日記節鈔》二冊，清末民初鈔本。無序跋、題識，今藏國家圖書館。

《越縵堂日記壬集》一冊，鈔本，越縵族侄文紉輯，今藏浙江圖書館。

《越縵堂詹詹錄》、《續錄》不分卷，越縵族侄文紉輯並題跋。從《日記》中雜錄而成，兩冊。末附勘誤表。民國二十三年紹興印刷局排印。《續錄》一冊，稿本，藍絲格，首題“侄文紉虛塵甫謹輯”，錄自《日記補》。版心上鐫“祁忠敏公日記”，下鐫“遠山堂鈔本”。今藏浙江圖書館。

臺灣出版的《越縵堂日記》有：

《桃花聖解盒日記》三冊，1931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桃花聖解盒日記》五冊，1973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越縵堂日記》十六冊，1963年臺灣文光圖書有限公司出版。

《越縵堂日記補編》四冊，1965年臺灣文光圖書公司據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珍藏善本影印。1983年臺北大通書局再版。

《越縵堂日記鈔》不分卷，1991年臺灣新文風出版公司之《叢書集成續編》收入。1994年上海書店《叢書集成續編》亦收入。

《荀學齋日記》九冊，1989年臺北革新書局出版。

### (七)《窮愁錄》一卷

同治元年三月，因病輟作《日記》半年，其間另作《窮愁錄》以代之。其稿現藏國家圖書館。

### (八)《越縵堂雜稿》不分卷

稿藏國家圖書館。包括《蘿庵日鈔》、《庚寅病榻小草》、《困學樓叢鈔》，《庚寅病榻小草》乃光緒十六年病中所作詩，餘二種皆越縵看錄前人之文。

### (九)《李慈銘早歲大事記》

秦翰才鈔。無序跋、題識，僅數頁。鈔錄《越縵堂日記》卷首之《大事記》，末附《清史稿·李慈銘傳》。今藏上海圖書館。

### (十)《越縵堂國事日記》八冊

吳語亭輯並跋。編輯《日記》中同治癸亥至光緒戊子之有關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天文、民俗之文獻資料，並參校相關史料，略有考證。1975年臺灣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據吳語亭手稿影印。

另外，金梁輯《越縵堂日記索引》三冊，將《日記》之同治癸亥至光緒戊子中關於學術動態與士林掌故材料，依據記載之先後順序編排。金梁曾據《日記》及其他晚清日記編著《近代人物志》，是書蓋與此事有關。1975年臺灣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據金梁手稿影印。

### (十一)《越縵堂讀史札記》三十卷

王重民輯並序。包括《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梁書》、《魏書》、《隋書》、《南史》、《北史》十一書之校語。民國二十一年北平圖書館鉛印，2003年北京圖書館據此影印，更名為《越縵堂讀史札記全編》。

又《漢書札記》民國十七年連載於《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一卷第一號、第二號，而第三號扉頁《本刊啟事》云：“李慈銘《漢書札記》自本期起一律停載，現擬與越縵其他雜著合刊為叢書。”

### (十二)《越縵堂〈東都事略〉札記》一卷

許國霖輯。載於民國二十五年《北平圖書館月刊》第十卷。

越縵藏書略有散佚，其藏書批語除王、李二人所輯外，目前已發現並經整理者有《讀書續志》、《東湖叢記》、《受經堂匯稿》、《太平廣記》等數種，載於《文獻》等刊。

### (十三)《張文祥刺馬》

張道貴、丁鳳麟整理，1986年岳麓書社出版。第一作者署李慈銘，實乃馬新貽被刺一案之資料彙編。李慈銘早年與馬新貽相善，《日記》中載其被刺之事，實際僅相關資料六則，數百字。

#### (十四)《明臣謚錄》一卷

稿現藏於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朱絲欄，每半葉十行，雙行小字，眉注較多。卷端鈐“越縵堂”朱文方印。起徐達，終葉伯臣。卷首有識語。

王重民《李越縵著述考》有《明謚法考》，列於“未見傳本者”，此《明臣謚錄》與《明謚法考》或即一書，據其“乙丑返里”，知成書於同治四年。

#### (十五)《皇朝追賜明臣謚錄》一卷

稿現藏於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朱絲欄，每半葉十行，雙行小字，眉注較多。卷端鈐“越縵堂”朱文方印。包括順治九年世祖章皇帝賜明二十忠臣謚、乾隆四十一年高宗純皇帝賜明建文殉節諸臣專謚七人、賜明季殉節諸臣專謚二十六人，以及通謚忠烈諸臣名錄。

#### (十六)《國朝儒林經籍小志》一卷

稿本，今藏於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卷首鈐“荀學齋”、“蕤客”朱文長方印。朱絲欄，每半葉十行，行四十餘字不等。有籤條、夾頁，眉注較多，可證是初稿。有自序。

王重民《李越縵著述考》有《國朝儒林經籍志》，列於“未見傳本者”，蓋即是此書，其時尚未散出。是書所收乃清朝漢學經師著述，共一百三十九人，附傳若干人。《日記》同治三年二月初六日：“余輯《國朝儒林小志》，惟載漢學名家，雖姚惜抱、程綿莊、程魚門、翁覃谿諸公自名古學者，皆不列入，而獨取先生（全祖望），固不僅以《經史問答》一書也。”

然而，李慈銘似又曾撰《國朝儒林小志》，以黃宗羲始，所收範圍大於《國朝儒林經籍小志》：

輯《國朝儒林小志》，以吾鄉黃氏宗羲始。予自庚申夏欲輯錄是書，以未得江氏藩《漢學師承記》、阮氏元《儒林傳稿》而止。今惟即所見者綴集而已。黃氏雖明臣，然開國朝之學，又卒於康熙中，故以為始也。<sup>①</sup>

但《國朝儒林小志》今未見傳。或先為《國朝儒林小志》，後刪略并易名《國朝儒林經籍小志》。

<sup>①</sup> 《日記》同治元年二月十七日。

### (十七)《復社紹興姓氏錄》一卷

未刊稿，現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卷端有“越縵堂”朱文方印。前有題識。錄紹興府山陰、會稽、蕭山、餘姚、上虞、嵊縣籍復社人名錄，有簡略小傳，未附《南都防亂公揭姓氏》百四十人姓名，無傳略。而紹興山陰籍復社名錄上有眉注云：

此據吳棫九《復社姓氏錄》，其書分別郡縣，凡諸生籍隸府學者統歸之府，故江浙諸郡皆首列某府某某，次某縣某某，獨吾越首列曰紹興山陰四字，蓋以府學併入首縣也。山陰計共二十一人，而陳、許、吳、劉、余、許六君皆他縣孱入者，以六君皆府學生。

### (十八)《國朝王公貝勒子將軍謚》

未刊稿，現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卷端鈐有“荀學齋”朱文長方印。朱絲欄，每半葉十行，眉注較多。起禮親王，終襲輔國公宏勳。王重民《李越縵著述考》有《皇朝謚法考》，列於“未見傳本者”，疑即指此書與《國朝文臣謚錄》、《國朝武臣謚錄》合而言之。

### (十九)《國朝文臣謚錄》

未刊稿，現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起文忠，終謹愍。卷端題“《國朝文臣謚錄》，同治癸亥十一月會稽李慈銘編”，並有識語云：

據潘太傅《思補齋筆記》中《文臣謚錄》，而益以近時史館檔冊，又略采諸家文集草錄成編。戊辰十一月得歙人鮑康《皇朝謚法考》，復校補一過。

### (二十)《國朝武臣謚錄》

未刊稿，現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卷端鈐“越縵堂”朱文方印。起定南王孔有德，終將軍追封三等承恩公成德。前有識語云：

文臣據潘《錄》例，以《會典》所載謚法依目序錄；武臣姑從檔冊，略以時代先後為次。

### (二十一)《朝鮮國王謚錄》

未刊稿，現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起李倣，終阮光平。附《貝勒以下至奉恩將軍舊例皆給謚》。卷首識語：

朝鮮王謚向由內閣撰擬，近因擬字有誤用其先王名諱者，改由其國自擬八字進呈，請旨裁定。

### (二十二)《黃黎洲先生金石要例》一卷

未刊稿，現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卷端鈐“越縵堂”朱文方印，末亦鈐“越縵堂”朱文方印。起黃宗羲《金石要例自序》，終《銘法例》。後有跋。

### (二十三)《臨朝備考錄》

是書今未見傳。《日記》有云：

予曾擬《臨朝備考錄》一書，采擇漢代以來可為法者，而痛論近日之事勢，有不得行者於後，屬叔子以貽商城，慫恿上之。商城亦心動，嗣董御史疏先上，被詰責，商城遂噤，不敢復言。<sup>①</sup>

### (二十四)《古今南人宰相表》

《日記》有云：

予欲作《古今南人宰相表》一書。采自漢迄明，仿班氏《古今人表》，分九等。其入國朝者，不敢論定，亦班氏例也。……其書倘成，不可謂非有用者也。<sup>②</sup>

是書現藏浙江省圖書館，不分卷，有沈大本跋。

### (二十五)《軍興以來忠節小傳》

李慈銘致敖冊賢書有云：

① 《日記》咸豐十一年十月初一日。

② 《日記》咸豐九年正月三十日。

又聞其(案：指曾國藩)幕中人材極一時之選，弟又喜為文章，嘗欲撰《軍興以來忠節小傳》，而楚南產者居十之九，羅忠節、胡文忠、王壯武及江氏、李氏、蕭氏諸公，曾氏愨烈、靖毅兩公，尤奇績照耀，意幕中必有遺聞佚事可訪采者，庶幾輯集，以償夙志。至於橫戈躍馬，固非所能。即磨盾草檄，亦恐不足當帳下兒耳。曹邱之辱，有累良友，如何如何，惟裁覆焉。<sup>①</sup>

平步青將《軍興以來忠節小傳》列入越縵著述。同治二年越縵冀入曾國藩幕，實未前往，所言“嘗欲撰《軍興以來忠節小傳》”，或一時意興之言，未成稿。

### (二十六)《縉紳錄注》

李慈銘曾專心增注同光兩朝《縉紳錄》，今未見傳。《日記》云：

夜增注今春《縉紳錄》中內外官遷除一過。士夫以不談官簿為高雅，然既仕矣，豈得並此不知？況官於中朝，尤宜留意。余自辛未再入都以後，必蓄是《錄》，置之案頭，遇有遷改革除，輒增注之。至所注滿行，則更買新者，率三年一易，皆繩頭小字，已積十餘冊。嘗謂此是官簿之學，足為它日史料，後人能保守之，將有重金購之者。<sup>②</sup>

### (二十七)《正名》

李慈銘致陳錦書中稱：

然生平所最注意者，《正名》二十篇，頗自負為內聖外王之學，足以繼《明夷待訪錄》、《日知錄》而起，須俟身後始出之耳。<sup>③</sup>

《正名》乃《荀子》之一篇，李慈銘晚年確專心於《荀子》研究，曾作注，後又作此《正名》二十篇之多，且將書齋命名“荀學齋”，自稱“荀學老人”。這部自詡為傳世之作今未見傳，也未見於各家著錄。

① 《日記》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② 《日記》光緒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③ 《越縵堂駢體文》卷二。

## 子 部

### (一)《弟子職集解校補》一卷

稿本，現藏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朱絲欄，每半葉十行，卷端鈐“越縵堂”朱文方印。有親筆跋。

### (二)《元代重儒考》

《日記》記：“撰《元代重儒考》，草草成一卷，復擬撰雜綴三卷，以旅中無書，遂輟不作。”<sup>①</sup>越縵有《元代重儒記序》，《元代重儒考》則今未見傳。

### (三)《越縵堂筆記》不分卷

輯者不詳（或為王世餘）。無序跋。摘錄《日記》中讀書論學部分，共四十六條，收入《古今文藝叢書》第五集，民國三年上海廣益書局排印。

又有光緒二十年會稽徐氏《初學堂群書》輯錄本。

中科院圖書館、天一閣均藏有《越縵堂筆記》一冊，也從《越縵堂日記》中輯出。

### (四)《越縵堂讀書記》

由雲龍輯。錄《日記》中讀書內容十卷，注明時間。王紹曾《清史稿藝文志拾遺》稱，《越縵堂讀書記》有“無錫丁氏藏由雲龍輯稿本（十卷）”及“梁氏慕真軒藏鈔本（十卷）”<sup>②</sup>，此稿本、鈔本目前不知藏於何處。

由雲龍輯《越縵堂讀書記》有民國二十二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四冊，雖排印，但未對外發行<sup>③</sup>。1959年北京商務印書館據此民國排印本，並由吳澤炎、傅璇琮增補咸豐三年至同治二年《日記》之讀書內容<sup>④</sup>，分哲學思想、政治社會經濟、歷史、地理等十二類，排印發行。1963年、2006年中華書

① 《日記》咸豐十年六月十八日。

② 《清史稿藝文志拾遺》，王紹曾主編，中華書局，2000年，第946頁。

③ 《清人筆記隨錄》，來新夏著，中華書局，2005年，第448頁：“由輯本民國時雖排印，但未發行。”

④ 《趙守儼文存》，中華書局，1998年，第273頁，《五十年代商務整理出版古籍雜憶》中云：“還有一部李慈銘的《越縵堂讀書記》，由吳澤炎同志根據日記作了大量訂補，但出版時輯錄者還用‘由雲龍’署名，並沒有加上他自己的名字（整理工作後由傅璇琮同志擔任）。”



局兩次重印，皆據 1959 年商務印書館本。1961 年臺北世界書局據此收入《中國學術名著·目錄學名著》。

2000 年，上海書店據 1959 年商務印書館本重編，標點、文字一仍其舊，採用四部分類法，並編制書名、著者索引。

2001 年，虞雲國據 1959 年商務印書館本重新標點，由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也採用四部分法，並編書名、著者索引。

今傳由氏輯本《讀書記》故意略去部分讀書記，如評介曾國藩、胡林翼的著作如《曾文正公集》、《文鈔》、《奏議》、《求闕齋讀書記》、《胡文忠公遺集》、《讀史兵略》等一概不錄，與太平軍有關的文字如“粵寇”“賊”，或刪削，或更改，或省略。此外，由氏輯本《讀書記》還遺漏不少李慈銘對同時友人、弟子如趙桐孫、鄧琛、張預、陶方琦、王繼香等人的著作批評<sup>①</sup>。

### （五）《越縵堂讀書記》二卷

王重民輯。從越縵批校原書逐錄題跋文字，分四期連載於民國十七年《北京圖書館月刊》第一卷，共四十七條。

### （六）《越縵堂讀書簡端記》一冊

王利器輯。錄自越縵堂藏《釋名疏證》、《國語》、《唐兩京城坊考》、《金石萃編》、《十七史商榷》、《廿二史札記》、《世說新語》等十九種書的批校文字，並著明版本。前有《纂輯說明》。1980 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印行。

### （七）《越縵堂讀書簡端記續編》一冊

王利器輯。《越縵堂讀書簡端記》出版後，王利器又搜輯《尚書大傳》、《宋詩鈔初集》等一百零六種之批語，再次彙編成冊。惟其《漢書》、《三國志》批語已見諸王重民所輯《越縵堂讀史札記》。較之《初編》，所錄諸書校語較少。王利器所輯錄二書，見於王重民《越縵堂讀書記》者皆不錄，故二書可互補。前有《纂輯說明》。1983 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印行。

<sup>①</sup> 目前，筆者在整理《越縵堂讀書記全編》，從《越縵堂日記》中按照時間先後諸條輯出，較由輯本增多十餘萬字，已經獲得 2013 年度全國高校古委會資助，並與上海古籍出版社簽訂出版合約。

## 集 部

### (一)《白華綠榭閣詩集》十卷

李慈銘手訂，收十六歲至四十歲時詩八百餘首。王繼香刊於光緒十六年。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據此本影印。

光緒十八年二月，王繼香復以校訂光緒十六年本呈越縵，越縵自費銀六兩，令王繼香刷印五十部以饋贈親友。此本國家圖書館收藏，有佚名題記。

民國二十年，商務印書館排印光緒十六年本，易名為《越縵堂詩初集》，將原書之自序與目錄抽去，改天干計卷數為數字計卷數。民國二十四年該館再版。

民國二十八年中華書局據光緒十六年本排印，卷首有平步青《掌山西道監察御史督理街道李慈銘傳》。

### (二)《杏花香雪齋詩》十卷

四種。皆從《日記》而出，有自序。一為李慈銘晚年手訂，族人維榮鈔本，稿今藏國家圖書館。

二為李承侯鈔本，樊增祥校，李濟鏗序。稿今藏上海圖書館。

三為袁夢白鈔本，八卷，稿今藏上海圖書館。民國初年連載於《大夏叢刊》，未幾，《越鐸報》將其結集為八卷單行，張鍾湘跋。民國六年商務印書館排印。

四為門人孫雄輯本，吳道晉校。樊增祥序。卷首有孫雄《越縵堂詩後集略例》。末附吳道晉據《日記》補詩二十首，並從袁昶《於湖集》補一首。民國二十八年中華書局排印。

王重民輯有《杏花香雪齋詩二集》十卷，今未見傳。

### (三)《越縵堂詩續集》十卷

由雲龍輯。錄《日記》中四十一歲至五十六歲間詩。民國二十二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民國二十四年該館再版，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據此影印。

### (四)《越縵堂詩選》一冊

選者不詳。無序跋，用舊書頁反折而書，間有朱筆圈點。共鈔李詩近八

十首，多是詠懷、哀悼之作，後又附錄鄭燮、黃仲則、袁枚等人詩四十五首，皆詠嘆窮愁病老之作。今藏復旦大學圖書館。

#### (五)《李越縵詩補鈔》一卷

民國二十四年沈夏庵鈔本，一冊，朱絲欄。今藏紹興圖書館。末附沈識語曰：“此為李越縵先生乙酉至己丑年之詩。”鈔有“夏庵”、“曾經沈夏庵讀”朱印兩枚。

#### (六)《越縵堂勝詩》一卷

稿本。今藏紹興圖書館。存詩八首，前七首乃寫致張錫申者，均在《日記》中。

#### (七)《越縵堂佚詩》一冊

無序跋，朱絲格，從《日記》中鈔錄詩五首，又鈔“言社”社員字號籍貫。後附錄他人詩數首，頗無緒。今藏上海圖書館。

#### (八)《越縵堂詩詞稿》不分卷

稿藏國家圖書館。一冊。僅親筆詩《自題湖塘村居圖四首》、《子宜弟瀕行再來走別賦此送之》、《金菊對芙蓉》六首。

#### (九)《湖塘林館駢體文》一卷

兩種。一是友人何澄輯刻，收友朋中傳鈔駢體文三十二篇，刊於光緒十年，再刊於十四年，增書劄兩通。

一是自訂。光緒十五年王先謙刻《國朝十家四六文鈔》，越縵從《日記》中錄出駢體文三十篇名《湖塘林館駢體文》，寄呈王氏。與何刻本不同者十二篇。

#### (十)《越縵堂駢體文》四卷

清王彥威輯，清曾之撰編，曾樸校。收文一百篇，為越縵駢文總匯。末附散體文一卷。刊於光緒二十三年。王、曾皆越縵舊交。原稿現藏上海圖書館，殘存第二卷。

#### (十一)《越縵堂文鈔》不分卷

輯者不詳。無序跋，收散文五十篇，校勘不精，誤字較多。民國二年禹域新聞社鉛印本，收入《禹域叢書》第一種。

國家圖書館藏平步青安越堂鈔本《越縵堂詩文鈔》，所收文章篇目與此《越縵堂文鈔》基本相同，疑此《文鈔》即從平氏鈔本而出。

### （十二）《越縵堂文集》十二卷

王重民輯。收散體文一百三十四篇，見於《越縵堂文鈔》者皆未收入。民國十九年北平圖書館排印。1971年臺北華文書局、1975年臺灣文海出版社之《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皆據此影印。

### （十三）《越縵堂駢散文類鈔》三冊

清楊越輯。楊，會稽人，曾館越縵堂。稿本三冊，今藏浙江圖書館。第一冊卷首有楊越民國十六年序，云從《日記》及平步青處鈔得文二百八十二首，定為《越縵堂文集》六卷、《湖塘林館駢體文》四卷，未付梓。前有《越縵堂文集目錄》、《湖塘林館駢體文目錄》，然實際鈔文三十餘篇。第一冊末並附《越縵堂駢散文類鈔目錄》。第二冊封面題有“上卷”，第三冊封面題有“下卷”，審第二、第三冊筆迹，與第一冊不同，乃越縵親筆。第二冊末有“棟山讀過”朱印，知平步青曾閱。楊越為平步青門弟子。所錄文章亦非如目錄所示，頗有曾之撰《越縵堂駢體文》、王重民《越縵堂文集》未收者。

### （十四）《蘿庵遊賞小志》一卷

越縵同治元年居京，憶越中山水而作，與《日記》偶有重合。其稿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及上海圖書館現各藏一部，上圖所藏有顧廷龍跋<sup>①</sup>。

民國元年沈氏晨風閣排印。民國初年進步書局石印《筆記小說大觀》收入，1984年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筆記小說大觀》復據此影印，內封頁有王文濡撰《蘿庵遊賞小志提要》。1996年臺北新文豐圖書有限公司之《叢書集成三編》據此影印。

### （十五）《越縵堂雜著》不分卷

清鈔本，五冊，無序跋題識，今藏浙江圖書館。從《日記》中雜錄詩文詞、聯語，未附詩話三十餘則。

### （十六）《越縵堂所著書》不分卷

稿藏上海圖書館。包括《湖塘林館駢體文鈔》存卷一至二，《李氏譜略》

<sup>①</sup> 《顧廷龍文集》，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105頁。

一卷，《白華絳柎閣詩集》十卷，存卷五至八，《越縵堂詩文集》不分卷，《越縵山房叢稿》一卷，《越縵山房叢稿棄餘》一卷，《蘿庵日鈔》不分卷，《蘿庵遊賞小志》一卷，《柯山漫錄》殘存卷六至七，《越中先賢祠目序例》一卷。

### （十七）《李慈銘未刊稿》

清鈔本，無序跋題識。二冊，今藏浙江圖書館。收墓志銘、壽序、書劄三十篇，有《駢體文》、《文集》所未收者。

### （十八）《越縵堂時文書劄》一冊

越縵主講天津問津書院時課士文六篇、書劄兩通。卷首有介竹氏及趙士琛之《弁言》。宣統三年天津華新印刷局排印。

紹興圖書館藏有《越縵堂袖中書目錄》一冊，清鈔本。品評周壽昌、王先謙、孫衣言、潘祖蔭、俞樾、張之洞、袁昶、沈曾植、許景澄等十八人與越縵手書十八條，作者未知。後附錄越縵詩九首、葉景葵題詩六首。

### （十九）《霞川花隱詞》不分卷

越縵手訂。光緒二十五年刊本，與樊增祥詞合為《二家詞鈔》。民國二十九年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印，又從《日記》中補輯四十四首，末附吳汝霖跋。1963年香港太平書社《清名家詞》、1966年臺北鼎文書局《中國學術類編·清詞別集》均收此影印本。

民國二十年商務印書館排印本《越縵堂詞錄》二卷，由雲龍整理，實乃《二家詞鈔》本，刪去卷首越縵自序。1974年臺北商務印書館《人人文庫》收入。

又，1973年臺北鼎文出版社《國學名著珍本會刊》收入影印本《越縵堂詩詞集》二冊，包括《白華絳柎閣詩集》十卷、《杏花香雪齋詩》十卷、《越縵堂詞錄》二卷。

### （廿）《松下集》

早年詩詞集，已佚，其中收入《霞川花隱詞》者十三闕。國家圖書館所藏《杏花香雪齋詩鈔》自序云：

予在家塾，隨侍王父暨先父及從師友所作之詩不下一二百首，定名為《松下集》。因遭洪楊兵燹，廬舍燼付劫灰，稿亦隨之淹沒。<sup>①</sup>

① 《杏花香雪齋詩抄》自序。

### (廿一)《越縵生樂府外集》

據國家圖書館藏平步青安越堂鈔本《越縵堂書錄》稱，李慈銘著有《桃花聖解盒樂府》十二種，包括：《桃花扇》六齣，演繹崔護故事；《第一仙人》八齣，一名《玉京游》，演盧儲故事；《樊川夢》四齣，演杜牧故事；《睢陽笛》十八齣，演張巡故事；《酒口緣》廿四齣，演李變故事；《明食記》十二齣，演馬用事；《龍游俠》十八齣，演裴仲先事；《西川茅》八齣，演韋奉事；《仙簫緣》卅四齣，演玉仙死事；《雲陽狩》一名《升仙臺》；《秋夢》；《舟觀》。

但今所傳者僅《秋夢》、《舟觀》二種，刊於光緒三十三年《小說林》第二、三期。後合為《越縵生樂府外集》，又名《桃花聖解盒樂府》，有自序、陶存煦序及周星譽跋。民國元年蕭山鍾駿文崇實齋校刊。不分卷，一冊，扉頁有“越縵堂稿本《桃花聖解盒樂府》，崇實齋校刻”。收入阿英《晚清文學叢鈔·傳奇雜劇卷》附卷，1962年中華書局排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有陳雲坡贈趙景深先生《越縵生樂府外集》鈔本一冊，扉頁有“景師惠存，陳雲坡持奉。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有“趙景深藏書印”。

王重民於《李越縵著述考》中云：“《桃花聖解盒樂府》與《越縵生樂府外集》，未知是否即為一書？”筆者仔細查閱，二者實為一書。

### (廿二)《越縵堂詩話》三卷

蔣瑞藻輯並序，徐珂校。析出《日記》中論詩文字百餘條。

民國十四年商務印書館排印，並於民國十九年三版。1987年臺北新文豐書局《清詩話訪佚初編》、2004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中國詩話珍本叢書》皆據此書影印。

又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有《越縵堂詩話》鈔本，復旦大學圖書館也藏有《越縵堂文話》鈔本一冊，皆佚名者據《日記》撮錄。

### (廿三)《越縵堂菊話》

張次谿輯。從《日記》中摘出關於京師歌郎資料十九條、文兩篇、詩二十三首、詞十二闕。前有趙元禮、雲史、孫雄題詩。民國二十三年北平遼雅齋書店排印。1988年中國戲劇出版社《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收入。

### (廿四)《越縵堂日記說詩全編》

張寅彭、周容輯。將《越縵堂日記》中詩作、詩評文字輯出，分內編紀事、

評論兩門及外編作詩門。2010年鳳凰出版社出版。

另外，越縵致友朋手劄，今存者尚有如下：

《名流手劄·李尊客致吳子修劄》五通，今藏浙江圖書館。

《尺牘二冊·李尊客致陶心雲》十通，稿藏浙江圖書館。

《越縵堂書劄》一冊。稿藏國家圖書館。多家書及致陶潛宣、王繼香劄。有《芳郊花柳編》、《奏為瀝陳病狀懇恩開缺恭摺》。

《二李書劄》一冊。稿藏國家圖書館。李文田與越縵劄合稿，末附張之洞劄二通。其中越縵手書六通，皆致潘祖蔭。

《八家詩翰書劄》，稿藏國家圖書館。中有越縵致桑叔雅二通、致徐花農一通。

《十四家書劄》，稿藏國家圖書館。中有越縵致潘祖蔭二通。

《越縵堂書劄詩翰不分卷》二冊，稿藏國家圖書館。多與王繼香，其中包括光緒二十年中秋與王繼香、鮑臨劄。

《李蕪客尺牘真蹟》一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越縵堂雜著·函稿》二冊，中科院圖書館藏。

越縵亦校訂書籍，目前所見有《文選樓藏書記》、《周易二閭記》、《周易小義》、《尚書後案》等。

### 附錄三 《越縵堂書目》

越縵藏書近千種，丹黃手校題跋者二百餘種，素為學界所重。民國六年，越縵子承侯病逝，其藏書不能終守，封入二十八隻木箱，待價而沽。時浙江圖書館、金梁等皆有購藏之意，後由越中錢肆經理胡某斥萬金購之，欲售與日人，未知日人所重者乃宋元精槧，復轉售陸姓。民國十七年，蔡元培作介，由時國立北平圖書館購藏，批校本入藏善本庫，餘皆入普通古籍庫。越縵曾稱：濠湖陳氏家藏有盧抱經手校殿本十三經、二十二史，皆人間之寶，在在皆有神物護持。而其書完整入藏北平圖書館，手校之二百餘種，經王重民、王利器悉心整理出版，亦可謂有神物護持。越縵生前未作藏書目錄，傳鈔本《越縵堂書目》，源自入箱時所鈔之書名、冊數、版本，僅見復旦大學圖書館藏一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兩部、南京圖書館藏數部。現整理復旦大學圖書館所藏《越縵堂書目》，誤字徑改，不出校記，限於學識，未能盡善，懇請方家正之。

#### 第一箱

- 禮記注疏 二十冊 殿本  
周禮注疏 十四冊 殿本  
毛詩注疏 十二冊 殿本 白紙  
儀禮古今文疏義 四冊 求是草堂原刻本  
儀禮注疏詳校 四冊 抱經堂叢書本  
禮記集說 十冊 嘉慶十年仿宋刻本  
儀禮注疏 十冊 殿本  
左傳注疏 二十冊 殿本 初印  
周禮補注 四冊 呂飛鵬 原刻本  
禮記訓纂 八冊 朱彬 原刻本  
周禮正義、爾雅正義合刻 八冊 清芬閣本  
儀禮義疏 三十二冊 繡殿本 白紙



周官義疏 二十四册 同上  
 儀禮義疏 二十八册 同上  
 手校凌氏禮經釋例 六册 文選樓本

十五種二百零四本

## 第二箱

段氏周禮漢讀考 二册 手鈔補儀禮漢讀考 並有手跋 經韻樓初印本  
 儀禮證訛 三册 金曰追 乾隆戊申原刻本  
 禮說附大學說 六册 惠士奇 蘭陔書屋原刻本  
 群經宮室圖 二册 焦循 半九書塾  
 三禮圖 二册 通志堂原刻本  
 儀禮圖 二册 張惠言 阮氏原刻本  
 弁服釋禮 三册 任大椿 原刻本  
 手校五服釋例 六册 夏燮 自刻本  
 儀禮經傳通解並續 二十册 法重刻本  
 手校禮記正義 二十册 胡培翬 原刻本  
 禮箋 二册 金榜 游文齋原刊本  
 大戴禮記 二册 雅雨堂書本  
 尚書注疏附校勘記 十册 南昌府學重刊宋本  
 今文尚書經說考 二册 陳喬樞 原刻本  
 古文尚書注 一册 問字堂本  
 尚書古文疏證 十册 振綺堂補印本  
 手校尚書後案附後辨 六册 頤志堂原刻本  
 段氏古文尚書撰異 六册 經韻樓本  
 戴東原集 又戴氏年譜 六册 同上  
 詩說解頤 十册 明季本 明刻本  
 尚書今注音疏 八册 原刻本 篆字本

## 第三箱

春秋穀梁經傳補注 八册 鍾文烝 家刻本  
 十三經異同條辨 六册 清魯學孟鈔本  
 詩經三家注疏 一册 清周曰庠鈔本 不全  
 左傳賈服注輯述 六册 李貽德 原刻本  
 手校春秋世本圖譜 一册 乾隆壬子刻本

- 手校春秋闕如編 六册 焦袁熹  
春秋說略 又春秋比 四册 郝懿行  
春秋地名考略 三册 高士奇 原刻  
春秋經傳集解 十六册 通行本  
左傳詁 十六册 洪亮吉 原刻本  
春秋穀梁傳時月日書法釋例 十六册 許桂林 原刻本  
爾雅古注斛三册 附蘭如詩鈔 葉蘭如女士 半畝園叢書本  
小爾雅疏二册 王煦 鑿翠山莊本 有手跋  
周易二間記 一册 茹敦和 紹興先正遺書本  
周易小義 一册 同上  
周易述 六册 惠棟 雅雨堂叢書本  
周易集解 四册 木瀆周氏枕經堂叢書本  
周易虞氏義 又周易虞氏消息 四册 張惠言 阮元瑯嬛仙館本  
虞氏易又 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 四册 張惠言 道光元年合河唐氏  
刻本  
誠齋易傳 六册 聚珍福本  
御纂周易折中 十册 殿本  
拾雅 十二册 夏味堂 原本  
手校別雅 吳玉搢 督經堂本 五册  
駢雅訓纂附序目 八册 有不爲齋原刻本  
廣雅疏證附博雅音 十二册 原刻本  
九穀考釋藜 一册 通藝堂原刻本  
弟子職注 一册 孫同元 原刻本  
孟子正義 十二册 焦循 半九書塾原刻本  
論語廣注 二册 畢憲曾 培遠堂本  
論語古訓 二册 陳鱣 原刻本  
四書拾義 二册 胡紹勳 道光甲午刻本  
爾雅郭注補正 一册 翟灝 自刻本  
手校爾雅義疏 七册 郝懿行 木犀香館本 有手跋  
爾雅疏 二册 歸安陸氏十萬卷樓本  
爾雅正義 十册 邵晉涵 面水層軒原刻本  
陸氏爾雅新義 四册 三間草堂本  
小爾雅訓纂一册 宋翔鳳 浮谿精舍原刻本  
經傳釋詞 二册 王引之 家刻本

- 通雅 十六册 明方以智  
 四書釋地附釋地續 又孔廟從祀末儀 孟子生卒年月考 三册 閻若  
 璩 眷西堂原刻本  
 四書典故辨正 四册 周炳中 原刻本  
 四書考異 八册 翟灝 無不宜齋原刻本  
 論語後案 六册 黃式三 活字版本  
 四書集注 吳志忠校 原刻本  
 四書改錯 毛奇齡 嘉慶辛未重刊本  
 孟子趙注附音義 微波榭原刻本

四十六種二百四十三册

#### 第四箱

- 質疑 一册 任泰 活字版本 有手跋  
 群經義證 一册 武億 授堂原刻本 有手跋  
 古經解鈎沉 十册 余蕭客 原刻本  
 禮記集說 三十六册 通志堂叢本  
 十三經札記 五册 朱亦棟 原刻本  
 經義雜記附序錄 八册 臧琳 拜經堂刻本  
 十三經注疏校勘記 六十册 阮元 原刻單行本  
 經義考 四十八册 朱彝尊 揚州馬氏刻本  
 讀禮通考 四十册 徐乾學 冠山堂原刻本  
 通介堂經說 五册 徐灝 原刻本  
 禮記附禮圖 十六册 宋陳祥道 明刻本  
 經典釋文 十二册 抱經堂叢書本

十二種二百二十四册

#### 第五箱

- 唐六典 八册 倭本  
 胡注資治通鑑附釋文辨誤 一百册 胡三省 鄱陽胡氏原刻本  
 手校續資治通鑑 六十四册 畢沅 德裕堂原刻本  
 涑水紀聞 四册 聚珍版本  
 手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乙集 十册 聚珍版本  
 宋朝事實 十册 聚珍版本

六種一百九十六册

## 第六箱

- 保越錄一冊 傅氏校刊 吳氏瓶華齋本  
越絕書 二冊 漢魏叢書本  
吳越備史 二冊 掃葉山房本 有手跋  
蠻書 一冊 唐樊綽 武英殿聚珍版本  
史記索隱 三冊 掃葉山房本  
五代史補闕文 一冊 掃葉山房本 有手跋  
漢書地理志校本 二冊 汪遠孫 振綺堂  
後漢補注 四冊 惠棟 德裕堂本 有手跋  
東觀漢記 二冊 桐華館初印本  
手校史記志疑 十冊 梁玉繩 自刻本  
手校西夏紀事本末 四冊 張鑑 江蘇局刻本  
繹史 四十冊 馬驢 原刻本  
史通通釋 八冊 浦起龍 原刻本 有手跋  
史通評釋 四冊 明刻本  
手校廿二史考異 附拾遺 諸史拾遺 二十四冊 錢大昕 原刻本  
手校十七史商榷 十六冊 王鳴盛 乾隆丁未自刻本  
廿二史劄記 十冊 趙翼 原刻本  
手校錢唐遺事 二冊 掃葉山房本  
手校東都事略 十六冊 明刻本  
東都事略 宋王偁 掃葉山房本 八冊  
南宋書 六冊 明錢士升 掃葉山房本  
契丹國志大金國志 四冊 掃葉山房本  
元史類編 八冊 邵遠平 通行本  
元史 三十冊 南監本 闕列傳卷四十八之九十七  
二十四種二百零八冊

## 第七箱

- 手校漢書 二十四冊 汲古閣本  
手校宋書 二十四冊 汲古閣本  
手校晉書 三十冊 汲古閣本  
手校新唐書 四十八冊 汲古閣本  
手校史記集解 十六冊 汲古閣本

史記 十四册 掃葉山房本  
 手校三國志 十册 汲古閣本  
 三國志 二十册 南監本  
 手校隋書 十二册 汲古閣本  
 手校南史 十八册 汲古閣本  
 手校北史 三十册 汲古閣本  
 手校漢書 二十四册 汲古閣本  
 手校後漢書 十八册 汲古閣本

十三種二百八十八册

### 第八箱

手校梁書 八册 南監本  
 手校新五代史 八册 汲古閣本  
 陳書四册 南監本  
 手校魏書 二十四册 汲古閣本  
 周書 八册 殿本  
 南齊書 八册 殿本  
 北齊書 八册 北監本  
 遼史 十二册 南監本  
 金史 二十册 南監本  
 西漢會要 八册 武英殿聚珍版本  
 唐會要 二十四册 武英殿聚珍版本  
 十六國春秋 十册 明刻本  
 手校南唐書注 十册 道光壬午刻本  
 南唐書合刻 四册 振鷺堂本  
 新五代史補注 三十二册 彭元瑞 劉鳳浩 原刻初印本  
 手校梁書 八册 南監本  
 手校新五代史 八册 汲古閣本  
 陳書 四册 南監本  
 手校魏書 二十四册 汲古閣本  
 周書 八册 殿本  
 南齊書 八册 殿本  
 北齊書 八册 北監本  
 遼史 十二册 南監本

金史 二十冊 南監本  
西漢會要 八冊 武英殿聚珍版本

二十五種二百九十六冊

### 第九箱

手校舊唐書 四十冊 浙江局刻本  
續唐書 十冊 陳鱣 道光四年自刻本  
漢書注校補 十四冊 周氏小對竹軒新刻本  
七家後漢書 六冊 光緒十年原刻本  
十國春秋附拾遺 十六冊 吳任臣、周昂、顧氏刻本  
舊五代史 十六冊 湖北局刻本  
明史稿 八十冊 自刻本  
明紀 二十冊 江蘇局刻本  
魏書校勘記 一冊 王先謙 長沙王氏新刻本  
隋書經籍志 二冊 南監本  
明宰輔七卿年表一冊 北監本

十一種二百零六冊

### 第十箱

勝朝殉節諸臣錄 五冊 繡殿本  
綏寇紀略 八冊 吳偉業 照曠閣本  
野獲編 二十冊 明沈德符 道光丁未姚氏刻本  
弇山堂別集 二十四冊 王世貞 明刻本  
勸學篇 一冊 張之洞 張氏原刻本  
手校道德經考異 一冊 畢沅 經訓堂叢書本 有手跋  
國語三君注輯存 五冊 汪遠孫 汪氏振綺堂刻本  
紀元彙考 一冊 知不足齋刻本  
世本輯補 六冊 秦嘉謨 嘉慶戊寅原刻本  
明列卿記 四十八冊 明雷禮 明刻本  
明殿閣部院大臣年表 一冊 明許重熙 明刻本  
晏子春秋 一冊 孫星衍音義 陽湖孫氏校刻本  
戰國策釋地 一冊 張琦 原刻本 有校語  
手校戰國策 五冊 湖北局刻本  
手校國語 五冊 湖北局刻本

手校國策 五册 雅雨堂叢書本 有手跋  
 國語解 四册 詩禮堂刻本  
 國語正義 八册 董增齡 式訓堂本  
 朱子語類 三十册 宋黎靖德編 清刻本  
 孫吳司馬法 一册 淮南書局重刻本  
 景宋本鄧析子 一册 譚氏刻本  
 荀子集解 六册 王先謙 自刻本  
 鐵華館叢書 六册 莊氏刻本  
 太玄經集注 四册 五柳居本  
 管子校正 四册 同治壬申原刻本  
 抱朴子 八册 平津館叢書本  
 管子校正 一册 同治壬申原刻本  
 仿宋本管子 四册 光緒五年景刻本  
 管子義證 二册 嘉慶己卯原刻本  
 楊子法言 一册 秦氏仿宋本  
 太上感應篇注 一册 惠棟 敬恕堂原刻本  
 手校呂氏春秋 六册 經訓堂叢書本  
 手校淮南子 四册 武進莊氏原刻本 有手跋  
 五臣音注楊子法言 一册  
 韓晏合刻 八册 道光乙巳揚州汪氏重刻本

三十五種二百三十六册

### 第十一箱

祁忠惠公集 四册 明祁彪佳 山陰杜氏刻本  
 謝宣城集 二册 閬陽郭氏輯刻本  
 王陽明先生文鈔 六册 張問達編輯本  
 傅忠肅公文集 三册 光緒癸未大興傅氏刻本  
 王陽明先生別集 十二册 明刻本  
 思舊錄 又明夷待訪錄 二册 黃宗羲 餘姚王氏重刻本  
 黃梨洲先生年譜 一册 黃炳屋 自刻本  
 顏魯公文集 二册 嘉慶七年顏氏刻本  
 歐陽文公圭齋集 六册 道光十四年重刻本  
 劉子全書 十六册 董瑒 上虞王氏校刻本  
 劉子全書遺編 八册 沈復燦 道光戊戌原刻本

深寧先生文鈔附摭餘編 八冊 道光己丑刻本  
祁忠惠公集 四冊 杜氏刻本  
倪文貞公集 八冊 倪氏原刻本  
傳家集 十冊 宋司馬光 桂林陳氏刻本  
宋學士全集 二十冊 明宋濂 明刻本  
放翁全集 四十六冊 宋陸游 汲古閣本  
朱子大全集 四十八冊 康熙戊戌重刻本

十八種二百零八冊

## 第十二箱

陳簡莊集 二冊 陳鱣 原刻本  
晚學集 一冊 桂馥 嘉慶丙辰刻本  
遂初堂文集 十六冊 潘耒 原刻本  
陳司業集 四冊 陳祖範 乾隆甲申原刻本 有手跋  
天真閣集 八冊 孫原湘 原刻本 有手跋  
手校道古堂集 十八冊 杭世駿 原刻本  
西湖合集 九十一冊 毛奇齡 原刻本 缺九種  
擘經室集 二十四冊 阮元 文選樓刻本  
洪北江集 十六冊 洪亮吉 原刻本 有批校  
手校曉讀書齋初二三四錄 又伊犁日記 又天山客話 又外家紀聞  
又兩晉南北史樂府 又鮎軒外集 又史目表 四冊 洪亮吉原刻本  
手校清白士集 八冊 梁玉繩 原刻本  
潛研堂文集 十二冊 錢大昕 原刻本  
校禮堂集 六冊 凌廷堪 原刻本 有校語

十三種二百零八冊

## 第十三箱

宋景文集 十二冊 宋宋祁 福建聚珍本  
浮谿集 八冊 宋汪藻 同上  
公是集 十冊 宋劉敞 同上  
毗陵集 四冊 同上  
手校樊川文集 又外集別集 六冊 清仿宋刻本 有手跋  
范忠宣集 六冊 范氏歲寒堂刻本 有手跋  
松雪齋集 又外集別集 四冊 康熙癸丑曹氏刻本



陸宣公全集 八册 道光丁未重刻本  
 韓柳文 十六册 明宣城刻本 柳文鈔補一本  
 胡文恭集 八册 宋胡宿 武英殿聚珍本  
 李太白集 十二册 吳門繆曰已重刻宋本  
 吳淵穎集 又附錄 四册 元吳萊 明重刻本  
 陶淵明集 三册 陶氏稷山樓重刻汲古閣本  
 文定集 十二册 宋汪應辰 武英殿聚珍版本  
 牧庵集 二十册 宋姚燧 同上  
 柯山集 四册 宋張耒 同上  
 南澗甲乙稿 八册 宋韓元吉 同上  
 攻媿集 二十四册 宋樓鑰 袖珍福  
 華陽集 五册 宋王珪 袖珍福本 有批稿  
 陶淵明集 四册 汲古閣仿宋大字本  
 陶山集 四册 宋陸佃 武英殿袖珍版本  
 止堂集 四册 宋彭龜年 袖珍福本  
 恥堂存稿 六册 宋高斯得 武英殿袖珍福本  
 雪山集 十册 宋王質 同上  
 金淵集 一册 元仇達 武英殿聚珍福本 同上

二十四種一百九十九册

#### 第十四箱

手批柳河東集注 明蔣之翹注 明刻本 有手跋 十二册  
 蘇魏公文集 十二册 道光壬寅蘇氏重刻本  
 茗柯文 附竹鄰遺稿 齊物論齋賦 安甫遺學 雲在文稿 四册 張  
 惠言 道光三年山陰楊紹忞原刻本  
 李忠定公集選 十六册 明李氏家刻本  
 手校思適齋集 四册 顧廣圻 道光己酉上海徐氏刻本 有手鈔補  
 並有手跋數通  
 手校石笥山房集 十册 胡天游 咸豐二年重刻本 有手跋  
 鶴泉文鈔 四册 戚學標 嘉慶癸酉刻本 有手跋  
 手批東溟文集 十一册 附識小錄 姚瑩 原刻本有手跋  
 徐文長文集  
 手批大雲山房文稿初二集 嘉慶二十年盧氏刻本 有手跋 八册  
 手批鮎埼亭集 附經史問答 二十册 全祖望 餘姚史氏原刻本

- 手批曝書亭集 二十册 朱彝尊 原刻本  
手批春融堂集 二十册 王昶 嘉慶丁卯家刻本 有手跋  
手校鮎埼亭外集 十六册 嘉慶辛未刻本 有手跋  
孟鄰堂文鈔 六册 楊椿 原刻本  
遜志齋集 十六册 明方孝孺 同治癸酉重刻本  
手批劉禮部集 六册 劉逢祿 道光十年自刻本 有手跋  
手批元遺山全集 十六册 金元好問 光緒二年靈石楊氏刻本  
心止居集 二册 楊夢符 原刻本 有手跋  
手批鮎埼亭詩集 一册 原刻本 有手跋  
手批邃雅堂集 五册 姚文田 道光十年原刻本 有手跋  
居易堂集 六册 徐枋 原刻本  
有學集 二十四册 錢牧齋 原刻本

二十三種二百四十三册

### 第十五箱

- 手批龔定盦集 三册 龔自珍 同治七年原刻本  
手批汀鷺文鈔 二册 楊傳第 原刻本  
手批曾文正公文鈔 四册 同治十一年蘇州刻本 有手跋  
經德堂文集 三册 龍啟瑞 光緒四年家刻本 有手跋  
存硯樓集 八册 儲大文 光緒元年刻本  
蔡中郎集 六册 楊氏海源閣仿宋本  
手批小謨觴館集 四册 彭兆蓀 同治甲戌重刻本  
任松鄉文集 四册 元任士林 光緒庚寅補刻本  
張太岳集 十六册 明張居正重刻本  
姜先生集 十八册 姜宸英 光緒己丑重刻本  
麟角集 一册 唐王榮 光緒十年王氏天壤閣刻本  
黃御史集附錄一卷 二册 唐黃滔 王氏天壤閣景宋本  
初唐四傑集 三册 淮南書局重刻本  
陳左海全集 二十四册 三山陳氏家刻本  
第六絃谿文鈔 二册 黃廷鑑 後知不足齋本  
黃忠端全集 二十四册 明黃道周 道光  
手批復初齋集 八册 翁方綱 光緒丁丑閩中重刻本  
李衛公文集 六册 光緒十六年湖州朱氏刻本  
手批衍石齋記事稿並續稿 二十一册 錢儀吉 繙刻

手批衍石齋記事稿 五册 錢儀吉 原刻初印本 有手跋  
 湛園未定稿 六册 姜宸英 寒閣刻本  
 南雷文約 四册 黃宗羲 鄭氏原刻本  
 研六室文鈔 四册 胡培翬 道光十七年經川書院刻本  
 方望谿全集附年譜 十四册 方苞 咸豐元年戴鈞衡  
 寒支初二集 十六册 李世熊 活字刻本  
 存悔齋集又外集 十册 劉鳳誥 道光庚寅原刻本

二十七種二百二十二册

### 第十六箱

六唐人詩 四册 汲古閣本  
 唐四名家集 二册 寒松堂刻本  
 手批全唐詩錄 二十四册 徐倬編 通行本  
 宋詩鈔 二十四册 吳之振 通行本  
 山谷全集 二十册 翁方綱校刻本  
 中州集 六册 汲古閣本 金元好問  
 宋詩紀事 四十册 厲鶚 原刻本  
 王荊公詩集 八册 李璧注 日本刻本  
 手批蘇詩補注 二十六册 查慎行注 原刻本  
 唐詩紀事 十二册 計有功 重刻汲古閣本  
 元詩選初二三集 三十二册 顧嗣立 秀野草堂原刻本  
 王右丞集 六册 趙殿臣箋注 通本  
 錢注杜詩 八册 錢謙益注 錢氏原刻本  
 施注蘇詩 十六册 宋施元之注 顧氏刻本

十四種二百十八册

### 第十七箱

審音鑑古錄 八册 道光間刻  
 手批吳梅村詩集 六册 吳翌鳳箋注 滄浪吟榭原刻本  
 手批吳梅村詩集 七册 同上 未全  
 手批元遺山詩集 四册 重刻汲古閣本 有手跋  
 玉臺新詠 四册 馮班刻本  
 秣陵集 四册 陳文述 自刻本  
 漱玉堂三種傳奇 六册 蘇門嘯侶

- 南宋雜事詩 三册 原刻本  
手批玉蘭詞靈芬詞合刻 四册 光緒六年仁和許氏刻本  
白石道人詞並歌曲 四册 光緒十年仁和許氏刻本  
樂府詩集 十六册 郭茂倩 汲古後印本  
元詩選癸集 十册 秀野草堂原刻本  
高青丘大全集 四册 竹素園刻本  
手批明詩綜 二十五册 小長蘆原刻本  
道援堂集 十二册 屈大均 原刻本  
手批絕妙好詞箋附詞選 三册 會稽章氏刻本  
姜白石詩詞合集 二册 乾隆癸亥陸氏仿宋本 有手跋  
會稽掇英總集 四册 宋孔延之 道光辛巳山陰杜氏刻本  
芸香館遺詩 一册 那遜蘭女史 盛氏原刻本  
李長吉集 二册 光緒十八年羊城朱墨印本  
燕子箋 二册 百子山樵原刻 後有詩又有跋  
手批天籟集 一册 元白樸 四印齋刻本  
手批金梁夢月詞 附懷夢詞 一册 周之琦 原刻本  
越三子集 一册 滂喜齋刻本  
手批唐人萬首絕句自選 二册 王氏原刻本  
牡丹亭還魂記 二册 同治庚午原刻本  
宋六十名家詞 二十八册 光緒戊子錢唐汪氏重刻汲古閣本  
手批越風 十二册 商盤 原刻本 有手跋  
蟻術詞選 二册 邵亨貞 原刻本  
樊榭山房集 又續集 四册 自刻本  
晁具茨集 二册 晁沖之 清孫氏重刻宋本  
手批古詩選 八册 王士禛 王氏原刻本 有手跋  
詞律附拾遺 又校勘記 十七册 萬樹 原刻本  
吟風閣詞曲譜 六册 楊潮觀 嘉慶庚辰刻本  
景宋淳熙鄂州本花間集 一册 四印齋刊本  
四印齋所刻詞 附南宋四名臣詞集 十册 光緒戊子臨桂王氏刻本  
宋元三十一家詞 四册 光緒戊子臨桂王氏刻本

三十七種二百三十一册

## 第十八箱

廣韻 五册 澤存堂張氏重刻本

- 玉篇 三册 同上
- 龍龕手鑑 六册 遼釋行均 張丹鳴刻本
- 說文辨字正俗 四册 李富孫 同治九年刻本
- 倉頡篇 一册 孫星衍 岱南閣本
- 玉篇 二册 鄧顯鶴重刻張本
- 廣韻 二册 同上
- 說文解字解韻詮 十四册 錢坫 嘉慶丁卯原刻本
- 說文校義 四册 姚文田 嚴可均 歸安姚氏景繙四類堂本
- 韻補 二册 靈石楊氏連筠篴叢書本
- 說文群經正字 十一册 邵瑛 原刻本
- 劉炫規杜持平 連上同上
- 說文繫傳附校勘記 八册 南唐徐鍇 壽陽徐氏刻本
- 說文引經異字 一册 歙吳雲蒸原刻本
- 釋名疏證篆字二本 三册 經訓堂叢書本
- 說文句讀 十六册 王筠原刻本
- 說文釋例 十五册 同上
- 漢學諧聲 四册 戚學標 原刻本
- 芸香館重刻正字略 一册 道光己酉許氏刻本
- 手校說文蠹箋 一册 道光庚子重刻本 有手跋 又有陳壽祺跋
- 說文聲訂 二册 苗夔 道光辛酉自刻本
- 古籀拾遺 一册 孫詒讓 自刻本
- 手校段注說文 十六册 經韻樓本
- 說文段注訂 二册 鈕樹玉 同治五年原刻本
- 手校小學類篇 一册 咸豐二年原刻本
- 手校說文逸字 鄭珍 附錄一卷補遺一卷 一册 莫友芝家刻本
- 手校說文木部箋異 一册 同治二年原刻本
- 說文新附考 二册 鈕樹玉 同治戊辰原刻本
- 字林考逸 一册 任大椿 燕禧堂原刻本
- 重刊宋本說文 一册 平津館刻本
- 集韻 十册 嘉慶甲戌顧廣圻校補刻本
- 漢魏音 一册 洪亮吉 洪氏自刻本
- 字學三書 四册 道光辛丑重刊本
- 文字蒙求 一册 王筠 後知不足齋重刻本
- 古韻標準 二册 江永 乾隆辛卯刻本

復古編 宋張有 附張先安陸集 六册 乾隆辛丑安邑葛氏本  
說文義證 三十二册 桂馥 湖北局刻本  
小學鈎沉 二册 任大椿 山陰任氏刻本  
述均 二册 夏燮 自刻本  
音學五書 十二册 原刻本

四十種一百九十八册

### 第十九箱

手批漢學師承記 二册 嘉慶戊寅刻本  
鹽鐵論 附考證 三册 岱南閣刻本  
群書拾補 八册 盧文弨 抱經堂叢書刻本  
說苑 二册 王謨 漢魏叢書本  
竹書紀年統箋 二册 徐位山 徐氏六種本  
五家年譜 一册 錢大昕 潛研堂叢書本  
閩潛邱年譜 一册 張穆 壽陽徐氏刻本  
手校顧亭林年譜 一册 同上  
四裔編年表 四册 林樂知、嚴良勳同譯 江南製造局本  
蛾術編 十八册 王鳴盛 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卷首有批  
先聖生卒年月考 一册 孔廣牧 原刻本  
手校讀書脞錄又續編 三册 嘉慶己未自刻本  
手校曝書雜記 一册 錢泰吉 別下齋刻本  
手校群書疑辨 四册 萬斯同 嘉慶丙子刻本 有手跋  
家語疏證 一册 孫志祖 原刻本  
潛邱札記 六册 閻若璩 眷西堂本  
援鶉堂筆記 八册 姚範 嘉慶己卯家刻本 有手跋  
漢西域圖考 四册 李光廷 陽湖趙氏刻本  
亢藝堂全集 二册 孫廷璋 鈔本  
潛邱劄記 四册 原刻本  
稽古錄 四册 湖北書局刻本  
讀書雜誌 二十四册 王念孫 原刻本  
七緯 十册 趙在翰 福州趙氏小積山房刻本 有校語  
手校癸巳類稿 五册 俞正燮 原刻本 有手跋  
手校十駕齋養新錄 八册 錢大昕 原刻本  
抱經堂叢刻十種 十七册

- 抱經堂子書彙刻 十二種 內荀子及鍾山札記有校語 有手跋  
 左傳杜解補正 一冊 顧亭林 日本刻本  
 手校笠澤叢書 二冊 碧雲草堂仿宋重刻本  
 李氏周易集解、尚書大傳、周易乾鑿度、鄭氏周易、鄭司農集 八冊 雅  
 雨堂叢書本 內周易集解有校語  
 癸巳存稿 五冊 俞正燮 連筠篔本叢書  
 古今釋疑 十冊 方中履 汗青閣刻本  
 愛日精廬藏書志 十冊 張金吾 原刻本  
 翁注困學紀聞 十二冊 王應麟 翁氏原刻本  
 日知錄 十六冊 顧炎武 道光十四年西谿草堂重刻本  
 亭林遺書 十一冊 原刻本 左傳杜解補正有手校  
 章氏遺書 五冊 章學誠 道光癸巳刻本  
 經訓堂叢書 二十四冊 原刻本  
 茹三樵所著書 十二冊 茹敦和 原刻本  
 杭大宗七種叢書 一冊 原刻本 內續方言有校語  
 岱南閣叢書 三十六冊 原刻本  
 玲瓏山館叢書刻六種 十冊 道光二十年刻本  
 霽軒孔氏所著書 十冊 自刻本 內公羊春秋通義有手跋  
 宋名臣言行錄 十二冊 顧廣圻校 洪瑩仿宋刻本  
 水經注圖又附錄一冊 汪士鐸 原刻本  
 徐星伯所著書三種 八冊 張琦刻本  
 茗谿漁隱叢話 十冊 宋胡仔 續集 續谿胡氏校刻本  
 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合刻 二冊 乾隆丙申豫簪堂刻本  
 瀛寰志略 六冊 徐繼畲 道光戊申刻本  
 丹鉛總錄 十冊 明楊慎 明刻本  
 手批何氏學 二冊 何治運 嘉慶己卯原刻本  
 郡齋讀書志 六冊 汪刻宋本  
 野客叢書 六冊 宋王楙 明刻本  
 問津堂叢書 一函十冊  
 虞初新志 十冊 張潮 自刻本  
 陔餘叢考 十四冊 趙翼 原刻本  
 札璞 五冊 桂馥 小李山房刻本  
 校補金石例四種 六冊 楊本  
 雙名錄附疊雅 四冊 史夢蘭 同治年自刻本

卮林 周嬰 六册 湖海樓叢書本  
說文疑疑 二册 孔廣居 嘉慶壬戌詩禮堂本  
說文揭原 二册 張行孚 光緒十一年揚州重刻本  
羅堅白所著書 一册 羅振玉 光緒壬辰刻本  
皇朝輿地略 二册 六承如 同治二年粵刻本  
讀書叢錄 六册 洪頤煊 原刻本  
汗筠齋叢刻二種 五册  
省吾堂五種 十册 惠定宇 原刻本  
授堂遺書 十六册 武億 原刻本  
湖海樓叢書 十五册 蕭山陳氏刻本  
蜚雲閣叢書 八册 江聲 凌曙原刻本  
畿輔通志海防略 一册 局刻本  
朔方備乘圖說 一册 畿輔通志局刻本  
汪氏述學 一册 汪中 原刻本  
中外交涉類要表 二册 錢氏原刻本  
微波榭叢書另種 十七册  
帕米爾圖說 一册 許景澄 原刻本  
東湖叢記 三册 蔣光煦 雲自在龕叢刻本  
宋史藝文志補、補遼金元史藝文志 一册 抱經堂叢書本  
鮮虞中山國事表疆域圖說 一册 王先謙 光緒癸未自刻本  
洗冤錄詳義 二册 許榭校 光緒二年滂喜齋刻本  
藤陰雜記 二册 戴璐 光緒二年滂喜齋刻本  
珍藝宦遺書 五册 莊述祖 原刻本 不全  
竹汀日記 一册 劉燕庭評 滂喜齋刻本  
戴校水經注 十九册 杭聚珍本  
直齋書錄解題 十二册 杭聚珍本 有手跋  
蒙古游牧記 四册 張穆 同治六年壽陽祁氏刻本  
算學啟蒙 三册 道光己亥重刻宋本  
二十二子 八十七册 浙江局刻本  
朔方備乘、北徼彙編 二册 畿輔通志局刻本

八十九種六百七十九册

## 第二十箱

三通 二百三十八册 殿版後印本



雷氏叢書 十二册 雷學淇 道光癸未自刻本  
 疑年錄錢大昕、續疑年錄吳修、三續疑年錄陸心源、疑年錄補錢椒 六册 通行匯刻本

知不足齋叢書 二百四十册 鮑氏原刻後印本  
 嘯亭雜錄 十二册 汲修主人 光緒庚辰新刻本 有手批  
 文則 又赤城集 又周禮故書疏證 又儀禮古今文疏證 六册 台州叢書本

知服齋叢書 十册 順德龍氏刻本  
 二酉堂叢書 十册 張澍  
 拜經樓叢書 六册 吳騫 會稽章氏重刻本  
 梅津軒輯錄古逸書十種 十册 道光十四年刻本  
 滂喜齋所刻書十六種 十二册 初印本 內炳燭編有校語  
 經籍叢話 八十册 阮氏小琅嬛館刻本  
 五行大義 二册  
 負暄野錄 知不足齋叢書本

十三種六百四十五册

## 第二十一箱

手批山陰縣志 八册 嘉慶年修本  
 手批紹興府志 四十四册 乾隆五十三年李氏修本  
 論衡 六册 王充 明劉氏刻本  
 纂喜廬叢書 十四册 光緒十四年德清傅氏刻於日本  
 摭言 三册 唐王定保 雅雨堂本  
 手批乾隆府廳州縣圖志 十二册 洪亮吉 原刻本  
 華陽國志 四册 明吳氏刻本  
 手校列代名人年譜 十册 吳榮光 家刻本 內有補  
 惜抱軒尺牘 二册 咸豐五年刻本  
 明狀元圖考 二册 顧鼎臣孫祖訓彙編 咸豐六年福文書室重刻本  
 手批左傳讀本 十六册 同治八年重刻武英殿本  
 老學庵筆記殘本 一册 汲古閣本 有手跋  
 手校熙朝宰輔錄 一册 咸豐丁巳增訂本 有補 並有手跋  
 文心雕龍 二册 王謨刻本  
 列女傳補注 三册 王照圓 列仙傳校本 夢書原刻本  
 列女傳校注 二册 汪氏振綺堂刻本

顧廣圻列女傳 二册 文選樓刻本

吾學錄初編 八册 吳榮光 道光十二年自刻本 內有何子貞手書跋語

大清州縣名急就草 一册 彭翔履 通行本

元豐九域志 五册 乾隆四十九年馮氏刻本

海國圖志 二十四册 魏默深 自刻本

紅豆樹館書畫記 六册 陶樸 光緒八年刻本

藝文類聚 二十册 明刻大字本

初學記 徐堅 明陳大科刻本 十二册

歷代帝王年表 四册 重繙阮氏本

朱少師事實 二册 曾孫世衛編輯本

詞科掌錄 詞科餘話 六册 杭世駿 道古堂刻本

秦邊紀略 二册 李培輔 鈔本

皇朝謚法考 二册 同治三年刻本 後有補

手校明貢舉考略 四册 道光甲辰重刻本

紀曉嵐筆記五種 十册 光緒丙子盛氏刻本

戴校本水經注 十四册 戴氏遺書本 有校語

孫文定公南遊記 一册 守意龔刻本

穆天子傳 一册 五經歲編齋刻本

書記洞詮 二十八册 梅鼎祚 明刻本 有手跋

湖船錄 一册 厲鶚 續錄 丁午 錢唐丁氏刻本 有手跋

東城雜記 一册 厲鶚 振綺堂刻本 有手跋

洛陽伽藍記 一册 道光甲午吳氏刻本 有手跋

唐兩京城坊考 二册 徐松 連筠篔叢書本

客舍偶聞 一册 彭孫貽 鈔本

乾道臨安志 一册 竹書堂重刻宋本

平山堂圖志 四册 趙之璧 自刻本

寶真齋法書贊 十二册 岳珂 聚珍福本

蔡氏月令 四册 蔡邕 道光甲申王氏刻本

月令輯要 六册 殿本

學林 五册 宋王觀國 聚珍福本

禹貢錐指 十册 胡渭 康熙乙酉原刻本

輿地廣記 六册 歐陽忞 武英殿聚珍本

山海經箋疏 二册 阮氏琅嬛仙館刻本

- 元朝名臣事略 四册 元蘇天爵 聚珍福本  
 能改齋漫錄 八册 吳曾 同上  
 唐語林 四册 宋王讜 同上  
 津逮秘書 一百六十二册 原刻本  
 五音集韻 五册 金韓道昭 明刻本  
 王復齋鐘鼎款識 一册 道光二十八年漢陽葉氏重摹本  
 咸淳臨安志 二十四册 振綺堂仿宋刻本  
 景定建康志 二十四册 岱南閣刻本  
 西藏賦 一册 徐松 原刻本  
 蔡氏月令章句 一册 拜經堂刻本  
 夏小正義戴氏傳 一册 大興傅氏刻本  
 墨池編 八册 宋朱長文 雍正癸卯朱氏刻本  
 嘉泰會稽志 寶慶續志 十四册 嘉慶戊辰采菊軒重刻本  
 宮中現行則例 四册 北京繙刻本  
 麟臺故事 一册 武英殿聚珍本  
 宋文鑑 二十册 元刻明印本  
 雲谷日記 二册 潤泉日記 武英殿聚珍本  
 敬齋古今甞 一册 同上  
 方言注 一册 抱經堂本  
 叢書十六册 武英殿珍本  
 兩漢金石記 八册 翁方綱 乾隆五十四年翁氏自刻本  
 易象意言、五經算術、歸潛志、方言注、南陽集、漢官舊儀、墨法集要、潤泉日記、考古質疑、甕牖閑評、浩然齋雅談 十二册 武英殿聚珍本  
 金石存 四册 吳玉搢 嘉慶二十四年刻本  
 手批元和姓纂 四册 嘉慶七年洪氏刻本 有手跋  
 金石苑 五册 劉喜海 道光丙午自刻本  
 金石苑 四册 初印未足本  
 大唐郊祀錄 四册 唐王涇 鈔本  
 周易小義 周易二問記 二册 鈔本  
 柳邊紀略 一册 楊賓 舊鈔本  
 金石綜例 二册 馮登府 自刻本  
 金石萃編 八十册 王昶 原刻本 略有校語  
 繆篆分韻 二册 桂馥 原刻本  
 小蓬萊閣金石文字 六册 黃易 原刻本

同姓名譜 十册 陳棻 舊鈔本  
平津讀碑記 四册 平津館叢書本  
稽古齋鐘鼎款識 四册 阮氏原刻本  
薛氏鐘鼎款識 四册 阮氏刻本  
周易貫注 四册 黃振河 鈔本  
江寧金石記 四册 嚴觀 嘉慶九年賜書堂刻本  
汗簡 二册 道光戊申海虞俞氏刻本  
石經考文提要 二册 彭元瑞 原刻本  
唐石經校文 二册 嚴可均 四錄堂自刻本  
輿地碑記目 二册 王象之 同治九年滂喜齋刻本  
兩漢金石記 八册 繙刻本  
筠清館金文 五册 吳榮光 自刻本  
思古齋雙鉤漢碑篆額 三册 何澂 何氏刻本  
隸篇又續 十册 瞿文泉 道光十七年梅氏刻本  
漢石隸 四册 連筠篴叢書本  
隸辨 八册 原刻本  
金石錄 四册 宋趙明誠 雅雨堂叢書本  
隸釋隸續 十二册 乾隆戊戌汪氏刻本  
新序 說苑 八册 明仿宋本  
石經匯函 十六册 元尚居刻本  
考古圖 十册 明繙元大德本  
氏族博考 三十二册 明凌迪知 明刻本  
袖珍九經 八十七册 稽古樓刻本  
百川學海甲乙丙三集 五册 明刻本 不全  
月令輯要 六册 武英殿本

一百零六種一千零二十四册

## 第二十二箱

素問補注 六册 道光己酉京口道仁堂新本  
千金翼方 十六册 乾隆癸未金匱華氏刻本 別人有校語  
千金要方 十册 光緒戊寅日本景宋本  
物理小識 六册 康熙甲辰刻本  
本草綱目又拾遺 四十八册 光緒乙酉合肥張氏重校刻本  
本草述鈎元 十册 道光壬寅毗陵刻本

本經疏證 八冊 道光己酉刻本  
 難經疏證 二冊 倭刻本  
 華氏中藏經 鬼遺方 二冊 掃葉山房本  
 甲乙經 四冊 明吳勉學刻本  
 脈經 衰表類校 四冊 嘉慶甲辰會稽沈氏刻本  
 法苑珠林 三十二冊 道光丁未重刊釋藏本  
 攝生衆妙方 附急救良方 六冊 萬曆庚戌刻本  
 華嚴經 附楞嚴經 三十二冊 同治八年金陵刻本  
 三家醫案合刻 六冊 道光辛卯靈鶴山房吳氏刻本  
 武林梵志 八冊 明吳之鯨 明刻本  
 一切經音義 五十冊 釋慧琳 倭刻本  
 手批世補齋醫書 陸懋修 八冊 光緒丙戌山左書局重刻本 有手跋  
 一切經音義 四冊 釋玄應 同治八年重刻武進莊氏本  
 弘明集 五冊 倭刻本  
 廣弘明集 十六冊 同上  
 活人錄 五冊 林開燧 乾隆四年林氏刻本  
 格致鏡原 二十四冊 繙刻本  
 皖南建德周氏所刻醫書 二十六冊  
 維摩詰所說經 一冊 同治九年金陵刻經處刊本  
 硯影 一冊 王繼香原拓本  
 漢西嶽華山碑一冊 石印本

二十七種三百三十一冊

### 第二十三箱

三朝北盟會編 四十冊 宋徐夢莘 光緒四年活字排印本  
 續資治通鑑長編 一百二十冊 宋李燾 浙江書局刻本  
 太平寰宇記附一統志表 四十四冊 萬廷蘭刻本  
 前後漢書 三十二冊 金陵書局刻本  
 明通鑑 四十冊 夏燮 同治癸酉原刻本  
 靖康要錄 六冊 通行本  
 小腆紀年 十六冊 徐鼐 自刻本  
 史記札記 二冊 金陵局刻本  
 新舊唐書合鈔 八十冊 同治辛未武林吳清來堂重校補本  
 通鑑紀事本末 八十冊 宋袁樞 光緒癸酉江西書局刻本

俞曲園所著書 六十五冊 俞樾自刻本 少曲園雜纂三冊 論語、孟子平議、春在堂隨筆、湖樓筆談、賓萌外集、茶香室叢鈔均有校語  
國朝御史題名錄 五冊 黃玉圃輯 京畿道刻本  
漢書地理志稽疑 二冊 朱氏刻本  
資治通鑑目錄 十冊 蘇州局繙宋本  
宋史 一百二十冊 志傳校語甚多  
東華錄 二百六十冊 長沙王氏原刻初印本

十六種九百十八冊

## 第二十四箱

說文五翼 二冊 上虞王煦 光緒五年上虞觀海樓叢刻本  
禮堂經說 一冊 侯官陳喬樞 自刻本  
毛詩鄭箋改字說 一冊 同上  
齊詩翼氏學疏證 一冊 同上  
三家詩遺說考 四冊 同上  
唐文萃 又補遺 二十冊 仁和許氏刻本  
又十六冊 蘇州局刻本 有校語  
鐵崖詩集三種 十冊 諸暨梅氏補刊本  
六朝文絜 二冊 光緒癸未重刊朱墨本  
官韻考異 一冊 吳省蘭藝海珠塵本  
續方言 又補正校正七十二候考 一冊 吳省蘭藝海珠塵本  
助字辨略 五冊 劉淇 海源閣叢書本  
唐文拾遺 十冊 陸心源 自刻本  
文選旁證 十二冊 梁章鉅 光緒八年  
論語旁證 六冊 同上 原刻本  
切韻考 又外篇 三冊 陳澧 東塾叢書本  
古今韻會舉要 十冊 淮南書局重刊刻本  
李注文選 十冊 金陵局繙刻本  
宋詩紀事補遺 二十四冊 陸心源 自刻本  
國朝金陵詩徵 朱緒曾 光緒乙酉刻本  
遼史拾遺又補 十冊 江蘇書局重刻本  
補元史氏族表又補藝文 三冊 同上  
竹柏山房十五種 四十冊 林春溥 篆刻本  
漢魏叢書 一百二十八冊 光緒丙子廣東繙刻本

嶺南遺書 八十八冊 南海伍氏原刻本  
 全唐文 六十八冊 廣東繙刻本  
 樊山詩集 四冊 光緒癸巳自刻本  
 禮部韻略 五冊 宋丁度 姚氏景刻曹本  
 類篇 十四冊 同上  
 池北偶談 八冊 王士禛 原刻本  
 元史 六冊 侯官陳衍石遺室活字排印本  
 通雅堂詩鈔又續 二冊 會稽施山 光緒元年湖北刻本  
 八家四六文補注 一冊 陳衍 自刻本  
 新輯注地理志 六冊 錢坫、徐松集釋 會稽章氏刻本  
 居易錄 八冊 王士禛 原刻  
 遊歷日本圖經 十六冊 傅雲龍 光緒十五年日本印本  
 說文字原集注 四冊 蔣和 原刻本  
 金源紀事詩 四冊 湯運泰 淮南書局刻本  
 錢注杜詩 八冊 原刻本 有手跋  
 樊山詩集 四冊 樊增祥 光緒癸巳刻本  
 四明圖經 十八冊 宋張津 徐氏煙嶼樓刻本  
 十萬卷樓叢書初二三集 六十冊 陳氏自刻本 初集有缺  
 說文古本考 八冊 沈濤 滂喜齋刻本 有手跋  
 集韻十冊 姚氏景刻曹本  
 字典考證 六冊 王引之 原刻本  
 經義述聞 十六冊 同上  
 匡謬正俗 二冊 仿雅雨堂鈔

四十八種七百零二冊

## 第二十五箱

玉函山房輯佚書 六十五冊 馬國翰 原刻本  
 正皇清經解 附經義叢鈔 一百四十二冊 缺 原刻本  
 文廟祀典考 八冊 龐鍾璐 光緒戊寅自刻本  
 水道提綱 八冊 齊召南 霞城精舍刻本  
 禮經校釋 十二冊 曹元弼 自刻本  
 大清律例 二十四冊 曹元弼氏清成堂刻本<sup>①</sup>

① 案：清成堂為清代私家刻書機構，曹元弼氏與此無關，此處“曹元弼氏”蓋涉上文而衍。

- 毛詩後箋 二十册 胡承珙 光緒辛巳方氏刻本 有手跋  
經苑 七十七册 錢儀吉原刻本  
玉函山房目耕帖 二十四册 馬國翰 同治十年濟南皇華館補刻本  
登科記考 八册 徐松 南菁書院叢書本  
勞氏讀書雜識 六册 勞格 光緒戊寅丁氏刻本  
新化鄒氏遺書 六册 鄒漢勛 南昌新刻本  
過庭錄 四册 會稽章氏重刻本  
晁氏郡齋讀書志附考證 十册 長沙王氏重校補本  
開有益齋讀書志 四册 朱緒曾 光緒庚辰翁氏刻本  
東塾讀書記 四册 陳澧自刻本  
論語正義 六册 劉寶楠 同治丙寅刻本  
儀禮私箋 二册 鄭珍原刻本  
述史樓叢書 三册 徐氏原刻本  
唐開元禮 十六册 光緒丙戌公善堂刻本  
群書拾補 又識語 十册 紹興先正遺書叢刻本  
咸淳毗陵志 嘉慶二十五年南海重刻宋本 四册  
爾雅正義 四册 邵晉涵 邵氏刻本  
爾雅經注集證 又音釋 二册 龍啟瑞 自刻本  
儀禮古今文疏 附九經三傳沿革例 五册 胡承珙 湖北崇文書局本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三十册 仁壽肖氏刻本  
太平寰宇記 三十六册 金陵書局刻本  
輿地紀勝王象之 又補闕岑建功 又校勘記劉文洪子毓松 甘泉岑氏重刻文  
選樓景宋鈔本

二十九種六百九十二册

## 第二十六箱

- 屈原賦戴氏注 又音義 一册 戴震 抱經堂本  
文選旁證 十二册 梁章鉅 原刻本  
手批三不朽圖贊 一册 張岱 乾隆乙卯重修正 有手跋  
國朝駢體正宗續編 四册 張鳴珂 光緒戊子寒松閣自刻本  
楚辭補注 六册 汲古閣後印本  
續古文苑 六册 孫星衍 岱南閣本  
駢體文鈔 八册 合河康氏刻本 略有校語  
任渭長畫列仙酒牌 一册 原刻本 有手跋



國朝駢體正宗 四册 曾燠 賞雨茆屋刻本  
李氏文選 又考異 二十四册 肖氏繙胡本  
文心雕龍 四册 廣東朱墨本  
樊山全集 二十四册 自刻本  
玉臺新詠 四册 德清堂仿宋本  
手批於越先賢像傳贊 二册 光緒己卯點石齋石印本  
二家詞鈔 二十二册  
歷代地理韻編今釋 皇朝輿地韻編 二册 合肥朱氏重刻本  
鶴徵錄 又後錄 六册 李集、李富孫 重刻本  
己未詞科錄 六册 秦瀛 活字排印本

十八種一百四十三册

## 第二十七箱

手批古文辭類纂 十册 金陵吳氏刻本 有手跋  
續古文辭類纂 八册 長沙王氏自刻本  
國朝二十四家文鈔 八册 乾隆六年徐氏刻本 有手跋  
湖海文傳 十六册 經訓堂原刻本  
明文授讀 三十二册 黃宗羲 康熙刻本 有手跋 有校  
手批國朝文錄 三十二册 李祖陶 道光十九年瑞州刻本

六種一百零六册

## 另箱

文苑英華 一百二十八册 明刻本  
西清古鑑 二十四册 石印本  
玉海 一百二十册 合河康氏刻本  
太平廣記 六十册 槐蔭草堂巾箱本  
牧齋初學集 三十册 原刻初印本

五種三百六十二册

## 徵引文獻

### 史 部

- 大事記，清李慈銘著，越縵堂日記卷首，廣陵書社影印版，2004年。
- 窮愁錄，清李慈銘著，稿本，上海圖書館藏。
- 癸巳瑣院旬日記，清李慈銘著，鈔本，上海圖書館藏。
- 乾隆紹興府志校記，清李慈銘著，中國地方志集成影印民國十八年鉛印本，上海書店，1993年。
- 山陰縣志校記，清李慈銘著，中國地方志集成影印民國十八年鉛印本，上海書店，1993年。
- 越縵堂讀史札記全編，清李慈銘著，王重民輯，北京圖書館2003年影印民國二十一年鉛印本。
- 越縵堂詹詹錄，清李慈銘著，李文紉輯，民國二十三年紹興印刷局排印。
- 越縵堂日記，清李慈銘著，廣陵書社影印本，2004年。
- 師友淵源記，清陳奐著，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
- 潘紱庭自訂年譜，清潘曾綬編，潘祖蔭、潘祖年補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影印光緒九年刻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
- 掌山西道監察御史督理街道李慈銘傳，清平步青著，樵隱昔癡卷十八，光緒安越堂刻本。
- 王子獻先生日記，清王繼香著，稿本，國家圖書館藏。
- 棟山日記，清平步青著，稿本，國家圖書館藏。
- 稷山日記，清陶潛宣著，稿本，上海圖書館藏。
- 稷山讀書樓日記，清陶潛宣著，稿本，上海圖書館藏。
- 漸西村舍日錄，清袁昶著，稿本，上海圖書館藏。
- 漸西村舍日記，清袁昶著，稿本，上海圖書館藏。

- 縵雅堂日記，清王詒壽著，稿本，浙江圖書館藏。
- 文恪公日記手稿，清陳彝著，稿本，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 山陰李氏家譜，清李世法、李建煦編，光緒元年永思堂木活字刻本。
- 光緒六年庚辰科會試硃卷，清代硃卷集成第 48 冊，同治九年庚午科浙江鄉試硃卷第 257 冊，顧廷龍主編，臺灣成文出版社，1992 年。
- 鷗堂日記，清周星譽著，光緒十二年刻本，近代中國史料初編影印本，臺灣文海出版社，1966 年。
- 遜敏齋日記，清楊泰亨著，稿本，上海圖書館藏。
- 朱迥然日記，清朱迥然著，稿本，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續編清代稿鈔本影印本，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 年。
- 藝風老人日記，清繆荃孫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年。
- 翁同龢日記，清翁同龢著，陳義傑整理，中華書局，1993 年。
- 清季洪洞董氏日記六種，清董文渙著，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年。
- 綠督廬日記，清葉昌熾著，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
- 歸國日記，清王詠霓著，歷代日記叢鈔，學苑出版社，2006 年。
- 王先謙自訂年譜，清王先謙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影印光緒三十四年刻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年。
- 潘文勤公年譜，清潘祖年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影印光緒刻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年。
- 鄰蘇老人年譜，清楊守敬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影印民國四年石印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年。
- 湘綺府君年譜，王代功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影印民國十二年刻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999 年。
- 默齋居士自定年譜，清王舟瑤著，民國十五年鉛印本。
- 藝風老人自訂年譜，清繆荃孫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影印民國二十五年刻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年。
- 鏡湖自撰年譜，清段光清著，中華書局，1997 年。
- 碑傳合集，清錢儀吉等編，上海書店，1988 年。
- 近世人物志，清金梁著，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 年。

## 子 部

越縵堂讀書記，清李慈銘著，王重民輯，國立北平圖書館刊民國二十二年。

- 越縵堂讀書簡端記，清李慈銘著，王利器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
- 越縵堂讀書簡端記續編，清李慈銘著，王利器輯，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
- 越縵堂讀書記，清李慈銘著，由雲龍輯，上海書店，2000年。
- 越縵堂袖中書目，佚名著，清鈔本，紹興圖書館藏。
- 越縵堂雜稿不分卷，清李慈銘著，稿本，國家圖書館藏。
- 越縵堂類稿，清李慈銘著，稿本，上海圖書館藏。
- 越縵堂雜著，清李慈銘著，清鈔本，浙江圖書館藏。
- 寒松閣談藝瑣錄，清張鳴珂著，明文書局，1985年。
- 觀光紀遊，日本岡千仞著，光緒十七年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 醉盦硯銘，清王繼香著，稿本，浙江圖書館藏。
- 霞外攬屑，清平步青著，民國六年刻本。
- 蕉廊脞錄，清吳慶坻著，中華書局，1990年。
- 清稗類鈔·娼妓類，清徐珂編，中華書局，1984年。

## 集 部

- 李慈銘未刻稿，清李慈銘著，稿本，浙江圖書館藏。
- 越縵堂駢體文類鈔，清李慈銘著，稿本，浙江圖書館藏。
- 李越縵詩補鈔，清李慈銘著，民國二十四年沈夏庵鈔本，紹興圖書館藏。
- 越縵堂賸詩，清李慈銘著，稿本，紹興圖書館藏。
- 南宋四名臣詞集序，清李慈銘著，光緒十四年王鵬運四印齋刻本卷首。
- 越縵堂詩詞稿不分卷，清李慈銘著，稿本，國家圖書館藏。
- 白華絳柎閣詩集，清李慈銘著，光緒十六年刻本。
- 越縵堂詩文集，清李慈銘著，劉再華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越縵堂駢體文，清李慈銘著，清王彥威輯，清曾之撰編，曾樸校，光緒二十三年刻本。
- 越縵堂時文書劄，清李慈銘著，宣統三年印本。
- 蘿庵遊賞小志，清李慈銘著，民國元年沈氏晨風閣鉛印本。
- 越縵堂文鈔，清李慈銘著，民國二年鉛印本，禹域新聞社印行。
- 越縵堂文集，清李慈銘著，王重民輯，民國十九年北平圖書館鉛印本。
- 越縵堂詩續集，清李慈銘著，由雲龍輯，民國二十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 桃花聖解盒樂府(附圖)，清李慈銘著，清鈔本，浙江圖書館藏。

- 越縵生樂府外集,清李慈銘著,鈔本,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 霞川花隱詞,清李慈銘著,民國二十九年鉛印本。
- 訓雞圖志跋,清李慈銘著,北京崇效寺訓雞圖志,民國二十七年雙筆樓刊本。
- 越風校語,清李慈銘著,上海圖書館藏,鈔本。
- 越縵堂書劄詩翰不分卷,清李慈銘著,稿本,國家圖書館藏。
- 十四家書劄,清李慈銘等著,稿本,國家圖書館藏。
- 八家詩翰書劄,清李慈銘等著,稿本,國家圖書館藏。
- 二李書劄,清李慈銘、李文田著,稿本,國家圖書館藏。
- 咸同間名人詩箋注,清李慈銘等著,稿本,國家圖書館藏。
- 越縵堂書劄,清李慈銘著,稿本,國家圖書館藏。
- 李蕓客致陶潛宣劄,清李慈銘著,稿本,浙江圖書館藏。
- 李蕓客致吳子修劄,清李慈銘著,稿本,浙江圖書館藏。
-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清陶湘編,清代傳記叢刊影印宣統元年刻本,臺灣明文書局,1985年。
- 越縵老人詩劄,題清李慈銘著,周炎虎編,古今第31期,上海古今出版社,民國三十二年。
- 越縵老人信劄五通,清李慈銘著,趙爾昌編,古今第42期,上海古今出版社,民國三十二年。
- 李慈銘致陳豪書三十二通,清李慈銘著,見冬暄草堂師友牋存,清陳豪輯,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編影印本,臺灣文海出版社,1966年。
- 李慈銘致繆荃孫書三十二通,清李慈銘著,收入藝風堂友朋書劄,顧廷龍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李越縵家書二通,清李慈銘著,收入周作人藥堂雜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清代名人書劄,清鄭燮、李慈銘等著,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
- 藝風堂友朋書劄,清李慈銘、沈曾植等著,顧廷龍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冒廣生友朋書劄,上海博物館編,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年。
- 越縵堂詩話,清李慈銘著,蔣瑞藻編,徐珂校,民國十四年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 雪橋詩話全編,清楊鍾羲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
- 瓶粟齋詩話,清沈其光著,民國鉛印本。
- 養自然齋詩話,清鍾駿聲輯,同治十三年刻本。
- 小鷗波館詩集,清潘曾瑩著,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 稷山詩存，清陶潛宣著，稿本，上海圖書館藏。
- 稷山雜文，清陶潛宣著，稿本，上海圖書館藏。
- 縵雅堂詩鈔附秋舫笛語，清王詒壽著，稿本，上海圖書館藏。
- 募梅精舍詩存，清釋徹凡著，咸豐八年刻本。
- 遜學齋詩鈔、續鈔，清孫衣言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同治三年增修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
- 陳比部遺集，清陳壽祺著，同治十一年潘祖蔭滂喜齋叢書本。
- 西鳧殘草，清王星誠著，同治十一年潘祖蔭滂喜齋叢書本。
- 亢藝堂集，清孫廷璋著，同治十一年潘祖蔭滂喜齋叢書本。
- 澤雅堂詩集，澤雅堂詩二集，清施補華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同治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
- 澤雅堂詩集、文集，清施補華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光緒十九年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
- 恥白集，清周祖光著，光緒五年刻本。
- 樵雪詩鈔，清陳錦著，光緒五年刻本。
- 大簾吟草，清陳昌沂著，光緒六年橘蔭軒刻本。
- 退宜堂詩集，清孫垓著，光緒七年刻本。
- 寄青齋遺集，清徐虔復著，光緒十三年刻本。
- 東夫山堂詩選，清許械著，光緒十三年刻本。
- 蒼菊花室詩詞集，清徐鴻謨著，光緒十四年刻本。
- 洗齋病學草，清胡壽謙著，光緒十四年山陰胡氏寫刻本。
- 春星草堂集，清沈丙瑩著，光緒十六年刻本。
- 湘麋閣遺詩，清陶方琦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光緒十六年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
- 鎮亭山房詩集，清陸廷黼著，光緒十七年刻本。
- 硯樵山房詩稿，清董文煥著，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出版集團，2007年。
- 師鄭堂駢體文存，清孫同康著，光緒二十一年刻本。
- 崇蘭堂詩初存，清張預著，光緒二十年刻本。
- 函雅堂集，清王詠霓著，光緒二十二年刻本。
- 因樹書屋詩稿，清沈寶森著，光緒二十三年上虞枕湖樓連氏刻本。
- 寄庵詩質，清孫德祖著，光緒二十五年刻本。
- 虛受堂詩存，清王先謙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光緒二十八年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
- 湘綺樓全集，清王闓運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光緒三十三年刻本，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6—2003年。

花磚日影集,清徐琪著,光緒三十三年刻本。

儀顧堂集,清陸心源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光緒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

漸西村人初集、安般移詩續鈔、於湖小集,清袁昶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光緒間袁氏自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

止齋文,清袁昶著,稿本,上海圖書館藏。

補松廬詩錄,清吳慶坻著,宣統三年鉛印本。

琴鶴山房遺稿,清趙銘著,民國元年鉛印本。

許文肅公遺稿,清許景澂著,民國七年鉛印本。

虛閣遺稿,清嚴玉森著,民國八年排印本。

瓶廬詩稿,清翁同龢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民國八年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

許文肅公外集,清許景澂著,民國九年鉛印本。

荔存草堂詩鈔,清譚宗濬著,光緒十八年刻本。

縵雅堂詩,清王詒壽著,清鈔本。

崇蘭堂駢體文初存,清張預著,光緒三十四年湖北官印書局鉛印本。

崇蘭堂駢詩初存,清張預著,光緒二十年刻本。

飲雪軒詩集,清楊泰亨著,宣統二年刊本。

陶樓文鈔,清黃彭年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民國十二年章鈺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

悔餘生詩集,清吳慶坻著,民國十三年排印本。

張文襄公全集,清張之洞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民國十七年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

玉山詩集,清周馥著,民國十九年仿宋聚珍版。

夢櫛紐室詩存,清李文紉著,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

王蘇州遺書,清王仁堪著,民國二十三年刻本。

節庵先生遺詩,清梁鼎芬著,民國十二年刻本。

姜徵君遺詩二卷詞一卷,清姜秉初著,民國二十七年樂草堂鉛印本。

二黃先生詩草,清黃紹箕、清黃紹第著,民國石印本。

王文敏公遺集,清王懿榮著,民國劉承幹刻求恕齋叢書本。

翁同龢詩詞集,清翁同龢著,朱育禮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沈曾植集校注,清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中華書局,2001年。

李鴻章全集,清李鴻章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

- 籀廬遺文，清孫詒讓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民國十五年石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
- 樊山集，清樊增祥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光緒十九年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
- 樊山續集，清樊增祥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光緒二十八年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
- 樊山詩集，清樊增祥著，涂曉馬、陳宇俊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 樊山書牘，清樊增祥著，民國十二年鉛印本。
- 樊山老人文錄，清樊增祥著，鈔本，上海圖書館藏。
- 復堂詞，清譚獻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同治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
- 寒松閣詞，清張鳴珂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光緒十年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
- 寄齋詞問，清孫德祖著，光緒二十五年刻本。

## 現當代著作

- 近代中國史事日志，郭廷以編著，中華書局，1987年。
- 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姜亮夫著，中華書局，1959年。
- 中國文學史大事年表，吳文治著，黃山書社，1996年。
- 清儒學案，徐世昌纂，臺灣明文書局清代傳記叢刊本，1986年。
- 清代學者像傳，葉衍蘭、葉恭綽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
- 歷代名人生卒年表，梁廷燦、陶容、于士雄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
- 明清江蘇文人年表，張慧劍編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廣清碑傳集，錢仲聯主編，蘇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
- 先公（王仁堪）年譜，王孝緝編，民國二十三年刻本王蘇州遺書卷首。
- 姚海槎先生年譜，陶存煦著，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
- 張文襄公年譜，許同莘編，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影印民國二十八年鉛印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
- 周止庵先生自敘年譜，周學熙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影印本，臺灣文海出版社，1966年。
- 楊守敬學術年譜，楊世燦編纂，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 左宗棠年譜，羅正鈞著，岳麓書社，1983年。



- 沈曾植年譜,許全勝著,中華書局,2007年。
- 越縵堂書目,復旦大學圖書館藏,鈔本。
- 越縵堂書目,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鈔本。
-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清紀昀編纂,中華書局,1981年。
-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998年。
- 復旦大學古籍善本書目,復旦大學圖書館編,復旦大學圖書館1959年油印本。
- 續修四庫全書目錄,復旦大學圖書館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四川省圖書館藏古籍目錄,1957年油印本。
- 中國歷代年譜總錄(增訂本),楊殿珣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66年。
- 東洋學文獻類目(1964—1986年間),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編,日本明文化印刷株式會社1964—1986年印刷。
- 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王欣夫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紹興圖書館館藏古籍地方文獻書目提要,趙任飛主編,廣陵書社,2009年。
- 明清稿鈔校本鑑定,陳先行、石菲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朱保炯、謝沛霖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李慈銘傳記資料,臺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
- 清代硃卷集成第48冊、257冊,顧廷龍編,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
- 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秦國經主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
- 紹興縣志,紹興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書店,1999年。
- 紹興縣文物志,紹興縣文物保護管理所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清人別集總目,李靈年、楊忠、王欲祥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 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柯愈春編,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清人詩集續錄,袁行雲著,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年。
- 清人文集別錄,張舜徽著,中華書局,1980年。
- 清史稿藝文志拾遺,王紹曾主編,中華書局,2000年。
- 光緒順天府志·食物,清繆荃孫纂修,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
- 北京文史資料精華·府園名址,北京出版社,2000年。
- 蔡元培全集·蔡元培日記,蔡元培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 張元濟日記,張元濟,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 胡適全集之胡適日記,胡適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 許壽裳日記,許壽裳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

- 中國歷史研究法，梁啟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著，中華書局，1984年。
- 清詞史，嚴迪昌著，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
- 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朱維錚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 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第一卷，郭延禮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 世載堂雜憶，劉成禺著，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
- 潛園遺事——藏書家陸心源生平及其他，徐楨基著，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
- 一士類稿，徐一士著，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年。
- 花隨人聖盦摭憶，黃潛著，上海書店，1998年。
- 人物風俗制度叢談，瞿兌之著，上海書店，1988年版。
- 李鴻章幕府，歐陽躍峰著，岳麓書社，2001年。
- 清人筆記條辨，張舜徽著，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 藏書紀事詩·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葉昌熾、倫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 骨董瑣記全編·骨董續記，鄧之誠著，中華書局，2004年。
- 兩浙著述考，宋慈抱著，項士元審訂，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 清代文化與浙派詩，張仲謀著，東方出版社，1997年。
- 學人遊幕與清代學術，尚小明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
- 清代考據學研究，郭康松著，武漢崇文書局，2001年。
- 李慈銘詩文簡論，田欣欣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
- 晚晴簃詩匯，徐世昌輯，中國書店，1998年。
- 小三吾亭詞話，冒廣生著，詞話叢編第六冊，中華書局，2005年。
- 光宣以來詩壇旁記，汪辟疆，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 清詩紀事，錢仲聯主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
- 中國歷代文論選新編·晚清卷，黃霖、蔣凡主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
- 知堂雜詩鈔，周作人著，岳麓書社，1987年。
- 藥堂雜文，周作人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苦口甘口，周作人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書房一角，周作人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 魯迅全集第三、四卷日記，魯迅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 許壽裳文集，許壽裳，百家出版社，2003年。
- 冷廬文藪，王重民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趙守儼文存，趙守儼著，中華書局，1998年。
- 當代學者自選文庫·錢仲聯卷，錢仲聯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顧廷龍文集，顧廷龍著，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

彷徨歧路——晚清名士李慈銘，盧敦基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

## 學位論文

《李慈銘及其文學批評》，陳淑惠著，1995年臺灣“國立”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李慈銘詩文簡論》，田欣欣著，1997年暨南大學碩士論文。

《〈越縵堂日記〉研究》，張濤著，2005年揚州大學碩士論文。

《越縵堂讀書記評析》，殷月英著，2005年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李慈銘史學研究》，張峰著，2009年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李慈銘的文章觀及文章創作》，姜雲鵬著，2009年山東大學碩士論文。

《論李慈銘與樊增祥的詩歌理論及其創作》，周容著，2009年上海大學博士論文。

《李慈銘的駢文理論及其創作》，楊雪著，2011年湖南大學碩士論文。

《越縵堂讀書記研讀札記》，韓李良著，2011年西北大學碩士論文。

《李慈銘的文獻學成就》，姜黎黎著，2011年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李慈銘讀書世界與思維世界》，馬建強著，2012年湖北大學碩士論文。

《百家深蘊悉我有——李慈銘詩學思想初探》，周容著，2006年上海大學碩士論文。

《李慈銘詩歌研究》，陽柳著，2012年湖南大學碩士論文。

《李慈銘詩學思想與詩歌批評》，張藝著，2012年湖南大學碩士論文。

《李慈銘的歷史考證和史學批評研究》，李舒婷著，2013年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霞川花隱詞研究》，魯欣然著，吉林大學2013年碩士論文。

## 期刊論文

《申報》光緒十九年至民國八年刊李慈銘相關部分。

《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第三卷第三期《圖書館界·北京圖書館購越縵遺書》，民國十六年。

《李慈銘遺文》，《國立浙江大學校刊》第一百五、一百十六期，民國二十

一年。

《越縵遺書》，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大公報·圖書副刊》。

《越縵私乘》，文蔚，《越地春秋》民國二十二年。

《越縵堂立嗣書》，《地方新聞》1949年刊。

《越縵堂讀書簡端記補》，薛英著，《讀書》1982年第7期。

《李慈銘贈“姬人”書題跋》，薛英著，《文獻》1986年第3期。

《李慈銘校繆荃孫所刻書》，薛英著，《文獻》1987年第1期。

《論晚清名士李慈銘》，董叢林著，《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5期。

《近代中國》第十一輯，丁日初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

《翁文恭公日記稿本與刊本之比較——兼論翁同龢對日記的刪改》，孔祥吉、村田雄二郎著，《歷史研究》2004年第3期。

《越縵堂日記1865—1871：晚清浙東一個歸鄉官吏的生活空間》，王標著，收入《城市知識分子的二重世界：中國現代性的歷史視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王先謙書劄十一通》，劉應梅編著，《文獻》2008年第1期。

《李慈銘杏花香雪齋詩版本考述》，周容著，《文獻》2008年第2期。

《許景澄袁昶致李慈銘未刊手劄選注》，王燕飛整理，《圖書館雜誌》2009年第5期。

《袁昶致李慈銘未刊手札廿通》，唐微整理，《中國典籍與文化》2013年第2期。

《李慈銘藏書歸宿述略》，張桂麗著，《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07年第2期。

《〈越縵老人詩劄〉辨偽》，張桂麗著，《中國學研究》第10輯，吳兆路等主編，濟南出版社2007年。

《〈越縵堂日記〉所見李慈銘與陸心源交遊考》，張桂麗著，收入《江南藏書史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越風〉版本考》，張桂麗著，《古籍研究》2009年第55—56卷，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

《李慈銘〈越風校語〉》，張桂麗整理，《文獻》2009年第4期。

《李慈銘遺序輯釋》，張桂麗整理，《文獻》2012年第3期。

《越縵堂藏書述略》，張桂麗著，《天一閣文叢》第10輯，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李慈銘著述考略》，張桂麗著，《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13年第3期。

《李慈銘與時人交惡考》，張桂麗著，《北方論叢》2013年第6期。

- 《“言社”考述》，張桂麗著，《安陽師範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
- 《李慈銘致友朋手劄九通》，張桂麗整理，《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十六輯，鳳凰出版社2014年。
- 《李慈銘自序文輯釋》，張桂麗整理，《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5年第2期。
- 《李慈銘序跋輯釋》，張桂麗整理，《文獻》2015年第3期。
- 《李慈銘的清學史觀》，張桂麗著，《中國典籍與文化》2015年第2期。
- 《李慈銘愛情詩詞本事考》，張桂麗著，《中國韻文學刊》2015年第2期。
- 《〈越縵堂日記〉整理與研究芻議》，張桂麗著，《南昌師範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
- 《論晚清李慈銘的日記體散文》，張桂麗著，《蘭州學刊》2016年第2期。



## 後 記

我於二〇〇四年秋進入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就讀，從二〇〇五年春開始讀越縵先生的著述，由排印本的《越縵堂讀書記》，到手稿影印本的《越縵堂日記》，再到藏於國內各大圖書館的越縵堂遺稿、手札，在二〇〇九年底完成博士學位論文《李慈銘年譜》。論文經修改後，獲二〇一二年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立項，根據專家意見，在四年時間裏又做了許多修訂。然至今付印，仍有忐忑，內中不足，祈請方家誨正為感。

我的授業恩師錢振民先生治學謹嚴，爾雅敦厚，不惟於學業傳道解惑，諄諄誨之，且於為人處世，言傳身教。對《李慈銘年譜》的選題、篇章設計，乃至遣詞句讀，他都為我考量再三，推敲反復，對我的學習、工作、生活也十分關心，先生的恩情，我會永感於心。

古籍所的陳廣宏教授、陳正宏教授、談蓓芳教授於論文之框架布局、細節推敲，多有誨正。吳格教授不僅授業解惑，還為我閱讀文獻提供諸多幫助。

論文在撰寫中，劉長桂、傅振照、紀健生、陳先行、羅琳、趙前、李雲、劉再華、張峰、謝冬榮、張群、唐薇、魯先進諸先生的幫助，於論文之順利撰就，助益匪淺，謹於此致謝。

同門杜怡順、楊婧曾撥冗校讀全稿，楊月英、張霞、曹鑫、西川芳樹及同業王立民、陳誼、孫麒、金曉東、潘佳、韓進、徐瀟立、雍琦、過元琛、喬志勇諸君，時有交流，惠我良多。同學少年，青春時光，皆足懷想。

感謝博士論文評審專家南京師範大學陸林教授、上海大學孫小力教授及匿名專家的審稿意見。感謝山東大學杜澤遜教授，華東師範大學嚴佐之教授，復旦大學袁進教授、陳正宏教授、吳格教授等答辯委員會專家指出的問題及修改建議。感謝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匿名評審專家對該成果的充分肯定以及提供的寶貴意見。

特別感謝我的同窗、本書編輯郭時羽女士，在她的熱心推介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推薦下，本書得到國家社科基金的資助並得以順利出版，她的學術眼光、專業素養也為本書增色良多。

張桂麗謹識  
丙申夏至於光華樓





國家社科基金  
GUOJIA SHEKE JIJIN HOUQI ZIZHU XIANGMU  
後期資助項目

上架建議：人物傳記

ISBN 978-7-5325-8111-5



9 787532 581115 >

定價：108.00 元  
易文網：[www.ewen.co](http://www.ewen.co)